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四七冊目次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稿十卷補遺一卷 （宋）朱長文撰 （宋）朱思輯
附編一卷 清康熙五十一年朱岳壽刻本 〇〇一
龍雲先生文集三十二卷 （宋）劉弇撰 附録一卷 清初鈔本 〇六〇
演山先生文集六十卷 （宋）黄裳撰 清鈔本 三一〇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稿十卷補遺一卷

（宋）朱長文撰　（宋）朱思輯

附編一卷

清康熙五十一年朱岳壽刻本

樂圃餘稾十卷、附錄一卷、（南滙馬裕家藏本）

宋朱長文撰。長文有吳郡圖經續記、已著錄。長文著述甚富。所撰詩詞賦辨表章雜説凡一百卷。以所居名樂圃、故名之曰樂圃集。南渡以後、盡燬於兵。其從孫知漢陽軍思裒集遺文、得詩百六十有三、記五、序六、啟七、墓誌五、雜文六、重爲編次、釐爲十卷。又以墓銘表傳爲附錄一卷、鋟木以傳。以非樂圃集之全本、故名之曰餘稾。歲久版佚、藏書家遞相傳錄、惟寫本僅存。康熙壬辰、其裔孫岳壽即舊本重刊、復行於世。外附補遺詩一首、賛一首、則明嘉定陸嘉穎所掇拾增入也。稾中墓銘皆署其父公綽名、蓋長文少時代其父作。思從石刻錄出、亦可見當時搜討之勤矣。葉夢得避暑錄話曰、元豐間淮浙士人以疾不仕、因以行義聞於鄉里者二人。楚州徐積仲車、蘇州朱長文伯原、則長文在南北宋間、與徐積齊名。然積之學問主精研事理、長文之學問主博考古今。積之文章多怪偉驚俗、長文之文章多平易近人。其所造則各有不同云。

圖書五厄自古有之爲人後嗣而不能明著其先[illegible]
後世是亦有所負焉樂圃文集舊有百卷家藏古今[illegible]
動萬計與夫數世聚族之居堂宇亭榭名花古木羅[illegible]
炎兵火之難吳城失守一日翦爲劫灰其後獨先生[illegible]
秋通志復傳本於他郡僅有全編思玷處孫列自幼[illegible]
訪樂圃餘藁每得一篇必珍而藏之今裒集有年矣它
未有所增益豈非詢之未廣而求之未裕歟伯父都事
痛心疾首之言每竊傷歎思老矣深懼異時墨渝紙弊
不能久其傳今雖百卷之中僅存十一然雄文麗藻忍
又將湮沒遂止憑所藏得古律詩大小百六十有三記

五序六啟七墓誌五世譜題跋祭文賦書銘各一類爲
卷十捐俸募工以鋟諸木又以志銘墓表國史特書之
傳伯父爲先生而作書題表奏附于卷末且以見吾家
義風業儒有所自來而故交名族多爲今代顯人必有
博洽君子廣藏遺逸以補缺亡庶使舊編它日再獲全
備亦仁者用心也紹熙甲寅孟冬望日姪孫思序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總目

第一卷

古詩

公堂置酒呈諸先輩且用敘別

生而應所再敘昔年諸舊友作

次韻毛正仲太博赴召

轉運少卿生日

送魏致遠之吳興兼寄祝修中

次范淳夫蘇子瞻韻寄少章

詠齋偶書呈子通無隱

次韻李子功留別之作

謝虎丘祖印相訪

謁郭道冲唐師德登臺偶作

春秋終講敘謝知府燕勞諸生

第二卷

排律六

雪夕林亭小酌四十韻

謝使君釋奠命講中庸二十韻

送中散使君提舉崇禧觀

光祿生日

次韻使君和推官春望
送知府滕光祿
喜雪上太守
上運使陳兵部
律詩
蘇學十詠并序
泮池　玲瓏石
百幹黄楊　公堂槐
辛夷　石楠
多幹柏　並秀檜
新杉　泮山

送曹縣丞入京
次韻使君和推官早梅山茶二首
次韻梅評事攜詩過訪
次韻使君和推官再詠山茶
次韻練公權垂訪樂圃之什
賀林承務還吳門
寄和晏守
和公權秋暑奉懷
再和

光祿生日
第三卷
律詩
蒙使君名預池光之會
遊虎丘借前韻
次韻蒲左丞遊虎丘二首
次韻朱牧樂圃宴有感
次韻彥舒席上有作
謝使君晏公臨顧園居三首
次韻祖印秋日寄懷

重九與子通遊虎丘謁祖印三首
彥和談性理次韻子文偶句
次韻彥和與子文相期卜隣
次韻子文抱病幽居之作二首
佳雪應時呈司封使君三首
次韻使君新歲喜雪
次韻使君立春紀事
次梅評事韻
和梅公書齋挂蓑笠輪檝
次韻公權子通唱酬四首

春晚遣懷　吳門懷古
春日旅懷　牡丹
和使君春日回文之作
次韻使君和程給事
次韻使君和給事寒食感事
賀使君祈雨有應二首
第四卷
律詩
謝知府和喜雨韻
送榮子揚齋郎

次韻公權燈花
次韻俞子文南軒雨後
次韻俞子文感事
次韻楊舜甫見成甫裝褾舊書
次韻公權庚中成詠
喜公權仲達垂訪
曉坐朋雲齋懷公紹
次韻蘇文饒見貽
次韻樞言龍圖得請洞霄
次韻公紹賀崇靜之賜金紫

再次韻
次韻徐中散見訪
祖母生日
判府曹宣徽生日
郡牧李侍郎生日
判府相公生日
元少保生日
畣人見慶除博士
元少保生日二首
程給事新第

次韻判府蒲左丞贈篇
次韻公權喜太守再畱
次韻南康使君寵訪公權惠篇
陪太守諸公遊虎丘
第五卷
律詩
次韻蒲左丞遊虎丘十首
遊松江十絕
華亭吳江道中偶作十絕
求節杖

求虎丘竹
歸隱橋成偶題三絕
詠齋三絕
次梅評事韻
施柏花開招子通
青龍江上偶書兩絕呈監鎮
海賈
陸寶山
江浦
次韻使君和程給事

次韻使君咏程給事越來溪三章
輓詩
英宗皇帝五首
邵湘母
張虞卿
林少卿
黃朝散
第六卷
記
樂圃記
蘇州學記
賢行齋記
儒學林公祠堂記
蔡公展先塋記
第七卷
序
吳郡圖經續記序
春秋通志序
閱古叢編序
琴史序

題辭
虎丘唱和題辭
第八卷
啟
謝除秘書省正字啟
代太守到任謝執政啟
平章太師　平章司空
僕射門下相公　僕射中書相公
樞密相公　門下侍郎
中書侍郎　左右丞

律賦
樂在人和不在音賦
第九卷
世譜
朱氏世譜
書
與諸弟書
題跋
題丞相范純仁詩後
祭文
祭林大卿文

銘
奠酒臺銘
第十卷
墓志
將仕郎守湖州歸安縣主簿蔡君墓志
將仕郎守秘書省正字蔡君墓志
宣德郎知永康軍青城縣蔡公墓志
將仕郎守淄州高苑縣主簿蔡君墓志
汝南郡夫人王氏墓志

集外附編
張景修樂圃先生墓志
米芾樂圃先生墓表
蘇軾薦朱長文劄子
國史文苑傳
都講書寄叔父弟姪
都講知筠州進春秋表
樂圃朱先生小像
呂祖謙像贊
袁樞像贊

補遺
太守名陪諸公遊虎丘
三高贊 并序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總目終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第一
宋中奉大夫知漢陽軍事賜紫金魚袋姪孫思裒次
古詩
公堂置酒羣彥咸集作詩呈學中諸先輩且用
敘別
漢有郡文學儒宮所宗師稚圭雖數滯鄧禹猶顧爲聖
朝興庠序內外振新規嗟余介且拙性與丘壑宜青山
起泮水六月開辛夷經術聊辨惑文章非振奇羣英何
濟濟屈就董生帷講習良可樂斅學交相資但觀芹藻
長不卹顏鬢衰忽傳太學命飛詔下天涯自省草茅賤
豈稱郎廟知故友聞之泣追思勉超官期生平好古心或
冀補此時偶茲恭冀畢將與諸生辭濁酒多如澠須覘
自守鹿鄉欽久不講禮意猶可追高閣矗丹檻公堂煥
雲楣衰衣二百衆齒髮紛尊卑籩豆儼在列鵷鴻來有
儀珍羞薦瑶觴雖醉尚肅祗式燕固云喜有行尤愴離
勉旃重勉旃脩業戒荒嬉黼黻在德義金玉性詩書豫
章生拱抱羣木共歲滋養之得其性自有凌雲枝又如
明滄洸不息趨天池居鄉爲閭參得志慕皐夔當今竹
帛間炳炳令名垂
佳雨應祈因昔年諸友作詩今再敘舊

晏侯昔爲州歲旱慶霖雨夫君與方子吟思共清苦不
才輒繼聲玉石愧同處賡訓自邦君高詠紛幕府開編
讀英辭風義恨修阻歷年屈指入閩守今已五自晏易溫五守溫
陵劉蘇州潤叔揚仁美風土篇章極清新操行到淳古去
年掌膠庠幸此蔭德宇遇君來自西暫作皐橋旅謂公並墟
游盍簪據良宴陪樽俎辱顧眼俱青言詩多見與近當
庚伏間不雨病禾黍田乾如龜裂一溉學遠取如惔診
氣生望歲羣心沮園居雖閒曠何處逃蘊暑使君憂憫
深雩祀以時舉精誠禱祠下若與神告語隨車油飛雲
闔境霑澤溥槁苗興膴原涸轍通別浦萬輪水可汲千
箕帚務去私禾與秝稻指期入我庾清畔登谿山餘潤
滿林園中吳無仁叟買酒相佇舞掃石邀良朋清風快
談歷此時無一訴催意何以致朝家日登平二聖保基
緒施仁寬天威數政皆堯禹舊臣留旦奭新相拜房杜
風和調舜琴俗厚空周圄銷變名泰和協氣應律呂吾
儕風承學嘉慶幸親覩相期美康平復見頌多黍
次韻送毛正仲太博赴召
馬周起布衣一日見紫宸獻言中機會數歲持衡鈞歎
息慕前哲誰能繼清塵毛公東南美迥掩竹箭珍何才
與精識卓爾出天真論政明得失談兵到機神天戈討

梅山婉晝昔已伸一官遇賢守相與康吳民魏云芙蓉
幕人卧五色麟聖君馭羣材功業圖日新旌麾頗牧用
帷幄良平臻奇士求即至當世有偉人君今赴明詔亭
會在此辰夕發碧江外秋過清泠津彤庭敞神麗文陛
高嶙峋良籌上意合深策廟謨親功名立少壯富貴將
追身我亦有志者卧疾松陵濱穩動代長鋏韋帶比華
身高懷未巡棄荒徑枉朱輪纏纏聽君語懦夫氣益振
病驅覩逸驥昂首嘶鳴頻尚期居要路迴光及幽淪

轉運少卿生日

昔在章聖朝先君為名臣入陪儒林老出擁使者輪忠

朱氏亚本 三百五

謨與休烈藹世永不泯惜哉未大任天意留後人公生
舒俊德磊落功絕倫深林有佳梅不採自可珍外隅正
以方中有粹且仁沛然兹之事迅若般之斤自聯金閨
彦頻歷三十春才壽析經費寵節綏遠民揭來天畿東
威譽薄海垠羣情無適照衆理日益勤吏徑皆敞闊㪚
根悉鋤耘悍悍舊鰥寡今也皆不貪閭部數百城胥澤
一以均正月方在浹是日為生申東人競祝公百福叢
于身同宗復荷德善禱久所陳況公方耆艾百行亨明
神俾公永且康筆端扶化鈞俾公熾而大膝下森華紳
近得舉之躅荊南侍郎前望伯虎孿朱虎光閥期益顯寒品庶可

親

送魏君致遠之吳興兼寄祝修中

庠中今多材燦若荊岫玉琢磨覩粹美尤愛魏與祝二
子幼相友共學橫山麓抱書來泮宮美質異碌碌文辭
堪適用光瑩輕練幅前年掇高選翟賦人爭錄吳興太
守賢好善下白屋貽書勤聘禮掃榻待英躅伯樂過冀
北所領皆驥騄翩翩告別去舟泛苕溪淥南陔急親養
聊以奉水菽愧我不能留遲遲想鴻鵠良辰振六翮一
舉聳羣目雲漢期高翔稻粱非所欲

少章過吳門寵示淳夫子瞻唱和升惠山寄少
游之什俾余繼作輒次一公韻以寄之

朱氏亚本 三百六

懷友對華月身如匏繫何遂長金玉音悵望江湖波覺
來誦三篇調飢偽嘉禾蔚范天下賢閱士歲月多憐君
似蘭芷長育瑤山阿良工得寶璧韞櫝加琢磨發為驚
人語九曲傾洪河蟠蛟寄短章浩蕩寫長歌一官得武
陵萬景盡包羅又如彈響泉餘韻清且和籍湜師韓文
其則在伐柯俯視枳棘間翔鸞豈蹉跎聖朝須聲作周
雅與南邵二公且大用豈得歸岷沱

詠齋偶書呈子通無隱

夙志在蕭閒獲此幽遁迹喬林無冬春蒼靄異晨夕旁

窺鬏好峯俯瞰鷲峭壁浩然溪山興盡在陶潛宅杖藜
行水邊萍際湛空碧良魚不輕游弱羽猶自惜吟眺不
禁霜曉鑑見早白古人已深歎信是林園客遣累假禪
鋒陶情任詩格寄聲招友人來看亭前柏

次韻李子功留別之作

采蘭無復養嬰此終天悲家空弱妹長恐失桃夭時翠
蔓倚長松之子得所隨銜栖欲相遇摻袂傷暫離洞庭
春風高揚柳綠江湄紫門歸獨掩桂楫慕何之眷眷厚
有餘佳什猶見貽散帙渴精論言詩佇良規惜哉片帆
去快若駟馬馳東皋多樂事歸計勿遲遲

謝虎丘祖印相訪

支嶺高風遠枒山佳句稀雲巖有開士詩理到精微不
知蓬戶隘未勑金鐶飛忘形任談笑數椎評是非近師
宣城老遠慕蘇州韋我亦有吟癖古人思與歸願開碧
雲篇所得如珠璣漁樵早晚出乘興叩禪扉

謁郛道冲唐師德登臺偶作

衡寒步郊原煙水照林薄雪餘山色佳浦淡湖波落靜
可釣綸垂清欲塵纓濯相逢兩俊友辭義富金膜携手
登高臺談笑有真樂寸眸周遠近幽思騰寥(一作廓)逝將飛
片帆直到洞庭脚縶維阻並遊搔首向城郭

春秋終講伏蒙知府諫議臨視學舍燕勞諸生
謹成小詩敍謝

泰山先生久冥寞世把春秋東高閣腐儒退隱(朱名)三十年
獨玩遺經思筆削濫居師席愧匪才日演微言更歲籥
欲遵廣路視堂奧誓闢浮雲窺碧落玆辰講解告終篇
敢屈邪君親視學邪君舊現補袞才忠論嘉謨動宸幄
寄為福澤偏寰瀛暫得麾符出京洛愛民如子不忍傷
政用中和屏威虐深惟教本在庠序力助儒風止姦惡
羣村儻得就長育百堵何為擇興作勉勉黌舍盡修嚴
翼翼公堂驟清(御名)已欣華(高宗御諱)將落成肯枉樊旌幸僚幕

清晨初謁二公祠重道嚴師致恭恪更忘頒暑臨講席
自降威容聽揚攉矜肥酒醴宴友生金印煌煌對褒博
傳聞長幼相告語爭誦詩書親教約歡聲四出屏陰沴
雲霧儀収日華爍(久雨是日晴霽)丈翁化蜀士皆成魯侯修泮民
思樂自慚傳道竟何補祿食充飢免藜藿幸逢賢守善
承流喜與吳人醉優渥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第一

二十二世孫岳壽重校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第二

宋中奉大夫知漢陽軍事賜紫金魚袋姪孫思裒次

律詩

雪夕林亭小酌因成拙詩四十韻以貽坐客昔歐陽公與人詠雪先戒勿用梨梅練絮白舞鵝鶴等字今篇中輒守此戒但愧不工伏惟采覽

極望鋪千頃平觀徹九霄縱橫隨物象合散壹天飈洒竹聲微動粧松勢不搖庭空飛鳥影窓失遠山椒釣罷盈孤輿行稀覆小橋爭先籠碧瓦騁巧綴柔條片片誰裁製團團似琢琱丘陵平坎陷草木起枯焦皎潔那容染輕清秪自飄颻來便紛揮披去羨漁樵蓬冷孤舟泊蹄輕逸驥驕危樓明皓皓虛室靜蕭蕭餘霰霏殘夜層冰結霽朝界疑華藏見境入洞天遥巒晦終難掩居高却曉銷潤滋甘井脉寒感暮江潮思婦啼紅袖征夫擁皂貂饑寒愁跛足心悟任彎腰就映猶開卷頻餐愈病痟袁公當獨卧謝女尚能謠旋取茶鐺況多收藥七調任公埋蠟屐直欲鼓蘭橈埽處迷三徑吟餘凍一瓢因思良友至急走牧童邀池館增蕭洒盃盤奈寂寥壺中聞笑語物外覩風標真樂非絃管奇辭脫篆雕紅塵蕩滌盡夙酒等閒消燭映凝宵淺香清切柏燒談圖終易解詩將可稱驍闘道羣賢集方從五馬招黃堂催盛燕緹幕會英僚海氣連平野巖光滿麗譙繽紛霑壽斝炫晃照華鑣劉白才名重枚鄒筆力超袴襦歌美政牟麥慶新苗畎畝深盈尺風雲會再歟賀聲周四境瑞奏達中朝郡國仁風遠乾坤協氣饒年年書大有擊壤望唐堯

仲春上丁知府金部躬率僚寀釋奠于先聖既而升公堂命學官講書竊惟中庸之篇自安定先生常以是誨人閱歲既久嗣音者希某孤陋無似竊慕前哲其啓講也今龍閣黃公嘗臨之其終講也金部使君又臨之羣儒在列咸與榮觀輒成五言律詩二十韻敘謝

天意紹斯文成書在聖孫一篇窮妙理萬古誦微言美行敷華葉精誠固本根並明參日月幽賛極乾坤與義誰鑽仰真儒善討論（謂安定先生也）披雲觀泰華行水自崑崙庠序非才處詩書素志（太上御名）崇朝羞倚席暇日廢窺園辨惑開羣聽潛心到本原意將追往哲學豈為專門盛府連稱治耆英繼典藩始終臨講席前後枉高軒金帳羅金鼎盈庭倒玉樽旌旗來有慶衿佩寂無喧士識師資貴民知道義尊僑公史官須鄭花相君存芹藻歡欣意陵

阿長育恩中材多杞梓寶器列瑤琨五紀登朝盛羣英
著籍繁美哉文正學遺澤洽元元

奉送中散使君提舉崇禧觀

方面威名久朝端聞望隆需章祈王陛寶詔與琳宮麾
將均勞逸高情保始終他年黃髮老清世紫芝翁迹放
鳳波外心安夢幻中身輕隨壽鶴目極遠冥鴻祖帳羣
公集啼嬰萬俗同何緣留名父無路達堯聰誇里金龜
重榮先窓印崇高堂羅俎豆幽徑剗蒿蓬趂健歌歸去
困閑味道冲謝庭常有慶越橐任令空醉帽欹華月吟
髭動好風翠虬喬木老錦帳海棠紅平昔高軒過深嗟

陋巷窮嘘枯言不絕推轂賜嘗蒙載酒邀彭澤名鄉耒
鄭公量才如斷木裄德重維崧者俊方圓任明廷正約
忠劇藩如擇將猶恐起宗工

光祿生日

鄉寺方生棘侯邦屢建旂才鋒周物理智燭見神機壽
遠君毛秀身康鬢雪稀翠筠高挺節古柏暗增圍雲陛
朝升對銅符夕佩歸淮苗潛致茂針瘼坐令肥名杜名
方重松喬志所希非才學詩禮多幸奉庭闈綵載神龜
隱雛隨彩鳳飛晨昏趨膝下永着老萊衣

次韻司封使君和練推官春望之什

目極江湖近心存象魏遙未調金鼎餗新泛玉觴椒賦
為凭欄得憂從散帙消高才方謝守輕舉羨王喬桃結
千年蕊松抽百尺條天涯舟一葉風送逸漁樵

送知府滕光祿

勝登龍虎亞倫魁一紀橫飛長憲臺謨議軒昂開日月
辭章雄偉鼓風雷朝端已慶明良會廟論咸推將相才
一跌雲衢成老大幾遷方面歎遭迴致君事業看霜鬢
經國風猷付玉盃驅弩塵驚闔令出引章還喜買臣來
展墳乍覺青松長視學追懷絳帳開榮滿江山增氣象
仁霑里閈舞兒齡齊雲晚詠難留白（白傅將去蘇有齊雲樓晚望之作）蘇野新

居欲繼褰淮海巨藩雖重寄傅巖須起作鹽梅

喜雪上太守

築壇精禱意通神零雨先期澤此民驟作六花猶及臘
更遲一日即回春斜飄燕寢初驚客平壓高樓漸喜旬
千里山河忘險巇十門坊墅絕埃塵謝庭賀燕凌晨集
郢曲歌聲遇景新細入吟窓粘凍筆輕隨舞袖落花茵
膠舟漸進危檣遠汲井彌甘短綆伸適擁枯根蘇杞柳
巧粧寒葉活松筠終朝訟息延佳客幾度年豐達紫宸
力可回天消旱暵為霖豈獨傅巖人

上運使陳兵部

屈指西州當世英我公傑出久知名自從揚馬竒才後
又得岷峨靈氣清剛者近仁今始見恵而能政古難并
胸羅萬象縱横壯目悦羣情黑白明巳借牙籌安右輔
尚留金節壓東瀛片章馳上雲霄動一檄飛前草木驚
斷割劇繁如簡易鋤殘瘦瘠使豐盈此時阜俗資良策
匪夕疇庸在老成竊愧衰姿毗太府幸逢雅量庇寒生
欲祈陰施增仙筭幾見蟠桃結子榮

蘇學十題 并序

蘇學昔有十題曰泮池玲瓏石百幹黄楊公堂槐辛
夷石楠龍頭檜蘸水檜鼎足松雙桐是也或云蘇子

美命名然篇詠莫傳殆有其名而無其辭也余頃至
學中訪所謂十題者其存有六而龍頭檜蘸水檜鼎
足松雙桐亡矣蘇學故南園之地南園者錢元璙之
所作也錢侯好治園林築山浚池植異花木尤其中
未久歸于國朝百年承平之間萬物茂遂得欽宗廟諱其生
厥後割南園之異隅以爲學舍遺址餘木迄今有存
者而建學之後繼有培植然間有爲風霆之所偃拔
卒隸之所摧毁甚可太息夫亡則巳矣其存者當爲
之珍惜因取六物又益之以多幹柏並秀檜新杉泮
山復爲十題題各有詩以傳來者庶幾覩是詩而愛
其物勿翦勿伐則騶虞之仁行葦之厚見于學校之
間矣豈止孔明廟柏擅少陵之幽憤太清仙檜發晏
卿之奇藻好事博雅爲之嗣音元祐壬申正月十有
四日許州司户叅軍充蘇州州學教授朱長文序

泮池

怪石鋪幽甃芳塘倚茂林泠光開玉鏡清影滌人心芹
藻無傷性龜魚各就深泉源應不涸何必傳巖霖

玲瓏石

巨浪洗蒼玉一峯飛我前鑿開混沌竅窺見滄浪天洞
敞延華月巖虚生翠煙幽軒相對久古意日翛然

百幹黄楊

寳幹多材美孤根一氣同春餘花淡薄雪裏葉青葱蕃
衍非人力堅剛稟化工寸枝裁玉軫可助舜南風

公堂槐

五紀栽培後三春長育中靈根播故國密葉蔭儒宫患
與般斤遠歌宜魯藻同先儒垂意遠期此出三公

辛夷

楚客曾留詠吳都獨擅竒風霆存老幹桃李避芳時名
入文房夢一名木筆花功資妙手醫紫微顔色好先占鳳凰池

石楠

昔年曾賞玩移自碧山巔古幹磨文石寒枝慰翠綃雖
殊榎梓用終免雪霜凋來者宜珍護毋令困採樵
多幹柏
古栢列重門連枝若弟昆參天分直幹得地共靈根月
照龍蛇影風摧鐵石痕鸞凰期可宿香葉向春繁
並秀檜
槃根幾百齡合幹倚冥冥偃蹇雙虬舞聯翩兩葢青紫
鱗霜外躍紺葉雨餘馨左紐憑仙宇何如供泮亭
新杉
弱植還生意凌冬見後凋尚低霑雨露更長拂雲霄庭
月揺殊影簷風舞細條他年逢匠石賓高示廟謨壯天朝
泮山
山形拱泮宮林壑意無窮自得千巖秀無虧九仞功光
延東嶺月清轉碧潭風官舍眞相稱婆娑一釣翁
送曹縣丞入京
忠義家聲久夫君更美才吏民愁旣去交友約重來君有居擧之意
別岫浮雲遠征帆曉月開棣華同郡府眷戀共銜盃
次韻司封使君和推官早梅山茶二首
嫩對黏絳蠟輕朶插珠鈿雪裏心偏苦花中達最先玉
階香馥郁煙野思聯娟託植雖然別黃金子並圓

柏葉元同翠桃顏未比紅留芳占春月弄蕊耐秋風自
稱階庭翫休煩帟幕籠佳篇補韋白流品重吳中
梅評事攜詩過訪欲求屬和因次其韻
築室尋幽處唯求水竹隣心安何必貴累少莫如貧石
裏求奇古花中悟道新不須多轍迹猿鶴自為賓
次韻司封使君和練推官再詠山茶
珍木何年種繁英滿舊枝開從殘雪裏盛過牡丹時對
日心全展凌風幹不欹藥階如賦詠欠此尚相思
次韻練定公權垂訪樂圃之什
隱圃甚蕭條驅車豈憚勞境從前代勝岡對遠山高林
曉猿抽臂池秋鶴浴毛與來頻就醉奇句僕離騷
賀林承務還吳門
朱顏充賦早蒼鬢拜恩歸煙水鴒鴒聚霜穹鴻雁飛傳
經金恥富下筆玉藏輝貴仕毋嫌晚天門受賜衣
寄和晏守
二年懷郡印八度到柴扉曾未陪朱履頻煩友布衣水
邊孤鶴睡天際片雲飛拜德知何日煙霄戀翠微
和公權秋暑奉懷
誰謂雲中句能移江上峯清飆隨玉楮爽氣襲塵容劇
暑嬰多病嘉招恨未從淼言相與意深荷故情濃

再和

鄉校叨徽祿家林傍舊峰散人那適用逋客出爲容良
友幸不棄華軒時肯從早秋須命駕荷葉露華濃

光祿生日

舜庭新遣牧漢寺舊名卿致主丹心在憂民素髮生鸞
峯仙桂老猿澗古松清金簡傳眞理期顧體更輕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第二

二十二世孫岳壽重校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第三

宋中奉大夫知漢陽軍事賜紫金魚袋姪孫思裒次

律詩

蒙使君召預池光之會

韋公池閣尚依然賓主下令不乏賢郡内欣逢兩者俊
樽前喜會四同年清談自可成珠玉眞賞何須聽管絃
燕罷旌旗搖暮靄蔡經寂寞别羣仙

遊虎丘借前韻

一丘雖小勢巉然自古登臨歷幾賢門惹白雲常盡日
地藏靈劒不知年清歡相與隨雙旆幽趣誰能解七絃
每月來遊存故事郡中依舊有詩仙

次韻蒲左丞宗孟遊虎丘二首

命相將乘傳説舟受山尋過樂天遊先聲汶北安千里
選勝吳西賁一丘靜見靄雲生峭壁寒知海氣入危樓
翛然佳句留蕭寺剡紙朝來貴此州

蓬島奇峯水四環何年涌出向人間清池不測通滄海
寶玉長存潤碧山曾致神仙留歎咏可憐軒冕樂蕭閒
謝公方爲蒼生起戀戀煙蘿日暮還

次韻朱牧樂圃宴有感

觴祿鄰無簿領迷得錢邀客手頻携春來佳景廻三徑

雪後晴波滿一溪歲月易凋青鬢色塵埃難上白雲梯
煩君枉駕憩荒索空種梧桐待鳳棲

次韻彥舒席上之作

蒼煙寒水滿方塘插架排籤典籍場喜對七賢開把手
希從四皓醉飛觴林深迥出千齡幹（園中有千齡檜）詩就俄成萬
丈光兒與欲尋丁氏宅雲間老鶴共昂昂

奉謝司封使君晏公臨顧園居

閉卧林泉與世疎使君三度枉旌旟未陪徐孺升賓榻
敢屈文侯式敝閭斐擲魚竿絲半卷旋開松徑艸新鋤
愧無美酒拈巾漉難得金波款緒餘

未入柴扉即丁車茅齋揮麈緩綸書不知銅虎威權重
豈責荷衣禮貌疎此日狂歌希魯望昔年能賦擬相如
篋中殘藁如傳後雖枉朱轓亦不虛
甘盤德業滿天區博學承家行有餘鳳翥頻覲先帝詔
牙籤新補相君書晨羊不飲康衢靜夜犬無聲獄犴虛
風績已應推第一巃峰深處列仙居

次韻虎丘祖印秋日懷寄

不愛紛華愛寂寥松風竹月共蕭蕭因隨野鶴過三徑
每對江鷗洗一瓢無復塵埃沾短褐尚思煙水泛歸橈
道人肯與羲之友飛錫重來莫待招

重九同子通遊虎丘與祖印三首

絕境良辰少兩全楷節莫倦到山巔清談已可忘樽俎
真樂何勞聽管絃才子就題黃絹語高僧多誦碧雲篇
孤舟欲去更回首天畔樓臺生晚煙
秋山寥曠景無涯執手凭欄到日斜地疎一丘容澗谷
天低四面納雲霞凌風劇飲從吹帽多病忘情懶插花
深美二難兄弟好共將嵓壑占為家
浮世誰知金石堅吟鬚俄頃見皤然登山未免懷千古
況菊相期保百年方外逸民猶有傳人間高爵豈如仙
良辰盛燕多遺迹何似江南五柳賢

彥和善談性理子文繼成偈句見要屬和謹次
韻

萬法都明一瞬中可憐情膜久相蒙浮雲映月元非晦
病眼生花本是空斷想求真猶未悟將心覓學轉相攻
誰能汲盡曹溪水莫負當年祖道東

彥和與子文相期卜鄰子文作詩以遺謹次韻

仙才宜在道家山却學幽人欲閉關清燕曾陪明主問
犖言以助相君刪談圍莫敵書盈腹詩社相過酒滿顏
開道卜鄰同喜慰亦開荒徑待餘閑

次韻子文抱病幽居之作二首

幾年彩筆擅辭場鬢髮相饒色更蒼千里舊聞稱驥騄
九霄安得接鸞凰醉凭淨几拋烏帽閑捲新詩置錦囊
治世莫將公幹比松陵風物勝清漳
好閑不復愛輕肥病起神清與道宜藥竈夜寒新焰歇
書窗晝寂竹陰移坦懷莫學窮途哭行己應無屋漏欺
里巷遊從須勉强相逢猶記是童兒

佳雪應時呈司封使君三首

蘇臺風雨久如期太守精神不待祈萬廪更爲來歲計
六花故就臘晨飛靜裝松桂仙枝老深壅芝蘭土脉肥
衡泌棲遲踰伋遠爲公何日賦緇衣

炫晃天花著物新壺中萬景淨無塵光輝只欲饒寒士
清潔尤宜比古人韋白吟詩驅入硯鄒枚燕處舞廻茵
明年霄漢横飛去應踏瓊霙拜玉宸
千里江山入郡樓凭欄乍喜密雲浮冷光交映天峯色
餘潤遥隨笠澤流民疊袴襦看不厭客叢簪屨賞應留
野人乘興狂吟外引鶴披蓑上釣舟

次韻司封使君新歲喜雪

玉燭均調應改元賢侯喜雪望堯天（太守詩云王正首此書佳瑞二見元豐大有年）暗
聲撒竹高齋夜瑞彩連雲畫戟前千里湖山成洞府萬
家觴咏展賓筵應憐陋巷袁安卧擁褐孤吟又過年

次韻司封使君立春紀事

碧尾猶藏臘雪寒東杓初向斗旁觀雪隨華旦天京遠
雉舞條風野老歡（立春日條風至雉雊雞乳）官柳嫩黄迎畏蕊圃蔬新
綠委金盤詩才倒作姑蘇守一曲陽春喜歲端

次梅評事韻

滿目紅塵汨汲深誰能世事總無心買松野老栽成徑
覓竹山僧種滿林薄酒時斟資道氣好詩頻詠滌煩襟
鳳綵先須門庭喜應笑陶潛責子吟

梅公書齋挂簑笠釣綸船檝四物形於詩句余
爲和之

快檝輕輪笠與衣閑將四物挂柴扉江頭夜雪好披去
湖上春光宜棹歸静處無憂嫌印綬貧中有味勝輕肥
興來願借君舟檝渺渺煙波一葉（缺一字）

次韻公權子通留酬四首

春晚遣懷

春華急似曉天星誰得年年鬓髮青露濯淺深枝上錦
風吹離合水中萍吟餘金谷香隨步書罷蘭亭酒欲醒
擬把洌泉同一酌爲君林下洗寒瓶

吳門懷古

九曲湮淪茂苑荒吳人誰復怨吳王其言故國千秋遠

知是仙家幾日長湖上只誇浮海相里中休笑做蠻娘
舊時幽徑今猶在但屬漁樵自採香

春日旅懷

身在塵勞未免憂傷春佇立碧江頭回腸只礙千鍾飲
方寸那容萬斛愁懶看錦袍凌巨浪好乘黃犢傍高丘
池塘得句頻相示直把珠璣為暗投

牡丹

奇姿須待接花工未必妖華限洛中應是春皇偏與色
却教仙女愢乘風朱欄共約他年賞翠幄休嗟數日空
誰就東吳為品第清晨子細閱芳叢

奉和司封使君春日同文之作

佳景更同民共樂俊髦皆集盛飛觴花隨客醉還成句
柳贈人行欲斷腸斜月上時霞散錦暖風來處寢凝香
華年惜過須心賞富貴叢身過鬢霜

次韻司封使君程給事

通波隄上幾鞦韆花接遥山水接天故里松楸霑雨露
神都池苑隔雲煙耕桑交勸紅塵外羅綺紛遊畫舫邊
暫歇甘棠隨衆望不禁野岸更聞鵑司封感舊甘有歸思頗爲公芳以默見許

次韻司封使君和給事寒食城外感事

花如步障草如茵萬景繁華在此旬金印誰來誇故里
容華嬌了貴慈親莫看白髮與千感好共朱轓醉一春
俱是詩人兼富貴只疑元白是前身

吳門比月不雨司封使君深閔而精祈俄有佳
應謹吟成七言二首聊代謌賀

賢守憂勞鬢欲霜通宵霢霂滿吳疆五湖水濶魚龍喜
九曲塵清檜栢香九曲路自胥門外至姑蘇臺更入高鄉多穲稏雖當淺
處泛艅艎為霖事業傳家世澤潤應難限一方
一雨歡心幾萬家預期春稻博流霞低侵滬瀆田交岸今歲低田畢種松江高每日瀍瀆也高傍支山水滿車葉幄護霑桃李實隄奩
晴長芰荷花豐年闔境渾無事閒把詩毫放兩衙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第三

二十二世孫岳壽重校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第四

宋中奉大夫知漢陽軍事賜紫金魚袋姪孫思裒次

律詩

知府司封見和喜雨詩韻倲謝

天意分明應詹雩高壇晨拜紫袍濡禽窺舊井寒泉長
魚泳新荷涸轍蘇斂政有餘閑利刃清詩無數擲靈珠
夏畦蒙潤秋皐稔顏巷銷憂卒歲娛

送榮子揚秀郎

茹蔬酌水度清晨自足浮生絜靜身好事頻過三徑晚
愛閑惜別五湖春品泉瞎識南零味鑒茗多藏北苑真
且著青袍居膝下少年未羨折腰人

次韻公權燈花

蘭膏未耗結花新花自無情喜在人生向輕籠先得地
開從細焰別裝春飛蛾雖遠光難掩夢蝶初迴色尚勻
更待玉堂清夜直賜來蓮燭影相鄰

次韻俞子文南軒雨後

農疇已種圃畦青高臥丘園自放情客少不嫌三徑濕
年豐休歎一瓢清殘鶯喜向風前轉病鶴猶能月下鳴
千載令名如有得莫愁軒冕老無成

次韻俞子文感事

我曾折桂向蟾宮君有文華似彩虹連蹇未酬平日願
嘯歌猶得故鄉同不才甘作耕巖叟有志宜為結駟翁
窮達由來都似夢幾人曾是黑頭公

次韻楊彝甫見成甫裝縹舊書之什

儒者須看萬卷書古人精博固難如殘編莫惜裝褫費
舊迹堪憐繕寫初輕撥蠹魚文未損平齊緗袠架無虛
白頭且更窮經藝誰道忘筌便得魚

次韻公權庚中成詠

坐局偷閑步小橋風隨秋葉過蕭蕭愁多萬斛量難盡
飲欠千鍾困易銷笠澤狂歌方繼陸海門高隱莫如焦（焦光隱跡在海門旁世謂焦山）
昔儒委吏猶堪處誰道倉公厭寂寥

喜公權仲逢垂訪

高軒相約訪柴關蕭灑如君會合難兩徑偕行穿屨濕
風亭久佇袷衣寒百忙好向閑中息萬動宜當靜處看
公暇再來應不倦東籬金蕊未凋殘

曉坐朋齋懷公紹

曉來乘興步高岡便就幽齋作醉鄉隣寺樓臺分兩面
一家池館得中央南坡嫩橘寒傾日北牖踈筠小帶霜
更待怪松攀積雪莫辭訪戴舉瑤觴

次韻蘇文饒見貽之什

閒釣松陵閱歲多家林終日對煙蘿茹芝深隱慙商皓
獻璧求知笑卞和靜送征鴻雲外翼吟看老桂月中柯
洛陽年少才驚俗車馬猶從陋巷過

次韻樞言龍圖得請洞霄之作

世間如幻此生浮寧典仙祠不典州決勝金城勲烈茂
宣風玉壘治聲優遠移造跡無嘶馬舊得調元問喘牛
耆俊如公宜大用行聞召節趣蘭舟
平生氣節薄青雲不任機心只任真金爲散多虛越橐
衣從洗淨遠京塵吟隨猿鶴滄洲晚醉賞鶯花茂苑春
仰止高賢同里閈掃門羞未效前人

次韻公紹賀崇靜之賜金紫

北窓二紀傲羲皇節比淵明事更光共喜遐齡垂紫綬
莫嫌猛退棄銅章文房句就心常佚藥畧功成壽轉長
七品官階三品服滿斟綠醑醉春陽
久脫朝衣襲野裳親逢盛旦日重光耕田鑿井堯民事
垂組懷黃漢服章諸老相懽陶聖治兩宮遐祝與天長
謫仙才調今誰是肯解金龜燕夕陽

次韻徐中散丙寅二月見訪之什

數年解綬隱林扉秉興頻來訪習池老似樂天兼少病
官如叔夜又能詩身閑幸與耆英接學淺虛蒙國士知
白雪佳章難復繼策駑追驥肯辭疲

祖母生日

挺生賢德對耆英歲物皆新氣淑清年至七旬人羨少
子爲四品世稱榮紫泥屢捧門多慶華髮雖稠體益輕
欲比遐齡何所似蟠桃結實老仙京

判府曹宣徽生日二首

星杓指未月增弦神選良時協半千恭（英宗廟諱）勲遵長樂意
潔清能紹冀王賢（冀王平蜀克金陵秋毫無所取）緩垂相印淹公論堅請州
符避劇權四十擁旄非不貴更看黃髮珥貂蟬
盛世高門福兩全星辰粹氣萃爲賢鈞璜韜略傳三葉
齊鉞風稜積十年陰德在人宜壽考清才脫俗恐神仙
寒儒欲繼崧高頌不獨生申但羡宣（申伯乃宣王之舅）

郡牧李侍郎生日

柱史仙翁舊指枝生賢左右太平基居留成就昭陵後
賜告從容故里時籌策久爲當世重勲勞方受兩宮知
欲祈天錫公耆壽更過芳蓮葉上龜
當年弧矢設門閭英氣鍾於曲阜閭名覆金甌新品地
香盤衮印舊家山腰還鑷組光華動膝下龍駒禮法閑
五福俱全誰跂及流霞爲壽日開顏

閏月丙子判府柳公被制命升使踞越六月癸

卯公誕生之日恭謹齋潔為詩二章拜獻左右
雖辭句蕪纇不足奉揚盛德姑以述惓惓之誠
武德陰功積在民既生太姒復生申手提將鉞雖三世
身到台衡始二人膝下龍駒環壽斝日邊鳳使捧恩綸
公拜命又生子忠賜其再至焉沙堤築就朱衣引富有青春尚四句
宣制初聞下玉墀又逢盛事協熊羆青霄靈昴凝祥久
紫府蟠桃結實奇叅志曾添龜鶴筭遐權堂廟諱鳳凰池
公建節十餘年至相位有長男業王府諱從令若校中書考屈指當如郭子儀

元厚之少保生日

四紀勳榮動晃旒倦趨黃閣傍滄洲名如白傅身尤貴

才繼微之德更優千載神龜巢葉穩九霄老鳳帶雛遊
蓬萊水淺公猶健輝照東南對斗牛

荅人見慶除博士

幅巾短褐對江雲閑把群經自討論黌泮未能開後學
虞庠豈稱講微言羸駒久絕騰驤望病木猶沾雨露恩
蔣徑雖荒陶菊在徘徊惟恐去吳門

元少保生日

孟夏蓂殘六葉來從仙府瑞人寰幾千彩鳳池中浴
此日神龜葉上閑七老相權惟將相二疏高冥欠湖山
羨公退自台衡地長在煙霞縹渺間

體貌方隆遽致樞歸來衮繡耀東吳騎鯨才格從天稟
化鶴風姿與衆殊經國文章垂眷想濟民德澤感神扶
堂邊三壽高千丈依舊扁舟泛五湖

程給事新第

朱門不鎖走朱輪東省仙材畫錦人石上雲輕林屋曉
花頭露重洛陽春謝公慕戰烏巾靜裴令吟高綠野新
他日南園真可乞滿池煙水正相鄰

判府蒲左丞寵贈佳篇謹次韻

高文大冊耀天衢新句鏘金擲隱居廊廟方將歸輔弼
江湖猶復念耕魚百城草木知威望一代賢能入薦書

近日東南與節士既旌吳子又褒徐公既為吳子來詢子朝又作詩上私谷口堂以送徐侯

次韻公權喜太守再留

不為機巧不求新坦坦洪懷任道真揭節二方陰布德
分符千里別生春兒童共喜重迎伋父老相權許借恂
池閣逍遙無一事清風入座轉汀蘋

近承南康朝請使君寵訪林園小酌至夜公權
特惠篇什謹次韻

枯柏森森覆小臺凌風采菊共銜杯東籬寂寞陶翁醉
連騎繽紛衛相來放浪五湖懃釣客均調玉燭仰璇魁
秋河半夜簷前轉誰泛仙槎去却迴

奉陪太守及諸公遊虎丘

何必襄陽孟浩然苦吟自可繼前賢先公丘合去十二度見白公詩熊軾再遊三百年雲閑爲君追舊頌[illegible]寬裳從古播朱弦[illegible]此行不減唐人樂暢飲惟無八酒仙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藳卷第四

二十二世孫 岳壽 重校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藳卷第五

宋中奉大夫知漢陽軍事賜紫金魚袋姪孫思褒次

律詩

次韻蒲左丞遊虎丘十首

玉堂紫闥冠英游身作三公未白頭須向鳳凰池上浴

豈容蕭散詠林丘

掃石捫蘿向上行門前坐見白雲生應思夢得多佳趣

獨宿樓中待月明劉夢得登虎丘望海樓詩云野僧已閉戶山月方出嶺

地近峰低俗慣遊不知絕景冠吳州從今合與名山等

左轄題詩翠嶺頭

羣山處處盡變空未若奇峯隱寺中一夜便知名不棄

爲傳佳句滿江東

萬丈浴潭挾兩崖削成奇勢自天開龍泉一淬名因得

不待秦王發塚來劍池也俗謂蓋古人淬劍之地謂秦王求劍鑿池恐非也

層巒稍稍暮雲歸喬木森森衆鳥依再踏石花尋去路

盡船一隻帶斜暉

丘如蹲虎占吳西應得佳名故國時未必金精能變化

空傳怪說使人疑

海湧當年有舊山吳王僾葬倚層巒誰知國破丘陵在

兄弟幽居屬二難乃王珣王珉舊宅

西溪風月宜眞賞東嶺煙霞稱苦吟他日黄扉勤論道
秋風一夢到山林
雲霞咫尺壓吳郊乘興斯須棹小舠欲往結廬嗟未得
羨他吳氏有三高南史何求兄弟三人皆隱世號三高皆吳虎丘
秋月乘興遊松江至垂虹亭登長橋夜泊南岸
旦遊寧境院因成十絶呈君勉且寄子通
綵衣幾度醉江濱今日重來淚滿巾惟有舊詩存屋壁
豈知投老負垂綸
前哲臨流猛拂衣身違憂患是先機非才自合居閑曠
不泛五湖何處歸

雲動鑑中雙槳飛天圍林外片帆歸欄杆倚遍日云暮
坐看丹霞生翠微
人爭軒冕安在哉我愛煙霞歸去來魯望有靈還見笑
更回城郭戀塵埃
兩山映日麗蒼玉萬頃涵虛斂碧羅不會樂天猶近俗
漫將絃管雜煙波樂天嘗攜樂游松江
長虹穩臥碧江心夢寐頻遊覺莫尋惟友相逢淸絶處
酣歌一曲抵千金
漠漠秋煙羃故園沉沉暮色暝漁船月華未出詩翁遠
樂事人間少十金許翁懷丁甸也

銀潢倒瀉入滄溟身近魚龍夜不驚鳴艣空飛孤雁過
漁燈照浦一星明
茅舍蕭疎竹葦間開軒處處面雲山詩家不及漁家樂
坐卧湖光百慮閑
江東鱸魚味不饞江頭酒美滑如泉長橋為席雲為幕
抵欠洪崖笑拍肩
華亭吳江道中偶作十絶
人問出鶴只雲間相合仙經得亦難塵外應多隨羽客
未教流俗等閑看
舟去舟來閲古今夢中憂樂累人深憑將一匊松江水

未洗塵纓且洗心
白日歸來皆有意平生事了最為難可憐萬頃煙波色
只屬天隨醉眼看
千古鴟夷節獨高脱遺富貴一鴻毛館娃宮女曾亡國
豈獨相攜泛海濤
妖華傾國豈無情忍復揮肴見越兵若使將軍猶好色
安能三徙更成名
賢哲多為貴勢拘人人空道愛江湖誰將五鼎盈前食
肯換秋風一箸鱸
煙暝重湖日欲明輕篷遥遥浦前聲良魚好入深淵去

不爲鳴榔取次驚

川上飛橋處處横幾回經此閱平生碧蘆蕭瑟風前韻
一似家林霰雪聲

吹散青雲見好峯家林秖在此山東寄聲猿鶴休悲怨
蕙帳今宵遂不空

獨當家責性難堪五女同孤巳嫁三更待人間了塵事
別尋雲外結茅菴

求筇杖

筇竹來自蜀山遥天骨輕清素節高我若得之如佩玉
君應輟此似秋毫

求虎丘竹

勁節雖同衆草青根深更入白雲蟠園廬種此多餘地
爲向西南斸數竿舊說種竹須取西南引筍根不然不生也

歸隱橋新成偶題三絶句書呈同志樂圃記改名招隱

幽居處處映煙蘿歸隱橋邊月色多蟾桂有情憐病叟
清光終夕照酣歌

挂扣簪纓裹幅巾清流遶舍斷紅塵小橋何用通來往
猶爲凝冬病涉人

逢人尚欲開松徑送客應休過筆溪此橋下臨筆溪林下有誰頻
肯顧春深好聽子規啼

詠齋三絶

泰伯祠邊舊國開半栽蔬果半池臺閑門不放紅塵入
門裏清流自在來

塵冠寂寞更休彈車轍荒蕪晝掩關一片清暉長在眼
多情惟有四飛山

非山非市且優游尚有塵緣未自由巖下結廬應更好
石門西去近松楸

次梅評事韻

瓶盂蔬酒似村家任有簞瓢豈足誇自入醉鄉頭不白
新詩何用祝蒼華

施柏花開招子通

桃李芳時不肯來俄隨風雨落莓苔齋前施柏花如錦
猶待詩仙醉眼開

青龍江上偶書兩絶呈無逸監鎮

潮滿溝塍稻滿田暑天不雨自豐年海商有貨官無擾
遊子爭來就一廛

卷碇初來海客船脫身鯨浪見吳天千帆總約秋風至
應助關征額外錢

海賈

千艘萬貨集江邊爭較錐刀逐利遷生理幸逃魚腹餒

夢魂猶怕（孝宗廟諱）樓煙

陸寶山

陸家山色隱平蕪文彩如虹照碧虛瘍爾臨刑思鶴唳
輸他謝病食江鱸

江浦

一川吐納五湖深海裏三山何處尋料得鴟夷從此去
古來雲水祗如今

次韻司封使君和程給事

勝地寬閑舊卜鄰耆年得意闢高門中吳晝錦如公少
好作坊名貴故園（郡公以其地右佛寺左南圃置爲宅甚久矣近歲始成而未闢有功名）

次韻司封使君和程給事越來溪三章

溪色如藍照舳艫越王金碧獻姑蘇館娃宮裏長高枕
不覺舟師到國都

萬舸連雲載水犀旌旗倒影蔽長堤誰知數歲干戈後
不是吳溪是越溪

忠魂自逐滄波去往恨空隨茂苑春若使吳王思後患
屬鏤只合賜讒人

輓詩

英宗皇帝輓詞五首

仁廟規模遠慈闈教愛隆承平萬世策臨御五年功玉
鎖閟天上金縢納匱中乘雲那復見陵柏起悲風

英斷能承祖慈祥善繼仁詩書敦宗室禮貌待元臣損
已遜徽冊恭天徹步茵昔年平水患盡力在斯民

代邸推賢久甘盤授學精持盈周鼎重立長禹謨明仙
館靈芝秀嚴祠宿燎平歷觀唐漢盛未若廟稱英

鳳翼行將遠龍髯斷莫尋白雲留珍御黃屋豈堯心雖
享天齡淺終成睿筭深垂鴻須萬祀累葉奉姜任

有德三宗後無憂累聖間鳳當金粟翥龍隔鼎湖攀玉
几言猶在霓旌去不還園林饒瑞氣東接永昭山

郜湘母

華屋辭榮養佳城合舊封浮生無定相衆善有遺蹤家
成今壟在山長玉案重浮圖傳勝事寶殿壯天峯

張虞卿

一臥東吳七十春區區南北笑鄉人盛開賓舍招英俊
敞闢華堂待縉紳婉婉重孫勝綵服煌煌兩婿擁朱輪
銘旌已去空回首通德門前舊是鄰

林少卿

壽考安榮遇聖朝（高宗廟諱）成門戶自勤勞閨中萊婦皆華髮
膝下荀龍盡綠袍堂有金籝身更約案披玉簡道尤高
人間厚福終歸盡漲海難停一夜濤

黃朝散

持心平厚勝澆浮仕路徊翔四十秋政事每於談笑辦

交親多向急難收命由真宰體窮達身在勞生任去留

舊治昔年應畫像龐眉聞訃淚先流

江湖嘗佩左符歸一臥漳濱素願違平日華旌過里巷

此時丹旐下巖扉羣峯拱揖開新穴萬木森羅長舊圍

佇看于門驅駟馬想應丘隴亦光輝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第五

二十二世孫岳壽重校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第六

宋中奉大夫知漢陽軍事賜紫金魚袋姪孫思裒次

記

樂圃記

大丈夫用于世則堯吾君虞吾民其膏澤流乎天下及乎後裔與夔契並其名與周召偶其功苟不用于世則或漁或築或農或圃勞乃形逸乃心友沮溺肩黃綺追嚴鄭躡陶白窮通雖殊其樂一也故不以軒冕肆其欲不以山林喪其節孔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又稱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可謂至德也已余嘗以樂名圃其謂是乎始錢氏時廣陵王元璙者實守姑蘇好治林圃其諸子徇其所好各因隙地而營之爲臺爲沼今城中遺址頗有存者吾圃亦其一也錢氏去國圃爲民居更數姓矣慶歷中余家祖母吳夫人始（高宗廟諱）得之先大父與叔父或游焉或學焉每良辰美景則奉板輿以觀于此厥後稍廣西壖以益其地凡廣輪逾三十畝余嘗請營之以爲先大父歸老之地熙寧之末新築外垣盡覆之民方將結宇而親年不待既孤而歸于是遂卜居焉月葺歲增今更數載雖敝屋無華荒庭不甃而景趣質野若在巖谷此可尚也圃中有堂三楹堂旁有廡所以宅親

黌也堂之南又爲堂三楹命之曰遂經所以講論六藝也遂經之東又有米廩所以容歲儲也有鶴室所以（神宗廟諱）鶴也有蒙齋所以教童蒙也遂經之西北隅有高岡命之曰見山岡岡上有琴臺琴臺之西隅有咏齋此余嘗擬琴賦詩于此所以名云見山岡下有池水入于坤維跨流爲門水由門縈紆曲引至于岡側東爲谿薄于巽隅池中有亭曰墨池余嘗集百氏妙迹于此而展玩也池岸有亭曰筆谿其清可以濯筆谿旁有釣渚其靜可以垂綸也釣渚與遂經堂相直爲有三橋度谿而南出者謂之招隱絶池至于墨池亭者謂之幽興循岡北走

度水至于西圃者謂之西澗西圃有艸堂艸堂之後有華嚴菴艸堂西南有土而高者謂之西丘其木則松檜梧柏黄楊冬青椅桐檉柳之類柯葉相蟠與風飈高或參雲大或合抱或直如繩或曲如鈎或蔓如附或偃如傲或參如鼎足或並如釵股或圓如蓋或深如幄或如脫虬臥或如驚蛇走名不可以盡記狀不可以殫書也雖雪霜之所摧壓飈霆之所擊撼槎牙摧折而氣象不衰其花卉則春繁秋孤冬曄夏倚珍藤幽蔓高下相映蘭菊猗猗蒹葭蒼蒼碧蘚覆岸慈筠列砌藥錄所收雅記所名得之不爲不多桑柘可蠶麻紵可緝時果分蹊嘉蔬滿畦標梅沉李剝瓜斷壺以娛賓友以約親屬此其所有也余于此圃朝則誦羲文之易孔氏之春秋索詩書之精微明禮樂之度數夕則泛覽羣史歷觀百氏考古人是非正前史得失當其暇也曳杖逍遥陟高臨深飛翰不驚皓鶴前引揭厲于淺流躊躇于平皋種木灌園寒耕暑耘雖三事之位萬鍾之禄不足以易吾樂也然余觀羣物無一物非空者安用拘于此以自贅耶異日予恭之矣寥尚平之累遠將扁舟河海浮遊山嶽莫知其所終極雖然此圃者先光禄之所遺吾致力于此者久矣豈能忘情哉凡吾衆弟若子若孫尚克守之毋頽爾居毋伐爾林學于斯食于斯是亦足以爲樂矣余豈能獨樂哉昔戴顒寓居魯望歸隱遺跡迄今猶存千載之後吳人猶當指此相告曰此朱氏之故圃也

元豐三年十二月朔吳郡朱伯原記

蘇州學記（元祐五年庚午秋七月甲子朔建）

兩儀定位禮義興矣五教既敷學校立矣禮義不可一日忘故學校不可一日廢也昔唐虞三代之盛未嘗不以建學嚴師爲先務內則王庭子羣后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其入以齒外則塾黨鄉遂之間其教以時下至于四方萬國之遠皆命之爲庠序其法詳矣故始于直寬

剛簡而防其失次以歌詩音律而致其和者此堯舜之典樂所以敎也以智仁聖義忠和爲之德孝友睦婣任恤爲之行禮樂射御書數爲之藝此周大司徒鄉大夫所以敎也上之所以敎于下下之所以應于上若置郵而傳命也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書美萬邦黎獻可以共爲帝者之臣詩稱成人有德小子猶有所造其材之可用如此蓋當是時風化行習俗美人人有士君子之器雖畎畝之賤山林之幽亦爲仁義之所漸摩禮樂之所陶染咸入于善置兎而不忘敎詩音從端物兼而不忍踐豈有暴亂萌于心姦宄害于事者哉此建學之效也王道衰禮義廢獨一魯侯能修泮宮囚馘之獻猶不離此邦人頌焉戰國之際孟軻猶歷說時君謹庠序之敎申孝悌之義終溺而不用習大亂汔于秦棄儒任法民不知學而疾視其君蠭起而墟秦矣漢方休息元元未遑先王之敎世宗奕奕首善于京其臣有若董仲舒者爲大夫文翁者爲守吏皆尚儒術興詔置博士弟子之員而立學校官于郡國其課士必以經藝茲士不素養則德難遽考使因學以知經因經以會道庶乎有成矣東京內盛三雍之儀不及于外而鄭興賈逵馬融鄭康成之徒繼爲人師以經相授囊括六典六學寖明是以時

政雖亂于上而義士文起于下抗節濡足用救陵夷漢賴以不亡者百餘年魏分晉弱事不足道唐之文物盛矣而尚賦以取人世薄經術以文辭相夸夫文所以宣志也觀其文則志可度哉故元臣碩老多由詞科以出神宋受命遏亂興治秉輿嘗幸國庠親臨講席是時勳臣宿將並列藩鎮庠序雖未興而鴻儒碩生聞風以起有若戚堅素在睢水种明逸在終南皆聚徒講授髦俊歸之其後陪京方面之守臣稍請興學自景祐中范文正公作學于吳又創于潤滕子京建于湖慶曆之盛文正公叅豫機政而石守道孫明復首居太學是時仁宗開天章閣召輔臣入人問以治要文正公復以學校爲對于是詔天下皆立學神宗之時立三舍法置方郡教官皆試可而後授今上嗣位申命近臣薦堪內外學官者方聖朝承平之久而長育之勤雖瀕海裔夷之邦孰未垂髫之子孰不抱籍綴辭以干榮祿裒然而赴詔者不知其幾萬數盖自昔未有盛于今也凡命敎之法以經術觀其學以詞賦觀其文以論策觀其智所取兼于漢唐而德行道藝之士參出乎其中矣然欲合二帝三代之法使人人有士君子之器皆在吾君相之所潤色也始姑蘇郡城之東南有夫子廟所處隘陋及文正公

以天章閣待制守是邦欲遷之高顯扣地之勝莫如南
園南園者錢氏之所作也高木清流交蔭環瀰乃劉其
巽隅以建學廣殿在左公堂在右前有泮池旁有齋室
是時學者才逾二十人或言其太廣文正曰吾恐異日
以為小也于是名安定先生首當師席英才雜遝自遠
而至厥後登引者逾百數多致顯近由景祐迄今五十
餘載學者倍蓰于當時而居不加闢也某適忝命掌學
周視黌舍傾陊褊迫寒薄暑燠諸生病之來者無所處
乃與同僚議請南園隙地以廣齋廬屢詥于郡守部刺
史病財用之不給會文正之子兵部侍郎公純禮以厚

德遠業見器朝廷出自奉常制置江淮六路漕事擁使
者節過鄉上冢遂以學舍之微白公公既即學拜文正
公遺像延見諸生感慨陳迹即奏言蘇潤之學皆先臣
所建後人久不葺而齋室不庇風雨講習無所願給錢
修廣而今太守諫議王公在潤先以潤學為請有詔給
以度牒十紙充其費時元祐四年五月也前守戶部劉
公珵選官治役度用賦工會王公自潤易蘇下車三日
臨視與作命之裁築填汙立基如請之素益以闢賦之
財助以亡命之卒欽筆敬避舊創新累工逾萬期歲而告成不
以一分取于民公堂御名如也廊廡翼如也齋室凡二十

二而始作者十為屋總百有五十楹而初建者三之一
立文正公安定先生祠宇遷校試廳于公堂之陰榜曰
傳道庖池湢室莫不嚴潔窈然而深曠然而明其處也
寬其容也衆南楹引愛日北牖延清風咸適其宜矣凡
學田之佃于人而隱沒者為之括而實之屋之僦于市
而已壞者為之新而復之養士之資由此不匱皆太守
所命也夫儒者蚤暮孜孜從事典籍苟居處不佚饑糧
不豐而責其勤難矣故嚴其宮足其餉所以敎也且吳
為東南都會自泰伯三遜天下延陵脫屣千乘言偃以
學稱嚴助以文著朱張顧陸世多顯者此誠禮義之區

儒雅之藪也今夫興學以敎者豈徒貴其中程課躐科
等哉必也為文足以貫道為經足以通理立于朝廷則
謀王體贊國論仕于郡縣則宣惠澤興事功其餘風所
扇猶將使人老老而幼幼夫夫而婦婦室有忠信俗有
廉潔然後知新學之作豈專以棟宇為哉君子諱為兵部
公善述其先志可謂之孝正諫公樂成于敎育可謂之
仁唯孝與仁于是著矣正諫公以道立朝忠精不回其
治吳期月吏民咸其德而安其政晝坐郡閤事至即決
已而與賓客雍容笑語沛然有餘裕方學之成吳人莫
不欣悅鼓舞望車馬之來而樂芹藻之采也見命作記

確辭莫獲輒系之辭詩刻之陛以告于後世云

詩曰

惟帝光宅　錫民保極　曷以臻茲
惟孝之積　降漢迄唐　以經以文
元臣碩老　世偉其人　天保神宋
七聖繼德　右儒尚文　經緯九域
肇開雍庠　周設泮序　興賢舉能
歲幾千數　維吳有學　文正是興
師明友諒　俊傑紹登　歷載五紀
烝然髦士　將圯其隘　士罔能止

翼翼庸使　繼述其先　建言于朝
授牒易泉　我牧承命　以新以廣
匪憚厥勤　資我教養　高堂邃廡
環闕羣齋　潭潭其深　濟濟其來
孰居是堂　勿尸厥職　豈亟誠心
傳道解惑　凡處是齋　勿嬉勿息
道德淵源　辭章潤色　拱把之木
長而參雲　涓勺之水　滌而流坤
匪學之設　惟材之成　是明是翼
永世丕平

賢行齋記

余少時思友天下賢士而抱病退居所遇者少然亦得數人焉其後有以才業步廊廟有以風采名當世者由是自信其取友不謬也既歸吳下吳為俊英藪澤所交者多善士或愛其學問或偉其辭章或嘉其行義或奇其志氣然後取之也晚得一人曰林德祖盡仁于親可謂之孝推爵于弟可謂之友博洽慕向雄論著望韓杜真可　畏而仰也始德祖顧余于林園之間一見躍然以喜恨相見之晚也後數年復會于吳聽其言而說玩其文而服其相期如金石相和如塤篪也或問曰子之知德祖者深矣其詳可得而聞歟曰余言非妄也德祖少而警敏生數歲其伯父令天章公嘗獲一鑑背題龍朔德祖在旁曰此唐高宗時所鑄也公中奇之他日諸父有所見問之即對皆與史合孔常父掌揚州學德祖年十七試為諸生冠會神宗初罷尊號坐客或論尊號之所起德祖避席曰宇文周宣帝生號天元唐高宗自稱天皇自是美稱寖多矣常父即取筆札命書之權為郡講師不受元豐中試太學第一司業博士以謂三舍之置未有此作也厥後試二浙江東漕司嘗在魁選又用賦求開封名第五而連見黜于禮部一時諸公幸得

之以爲功見其失也莫不嘆愕嗟惜嗚呼近世以糊名取士雖曰至公其弊至于失才如此可爲太息先公太僕當任子德祖以遜其弟碩孺太僕不許德祖即取奏牘以碩儒名上之會有詔任子必以長幼爲之序德祖遺書諫官曰某當以廢疾自棄矣是時岑巖起仲子亦推與叔弟德祖聞之諗巖起建請乃得改法碩孺遂得入仕太僕捐館河東德祖號頓幾不勝間關扶護下太行而歸未卒哭葬吳西山所以奉終顯親之事無不自竭鄉里敬服其平居論議必以帝王之佐爲師而頗喜賈誼汲黯諸葛孔明魏鄭公之爲人其志可知也嘗擬

作節度留後制辭其舅氏今丞相蘇公見之曰此非盡讀一部唐史不能知此也天章公當世大儒視士大夫少所許可于誌太僕廼稱德祖曰好學有賢行夫仲尼獨賢顏子且嘉其好學揚子賢顏淵黔婁四皓韋成以謂爲人所不能爲然則賢之實豈易許哉天章之言何敢私也余之譽德祖非過也問者曰子之言然余既答問一日過德祖遂名其所居之齋曰賢行雖德祖謙不敢受然使鄉里之士慕其賢而勉于善豈無補哉且欲當路者聞之儻以推轂人物爲己任則德祖豈宜久蟠于閭巷哉遂作記云元祐癸酉三月望泮池書

儒學林公祠堂記

寶元中集賢校理儒學林公以大理評事知長興縣公之道德文章名震天下擢第甲等試才茲邑始時邑人懵不知學公闢庠校躬自教飭相率以從俗用丕變勸課農桑閑後畎澮凡下教令稚老歡呼政成逾年陟守于連邑人懷思生立祠宇歲久闇故又繪而新之遠元祐二年丁卯公之元子朝奉大夫集賢殿修撰公出典斯郡眷言故邑西嚮懷慕四年正月徙鎮金陵解印之初即走祠下饋羞捧奠感咽涕洟自邑大夫縣佐衆士胥吏父老百輩咸列于位退而咨嗟塡道溢郛曰惟賢

令君克祐我民民思不忘顧見其子惟公元子復守吾土嗣其教令如公再至敬省顯考慰民之思父子相望歷載五十象賢合德以福此邦載懷載承永永無斁發于歌咏形于翰墨歡聲洋洋旁溢瀰壤已事言旋次于中吳夫爲政之感至于立祠秉德之報至于有後民之懷仁天之福善于是信矣公名在國史澤在黎庶有子六人既顯者四貴胄濟濟流慶無窮粹然光華孰與爲媲昔甘棠之愛相戒勿剪緇衣之敝猶願改爲居則見思服則見美林氏世濟令德罔愧古人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豈不休哉長城士民咸願刻石以告于後而

長文居于吳下親見其事辭而記之使來者知所勸慕云是年三月甲戌長文記

蔡公展先塋記 代光祿作

蔡氏之先世有名德著于睢陽自少保公在蜀以一城捍亂兵民不喋血太傅公雖屈卑位拯危滌冤無憚苛吏君子知其有後是生侍郎資政二公侍郎為宋甘盤壽不副德資政沉謀遠略器兼將相向者出擁帥旄料敵制勝夏戎遁死莫敢犯塞及夫運籌禁幄助新百度河隍千里復為我疆憂勞機衡疾起無妄懇祈南臺用自怡養神祐氣沖逾歲乃愈丙辰孟冬朔日維申孝思

恭勤親拜先冢既獻烈考即與元昆徘徊舊植之松柏歷覽新成之梵宇華胄詵詵以弘以翼己事旋旆都人嘆美益公之此行榮與感并何者位至于樞廷年逾于耳順功名赫然書在史冊而諸子顯仕諸孫善學朱金印組爛其盈門此衣冠之華觀至美也可不謂榮乎朝霜零空拱木飛葉莫追蘭陔之養無復棣華之照而後朱顏易流素髮垂領覽物興念多為陳迹臨觴引滿罕逢故人此人世之深悲永傷也可不謂感乎然公智窮物理心脫羣累雖在閑佚乃誠本朝方當竭感慨之懷圖榮盛之報使大和內充微疾良已天錫眉壽永弼太平仰悅先公之靈俯協多士之望不亦偉哉其視太傅為外舅謹以是日同拜墓下哀念平昔喜觀盛事因書之屋壁以貽後來時熙寧九年也朝散大夫守光祿卿前知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借紫朱公綽謹記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第六

二十二世孫岳壽重校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第七

宋中奉大夫知漢陽軍事賜紫金魚袋朱長文伯原撰

序

吳郡圖經續記序

方志之學先儒所重故朱贑風俗之條顧野王餘(輿)地之記賈耽十道之録稱于前史蓋聖賢不出户知天下矧居是邦而可懵于古今哉按唐六典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圖凡地圖命郡府三年一造與版籍偕上省聖朝因之有閏年之制蓋城邑有遷改政事有損益户口有登降不可以不察也吳為古郡其圖志相傳固久自大中祥符中詔修圖經每州命官編輯而上其詳畧蓋繫乎其人而諸公刊修者立類例据録而刪撮之也夫舉天下之經而修定之其文不得不簡故陳迹異聞藂于具載由祥符至今逾七十年矣其間近事未有紀述也元豐初朝請大夫臨淄晏公出守是邦公乃故相國元獻公之子好古博學世濟其美嘗顧敝廬語長文曰吳中遺事與古今文章湮落不收今欲綴緝而吾所善練定以謂唯子能為之也長文自念屏迹陋巷未嘗出庭户于訪求為艱而練君道晏公意屢見趣勉于是參考載籍探摭舊聞作圖經續記三卷凡圖經已備者不録素所未知則闕如也會晏公罷郡乃藏于家今太守朝議大夫武寧章公治郡三年以政最被命再任比因臨長文所居謂曰聞子嘗為圖經續記矣余願觀焉于是稍加潤飾繕寫以獻寘諸郡府用備諮閲因可以質疑滯根利病資議論不為虚語也方聖上睿謨神烈聲教光被四海出日罔不率俾廣地開境增為郡縣儻或申命方州更定圖籍則此書庶幾有取也事有缺畧猶當刊補其古今文章别為吳門總集云元豐七年九月十五日州民前許州司户參軍朱長文上（圖經續記府治有本今行具勤）

春秋通志序

夫孔子何為而作春秋也所以存王道而見已志也孔子之志堯舜禹湯文武之志也堯舜禹湯文武之志見于天下孔子之志見于春秋其揆一也昔周室東遷王綱絶紐朝勤會同之儀不修于京室禮樂征伐之柄皆出于諸侯三綱五常蕩然墜地號令無稟典法大壞周之所存位號而已更歷數世亂日以甚荆楚吳越交亂天下夫隱（欽宗廟諱）之後諸侯無王矣成襄之後大夫無諸侯矣君臣之道父子之恩至于泯沒孔子知時之不用道之不行既無以有為于當世又懼王者之法于是乎絶嘗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于是因魯史而作春秋

所以尊王室繩暴亂舉王綱修天常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為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者之事公羊子云撥亂而反諸正是也明常典立大法褒善黜惡賢賢賤不肖不失纖介其道以堯舜為祖以文武為憲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所以治天下之術無不具在可謂聖人之極致萬世之成法也孔子既沒師說各傳而能言其要者莫如孟子孟子之言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推是以見扶王法以繩暴亂也又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伯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推是以見隱欽宗廟諱而下

譏諸侯之無王成襄而下譏大夫之無諸侯也又曰春秋無義戰推是以見諸侯之不得專兵也又曰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推是以見春秋非王命不得擅廢置也蓋孟子深于春秋惜哉其不著書也其後作傳者五而三家存焉左氏盡得諸國之史故長于敘事公穀各守師傳之說故長于解經要之互有得失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董仲舒平津侯治公羊而公羊之學施于朝廷孝宣帝劉向好穀梁而穀梁之義顯于石渠劉歆賈逵之徒好左氏而左氏之傳列于學宮是非紛錯準則靡定誠君子之所嘆息也其秉

毫牘焦思慮以為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毀呰黨同斥異恬不知怪范甯解穀梁畧言三家得失故文中子謂使范甯不盡美于春秋歆向之罪也唐儒啖助始作三傳集解趙伯循又為之損益陸淳會粹其說作纂例辨疑微指之類取其長而棄其短撮其是而刪其非又頗益以己說由是春秋之學初得會通學者賴焉本朝孫明復隱泰山三十年作尊王發微據經推法洞究終始不取二傳獨析諸聖人之言明諸侯大夫功罪得于經之本指為多慶曆中仁宗皇帝銳意圖治以庠序為教化之本于是興崇太學首善天下延起石守道于

徂徠召孫明復于泰山之陽皆主講席明復以春秋守道以易學士大夫翕然向風先經術而後華藻既而守道捐館明復坐事去國至和中復與胡翼之並為國子監直講翼之講易更直一日長文年在志學好治三傳畧究得失日造二先生講舍授兩經大義于春秋尤勤未幾明復以病居家雖不得卒業而緒餘精義不敢忘廢頗欲著書以輔翼其說而嬰疾弗遑也熙寧中王荆公秉政以詩書易禮取天下士罷春秋不用益病三家之說紛糾而難辨也由是學者皆不復治此經獨余于憂患顛沛之間猶志于是會元祐初詔復立于學宮而

余被命掌教吳門于是首講大經以授學者兼取三傳而折衷其是旁考啖趙陸淳諸家之義而推演明復之言頗繁之以自得之說不二歲講終獲麟紹聖初被召爲太學博士復講此經廼裒其所錄次爲二十卷名之曰通志使學者由之可以見聖人之道如破荊榛而睹門庭披雲霧而覩日月也異日立朝端斷國論立憲章施政教可推其本旨而達于行事豈小補哉古之爲師者以講解爲職故能傳道而解惑而從學者以聽授爲業故能立身而揚名若夫務規矩之末而倦于講解守簡編之義而忽于聽授其何以繼前哲之用意哉余所以早夜孜孜探討大經之意亦求稱其職而已紹聖元年正月　日序

閱古叢編序

古之聖賢有三立上曰德次曰功次曰言得其一可以名天下猶謂其傳之不遠也于是託之于物物之久者莫如金石故可以寓焉吉日之題岐陽之鼓比干之墓正考父仲山甫之鼎後世頗有傳焉嬴秦震矜厥勲勤泰山鑱鄒嶧剗之罘刊會稽自以謂三代莫已若而人弗信也西漢陋秦之爲雖封嶽省方未嘗刻石而羣公庶士若蕭相國善篆張京兆古文不聞鐫鑄者迹于東京碑祠始作碑者古之葬祭之一器也葬以繞紼祭以繫牲而宮中亦有碑說者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古者用大木穴其上以便于用後世賢者易之以石觀漢碑上亦有穴此其遺像也既易以石于是假以銘焉揚震劉寬之高爵郭林宗陳太丘之潛德宣父老子華嶽之廟皆因碑以製文焉由是貴賤競作美詞相誇寖繁于魏晉而尤盛于隋唐或矜己以耀世或襃親以垂後或誓天以求福或記事以謹時不可勝言矣雖所述難于盡信而事有可考文有可師迹有可法至于群經衆篇妙札奇帖往往傳于琬琰者甚衆是以學者務觀焉然不幸爲干戈之所蹂躪風霜之所摧剝或因時主之所詔毀或遺野史之所殘斲其存者蓋十一焉亦可爲之歎息也余少也學古凡古人之文無不求而讀之又從而藏之好其書如其文也古書之載于紙墨者幾希而存于金石者類在于故都之外四方之遠與夫山林丘墓之間雖勢位赫赫衆所翕附而好之甚篤者爲能多置也余以疾退隱迹與世遠雖欲致之豈不艱哉顧嗜此爲癖早夜不捨所遊必問所居必求丐于交游（高宗廟諱）于市里不憚勞費月增歲積自周穆王以來下歷秦漢魏晉隋唐至于本朝諸公之迹莫不皆有于是裒精擷

奇刀筆在手字剪行綴不失舊文有冊有軸悉隨其宜斯亦勤矣裒而次之名曰閱古叢編蓋不獨取其墨妙亦將以廣前代之異聞正舊史之缺遺也其書不以世次爲其編之未已也古刻之石若其卷第載之目錄其詩之可評事之可辨言之可述爲之題跋于後又錄焉蓋墨本易朽而詞章可傳也或謂余曰古之好古者聚遺今之好古者聚物碑亦物也何其聚之多余解之曰人情固未免有好觀其所好何如耳金犀在籝珠玉在堂良疇連阡華宇并疆吾所未嘗好也美食方丈旨酒千鍾貪饕自安沉湎無窮吾所未嘗好也妖妍悅目淫蛙亂耳秦箏羌笛齊（欽宗廟諱）劉綺吾所未嘗好也放情嬉遊爭勝博奕白日孜孜從事無益吾所未嘗好也吾于四者忽之若遺而能韞櫝六書之妙迹網羅千載之遺文庶何傷乎乃書石刻之所與與其所好爲之序

琴史序

琴之爲器起于上皇之世後聖承承益加潤飾其材則鍾山水之靈氣其制則備律呂之殊用可以包天地萬物之聲可以考民物治亂之兆是謂八音之輿衆樂之統也自伏羲作琴而樂由此興女媧氏之笙簧朱襄氏之瑟葛天氏之八闋陰康氏之舞伊耆氏之土鼓蕢桴

葦籥源源以流黃帝作咸池少皞作太淵帝嚳作六英堯之大章舜之九韶皆資琴以成樂三代之盛此爲重焉周官大司樂之奏宗廟也關雎之詩云窈窕淑女琴瑟友之施之房中也鹿鳴之詩云我有嘉賓鼓瑟鼓琴作之朝廷也禮云春誦夏絃太師詔之教之庠序也士無故不徹琴瑟施之閨門也故奏之宗廟則祖考來格用之房中則后妃和順作之朝廷則君臣恭肅敎之庠序則俊造成德施之閨門則長幼咸序是以動盪血脈通流精神充養行義防去淫佚至于移風易俗遷善遠罪而不知者琴之德也故古之君子未嘗不知琴也達則推其和以兼濟天下窮則寓其志以獨善一躬其操弄遺名或傳于今孔子既沒下逮戰國禮樂廢缺人忘其學寖及漢唐之間薦紳士大夫不以樂爲事間有賢智異能之士超然遠覽得意于徽絃之間載在前史班班可述後之君子宜爲之裒次而褒顯也余經術之暇每顧學焉而病故相仍是以未就嘗謂書畫之事古人猶多編述而琴獨未備竊用嘅然因蒐其所記作琴史方當朝廷成太平之功謂宜制作禮樂比隆商周則是書也豈爲虛文而已元豐七年正月吳郡朱長文序

華嚴經讚序

大華嚴者御名諸佛之心境萬法之本際也其爲經廣大尊博淵邃微妙以言其性窮法界之無盡以言其相視塵刹之交徹以言其理包空色以皆真以言其事攝一多而同現雖釋天之寶網海藏之靈珠不足以喻其光輝照徹也無往之來與無古今之辨無作之作鼓舞萬類無言之言充滿羣有初心既悟雖凡夫可入積學未解雖聲聞莫覩速證菩提而爲功不滯兼所六合而妙用難窺此誠離權而就實超漸而卽　也蓋降神出明爲　大事始成正覺卽演是經至於小乘之戒以善制惡三乘之教說空破有淨名之擧佛刹法華之變龍女咸所以應機接引隨根示化爾非華嚴之比也余嘗謂釋典之有華嚴猶六經之有大易易列卦以明昔立文以通爻設象以盡意而兩儀之道萬物之情具矣華嚴陳世以定性名佛以詮德布位以表法而一眞之體萬行之業備矣故學儒而不爲易學佛而不爲華嚴烏足以窮理盡性也噫夫含識之類自始迄今爲無明之所覆翳障煩惱觸貪網羈愉慢高逕行謗誹　林入生死大苦海中波濤飄泊不求出離者滔滔皆是也萬一志樂佛乘迴向淸淨又多厭苦所寂趣求自了出生民孰敎孰紛若知大華嚴之域以無明爲智海用本智爲法身仗願爲勝緣御名大慈爲能事衆生未到彼岸我不獨登正覺衆生未脫苦海我亦輪迴世間或化而天或孚而人或主世尊俗或入塵同行亦不必矯飾好就家曠遁山林藉罕名然後爲得也是故雖通居五位而還向文殊之妙智雖總成十力而勿捨普賢之至願聖神極致安可思議哉某自嬰禍酷銜哀持誦日月如流祥禫甫追親恩罔極云何可報經云亦以無窮偈稱述供養人中調御者是稱讚者佛事求福之一端也於是剟近多長者論撰其指歸每品爲之讚并普賢行願凡四十篇其亦專爲追薦親之誠庶幾助我先君光祿哉道超生之因也噫杖莛豈足　太空勺水未能增巨海誠之所發不自知盈手作偈焉禮佛以陳感神洋洋昭

鑒丹堈長文譔序

虎丘唱和題辭

虎丘之景蓋有三絕望山之形不越岡陵而登之者見層峯峭壁勢足千仞一絕也近臨郛郭矗起原隰旁無連屬萬景都會西聯穹窿北亘海虞震湖滄洲雲氣出沒然四顧指掌千里二絕也劒池泓渟徹海浸雲不盈不虛終古湛湛三絕也兼是絕景冠以浮屠僧舍精廬重樓飛閣碕礒崚嶒梯巖架壑東南之勝罕出其右故自晉唐至于聖朝儒先文士宗工逸客風什相繼比嘗集錄吳郡詩得虎丘之作七十餘篇其遺落而失傳者又可勝道哉左丞河東蒲公自杭帥鄆彌節閭扉一登此山坐小吳會歎賞不已形于詠歌于是樞密孫章章公使君劉公通守王公欣聞嘉製屬而和之觀夫思與境會情以辭宣高義薄雲霞正聲合鐘律足以為海涌之榮觀中吳之美實也長老先禪師喜於見賜而懼其失傳願刊翠珉以託不朽使顏李大句劉白高風不專美于是山矣蒲公又有六詠刻之他石云元祐三年四月蘇州州學教授朱長文題并書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第七

二十二世孫岳壽重校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第八

宋中奉大夫知漢陽軍事賜紫金魚袋孫思褒次

啓

謝除秘書省正字啓

講論璧水徒愧素餐校正蘭臺誤叨清選寵逾望表感溢情涯竊以東壁垂文聳見于乾象西崐闢宇迥鎮于坤靈龍馬出而八卦分皇策與而六書作神明之牘形於字道德之奧發于辭紹厥后王實爲丕訓周官致治建良史以司典墳漢世尚文命儒臣而志疏畧觀載籍之興替係吾道之汙隆自昔則然于斯爲盛國家纂斷儒館賁飾人文矗層於中央裒逸書于寰海簡編森列籤軸充盈粤自興國咸平之時稍後正觀開元之日于是旁求俊哲典校篇章以大雅宏達之高材加往行前言之博識切磋琢磨而各懋所養優游泮渙而用待有成德茂然後位高材顯然後器使雖石渠天祿之所名道山瀛海之爲榮較其得士之多未若本朝之盛於皇神考訓廸治官即舊守之崇文正新名之中秘簡厥有常則其選益罷其在外則于實不浮合堯舜稽古之用心繼祖宗養賢之盛意凡任是職實難其材矧當上聖之緝熙循用元豐之典則臺閣是重賢能並升人

抱連城之珍家儲照乘之寶舉之匪易得者幾希如某者樸樕常材支離朽質生逢華旦千預俊游策名偶入於（高宗廟諱）中養志久從于膝下當共行有餘力必也記之空言賊就兩都竊比班張之作例通三傳深明啖陸之遺奄畢內艱歸休故里效尚平之畢嫁希仲子之灌園利不謀躬隱將絕俗臯橋棲迹猶愧伯鸞之高笠澤行歌僅同魯望之散親族共嗟其浩首交朋半處于青雲顧環堵之屢空就泮宮之特起學專于六藝適期授于諸生說或解頤講毋倚席豈當師範幸有朋來開其聰明率以忠信忝上庠之承乏逢紹聖之作新林然英豪庆止都邑如衆羽之附丹鳳若飛雲之從應龍幸聯郡儒欲奉成法有仲舒下帷之業庶幾折衷于大經無韓愈進學之篇何以見憐于當路疲癃多疾迂闊少通庠難綴于鵷鷺聲想聞于猿鶴屢丐江鄉之便敢期省闥之遊辭恐近名受慙非據雖未能掃山中之塵榻而幸得觀天下之奇書入紫府而窺瑯函登神仙而望金闕少懷鉛槧行泛煙波蚓竅低飛敢與鯤鵬而並處磨礪遠去難隨驥騄以爭驅揆趣尚之已然苟甄收而非稱此蓋伏遇某官權衡時論品藻人材進賢不以遐遺樂善猶于已有矜其無求于仕宦察其有志于藝文特加

獎稱俾承優渥敢不（孝宗廟諱）其所素履探其所未聞校讎當及闕文條撮稍增于著錄迹留藏室雖勉企于古人心寄釣臺尚可收于晚節

代大守林和中到任謝執政啟

平章太師

析獄致刑早誤提綱之選承流宣化尚叨分竹之行自視闕然何以稱此伏念某鉛黃學淺塵露效微每希匠墨之不欺尤恥囊錐之自見一昨崎嶇嶺表玷冒使華歎補報之未聞駭謗非之已至雖多言可畏幾成息壤之疑然公議自明果免羽山之殛函容寬典臨莅小邦足以庇身豈敢忘德此蓋伏遇平章大師功業滿天下聲名高古人出入將相之榮薦歷師保之重儀刑百辟輔導兩宮繁盛事之所傳皆曠代之未覩俾耆而艾寧資綠野之遊式舞且歌永慰蒼生之望顧茲迂拙亦被寵臨某敢不益勵素修身圖後效庶幾犬馬之力少酬陶冶之恩感懼所深敘陳罔既

平章司空

平章司空靜一不變從容以和韋氏之傳一經家存素範伊陟之格上帝世濟元勳仰成百姓之昭明坐見三公之燮理顧惟鄙野玷在陶鈞誓堅遠到之心圖報太

公之賜其於感戴實倍等倫

僕射門下相公

僕射門下相公權衡庶品陶冶萬微挺山甫將明之才養孟軻剛大之氣丙魏之于西漢克振厥聲房杜之在右唐孰覩其蹟光昭可久之德隆高宗廟諱太平之基在某何知受賜為大謹當宣愷悌之化導中和之風庶幾有成免為無補其于感懼曷究敘陳

僕射中書相公

僕射中書相公柔嘉而剛正淵靜而高明挺尹陟格天之才蹈皐夔濟世之美夷險一節勤勞百為廟堂登賢不旬月而克至海宇仰德豈已日而乃孚毅昂多士之心鼓舞羣生之類顧惟闒茸亦在甄收某敢不席石存誠氷霜思畏勉圖菲效仰荅巨恩竊倍感銘曷伸悃愊

樞密相公

樞密相公嶽猷經遠懿德蹈中仰成廊廟之機坐消兵革之氣陶鈞所逮動植曲成如某何知蒙賜為厚方柢官守阻拜賓闈感懼所深敘陳罔罄

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左右丞

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左右丞當裁成輔相之休運挺燮理寅亮之全能舜舉皐陶蓋咸事者九德湯得伊尹無

不獲之一夫某愍非共理之良報在大公之廖方秖吏役正遠台躔惟堅報稱之心以示感銘之素

律賦

樂在人和不在音賦以聖人合民情以作樂為韻

盛德興樂至和本人不在八音之制蓋由萬化之純既備情文用寫歡心之極豈專聲律誠非末節之因竊原樂與天同音由人起蓋喜怒哀樂既怵于外而噍嘽散厲遂形于此惟聖人囿化俗而有作高宗廟諱感民之所以積中發外必資悅豫之深易俗移風非特鏗鏘之美于時神武外震烈文内宣躋八荒于壽域陶萬彙于仁天于是制以雅頌播之管絃既乘時而更制唯探本以相沿順氣正聲為羣情之影響黃鍾大呂乃至理之蹄筌羽毛干戚兮是謂繁文管籥鍾鼓兮孰稱至樂惟羣元咸得其情性而雅奏密調于商角理出自然識歸先覺四時當而天地順既致緝熙百姓樂而金石諧未論清濁且夫不偶者惟樂可畏者惟民聽暴君之作則蹙頞而多懼聞治世之奏則抃躍以歸仁匪聲音之異道蓋憂樂以殊倫是以鼓清角于晉邦曾遭旱暵歌後庭于唐室誰復悲辛是以興替關時盛衰在政桑濮非能致亂也亂先起于淫僻英莖非能致治也治必逢于睿聖未

有功成而樂乃不作未有民困而音能自正荀公嘗定于新律終貽晉室之憂鄭譯雖改于舊音爲救隋人之病噫莫備乎二帝之之樂莫隆于三代之仁聲庶尹允諧兮聽其聲搿嘉客夷懌兮感其和平小則草木之繁廡大則穹壤之充盈非皦繹之能及實歡忻之所成舜廟笙鏞鳳有來儀之應周庭箕簴民懷始附之情異哉樂出于和而還以審政之和音生于樂而復以導民之樂遠王道之既遠嘆古風之寖薄絳灌（高宗嫌名）害而孝文之議遂寢房杜未備而正觀之時不作幸逢聖代之緝熙繼有名臣之咨度擬太府之尺以爲之度累上黨之黍以爲之籥推樂本之先立感輿情而成著上方秉百年之極治而集六聖之庶謨臣請告成于籥兮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第八

二十二世孫岳壽重校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第九

宋中奉大夫知漢陽軍事賜紫金魚袋姪孫思裒次

世譜

朱氏世譜

高辛氏有才子曰先虎臣於堯當舜之舉益以虞也蓋嘗爲虎代巳自虎之後遂氏以朱歷夏商無聞焉周有朱張以逸民顯其後在齊者曰毛在魏者曰亥在楚者曰英而譜氏族者以謂高辛氏之後有六終產六子其第五子曰安周武王克商封安苗裔俠於邾附庸於魯後爲楚所滅子孫去邑爲氏此亦朱氏之所出也二漢之間魯有家吳有買臣平陵有雲杜陵有博宛有暉會稽有雋沛有浮寓寓爲司隸校尉坐黨錮誅子孫自相遠避難丹陽遂籍吳郡吳時有治有然有（欽宗廟諱）頗著勞烈陸機詩云八族未足侈四姓實名家四姓者朱張顧陸也迄于江左間出顯者唐有敬則實相武后逮唐衰譜牒淪漁其詳莫究至我高祖爲越州剡人高祖諱滋會董昌亂越錢氏據杭隱居田里涵德匿耀鄉人尊之武肅王嘗召寘幕府卒辭以去年八十九卒生于唐乾符之丙申卒于本朝乾德平蜀之歲葬剡之游謝鄉有子四人長曰某次曾祖也次曰承厚次曰承福曾祖諱

瓊百行[鈞按廟諱]粹達于從政錢氏以宗子守明州高選僚屬仕于四明遂家焉卒葬于鄞縣生四子長曰曙次曰昉次曰萬季吾大父也昉生正倫公言公輔正倫三班奉職吾大父諱億始來京師太宗皇帝名對便殿仍命以官自壯年越于耆齡其所歷皆有功最接人和待物厚取與義治家嚴賙親戚不吝以內殿崇班閤門祗候守邕州卒葬于蘇州吳縣南峯山西贈刑部尚書生五子長曰炳才高文奇不幸未仕而死次先君也先君諱公綽少從學范文正公爲高弟以辭章魁冠士林擢進士第仕至光祿寺卿歷彭州廣濟軍舒州太守民聞至而喜去而思有智謀才術而未盡其用也曜早世次公彥長洲主簿次公愿今以宣德郎致仕先君生六子長曰長文宣德郎太學博士次百藥早卒次仲方明州象山尉次季端潁昌府節度推官次叔暐早卒次從悌瀛州防禦推官監陳留酒稅自承厚之曾孫曰昱與大父同徙姑蘇昱生何登進士科爲循州司戶參軍卒何生二子曰昞曰虎昞今爲朝散郎通判楚州高祖之諸孫在剡居宋村峈山者曰德昌曰德倪德昌之子曰仁賞德倪之子曰仁長曰仁遇曰仁盛四人者各有子皆服先疇不失舊業嗚呼自伯虎著名于帝典儀父見美于春秋發源既長醲派不絕逮本朝之興昂顯于荆吳顯于揚符顯于蜀寀稱于宋其他列于朝者亦衆而華亭朱氏至郡守監司者三人于東南爲盛惟姑蘇之族遷自會稽祖考濟美艱難勤苦夙夜事事用克有家施及子孫繼襲簪紱迺爲之譜以示于後在我後人追孝于前哲繼志于奕世勿墜厥緒勿隕厥聲豈不休哉紹聖二年九月明堂禮畢後五日裔孫長文謹識

書

與諸弟書

某自幼稚知以事親養志好古讀書爲樂生十年既代先人筆札十五能代書啟挾策執筆日侍左右一日不見則愁然不樂先人于余也亦然以此跬步未嘗輒去膝下先人嘗曰前哲有云祖孫更相爲命吾與爾之謂也嘉祐中侍行之彭州與成都漕臺薦將赴禮部父子相視不忍別是時先人初爲正郎當任子而遵義弟始生余因白曰使某偶得科名則恩可以官一弟先人亦曰起吾家者必汝其勉行明年果擢第而遵義以蔭得官余既登第不俟賜宴歸省于彭未遑仕進既而還都偶墜馬傷足嘗嘆曰吾因是疾可以脫遺軒冕專事溫凊此人子之至樂也先人倅東平守定陶居姑蘇洽

同安往還二十年皆侍焉在同安會郊禋先人慇余久不仕欲以任子恩丐除一幕職官且曰吾將從汝之任余固辭不肯刻奏願以薦季弟先人不得已而從之拊季弟曰兄以官畀汝汝長當善事汝兄因名之曰從悌使其顧名而思義也淵寧末奄丁大禍自睢陽走吳門首治大葬奉終之禮敢不曲盡重椁巨甓要之無悔既葬乃即圃中作邃經堂增廓廡數間以聚兄弟存親戚惟先人以清白遺子孫于鄉里罕嘗置田宅遺孤滿室累然無依而叔父愍之稍分先祖之舊業聊以周贍後自取橐中器皿粥之即葺其壞稍稍增置粗周日用伯姊喪其夫李元魯挈家相依比數年之間歸十五妹于曹氏十八妹于賈氏二十妹于李氏二十二妹于史氏二十三妹于陳氏末又歸伯姊于石氏爲遵義景仁兩弟娶婦嫁娶凡十數所靡多矣其後戚屬加多用益不足頃者諸公論薦被命宰學始將固辭既而曰得微祿自贍推舊產以畀諸弟可以紓憂豈非幸哉居官三年來學者甚衆誦講課程孜孜祈職于俗事固無暇然三弟相繼家居余不須治近既還居學舍難省其私可以推遜令以姑蘇祖父田產其數已具別幅推與三弟余更不取之庶成辭遜之素志惟圃宅之地于此隱居久矣前郡守章公伯望名其坊曰樂圃以旌幽迹當與諸弟共守之用傳子孫不可壞也先疇舊產自祖父以來置之實艱諸弟善治之勿致隳損猶可以資飲食伏臘之費豈得忽諸夫立身治家莫若勤儉勤則無曠儉則易足古人所尚不復多云先人起於寒素仕至二千石雞鳴而起夜分而寐出則涖事入則閱文未嘗休巳乎居早膳不兼味晚或茹蔬飲酒不過三觴而已汝輩所親見可不履踐哉兄弟人之大倫也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故孝友者百行之本余與汝當勉之范文正公置義田義宅至今四十年而丞相侍郎兄弟繼成其志近益增廣九族之間莫不被其惠況汝諸弟皆同生守其舊業可以同處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可不（業字廟諱）哉元祐五年十月　日兄某白

題跋

題丞相范純仁詩後

范丞相至和中始除文正公之喪會其族兄龍圖公貫之諱師道自許州通判名爲御史作詩三篇以送之貫之之孫耕欲刻石願有述也長文竊觀貫之精忠峻潔其爲御史當仁祖之時中外穆清而能危言直繩詆相使罷去而天子喀咨舊德登用文富繼以韓公嘉祐之

盛人物典章庶幾於三代之隆者貫之之益為多與丞相詩意之所屬者無所不合然則此詩之諷與風雅何異刻石貽後不亦宜哉范氏自文正公為全德良弼而貫之嗣稱名臣及丞相以直道致台輔吏部以厚德儀中臺寶文以籌策帥邊州奕葉載德為邦家光彩可謂世濟其美者也元祐癸酉五月朔吳郡朱長文題

去歲題丞相詩後而德充德雍求書石比以倥傯未遑也行過惠山酌清泉樹古松廼歸舟次面山臨水躊躇久之援毫揮汗為寫累紙媿不工也幸使良工模之七月三日長文祗白

祭文

祭林大卿文

嗚呼漢稱汲鄭唐美王魏峻節直聲世難其繼公起孤童騰聲入龍辭嚴氣偉光彩長虹銅章旣綰威行愛充位卑名崇聞于堯聰執憲熙寧廷爭是議毅然觸邪毋憚用寧維時大農勢炙可熱朝登此官暮入紫闥公辭是命確不可奪寧紬海隅（欽宗廟諱）我大節治邑維何鋤刈姦慝副麾邊州河災以息遭迴歲紀歸覲京國（高宗廟諱）我二聖任之臺郎平昔省寺苟安習常公若治外嚴繩謹防窒私抑倖功罪自彰復邪御史有違必糾排抵儉苛追復忠厚讜言屢獻十用八九並塞數城僉謂難守公言我疆弃我我醜河隍皋蘭是保是有公請外補廼按淮堧粒民于殍孰困凶年剔賊剗蠹孰息孰慾廼升都司綱領衆職疑讞必宥益廣天德扶弊燭隱吏皆歛息引嫌避劇我長蓬瀛兼直華閣進為列卿將翱將翔羣望已傾忽持漕節于晉之坰彼蒼者天喪我老成遐蘊不究奄埽冥冥神理莫問胡嗇其齡公之為人鍊金追璧疇為强矯吾以理詘疇為淑良遇若友戚推賢與能樂盡己力不用不已心以義激嗟我困阨遁于丘園公初來臨泉石之間薦之譽之不倦嘉言連蹇莫報徒銘厚恩老從杖屨夙願則然半途永訣淚灑幽泉悲甚輟舂歎幾絕絃絜酒雖薄公其格焉

銘

奠酒臺銘

重按橫前羣岡抱麓封高穴深不置金玉歷千百世過之必肅疇定於斯朱氏光祿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第九

二十二世孫岳壽重校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第十

宋中奉大夫知漢陽軍事賜紫金魚袋姪孫思哀次

墓誌

宋故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守湖州歸安縣主簿蔡君墓誌銘

表弟吳郡朱長文撰

君諱昕字景叔世為宋人曾大父贈太子太傅諱陟以吏能仕章聖時大父贈太師諱希言位卑守正慶流厥家是生秦州密直公資政敏肅公有七子君生最先少時挈其弟四人者共學而材藝相比雖塤篪同音蘭玉朱氏匠本音生並秀不足以諭也君貧宇端深動作有度事親致勤與人交和而信少工屬文年甫十三有盛集賓客而名君者君于石上賦詩援筆立成闔坐嘆其清警尤長于賦磨礪鐫切瑩然無瑕密直公精敎子姪每閱君文未嘗不稱善君益自勉進視時輩莫出己右既而程文屢冠太學聲滿都邑擢嘉祐六年進士第與其弟君弼如晦為同年生景祐中敏肅公兄弟三人聯榜至是復繼其美密直公時在館閣拜恩上前館中諸公作詩為慶搢紳歆慕之君嘗固辭父廕以官其弟後數歲迺登科為調湖州歸安縣主簿事敏而達太守張田及沈杭州高宗御諱皆器其為人湖學盛于東南久矣郡命君掌之且不欲縻以簿書也君誨誘不勌而士樂從之學連舉得人當路交薦君才代還道病終于楚州旅次享年三十有六時治平三年二月三日也弟如晦勝道馳至楚挈柩以歸視其室惟有琴書而已其後敏肅公帥慶渭有大勳烈以為時摭臣而後明諸弟顯于朝持節諸路使加君以壽豈不能自致于青雲哉君以妣王氏早亡未及封邑為恨自敏肅公歷使外臺莫有追榮之請而有司前無此比及公大用奏于殿中詔特封南陽郡夫人又改封太原顧君不及見之哀哉君娶田氏初太原夫人嘗朱氏手裝三音字約以婚久之其家微弱不聞問或欲為之議于他族君曰義不違慈母志必娶焉及娶居哀毀沉頓自誓靡他以敎二子長曰歆守秘書省校書郎監鄜州酒稅次曰韶為進士以元豐二年八月初二日葬君于宋城縣七里村先塋之側某于君為內弟昔校博約於銘宜無避

銘曰前第三行敏肅公下疑再有敏肅公三字

瞻彼高山　有柟有梓　烈烈敏肅
生此良士　事公于早　既勤且才
公始顯大　子喪而哀　維學孜孜
進德懋懋　奄不一施　戚友之疚

梁城陂陁　從葬其北　我思若人
播名幽石

宋故將仕郎守秘書省正字蔡君墓誌銘

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前許州司户參軍向

兄朱長文撰

君諱欽字承辟樞密直學士知泰州蔡公之子也泰州晚始有子君爲之次頎秀娟整雖襁褓人固以爲佳兒七歲而孤以恩授秘書省正字其兄知晦爲之教育而君能承其訓好學善爲詩日與諸兄姪並遊羣而能静裕而能約其趣習操守有可奇者雖抱羸瘵讀書自力

其兄震仲嘗疾甚君晝夜不解帶藥劑飲食嘗而進燔香于其頂臂以爲祝俄而有瘳未幾震仲親迎親湖外而君病作且亟于死生之際若無所動而獨以不見震仲爲戚戚乃作三篇遺焉以元豐元年二月二十九日卒年十有九蔡氏世家睢陽曾祖諱陟國子博士贈太保祖希言泗州軍事推官贈太師泰州公諱抗爲英廟舊學之臣特見信重歸禮部侍郎母曰會昌縣君張氏聰明而仁族姻推賢嘉祐中卒君未娶而歿後一年八月二日葬睢陽城北先塋次某高其行而悲其夭敘文刻藁又辭而哀之因以爲銘曰

謂明智宜在高位兮有不幸而窮約謂孝悌宜永年兮有在幼而凋落自古嘆息其然兮嗟神聖之難度猗吾子之稟生兮居高門之顯大茁蘭畹之芳芽兮煒棣華之秀彩躬樂棘于髫年兮服天倫之善誨既柔嘉以飭己兮亦方靜而樂內至行可以通神兮胡不延之秀眉奄遺辭而正命兮豈修短之不移仲父臨喪而摧慟兮諸兄欲語而涕洟銜玠不及壯齒兮童烏促于九齡已矣宅此嘉壤兮庶有存乎令名

宋故宣德郎守尚書屯田員外郎知永康軍青城縣贈尚書都官郎中蔡公墓誌銘 代光祿作

朝散大夫守光祿卿知舒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彭城縣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户借紫朱公綽撰

天聖中范文正公講學于南都四方英才踵門受教睢渙之上實爲淵源是時蔡氏有四賢焉君其長也子清其弟也故泰州密直公今資政南陽公其從父弟也余以勤苦獲交于四賢之間而君之叔父太傅公以其子妻余由是相與甚厚及既從仕離羣索居久矣而君不幸沒于中年君之子無一存者風迹之美人罕知之于其將葬也南陽公囑余以銘余安敢辭姑述其世閥官

資與其所聞之美行以誌諸幽君諱拯字仲仁應天府下邑人也曾祖諱堅潛德儲慶以南陽公貴贈太子太保妣曰陳氏慶國太夫人祖諱陟仕國子博士知泗洲用强明為世吏師贈太子太傅妣曰張氏康國太夫人考諱希顏殿中丞治邑稱惠以君貴贈尚書祠部員外郎妣曰謝氏永昌縣太君蔡氏世稱經術而吾外舅酷愛進士以敎諸子君孝友明悟强學勇進足以充其科初雖黜而業益工尤善為律詩琢詞練意得唐人之清學中翕然稱誦焉景祐元年試于廷賦等幾中魁甲以脫誤才得及第與子淸及南陽公為同年拜慶于家

鄉黨歆慕君子喜蔡氏之興焉初命德清軍判官以廉辨聞河北轉運使李紘舉監倉草場于天雄軍庾廥無弊薦牘交上改大理寺丞知下邳縣屬家艱解職又宰并州之平晉徐州之沛三司使才之巢(高宗廟諱)當北作坊邊殿中丞太常博士出知永康軍之靑城縣又改屯田員外郎卒于官年五十七皇祐六年十月九日也以子官贈尚書都官郎中君少時名聲籍籍在人口自郡縣以至列于朝風力適勁所臨必最其為人軒闢磊落洞去

事可為無少憚也于朋友直而不隱親善詎以發其懽心人莫不欣欣願交焉太常博士沈唐頃在楚州幕與州將有隙因致于罪君時過楚聞其狀即以書訊于大理少卿王告告怒以進坐是齟齬累年嗚呼世俗之友閒居戓(哲宗廟諱)相親囁嚅諂笑惟懼不合一有急難則棄不之省若秦越相視肥瘠者多矣如君能蹈危以救其友論者高之君之所為皆倣是當世名公卿或器待之然君不亟于進趨也俾其克壽未必不顯而止于此哀哉自子清終于建州推官又逝去而秦州爲英廟(潛學)之臣貴重于世南陽公秉鉞殖戎致位樞府英曹聯進戚見器使天下以蔡氏為華族而君與子清不及見也夫人李氏封萬年縣太君居家整整有法度方

君之喪人皆以道遠欲火之獨為不可力護全柩自蜀歸宋後五年卒二子長曰天經淄川高苑縣主簿次天球都官員外郎文(太上御名)不仕二女長適國子監直講楊寀次適著作佐郎劉瓌今皆亡矣孫男曰從曰復孫女三人睦州巡檢張從愈橫海軍節度推官凌浩進士張充其壻也嗟乎君亡逾二十年秪見其孫從願善學庶幾有後南陽公嘗讀君之遺編乃慨然作詩曰一孫身後立百紙死前書痛之深也以熙寧十年五月二十三日合葬君夫人于宋城縣之三里村銘曰

浩浩蔡源　既浚且長　方宋之隆

繼才華良　濟濟四賢　從師于庠
君倡厥倫　有蔚其章　亦旣起家
謂宜聯仕　不剉其剛　不偈于義
滯淹卽潛　用未盈器　死于岷陽
疇不嗟欷　君亡二紀　子喪孫孤
昔時流輩　零星丘墟　棣存一萼
㫺運天樞　是友足懷　涕泗盈裾
睢陽北原　岡陵逶迤　壤沃水深
祖考則邇　旣吉其藏　貽後之祉
勒銘于幽　庸示來世

宋故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守淄川高苑縣主簿蔡君墓誌銘 代先禄作

朝散大夫守光祿卿知舒州軍州上輕車都尉借紫朱公綽撰

資政殿學士南陽蔡公以其從兄之子天經文編與其子從所書行狀畀予且曰天聖中吾與君學于睢陽天經已頎然于前矣其後僅二十年遂登第後三年不幸早死吾甚傷之今其孤從將卜葬焉請爲之銘以攄吾懷予竊謂南陽公洵友且慈旣悼其兄又閔其子將以文辭賁于窀穸安得無述按君字元愷天經其名也贈太子太傅諱陟之曾孫也贈祠部員外郎諱希顏之孫屯田員外郎諱極之子蔡氏世爲睢陽人持家修嚴鄉黨矜式自祠部與其弟贈太傅府君教諸子爲辭章舉進士遂以起家而屯田亦善教其子君旣聞誨于父又受學于師弱冠時嶄然出羣試文府庠嘗爲諸生冠慶曆六年以鄉薦覆試武成王廟名在第二是年登科當時士子翕然慕其文以試校書郎守淄州高苑主簿年少仕初與大夫莊正枉直惟其是而後已邦境有河每役夫爭疲或扶佹怨以至溺死及君總役將罷先期告民度舟之力以次爲渡且戒舟人曰有溺死者必刑是日坐于水濱依其皆濟然後去以無恚會歲饑勸民出粟以賑貧他邑納粟于縣而後給君獨請各輸于其村之富室立期遣官就發焉富者不勞而餓者以活時大水相富公安撫青　嘉君之爲每謁府尉待甚渥方將薦之而君以疾卒于官時皇祐元年四月九日也享年二十有八君資孝友而倜儻有節志大而氣豪邁美才踠于短數悲夫自屯田昆弟四人擢進士第君能嗣之其弟天球又繼之其後南陽公有才子數人而三人又爲同年光焰暐暐縉紳榮之而君亡久矣娶劉氏虞部員外郎說之女秉節自誓以育其子子二人長卽從次

景脩夭喪女逝睢州炎檢殞從伀孫男尚幼熙寧十年五月二十三日從奉君之柩葬于宋城三里村先人之墓次銘曰

凡物之生　或華而易槁　或質而難老

吁嗟之子　夙敏而成早　胡齡之夭

自旅而歸　終安其兆　維後人之孝

宋故汝南郡夫人王氏墓誌銘代光祿作

朝散大夫光祿卿上輕車都尉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户朱公綽撰

資政殿學士右諫議大夫南陽蔡公在治平熙寧中以經略使治慶守渭禦戎有大勳天子嘉之名拜樞密副使一日奏事上前廷問甚渥遂及其私乃請曰臣幸得備位右府臣之考妣若妻皆被褒贈獨亡妻王氏實與臣同在寒苦格于彝例寵與未及臣竊傷悼惟陛下憐之天子曰俞有司其封之于是有詔以南陽夫人告第實熙寧五年六月也其後郊祀霈恩累封太原汝南郡夫人先是夫人葬于先太師之塋側十年夏五月壬申改葬大塋之西原與繼室睢陽夫人同兆域縣曰宋城村曰三里先期使來速銘某謂夫人佑德娠才以成其君子以衍其後昆實有休烈于蔡氏是宜銘按王氏之先原祈人也其七世祖從家虞城遂居睢陽曾大夫諱化追位太傅太傅生屯田郎中諱殲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太師生禮部侍郎諱渙贈工部尚書夫人侍郎之子也頎秀端淑齋誠敏工而天資孝幼時其從父妹失乳夫人親為之哺妹以獲安皇考甚異之求可以妻者時南陽公才數齡警悟絕倫侍郎遇于里巷一見奇之許以遠到故夫人歸于公歸之年夫人既笄南陽公猶未冠也當是時王氏寖以顯盛才如伯庸文如原叔迭進聯起而夫人之舅太師公爲譙縣主簿官微節廉以貧自樂英盛雖衆學而未仕夫人既歸事舅姑婉婉聽命不翅寒女衛國大夫人常愛而賢之其友娰婦待族婣無一不得其懽心者余之亡室南陽公之姊也與夫人尤相厚嘗謂余曰王氏女至孝而和其待我也如其姑真賢婦也門陽公抱藝決科調虔州從事夫人以衛國治家之法治其閨門檢梲肅嚴而承順于公以以適南陽公至今思之曰夫人助我多矣太師授益州觀察推官南陽公曰大人將老而遠涉蜀道吾不忍親勞而已逸也迺請代行得陵州推官然公及夫人猶以悴顏爲戚戚迺留一子以娛悅左右時夭申未離乳保而夫人能以義割愛曾不留吝聞者舉以爲難道途間

關淹歷寒暑夫人感疾於途比至陵益甚自度不起謂南陽公曰女子有行没于異方命也妾有從父妹實賢可以繼成臺事拊育四子君其念之且聞死于蜀者多不能以柩還而從浮屠氏之法令君官小力薄奈何茍得全父母遺體以歸夫復何恨享年二十有六以景祐五年五月十六日終于官舍其子之長者九歲幼者未晬也南陽公悼之及奔太師之喪竭其所有護柩還鄉卒窆先隴益深念于平生而不欺于逝者陰德之報不亦遠乎久之南陽公再婚于王氏實夫人幼時所哺妹也終以温惠用宜啟家封曰睢陽夫人二人者幼而相

友長而同歸蔡氏由是以大豈偶然也歟夫人未嫁時其家嘗出諸女使相者視之相者指夫人及睢陽夫人曰是皆當為夫人然姊也夭妹也壽以今觀之太原既没而封延安生享其貴亦可信云王氏諸女無慮三十人多衰謝不振其封夫人者特此二人而已南陽公既拜賜退與諸子諸婦慶慰于家族中以為榮夫人之子長曰昕次曰騰次曰天申次曰燁皆有學問才藝騰最先仕而昕天申燁為嘉祐六年同進士第其後昕終于歸安主簿天申終于殿中丞河北東路轉運判官令騰為贊善大夫京東東路轉運判官燁以太常丞直集賢院副廣南西路轉運率能奮其事業為時所器有子曰堪為太常寺太祝繼以才仕曰穀守將作監主簿曰脩尚幼有女五其嫁于士大夫者三人諸孫凡十七人曰令將安持夷直安時秉蕃禾式方秉元紘冒孚彥昭餘未名安持守秘書省校書郎秉蕃並為守將作監主簿孫女一人適趙伯通為潁川司户嗚呼夫人鍾愛于父而不見其大耋盡孝其姑而不終其奉養（高宗廟諱）賢夫于窮約而不享其貴盛生才子于弱齡而不逮其成立此亦人生之至悲而永傷也然存有淑譽没有殊贈福禄子孫既遠愈彰先民有云死而不朽孰謂之夭夫人其不

朽者歟昔莊姜之賢韓（欽宗廟諱）之譽列于風雅萬世是稱謹述銘詩以贊汝南之德寫南陽之悲慰嗣子之孝銘曰

民之伉儷　猶非偶然　陰定默受
孰曰非天　賚時良弼　宜配之賢
伊王與蔡　號宋名族　奇公于幼
匪姝匪卜　志合年均　予才爾淑
惟孝與悌　生則有之　移于夫氏
疇不謂宜　擺棄華靡　循規蹈矩
士曰承家　女曰進德　内則既修
外治廼飭　國器以（欽宗廟諱）　豈無助力

子勞父逸　公爲蜀宮　懷姑之養
泣涕（欽字闕讀）瀾　留嬰于抱　以悅以安
碩人其頎　躬不蒙恥　呱呱四男
或乳或稚　嚌克母之　有齋其季
月缺復盈　四十其齡　愷悌君子
累功享榮　登陛伏奏　追寵泉扃
天子有命　高風顯號　式慰且傷
涕零訓誥　局惟龍光　庸起風教
譪譪俊德　在宋之廷　實蕃且碩
維葉青青　胚祥胎慶　愈遠愈明
窆之封之　既崇且厚　泗水有窮
蔡宗益茂　百世是稱　太原賢婦

吳郡樂圃朱先生餘藁卷第十

二十二世孫岳壽重校

樂圃餘藁附編

樂圃先生墓誌銘

奉議郎太常寺主簿張景修撰

宣議郎試國子祭酒充崇政殿說書周常書

并篆蓋

樂圃先生朱伯原卒於京師識與不識者皆歎之先生故人自玉堂青瑣與夫一時賢士大夫多挽之以詩先生妙歲登乙科以疾求閒學且養踰二十年特起爲蘇州教授歷五考召爲太學博士改宣德郎除秘書省正字兼樞密院編修文字先生文章前宰相范公今宰相章公嘗薦其典麗可備著述矣先生行義中書侍郎許公嘗薦其純固可爲師表矣先生博聞強識篤學力行樞密林公先除禮部侍郎及寶文閣直學士嘗薦自代矣前後薦者蓋不可殫數謂宜得名公鉅儒誌其墓而諸孤乃以其季父明州象山縣尉仲方之狀屬予銘予豈足以知先生耶按先生家譜昔高辛氏有才子曰朱虎先生其後也先生諱長文伯原字也其先爲越州剡人自其祖居蘇者三世曾祖諱瓊仕錢氏祖諱億始入朝太宗皇帝召對便殿命以官數有功遷內殿崇班閤門祗候知邕州累贈刑部尚書考諱公綽光祿卿知舒

州為時名儒妣蔡氏封宣城郡君所生周夫人方娠夢覆錦衾或謂光祿公曰生子能文必矣先生果幼而不羣光祿器之十歲善屬文讀書輒終夜光祿公命徹燭先生伺其寢不徹也泰山孫明復講春秋于太學往從之明復韙焉先生書無所不知尤深于春秋擢嘉祐四年進士第吏部限年未即用時光祿公守彭先生不俟宴歸州人榮之既冠除秘書省校書郎守許州司戶叅軍詰有美辭先生無他疾第傷足不果仕非行怪而固隱也郊禋光祿公欲以任子恩丐先生幕官先生推與其季弟光祿公抃之曰兄以官畀汝因名之曰從悌先

生逺光祿公捐館左右凡二十年以孝稱居喪如禮服除人勸以仕無意也撫弟妹畢婚嫁安貧樂道因舊圃葺臺榭池沼竹石花木有幽人之趣州倅貴客山翁野叟或觴或詠去則醉臥便腹不知身世之在城郭也太守章公伯望表其所居為樂圃坊鄉人相與尊之稱樂圃先生當是時也使東南者以不薦先生為恥遊吳郡者以不見先生為恨左丞鄧公先在翰林與給事胡公孫公中書舍人范公蘇公列薦先生于朝先生不得已起典鄉校州有兩教授以先生故也同時徐積舉于楚陳烈舉于福世號三先生先生之教人先經術而後華

藻嘗作東都賦自視不減班張太冲輩前宰相蘇公嘗薦先生曰稱述歷代京邑之盛莫如國家汴都之美深有可觀焉客有使之獻者先生曰此吾少時也今老矣尚何賦為哉講春秋洪範中庸學者無慮數百蘇學范文正公建也歲久隳甚其子侍郎公時領大漕得請脩（[illegible]）先生有力焉吳中水災先生陳五浦之利郡不克行逺右丞公之守是鄭先生作救荒議四篇以獻黃公從之民賴以安其仁心類如此晚遊辟雍著釋問以見意後罷春秋博士亦頗有歸志想聞猿鶴數請還鄉內相蔣公詩曰玉盃舊學無施設空有新詩滿錦囊蓋歎

之也暨登芸省有喜色嘗曰天下奇書在吾目中矣明年樞密曾公林公為兼尚書居未幾月以疾終于家命夫實元符元年二月十七日丙申也享年六十家徒四壁大臣以聞賜縑百喪歸吳人迎于境上行路為之流涕先生天資忠朴有致君澤民之志不少見于用中年仕宦先時悉委諸弟所同者一圃藏書二萬卷且曰以此遺子孫不賢于多財者乎遺以財是教之為利也遺以書是教之為學也可不（欽宗廟諱）敓著書三百卷六經皆有辯說樂圃有集琴臺有志吳郡圖經有續記作詩雅馴得古風及類古今章句為吳門總集以備史官采錄善

書有顔魯公體織碑刻自周穆王始至于本朝諸名公帖皆有之作墨池閱古二編嘗謂書畫事昔人猶多編述而琴獨未備元豐中作琴史其敘曰方當朝廷制禮作樂比隆商周則是書也豈虛文哉今太常少卿曾孫為之後序亦曰琴史之作固有志于明道而待時之用者也元符己卯果詔太常按協雅樂命前信州司法參軍吳良輔改造琴瑟教習登歌惜乎先生不及見斯時也娶張氏三子耜前婺州東陽縣主簿耦耕舉進士皆有文行一女未嫁孫男曰愈以元符元年六月乙酉葬先生于吳縣至德鄉南峯山之西從先塋也銘曰

先生之樂　非玉非金　室則有書
几則有琴　出而不返　猿哀鶴吟
壁水師筵　蘭臺儒館　未如命何
丹旐云遠　吳山迎喪　學者大半
有丘有園　有子有孫　清白傳家
孝友盈門　我銘永久　南峯之原

炎宋樂圃先生之墓

樂圃先生墓表

江淮荊浙等路制置從事米芾撰

樂圃先生吳郡朱氏名長文字伯原光祿公之子十九歲登乙科病足不肯從吏趨築室居郡樂圃坊有山林趣著書閱古樂堯舜道久之名稱藹然一邦澗服郡守監司莫不造請謀政所急士大夫過者必奔走樂圃以後為恥名動京師公卿薦以自代者甚衆天子賢之起為本郡教授以為未廣也起為太學先生以道授多士未幾擢東觀仍兼樞府屬元符元年二月丙申[illegible]疾不禄享年六十子耜杭州鹽官尉耦耕舉進士以六月葬至德鄉從光祿之塋先生道廣不疵短人人亦樂趨先生勢不在人上而人不敢議益見之如麟鳳焉方擢欲使大施設而命不假朝野惜之著書三百卷六經有辨

說樂圃有集琴臺有志吳郡有續記又著琴史其序畧曰方朝廷成太平之功制禮作樂以比隆商周是書也豈虛文哉此先生志也至于詩書文藝之學莫不驟雅造古死之日家徒藏書二萬卷天子知其清特賜縑百匹嗚呼先生可謂清賢矣余昔居郡與先生遊知先生者也表曰

窮達有命　出處有時　司出處者
非命而誰　時與命違　士能不出
出而無命　孰諭於時　升公之堂
理公朱絲　清音不改　樂圃增悲

嗚呼哀哉

薦朱長文劄子

元祐元年六月二十五日朝奉郎試中書舍人蘇軾同鄧溫伯胡宗愈孫覺范百祿等劄子奏臣等伏見前許州司戶參軍蘇州居住朱長文經明行修嘉祐四年乙科登第墮馬傷足隱居不仕僅三十年不以勢利動其心不以窮約易其介安貧樂道閉門著書孝友之誠風動閭里廉高之行著于東南本路監司本州長吏前後累表稱其士行經術乞朝廷旌擢差充蘇州州學教授未蒙施行近奉詔中外臣僚自監察御史已上並舉堪充內外學官二人此蓋朝廷博求人才廣育士類之意如長文者誠不可多得其人行年五十餘雖苦足疾今亦能履臣等欲望聖慈褒難進之節收久廢之材量能而使之特賜就差充蘇州州學教授非惟祿廩賙養一鄉之善士寔使道義模範彼州之秀民取進止

國史文苑傳

朱長文字伯原蘇州吳人年未冠舉進士乙科以病足不肯試吏築室樂圃坊著書閱古吳人化其賢長吏至莫不先造請謀政所急士大夫過者以不到樂圃爲恥名動京師公卿薦以自代者衆元祐中起教授于鄉召爲太學博士遷秘書省正字元符初卒哲宗知其清貧絹百疋有文三百卷六經皆有辯說又著琴史而序其畧曰方朝廷成太平之功制禮作樂比隆商周則是書也豈虛文哉益亢志如此

都講書寄叔父弟姪

先人自嘉祐八年未冠登乙科俄墜馬傷足弗能仕即隱居末志居吳門鄉人稱之爲樂圃先生元祐初諸公論薦特起于鄉校後名居太學端明蘇公知定州貽簡留別云搢紳喜公疾平歸國以爲儒林光但恨出處不齊止獲一見而已紹聖間復除秘書省正字兼樞密院編修元符初不幸不祿于京師自玉堂青瑣及諸賢士大夫莫不嘆息爭挽之以詩翰林承旨蔣穎叔云十載齏鹹困京穀一竿風月負滄浪王丞舊學無施設空有新詩滿錦囊太常少卿張天覺云盧醫照髓難廻數楚些招魂不救亡又有金殿鵷鸞舊綴行之句起居郎吳天用云李廣不侯真有命陶潛雖仕本無心奉常薄泰敏叔云薦禰未霑新祿米登瀛空帶舊芸香勞生可嘆昔已死好學共知今也亡自憐身迹同桑戶誰使潸然淚幾行編修勅令陳子貞云道山歲月徒爲爾樂圃風煙安在哉一醆白醪人不見兩行清淚客重來益重[illegible]

其出仕而不有所施也自少年登科即嬰足疾已絕意
仕宦侍先祖少師遊宦周流四方以著書立言爲事常
友天下士授春秋于孫明復得發微深旨作通志二十
卷書有贊詩有說易有意禮有中庸解樂有琴書[illegible]
成一家書又有琴史六卷續吳郡圖經記三卷[illegible]今
文章詩詠爲吳門總集二十卷又所撰詩詞[illegible]章
雜說編纂凡百卷號曰樂圃集平生尤邃于[illegible]掌
蘇庠及太學博士皆講此書往往多流傳于人曰先人
以清白遺子孫素不治貲產嘗曰遺子孫以[illegible]不[illegible]于
多財者乎遺之以書是[illegible]以義也遺之以財[illegible]以利

也樂圃所居曾祖母吳夫人所創先大父分得之今與
諸叔父共居者也藏書二萬卷所蓄前輩[illegible]公及諸賢
大夫所贈書簡筆精墨妙不啻千餘軸又與一時名公
[illegible]唱歌詩賡和篇什集爲樂圃篇章錄二十卷皆藏于
家庚戌春虜人犯浙右吳門失守發與一子縋城而出
竄身于江湖之間望故廬之火慟哭者幾月故生生之
具一無存者與夫所寶書籍先世著述皆爲煨燼惟春
秋通志及傳本于他郡僅有全本其他皆莫能追記可
不爲痛惜哉平江自車駕巡幸嘗駐蹕焉委樞臣[illegible]
共[illegible]以郡政十萬生靈恃城池之固可[illegible]

悉不爲去計無何叛將俘卒陽爲備禦而陰實結連周
楃湯守相繼而遁是僅附十萬平民付之賊手以二百
年承平富庶之俗一旦資于毒焰可不爲之大哀邪嗚
呼先人之志既不能少施于一時其著爲空言者又不
得流傳于後世皆不肖罪逆之所致也天之彰善癉惡
至此乃大謬如是何其荼毒痛苦如此之極也樂圃所
存有朋雲齋中有數石刻俾同居弟姪礲磨于牆壁
間尚可觀考皆姑蘇前後賢太守部使者與夫鄉邦耆
德宿望耆英之詩猶可傳示好事顧此纔所蓄百分之
一二耳然類而推之亦可以取信于士大夫於先德不

爲無補也因書其後以呈叔父中大兼寄樂圃諸弟姪
庶可以知其詳幸博訪遺逸以補其亡冀無怠厥志紹
興四年五月朔左朝請郎通判嚴州軍州事朱發謹題

都講知筠州進春秋表

元聖素王之道恭緯地以經天六藝載籍之傳實同條
而共貫夫缺一則不可豈道二而當然臣某中謝竊以
周自平王東遷雒邑而姬室衰微詩於黍離降爲國風
而小雅盡廢征伐肆出名號僅存聖人傷周道之不行
春秋因魯史而有作筆則筆而削則削是其是而非其
非歷載一十二公行事之當懲以代二百餘年時君之

賞罰非獨貴中國而賤夷狄又將尊天子而抑諸侯于以明禮樂而立政刑莫不禁戰伐而繩暴亂片言示貶戮寄人既死之姦一字或褒發潛德幽光之美知我者罪我者當時有感而終麟在則人亡則書後世遂資於古鑑故亂臣賊子以之知懼雖言偃卜商不能措辭卓哉大經號明厥義嗟去聖之既遠悼為說之紛更稽之左氏亦有敘事之長考之公穀則有解經之善啖助之集解復為之損益陸淳之纂例自較其短長要之探採其淵源未免互有于得失發明聖師之微旨允歸極治之熙朝在仁宗時嘗命以師儒迨元祐初復詔以科舉

力贊盛時之治頗號得人之多代念先臣幸生斯世夙紹青氈之業每耽黃卷之書未冠而擢巍科既壯而事高蹈棲遲樂園閉門著書者垂三十年特起泮宮鼓篋授業者數百輩晚被鉅公之薦旋膺璧水之招翱翔芸閣之雋遊紬繹樞庭之密議雖平生之述作于群經固無不該通而終身之討論在此書尤深于凡例其去取三家當否旁稽考諸儒之異同遠殊董仲舒劉歆向所治之偏近取孫明復程頤顥立言之要酌以自得之學著為通志之編屬時論一起于要塗使斯文遂東於高閣天祐吾道運于昌辰恭惟皇帝陛下大一統于朝元張四維而御極下襲水土之治上律天時之和且欲因文武而憲章又將紹堯舜而祖述首念吹噓于此道聿先復用于是經立之學宮取以士類所以撫四海而奄九有是將舉三綱而明五常而臣以一介之微生際千齡之嘉會早竊科名于俊域屢叨講習于王宮尋常不墜于箕裘寤寐敢忘于堂塾因贊誦條之暇自貽傳癖之譏況此難逢實為幸遇追念前人之志覬揚後世之名與其獨善以傳家孰若廣教而輔世謹涓筆札恭繕簡編所有先臣某著春秋通志并序凡二十卷計一十策謹齎指登聞檢院隨表投進以聞恭願天度包荒聖

心稽古輔以緝熙光明之學資于施為注措之時或備乙夜之觀庶少裨于德政倘示諸生之好亦有補于方來遂忘鈇鉞之誅仰瀆神明之聽臣無任

樂圃朱先生小像

長洲方楙臨

休休其度兮炯炯其神清操雅量兮特立挺生學窮微
與兮志篤忠貞明理兮盡性朝野兮蜚聲瞻儀型而興
感兮想音容而式欽

呂祖謙題

崇正黜邪莫鄒魯之垠于不瀆尊王賤霸障洙泗之源
于常清衛防聖道之功非淺範圍後學之惠彌深天朝
之佳士吳地若先生者誠子游之後一人信其然乎
文華殿修撰分修國史建安袁樞謹贊

樂圃餘藁補遺

太守名晉諸公遊虎丘

海湧一小山遠視如陵丘中藏天下奇巖谷峻且幽石
壁立萬古劒池照千秋蕞爾小吳會邈然瞰瀛洲能令
軒冕客到此忘沉憂樂天擁千騎一月常一遊高賢愛
絕景塵事莫可留我公初下車明斷速如流千里滿和
氣訟庭無繫囚三英皆虜使金節憩南州楊大公張仲謀林和中同聲
約真賞相應如鳴球半刺富文雅嘉賓張與劉德文景文清晨
出西關山翠通蘭舟耕變迎彩旆生禽和鳴騶渴先關共
四顧湖海入危樓雲低未作雨萬象圍寸眸憲老揮散
隸妙絕與古侔河漢淡輕露天門跳鶩蚪才名三十年
餘事及銀鉤茲遊雖偶然千載仰芳猷日落下危磴玉
格相獻酬一篇間一局豪放不自休樂哉文字飲相與
喜賢侯短篇紀事勝可與吳兒謳

三高贊并序

古之人有時隱者有志隱者時行則行時止則止秉
義安命動息惟天夫是謂時隱憤世嫉邪矯以端清
逍遥泉泉終老不詘夫是謂志隱昔之范蠡張翰陸
龜蒙皆隱者也鴟夷子知句踐可與平吳而不足以
與霸中原于是遁而遊五湖季鷹知裒晉之將亂于

是去而歸江東魯望遂敖傲之陸季于是退而居舟
里此三君子之隱皆得其時而又能固其志者也百
世之下其清風猶凜凜竦人毛骨賢夫思廉令者思
止可勝計哉舟次泖江江之濱有鱸鄉亭亭旁圖三
君子之形榜曰松陵三高畫像此前宰林君肇之所
作也欽覩容儀遂爲之贊云吳郡朱長文書
娵訾至人在物無累遇用則行功成乃逝卓哉鴟夷達
此周季　禹之苗才可經濟深鎖雲岩爲君一起沈幾
電燭遠畧人秘勉躬焦心以日以歲民阜其財士溢其
氣不疾不徐遄御戎器勝越之憤墟吳之侈奮威諸侯
致貢天子偉終所施一正華裔肉使夷吾在昔專美烏
喙多猜龍界蜚銳脫屣公卿浮雲富貴聊浴江海席幕
天地世無足多吾獨今已遯或辨九霄貞育粹萬蘊一
伸財擅當世退而彌高隱不失利中古以還一人而已
寥寥松陵澄湛天際雖曰至清罔爲公比
勇退維仁前知維哲飄飄先生茂有風烈哀晉失綱強
宗攜孽盛氣方炎危機欲發衆皆沉酣子獨超越旁睨
冠珮如屣縲絏海鷗忽飛一去寥泬衣無俗塵身並江
月我厭蓴鱸彼懼鈇鉞潘石難追機雲永訣莫如先生
遠禍安節千載清風革貪思潔

退不期進文不干榮古之真隱見于先生先生之時唐
棟將傾綱紀不秦戈矛欲興子維布衣車輿盈庭超然
遠引遯于松陵右覩震澤左瞰滄溟鱸登秋網蓴薦春
羹嘻不憂懷我獨安行疇不謗笑我獨潔清放懷蕭散
養性和平言奇而古金石成聲逍遙終季孰敢羈嬰歌
詩安貧有淵明狩與君子異代同稱
崇禎癸酉暮春望日練川陸嘉穎簡補於吳門之
西郊草堂

二十二世祖樂圃先生平生所著詩文百卷兵燹之後盡爲灰燼其傳于世者僅有吳郡圖經琴史墨池編數種而已岳壽家舊有寫本餘藁十卷附編一卷係先生姪孫令達公裒次蓋其時巳非全豹今則并其板亦不存矣嗟乎士君子讀書立言以期不朽班固藝文序云自漢以前文章家不下二萬人皆不傳夫傳之不傳天也後之人知其名不睹其文未嘗不欷歔嘆息況親爲之苗裔乎岳壽不克承家學敢秘諸篋衍而負先世制作之心乎用是忘其僭陋重加校讎付諸剞劂使好古之士讀之有以景前哲而貽後學有餘幸焉至于先生之行誼與文之典麗詩之淵雅前代鉅公述之詳矣余小子更何容贊一辭康熙壬辰中秋二十二世孫岳壽拜書

龍雲先生文集三十二卷

（宋）劉弇撰

附録一卷

清初鈔本

龍雲集三十二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劉弇撰。弇字偉明、安福人。元豐二年進士。復中
博學宏詞科。初知峩眉縣、改博士。元符改元進南
郊大禮賦、除祕書省正字、歷實錄院檢討。事蹟具
宋史本傳。是集名曰龍雲者、書錄解題謂龍雲安
福鄉名、弇所居也。其文不名一格。大都氣體宏整、
詞致敷腴。周必大作是集序、謂其醞經飫史、吞吐
百氏、爲足繼歐陽修之後、而上接韓文。則推許未
免溢分。宋史本傳稱其文劌削瑕纇、卓詭不凡。庶
幾乎近其實矣。詩雖才地稍弱、要亦峭拔不俗、異
於膚音之足曲也。其集初刊於擷城、僅二十五卷。
紹興四年、其鄉人羅良弼搜求別本、益以彭德源
曾如晦等所編、又得宏詞時議諸篇於郭明叔家。
總六百三十一首、釐爲三十二卷。後附誌銘及良
弼跋。歲久版佚。明宏治中劉璋復序而重刊。吳之
振撰宋詩鈔、不及弇集。曹庭棟撰宋詩存、始補收
之。蓋傳本較稀、故之振偶未見云。

龍雲先生文集序

宋有天下四百餘年廬陵郡以古文倡明斯道自歐陽文忠公始繼之者龍雲劉先生也先生諱弇字偉明龍雲其號也登元豐進士第繼中博學宏詞科元符中有事于南郊嘗進南郊大禮賦哲宗覽之動容以為相如子雲復出予每以不獲見先生之文為恨今年春吾閩大參安成劉公孟旬宣未延〻平語予曰吾祖龍雲先生著述甚富歷世既遠流落天地間漫不可省天順間先君始得龍雲集於彭文憲公出自秘閣窮晝夜手抄弗輟乃有是書吾雖王事于外亦必載以隨行出以示予〻受而讀之以償其夙願先生之學博極天下之書凡諸文章一以羽翼聖道為先務才雄氣駕縱橫開闔千姿萬態生〻不窮其南郊賦厖鬱雄邃如殷商周彝龍紋漫滅古意獨存又如泰山之雲膚寸鋪疊誘沓莫知其端倪詩書序記誌銘數帙渾涵如澄湖不波一碧萬頃魚龍潛伏不動淵然之色自不可犯宏詞時議策問瓌奇峻逸如江海駛而蛟龍挐風霆薄而元氣溢森乎其芒寒確乎其輝燁巍然獨任斯文之重而使有宋之文章與古之作者侔盛乃先生之功也或曰周益公必大謂廬陵郡自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續韓文公正傳遂為一代儒宗繼之者龍雲先生也信歟予曰文之難言久矣周秦以前固無庸議下此惟西漢為近古晉宋齊梁雜於綺靡弗振至唐韓文公始矯而返之韓氏之文非唐之文也西漢之文也逮宋歐陽文忠公始振而一效之歐陽氏之文非宋之文也西漢之文也先生之文睎往軼史吞吐百氏直欲追配于韓子歐而非宋之文也乃西漢之文也哲宗以為相如子雲復出可謂知乎文者矣周益公之論豈欺我

哉先生真古之人豪一代之儒宗也歟大忝將鋟梓以傳屬予爲之序予惟韓氏之文李漢序之歐陽氏之文蘇軾序之先生之文周益公已嘗序之矣予何人敢於焉置喙雖然大忝之父秋官郎中秩予之同年碩德雅操所著有思秋齋詩集大忝先仕都給事中正色立朝讜論剴切其奏疏必收諸青史皆足與龍雲文集并垂不朽何一門之多賢也不亦盛哉而廬陵郡之文獻於此足徵矣是可書也予故爲之序

弘治乙丑夏四月之吉

賜進士資政大夫

太子少保工部尚書

經筵官致仕七十七翁延平劉璋書

龍雲先生文集序

廬陵郡自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續韓文公心傳遂爲本朝儒宗繼之者龍雲劉公也公諱弇字偉明居安福縣之龍雲鄉文忠薦於穎公方冠不及從之游然斯文未喪何害爲韓門籍湜之先是汴京及麻沙刻公集二十五卷紹興初予族人會昌尉羅良弼編求別本手自編纂增至三十二卷凡六百三十餘篇

嘉泰三年　賢守濮章朝元衛平一表鄭公之鄉里訪襄陽之耆舊欲廣其書激屬後學予亟屬羅尉之子汲語寫定本校庚刻之頃書與鄉人論公之文如南郊賦氣格近先漢已爲泰陵簡擢詩書序記往往祖述韓柳閒或似之銘誌豐腴規摹文忠讀者可以自得至於才學出處具載李彥弼誌銘羅氏跋語皆有無詳之不可易者也四年六月　日

少傅觀文殿大學士致仕益國公周必大序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一

安成劉弇偉明

古律賦

進元符南郊大禮賦表

臣弇言臣瘋賦坎壈垂亡益縣宦紹聖中有司第臣宏辭程文入等奏御蒙陛下誤恩擢太學博士厥績弗底祿尸食浮今者歲一再見矣平居訓講之暇不敢自齒於錄錄間竊意翰墨固得竊知古人所以班班槩見而不可厚誣如三都二京客卿烏有之比者竊嘗謂詞人文士之作雖取經不醇去道日遠至於變化飛動神開筆端得不因人自我作古新一代耳目起太平帝王一作極功有如此曹殆不多得屈宋已還賈生相如向褒雄固最號高手能使往漢光華至今數子力也自時厥後苟作之徒弊毫殫楮或文不足以起意或趣不足得一作以會真而其

時君至育持一時詩〻盛烈甘心俯回委之斯
人之手磨滅就盡豈不言哉恭惟 皇帝陛下
光明緝熙 纂業七世自 親政以來事條物
理包乾括坤 縟儀豐蔡衍既休顯雖古號丕
平極陰無以加此矣乃者冬至 有事于南郊
其日甲子最道家所貴協吉登良曠古難值况
復聚營齋宮一作君 無 神德 明 行事之
始曙無氛雲風恬星輝萬里一色 峻事 復
勅 登門 肆青天人統知臣弇時則猿顏詞
事耳更目悉竊自慶快以為出於昔人以爲事
為榮欲焉而弗獲者遠甚夫易難遭忽希闊
然事而不榮贊 主美而弗宣亦懷薄技而
不郊者邪也臣弇不避僭易媢後采掇西漢氣
質課成 元符南郊大禮賦一通使萬世之下
知有君 宋如白日之麗爰宵燭臣志也夫餘
力邁劭 於石渠上方宋人之子則不足然

臣之精力自以為盡於此矣謹昧死繕寫隨表
上進伏望 陛下清閒之隙少紓 睿覽則
臣雖淺蟲槩莫大焉臣無任云〻
元符南郊大禮賦
粵若溟涬鴻濛之始登熏奠獻肇財犧之知圓
顱方趾厥協精紀肅事於是乎有祭及稽諸載
籍則郊之禮尚已傳曰帝王莫乎大承天記曰
惟聖人為能饗帝以其祖配則七代之所更立
如指掌諸者蓋明乎郊社之義虞夏商周胚胎
前芳縣冥響黃周詔于後王此字京本無厥惟舊哉
及陋者為之則誣天黎祖神醮雜擾其語弗経
見搢紳者不道九天大一三一八神則方士之
說試黃蛇白帝陳寶鳴雞京本作鷄鳴則秦餘之祀
犂或龍馬寓木或待我而五畤遂拜竹宮或依
子房午故漢三十年間天地之祀五從而稚圭
之徙罷去四百七十餘所有唐末造翻漏莽鹵

殆不足數是則數千百載寂寥無詔之闕無誠
有待乎哉　宋七世彌文之貞主矣昔者五季
不綱嘯花犇吞童阜魋陵蕩去典制遇民則雜
氏刈草置國則纍碁十二壄桃薦屢顛倒本末
飲羊撲鼠瘦癠寵貞盛鶴列者羞錦施笑章甫
者高惠文翼飛虎使（一作此）婪食冠沐猴使搢紳
楪〻遺黎沸糜援雲紫薪燔之弗嗣丘故園而
益泯凡時君惡其害已也十去八九而先王所

以揭虞妥靈者其間僅存（一作序）雖有天成長典
之字圖國已恫憮趧趯藹〻焉獨窶補吾世之
討論哉（京本無世字）我　藝祖之初也皇武奮張拱
揖定師尊九僊而業萬世主傾柱而紐（京本作紐）絶
維道龍德絡藥療疧液于斯時也武而禾熙
太宗熙文僕我景命汾晉江吳以次係頸去鼠
第之苛僕茹黄之詩于斯時也然而未定維
貴辰綏謐寧盱祥儲休汾脽（當作脽）云亭于斯時

也定而未成然猶　一祖二宗或五或三
嚴配昭祚往邁于南曰　仁曰　英承遷履
緝乾酬坤咨嶷不及停爰迨　神考基命宥
密釐正杢誕無文咸秩馴儀隨典僅脆獨飛雞
而遂質上歲五而下登三墳作四而籍言七更
戴十九上儀趨軼則有元豐之祀典存焉及
陛下纘之也　屢紹聖躋元符鬱夏子靚唐
虞童劉李厮魏吳掃攢蠹如撣瘥開夷執手破

航阜後羅前羅錯珮摩洗湑巢箕來游來歌懇
往昔易頹頹而鑿方心悲新者廉（京本作歙）泆泊而
醒醇和摩同顏之秀而殺人腹沐金膏之枝而
桑者衣霜顛卒齒而不兵黄吻嘯傳而課婍褭
衣短後羽禱祛裓陶冶於既醉風駘而驚灌莽
苞鬼長懸（宇本作樹）乎由儀鷄犬之聲相聞鳥雛之
巢可窺若乃也不絶書則廿醲歲濤華滋霄零
本精標南而照走縈波醴曲以萬清緇文黄輝

素烏京本作烏朱英四扇九尾不可殫名畢來致福
則璧首鏤耳之俗頭飛鼻飲之鄉濮鈆僻陋之
蕃長戴斗蟠螭之名王解辮削衽踵係乎職方
然猶雍上久壺傳國壽昌之玉刻縣赫申旦下
貢不捨之景光仙驥儷翼於武夷騈竹本篁於
豫章是謂塵朋紹至不特創見豈徒諸福之物
可致之祥也邪　聖上則攬厖禧初瞿然謙挹
損採揚讓休哉孰為此者我則歸頼於天於是

絛頌祇之書下發中之詔天姥之日棣掌故之
儀草即是歲之冬至將有事乎南郊之兆禮也
先是齋宮僅存翼以繚城有司帶虔拄頹支傾
天啓人甚厥勞端城觀夫端城之成也司空宄
徒太史揆星審曲面勢匠人是經爾乃討工僨
課匠石順陰陽衆材度冢居而拂巒山埵盤擖
庶民之子來謹百堵之皆作於是擇木始錄之
墟蔦錫苑蓬之巔負琢光而擱太乙走神泉而

賦綺阡飛巘軒軒而鵲起脩梁亘空而虹蜿左
乎右城青鎖綺疏的皪連蜷承阿結陽叢芝桷
與繡楶雕賦白而騈朱銜環躍指千蹏萬珠豈
惟仙臺雲氣倚綵而羅廉厥有飛廬翁仲躞蹀
而雕軒其前則嵯起泰禮嶽臨朱垠象嶢闕之
中天疑徙居於化人其後則崇墉屹屹配以扶
極嘉德中謻揭之金勒承和迎禧左右送拔告
虔則寅明東峙表吏則肅成西直銅題御砌徽

道外周抶拱捿蹕陽烏陰虯狀蒐嵬而叢業吁
欲擲其中留然而高廂嚴陰密繹覩深鉐紫蔭
之奔奔聊清思而悟悟卷　皇明於寂照操
齋念於幽襟於此而　疏瀹澡雪則見其所爲
齋者於此而觀天地萬物之復則　履新陽
於故塗於此而　朝群臣則汪　萬衆而敢歲
重於此而　申鼓鑠則有　嘉德而無違心是
謂一舉而四善得豈此夫雲陽甘泉窮物性而

誇麗淫者哉然後前期七日　受誓戒飭戎容
命有次使諛郊　詔封人使壝宮請中嚴而奏
外辦如不恪以襄匠工款原廟而　躬祓室龜
食墨而吾從是日也既　天步伏黃麾服大裘
騶華芝巾玉輅駟秀騏撰清旄旂飲飛乎盤廊
以蠖略兮縹帶颯而葳蕤絢綃紅之孑孑兮右
闕軑左青旂百神警而陪衛兮千官儀以禱褫
於是雲罕啓行幰弩射紘貘稍星羅柯舒鱗差

烏號夏服星鍋月弦跳盪虓闞震震閒閒塵不
斷軔委如注川和逗隘而取寬俄舉中而包徧
清蹕雯聲而肅譁班劍睞飾以陸離畢斂獻馴
而雜絳天驥脫雲而嘶轟黃道端以綱直兮下
朱雀迎南薰物色別之五衣兮翁馬綺錯霍焉
霞分雷裂闢以靡旂兮烘閣闐而噎輪詰宊尤
徒當兵兮戒而師使清道空波涌而烽揚兮默
霆吞而鯨窗岌斂丘而跳樂兮恍神騰而鬼雄

子次初河東賦出辰十二以放時兮車抗指而司方塗
勃鬱蕤蹂以戢舂兮半岸北絳沛以相羊騰蛇
白澤詰阿神荼兮挑弧棘矢攘却不祥決甸始
而掃攙搶兮飛蒼萁而走陸梁爾乃賁諸之倫
拗然立發睖庵睢眦除何纖寥獿朱涅墨裂皆
直髮當之者糜碎過之者氣奪曹徒手之不花
見臂弧而腰鍼於是乘輿之至端誠也適騎馬
然後金吾譏何挈壺警昏雞人呼巾車而呼旦

太宰敕濯之前陳物告備攬題揭寘蒼璧豆京本作王
登設踏陶匏席藳秸牲孔時酒醴潔時也天
形來嗇萬籟寂絕玉繩依隅而黏波霜華飛清
而漱一作張闐蒼虬燔闐而不動燭龍噴炯而布
熊班馬蕭蕭七萃卷舌絳紗萬枝扶鑣夾轍烘
麟隨與鳳翥遨珠還而電掣　天子乃步自大
次暨小次而　擯馬左延右揖極臣禮宮以引
以翼遨造乎京本作乎壇端紫京本下望宇煙升帝謁寫

靈斯游下風馬
藝祖是配禮無違（當作逵）者
百神受職魚々雅々將事之臣罔敢不共肅胥
嚴穎秋々（京本作秋々）穎、弁匝皆以星俯球飾趨
而鸞雖若乃（京本作萬）堵以備樂磬蕭笙鐘孤竹之
管其宇園鐘犻纚後先翠葆崇牙宣和播釋金
枝々秀華般裔々以衣永貴人聲而登歌以亞以
終
飲福受祚熙事備成權（京本作爟）火斯舉御端
誠而大朝會于以萬萬世無疆之祐（祐二本作祐同）於

是
蜀車改轅
先驅復路乾熙坤怡協恭齊
孫號祥飇而舒徐翁游雲而布濩夆嶸日而袢
夸心抒藪足而踏林羽千乘萬騎不暘而瞠望
彷彿以依約至緋細而蟬聯霓衣差絑以腊地
雲韶紆聲而撲廓車轍馬跡無取獨謠白雲之
務滿驂龍駕鳳尚陋按行蓬萊之列仙
上乃
御應門弛金科天德既（京本作元德既）百福荷鏤萬石
香雲靄奏陰安協倚那
皇心懌賜類色揭難

竿葉因釋
究言布澍動植翔
仁風滂瘳
澤紬繹祀典攬蒐潛德興滅繼絕獨遺已責徧
存問乎高年扶斗酒與束帛於是歡呼之聲洽
謂對揚德庶千寰瑗膺
播黃懸若大旱之望
寬榮若湛露之晞朝陽快、若熙鳥之宗鵬鷺球
若衆山之景嵩常也今夫施洪則報斯腆德茂
者禮逆文其事則立
上帝而
廟祖考其教
則尊尊所以為義親親所以為仁然而博碩肥

腯亦或吐諧則貴德不貴物齋戒沐浴有取乎
爾則在誠不在人豐茂皆則大饗不足以大旅
牛懸禴則東鄰不如西鄰此固
元符所以材
兆物營吾民時斟酌樂精真隨前代而講嚴禋
也頃歲
宗祀明堂格于蒼昊褒對
神考既
性之聖孝也間者
妥兆北郊媼神是報以須
敬造方來之順道也
今又睹夫端誠之岩
岩撿空踐翳方地此而天到擁知纏休實神明

之所銅象非膺右盛德致耶茲亦羸因削君冗
儀紬藻羌不可得而匹紹也且夫留滯周南馬
談刑法有　餘志當君而舉堯舜亦將生之所
深恥正得春而不豢信寔艷殖茇而已矣況若
小臣競陪祠事鉤韭吭而囧毫持此將復誰京復
將本作誘不其鄙歟不其鄙歟敢拜手稽首而為
之頌曰
頌洞蒼蒼辟元精兮陽司陰醜京本作戕無臭聲兮

契彼自然壇圖庶兮百聖差執欽拳摯兮宋
更七世邈飛英兮紛綸煥爛賁朱絅兮瓊是楚作
開金闕躋瑞誠兮隆漢轢唐奄上征兮帝諶
爾將臻百靈兮俾彼慶霄薦請明兮於焉降格
若見情兮自特厥後福罔陵兮若之風雨受日
星兮臣夷妾狄暖天私兮時蟠瓏縈稼坻京兮
顯允　天子我民寧兮於萬斯年揭鴻名兮
德至者色澤洽賦德輝積形頌色斯洽

德既能至形斯有歸故茲色澤之洽萃由充實
之輝根百善之大全初忘物我暢四支之積美
周洎脂膏霧原樂渙大於誠人之生也直厥有
脩善是為至德苟本諸中存者未始虧贅則見
之外貌者何煩藻飾立其大者性命默爾以皆
安人焉瘦哉色澤油然而可識外象四重中清
五蔡其中周旋而盛亦已至其蓄剛健而新粹
可知純德發若粹和在斯朝廷之上閨閨而穆

儀閨門之內愉愉而怡怡志意致修居有潤身
之積英華發外形為粹面之盎揉物非特既其
文成已焉能用其極如霧豹焉澤彩於豳耶如
山王焉揚輝於狀盾杜人偽之象恭發天真之
睟息然然而喻始符通理之黃中即之也溫粹
異斛仁之含色誠以矜墻恭而歸者驕泰可戒
取夏畦之病者諂容孔艱又孰若藻德小言容
之足是身卑口耳之間窮而衛汲則神王而氣

遠達而朱金則心舒而體閑恆翫辯之元叔體
柔嘉於仲山覩我柔順微義務捨蟲之蹤赫如
逞猪得衛詩錫爵之類有動之而斯遠暴之明
無就之而不見畏之怨起行奚事於舜禹肝膽
靡憂於楚越何假地文之示自得天光之發所
以養氣而無是餒嘉孟氏之醉醉樂內而何其
體備類生之勃勃向若萬目自累火馳弗寧寔
勞倦不拈之貌園雖肝承隸之形槁項黃馘者

既中已無主受虜騎肩者又愚而不靈逆使赦
赦而非所知徒懃表裸詡詡而相取不舉眯沉
冥夫豈知慮外之君子不誣戮形之聖人可法
蓋洮額而違面目者未免愧積則養指而夫肩
背者良由智之故回德至同於初色澤何從而
不洽

仁人之言其利博賦 仁者之語其利識傳

君欲圖治臣當志仁至矣斯言之告博哉為利

之均始陳溫厚之辭徐禪庶政終致休明之澤
廣被柔民夫惟四海之廣無窮一人之臨至寡
謂為之法制雖係於君上然物疑之寬恕實藉
乎仁者優游亮直來篤論於上聰普博淵深洽
浩恩於中夏誠以惻隱之德素備惜怛之心內
持一啓沃盡蒙蕭之澤一贊襄皆行蕩之慈禍
貽無俟於後悔罪昔靡寂於橫罹凡有說也民
皆利之觀過斯知方自立談之頃成功則一果

周時措之宜膏澤於是下乎民匹夫無不獲其
所方明已任之莫重豈止悔亡而有序淵若達
德諳知法語推陳賤彌嘉晏子之告齊則白膝
田羡叔時之慎楚豈無厚貌終身感施豈無邪
說觸塗詭隨蓋愛己甚篤則愛物亦至而處情
彌厚則處人豈欺是以取布帛以熏賤恥風波
之數危慮既及此言斯善其大人格君之非初
不勞於自反患心盡物之碩曾莫見於容私故

夫物則能供其求以民則咸受其賜濟人何補於陋術移粟何嗟於末利又就若天回上聽之默識仆起積年之弊事已殊成口徒深韓非之勝無取也禽終愧未先之施厥後紛既持讒說非用情鄙矣奮夫之便捷紛然戰國之縱橫齊唇拔舌而何有理奪剔膚推髓而適資亂生頰或勝繭偽斯奪誠利口覆乎邦家悲開班固傷人甚於矛戟歎起荀卿異哉寸中無待於多言寡信或生於輕諾蓋世濟其美者由反君於道民受其弊者亦逢君之惡故知仁人之言其為利也博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一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

安成劉余偉明

宏詞四首 紹聖三年丙子第一人

第一場二首

太史箴 并序

代宰相已下謝賜新修都城記表

第二場二首

紹聖元會頌 并序

試論士大夫敦尚名節

太史箴 并序

璿霄之清明星日之糅貼寸晬甫運而全體斯得則璧璣牧圍預有其察及夫手揮撲與神交浩浩形遊城中而致在前指雖有智巧特嘗試而不得也於是器數出焉日有闕嘗月有亏匿星有圜而氣有盈彌使知有器取夫三佰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者寓焉使知有數器數具故

雖處蔀室之幽閒閒疑作而視周於崇榭之高明臨風雨晦明之胥分而察如於白日之正中然則歷世之相與仿頫不曰中規之渾儀乎昔我神皇一作考之在宥也命以司天監為太史局而遂之其後築臺別置渾儀象激金水其下機擊輪吞排晦斡明至與造化分疾徐低昂上指誅下闕圖儀書探張平子靈憲若乃貫達黃道金常游儀與夫匣匣令璜之屬方之悉如也然

天體與人每遠至其情則與人莫近焉其於人君顧有所謂靈然畏愛之者愛之欲其登假至於道故發祥隤祉有不待順而勢畏之使知兢兢懍懍於有天下而如有睨乎其左右者則夫流孛或蝕侵射暈珥時亦不免而已矣取以告諸上焉其太史事也衆不恪職是譏之過歟竊惟春秋日食星隕且孛皆所謹書以戒後世之為人君者而漢儒之陋以待變異發見君親策

于虛然後告則已無反矣敢符虞人牧臣之末庶幾視太實丹扆為無愧而塵露之補誠有在於是者謹拜手稽首而獻箴曰

茫茫古初孰測孰窺人不自智器將安施妥有作者揭為渾儀以智分人揭器而知兩曜合璧萬芒旋幾四七是經錯若綦峙誰其尸之小臣太史舒晷曦輝俯事仰參德陰麗星初不廢占天子命我敢窺而恬惇彼軒衆內治既飭三能

協明燮進皋陶太一萃既昇闢南極勾謂軌道而靡或蝕勾謂助順弗見它訛晝餔宵餔室靡褎荃而遲雲油長我稷黍歲雖寧心當序先其備發綏胡化為神繞一兵不試維彝羞嬉若歷甫伏當謹我師馴致醇醲民則不犯覆視貫索作我刑鑒魚罩駒維英收俊攬撫之少微為得賢騐從古盛王靡不抑畏朽溥蕩兢常出于柰摧滋避正非德之貴福莫盛於仔戒莫進乎祇

史臣司天敎告執綾

代宰相以下謝賜新修都城記表

臣某言云云鐵甕崇墉更遇臣之筆助巍趺妙

勅章　上聖之龍光祗服有初黙循知幸臣某

中謝竊以聖人畫坎而設險以守則淳君子困

萃而除戎不虞是戒運際　烈考策收故臣拓

上世之金湯就積年之畚築此臨綺句蟲起雲

陴控函夏之襟喉寔紫垣之表緯固作統雷順

劇建瓴下臨雍獨遠畢壘守雖異然京邑於此

乎卽安而成若甕瑩不可以弗紀是資翰墨以

揭日星恭惟　皇帝陛下英麗重光定中國大

政事黙修於閒暇道德馴致於安強託不朽於

豐碑喩難名於歌獻露忝沾濟染墨本以爭濡

漢倬昭回飭鄙居而增賁而　臣考覽前代稿量

極物詰洛定則止取丁寧賦漢都則曾徵欵識

岐鼓不聞於遠下嶧山何補於示夸非如　盛

朝式在　先業臣敢不體防微杜漸之意稽結

久持遠之功矜耀里閭闕巖巾衍辭無忝愧皆

寫諸琬琰之餘家有其傳非副在　京師之比

臣無任云云

紹聖元會頌并序

臣伏覩唐虞盛際五服述朝更夏商周斯制加

泰爲會塗山玉帛萬國至于商湯爰有景亳豐

宇岐陽成康是因三朝受圖漢人賦之匪〻朝

儀未遑有唐亦或不廢況唐正統唐歸運未有

若我　宗之盛而　陛下之璿闕休緝隆典也

邪若乃出千品具萬方計億事材兆物此而不

綴非翰墨者罪歟小臣被學最舊於頌爲冝爲

頌曰　皇帝嗣位十有二載天麻地溢與物開

泰曰臣曰要周有內外章甫短後秀頗聲醉陶

粹飮和萬室一態朝躋咏良獄洗鉗鈇鋸文黄

輝樓藥持瀕　皇帝曰時當飭盛壤奉　先紀

元庶靡洞悔有司聽言月征日邁往雖卯見繼
又　福祀協休登乎民物和會惟是班朝亦禮
之大懿典徽綱不可弗再請以孟陬百執前戒
帝曰俞哉往踐毋懈于時三朝錯事展采初
陽載璨晨陰剝解稍雌扶魑飛廉肅臨旋頭陛
墳蘇韶金介萬官翔洋至止蹌蹌鵷鷺紛鶩綴屏
息收噫冠纚聯聯瀧璨轂佩玉路中陳駟乩沛
艾芝蓋龍華煌爚綷縩如星拱極如水委海如

天斯臨如日斯往衆樂倫舉咸以清籍乾出正
安洪用並殊靈業騰契祝爽歆報公歷利隆覽
離借佚奄臻八紘致探走具地官宗伯攘責斯
在四夷君長立列叢々讙銘兔更逡巡羌蟄蘿
心歸陽左言稚髮吾人象爵垂體司話尉臣稽
首赫我昭代農敏于時夷康于緝肝鼓馥兮不
怵逆蠻萬宇更始擁桐斯奮天子萬年福祿攸
介元作备一作介蓋上已有全介尉臣稽首禮則不忮玉色粹

溫粵掫下逮孰為蕤慎孰致勿勤時力孰羸仕
課孰最孰有國急孰斷民害孰俊未免孰冗未
汰孰懋孰華孰勞孰律百辟愉々並受誥誡天
子萬年衎衎樂豈尉臣稽首竣事而退於皇緝
熙褻時之對雲我渥恩鴻濛汪濊聖歡日隮取
乾用夬天子萬年萬世永賴
誡諭士大夫敦尚名節
朕惟先王所與國治之人脩潔難馴殖德甚固

初君與世無營而及　諸朝與寄之民上則不
懲而參者化肅不督而隨者化通淳樸不待鞭
而摩滿墨不待激而清其久也踰大節而不可
奪居盛名而不為難非盛世之效歟朕甚慕之
今則不然士大夫或肩設輕儇阻深不情驕勢
者以詭祿為壯園喜高者以養望為得策責之
事而身倫激之言而氣索甚者掉之以得喪怵
之以死生則依稚沮奪惘然自失名節若此朕

何望馬豈卹之者未至歟意者怳日欲嚴恒怵非求流所謂風聲氣俗者　廉使之然歟夫中人之性惟勉乃至僥倖之習不可滋長好是正直者福必介罷弗任事者不待頃而廢古之道也其布告士大夫使知朕意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三

安成劉弇偉明

古詩一

贈賈仲武

賈侯器宇何軒昂下視齷齪真秕糠眉分八字鬚根黄自許忠膽鐵石剛彫弓一挽一石強錦臂錯出虬青蒼匣劍排射星斗光壯心飛通祁連傍架鷹朝按血染蒙鐵驄騎出紫闌裝健兒前呵擁列行捷矢齊指雲中鶴豈惟武力稱擅場亦有文價騰焜煌新詩字字古錦囊清論灑落飛天潢險韻千百敢獨當管鋒落紙鏗琳琅古文探討屋壁藏史傳山岳遺毫芒酒酣往往歌慨慷連吞大白鯨吞航自云疇昔留文章家在蘋比邉一方天書屢上貢州鄉雲衢卜日横翥翔中間落泊志不償武科拉取如截肪况有豪氣十丈長墻壍僅類絆驌驦苦恨天驕久頡

頓撫臂便覺大快撥坐廉歲月耗困倉古厭醇
醲飽肉梁吾非斯人可相望要且報國真不忘
我來自東南春陽邂逅紺宇同一觴幅巾輕莚
追倘佯促膝調笑初無妨自如投分出泛常路
如餓腹得糗糧短長不復置形相路去瞬睨決
壅防搖生轉覺嗜鍛忙高陽還因酒發狂漫叟
戲規柢攪腸聊嘈不減笛弄羌截竹岳頂撇滄
浪撥雲春若誇頭湯爽齒旋復行蔗漿黃金大
顆披橘穰揀首生牲羅幽芳頂茲行樂殊未央
更辱邀我臨山岡大壺載酒洌鼻香果飣梨栗
庖廚盧韓劉黃胡秋與張一〻瀟灑雅佩珩高
談終日佛老莊妙理密契矢揮房絕倒頓足爭
蹌踉罷去追惜成恨〻誰謂夫君氣特揚按以
大句尤加詳啓函恆興劇爬癢忽疑寫睇臨望
羊高躋欲齊李杜吭麟鳳自是品物祥邀予屬
和馳繼緗直取奧陰分駕良九牛犒師始落鋌

正壽先獲大鬱嘗訣河下湧森沛滂因此衆鬼
納犬荒脫走來犇技術揚滂郎瞰臨獲輿贓滿
注羿矢連九鵬沉魂夜泣青女霜北未繼辱厚
意將殆欲引撒觀怒螗狗尾續貂彌足傷凋胡
未易加辣捷摶空方見一鴞鵰短翮便可揄揄
仿出嗟豈得不知量匡〻鎖碎久嗜萬食患誰
敢期大紡尚欲勉孫韋牛稍無盡弄姿朕康莊
難工柢益羞嫗姜聊將瓦礫酬琮璜終愧後素
非騰驤

元豐辛酉七月九日夜大風四十韻

海傍七月無好天頹雲夜半爭糾纏雷公轟車
電揉熾如以墨汁當空瀰門闔刺眼不見地逼
塞四野可築拳頑史霾風颶起便覺怒竅呼喧
闐荖〻乎地駕轆轤礧石雜下麗離顛訓狐投
隅狗走竄拔木僵仆踵不旋鏗轟時鬧擲飄瓦
湧沸猶以池羹煎藩垣卷去甚撤幕屋壁如受

彖挻挻憂空飛礫正激射況復急雨霈湧泉初疑昆陽道猛獸又詡伏弩橫飛涌黔頭豹禪健肘髀剳拆裹袋推鈐鍵天吳勁猿馬御舞飈飀嘷嘯尸陰權乎聲過於起趙日烈勢更甚焚崑前酣奔劇驟者未已陣馬沓奏摩雙鞬笑尤熾師濕腥血驅駕山岳揮秦鞭海濤撞舂萬壑衆崖叢直恐三山奮林掀窩鳥亂枝墜齊急豈問鳥與鳶蝦蟆何知妄嘈嘖似為得意驁翩翮流

螢進草戟光耀啾蚪蜿之毬跋跧泓淙注々走湍瀨臥肉自可淨長鱣伊余竟夕不成寐縱有短炬雖復然歷如漏金直下注坐取滲漉攢兩扃瀛臺仰卑臥東壁煢不諱賤如來鐘黎明下堂踏新淳秋覺極辭成撫然平時里閈急傾倚饑民寒實突不煙田苗吐甲披殆盡草木豈穫根株連蒂鍾隨落相鳥折莖家遠澤如遺吹我閩大塊初憶氣蓄泄蓋亦有節宣助天桄物著

自易標為王燭存禮篇條無鳴聲瑞盛世反禾宄在陰周年厥惟反此是為戾操落下土災所緣充羅長風饕滋甚虖以大徼乃諸鄭飛蟲蔽空廩君慧一昔呱起標戈鋌往時大旱幾赤地韓子訟藁于今傳詩人或以况戚虐歌沛自足所見偏爾來暴旱亦時有孰與掀屋揚楣折小冢破蕩大家耗飲泣茹恨肩相駢胡為斯民罹此患孰任其責當尤愆我將叛天吐嘖讟里使

百怪或拘攣是非曲直當有辨略舉大較歸吾編飛廉讓誅豐隆作慝幾復使斯民瘥

同朱彥周遊元陽洞兼示文吳二朋人

窮兩三湘隣奔迫萬峯會盤拏崩騰根疑此先草昧不周遷大荒勢落燭龍外遠徹混沌鑿曉怵大塊憶平蹠一注玉甕削四隅黛前崖岌初象傳實戩如堀暗璞青黏臥（一作骨）側足得無踣霜鞋擁鋌液叉綴（京本作布）倚空盎危呀傲天額九

地一瘍瀆鬱然嵒崒婆似與石廊配閻闐赫幽
光吹作雷雨解石鼓形似鈴擊考亦硏礚陰陰
陰冬戶塞向真瑣碎鴻漾挹氣毋注殊超物怪
不應私閼闕(京本作閶)曾是閟成壞黃熊非鯀化九
肋蓄(一作嫭)碩大蹻蹁舞陰機無乃孟主宰(頃有人貌)
(深見二鷲大如春對路貫傳若有伺馬者)肉芝桂(桂疑作)紀白仙物令
故在雲烟更斐亹巧弄非一態質當下蕭撤(京本
作驍)柱：到竿巔片桃仙凡隔悲絕止飛瀨誰為

篝火遊遨叩無底界世傳元棠隱茲事或虛採
驕陽五月竟容予短轅過大鈴擲斧曦酷勢捐
林薈追隨邪閭彥及此洗長慨俯窺曾冰拆蘚
收借冷汰孤清凜毛髮生意自百倍清絕兩羽
人驚我鳳翰鐵掃開數尋天接挽蒐幽隘嘯儔
欣魚貫諸極慈鷁(京本作鵷)退仙者如可作庶或逢
松頹(一云立樹身扣背)咄嗟早衰身與寵信誰罪便可
冥三奔吞漱駐童彩投擲自煎明弦馬逐長晦

儀真呂明父席中觀新曲

有客揚楚船歸歎汩吾事波神慳東漲吞過限
脩蠨轉頭彫歲陰逢行變鮑繁一逢金鑾人撈
我若清吹挽置十尺淋淵襟掃苛細壺封拆袍
黃露波攢沸壞老貫脩腹(一作秋)紫枯整嚼霜漬
坐有蒙奧賣譁：肬雲蠛飛雲刮癡白有如擁
天墜疏標烱蕭森北國扶遙背半酣大軸出鯨
窟咀甘飴當中傾玄圃瑤璃紛百綴物愁彈耿

情神妬奪孤闕快蒐既冷：大吒回熟痳吼復
儀真曲不箴銅堤畏淒清激昊音皓齒曾未愧
辛酸皆可以卷舌得真意初如嚴冬逼肅物育
餘惴末似陽春回吼入衆骨醉特壇凜先登樂
府仍一洗呂侯斯人望胄中予古氣二十佩青
綸三十清閒侍高纏見騰躋茂遲擅寰貢頃來
笑薑膌無補當身寄卜築儆園綺秋蜩一官蛻
大筆横刹槊興來即摩壘非如騷些徒冗語釀

愁排珍重白玉舡虹吞楚狂子

送方絢解元赴試南宮用桂林一枝荊山片玉為韻八首（時方氏李孟二人五名前易引字者進方聚請耳）

紛〻束書兒穿亢鑫栖桂及當千人軍往〻出下計誰如冠軍豪飄揚選鋒銳判乎捋鯨牙麗落見孤詣更有扶重閽喜色動吞袂

其二

人言蜀道難歷井如（加一作）捫參何如棘圍衆對面橫霜鐔聲價一日中不數雙南金秋風大情生半入瀟灑襟袖有百鍊骨躍馬韓家林

其三

馬家白眉良由來罕儔匹誰諧虞帝音賞在得蘷一顆碩康樂後況有阿連出春留棣蕚好影厠（側一作）領原當定是金華進羊邊起高也

其四

君王十二闕一〻登推奇飽之青玉蝸絡以黃金蘿南宮翼北雖遲追風姿驌驦同神物豈病孫陽嗟如闈有桂約將滿秋風枝

其五

我來甫之陽與子初班荊巖　太古鏡中有不蝕明青緗無留賞理到刃必迎雖肝腐儒後數見胄膽橫詩嗽逼根綺酒吸摧奔鯨君看老雄變冠距將而鳴

其六

病夫亦何有愧彼小酉山賴君不佁儗拔擢捫吾闌意豈報途徼叩迴出益壓經郛榛菜翦聖海波瀾閑茲人不易得坐使幽懷刪

其七

天王坐明堂溫詔飛赤縣家〻書儒生群星會頭弁坐愁谷駒空豈直罩魚擅子行殊未央去逐淮雲片神鋒正吹毛顏看長鯨剸

其八

女林圍饒鳳方流亦生王百年海邦蒲文雅殆
成俗之人巻鮮波浩汗寄高獨蠶笑洴澼子長
年事痺痳噫予拾壯圖未負春頹綠

古風謝汪都講示惜惜吟

翕陽先生萬人敵少来繙書始成癖風前白眼
望青天笑捉短鬚吟惜〻地祇閑鐵掣臨賀天
家寶塲正中劃萬空一作工扶坎覓坤昔鑿盡顧
陰治清液鍥磨鏡鑢歸高手養水工夫價連璧
别斷圜處賣銛鉧粉匀黛綠低真色傳有代北
青邏邐一泓幾動春消息無論丞相戎撲滿先
許司空熾一作識然石楚萍赫亦浪傳廿奈缶撲
糊徒薦客由来此秘似未靚瑣〻搔爬唉叟叟
先生早茂椿松姿道韻仙風方日逼胡麻青飿
飯調饑夜擁抱旁跧七尺粉闌聊當襆被遊齋
携不斷胡奴力大餅酣〻動蟄雷霜飆澁盡銅
壺滴青螺仙女暮成炊綠竹走人寒卧壁興来
治筆巻天演南國小巫陰攙魄悠〻萬物何親
踈新故終緣世情陽夏衆秋蓮竟誰負寢廟偃
湯轉身易昨布東皇九十春融冶一番浮綺席
莫學長縈換短縈惜〻鶴夷兩拋擲

癸酉歲暮壽春道中五首

有城有城半蕪沒偪張當年開府塞寺轄白馬
成底事提得其狗空淩突青淮不洗饕刹覞石
馬崔嵬化英物據鞍浩歎焉踟躕但有悲風起
蓬勃

其二

有鳥有鳥高飛鴻哀鳴嗷嗷隻影東枯聲寞寞
霜後葉狂態騷〻空際逢秋毫不礙掛天斗一
氣正在脛膊中客邪中饑亂心曲短衆埳襪催
哀癃

其三

有渡有渡背北城淩排駕淮吹暮聲卸程未央

豈病涉寄汝一檝推生平古来豪士重感槩車下未之宵衣征出廠任天幸無若有如此水吾其行

其四

有叟有叟儲兩顊杖藜道周傲天年懐（懐敗作）頽發咲挽行子胡乃傯為忘令旃吾儕小人敢不勉孔孟卷轍如趍然男兒充腔乃始己非爾所知徒憮然

其五

有客有客垢髮鬅鬙冠掛鞋無宿儲粗心北闕北寒叢他日南山拋舊廬逆旅丈人（大一作）貞脆急揖我下牀邀踞罏悠悠高門繫觧子莽貌殊根勿請渠

建陽縣 二首

東甌消沉故王日俗號剽輕如故賈挾策不數應門兒雅尚儒人鄒魯匹頃来官長稍自安市里頗閑淨新室陳侯健音吾故人坐致豈康待無術

其二

紈民趍高市日高紅女機杼仍分曹雙橋卧虹上下水石春瘦龍狂闘年穡登爾場俗豐樂匹馬比客方滔滔轉將身掛利名網擲此故歲如騰躲

贈相掌文廖生 一首有引

相掌文廖生自云前十年余舊也（一本云余十二年前舊也）因追計登第以来符驗累如生言（一本云與生見詩客同）今又相遣於螺水之上求余詩尤力因攬筆濡生之請云

廖生術天與如鑑掛高堂能以禍福詩感動諸奔馳至有不旋踵坐獲百萬貲推排鬼氣奪攘介海岳移自云前十年貢術驟螺渭閑中出雙掌得子如沙披乃今十年後所契了不疑况有

遠大語未易論銖錙會闡物外償不若君家詩
吾謂廖生曰一詩何補為生云等詩爾我則如
渴饑一詩固不惜為生試言之天地有文理僻
仰自可推有文在其掌乃晉魯嬰兒方其表異
態覺者初亦疑生當千年後把握論著纔顧京本
作顯生勿輕許角立非生誰

贈廖相手一首有跋

廖生得掌訣初一作受自屣眉錙生自云得術於南嶽老僧來

身事覘譬差為不情兒力一作閒持禍福語傾動
諸奔馳所至餉自倍如貫擇羸奇從衛辦便射
側正分陰庫夫織春初闓鬼覷慳幽投璟〻太
史氏抱珥司渾儀臺樂〻侯一作公王初一作自不
論何誰寫照阿堵中唯生鼓領顧自一作因云前
十年挾術驤螺溷伸縮殆萬肘較量但一作止肥
羸最聰得予掌決背逾灼龜九方揖孤駿神觀
歸心師手姑詰奇中最言寧肆欺今者非他須

子盍償吾詩冀因拂衣還松九崇高楣我闈一作
有生閩形質至文一作款識從可推慈象麗齊極川
岳羅坤維遠數別壓炳京本作炳黴激水生一作故漣
徛上飾石繒綺高亮紛滐柳石鼓賁刻畫汾摒
珍陸雖鑑靈不淩理節煥餕豐雞罍潋緣有豐
玉指京本作畢因見疵況當筋骸束前構了不疑縱
理〻尚驗一作齒角駭禹字胥猶宜一作表西萬慈胄握鉤
瑞宣父方尊識一作符曾姬灑壁亦公耳剡文徒

帝為妙寄斷輪外如生信天資秋高擻萬木客
寃倦孤坎徑摔直東臂喜動雲林安贈言愧非
澤聊以當瓢齎

生俚之尤者一日持兩盌自副曰是名兵厨
冀以當子詩償子其就章毋辭余笑謂曰方
事之殷了不復有詩興視盌中物正自天遠
盍持歸無多餌人也決起剖盌長跪見酌曰
世所謂以軟腕此真是矣其不擇緩急如此

不得已為倒益詩以畀之且跋其後以見拳拳於一時云

走筆答郭子陰句稽

春歸幾何時綠樹陰已滿蕭條子雲巷誰借吹噓援常日雙柴扉深爲頻休澣推燕掠翩翔踈錚弄樓斷擷芳聊自娛併食習成懶嶷嶷樓寓郎蝸居闇三款兒童憚逢迎應客事謾詫謝絕高軒槃祗增翫鼠短類君不吾靳尚捜斗筲筭南薰破笑語慇懃接閒佩酸然梅雨天煩襟斗瀰浣波瀾信若孔風力到微管如育建安作大軸舒噴濃力鬭神臂弓傳以青玉笥自宜造英璧豈直駢組纂居然膚寸毫搜判入稀罕諷疾煩渴飛把持手爭盥漱然賓宴家連抱茂陵盥久矣吾衰頡占數還鄙鄭長年苦中乾吏事節觸綫北鴈自不材方木宜登敬赫如千尺光旁爍幽竅隘處此得無猜神觀迷町疃誰如寫青箱利器未施猶匹馬青螺城我來聊投館愧無青田核相與申燕衎曾是翻先甌撥疏仍瀹郊難非李雕祖猶吾從跣祖吾入重解瞖焉游未應犢行看赤驥駒萬里脩程坦

送李侯朝散還任一首 有引

李侯朝散倅秀之三月將牒來洪幾一稔矣今已事還任好事者率有詩送行僕雖不敏敢不任之西山閣今昔章水弄青洪雲隄揷天半滕閣中隱起青鸞千萬家湖光豁如洗鍾陵一都會信亦非偶爾君來無幾何所得已倍蓰笑談送白日慷慨拾選執成詩殆百篇天籟落凡耳秋猿援孤　勝捧百思顧我傷儗人晚乃識君子未浸痛生刲先倒蔡公筵清揚舞眉間秀詩骨瓊藥囊開雖立見公今無乃是柰何追歸歎笑把吳雲指六月江南天煩抱劃舍澤鞋篤下鋭浪畫難採掌尾焉懷傲兔盧醉眼寬彭蠡

山長楚甸轉駃帝（帝作駃）扶空紫珠璣紛滿篋銀鈎赫琉紙野蘋銑擬英水黍是綸鯉人生不知他安與樂而已行〻句　吳中古來吳一官雞翁翼爲往不爲仕洞庭五湖開明月清可泚驢鼓誇未下蓴羹貴千里由來張翰與今後見松水吾兒洗眼看吾重倦游十九月秋風高縋騎迎楊李

寄李秀衢端匡

吾生本何爲筆墨代耕（京本作耕）未拂衣靜雲林倘與寸祿會隨翔俗子後如垢不時頳幾欲臨紫虛標身飛鳥外時我不吾與歲晚牀頭沛烟〻平生心誰與論㨂騁李使西南秀胃腹無留礙表衣起孤韻迴飆爲蒼搶筆拄三十英壯甚敵王懷高寡若木枝直撫靈鼇戴前年帝上州牆詩畢傾蓋欣逢妙年容良愧慨晚慰謂我文字工超超（一作忽）到前筆去年清渾游經從不辭再

高談破三鼓陰膊棹百怪是時方窮久甚縮寂萬穎膝閑掛星斗蔽根眇江市愁非徐孺榻僅飽吳兒鱠思爲鴟夷笑侍（一作時）有太白在四驕馳頳年遠近掃荒昧君今規壯圖吾轅方未歇青原心欲折今散錢裡囊空懷簡書畏未卜替稽對瓢思謝家吟拾月弄雲海

石廊洞（洞在永新之蓮花村）

君不見仙家三十六洞天西南大半盤蒼巔此外元陽撞薪絕況有石廊人事傳碧蓮參差隔地湧徙倚危拂飛梯棟陰〻洞戶半空開一縷嶙凹愁奇種萬鈞崔嵬挂礧石竹可怪（一作長）兮若飛動天然湫尚尋丈開寒烟初燈媼神捧紫崔蒙茸瑤草秀戀泉涓涓挹天酒激靈皇即乾坤秘窟宅究是神仙舊飛鳥點影陽光回遊子獲深驚殷雷九夏三冬自回斡雨暘寒燠爭喧感神物安有似無謂突兀古廟當巖隈邐邐咲

舞助性變落日愁絶松風哀嘯籟一方殆天意
累露之疑此其是山乎仙乎胡不歸忽使秋燐
泣陰鬼

同楊方士存拜植園潭瀨同賦詩即事

媼神劈陰闢一水下劚青玉走萬谷收來不
容精溢爲無涯津飲碍竅深窨誰乎猿覺咽吞
嘯爭一飽復疑刺秦虓環柱起方拗直前執長
驅橫騖孰侵鈇或未諧無旁或云削京本作述如剽
長年雷車轟盡心轉蓬掃春谷送日月汩瀄亂
奇曉老蛟非無須一掬擅閫帘鯿魴雜鰍鰻婞
沫佐陰徹翻彼晉高貞羽駕珍遺狄直下鋪三
泉窮補決非小今無壽延慶過者色猶愀蒼波
耆舊空斷石風烟老琳宮珍崚嶒像設儼㛐縹
尒來南北帆坐閱幾飛鳥我作六月遊未覺煩
署到撫舊感徂遷簡功愧論赧方寸洗濯心得
君此同調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三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四

安成劉弇偉明

古詩二

次韻和毛正仲胡潛畫鶴歌

青田有仙物脫略衆凡外寫彼輕舉人趣與五雲會一朝羽群空誰識眞意態有客筆氣摛雲莊寫以全體翩低昂月棲宛是叟清影露警似許聲圓吭舊傳婵崔傳輕箑未枝拄奏眞屏宗非如楚綃削一作佔秋水迹未援陸心先窮叔寶踏瘦骨巢父洗塵纓屋壁樓新詩巾佛掉餘玩展疑洞天邊緘恐神物忍因舞成賦良未眞緣相作經那足神萬黄金輕寸覓畫鉤術豈雪移斐旻薛公鶴手高唐世其人已逐來波遊儻得胡生尚似歸古人未必今人非

李寧新成假山

夫子絕俗姿趣尚豁雲海花移落下品池劃天濱派中間疊嵳嶽石手紛森森功偉一簣始正爾臨爽塏羅浮髣南勢迎目出巧匠洗磨新譯發秘匪若有待鬱騰天吴掃攢削丸尾擬雷頭七八峯綠嫩獻青霄直下三四溪何年取東匯洞指白鹿迷路認桃源改時時改其頗瀟灑迹天賴得非緣夜半提挈有眞宰俗物畢培塿高標想衡岱我家香爐傍登躡素心在一從霧宮綴未省識嵩岱俯視攙雲霄兔興幾十倍無爲纖真假自可獨塵浼何日升君堂把酒取一快

遊浮洲寺寒林亭

夫斗嘴月齒鬓韻脫陰閣雨離散雪一番重釀與人著征欲濯澗捫崔嵬潭潭招提此亭在鷗鷺慣容無驚猜香君故國鏡蒲酒臣浸沃日西南未別為瀰茫浩汗之沼沚中有晶熒照耀金碧之樓臺乡塘未應遜北顧真愁我飲牛之津捧星渚一色藍英玉奩貯連同十里臥晴虹近

竹遠松如林堵就追神觀所得多清風爲我生
曾波有生帶暑乃天性獨快沫樞方吾病無論
承露盤未議清涼境安得大地變廣寒相與一
世振絺屏蓮纓頸冠

黃魚鮓寄狄後之同佐以詩

魚有健且修供庖厨名鰉紛紛水族中嗜者貪
肥鮮領根來短喙鮎皮突緑肩十月天風高三
瀛滄聲乾脩鮀列長眾獵獵排蹺湍魚師頓舣
艤檥作壓鬐排鉤竿小罔不足數大或介盈千
丹膚淨霜鍔珠鱗脫連斗吳儂善健啖日取文
虛盤我食幸有餘鮓法得新傳薑芥間紅椒漬
以春醋淵置腹恐後熱暴壓防弗蹣與未發新
坩正壽供饞咽境鞋附骨脆黃膩豈脂鬧摩鸛
信非一豈復數娥嫁鹽焉試何事屠虹秋誇謾
福州鷺如斗密覆恨不寬勤勤寄我交待以敵
琅玕君識茂先此舉鬱知所然此味勝他味句

向何許真成茅門愁殺人我欲將君空酒樽君
刺野航執涉津翻然揮手謝春去我欲留之良
苦辛冰堤漫漫夫欲處下有清海濤頭奔濤頭
奔可奈何江淮由來水事多田家遣丁纔取其
吳欲行勸不煩訶蝸牛小廬流雲鄉梓一作杵上
把草夷陂陀我聞神禹又九土息壤能盤千丈
波獨坐敗堤去民吏髭笑王尊禦濁河李侯方
精強程督宜有斜民事不可緩田疇久滂沲數
敎老將樵意在邦蛟鼉無爲坐歎息勞事非蹉
跎山肩駢水參強飯時吟啾暮歸泊煩從丁康
王顏配他時解看官門北千里長虹則歛步

憶昨

憶昨年甫壯弄翰白玉京自許稍不凡笑談揖
公卿蟠蟠射書滴彩筆當校横素琴推隻彈後
出笑商聲寒芝得孤秀淑霞抽縈縈猗昨驕其
尾僅儼諸儒生斷絕譁誰何森羅護千兵白裕

作寺閑看
石巷高侯見遺鶴雛榭成十五韻
我生好鶴乃天性得自高侯非所祈啄伸雖也
初翮脫頂埋丹顆未依楯悅雙翻突乾龍逗細
看恐先喬爲飛三島夢瑰迷曉色九秋彈影怯
翩歲長戢自異晨鳥卑瘦骨全勝野雀肥無迹
可尋華表舊有程應想洲天時精神瀟洒元非
俗飲啄安閑似見幾載以畫船休缺望溪之野
水好生蝉漢宮舊佛仙八掌邀海分有羽客衣
勿爲緇梁生健羨萬金鶴鶩許扶衣鳴界不隔
高騫志截腥初忘過分識夜砌行閑清露警年
窓終伴醉碁劇右渾鶴謾誇真賞海客鷗空駭
時機煙月此生真不負蓬萊他日肯相違片心
便擬成高謝騎去揚州弄晚暉

送李全如堤上部夫

東風日作催花計減去年來大半春未省春歸

照青春綠鬢影華纓步兵卒爛罵禰衡有虛名
寫懷紫蘭閒指日邊雨清短翮無逸飛顧與俚
俗并七年甬一第脫籍緣白丁傳書聊牽孫桓
禍城俱征十月揚瀾涌千里海陵城風濤寸心
通節物雨毛驚茂陵䘮渴肺臨淄少宦情挈村
亦客補隨翔終少成有如蛄螢出叢未取腹盈
丹經徒虛語欸仙骨不輕顏年負壯圖白日阻
丹誠鄧禹解笑人斯言良未早

人日

去年人日螺江邊今年人日在通川故家浩蕩
五千里谷子驗骨心茫然霜盧盡解故時葉生
意斗爾歸蘭荃海風如刀冰塞泲欸航野水雪
悟天他鄉信美非吾土香草悅瑰負浪傳南冠
故聲祇操楚劉寧雅志惟欲田五畝如罩費廪
粟一囊就盡持貪錢顏毛丹丹不吾與慮援浮
動輕於鵷小雀誰言畏死鶴未肯屈折同林棲

章貢直西三任在爾來望眼欲成穿科桑洗竹
真合事孰使歔〻線充頁何時解得無拘束歸
釣潭頭楓葉鯿

同李端臣遊薦福寺禪院

相期來真遊蹤得青蓮界戴公舊棲隱綿携化
祇樹古老張祖衆參兒走巾鉢百年沸魚鼓壯
一作乙世、聯青其白門三面水天末蘋風起衣重
寨濕雲苔幽涼屐齒南來雙春鋤乾雪點晴湖
憐渠之閑淡悅欲與之偕蹔眼課谷汲分餉雲
腴泣落日轉金繩林暝歸鳥急末身事幽討我
駕苦不早及茲一，顛然微君孰傾倒

敘舊贈董承君并引

余十年前與董承君承議婺執淮上今又相見
於故鄉幇與比舊則有加矣聊敘見之於詩遂
賦古風云

採〻不根舟瀰漫隨京本作從所適朝辭呂梁陰暮
棹擢迫長波送日月滯與雲海隔晚從天末
歸良愧故人識夫子書上供一作秀久任詞翰責
剌手翻天泉灑作兩古墨斑〻出素縞想見豹
姿澤憶昨長淮濡半面欣相得居時天涯宦哉
亦西風客薰絃破愁顏奧一作寸京本作懷抱洗連壁
吳參刺一作剛王庚玲對艳佳色顏年髻眼過十
見溪草碧鍾陵旅學子宦況秋蟬寞影撇愧西
嶠雨影心惻〻懸鬢鏡揶揄甚者得鴟嚇由來
次公狂僮兒陳遵謂敢意今者見依然得江國
一作後在江國共鄉情比重采暖氣田肘殷南閭與東
阡間躡車馬述古人重交契遠一作世有千里憶
連墻彼何人走死不相親張陳泪勢利光初竟
何益青原雲擅天螺水藍書劈襟期京本作居情方
未央更約浮我白

送邢清臣赴左選

泊舟梅林浦解纜墨潭灣曾波日〻生雙槳那

杉溪驛　驛有鮑失二婦題識
竹嚴杉溪道路長道邊古驛鬧蒼茫分流溪水
薄狂渚挨石人家環上方王程星火懼將愁霜
冬草樹芸其黃去來今昔幾男子姓字喧傳兩
女郎

送席延昌奉議
章水如有情為居生曾泱匡南萬岑玉遶如清
與多四年一官去鄉卅歲月挨恨無青田拔建
得閒危看青翰客相與春風還江梅吹欲盡江
卻未勝攀無以持贈君對君成強顏宜兒斬新
好晚步非問閒直北清夢多半落夷門山愁懃
人壽詩毋鳥魚鴻悭

送真嚴主赴泐潭乾老會中
昔別大仰巔今逢章江濱浮雲限南北歲月一
久仲上人邦閣秀落髮早辭親滄浪浴日月作一
日白初不點始氣問師項何事學佛苦實〻功理

居韶顏酡

贈法雲守光上人夕疑作ミ
日邊閑神皐古剎面青嶂寂寥千年後渟〻發
孤壯上人唐蜀英絕軔超性相獨鶴凝瘦姿曾
氷爛清尚雲遊始丁年自副乃孟杖鞭筆去智
吾盡登契郢匠喉呼般若音浩汗卷瀕漲衢導
灑法味如取赤子飼九夏天無雲暑風濁抜醜
泪吾耿西征揮汗迷背項昶〻清涼境一埸炭
不輟穫作穫本無乃大勞神自云吾西兒腹寶珠
作京補本不實是身雖再得所惜劇飆輪十年嚌楚
嶠六見廷山春熱祐邊委晉當五世人禪者稍皆誰睞樓
誰覩抻西來身從之遊驟領一〻捫如疲得熟歇
似笑回孤嘆旋聞邑別境寶峯棹高旻中有拔
俗光拔馬駒後身秀風了不制燒與如爬叙閒
綠精猜地梅雨吹南雲輕於煩風翻笠苜獰節
孫男兒貴決裂勉哉行問津

贈前住瑞竹突祥師（時有丹住持少中己放有花理）

清臚上人四十餘二十交祝髮與叢性來與梓
舊嫘水四維掩與臥起俱（京本作綠雲下弘不祥遲）陽岐有
摘嗣回勇得法殆亦（京本作與）雨佛如（京本作俱）罪ミ出
世建業寺譬（一作如京本作以）土囊口納衆爐金鈕子
有吼物志（一作師閣慶樓子食初）參終攝罪（一作帰來鈴參）望研
超玄契妙情似不偶得未曾有才斯須（京本作寧也須）
生平學解一朝盡茲奧臣還航帝物無端梅柳

（物春風城也難首丙我有執事書喚無）頃拋瑞竹依章游理照接
遍春信成孫挑李亨喚無（京本作巧道欺建席以沉一日如成貴負）
祖最下徒褚衾宿庵聊卒歲未俗太覺誰龍豬
蒼岑白淵謝人境南若楚岳秀進虎斜幅繞壁
湊物學燁聯大刹知幾區又其甚者控關闌金
碧爛目傾國都如師不使正法席笑衆釋子何
朱（京本作其）憑玉虎繫音久不吐（京本作發）是使一世後
猊虎隔禪越堀捺抓唱何黨鷄鵝陵江湖瀘川

南子（一作安成男子）索狂直為不平者有失夫雖師（京本
作理師雖）自無固心志欲得垂手可後手由來世事
多及覆使我北望長嗟吁

了頭巖

弋陽之東當古道有石突兀號了頭苔使鮮尉
風雨蝕骨幹葉削如鏡鍍不知何究上新帝時
闢之勢難稽留草木焦死佳此髮獨繳平鼻疑
秀發深深丹頰醒睛霞髮鬚瓊梳掠初月行人

諸壽畔子腸癡女嘉羊（鼓二字）亦何別惜我偽態
安胃真土俗侍誇疑有神陰崖黝黑岩齊朧石
眼六大流欲根君不見望夫薪ミ亦頑石似不
徒然有真魂類項廟食爾何補登進雖怵始來
隙安得擲置八荒外化作膏腴豐稼穡

東盤嶺

去年踏雪東盤去今年熱熱東盤來去年險澀
自其分東盤於我何有我道傍飛礫如積鬱幽

蔓緣崖不盈攬懸知到此客腥酸愁絶雲舒與
烟條半山棲壓挐華歲旋覺陰幾萬鈞壯鍾梵
時聞一兩聲妙界迷疑落天上經禍頭陀釋我
言此途詰曲知何年名情利慾過萬計未開厭
者仍紛然造物驅人不留瞬車盤有盡人無盡
勸君莫歎行路難人人未老華雙鬢
過鶯溪驛讀黃安中中丞留題其李事云如今又見
經趁處不見悉賴沙為衣

金臺天仙才涔流虜寸管由來風驕特要出江
謝遠一生忠孝心倫回世所罕最國泰安與駕
言得茲館喜先行轎動營八綵衣暎侘年遊波
痛故國松楸眼眷輝草心盡日力烏哺短銀鉤
壁間字剝落歸紛枝捉拎未熟復如竭醋筆成
顧我不廢婆娑公披沙揀波淘泝汾瀾藻大止
覲鑾公今青雲上功業壯國滿城詩落人間操
味綠一巒

宿孫彥倴舍居

先生綠鬢隱為己得能京本作一何多病田止三稜
鎬蔗紛陽坡自言世情确水火相憂磨剝身一
不售暫去為隨和爾未入累輕但超歸歟歌青
冥逐鴻賓紛紛空雀羅我未卧京本作臨松梼京本作竹
斗酒客頻能揮手勢刹徒寄之相諧何蹔明又
南首其如梁鴻何

宿法藏禪院二首

針河左界懸朱捉沴燼掠天紫棱飛高梧泣液
涼參差前村後村鳥夜啼雕覺梵拱繞坤維知
自何世張禪廉有晚釋子庵兩眉清梵一聲指
罪微亂我心曲天之涯寂歷故感迎新悲歸歟
誰是真志機獨鹿水深愁濁沈

其二

白汗泣珠霍如洗指棹聲禁松風死斑如匹馬
家戾止化人之宮盡天超錯寞形骸寬一寄天

涯特地悲身世齟齬由來直博齒白頭匪〻忘
男子跋狼之胡疐狼尾世路傷哉溢如砥

清思

羲和日車詫其幅白雨洗天洎煩從綠蒲紫荇
娟回撩搖〻瘦青環繡蘿累長臺槲翳復明百
尺紅樓精淨淥神觀翛然物外歸一聲班鞾動
涼颸天上廣寒之宮不足羨人間綠淸百解眞
吾師標當作題

憶黃天倪

趁綠霄空生別愁我車欲駕蒐無料驚風吹花
濺紅雨白日西注倏九挼青春九十行過半天
御空隨江水流思君度日倚高閣待〻長懷寄
寥廓古人不顧身後名但願即時一杯樂安得
此身生羽翰高騫便似遼飛鶴

村南

村南行吟嚮新場馬乘款段壺懸瓢隸如濃雲
槌令黃柿葉君一作亞枝收趁霜朧圍鷄醉盤餚
香簫鼓下神巫正狂呼兒往問當壚娘淸美何
如碩建康

安成道中作六首

故家楚尾隣三湘粗有晴地麻與桑剝織未判
身輕常生涯寄將一葉上漁釣賴尾秋滄浪

其二

翠篠娟娟接晴芳半隱半見柴門墻分書戲兒
凝腐行令我晝〻老繞連竹馬鳩車儘汝狂

其三

波面擲鱗銀作刀波裏陰楚紛贈淸秋駛艫
吳兒操舟待長風十萬里躍入雲海翻驚濤

其四

忽猜紛〻同一打剪斷愁根莫如酒誰是歡覊
不離手但今秋抹登我場不應他日羞牛後

其五

新里當南義提北一水中飛抹山帛吳欲楚俚
愁狂客十年仍作噓嚱遊喜於盤棋鬧通塞
其六
駿然軟雨吹空濛忽掛萬丈橫霄虹陰晴回互
倏翕中由來天意不可測惜我無物終鞠窮
夜嘆
班烏白烏（一作班烏白烏）爭夜出還雲去雲無定處不
無夏筆工變體況有秋聲競扶戶一既三嘆誑
如許客思紛紛野烟淒宵明景晏排針河叢堂
苒蘅園清露有美一人在西方白玉珮環珠兩
璫明眸皓齒艷朝陽企予望汝涕泗滂安得鵲
汝羅衣裳
送曾韺
紛紛李賊子什伯羅秦缶擊考非無聲顏出俗
物後曾侯西昌來顛扶殆天就等閑發秀語珮
瀧如振綺渠黃（京本作久）為世時（一作）生駿骨謝前村
繁頓萬里足住奚撞天廐
畏日三首
畏日杲杲天東隅盤陊逆旅進山肩岑嵚遠岫
不知數蟲落近松如有須旅人墳墳信物役逝
者滔滔皆利徒日送長雲藉平儀赤驥（不作騏子）正
愁青王匋
其二
畏日赫赫天南隅漫漫白遺盤鬱紆過蛇搖毒
宿莽死陰崖發諸懸泉枯沉還未蒼招楚些激
越可是歌吳趨日送長雲倚妻倩嫩鮒愁絕（一作）
浥西江濡
其三
畏日慘慘（二字疑別本作慘慘）天西隅來規街山我僕痛
招提訪尋數里近牛羊斷續前村孤楊塵動濡
治膩瓜好風不借清涼艇日送長雲下碕礒鶩
亂（疑作繁恥兒還賊）愁對陂陰兔

相向展滿事熾猜目擊自張王禪場推選鉢究
是皆鳥將洗我者空語盡决潑墨盡梵羅辭結
棘何有桂諸岑露地非瑞倪麓〻白牛放借我
功名誤未爾寄物當佗日虎溪傍還幾秋黎訪

黃浒

不出東城隔三月今者忽作黃浒遊渾〻大江
到海窟黃浒一水學潮頭潮去潮來朝復暮蕭
索千里空滄洲沙鷗上鷗亂人眼分曾望當惠
綴綢靄粉飄羅紫折木着氷凍雲銀篋救老漁
鈞壇踏新灘婺婦續草當空垂總攣愁澗路人
詩新年已非故年熟故年楚參破分收新年來
省飽鍾粥保丁催耕不貸人行止猶乘黃犢
向秋但無惡風濤全北相將拾種穉

北禪水閣走筆

西風凉客衣弭櫂滄江淨晩晩一作吾事瀟洒聊
復此登臨雲容不礙秋清樾有餘陰煩心洗東

謏寸目明達苓樊籠脫鳥窟採蕃弔兕吟莽壕
闊今昔長慨撫孤鐔放楚冠劍盡一作畫物情幾
浮沉懷哉歲將月無為空滯淥持詩朱陵翁須
矣吾抽簪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四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五

安成劉弇偉明

古詩三

感遇二十首

歲月忽其陰颯焉悲凜秋商飈號晨林脫葉舞枯楸鳥遠下白道木末揚寒流閟人從幽行客子悵遠遊雲間耻天半俯景獨逶留陰霾掃不得千古空滄洲

其二

西方有佳人猶齡三春蘭一顧迷下蔡再咲傾邯鄲青樓十二曲容群勝廣寒寸玉耿孤抱時時寄哀彈孟姚父不作宿瘡被朱丹世道終如此美悪隨所觀奈等句後道留與寒〃看

其三

日月跳雙丸陰陽馳四驪海水幾清淺萬古信悠〃嗟我世俗子真如蜉一丘三楚冠劍盡空看逝波流悲未俯長劍詠聽淚不收何事馬蹄間來夫良足羞終恐鄧禹笑三十未封侯

其四

廬山何崔嵬直上九千尺藤蘿翳蒼茫猿鳥閟今昔齊飛鷺聞了與塵垢隔三十六騰礼壇靡挂空跡中有墨漬翁不欲亦不食文字為之使侍衛羅白額遺我一卷書生平所不識小兒其無忽持以永朝夕誦事受翁賜恍若吸月液寺特收椒丘眈覓探八極

其五

娛娟誰家子榮〃生輝光弄姿倚春蘭臨風歎微芳秋水揚清曜白玉雙明璫渠家何許咲指南山陽去〃不掇執悅若遊雲翔遙看入縹緲明月斷人腸

其六

蓬萊三神山夜夢遊其嶺岩巍黃金闕白玉羅

九關正見王子喬以把肘書緒顧謂方瞳人持
我謁羨門揮觴清露滋行庵角嶼瑤一酌袪滯
念再酌洗冥昏三酌陵紫烟列宿也可捫下觀
人間世參差舞丘樊有客撫雲璈長淮砂飛翻
送我若有情徂鍒儼長鯢悵望不得留東總己
朝職

其七

我羨徐孺子飄然不繫蹤屢辟竟不起三府為
一空當時坐支寞角蹉歸萍逆或使取鉢欽或
避為雅春南州單薄地數人出其中一丘與一
壑自謂適諸公坐搦解陳蕃生芻弔林宗結頭
非一繩何獨識汗條至今清車涌千載揚高風
寫懷寄白社寂寞吾焉從

其八

西山有靈丸五色發光耀餌之生羽翰可以後
天老莊揚擲斗箕宇宙共籠罩往逢洪崖生揖

我顏我笑手披真形圖持杵剖丹竈竦身欲雲
煙一息便不到終為俗骨累凜凜鷄頭蒜噬嗟
魏文帝空悲逝如掃

其九

士也方躊躇攬愴不得雲（澤雷）無鬚何日制陵風翰
九衢無間塵悄然走朱丹一為轍迹誤翻身塵
波潮愁未歇黃鵠淒感入脾肝千載上東門雨
未誼掛冠犬遠下蔡根鶴起華亭嘆冢門與林
下珠侍正躊躕

其十

驅車出郭門四顧心茫茫去蜉不知愁十百稷
枯柰東北有故宮云是許旌陽旌陽昔仙去鷄
犬亦隨翔云何謗毗子乾沒走康莊任年不可
挽綠鬢忽已蒼我搆（斂）衣始駐景吸晨光篤言欲
失陵荒兮其未央

其十一

鄭謂璞為玉周謂璞為鼠物〻無定形公議歸
何許子都斥弗御世或貴媸毋棄蘇寶康瓠楚
客非虛語紛紛荃與蘅臨風結雙紐幸將駕而
嵬拾玉老態圖

其十二

富貴吾不常忽則轍易人青門聚瓜客曾是故
侯身金鏡失秦家中原駭烟焚房狗販繒子開
闢排氤氳一逮泗水公濯鱗清滄濱信知天地
間虛槖鼓游塵冥中有匠力呼吸旋峨岷崩散
不輟弄槊故还趨熱得失定有寄無為最吾真

其十三

積滿時八駿躍〻萬里足朝賓王母家暮抵齊
館宿擇觴讌白雲擁雪歌黄竹歸來〻家室一
參七漢曲其樂安在哉禍胎兵騎日荒矣秦漢
君雖財究前獨射蛟長江波寫涕之果蕞彌年
滄海傍神仙杳難覓頻年寄西峻未必不為福

其十四

翻〻外黄兒片玉駐青春鏖兵破項籍當更視
吾民從容出談笑叅拌脫泥塗鯨出蹈海容胡
為昔洪春射戟與弄九斛分竟勞神生子不忝
惡惜哉襄城人

其十五

神器不可為天下乃天物孱亮律虞舜為謂能
爭畢竟何燕之猶智詐窮蹴出乎丕代哀漢矣
清論雅詰切雲鏤瑩碨豪誇灑雄筆當時許昌
事埋沒十六七那知石勒吠正在譏欺衍洪〻
千載聞高光竟誰正

其十六

逍碣彼真人元是赤帝子游氣決秦餘晁後項
籍死青雲儕高濯侯王與壯士咸陽祠置酒猜
似從中起鐏俎化胡越對面起千里君王忽天
贊顏謂封雍齒軍中相與言事所易了耳雍齒

今且従吾蜀無惑矣炎々四百秋按堵従此始

其十七

我聞述塗説未遽勝不迷云何之楚客北首鶩燕山々精猶足使短尾陰狐驚疑作考証狐火名荊棘與風波平地乃岑崎若平反而從無爲跌其間步兵足長動楊朱那泣頳經涂有几軌卿以懸蹄蓼

其十八

昔人泣蒭笣且使変清流瑟婦不恤煖璝々悲宗周蔣飢叔鄃號貴阻愚公恐曽無百年身浪自遺私憂野馬驟日覩蚍蜉捨岑樓岑客有高蹈其山無搬穫足己不累物一毛輕九牛寄言聰々予母詒尸祝羞

其十九

快牛爲犢時數能破人車欺騏生七日超母每有餘經奇木自天首真衛斯須里社有病櫓點

南有駁驢一生便凡散蜉彼衆所俱下愚與上智比理信不誣

其二十

疾雷疑車音出門乃知非抱影長自明流螢點霜幃羅帶翦秋水黄金縷春衣持看清夜闌愁無奴時揮金葵心知傾茹臘腸虛肥纂々橐下歎惜此歳月遠罔聲勤語儀勿俟歴々歸

秋日儀真即事十首

秋風来從越天末痛洗玻璃出明月雲浮隱起玉龍眠下有春容萬壽雪獨負之綸歘一葉半酣老漁拌歘發客[illegible]心寸許了無多放爭臨風吹欲折

其二

野雲隨姿渾貼一作點江過雨骨風闊斜行秋聲夜半洗遊廊十萬屋尾浮青鷺樓頭縹緲下簫鼓羅綉綺僑暗行觴紛々傖楚不足數更甚吳

儂來去也

其三

兩〻飛來江上鷗顏色白欲逼人頭髮如一兩
過時昔自似五銖輕轉流紛披葦白狂不徹斜
結夢紅嬌欲浮五胸之脯一抹鮮艾問鴉吳乾
不得

其四

湖海有士豪不除坐客下牀初若無霜濯洗出
不理曉十里但見陳公胡英雄身外亦何有要
伏惜匆墨諸胥役羞杖晚寶遠者似不名與天
年俱

其五

丁字河頭文錦翼似是東園故鵝鶵天風蕭〻
吹汝急遣汝周章無好色江蘺疑作艸暮羅過行
人一顧為之三嘆自我顧非艇從溪翁雙恭勸
遣作幽客

其六

秋入前山瘦如刻楚吳吹沸江汹魚龍爵馬
然一作舞安在哉粉白黛黑埋真色迎塞誰是當時
人脈胎黃金仍掃迹飛來蜀岡兩何事似欲撞
空爭岩谷

其七

客從南來一何癯烏紗不屋非纓胡散推亂帙
硯午經寄冗弾殘自蠹魚尋撞雖工亦未計立
伏不鳴甘豆留昔人娶肥我今安〻爾〻得外澤如
瓠壺

其八

艾宣芦厲天下知憤閑東園國一作頗有之蕭〻
自今風雨顏一一對峙江湖姿隸红呵護耽不
謹剝蝕既裂遺松楣由來藝圃不違德究冗但
有文忠碑花

其九

無根濤頭兩瑤瑤曾是隨風起生滅不應散裂
汜人約大似半干（一作吞）廣寒月紛紛何用辨焉
牛曉曉相矜突娃竈曾得秋時罥野航別者兵
兜舞狂雪

其十

曲隄貫無衙萬艘户有輕薄千金毫气戲一引
往舍去客王似獨心相高利攫舞眉手揺寃鼠
予乾沒窮銖毫只今大門盡老（一作豁）豁死不盈

厭事此曾

過東流聖感寺

客從西南來明發倦流從寅緣泊煩災爲免添
（一作點）寒水祇園開陽方百年此經始敞池一水
去騰蹴數峯峙軒楹仍東闢曉秀皖如洗物隨
眄睞移一息間三起僧閑神自定重野髮不理
平生處儒計鞅內蝕兩鮮眼力耗蜓頭半鬆緻
抗齒崖澗飽所經蹤乃形性倏疾走影不休蕉
緻理隨水淼

定竟何是

偶田行

野鳥鳴於尋白日忽西注一水東南奔驚雷浅
壽起越闌凄涼弄滯佗劇措意歲昔倦客身雲
當前村路庭門白癡乎覘瞥竊指顧靜默咲宮
人行年此來去田家不諱窮誰者富豊阜摘刻
豈吾心寬攸（華書誤疑作寬假）惟爾故行矣桑未央違
恤兒女語

持釣

艇子從楊打兩來奏越箭青玖理昨闌古湫
新雨足張波泛入西溪來西溪兩岸行人少白
鷺對翹佳客陪低雲弄嬌不成去半與狂者相
縈回澡閒頡尾刷銀鄉正爾作群爭曝肥故應
沈餌得所置行醉甕閣新熟酪

宿長山寺二首

蒼山兩（蟠）乳傑勢分夭嬌不緣事迷尋茲地終難

到破暝背烟生萬谷（一作涼）清樾好（一作老）村長下
半羊雲旋（一作決雲）入歸鳥松風春孤磬夜半秋聲
小客懷方未央千里漫白道庭樹一（一作孫）鳥驚
愁看楚天曉

其二

客心秋螢點更覺永夜孤虎眉波上人主札良
桌〻猜我積我笑坐我庭之偶歆我葉家白況
興顥氣俱玉露下金井缺月低雲衢攘〻百年
身終愁窘囚拘絜明禪歷鞅畢景負良圖

遊麻姑觀用黃道士韻

鳥道參差掛空白雲林曾是飛昇迹誰論滄海
復揚塵已識秋杉老參霜玉萬班龍飛九色古
殿崔巍遺石刻會須揖彼丹丘人掇拾頹年益
僵息

夜泊玉湖口

流溪一鴻驚磨始夜擊蒙衝玉湖口青蒼明外

（一作處）梢如村白鳥飛邊杪辨十風死波閑坐來
久短髮欲搔慵着手一泓清淡墮吳雲橫管吽
秋龍子渡

桃葉行

君如秋菊英妾心流螢光凝吐方寸照明月紋
相妨桃葉聲亦苦千秋斷人腸渡江不用楫遺
識乃在梁報言青春子慎勿學輕狂

何塘精舍

扑閑竹沒（一作靜）清千陰金地少塵門更深忍說
欄檻出重閣飛棟十尺下瞰臨有客觸熱來自
東汗絺褰暑（一作挹）惺天風騎龍揚髻日變緩碧
撫先（一作空）愁升絲短

水新法雲上方

右廊面頭物色好別有淨界聲青蓮玉虹掛門
一水劃碧雲（一作鱗）差桂千家連浩歌流年客尊
酒高臥白日僧華顛夜涼散髮弄明月更欲撫

寫青翰仙　發廬陵

不作釘根棄翻爲凌颷逐五年三覊旅屑哭畏
途窮今老人事傳究竟遊羿弓誰尸造物柄數
我吹噓中雲航瀾急漩勢奔騰蒲風黃洲轉頭
矢旋指墨潭東旋雁聲其儔四五翻書空暝色
天水接俯仰變青銅幽情隨岸恠形與魚鳥通
酒刀秋淺葉扶衰借霜紅詩獻千地弄柄取勞
愁攻男兒貴健決吾豈專樓碓

鐵柱觀

鐵柱聞故老蟄根長江幽蒿真以開隧瘞痛吾
人憂純狗推三尺斬蛟白濤頭功成去人間鶴
犬不得留班龍駕九色一別忽千秋爵擣同琳
狠夜壇空斗牛寒精碎京月綷綵爍文綵紛吾
感遺事嗚呼東南瓜麻姑行老大海變坑虵丘
逝將理荃橈弄覶舭滄洲

舟次生米值風作

東北有雲如撥墨（撥音上聲）舟子熟視無人色忽然
白氣亘飛鹹淵怒波神起象陳初從下擠架王
疊積更一望熬酥白琳宮蒼茫失向背野鳥高
飛遊漸翼紛紛翱舞孫太甜萬馬躍入朝周客
陽侯雖肝推遷擇勢欲盡取奔驟碟崩騰豈曹
陵谷改剛滌似痛津涯窘大無限滄愁失踞小
舟呼天手加額間於盤渦餘醒沫疑謀數魚釣

奔御廬川病客數欲儘頓是絕廣逃不覺奇瀾
靦縷戒衣襦倉卒何功禱命溺晚來風死回安
瀾由自漫空認化蝶咄嗟鴻毛寄微命一朝瀆
死負兒劇明知屛騎不吾欺何堪失便更延得

大孤山

章貢（一本作虔漢）西南來銀精向（京本作白）孚天鴻闌閒
泛灔如剖大瓠然孤山遙相望蟠薄知何年海
風一何高吹蒼蓬萊巔浮根襲氣毋異影白日

迫赴渴夸入奔間蓊蘙不旋軒〻執法臣立當
天子前穹螺出佛髻青附帶秋蓮瑠璃千丈齊
忽與氷筍連（二本皆作穿）鳴㭽巖腹雨挂席浦外煙
鶴駕控不返空遠紫芝田香爐初爭纛落星純
一拳擢秀蒼梧雲發彩翼軨蹔上竅杳冥無極
之層霄下控滐茫不肖之重渊松蘿參天歲月
老清瀾泛沫魚龍窟中有神蝎臨瞬睨舟往還
流俗謂女子影纓來此山香脂閒淌繢鵝猪捧
羞翳王以孤為妖考究物無端可憐俗好怪
此語良大漫神囿不可誣何得正以女子觀音
言康戲為不妄不然癡山徒与望夫女凡事噴
峴

贈知訓上人

英〻窮類芝速在青蒼莟雲烟遠有寄鳥瑞本
非心性閒攀緣〻衿軫姿所尋一落城市間從
蔔護蕭蘇鯨魚叩蒲牢大吼洪鍾音孅清冰骨
外始不得侵試從古人求蜂鉢中支林定○蘇
遠挨慧劒韜長鐸招提始嘗聆湊泊塵端騐辯
秋黃落一見知非俗凝人懲躁雪瑱貞刮嚷赤
鬚西來號該合況有新詩堪發樂後如龍臺筆
中出秀甚嘜〻麟角一畢扶雨過結留美幽心
萍閑觀喃黙黌黃緝春柔軽屐不躡眼白疊擁
方袍皖如崆峒雲特〻好事者巾屐善及門隨
椽綴香火高謝乃世紛薗先衆一呅獨徼傾戴
輪頏我紛〻何所為年來謫根款成形風虎蒼
莫非故時來適來去唯意詩魔師動請通六几
獨恨瑣 無徑奇独頽於篇使待寺青足成累
虞非師

寄李知章

文章盛自元和間雄其傑者推与韓二公秋鶴
擅袖仗天使側翅擢諮謨恣收萬象付海默神
怪鬼暮皆辟残詩書並馳可終古豈上唐世論

不刋陋儒雕斲百年後捲（捲宜是樣字）筆伉〻愁脾
肝可津誰當語博望初步覺笑非郡鄲紛〻細
縹渺飛爍埋沒理諸非一端之子清才如振綺
綠鬓照春容激丹鄉評舊許擅螺水文栽曽是
塵桑乾自云從事二公者用意能到衆所難新
詩遺我章江曲百首洗出青琅玕蒼梧雲生遁
蠡涸溟海月借吹衣寒由來青萍止三尺天末
十年曽上千流塵不隔自為快寧与折鉄論淒
酸何由鞭鎍肅吾駕者子切雲重豎冠

贈善權禪師

善權禪者南安人中甁自副方栖集仁山之陰
慶也安成劉斎過焉而異之曰是乃全也之五
芝蕊林之一鵝也西證外號工古律歌詩今時
衲子中決不多得則与之進為尤舊盡百往不
厭也歳八月于調官就道惜其不得數相即而
又恐師忽一日擲去也留詩以遺之且引諸其
端云

却塵吹冥〻人乃萬物一流浪苦趣中奚雷燋
豕蝨爰有勇猛子徊以旋脛出一念得西諺旋
謂能事畢誰其李甯士權也早吾啞覩更學病
師熟參警派叱祖闡決重鍵法肆蹦通絎頓〻
空王臣排擯方山屹又如富貌曹百寶燭私室
泥有清登姿究是青田四憶昨撲水曲襲然契
微密眉宇珠津〻襟期洞無塞詩成泣神蕊灘
漁湧新峡長驅筆陣鬪生颯秋蛩鄂蕭僚畫公
後微子吾凡夫方期汗漫遊悵別念茲日孤雲
不錫駐過烏吾帆疾聊作魚相忘無多喚蚌鷸

送哲公禪老二首 有引

哲公禪老住奉新之人王院於其取別也送以
二詩

有鶴青田未骨傲九秋老羽毛鶺鴒間不復故
時好吴霜割清夢一夕落幽島哲乎瀾士秀佛

路着鞭早世界撈空雲一以涼飈掃柱間琅琊
荒禪海卷狂瀾紛紛方袍子禾易艤艤到師如
健噉兒把握攫梨棗尔來三十年方寸不貸寶
顯鍾人誰識卿猶衆擊考又作雲山行方將問
木橋勿牽斷緣人時寄新詩葉

其二

我聞豫章境勢勝所至生山皆撞空活水有照
骨清其惆佛老宮京本作構佛宮住住聯飛覺人王邑
一隅古屋綠數楹塵點自不到日飽松風聲十
丈桂溪影虹橋揷崢嶸揶揄下魑魅跟蹌哄磨
磨師方得所歡振錫了不攖非如入流子橫計
多餘羸秋畦蹲鴟老畫飯宜杳秔由來个石身
勿作歸雲輕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五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六

安成劉弇偉明

古詩四

次韻酬蕭器之朝奉

弇也培塿姿狹識謝崇崛聚塿迷津梁憂患醉心
骨魯酒笑薄圍商聲悲後出曹微劓犀效漏鐵但
緘室濫竽　元豐詔經名掛千佛中間困鹽盬貌
復掾丹筆同時策雲英大半空畢匹鄭衛正啾耳
冷落女媧琴勞生一縣蛋風波信浮沒几欲定蝸
居歸欲訪蔥蔚甘蟲婆娑民庶可老攜帙恩波徒
天傾隨器到豊溢例當薦貢收殆不止變一春根
耶撥陳敵縫得償失積薪無逾村魚須鯖裹易持
此歲月間尚冀補稅就蕭侯朝闈彥憐我升斗秩
沈以古襟期如邑發新聲青天方覩樂些語劇招
屈倒持珠孔囊一寫非所恤泠然翩凢抱海若發
鄰室巴歈迫新賡芹豬羞獻術得喪雙膝虬未易
嬰長紵薄言遵鄉鄉庶我遨永日李無孔顏悔如
外論越軼

次韻和賈仲武同諸公遊狼山

寒林羨朝歛課壞渴膏霖昔閭一神山噴薄擅起

獨怱芒六鼇頂角起連天麓我欲追遊尋鄧龍嶙
飛竹呼吸洗瀁瀣六合歸蹤蹤若恨翮羽短翱耳
曾憤蓄竭來茲山遊鈌甚焦得沒幽岐攬倩帶僮
大拔劉腹桐萼瑩圭姿攬青收兜目蔥風遲孤奂
天半落芬馥捫蘿躡飛磴輕花捷馳陸窮探初來
已背悼岡岑複直欲駐鍾陽攬駕罷若木主人山
南公白石鬚雙綠載酒邀我行璀璨揮毫王雄誇
倚白馬高謝言詩卜伏侯士林秀智敏將炙轂江
夏拔俗標天驥脫羈東谷西四座賓匠手誰甘稻
嗟予早不偶投足祇取躓畢飛得海角若畏官謗

連樊蘺　濃濯便覓葉顧足濫當新詩酬秀雅題
終曲行將錄子馬更約相追遊

再和貢仲武游狼山

尋春古原頭林梢通朝霏狼山連東南撐天此其
獨搏鵬发駭勢潑氣森孤麓宜樵葉堆松供茹萌
抽竹區區介立北回視一何蹴渾疑香霭中其氣
每先蓄細泉弄幽清潛師初欣沃爐雲出羽盖入
鳥洞胃腹芘芘宇宙間千里得寸目照嶽射冷翠
襲裳采遠馥根株吐乾坤要會控水陸高踏傾初
絶却轉道弥複棲桐閣桐擂千霄非一木葦葦闌

寶構殿閣輝丹綠禅客稻餌珠驂人　留王遊嬉
後皆進賞費前期卜睦彼市井走乾　丹較光
死不一到動輒取撐束誰知吾輩　擂縮
拂衣便成往握手不嫌黷句外氣爭　机闘
迷無為苦役役坐自絆馳足紛紛箏　物高
直曲會須擷紅塵更着輕鞭遂

贈雪峯長老守超

仰窺玉龕大西穹複碧顛青自天擲　不管地
祇慳十五百徒此其宅流水聲中換今昔粉抹顛
捌老椽劈折木庵回舊日春難提塔亦重來圻公游

自土雞提掛折當示現西師住持適當塔折示超公最後法席張全机撲
落體毯場曾令天花條飄墮况有蓮橋符青黄師與
愛弟秀伯中散公以生生為橋止有青黃一色人以為瑞蒨　逢鳥藤橫膝傲佛祖
熟識眉宇瞬且揚天吳吹瀾流齷垢方諸挹月來
清涼東甌萬刹盡金布昨古誰堪論妙悟賺殺參
兒走衲雲高枕無乃林泉負廬峯南　真西材叩
寂丈室愁宗雷秀巔巘眉遙人莫及疑才自塵中
來由來山興復不薄畏途何計揮塵縛詰朝匹馬
汗羞顏又作揚花無止泊

和仲武苦雨見寄

君来通川居朱門蔭重屺近閒稙霖雨亙舍野水
蕩平地忽浩瀚頃足趦涉江猺風利如刀觸砭無
完飽朝釜魚頭生飄注旋罍缸仰收墮案書俯拾
短熘缸凝巴臨欽湫拄、駭影雙我亦有此患漏
榻遠屋杠堄如失群鵠感憤愁胃龐狐肩紛塡噎
更甚而附撞辱君大句技華旌燭脩社直欲却以
心不容苟且降森披漢殿戟纓拂梵天幢蒼烟短
兵接崀蝦鞦庳鈸區、苦吏役展驥曾非龐猺亦
歎巴畝跛篭艷驪驪

晩晴

翔飆拂層陰鏡掛天鄉幽姿媚澄塘俊洁扶秋
岳飢鳥下木杪啤涯喧蘆角落日銜半規遥驛如
新濯海濤晩聲收萬里參冰箔徹颶蘇蛛擂輕霜
飆叢薄蛛絲裊如狂虛隙野馬躍病軀浮愜適更
甚鮮攣猼沵酒萬竅齊沖融百飛一作非疑却熊柽兮
鳥由髮鬃猶能吞蕭、寒砧丟天半哀音落客愁
轉如蓬萬緒入冥寞不無臨風想朦日歸領碁茹
蔬味新脫把酒蘸沉粕明朝踏新泥已有蹄攀約

贈黄成伯代覧

翔一作春風撓一作吹客心爛熳不可收隻翰揚層波
益信生計若一作浮倉州濫歸迹飄擻輒爲鷗若人
來自東皋癖一作攬拘一作欣嘯傳捐我暮川渼睇明凋天
球撳髯籍苦草閻則敖魚鰍詩書見孫詒盤九走
軻丘況有掃園筆可擅岐陽蒐陰湖六尺牽初恨
不少留苦值君桐自錄蒸湖西限梅根躍高牆笑我仍回頭
逍梅根渚君播号軹鞦光自蔵戎以号隽繩牀列短炬相与枯春蔦清
狂列詠誹恭内喋蜉蝣一作悠悠女牀無凡羽胃曲皆
清流一作若名父之子嘉實一作禮自孫望一作青玉直未歇
以攀須笑冢高衢　句寧公羞

有詔遣移局寛録院因成古詩奉別同舎李
士諸公卿佐一咲

春秋謹嚴書百史兹考信悅周駕而東𧏮猶之
訓低昂心稚衡與奪嚐寸㐌羅三八祀誕始蓋
其愼一言開捲舒九地迴斧衮密難蒐鯤鮞寬尤
漏鯨屢姦謊負芒蓋忠骨蓋棺奮肉角死西郊風
味一朝盡千秋聖人徑窈冥風雨燬三子褰禾除
巧語終不近畢時遷國倚雄誇掠秋隼釜鑿謝前
規沙場出孫駁森嚴雖時乏猶足儆狗寵點兒何
庫誑乞米誑髮亂至今汗青手縮袖齋痛憤此道
竟蕪寥斯文有遺恨於皇宋乙世輝赫列禹舜起

邅（當作趦邅　玉篇趦步）丁祥祉郁穆趦聲聞載祀盈十六鏈
滌無始蒙斯氏被醇和淪浹酣九醞冠劍趨變畢
成疑老康蘭君臣不行計逆子事功運龍從昇湖
去墨煤蟠門闥際會風雲妝力又光昔返附肺蝠
太史氏之乃禎銘詔遺陪青翁隨宜課程趨攀栘
赤霄堦颯漂塵土醫嗟我佁儗入札抒軟不酸早
負江湖以晚髮道山旌公廣亦胡為陪躡濫英俊
捫奎星辰逼飛轄琴琪樣計二蠹魚上三載真一
瞬今者聯結束如發千里軔鶻鵰凜新林末似故
枝捲韻鞚定自勞何取名赤鏵酒徒謝知章詩敵
拋何遊泛勞門戶成懸恍上車問猶幸親切逆勿
負時通訊

送李克咨赴官山陽　時在海門

去鞋飛後舟穴傍刷羽淘解滿扶桑旦徑宛崙莫
砥柱王山之秦卿克賜歷覽五都遍九土一朝翩
然歸女冰夫子故家本山陽憔悴一官絕故鄉時
人等閑得重精君家襆滿無餘藏相逢海上真偶
尔畢趣綸心良慨慷不無幅巾逆蕭散況有遠爵
揮淋良酒酣狷笑不嫌斬共指鵝鸛飢鳶翔蕭晨
八月渚紅香水風泛入客衣涼淡頭艇子送急漿
輊齋誰識王陽米恨無佳設綴行色匣劍欲解懸
非良淮山刺作秋釆渡淮水刮眼清如霜謝公何
日東南下別浦應尋臨汝郎

送陳師益還建安　時在海門

南來海舶浮雲濤上有游子千金豪閩山左轉七
十（京本作廿）里往席六月天風號術窺囊渊弄白日形
（京本作丹）霞下蝶波欲數賜侯嘯瀾罔象舞出沒金背
（一作蒼）婞鯨鼇等閒推徙失向背往往三山隨所遭
我欲擻（京本作衡　當作儆）逃驗荒忽脫非值子紋（京本作真）徒
勞吳牛喘月玉斗採金井芙蓉啼桔槔一綠州葉
泛歸夢別興斗与淮雲高青蘋送客淒涼地鄭物
駿駿鶴雨（京本作霄）毛家園柿栗行可拾況有欀糕貓
東皋富連踰海徒虛語尼父乘桴安所逃亡時作
底（京本作解郎）投快便与子去作滄波遨

送曾靈永赴舉

益荀以不作吾道竟茫茫論論天下人生死各判
韁詩兒騁新李劉氣撲青黃從羅尺列牒氣焰吉
不揚初如折穢祿那復一條長又如拔送客十九
為琳琅（近世好句多留之說　獨有曲）鄭埋沒太古音啾耳紛
蜩螗曾郎春不如闊邪眉間堂十年讀書史一日

胃膽張虚采灑酣筆落海松九香摧櫝鸞鶬聞識
此雅鳳凰梅天暑氣風(一作)濕江東海聲狂辯我歸
秋擁霜蒲桂高擂瓢翩不可留横翠起文場期子
勿苟作(一作)瓊瑶搁新芳莫季下俚曲菑花間折楊由
來王山粹種溢在糾隸河難一掬波曾是九秋蕭
行之事斯語看子摩天翔

送新淦余寧慶鄉

昔平循良用墨綬紛委蛇夫子西南英三十朝神
於爰來慈衆見一開芝眉和里閭無愁嘆卒歳知
婆娑井解等是刃因恩浮祥非波神閑暑来墨日永
餘弦歌及瓜賦歸歟去去可奈何春容雲满裹一
葉翩徑通美兼飯香秋凉衣送長城三年種桃李
留得春陰多郁悅徒虚倍祢翩方雲摩行哉尚良
食吾君亞卷阿

留題王公謨沖閒(謨一作謀)

蓓牙排青冥眺聽脱紫脉居然人境寬愚賈出萬
態坐疑天机織簽露霸預碎圓清入島晴蕭肅送
容慨脱中脱吾靜稱一搨对肥雲蘇高興勇缺
決蘇奮胡為淫書史歐若嗜炙膾長年馬如狗埃
壒顏毛改莊誕乜長負踌踌休僑草何當拾類齡
相与(一作安尔)寄搏奚挽君醉鄉衣枯歸時一溉

贈王隱居適中

樗翁卧南郭宛是逍遥鄉朝餐止半菽暮僮仍繩
冰如長(一作)松生磽陵不害財貧艮少也須絶羈駿
駿變雲莊十出九不售鬢根半秋霜陀時(京本作兖令)
轉蓬兮須嬉過其傍那知胃藏(京本作臆)中固有儲琳
琅我曾亞清警(一本作瞥)瀟落皆天滿謂宜神明相衔
衔接學康胡為乞刀圭錦年對卧(一作)清潭曼容德
成僻照臨蔭堪湯睡虎与蟄虬兒童勿輕嘗(不穢適翁)
(中自為病彈)

送元奉宮苑秀州鈐轄

捧屋頭角何崢嶸紫宗色遥長弓騎不季蠢魚只
良死歸因躍馬酬生平奏書明光覓自試且有瞻
武前無勍俞音一朝九天下瑩青漫鉄丸鐘鳴坐
上少年勿遏趨精聴此日奚趋行矣中風物世絶
殺(所戒切)矯李絲碧彈連嘉紫崖陰洞泄神秘霓旌
羽蝘嬉仙靈鱸肥抗滑乜節好鷗眠晃浴波滉明
突烟畫恬夜折死元戎退弃休干兵詩成青天送
白眼由拳謙作千鵝鷺金船媚漫晒春色葉底數
花餘裁英兵践挨陽去宿滞楚舞挑客留溲情功

名成就付偶尔要是行樂寬吾齡迢迢亦水滴油
馱暖煙畫鷂甜數遊回頭應咲東方生胡為常求
去安城

再繼羅之嚴韻二首

庭椿猶初黃畦韭翦栗綠春盤巧簇饒一節生理
足今者鳴蠶腸飢花到雙目終愁短豆思誰轉樂
芸蕅青烟撲九衢碧瓦甜萬屋朝來好龍容義動
重泰煙懸鬼斗酒仍豪健賽楊僕吹回妙車夢鳴
羽丘肅肅九天真龍飛萬物彈冠沐蕭短草木安
宴賤衾稠宿四通太官兩奏敢計功利逕推應林中
物可仗詩簡趣
東風入頭毛非復故時綠主涯囊蝶裹樹習謾蛇
足悅作芸香存頗復窺叢日乾伸同清明物色洗
瞻矚鍔當匠石需攜捕翰夏屋逗隨金閨彥慷他
鄙律與新詩同撲寫勇若驅妾僕千秋赤驛後史
無詩瑜肅朝來墻頭花皖皖弄膏沐歸期莽難求
不書撲被宿端成心賞遣誰念客當速騁取攝奄
聲勿負無愁趣

送貫之將丞解官還壽春

西江客外春風老吹得歸心亂如草蜆浪三篙下
蹝艫去程不學寒蓬掃淮山蒼蒼淮水長千里一
官帰故鄉翠世由來青眼少孟嫉破黛婢母狂緹
巾十載盡歲石埋蝕大半雙眸瑞千霄猶是男兒
氣豈多不堂真偶爾人非田文莫彈鋏世有伯嚐
須倒屣君其行矣重問津謀月騎騎爭伴兀

次韻和彭道原元夕

挽雲捏幕揉流蘇華驛夾正一作道青鐙搖黃香天
公下撞榆百萬星點成須臾赤帝疑東復雲衢燭
瞧騎頭浦還珠龍泛杯翁膏塚雉麟鬚拂蛾間數
琮往嘈管溴聲斷許鄉比百戲羅侏儒鞋紈綉屐
踏艷妹內內巧笑然笑藏有客年來修箸書囊錢
同黑索無餘短鋏江一作刺掾擁脊濡來青行吏諫
雖財大奴聽響什星陽小女行卜逆紫姑子雲門
巷正蕭條誰者載酒論玄玄

書新興淮寓室

應真檀施苦証于僧云福堂雕西李五兵龕畫理
則邪明明吾根比其始

次韻林錫遠食蜂兒之句

世人嗜食心專甚類記果刳碟供嚼甕誰計物生
死紛紛蠢蠢然晚亦刈甘旨況如遊蜂者掠拾纔

奇觚八月陰崖香飛々石摐指光房脫於連蔦右
方物美翻凄甘口晃横使童角髮異髻掛白壇前
留斫述矣我思天地間枯死鬵相似鳥墮在澤羽
象焚像捶蟲捐々挽雲幹竹括入儀執豹狛反紀
峯日飽嚵咽子人方懷此變何報多議彼異昨佳
識張更餉句余鄙

題遠上人休芯庵

上人業林秀襟期支許越住從湖山遊發初無留
較轉身浮雲空歸與飛鳥翁故鄉得青海下嫩鯀
學道結廬傍螞牛勝殘喧畢脫叢殘翦荊棘恍教
詩摺將藏昔許被逕閑鍼畫不擊由來大凉生卓
錫果清絕宜第席三徑虛縹掃塵月不持一錢君
未肯香火歡鶴骨老亦輕田衣放仍潔高卧一飯
過野蔬供嚼藜笑作庵記內寫語畏飲古湯閑譜
茂詞乳寶春泉洞行當攪俗駕滯念論一诀

酒家逢徐逸人

瓏鳴馬于塔落花春花畫頭逢酒家酒翁攸頭止
墨客五雲深綠松青似丹丘羽人笑擇我觴我碧
海雲狼芽食之奇光襲兩腋小我天地自暮章首堤
瓶服底不辨驪与駒冷風時能借一决便欲奉芝
凌紫霞且喝蹋銅鞮莫歌白手攜瞿沫穿銅年陰
吟馳四騎雲撒篤閑風紛々竟悠々鄉鳴東皋醉
鄉記翻矣三間非行憂安得烏孫青田種下變春
工萬斛流

志雁

東道出海濱饑水得故樂野鷹若烟每欲々為庭一縛
徽去來迷春冬嗥喋識領略于暗醜將殘貪火彼
童弱翻飛揚飛標我逸海風西範淺焚一穴春大地
重笑牟突撐翮々随陽任照影起虛帳喝呼狂蓬
訪騰殘剝損璽精々青雲翻寒煐斜塞廊莫知誰
奴王百萬帰一攜書曳家青溪三日舉不涸赤肉
羅閑淩埋血流叢莫耆人多行錢主链錄縣泊逢
深未於收十倍富前昨紺笑任公子釣授倉海角

海門故城 俗謂此司徒城蓋其宙首

故城邑東南盤々蟠俯地借問經始人云是司徒
家厚李遺閒山群盤紛如麻陸海就刳難時々起
趨遍其智往填地相錯諸犬子斯人何為若是吾
嗔摩應埋此一杯土使許國於螞鑄鐵稱天誅至
以功爵加百年去道手道階臨丁沙牛羊剝朝昏
草木自萌芽誰非化為壤此獨遺雞筱停驂一回

百浩嘆空歌也

夜飲留李瞿崖出書走筆

不入見惠熏酒狂談夜懷醉鄉壽家身去來又不
見昔時玉晋把袂牽手歡以黃金爵飛年鶯鴻
嗜眼通為君持池榮門雨鶯雞醑酋以觴酌紫消
口注雜芋野始知有神王歡伯解巻霖霖蘇愁黄
玉繩挂闕爽氣因鳥樹不驚螢然苔熱耳未厭雞
声催玉山好竹斜河頻枯腸一掬君勿負逢行九
轉真悠哉

我行

我行道遠陂野邑若可家問津初無彼強驅良苦
攤三溜盱客濟冉冉春吳天故壘何崢嶸荒涼非
昔年虹漫截海堰蟲氣煙空烟霜封百草乾回風
時飆然狐兔死欲盡飢鷹空老拳材深行人稀落
日下烏鵲散荷古麁祠野菊全連荒霧暮向縣居
節物鶯組遥投暮傳舍中誰者同留連

雷塘

譬婷戢長淮開自隋天子運丁大業未役路建東
始淘溝瀆河赤血流千里江都天東南巖闕翠
華指錦帆林非烟疊鼓逐逐 起紫幰朱緌絡百萬

羅衛士鞭房野彩女灯灯艷芳李虞公正違忌何
朝甘泛鹽一泛水調奏便識還声已良傳宣簡春
不浩手無尾雷擁一掬上座足梅君履行人為傷
心清淚墮如水池荒九曲春尚想迷樓倚落日注
蕪城牛羊下坡葡

依師小軒獨酌

來蘇架佳英依約圓錢帖兩旨數箱管籥泣竹幌
氣居然客勝地悅亦遂六律始命供傾使浪謂素
意愜一當駿物機局猶如跧褐客塵不剸人肥去
苦不捷難謂一日間疏倚發璞簇椒發酒於歷蟲

簡救徃謀九兩自忘懷少復進專輾流年苦嗟跎
念答真脫棄嗜嗜彼禅客起尚未了懸正應發再
喝萬念空一擲

早發瞎川經因龍寺少刻因韻李供奉壁上

須菩提

招呼出故壘得此空王宮結廬知何年十里雲鬱
重居然謝埃塩辭穢開房攏篋蘿漏初日雲木凉
高風氣鼓天邊秋六月到此中辟瑞救時筆墨落
空生客詩言竺乾客燕坐長年逢我來偶拭目滞
念為一空野僧陳酋連稻飯足萬春王程迫星火

特語勿惱儂方愁簡書畏何計樓狂蓬

留題踈山白雲禪院同呈長老秀公

白雲去不還空留白雲額至今飛山顏片〻盡秋
色蕭〻事勝軒割石闢歆亥谿猿窮古殿粉墨昏
絶壁有客依歸禪濃西寄一逕松蘿青鳥啼江影
夾餘白始時閒山人真意非吾得百丘鶴一块節
物與今昔誰是雲無心倏然役煒佰

過昆陽城

古來少氣猿多枯澧十足餘陂陀條當南來赤龍
子叱咤此地揚天戈電掃乃其始誰起學須時坐
合劉宗帛天下壽邑百萬徒爾為今來玉璽半剝
棘但見蒼烟白日媸嫦見愁來爾歌步長逍澤國
秋菊紫堂先九原達顯日算多世事江〻一飛鳥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六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七

安成劉斧偉明

律詩一

鄱陽湖四十韻

巨浸連吳越高躔直斗牛玄冥開別府江伯歷支
流象緯元精通神姦秘怪哀番君疏帶礪彭蠡壯
襟喉赴隙如無地浮空忽有州津涯迷島渦崴宅
定割幽島認瀛篷戴濤疑陣馬荒珠跳燐雨駛鏡
滑識風收樹帶喬枝隱山餘短碧浮窺砚波罔象
睥睨太陽候承月都迷晧落雲閒作油涵濡均藻
荇冗長到鰕鰍鯄蝂晴嗑闘龍腥夜拔湫萬尋懸
圃玉一帶洞庭秋盈縮知誰紀吞并似力攣鯉矜
封赤鯉龜笑斥朱畔嵌窦扶桑摇玲文匠石鏤鵰
群剔野客犺肆傲潛虯㲋鼇崖零霰檣軽鸐激獱
孰分浮拚漢戎訝繞蛇立絃索延宮婦鉡艘送臭
慧陶朱誠得葉神禹想遺憂端稱瀑渼弄非無隱
伏搜豆分高下渚華視去来舟血脉乾坤活瘡痍
稼穡瘳披昌包息壤瑣碎落浮漚蓮女嬋娟棹漁
郎羌煉頤有人搴繡被無客傲鶴裘貨貝窮乾沒
膠羞蕭丐求束枯論沃釜戒覆比傾輸衆水杯盂

外宅年吐納允鶺塡功未議鯨吸志應酬何事軒
思濟吾防果未周阽危心胃醉飄泊而顏羞敢討
來移去何知戴笠遊片帆真擾擾隻影轉悠悠畀
溼噬蟻疑作　梁傳星霜荏覩年勞歇懃孺子破篋付
平頭烏鼓椽蓴置黃根為繪諜清螺取埽日穗棹
聽夷猶
　蔣沙莊居十首
宅日蓬蒿地吾廬瓦發溝井泉甘勝乳庭竹令先
秋村巷時情淡田疇歲計僂刈禾論日捲罷書近
松楸
黃嶺虹腰挹鷲山食案横中非避世士猶是畏時
名傍晚浇情酒尋春灌足行雞雛嬌底死犢子健
能生
翡翡柔桑治輝粺野水覓蕓芃蒼芥甲延客白甯
圃點綴花粘夢稀疎粉東竿家風纔茗飲一室聽
冰寒
軟滑香秈顆肥長紫蕨苗盤飧殊不惡隣叟亦時
邀潘岳蕭條贊陶潛頓碩胥果枝穩安穩萬物一
鷦鷯
晴壘鳴鳩婦春陂翡雉媒筋頭甘野蔌鋤力到陳
菱掠水千艘健橫風一笛哀最憐雙白鳥解事等
閒來
十里蛇原近宜抗一畝金亂醒醒元作　眠嗜術嬌碧
攤雲林早晚歸歟計因循愧此心江南吾土樂應
得慰消沉
松種龍虯子栽培近著行有時窺北牖不日暗東
岡西落終含韻輪囷未竟長故應容足地投老慰
荒涼
革棧雞塒接蹊畦麥隴傍蝸涎書老辟苔陣恣高
廂家有青緗學兒傳急就章未甘騎瘦馬跳灸事
乾忙
名愧周繁翡材非曹孟勞娃仍當鼓吹程任浸蓬
蒿紫芋新廚味黃根馥鱠刀業詩何水部耽酒阮
兵曹
劉宗墳墓國金水耿縈回飈飈鴉巢覆疎疎樓戶
閒春風持贈柳臘雪試粧梅欲識麈埃少元無俗
物來
　莆田雜詩二十首
清樾陂陁外春深四五家叢祠下簫鼓平楚暗桑
麻水國潛蚪傲天程去鳥賒仙山仍在目滿西送

生涯
梅雨催農鑄癡風泣海檣魚龍波浪鬪燕雀戶庭
京縷柱春劃玉蠓山夜鑿霜家園兩痕淚早晚促
吾裝
南北分雙刹公私限五塘蚶祠開璘碎㩳井暮荒
涼酒熟傳紅泛搶（搶疑作）珍異墨黃飄零晉箸舊冠
劍髮星霜
梅井經跡鑿如聞自昔人玉奩深貯月雲乳暖藏
春桐葉誰新汲葵芽好問津端堪事杯酌冷汰客
襟塵
末麗娟娟妬山丹灼灼殊暖煙品養璞沉碧鳳將
雛刀尺文章拙巾幘礼數迂課成鵝鶩想片夢落
江湖
十里壺公廟喧傳像逼真斧斤剗洞骨風雨流松
鱗氣象乾坤豁涵濡草木春的應雲闊處藏得武
陵人
鶗鴂青春晏躝䞓白社驕掠鳳雛燕翼界雨晚虹
腰驃騄銀牀瀝芊茸紫澗苗到家章無苦浦淑有
回潮
餞鬪何氏子遺迹在仙山節攤三清峰龍騎九色
班曲屏明靜蕃衰王走屬溪好刷磨天翻俎鑣試
一拳
香憶傳器號竜曽得寺名禽果多趣思海錯盡韋
烹接食烏兒墮漫閑憤子搾正吟盃酒賤醉吏日
縱橫
鶴唳歸雲急龍移過雨腥桂清飄月岫槎老臥煙
汀洞失壺公舊雲傳妙應靈不綠幽事隔小復理
篁篿
共樂超然構躋攀一氣邉蒼茫雲水國清潤李梅
天碎白淙崖瀑孤青焚海煙三神山自遨何至若
求旃
蟏蛸當戶綴絡緯攤莎吟詩晲千雪上基魔攬海
深忘机一飛鳥蔽拙萬黃金昨有逃虛慰支郎下
北岑
直東無際海萬水自朝宗沃日纔分嶠浮天只遠
胷吐吞何楚越冗長到魚龍好在乘槎客吾安議
適從
遠寺梢清梵孤城咽晚笳稻畦眠浮渌榕逕愣懸
虵尊俎輝琮璧詩書盈鎮鄉家家餘歲計吉貝與
蒸紗

當日山南寺層樓揷菽虧龍蛇緘柳筆風雨舛唐
碑甃淺雲呑液山稀海襯眉杖藜揞瘦鶴白髮茂
林緇
功名懸鷄群龜組困鳩佻元結郎終漫劉安隱孰
招客塵閑篝領生計負漁樵賴足尊中物時佯隗
磊塊
傍海千膝稻由來稚秡蟠異時更虐颶中夕舞鷥
灘竟使魚　有不堪蛙　謹嗟吾無急策坐視汝
凋殘
荔子綃囊摘蕉花玉糝騈紫犇牽腰裊紺纏走嬋
娟蕭寺千家幕蘭盆七月天壺公仙日月乞汝送
流年
三縣園扉閑全閩道院傳夜濤惺夢沫睛食厭腥
羶家貽儒風舊牢盆利孔偏塵埃如拂得定作海
鄉仙
雨露蕭茅浹乾坤燕雀微草萊鞭懶摸廊廟集横
飛今者誠何裨吾其孰與帰夜來天直北劍覗繞
星輝

早發赴蒙縣二首

草露垂々白溪泥脚々深槿籬藏吠犬桑薜漏棲

禽食乞驚浮世鞭捎度寸陰利名幺麽得會是死
灰心
搖落秋無賴追隨月結緣褐衣寒未授櫪馬老先
頰客思淮雲遠鄉硯越烏邊荒唐故時吏曳尾想
遺阡

贈謝民師

三語君爲掾百羅吾厭生江山共鄉思蘭桂敵交
情黄卷眞無負龍淵恐不平何當攻初服別約紐
荃蘅

臨江

居然兩福地首尾限清江窮[?]蓋州把晶熒石澗
淙潑雲和[?]秷割雨曉解鍍愁絶村南含剟難對
小聰

贈李子從三十韻

落々將家子堂々儒者宗虹蜺蟠志氣天地貯心
胷骨秀霜含樹神清露掛峯才應過八斗業已逞
三冬燈辟曾開蠶紗屢聽縫書從蒲葉写詩向
錦囊封醉把乾坤揮吟將風月供揮毫珠錯落吐
論玉鏗鏦逐々儒林虎昂々墨海龍文偷韓吏部
學切鄭司農雨露恩將及風雲運正逢海深鯤定

化霄遠鶴須冲汝乃今王粲予非昔蔡邕敬家修
客刺特辱造賓墉遂闢膺門納困施擩榻容礼賢
臺再築待客泰頻春磨講詩千首歡諧酒一鍾笑
談風對起論難匆交鋒篇什回環數緘題往復重
共將諸子探同把異端攻聞見輸君博賡酬愧我
慵便當思閣筆何敢更撞鐘堂舍娃宵會琴堂衆
日從並行花縣密同坐柳陰濃出處漢四皓情懷
楚兩龔淡閑君子水久見大夫松正喜陪談柄應
難別去蹤短亭情黯〻南浦恨匆〻負笈遊洙泗
擔登柱辟雍相如行有日非久客臨邛

傷段譙叔失意二十八韻

場屋遺才日英雄失意秋薦賢無北海劇迹有東
丘未遂圖南志先貽敗北憂曠絃多誤奏卞玉郄
輕技西逐愁秦客南冠愧楚囚矢亡非戰罪道喪
是吾羞命薄閒歌鳳時窮見叩牛丹山摧鸑鷟寰
阪困驊騮落日千行淚西風萬古愁壯圖沉草莽
歸思動滄洲是理皆前定非人可豫謀悶來宜白
達勢去不須尤消日棊千局忘懷酒一甌更宜思
破釜莫便欲乘桴豹匪終藏霧鯨非可在溝丱生
如富貴未死合公侯子況才華妙身兼學業優文
章思頓進志意素加修禹穴書曾探嵩山間亦披
紗螢頻見聚鄰燭屢聞偷默記踰三篋疏通貫九
流賦才兩賈馬詩格駕曹劉肯向清時廢須膺紫
詔求不當三徑隱未可五湖遊蟠臂盟須復題橋
志心酬寧終葬魚腹誠合跨龍頭早弄書生筆當
焚敗將舟也知男子志未青死前休

傷蔡文仲秋闈失意四十韻

側聽秋闈榜君名又不傳病龍頻失水倦鳥久驚
弦有意期行道無人肯薦賢長沙傷鵩日西狩獲
麟年失意應常理嗟君最可憐雙親堂上老三釜
養中偏觖有千莖雪家無二頃田甑中（廷作室）塵屢
起囊乏嗇長懸草木荒三徑埃氛滿一廛鶉衣傷
子夏蝸舍病焦先雪冷袁安臥風清靖節眠謾誇
五色筆不及一囊錢抱玉冤誰雪沉舟恨自牽翼
摧雲外鵠身絆駕頭鶴憤氣高冲斗悲號下入泉
未甘為敗將猶擬奮空拳文喪思投筆膠稀欲絕
絃悲彈三尺匆悶釣五湖船遷擯當修史雄關合
草玄張衡四愁什杜甫八哀篇臏刖兵書作丘窮
易道編文人從坎坷才子本迍邅得失誠由命窮
通莫怨天不須吟澤畔何用餓山巔豹匪終藏霧

龍非久在淵鵠俟高定中楊葉細須穿子况千人
敵身仍百善全平生於傳癖終日被書癲容貌堂
堂也胷襟落〻然文章追賈馬德行繼淵騫吐論
崑崙決揮毫組綉聯字奇稱草聖句巧號詩仙身
瘦文弥古家貧節更堅士汎瞻若斗學者慕如羶
自合升朝右寧終死道邊此來雖蠖屈前去定鶯
遷鄒忝當重秀韓灰决復燃焚舟收後效破釜雪
前愆誠願窮猶鬬何甘廢中權未應豪傑士憔悴
老螺川

傷友人潘鎭之失意七十韻

念子多迍躓欽闌又背馳南陽龍臥久東魯鳳何
衰刖足寬誰雪傷弓翅已垂有文須奪席無地可
容錐破落三間屋荒涼四壁蘿平生萍蕩漾活計
葉離披麥掛囊多乏塵生甑少炊饑寒妻擬棄憔
悴嫂貽嗤行古時稀合身孤世早知盡應嫫學僻
無不咲書癡讀已周千卷攀猶帶一枝鷦因風緊
退蘭爲雪深萎卞璞羞空獻齊竽嘆失吹未爲橫
鶩鶚又作曳泥龜東國頻遺照西山獨忍飢皇〻
行澤畔寂〻臥漳湄扆下傷麟泣還寧感鵩悲著
成孫憤傳吟就八哀詩道喪誰開眼愁來自皺眉

迍邅眞命也險阻屢嘗之清廟含三嘆明時動五
噫野歌成匪虎磯釣本非羆事故多如此心休苦
怨咨都緣名是累須用道爲醫破悶無如酒消憂
莫若棊忽同楊泣路休效墨悲絲得失皆由分窮
通自有時海深鯤化早天遠鶴冲遲子况多能者
身懷可致資九河流疑作疏劉辯萬馬走雄辭學似
彫龍巧文如吐鳳奇五車書並覽三篋記無餘辭
辨魯魚惑繇分亥豕疑博聞探禹穴多見識曹碑
行止珪無玷周流玉不緇經明人盡仰才大士爭
師名價關西振儒風稷下移生徒居若市來者被
言作袂 入侍帝王埒豹匪終藏霧蛟非久在池青雲如借
路塞步足通達定補千乘疑作羊 腰寧由五羖皮冠
縪思貢禹吾在憶張儀已往雖非悔方來尚可追
此生當富貴未死屬男兒頑我誠荒斐蒙君岌保
持杏壇齊出處槐里久參隨情荷椒蘭契言蒙桑
石規琢磨朝切〻講誨夜孜〻小大鍾容叩高低
仞許窺開談發吾覆飛辯解人頤較藝思焚硯交
鋒擬樹旗莫斯睎考甫子貢服宣尼共有芳途約
俱懷遠到期精誠甚膠漆酬唱越塤篪本謂同游

處何圖有別離身從來嶺表音遜隔天涯荏苒年
光換回還氣候推暗驚時倏忽屢見月盈虧故國
書迫近他鄉路嶮巇登高魂欲斷跳望力應疲側
望魁鄉薦夫何擯有司臨風心惻怛開榜墨淋漓
場屋非收子文闈更薦誰主盟寧至當提掖豈無
私盡指珠多纇成疑玉有疵叩天身患遠叫帝泣
嗟卑窮恨憑精衛聲冤付子規彼蒼不可問徒積
故人思

題仰山二十韻

維南斗牛下萬仞聳崔嵬日上光先占江盤勢郄
迴一方蒙雨露幾處對樓臺不遜秦鞭去曾經禹
載來雲生風慘淡冰泮谷喧豗險外煙嵐変深中
洞府開巖花春灼爍溪鳥暖徘徊飛瀑含清籟菲
龍走疾雷平川蕭廟閟半腹鄧壇摧(蕭公兄弟廟在山口鄧表
昔於此上昇山有壇存焉)精緼瓊瑰寶奇鍾杞梓村僧軒宜薜
荔棋桯恠莓苔亭睨龍淵橘前瞻庾嶺梅仙經饒
地脉賦筆讓天台神物多靈睨農田少旱災隱居
續獨行吟咏忘離才何客能依止伊余敢語哉一
塵成繫滯四友阻遊陪(謝靈運共族弟惠連何長瑜荀雍羊璿之共為山澤
之遊時人謂之四友也)未脫紅塵累徒嗟白髮催夢頻生桃

席賞每倒罇無預忠公時代圖歸作醉媒

覽唐元成詩因而有贈

欲識君詩格飄然人所難清風生玉宇白露滴金
盤吟嚼充腸冷披閱逸坐寒迴無脂粉氣字字是
琅玕

春日舟中即事

羣峻蠻鄉去青春瘴海行陋蓬愁暴雨小艇畏長
鯨灘惡舟難渡風狂浪易生不堪江上笛時送兩
三聲

讀汪都講邵宮教擬試賦三十韻

文敘追前日詞科急俊民儒風稱漢殿家璞走荊
珍汪邵推高手卿雲想後身爭移初律暖競撥老
根陳睥睨三都上吹噓七子儔龍蛇開蟄戶河漢
洗天津堂室誰升入詩書迭主賓剩摩鋒自倍撤
扎手弥親鼓吹立軻外波瀾屈宋新巴歌徒里耳
燕石謾緹巾美觀主聯辟和聲鼓聞鋍騣騣新歷
塊(邵)嘡嘡舊司晨(汪)奐賓喚烏有阿時陋劇秦饕
愁神秘露披恐物華貧楚劍雙千斗吳娃幾學顰
飛揚逼場屋旁午動簪紳儈又幾焚硯脩家舊有
人珠驚對還浦角豈獨推麟價比千瓊玖文成一

欠呻巽端論妙斷使外得周詢布瑞雲敲咢建深
鯉挂緡豈徒矜羽獵直可絢郊禋究是隋唐舊何
分雅頌真兩睟寬病客一氣到洪鈞捉卷時湔掌
沿涯屢耗神髮居泣齡濩嫫姆駭娥蓁惬興誰肥
背長哦獨吟唇傳夸婦有情羞縮死將瀕雌校三
千士蹉跎九十春岐周雙鶯鷥不省至何因

七言

次韻奉酬邵美中奉議示同舍

真太忙生苟一時野情幽事每交馳同舟濟者卿
傾蓋吾党婦缺盍指期風日頻開友顏咲珠璣閒
出洗愁詩小儒坐耗大官食羞學飢猿嘯兩頤

覽邵美中擬試賦出詩三十韻紀之邵有詩
謝復次其韻

重隸初無課最書春風破卷得三都千尋傑氣下
霄上一片降心免胄趨藏室森羅公柱史附庸公
麽我額吏正緣好語遂推借跛鼈猶骶特百夫

試院次韻奉酬趙達夫記室惜春之什

風甜雨軟梟蘑絲端負吾人痛飲師使者領梅傳
信遠王孫芳草悲歸避釀成紫府無端夢開到朱
欄第幾枝欲問東君挽流轉顛狂好在曲江詩

酤愛春如蜂蝶迷還憂青帝學班師愁城恨壘挨
排到酒約花期賭當遲端負江湖歸去棹最覔一作
憐桃李別來枝松丸暖動蟾蜍滴清穀風光盡付
詩

次韻酬朱充仁示同舍

絮撲花然鑰靚深物華看即滿曾陰魯魚是正成
何補鷺燕勾牽著底禁聲迹汾雎連漢鼎銀投綠
綺閣南金到家禊事應非晚孤劍懸知出水心

張壽翁朝散有詩紀同舍名銜錄次其韻

柳茸無力杏燒紅春入愁腸不散窮千佛經甦名
姓入一尊酒愜衷一作笑言同寫成玄圖新聯辟分
與秋風舊轉蓬好様醉鄉拋擲却百錢輸與杖頭
翁

貢院奏號奉呈同舍諸公

朝來甲乙去聞天喜色胚腪淡墨前千千已應千
翻躍搏風誰是一鵬騫路岐穩步青霄近閭里傾
心古語傳收拾春光終末晚爛遊端屬綠衣親

晉之太博同舍常憶六世外祖鄭氏菑裔中
絕曩訪得丘墓所在歲時享祀不輟鄉里化
之因有詩紀其事謀弁屬和云

綢繆霜露他時感零落昆雲幾葉孫原上有封吞
馬鬣道邊無石認羊蹲黃梁暗換塵勞世白草重
埽血食魂未論紛〻悲往逝的廪凜〻愧生存
次韻和汪道濟都講惜〻吟 錫製溫体器也汪強名為惜〻
溫柔鄉定虛言耳炉火功爽長物我疑別有天春
不老知誰為雨夜曾來滿移妃子三湯夢暗奪仙
家一息胎燕玉浪傳思睃老簡中消歇几沉煤
題福州黃檗山確禅師息老堂 七言十韻
項來法席如師少老去生涯似此無直寄天年謾
龜鶴聊收化日到桑榆養璞作抱三臺壯縞帶明
空一水紆時拂東齋壞雲衲更開南粤隱居圖買
山支遁初無費示疾維摩本不徒夜雨龍腥飛別
澗畫煙禽哢落高梧齋餘短捉清生麈坐久柔園
暖稱蒲三樂榮期猶俗物二毛潘岳信拘儒禅林
彪虎新眠熟覺海烏藤舊攪枯不學昔人悲咥遠
已將蘇世脫魚濡
送林錫遠悵勾羅官北引二首 有引
錫遠悵勾羅官北引吾其執也豪不得東味鞅賦
送行二篇云
五月甬㳿江南天驪駒送客黃金船悠〻別思不
足道去去宦情如欲仙青萍由來異死鐵綠綺未
易論膠絃強懷為君歌短什壯圖轶勿輕流年
由來不敵是清才尚喜相逢契此懷直把唯阿平
笑語更將尔汝外形骸吾身方愧猿拘檻 異補學舍 君
事何疑箭挿穀 唐勤有日而學者負㳿 天子聖明思急策試
論弊事決陰羅
招李山還家
蕭條門巷未足愧睆晚歲時胡不歸綠葵白芋故
園老黃領賴尾前溪肥浮名莫羨風過耳久客可
憎塵滿衣 元本作埋衣 約君對攤當戶榻聊割一畝 京本
作片 秋蟾輝
早發襄邑
趁〻汴水吞窈冥白榆多於 上星林梢碎漏月
痕白草頸冷泣螢腰青雲霄九重近在目鴉鷺百
翮誰趨庭雞聲馬蹄正立敵斷送拈褐疲吾形
夜泊建溪豊樂驛前三首
坐看雲葉洗昭回磴東天仙玉宇開水潦東甌清
到骨客傷南浦醸於醅雪萌正薦洗醒笋粉色渾
織艷眼梅稍覺暗芳窺熠燿更徙白石認毽毬
鬖鬖彪并吹頻鬢戩〻懸鷄戎早寒漂泊昔遊堪

冷笑悠飈短夢迫鷩湍霜譚傲險蒼虯嘯月磧聳
波翠篠圍十載南冠欹一葉皆人功業底無端
溪靈覓鑄吹灘聲削木剌波舟逆行問津候館得
豐樂回首洞天無玉清愁看迮纜疊石子快是隔
蓬眠水晶兒曹燈閙動喜色頗有滑白長腰粳

贈邑宰唐志行長官

頭骨挿犀冰照顏胸襟元自湛清淵更歸申午緣
無事民臥田閭識以寬晤語早傾程子蓋評詩尤
一作元 通杜公壇如論妙譽無留賞合向驍壺作倚
竿

清真觀步翠閣

飛梯倒挿玉蠵煉危檻別刻青芙蕖送涼野水舊
涵竹借色春山擬滴裾王喬過兒可坐 异 蕭史鳴
鳳徒紛如騑子欲酸跂予望弔世清淚橫方諸

清真觀清軒

向背仙宮總闌琳 一作琳林 茲軒仍出古城陰千年曾
史長存覗一片巢由不涤心秋閣雨高 一作餘 天洗
翳夜涼風軟月吹金冰壺早詩貯人世況復隔溪
慈清深

清真觀齋軒

物理相懸能幾何是非得喪了無多仙家日月閑
庭戶人世浮沉寄唯阿櫨樚曉聲來雜珮漣漪春
脉漲青蘿簡中故有天倪在持語流光任擲梭

月波樓

玉兔冰魂萬頃連曲欄仍在斗魁邊浮天自作通
津去洗客終疑爽氣偏不比尋常閑水墨最宜三
五好嬋娟鞏飛穩熱明河接更擬憑虛過島仙

賀氏怡軒

盤礡蒼牙紫翠閒正緣天属得恬 一作治 安已聞名
教無三樂況有家聲到二難棠棣萼韶春色好鶴
鴒原古洞天寬友于誰復知真適拾穗榮期似太
漫

建德縣作

銅官南部號無事煙火蕭條數百家令尹印章希
搭紙里胥邦賦早催茶山稍別恨番君國濛暗疑
通海客槎石磴落當簫寺面冷渠清絕好生涯

新開湖詩

輸寫由來未易窮渾疑天作水仙宮浩無邊際藍
吞野散作霑濡雨卷空未口滲收秋漲縮汀濤波
泛暮通會當揮楫乘高興盡把塵濯此中

平鋪縐縠幾千尋瀟洒由来爽客襟天借月華来海上地蒸雲氣出波心魚緞澤國拋残玉燈火船窓點碎金閙説蚌胎無數顆又憑風力舞秋陰有湖火珠天晦暝漁者即之輒失所在

送廷允決曹解官舟行赴闕

由來往牒推三語故有餘名擅一方投分稠人期李郭平心他日到于張圍乖盡洗沉寃䰟貴索時分入夜光舉世謾嗟岐路濫只今騰踏見飛黄春江活碧染衣濃閙櫓初撥鷁首東岸柳躍綠金稍重渚梅收糁玉全空腐儒糟粕迹踈後上客風雲感慨中好訪瀛洲綴仙客家山水一作仙無苦夢重公

次韻酬

東書帰伴鶴頭鉏贏得鬢根未雪如春刪有田皆社郭晩總無夢不衡庐槽床寂與天爽近魚沫何妨世態踈鄰足龜腰負芝朮回君特地愧三餘

次韻表民偶作

紛〻儀覆與秦傾何者竟為吾道行物外金朱猶土梗興来詩酒亦功名夢同秋棧縈紆入分比春蘭馥都生他日未宜輕感慨勸人帰是子規聲

贈致政曾宣德十二韻

自得逍遥物外情肯將冠冕謾勞形門前始種先生柳斗下重添處士星文豹霧中誰逐〻飛鴻天外自冥〻家憐孤竹人高臥郝詡三閭客獨醒放曠七賢林下洞棲遲六逸水邊亭和煙買得花栽潤帶雨移来藥顆馨晃碣印残蒼蘚綠蝸庐築破遠山青消磨日月棊千局笑傲雲霞酒一瓶隱几旋成招隱句披衣新看養生經小軒静把琴聞匣幽苑深將鶴剪翎明月有時来竹塢紅塵無路到松扃钱多九老圖中景都為丹青入障屏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七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八

安成劉弇偉明

律詩二

上金陵黃尚書安中二首

南來踊踊拜前塵雅睠仍從轍鮒新四照色溫初似玉一時恩到總成春非如學者論糟粕須信人間得鳳麟況有珠璣長滿把冥搜終恐物華貧

千家回斡自無旁逮勁仍開飲石梁黃卷素心因事見空門真味與閑長扁舟尚錄袁臨汝清洒無論頓建康五載轉頭歸一瞬門閑依舊吠羝羊

和安中東楼會飲

苕苑飛觀決曾雲主意全傾合坐賓談笑龍岡下白日衣冠麟閣識功臣欲窮人目逢山好未老秋容到酒醇思對南鴻開廖廓沉冥誰是蜀莊珍

和安中鐵柱留題

隱然平地起嶙峋千古春波比與瀕九牧貢金殊夏后三泉下錮笑秦人力回坤軸陰扤壯妙灑銀鉤榜墨新欲識當年鎔鑄意莽蒼疑終恐更非真

王公濟四美楼

寸心不與一物隔遠目自為將一作千里期便共溪山有情分更緣阡陌識參差層雲異日雖輕舉獨鳥長年可俯窺緹騎到家春滿眼庚公清興不應衰

王公濟蘭荄度一作亭

閭里傳驚飽物華此亭真是一生涯人知蔽水歡終異地比蓬萊程自佳歲討黃雲千穲稏春心青玉戢龍蛇不須分外開新畹故有兒孫敵謝家

李倅惠詩次元韻酬謝

寸一作徒毫揮灑敵連城想見仙標白玉京周鼓直須論妙刻陶琴初不費煩聲它年浪許曾窺豹此日誰堪與濯纓寂寞蓬茨今有助病軀那復愧登瀛

再次韻和酬

倦眼紛紛少得青獨君襟義富坻一作其能京揮斤郢鼻時驚巧持鼓雷門浪費聲正喜珠璣生咳唾敢期芳範被游纓鮲生謗謗難論報此日方知海是瀛

九曲池

昔帝橋烏下日邊曾留清蹕此蹁躚魚龍窟晴浮春漲鬼爲行低破暝煙星閣摧頹空歲月燕城埋

沒舊山川後庭一曲陳家破更看當年水調傳
揎節
躋蹬年來誰寄聲靜揎節竹了無營照衣籜竹露
逼冷過耳海潮風送淸豈有稻粱驕雀鼠終慙醯
酒費顆罌請纓自是男兒事咄咄胡爲過半生
和重陽感懷
又逢佳節破牢愁天卷微雲盡放秋一水孤飛臨
汝潑幾人淸興庾公樓螢署亂試林塘點蠅陣微
收几案桐黃菊紅萸滿烏帽敧立誰是醉鄉謀
次韻酬錫遠孤坐有懷
白簡差差長蠹魚强顏那復計三餘長波不洗客
愁去脫葉似將官況疎行樂醉鄉金欲盡投身老
境歲還除因持舊史論寃媢太半功名不是書
次韻和劉次公以詩見贈
格老辭嚴趣復新百篇洗眼盡驚人喑嗚自是東
騷將瀟洒疑非閥閱身快甚天星秋炯炯富於倉
廩昔陳陳終慙不敵齊呼喊敢議肴羞與栗榛
寄覺華悅禪師二首
三峽當年一錫飛祖燈曾是密傳西示徒端的只
消指灌頂分明別有醍秋衲擁雲鶯曉榻病髭鑷
雪照寒溪知誰解吸西江水賴有孫（一作孤）禪覺衆
迷
使與曾約下山顏白足塵緣等是慳貪爲水雲留
物外芳（一作肯）容紙墨到人間銀潢一掬慰枯肺金
鑰千重想上關病客此身似籠鳥何時不（一作悉）毳衲
對斕斑
次韻酬何伯修見貽
學非歆向搜家聲懂指仍慙左蜀程夢月自憐名
舊識屠龍何補救先成悲纏風樹新剸鉅心折家
園獨烏驚推斧漁竿有真趣不應潘叟泛迸名
次韻酬何伯修
廣場較藝號肩摩筆掃千人敵若梭共喜此聲傳
烜赫直應無物（一作計）避爬（一作包）羅雅音尚汨多哇
鄭荊璞誰收（一作明）屢獻和洗眼今看色絲語快於
執熱濯東（一作淸）波
次韻酬譚履常送致政徐朝奉
按迹朝闈太早生不容餘蘊付功名肯緣簪紱重
回首似共林塘別有情恰恰吴鴻如素志來來弊
屣薄浮榮留貲無有公何恃嬴得桑榆慰此行
王適中（一作通直）渝飲約以詩招之

別君倒指倏旬日頓我搖心如旆旌滿引未應勸
上客高談聊欲破勞生望梅終恐難酬渴挹露懸
知別得清咫尺饑纂猶惜到可能無復故人情

送致政吳通直

墨頭會作隱中仙高謝清時五兩綸物外收將閒
日月人間歸去好溪山二疏等作擇金計（通直伯氏前此）
（亦以新請謝事）五柳猶遲倦鳥還多少有車懸不得規規
鐘漏亦胡顏

謝何舜庸見借畫舫還鄉

好樣（一作漾）江邊青雀舫愧君暫借不相妨帆檣縹
緲青天近窻戶玲瓏白日長濃綠迢迢春到水衆
顛種種客還鄉却應耆舊迓知羨況味渾如臨汝
郎

次韻奉酬何舜庸寄酒

寄來何啻十千價置處曾非六一身自愁無足斗
筲算暫見已覺神形親它年換得青田核此日吹
回敷府春齋却愁根與外助不妨功勝齒亡脣

贈致政李元古二首（二本作原古）

膴仕委蛇四十秋翻然歸作赤松遊無瑕舊是千
金鐘不鑿今如（京本作為）一葉舟舉世風霜空末路此

身芝朮冣良謀新篇晚更追騷雅何計從公乞愈
頭
興味高於鶴在雲去留初不掛毫分鄭公鄉里新
門巷謝氏芝蘭好子孫瀟洒笑談寬日月優游在
世傲乾坤隣（京本作陰）翁盛說（京本作舊況）歸歟美曾是當
年未兩轓

贈吳伯玉二首

少年騰踏屬驊騮骨相殊明玉照秋溢口猶傳舊
令尹豫章聊早古諸侯一官身外（一作世上）真無負百
故舊中自不留論薦由來公道在誰將卓犖到需
頭
督（一作輊）去門闌兩換春標規仍愜此來親態（一作似）
將官況為（一作師）餘事別有陽和到後塵家家何妨
流水淡紛紛誰教白頭新擬論一報歸（一作酬）恩地
愧我猶為纍（一作無由忠）棘人

羅漢系南長老（一本題云羅漢大澤伯南公吾十年前舊也因以詩遺焉）

諸方喉舌卷春容直指慈幢信長椎驕盡全開捫
海月清多平把洗天風相望（一作忘）震旦傳衣後別
寄兩兒妙斷中好把（一作它日）沃洲論（一作今）五老輾然
重會（一作是）得支公

送螺川張太守二首 時請官觀寓居瑯琊
西南五馬照青螺衆惜班春未幾何綠髮棄榆收
太早青雲岐路剩來多仙家職事清閑好逋客林
泉取次過正恐此身休不得再看鄒律起陽和
涼颸一水漾清虛畫鷁翩翩北去初暫把壯圖收
斂冕只留和氣到一作滿閩問海邊有夢通琳闕物
外無心挂隼旟寄語瑯琊好泉石使君不是賦歸
歟

和吳伯玉九日同會
上林曾共見鶯遷五百英豪氣戾天闕在並存嗟
白髮成空半已鎖黃泉菊花酩酊同今日桂籍風
流記舊年愧辱新詩無以報誤煩褒筆比青錢

次韻酬張商佐
跉迷青綸木不春洗君眉宇海津津江湖涵闊青
螺夢歲月飄零北固身俯仰未應羞役役微衙仍
喜屬吾人嚼蟄聲殷懷哉樂又作秋風一笑新

清涼法和禪師
東南誰是識弥天覺海島藤攬欲乾金色鋪鶴飛
妙吼雲間頭角傲秋蟠鄰稜勢逼嶙峋去杖屧陰
回矗構覓十載洒然海一作對重洗我一襟通底是清
瀾

陪王純父醻歷陽連雲觀 二天門山名八公
天門直北八公西杏栱一作棟梅梁脫蔽虧金葉卷
空飛鳥影冰紈浮入茂林姿裁雲靨服淮娥踏鬉
鶵紋緣楚客辭十二王簫渾軸水瘦龍揹月叫參
差一云廣寒宮

江館三首
山川定出書意外魚鳥自閑眠對時舷子黏天歸
一葉濤頭吹雨落千麂載波尚欲論孫剏麁客初
愁之大兒聽得漁郎陽溪語夜來秋色暗江籬
無塵一境好仙去有夢九秋應鶴知弱篠嬋娟藏
別塢野蔬高下補踈籬秫田百畝堪供酒繪手千
刀門憶鯔未愧鏡湖誇賀監聊將星管覓桓伊
連雲草樹縱橫幕點水鳧鷗黑白棊日晏厨煙青
一縷暑餘驟雨晴千綠館閑楊燁生行樂懶賦張
樊我所 軟碧會須連月占恣看飛檝界琉璃

贈高郵尉郭奉世
好樣仙曹斗野西不將顏色傍人低由來甯腹闈
濛汜故有篇章照黑當作赫號采捧掛門虛畫鷺鵷
夷浮客趁秋蹻風胡去世純鉤棄誰取吹毛瑩鸊

鵝

靈鷲寺（寺有光相洞）

蠹粉侵侵（一作稜稜）抱綠墻佛祠仍是舊仙鄉晴雷殷
地溪聲轉碩橐吞空洞脉長旦過客分雲臥冷臘
高僧煮澗毛香須知剩得天龍護別繞森嚴十萬
岡

光相洞

仙客當年規壘土洞天此地老煙霞頃來雖犬如
無跡裏（一作知）許山川別是家遼海不歸千歲鶴武
陵頻換一番花可能乞上胡麻飯變得勞生兩鬢
華

自竹巖至杉溪

曉尋蔥倩踏碩雲越俗閩風雜楚民天窄定藏巫
峽雨溪深疑有武陵春驅寒萬竅爭奔壑競秀千
峯自逼人斷送殘年歸馬首却羞頭着故綸巾

送狄太守清明日燕莆田共樂亭三首（一云陪彭安撫龍圖）

青幢翠葆抱參差浮客黃金鑿落暉一日山川如
得主兩辟天地不藏机華胥有國真稀闊齊物名
篇就是非迷道直西瞳絳蠟卷空藁鼓使君歸

赤白舩稜插戾翰東南重此識多盤（音般）起從海若
三山外分得壺公一境寬世事升沉隨過鳥物情
瀟洒屬層峦畫圖恐是天拋擲乞與莆人恣展看
它年勝踐歸林記（舊亭有林子中記）大半豪誇落蔡篇（亭有蔡君謨詩）快甚躍壺窺日月悅疑枯海變桑田鯨舩照
客吹紅液軒檻嬌春撲紫煙到得無雲（一作天雲）剩寥
廓此身仍在鳥飛邊

宿泗洲院

羸驂戢束來閩嶺晚歲崢嶸宿泗洲一綫蟬聯通
鳥道萬程層疊掛氏疇林標入夜梢雲梵暖色先
春動蠢裹誰把地祇金鏤掔踏開行客古今愁

建州試院次韻和林原叔監試

鶖袍粉白筆摩秋餘地爭看衆刃游堅壁賴公專
細栁得壺如我悅中沉僕姑此日先穿札綠綺何
心曉報鏐恰恰豐隆通蟄戶論功相與副旁求

出試院次韻和酬鄭通直二首

吏役區區病足酸愁闗三十六盤山（建安道中有山號三十六盤）
偶從物外抽身去又作人間行路難主意十分
濃（一作嚴）似酒客心一縷急於灘夜光莫道無因至
乞與扁舟洗眼看

百粵東頭倦客身秋風溪繪正堪論塵埃洗盡生
風語粉黛仍傳到手搏吹翻白應超世味戟裾誰
復羨侯門臨流共擬張帆膳終恐精微未易言

芝山

當年曾此斸芝英山半楼臺藹化成一點有情懸
客望三休疑路與雲平冷吹蘿蔓陰晴變景落魚
龍嶺穴清擬乞謝公前屐生憎併日計江程

澄心亭 在萬福寺

心本虛明亭更幽亭澄心外復何求高堂挂鏡来
斯照素月流天翳盡收道力定僧堪對默我忘吟
客映冥搜風痕不動玻瓈軟十萬人家一色秋

贈饒倅陳伯模朝奉二首 時陳權倅郡事

畫戟東南第一州番君作大漢家侯王祥別乘開
風采顏駟潛郎識滯留投詣里豪空兩獄發硎刀
刃失全牛昨聞鈴閣仍豐暇身臥雲濤最上頭
早窺安定先生奥 君胡先生門人 晚刻慈恩塔下名宜有
璽書旌治狀館閣玉筍數門生紙翔市價抄書癖
壇遍詩流覓句精 下闕

次韻陳伯模見贈之作

秀語驚人自昔年津涯今見浩無邊情逾玉斝虞
卿贈味賽鱸魚宋帝使易駟始懃中且下鑾兵信
是一當千端應消得鄉閭賀稟豬新藏未鶩篇

白鷺亭逢胡仙尉晉侯二首

漲天綠雨欲肥梅江上相逢秀色開白髮十年歸
夢寐青衫一笑洗塵埃雲邊活碧山圍健汀末蹤
明鳥陣回獨向稠人見高義此情須敵萬瓊瑰
老雄冠距舊鳴將它日文闈果擅場聊佐縣章紆
墨綬飽聞家學富青緗占春桃李須懃早駐日桑
榆自審長流水高山空遍有誰論列到霄章

過合肥會黃天倪

白猿峯頂共留連一紀于茲剩四年事過已如炊
黍夢摧難着買春錢飄零懃 一作替 說相思鴛酒
落仍傳到手篇梨栗果盤魚蟹飣悅疑身世上通
川

上王提刑二首

峩〻名節重於山舊作朝廷耳目官鳳闕幾聞隨
仗入龍顏曾許捲簾看昔年白筆驚人凜今日清
風過嶺寒直指近來新有例出疆回使侍金鑾
獬豸冠中筆觸簪邦乘驄馬出駸〻手提國憲風

霜重口布王言雨露深古劍夜光（疑作無）衡斗氣甘
棠春有逸庭陰澄清好把冰壺水洗却天涯濫濁
心

贈致政劉大夫

一章飛達九重天求解黃堂石二千甘守綠園三
畝宅肯貪紅藥入花塼利名擺去灰心定功行修
來月性圓尤喜掛冠歸第後生涯非欠買山錢

贈連州致政蔡宣德

挂冠歸慕赤松遊不羨金門萬戶侯一枕清風三
徑曉滿船明月五湖秋冥冥宛若高飛鴈泛泛渾
如不繫舟几向夜深南極望老人星見照連州

贈致政魯宣德

何得清時便挂冠歸來高臥水雲間一輪白日易
催老百斛明珠難買閒行止盡將隨野鶴生涯都
付與青山庭前鳥影高三丈見說朱扉尚閉關

送友人赴省

佩劍攜書入帝京秋容如畫照行程三千道路雖
迢遞萬里煙霄絕坦平丹漢風高鵬翼健曉天霜
淺馬蹄輕好將擲地金聲賦奪取前春榜上名

送友人赴省二首

飄飄勒馬出城闉篋裏還為席上珎荆玉始分三
獻日環林終折一枝春驚天動地文堪擲提月攀
雲手定伸正遇漢庭新用賦子虛須屬茂陵人
久蘊驚天動地文秉秋浔志正逢辰青錢萬選終
須中白玉三投始辨真鴉薦北聲鄉貢日鶯遷前
試帝城春漢庭方尚春秋學須作平津第一人

冬日呈郭明遠二首

騷雅亡來几百年不圖今日見君篇遺豪壓倒元
才子清麗追回李謫仙風月吟窮三寸舌江山歸
欠一囊錢此時長嘯出門去但覺遶梁遺韻傳
底事遑遑不見容秋來又見走西東四時花月搜
吟內萬里江山險阻中歸去但應存舌在愁來莫
更笑途窮從今賈馬休談詠恐起霜天刮面風

春日送蔡判陽承議

春山野思萬千重那更江頭來送公別淚滴流紅
杏雨離情搖曳綠楊風一枝易遶南飛鵲隻字難
憑北塞鴻惟有感恩情不斷夜深長入夢魂中

春日送林推官

送君南浦思分襟注目春江煙水深思亂似雲無
所着情濃如酒不堪斟杏花燒斷離人恨杜宇啼

穿去客心別後願為深夜蝶翩〃飛夢去相尋

贈柳秀才三首

應被功名誤一身卜居歸就水雲耕詩題招隱同
誰和賦奏閒居獨自成三徑逢蒿貧處士五車經
史富書生几回醉後顛狂甚便擬騎鯨上大清
奔走文場十載勞歸來三徑滿蓬高麟窮西狩人
誰念龍臥南陽節自高貧裏因閑居四壁吟中風
月筆千毫早知今日詩書誤悔不當初學六韜
萬丈飛泉落筆端源流渾覺海波寬若非學造淵
審寝為得詩登李杜壇文苑春開紅芍藥詞林秋
剛碧琅玕篇成底事猶多困只為名高折却官

題蓮花市客肆壁二首

男子謀身豈易知魚鰕燕雀莫相欺蛟龍飜海非
無日鴻鵠冲天自有時直把寸心晞孔孟終攄餘
蘊繼臯夔當年張禹荒唐輩枉作炎劉帝者師
片心長是樂清虛一到蓮花喜有餘柳倚古溪風
不斷路迷芳草客來踈樽無美酒雖浮蟻手有文
竿未食魚細草晚天時躍馬紅塵無復上衣裾

眞陽阻水

眞陽城下漲春濤船覆車摧滿眼愁泛〃我非援
溺手滔〃誰是濟川舟一城直恐為魚鼈四境何
緣辨馬牛焉得長鯨浮到海吸乾狂浪得安流

春日舟中即事

不困門有北堂親背泛孤舟傍海濱萬里江湖愁
去客一春風雨厭行人花朝水國留題懶月夜鄉
園入夢頻每被煙波驚破膽却思雲石白由身

春日舟中喜晴三首

霧歛雲回雨却殘衣单猶尚怯朝寒煙塵暗處江
山窄日月光來宇宙寬漁棹不憂灘浪險客輪惟
喜路程乾閑〃珍重梢頭鳥每到晴中語点懽
久厭梅蒸蠹客袍一逢晴色喜淘〃廷嵐煙散後
青山出海霧開來日月高四海廓成清世界五湖
消滅悪風濤九衢來往趍名者遂免泥塗僕〃勞
安得繩絲萬丈長絆留烏影在扶桑三春厭倦泥
塗走一旦䚕逢日月光山有晚煙青髣〃天無陰
霧碧蒼〃雨餘更荷風相照吹送黄花滿院香

題清風亭

四面無塵一徑深嵐煙吹盡好披襟寒生醉榻宜
春睡冷入詩窓豁夜吟坐有清凉非待扇夏無煩
惱不須琴泠然試把闌干倚頓起飄〃物外心

題韶州宣溪亭

片江西下泊江亭風物蕭疎慘暮程山色尚疑遷
謫恨溪流猶瀉怨嗟聲一朝逐客仙舟過萬古行
人玉筯傾不待鷓鴣啼落日自然臨景易牽情

題廣州浴日亭

誰識咸池萬頃中源流穷處與天通氣蒸古木千
巖曉浪拍扶桑四遠紅焰、驪珠初出海騰、烏
翼斬摩空不須更問乘槎客只此波間有月宮

海山樓晩望

登高懷遠思依、目斷滄洲舊釣磯城上兩三聲
畫角天涯千萬里斜暉煙柚綠草隨洲轉風逆輕
煙貼水飛到此自然堪下淚不須啼鳥勸如歸

春日即事

歲月催人誤壯圖風清宮況殊支吾春來酒病尋
常有老去花迷大殺無情裏盛添詩債負閒中贏
得睡工夫誰知到此扁舟內白面書生瘦矣乎

舟中驚夏

壯舟繞過石榴開歲月驚人老易催一面紅顏春
逐去滿簪華髮夏催來蠅頭利祿徒勞目麟閣功
名大晩哉不必更增川上嘆及時行樂且銜盃

觀劉禹錫題湟川記

誰道連州海瘴邊只消禹錫一雄篇江山草木皆
增價風月煙霞總直錢十二亭臺塵外境一千疆
界洞中天自經大筆留題後從此湟川勝洛川

贈錢承務吟翁

何事新霜上鬢毛從前都為作詩勞老松經歲材
方逞古檜吟風韻更高可播管絃升樂府自堪奴
僕命離騷冥搜直到穷源處驚得神啼與鬼號

題清漪亭

平昔江流清得名只今池面勝江清人間有鏡磨
秋骨天上無宮敵水晶月借嬋娟相表裏路分瀟
洒入蓬迎會難貌宮作能占銀潢魄莫似滄浪濯垢
纓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八終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九

安成劉彛儁明

絶句　五言

次韻譚令尹茅庵十詠

雲卷公餘迹鋒藏用外神故將容足地聊學坐禪
人
物華他日好歲月箇中延欲識無餘事繞如一指
禪
歆風青苓蕁浴月碧漣漪僅比蝸廬容肯慚衡泌
詩
訟少閑羅雀（令尹下車庭無留訟）因虛識降神（前此神見燈於狀坦以驗）
（因之弗直者因情卒得）借令濃野興不負有民人
所借非他物能忘是此心絃歌時一到駐作武城
音
到佛元非定如仙等是家了忘名利戢泰晉護彭
衙
暫為陶令結（陶詩云結廬在人境）仍愜孝先眠不學笙歌地
長年俗耳煎
搏月明窓紙涼竿掃徑塵却應環堵在瀟洒屬吾
人
白有幽芳對無煩豢笑迎清虛歸眼界那計幻漚
生
丈室繞驚子神遊殆化人公乎聊寄迹肯此負朝
紳

七言

輦下春懷十絶呈趙達夫（試院中作）

絳闕岧嶤五色中六街風穩柳貪慵金明鮮染波
千頃不似君王恵澤醲
欄玉梯金十二樓百花烘作紫煙浮草黏天遠難
憑信絲撲人來慣送愁
蝶正冶容蜂正狂鶯如羞澁燕如忙低枝莫搭鞦
韆索留送嬋娟出短墻
杏紅似為桃紅妬柳綠渾將水綠爭去日背人來
日遇新愁特地舊愁并
楊柳綠間黃果留杏花枝底碧遮油一鞭歸興輸
年少十里香塵卷日流
一番勸花寒陣過几竿搓柳日痕流新阡紺幰追
追去往事黃昏恰恰愁
洛琉璃潑金明色閙綺羅成上苑園須信皇州春
自滿莫愁青帝等閑歸

已憑欹伯爲愁敵更指華胥卜夢隣数歇賣花鼓
過耳誰家鬭草事関身
三逕就荒歸渺邈五漿先饋懶逢迎較量春色無
花品收拾生涯有酒觥
䰟先綮怯青樓女命爲花輕白袷郎春色不應昧
病客正緣生計紙千張
再用前韻酬達夫
酒聖無端整日中不堪有七過嵇慵欲知春色詎
如許萬斛浮蛆未傳醲
九重城闕鳳凰樓金碧觚稜曉日浮和氣已從天
上落寒鄉莫賦畔牢愁
擷菜攀枝渇似狂未拚身世事乾忙羽翰不借還
家梦鑰壮衢魚抱絲墻
花爲粧成女近妬水將藍比不多爭陽和減裂穷
塗望獨許俠家擅四并
百兒揶揄成故態一胷隗磊信重圍泥清鄭白平
治渇請傍東皇振旅歸
岸柳桊持人學舞墻花勾引客窺隣速將事當愁
悠夢剩買歡歸袞〻身
直取浩歌論篆〻音容三爵柱油〻送花明月憐

人殺怙觧紅波凝不流
露房霞頰迎人咲訂〻芳菲第几流黄四娘家無
数梦玄都觀裏一番愁
罰籌滿把槽仍滴繪手千刀刃必迎春若肯教花
不老忍挨紅陣焊瑤觥
閙妹未可輕愚叟放浪多端一作應學漫郎待挽春
工醉卿去隨教蜂蝶咲雄張
三用前韻酬達夫
掠風社燕窺簾入閣雨溪挑結子慵莫笑嫵眉等
閑盡藥砧情地勝春醲
花氣騰〻活逼樓十分大白直須浮白憐短髮如
煙薄致買鈿車財莫愁
柳挽花牽獨自狂鼓催鍾趁几人忙重城特解春
將閙時放紅英笑女墻
得喪三分徒鼎峙是非兩角謾蝸爭人情不似春
情好一氣無私見合并
閑殺節風醲雨時可憐腰帯漸寬圍何因径作江
南夢泛取圖中竹葉歸
閑〻柳幄鶯懷友戍〻花房蝶乞隣来羨兩圍冠
蓋客稍関南浦別離身

蹀驄草媚障泥錦結妓花烘壓杏油渠父吟輸醉
鄉客抛毬樂称曲家流
騈棘重関不自由横將鈋鬣代萍流飛絲莫骨林
墻興留與騷人作四愁
酒徒博醉貉龜觧杜老賽神簫鼓迎未肴撥怅馴
蝶吻壁端蠹浔掛空觥
它日江淹曾賦恨几人頪駰尚潛郎年来春事稠
於鬓莫把哀絲為急張

四用前韻酬達夫

怯思酣魂九十甲蘇苗鳳子學人慵来〻不會春
工意醞造風光抵死醲
黄金遅日蟻成樓翠色紅光一様浮短裓所戒反五
更無客夢小垂雙手有人愁
高陽門巷有人狂金谷園林教洲音日忙多事正堪
憐考父不尋花去却循墻
雀綠底事兒童戲蛙為何人口舌爭待割金明一
尋碧恨無霜翦快如弃
葉底蜂兒抛䆮桶花邉䖝子乱棋圍一綢周昉新
畵盡擬就句芒乞取歸
夢草客兒成底句貪杯吏部覔誰隣雪衣女歎留
荼舌金十奴情刺繡身
樓臺半蘸浮天水燈火頻乾继晷油桃李不須連
夜賞牡丹它日有高流
捎喜渴酵扶病頭强看狂絮點清流王鱣叔鮪成
何事不似吞書鯉破愁
提壺鶘音芦[illegible]送好聲客来長是及門迎惜花待著
連天蹼賭酒須翻巻海觥
折柳愁生灞陵岸射鵰閑殺羽林郎長安不禁花
時夜京兆于今有趙張

題建州富沙門樓安濟橋十絶呈大守黄彦
發

富沙門樓五絶

通莊一日蹋青鶯日極須知剩浔天競秀溪山歸
筆助撥怅風月肴鶴傳
文樣繡拱切浮雲喜色先開萬井春未倚攔干窺
獨鳥已驚裙席度遊人
撲閑行人家底流闤闠縹緲到三休霜魂月魄文
光夜寸二冰蕉不上鈎
王粲登臨端不負庚公興味故應清廣寒約酌無
多地取〻仙風洗骨生

曾聞仙者好樓居樓外仙山入指呼聊作上游新
粉澤使君不為貯羅敷
安濟橋五絕楄舟禹之去玉清洞天五十步許
誰把靈槎接飲牛主人瀟灑古東甌玉清夜半開
冰箔暗認方平別駕蚪
扶檻侏儒玉刻紅新新裝飾水精宮武夷不信仙
山近十萬曾孫正踏紅
琇海蠶身傳洛陽貼波虹影老吳江水如截臥玻
璨去穩臥螢篌白玉膛
擁翠拖青浮要津截波仙屐略無塵借令萬齒填
橋巧何補褰裳一世人
江夏無雙白妙年潁川第一早聞天陽和自滿千
桃李更欲邦人識濟川
送曾道者歸玉笥舊隱二首
踏盡匡山十載雲却抽秋鶴九皐身明明似為溪
毛熟笑整西風不墊巾
道隱一作引尊會窺反接猱急人尤喜施圭刀浮生不
結秋毫外肯把長閑傳暫勞
道旁見牛車因成二絕
由來得計在道津飲盡冥冥古道塵犢子犁轅疲
欲死須知作傭是椎輪
巢兩正緣勝任耶推轉終忌大圓生尺塗寸滌皆
吾病何必羊腸九折行
送李德素羅官歸舒城三首
瀟灑由來物外姿文章滿把盡珠璣飛黃蹀月終
難絆看取蘅皋手一揮
猢風吹眼水溶溶白社田疑香杳露中千里滄洲
帆一抹遙知此日背冥鴻
水落淮天蟹子肥三年遊子片帆歸東坡穲稏黃
雲滿試傍林楸振客衣
和知府龍圖黃安中淺汲馬跑二泉二首
甃面平吞寸許寒記曾一匊洗中乾定知滿斛一作
斗黃金屑會有遊人鏡裏看
飛黃閑踪想當年何事軍中渴刺泉無補裏歸空
漢鑄有心流水護牙絃
和安中詠陳仲舉徐孺子二首
當年礼意號難通南國綠傾孺子風户外簾來多
客履誰堪一榻與要終
一從辟聘臥樞纏四海誰論目若營衰世竟閑援
溺手林宗好在寄吾穀

和安中鐵柱留題
疾恶情深礙目沙果聞仙秩以功加連年鍼毒繞
三尺何似豚蹄祝滿車
和安中上藍橫泉井
誰劃銀潢下甕中更聞南北谿相通穷妖本作終
身計千古鐵成勿幕功
陪彭安行雙蓮亭小酌三首
無塵淨渌枕青鴛簡樣清虛不似鄠更喜晚來翅
白鷺伴君和我作三仙
鯱籌一(一本作三)峯破愁城似勝長驅十萬兵可是曾
中浣隗磊更須鄭白典洽清(一作沿汎)
枯荷榻水楓丹霜十分掐々鵪兒黄挽君衣袖莫
嫌數直恐跨鯨抛醉鄉
留題神仙院三絶
白鷺飛边盡古今蕭條兒冢與神林故時門巷犹
能憶十載重來白一箸
閑僧活(一作何)計祇瓶鉢愧我世緣猶網羅小官未
免妄男子較量所得誰為多
白帝憐秋自不(一作不自)勝等閑時放一番清詩情大
似歸飛隺聊作當年警露教

陪林明復功德院小軒對假山有成
候禽幽囀似爭春我亦貪摟不屋巾歲薜煙姿在
眉睫簡中還有徵秦人
試筆
盧蒲衰夬故蕭々絳節霓旌不易招若使此身輕
健得會須歸去撥翹蕘
西峯寺
客塵不到勝黄梅竹逕松園金地開盡撥雲根出
蔥蒨翠巍青葆一時來
贈慶恩禪師
深顱瘦脛出家人八十終身一衲雲高壽不論松
典寉独留心賞寄迦文
高氏環翠樓二首
雕甍已入千山抱倒影仍浮一水光誰撲曉嵐都
不惜似緣袍色妬刘郎
眼界初欣得茂林野煙蒙暑此何心擬從複嶺重
岡外便(一作更)借蒼岑十万尋
蓮華峰浃雲助事五首
蝉聯封略三湘近縹緲神仙兩洞開待語蓮華峯
上月好將清影逼人来

蓮華峰下蓮華水萬古來從天北隅客子會須成
利涉箇中還得問津無
渡南渡北閑花草閙緑稀紅随分好得意即適那
知非淺近由来貴深歟
柰我此身無定居正如飛絮撲江楡両毛更甚盧
蒲短好在秣陵見憶無
十十五五跳波魚三三两〻踏歌姝前山後山碧
一色似不多愧濤洒圖

趙屯阻風書懐示黄成伯韋子脩二首

漾〻雲艎躡尾行北来風力大麄生與君更向春
容裏暗聽蝦蟆數擊更
故家曾是烏巣南欲折婦心迫片帆十載萍根浮
履絹全人羞溢対青衫

再次前韻

心逐雲容初欲遠身同春物乍欣生不縁旅泊蹉
跎去一任江波歳月更
白浪差〻但我南衹成重醸破風帆半生感慨軽
児女翻笑江州涙濕衫

送徐擇之秘校還睢陽二首

華裾照地睢陽客入手當年有春色家山帰夢不
須多歳晩青翰天際識
汴水東頭古堞開青翁舞彩幾樓臺莫将歸鴈比
行色身未到家春已来

書圓清寺清暁上人壁

老師八十大僊生頭挿吴龜見壽徴斸開雲根作
活計（一作八十老僧大懶生夜捉深　顔鏡壽徴雲根斸盡好活計）隱約百尺飛
觚稜

和許亢秀才適軒三詠

早枝已能分好月況復地力能新培託根又出社
木後正使匠石愁無材（右小木）
吾聞水月故相攝小水還同大虚量誰掬銀潢下
九秋更想靈槎到天上（右小池）
蟄龍蟠地秃角出便許雲物儲其間由来浪賞康
樂屐自可對面酬商顔

題屈原

直魄忠魂不復生後来誰與継英聲只因一派瀟
湘水千古澄波伴獨清

題增城駐舟亭

一亭瀟洒枕江流水色山光四面浮多少客帆簷
外過不知誰是濟川舟

題韶州韶石亭

数層頑石立孤岑代往碑訛事莫尋惟有湯湯亭下水至今猶似奏韶音

泊韶州宣溪亭

昔年吏部謫韶州曾向宣溪泊暮舟多少煙波愁不盡一時留與後人愁

題吉水南華寺

紫翠(一作氣)浮浮奪曉昏生涯(一作盡)谷汲與松焚客(一作紅)塵一點自應少(一作飛不到)終(一作盡)日到(一作迺)門惟白雲(今寺有刻石扁其堂曰白雲)

野興由來愜杖藜層巒影裏見螢飛虛堂一炷起凝碧化作力天雲染衣

龍雲觀稼

黃雲撲撲擁千塍惡歲嗷嗷北獨登稍取快襟移遠岫更從始擊見秋鷹

紹聖丙子之既秋偉明考藝于遠(疑)州已事脯飲茲舍弟姪親舊從焉者凡十有二人時主僧設茶奴王少二挍天門冬以腹(殺疑作)壺漿云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九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十

安成劉弇偉明

生辰詩

知府黃龍圖(安中)生辰五首

弇皇恐再拜弇竊謂天之生是人也雖若無預吾事至於命世大才則人皆欲為時而生也既生矣不幸而用不究其蘊與畧究其蘊而居不得其地於是外焉者人必欲還之朝侍從焉者人必欲使之相天下而後已此世之常情也然則命世大才其生也固與衆人異而人之蘄贊之者亦不得不異矣茲者伏遇判府龍圖慶誕之日弇摩顧最厚不敢自比於默默者謹課成拙詩五篇首篇紀昭武為東南佳壘命世大才於斯一鍾山川淑靈而生也次篇紀遭遇　先朝致身論思之地而又其次則見偃藩章淑其悉心疾懷無一不在民物者又其次則言抱負至蘊人皆欲我公之歸而莫先黃閣者至其末篇則大率本之奉觴祝筭皆衆人之所同而五篇則非特為閤下賀又將以賀夫民物它日之有賴於閤下者也蹦祓神觀自以為有所謂不偶然者其本末如此謹持詣台堦上獻伏

望鈞慈俯賜采覽下情無任歡忭激切之至
由来昭武勝天台淑一作間氣俄鍾命世材天上月
華方攝兔一作縮挂人間春色已先梅長庚夢白真無
敵嵩岳生申世有開直恐龍陂清澈底昭武有九龍陂照
人都入冑毛来
早歲聲名一作華動玉除區區漢日謾嚴徐高將官
況雲雞學清得才情水不如嫣的好光親一作依日
月分明有一作得刀是詩書軒軒昭代文章伯誰識
麒麟下紫虛
豫章瀟洒古南州偶居天邊法從遊孺子榻塵終
日少曲江詩技有時留唐張曲江都督洪州日留題尤多于江集中存者尚數
十篇而云有雙泉鐵柱描泉井潭脉開等數篇皆傑出殊遠其冪千帆白雪艨艟
浪萬頃黃雲擺稏秋誰一作欲識使君經濟處一作切
長年清法為民憂
從古無雙江夏黃此身親遇王宸一作除傍暫閑十
載陶鈞手猶勝一時鵷鷺行況復曆慶新日月不
妨伊傳好舟航穎一作定酬千里邦人祝直築沙提
到大梁
迎春新酒撥鵝黃獻一作前壽爭持激灩觴入夜台
躔動符彩彿星旌戶集簪裳平時猥辱非常顧戢

子初無可録長獨有此心效芹垷頼先歌魯爍一作
壽而昌

知府熊公待制生辰

弇皇恐百拜茲者伏遇知府待制侍郎慶誕生辰
集也久辱麻庇懷不能已謹課成五言二十二韻
祝壽律詩一首詣台階上獻伏乞少賜采覽
天上麒麟瑞人間杞梓良一作祥扶周嵩孕秀開漢
昴騰芒箕月清和半桑弧決拾傍雲旌初驗昉任昉
母裴夢五色旌四角懸鈴自天降而入懷生昉豎幷頭仕水渚忽臨張張與家世臨水
無有嵩與ミ生門前忽有貞生後錄歷貴仕汗血来西極長離下女牀
決科霄漢上箸姓斗牛鄉伊昔聞遺逸維時適凱
康輔臣推練達天子賜輝光政府初更贊農曹亦
薦揚仰寵惟白日穩步是銀潢西液常揚筆同天
舜禹觴神考之聖日公親上壽觴峨峨欣惠字邛作入參狼搗
移謹南海鵠鈴蕭桂陽有為皆鍰契無地不龔黃
藩服今連楚江城故歷章熊憑新傳軾雖韻舊含
香置召行前席曹歸定東裝釣中揮造化川際起
舟航戢手斷麻庇佳晨倍激昂松椿先衆禱芹垷
止誠將和遜薰絃遠歡同晷日長椒漿持滿斝何
計上公堂

上熊待制生辰二首

雅什曾歌嶽降神今看天上玉麒麟舜絃一弄均和氣堯莢三收得令辰池到鳳凰須指日符分魚竹未妨身祈公戩穀終何擬星有元台木有椿

往歲曾看九萬飛日邊親得好光輝西清儀京本作寫直荷為棠左蜀宣風緒作衣直使聲名過紫塞京本作殘剩留功業到黃扉蒼生久繫為霖望早晚追鋒合北歸

王運判生辰二十韻

高躡明昌會全收傑俊聲慶緣賡入夢粹是昴騰精梁曰麒麟下周年鸑鷟鳴門庭諸謝美標韻七閨深姓字黃金榜才華白玉京五車經目盡一賦未晡成在昔開開泰于時契陳明經綸真主識風乘滿朝傾迅擊方秋隼換騎上漢鯨激昂孤立氣魁壘並遊英決指西清道低優左省行堯天窺日月漢陛右公卿豸脫臺冠舊軺馳使傳輕瘡殘瘳物瘵荊杞斷姦萌范轡歸餘事萊衣萃極榮陋儒何幸會慶誕適親更芹塊慚無補牋毫浪有情涼飈來翠幕嘉氣動雕楹激灔千分酒瑕翻萬里程祈公此心切立欲壽如彭

冬至上王丞相生日黃鍾歌

乾坤變化造萬物十有一月生黃鍾黃鍾資養大和氣上賢稟受為三公至音鏗鏘儀鳳凰播在簡冊成文章權衡度量立大法朝廷四海聲洋〻往時霜木立如束原野焦枯無紫綠自從緹室一陽生半夜萌芽動寒谷登堂請獻眉壽杯願同律管容葭灰玉鉉金鼎調鹽梅年〻陽德先春來

狄大夫生辰二十韻

一指斗魁天陛北五新蓂葉帝堦傍降神山嶽全儲秀適射桑蓬騤發祥麃腰共看駒汗血王靈争記水流方家臨人物先賢楚祖擅功名大國梁孝務撫摩驚秀墅升卿標識見蕃昌芝蘭庭户真難得雕鶚風雲自不常頭角人間知有子星辰天上早占郎州綠綠髮臨來好路到青梯上正長濯〻柳姿今識緒汪〻陂量舊傳黃鬱壺比户沉宵拆変結曾陰轉曉紫座上藍田神更潤匣中千越智彌藏一作藏龜魚腰重黃金刻珠玉胸開古錦囊放崔龍樊饒奮翕鑽魚尊短稱淋浪旋俛芹塊懸私禱諸牒松椿入短章李諸佳豪新睠渥曆門仍出舊恩光昂頭竟賴田方禹賀厦空猶孝父墙堆玉

巑岏方刮眼横雲擺䆃已登場光回愛日庭希訟
喜動前旌客薦鶺况復斕班衣上綵不妨蕭洒醉
中卿頋符魯付昌而熾更擁箕疇壽且康

賀提刑生辰二十韻

律中蕤賓候時生韓苑才昴星天上降玉樹暑中
開地望無雙也公侯有種哉儀刑推虎子頭角號
龍媒雅負凌雲操陰懷構厦材家聲訦王謝儒李
美鄒枚德宇渾深厚書林早貢（疑）該發誤生霧露
走筆落瑰琨仕譽彰宸聽綸恩擢憲臺泥封雲外
捧使旆日边来未戛薰風至先春暖氣回驅馳車
翼〻制割丹恢〻欽恤思涵海澄清令走雷露㦃
衣照日行部駕揚埃上表除蛇豕飛章薦草萊闈
中金韻擲醉裏玉山頹龍印當時伏鵷班異日陪
暫来為八使終去面三槐身况推華胄門曾位上
台定重調鼎鬲應再作鹽梅適遇懸弧旦宜傾上
壽杯下僚何所祝願早見天魁

挽詩

哲宗皇帝挽詞二首

帝所鈞天樂人間躧屣輕（夢移）黃屋貴丹從紫霄
行（一作斬臺猶信 夢把圖竟臺恫）雲絶依（從一作）堯望山餘祝漢声

夜長堅絮添川急愴墻蔓（一作楡柳歸竹 名想象到墻蔓）（楡柳疑是）
（楡揚字誤）鴈發黃金闕樓臺白玉城陋儒孤識擢清血
九秋横（元符元年進南郊大礼賦上稱旨擢秘書省正字）
禹迹從容陸虞華駕奕重宸韓嫻秘籍（稿本太平畫御使）
（覽書郵秘書省録本以賜之）湼鄞撫新封洮潁方（初一作）凴玉顆
胡忽挽龍鳳閣盤王氣柏殿邃真谷洛照（秀一作）當
陽水嵩回（朝一作）入抱峯傷心守陵女猶認上陽鍾

大行皇太后挽詞二首

掣别王雎德吁嗟卷耳心軸回坤事退波度月痕
侵金暗奩袍濺椒寒壁氣沉生平宗廟福膏澤在
民深
東朝功業高參九丞相門闌盛活千二紀再中扶
漢日一薰全覆避堯天濯龍春去夢空老長信衣
藏玉不烟與手弄孫神聖上飛騰誰識（一作傳）母儀篇

追尊皇太后挽詞二首

代邸基元命唐侯福萬邦五雲深紫鳳九地轉銀
江白玉形容冊蒼煙尾從幢由来閶闔路望绝帝
幢雙
徜陔備養虛蘭膳吹棘深慈愴凱風箴閟括捲餘
舊物氣壓龍虎識新宮素冠起慕三年外暖律添

驛六服中百載重論章懿典崇成應得敵髙嵩

何隱居挽詞二首

人世猶蠅當作來共一漚如君無憾此生浮蘭陔長
負平生居一作養高果方成不測遊故物他年歸石
馬東摳何事捹天球始應羞殺吳中士誤把垣星
決去留

瑟縮神皐萬木悲此中祖較是長辭半生狂向秋
蟾老一日舟先夜壑移終恐短長私造物了無毫
髮愧銘詩青鸞僅近一作就千雲構誰是當年識履
綦

歐陽升之挽詞

老爛為儒衆所聞病中猶不廢研論生榮不得文
章力死贈須需雨露恩賢有鳳毛奚所憾命終氊
壽亦何寬卧牛又得桂山水青紫他年定滿門

哭上藍居晋禪師二首

師在雲無心師化雲無迹明〻身後語究是西來
的胡為西來參一作子計較歸寸尺膏唇拭舌禁奈
再何咄哉青蠅真吊客

惻〻復惻〻浪生浮世悲清松疏冷風尚想瀟洒
姿一吷寄去留羞殺方袍兒令人却憶當興一作陽
剖叔手退身徒爾為

鄧縣君挽詞二首

九原秋草没麒麟哀挽黎明出問津花䰟欲招誰
些楚蕭声先斷客愁秦家閒白鶴空雙舞天上黄
姑定卜隣替〻月存成底事空餘粉墨逼天真

中庭燮詠事多違像設儀鸞總作幃風雨夜花連
子失鈆黄朝鏡覺鸞非一篇潘賦空齎恨數鼓莊
盆未息機俯仰便成今昔異瓶銀簪玉意何歸

樂府

寶鼎兒

濃陰堆積迴空野矚將田徹愁還是覔早梅依舊
清艷枝〻攢曉樹弄霽影畫脂凝香夢瓊剤纖葩
競吐對幾處園林芳菲消息都因傳去　取次臺
榭等閑院落偏宜獨擅芳步長恁恐壽陽神面妬
射冰膚成暗妒笑杏塢共桃蹊誇麗一霎狂風驟
雨又爭似年〻此際先得東皇為主　好是雪裏
精神曾解惱遊人吟顧想當時折贈端的憑誰付
與蕩醉目恨同雲阻畫角声將暮想異時成實和
羹止渴還應得路

洞仙歌

淒凉楚弄行客腸曾斷濤卷秋吝暗淮甸去年時
還是今日孤舟煙浪裹身與江雲共遠
別來舟枕夢幾通滄洲皓月而今為誰滿薄倖若
無端悞却嬋娟有人在玉樓天半最不憤西風破
帆來甚時節收拾望中心眼

金明春

寶曆延洪昌辰開泰崧嶽儲靈特異賢才並時間
出盡一一驚人絶藝擇鄉書氣格飄飄似閬苑神
仙參差相組織疑子墨文章相如才調驟變雷声
平地　太守賓興當此際正瑞露寒輕麈堂風細
舞腰旋飛塵琴幕歌管遞清声嘹唳況相將桂籍
崇登對酒面鱗紅何妨況醉但管取明年宮花重
戴共賞金明春意

內家嬌

綽約羣芳裹陽和意偏向一枝濃河南國驟驚動
人奇艶未饒西洛百奈奈疑字誤卉　千叢斬新弄曉來
無比格半拆斷腸紅三月洞天又還疑是賦情楚
客窺見墻東　宋欄千遍倚生愁怕無計柰雨禁
風別有瑞煙羃羃時與遮籠便縱使當日文忠品第
趙昌摸寫難更形容應念故園桃李羞怨春工細
想勞生等閑聚散冉冉輕似秋煙蓮心暗苦月意
難圓神京去路三千當日風流有妖嬈枕上軟媚
尊前何計訪蓬仙斷腸中一葉晴川到而今追思
往事柰向向字何字疑夢也難到奴邊自恨不如蘭燈
通宵尚照伊眠恰道無緣被人勸休莫瞞天多應
是前生負你今世使我償塡

佳人醉元宵上太守

月到樓臺第幾十里金蟲成綴長琅玕爭習絳毬
起試新粧嬉春粉黛盈盈暗香結誰家穠李
擁緹騎簫鼓沸三市別措春風盡俾歸麾纛山影
裏聞紅翠揮觴不待遊人分袂悄來簾十二

惜雙雙令新添或云親筆在雅陵曾氏

風外摘花香暗度飛絮綰殘春歸去醞造黄梅雨
冷煙曉占橫塘路　翠屏人在天低處夢斷行雲
無處擾此恨憑誰訴恁時却倩危弦語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十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安成劉弇偉明

表

代陳度支楚州謝上表二首

皇帝表

臣某言云云奉使章瀕百謫自丼於中斥殿邦淮右一麾尚沐於餘榮曩積誅稽感深涕泫伏命臣起家蟲篆仰祿斗筲粗安風雨之鷄鳴恥叟泥塗之龜尾寅緣盛際冒昧弓途 熙寧偶備於按臨永裕繼終於驅策然猶負報不已為謀果踈謂僚執之間勢亦不無於分契而司存所繫法式容有於中陳不虞朋比之嫌卒撓簡書之畏橫千國憲頻遭人言敢謂尚錄其十數年之勞姑付以二千石之任畀之符鑰闊以洗湔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堯今上御名性仁湯存物恕微謹薄責以寬謬誤遠覽博照以盡幽微知臣本心非它蓋臣後效有補臣敢不戴惕舜幽之黜亟圖漢最之聞究竟朱愚布宣寬大雖人情各言其子不遥愛之使生況祿養尚逮於親其為得也孰厚乃情報稱九隕猶輕臣無任云云

太皇太后表

臣某言云云溥博天慈初不遺於覆露翾飛物品曾未忍於棄捐式寬明刑仍付劇郡捫膺知幸雪泣無從伏念臣吳會寒宗丘門末孽昭代一命終比衆人白頭雙親惟仰寸祿一昨 裕陵已事章游分臺止存自信之朴忠弗計他時之咎譴果緣繆舉雖遑頌言分當司敗之拘何有剖符之覬而況山陽故治淮浦名區生齒寔繁賦輿惟錯闤闠擬魚鹽之積湖陂輸秔稻之饒足奉安輿以息疲力茲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揆材主節軫物矜隍德邁無疆道存善貸體尚寬之典以作闢開自新之路以期人夫何生成亦使沾被臣敢不激昂後效懲創非非惠綏編齊布諭條詔瘦馬伏櫪未忘鞭策之加涸鮒問津姑丐斗升之活永言補報誓極糜捐臣無任云云

代賀孚鬼章表二首

皇帝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報狀稱熙河經略司八月十九日洮西安撫种誼等領兵禽獲西蕃大首領鬼章文武百僚拜表稱賀者伏以戎索偏隅金行絶氣舊

惟亟覆解網曾特於湯寬既乃陸梁掻擾先禄本作同於鄂小廟堂湊前箸之略彊場起屬鞬之恩待之盡則者一作責之宜詳思所加者義所當剸理雖置於度外禹自墜吾計中拔士籍馬京本作士差馬拔以擣空虛鍛戈礪丹以棄罍恖墾一作紆鸛鶴而成列舞轒轀而佐攻豈止搴歛侯之旗更甚蹈烏丸之壘巢傾旋帳顆俘酋渠懼動捷書供稱武弁臣中謝恭以 皇帝陛下廣文遹駿纂禹圖洪體乾坤闢閶闔以運璣㦸盡日月照臨以啓封畧悅使而民志其死德至則威行如虎視夷狄猶蟊蟲何有越其志者謂威武衆震曜不得已而用之拔士於貴諸卿本作貴青之倫命將以方虎之事㪟歸指顧算若入一作神明蠢茲國紀之自千至是刑書之就正覊致北闕已陳頭刟之生俘郿清西氣不復岂尤之迷霧臣遠守郡印不獲稱慶闕庭臣無任云云

太皇太后表

臣某云云同前 天生四夷難化以善武有七德誰能去兵曾何附塞之遺種頃有竊洮之小醜種繞喙息地則彈丸謂蟻穴可以潰堤而螳臂方將拒轍昏處外援當宁軫宵旰之憂蠆噬近邊棘陣林

風塵之警乃眷西顧惟懷永圖兵十則圍人百其勇搴拔栗之樓櫓傳起土之距闉纍然虎旅如虎入柙貌是餘醜同梟獲巢鑽之環當係以徽纆方四喧於虜獲擧一決於人聞恭以 太皇太后陛下聖性右慈治功宅厚文武講脩於積日正朔加被乎遠夷謂其幽間僻陋之難懷所以尉薦撫循者甚備三驅之前禽偶失兩端之首鼠輙窮雖梏芟自絶于天不貸雨露使封豕無害於物何事䖏量鼎載誦誅一朝殄滅迅如馳飈之隕霜葉赫若烈火之燎鴻毛諸蠻望風而景從它羌破膽而鳥徒無勞廣利繼出大宛之西行見呼韓別款五原之下臣獲盛烈第切歡悰臣無任云云

代江西轉運副使謝上表二首

皇帝表

臣某言伏奉告命差權發遣江南西路轉運副使已於其月日到任訖輸將儷俛初乏他勞恩寵叨逾就徙隣部薄深知懼殆隮靡容中謝 伏念臣諸生起家孤宦陳力績息截鶴非其性命者弗爲刻舟守株徒以朴專而自信省闥非塵於備數郡章繼遂於請行毫社一麾句吳再捻謂駁黜偶非進爲

已幸而剌夲承之亦何功况復星軺仍在江介接
境舊俗尚驚鷄犬之相聞問津故家益喜於揄之
在目声情已過人食殆浮此蓋　皇帝陛下平均
邇遐崇長寛大使愚民皆諭上德知前世尤重外
官越自衆人付以十郡臣敢不稽六條而剌吏放
九賦以経財振領提綱揚清激濁雖其耽跋之難
強頸敖萬夫如或犬馬之未先誓將九殞庶微罪
悔以荅生成臣無任云〻
太皇太后表
臣某言同前數月乘軺始温坐席一朝易地亟奉
俞音冐寵知慙捫膺載灼中謝伏念臣差也筮仕
寒遠起家旧沒四朝侵尋五紀寡先後游談之助
止介愚朴陋之身出望外者居多衆嗤瘵在去老
境而無幾自幸即潛敢意晩年連剌劇部按兩驛
故鄉之便道得千里長江之上游使者之輶軒此
来先人之弊廬若在風俗樂易顧臣何功恩私稠
重如臣已足此蓋　太皇太后陛下母慈載育坤
厚無疆求賢審官而勤勞每加敦衆動化而中和
斯尚略其駑短挽以事權臣敢不糾逖貪殘預宣
條教問民所疾苦阜時之財求䟦越鳥巢南方便
家而效職吴牛喘月敢憚事以包羞倘菅蒯不棄
於絲麻庶消埃少裨於淵嶽臣無任云〻
謝賜元祐編敕表二首代
皇帝表
臣某言云〻玉律金科一新於既往乾開坤闔大
布於無私方俾麗辟之成書俄拜自天之嘉賜寵
靈曲逮愧負交深臣中謝恭以　皇帝陛下畫象
體堯泣辜視禹謂聖人陶鈞之上俗雖有成而司
空城旦之書時亦不免凡震曜殺戮之取類皆節
文科指之務明靡輕滅鼻之噬膚止取漏鯨之踈
網曾何遠守輙賚新編崇翹故里之家藏戒切當
年之座右臣敢不持循三尺祗惕五朞期終日以
揩參倍庶邦而遵用於此得難犯易避之意何啻
書紳庶幾與邊善遠罪之民同歸按堵臣無任云〻
太皇太后表
臣某言云〻因華百王成此不刊之筆削重輕一
世視猶難犯之江河方須賚之有初顧競慙而靡
措臣中謝伏以　太皇太后陛下雷風驅號街嚮
御時威克於愛之已有餘法救於礼之所不及爰
命再臣而潤色俾揭昭代之章程敢期金玉之新

書曲還江湖之外服臣舊懟憎昧偶忝承宣獲觀
坦〻之漢條益小區〻之鄭鑄敢不夙宵迪畏始
末遵行杜縣吏之舞文曉細民之觸網寬科易守
遠殊末世之秋荼私室傳觀長對先王之象魏臣
無任云〻

謝賜元祐編　勅表二首代

皇帝表

臣某言云〻知困知華百王所以從宜世重世輕
三典於焉迭用大布維新之聖憲例須無補之守
臣祗荷寵光伏深愧汗臣中謝伏以　皇帝陛下
乾行剛健賁揭文明俯哀衆愚迪循大亣雖前王
所情箸乎律必本於人情而上德以寬服其民亦
稽諸時變譬彼當更之琴瑟曉然難犯之江河其
屬三千而該節文若數一二而得凡要逮孚有截
茲謂不刊臣敢不悚達章程訓齊品庶肅雷風之
大號謹金王之寬條尚俾愚民知欽哉惟恤之堯
舜更期盛世幾措而不用之成康臣無任云〻

太皇太后表

臣某言云〻物極則情偽滋法遷而因革用屬兹
纂承之休運完然刊刻之新書凡爾通滌類拜嘉
賜寵靈還已戰越交懷臣中謝伏以　太皇太后
陛下垂裕延洪寶慈善貸謂以殺止殺大率務在
於勝殘而當更不更末世有至於生弊遠則天聖
嘉祐之準則揆度近則熙寧元豐之損裁補苴出
於人情之當然與彼天下而共守言律自微於破
析甲庚咸得於後先臣敢不三復寬科五申舊俗
遵簡則易從之例類體深而不漏之慈仁無廢糾
虔如得其情則勿喜屆期還捺茲用不犯于有司
臣無任云〻

賀赦表二首代洪帥熊伯通待制

皇帝表

臣某言月日遞到赦書一道臣即時當官吏軍民
宣讀及散下管內縣鎮施行訖者天語粹溫屠慈
淵博弭常寒之積沴開自新之坦途凡在燭臨罔
不歡躍一作抃臣中謝伏惟　皇帝陛下重輕視世
先後得天生而性堯舜之仁間則罪禹湯之己頃
緣凝沍曲軫瘝毳萬計繇錢澤先泉溷一朝溝瘠
生若手援然猶憲郡獲之匹夫婦必歸之九死札
神京本作賀通貨弛鑰一作役寬租渙汗適契於水風解
作盡亨於雷雨封錢何補於陋術退舍終愧於誠

心豈若視民如傷與物更始帝王之務在簡方自
側身天地之德日生已聞周物臣遠守郡印不獲
稱慶闕庭謹奉表以聞臣無任云云

太皇太后表

臣某言云云應以實者其畏天至厚於仁者其恤
民深方寒若以疚懷俄需然而下澤欣愉所登昔
率俶同臣中謝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坤布廣生
渙行大號際天窮日以撫六合泣辜觸疑網而哀
衆愚屬飛霰之陰淫憫疲民之彫瘵始既發大農
之積晚猶寬士師之誅術小淳糜道殣頻還於生
意恩逾肉骨困扉更援於沉現重陰掃而六沴消
協氣流而百嘉至雖患心疑盡其物頤利有不言
而好生洽於民心刑斯可措臣獲當宣布倍切悃
悰謹奉表以聞臣無任云云

太皇太后表代賀三后受冊表三首

臣某言云云蓋聞厚德載物者必本地道一視同
仁者其惟母慈位號不崇則無以示成功之除典
禮不縟則無以章流澤之遠厥惟成命允屬熙朝
凡在見聞靡不鼓舞臣中謝恭惟 太皇太后陛
下垂箔佑聖俔天發祥卷舒致一之坤元光大取
中之離照固宜傳鏤玉諜增輝籙圖追任姒以匹
殊休軼馬鄧而擅丕懿張是不朽垂于無窮臣限
以守藩不獲奔走稱慶闕庭無任瞻天望聖抃蹈
激切之至

皇太后表

茂典威蕤閑休越軼增塗椒之懿鑠揭鏤玉之温
文自適及遐式歡且抃中謝恭惟 皇太后殿下
儀坤作配開泰丁辰婦德夙裕於兩宮母道適隆
於上聖不有褒表孰示貴高赫然洪名煒被彤史
臣限以守藩不獲稱慶闕庭無任瞻天望聖激切
知歸之至

皇太妃表

戴展上儀式揚懿號凡在中外罔不歌謳中謝伏
惟 皇太妃殿下肆助先朝篤生上聖誕姜嫄之
彌月嗣太姒之徽音茍非邁景鑠於無前何以隆
孝思於罔極厥惟茂典實副輿情臣限以守藩不
獲奔走稱慶闕庭無任抃蹈激切之至

代謝移湖南表二首京本作湖南上任表代人

皇帝表

臣某言云云使指肅將方就除於江外綸言極下

旋更役於湖南（京本作湘南）衹服寵靈凌兢官次中謝
伏念臣親逢昭代自審孤忠諸生決科束髮從政
雖讀書挾策無有過人而食蘗飲水粗知行已曩
緣寸進繼剖左符兩玷最書之員四忝侍臣之牘
類皆適會初亦何功驥已遠而前驚雨方膏而施
灌而況長沙劇部吴蕩故區控百越以分封包九
疑而奠壤洞有蠻獠之雜俗野多關閬之猾民歲
錯賦輿水稠饋餉厥稱臨按實係重輕豈容譾才
獲拜嘉命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光雍變俗湯恕
綏人大明既升取照或先於葵藿鴻造難報責誠
亦及於蕭茅在曲技之無他尚淵衷而必軫器其
所使式此不閑臣敢不愚竭事先效收寄外布宣
寬詔竊比周家誦志之擇人採摭俚言庶異漢世
輶軒之使者冀因驅策誓極糜捐臣無任云云

太皇太后表

臣某言云云曆慈普博適加垂眖之小臣劇部愷
康就付再持之嚴節銜命中灼惆膺退懋中謝伏
念臣淮海寒宗西南久次就事無盤根錯節之敏
遭時有建隼憑熊之榮五期向更兩課速寂乾坤
慶（疑）露草木欣得於嘉生海岳崇深瀰（本作）涓埃
自顧而何力忽從郡紱輒式軺車存見吏民未溫
章貢之席驅馳道路旋改瀟湘之轅揣非據以難
堪緣誤恩之曲建茲蓋伏遇
太皇太后陛下玩
心垂箔寬物憑河撫日東桑增大不遺之末照固
春比陸推與自造之衆形寸長有闕一介必錄擢
臣於疎遠之餘而矜曲藝委臣以浩煩之計而圖
後功生成居多父母奚擇臣敢不訓諭德意綏遠
祗言從巽軫之故墟使知堯舜之在上仰期優假
力究來愚矢諸東隅尚有桑榆之可勉託其初步
顧因跛鼈以求前補報之誠誓將九殞臣無任云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十一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十二

安成劉弇偉明

啓

謝解啓

儒林顯俊敢冀於並遊士版鄉書還登於上列初非自信中亦多競竊以大道之在天下也莫適而非眞先王之用人群也無自而不可苟惟善之以教要必求其所長既有庠序斈校之制作其材而使之新又因勸沮掄棄之法驅其後而為之範經不專門而士多自得之真趣斈無異師而人致可勉之中材賢能繼踵以賓與豪傑望風而振起澤浸久而不竭功愈被而彌隆逌去聖之遠而道德裂於經術之不完異端並起而糜敝翻於人心之既溺故家遺俗而失淵源之漸奇言異行而無誅禁之防膠墜緒於土梗之既殘而甚者昧適時之大方擅多岐於軌轍之殊騁而孰不乖同歸之中道且道本一致歆向父子也而狃於同異之私蓋性非他求緩翟兄弟也而牽於呻吟之弊欵咎寡聞者往往而是離实斈僞者人人有之抗歲月於有限之終身費精神於無補之末用要之而無宿得焉而不精振古以還其失彌甚逌遭上聖之撫會遠覽前世而紹隆去匿匿無用雕篆之空言收歷歷可觀聖賢之奧旨張既設之科而厭之以畢足之榮顧究已故之斈而授之以不二之師傳上自京師則既已置員下迨郡國則莫不有教時其三歲之始取以一日之長遂使各以類求是用結登岸之綏將今由此塗出無非收入彀之英固宜得不常有之偉人且以當未易量之盛選如某也生而不惠少也多畸能無毫髮之足稱貴有立山之自累揣摩投策而不適世用薄曲謀生而動貽日憂鬻技以百金已意他時之必售吹劍者一吷曾何微韻之足聞弊衣塵垢者二十春大斈蕭監者五六載轉蓬無定一囊飄泊之孤蹤盡狗非工數幅殫殘之緒業塵埃徒被冠履不完任信而已矣而駭之者指以為姿肆俯仰徇俗矣言自若奇意而已矣而疾之者議以為狂疎而又以一身當衆人風波之衝凡十載居有司繩墨之外自知命也其謂人何豈意三獻於楚邦尚鑒荊山之璞一過於伯樂遂空冀北之羣声因高而加除矢遇風而彌迅為儒魯國宜不止於一人論功平陽猶取

先於諸将原其所自良亦有由茲蓋伏遇某官衡
鑑至公菲葑愽取雖有形而必度無下體之或遺
凡有滞淹孰不振起煕如陽春而物被其賜者無
隱約之間浩若溟渤而川受其助者無大小之殊
故使孱庸之資得預甄升之数如某敢不奮曹沫
刼齊之氣薄償喪地之羞晩孟明謝晋之驂誓雪
中流之憤少酬微志上荅洪私過此以還未知所
措

謝觧魁啓

邯鄲故歩失已彌年赤水遺珠得之此日遷超倫
等載灼心顔竊以李将為人仕貴得路薫籥雲之
敏者志何有於伏櫪資運海之撃者勢不存乎枋
揄在物則然其誰無意雖抱闗不肯汲〻而載質
蓋嘗皇〻経綸暫屈於壯圖翰墨決然於下策三
府辟召漢士知名十上苦辛唐人相弔洪惟
睿聖之顔俊参以声律而張科主司熟視其中程
郡守力為之勸駕一一之天球在東序紛〻之振
鷺集西雝黄巻素心青雲餘事謂為獨技宜屬無
該如某者惰脉性資闊踈人品事爲無所尚而已
李也亦孰知其他越自非年粗知筆氣箕裘爰紹

不意李公之後生頭角頗驚皆謂柳氏為有子終
南之仕途徑雖捷少室之山人價徒髙無補蹉跎
殆成落魄懲是取贖勉哉應書鼓胷中之氣而怪
盈積後来之薪則居上獨慚髙固之鼓餘勇誰若
票姚之再冠軍前抗第叔旌邀飛鳧竊伯兄仕路
已捷先鴻季弟英躔仍陪逸駕遺恥就刷迷䰟頓
還衆口揶揄一朝粉澤董生之賦仕不遇初君可
憐元亮之歌歸去来亦其自審敢意疊雙之巧遣
成借一之功茲蓋伏遇某官採葑盛時推轂多士
山玉移潤秋陽借輝尚大而無所不容行中而歸
則斯受遂令孱瑣輙冐甄收某敢不冷汰智源剔
劀李数回春於律取敵以勍髙謝從游聊　勇往
不類雷門之鼓徒以虚声底為陶壁之援使知速
化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及第啓

試言無補方将求退於知雖為幸則多旋見秉收
而待用冐寵滋甚循涯已踰國家恢百世光明盛
大之隆名振五代凋弛決裂之墜緒永念求治洪
惟作人士能自脱於頽蒙習固之餘俗亦浸徹於
放僻邪侈之習爰逮上聖更新遠圖剗去隋唐声

律無益之科雜用商周李校致養之法每當三歲而丁詔許以一経而應書参能於小己所以攬衆而無遺發問於臨時所以掩人之不備既開之以胸臆激發之憤遡又稽之以精力（一作心性）探討之淵源以上則有弼諧輔相之任待豪傑為異時必得之榮以下則有米塩簿書之職按淹滞為終身不廢之漸爵禄方且四出巖穴為之一空在異人則不俟乎聘招雖中材為猶足以成立華門窐（疑竇）之下無復平日之阨窮駟馬錦衣之徒類皆新進之榮耀末俗改彌壯之觀故里駭更增之輝然大道之廢興也雖然（京本作數之）亦各有時而君子之出處也於此（京本作焉）可以無悔矯々西山之霧豹競奮其潛寥々在漢之冥鴻畢羅而下一勵壯節決為顯塗青雲指期而可躋白首轉食而何悢得之雖曰有道居者尤難其人如甚者卑平孤蹤羈竄下品生當太平（京本作平世）而初不廢李出自脱節而僅能知非浩博六経之津涯過目隨失紛綸百氏之枝葉觸塗生疑師友謂之無堪父兄許其更進鈍虒（京本作鈍）萬狀萍蓬十秋行止非人而任天得失自是以聽命轅駒局促而更覔每下杜木擁腫而誰憐非材多就彌劇於貧甚克若幾同於嘗膽抗塵容而走俗状益厭薄遊登金門而上玉堂分絶榮望裹自計偕而入報偶同後傑以並馳力既不量分亦可料爛熳春花之九十豫指歸期間關帝里之三千初迷去路妄亦應敵敢圖成功豈意枝每出而未窮氣再發而益奮奏名礼部偶趂於下陳若籍宸庭復陳於中列初類怒蠅之見式僅同倦鳥之驚還豈惟遭遇之適然良由奬引以及此茲蓋伏遇某官仁於成物公以存心棄小瑕於追琢之中斂寸長於繩墨之外寒荄豫霑於膏澤殘隙亦被於容光借之樂善之片言成此育材之大助遂使鉛刀之割輙從尺蠖之信甚敢不激懦志於風昔畏沮之初收微效於蹉跎成就之後上酬君造次答己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中宏詞啓

右弁啓蒙恩以弁宏詞入等臧二年磨勘仍除前件官者功名爵禄常恐造物之忽人翰墨文章獨笑腐儒之左計初如大行孟門在前而驅跛鼈者責之（一無此字）以勝任恩若洞庭彭蠡方至而挹滄浪者濯之使徐（一無此字）請得則居多醜將安寄且漢家

兼取以数路而唐人連中者八科名實辨故不使
病主司途轍優故因以勸能者洪惟上聖之有作
中以先朝之未行乃設詞場（一作科）爰代制舉九品
以（一作己）往則皆課寀以俟一歲之始則閒聆風而
趋凡砥名礪節之流盡提槧持鉛之手靡虛憑婦
之摶虎切随朱泙之屠龍大而經史之發揮近則
祖宗之故實支離他李吳魯公孫敎萬之詭辭瑣
尾冥搜聞及虞初九百之小說表章序記之騰踏
銘檄箴頌之葳蕤吮嗽元和秕糠正始青錢萬選
有心者所同丹桂兩春所（京本作必）得者無幾要須刻
燭倚馬之敏乃副當守反席之求如侖者幺麼賦
材衰寒綴旋含蓼食蘖屢更苦辛鏤水畫脂殆少
成就愚貫操金而無益於李枯魚銜索而所惜者
時僶俛代耕寅緣並仕州縣徒勞人耳豈出本心
富貴吾自有之僅成虛語一昨引對天陛滯留神
州泛〻類水中之鳧累〻如喪家之狗薪芻價高
而益憊田園蕪沒而將歸稍微懦衷猥偕群俊夜
中行獵誰識灞陵之將軍跨下期人半是淮陰之
年少巨題鎮而萬斗囬首私睨禐而六鷁退飛固
目無奇佳能成綴埜琨招楚暖律移鄒驚三（京本作經）

二仕於數（京本作四）千里之餘收兩科於十七年之後
實諸首善之地賁以育材之榮豈其有由悖不自
定茲蓋伏遇僕射相公斯民先覺（京本作知竟後亦同）吾道
主張作股肱耳目而貿元首之明取飲食教載而
任大臣之事台光燭被不間、鄙居鈞力陶成曾微
窳器廟堂銷未形之患邦家立太平之基遂使孱
愚亦歸甄抹侖敢不紬繹故李論疏初心收之桑
揄麃或未脫困于饒飽於焉取專闈戀五[illegible]之易
窮尚冀三餘之足用方君相有為之日行或使之
在犬馬欲報之情死而後已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下情無任感恩銜過激切知歸之至
謝主文曰斯民先覺吾道主張權衡持一世之倩
水鑑得大形之正因其行事為而行志取所恕己
者而恕人和氣每餘有如青春之在桃李公心備
盡不以下體而棄菲葑遂使孱愚亦歸甄採

謝改官啓

右侖啓蒙恩授前件官者霄露時雨疏汪濊於九
天流萍繫匏拔泥塗於一日孫中士稍班於主士
見遠臣所主者近臣臘閭豈能無愧乎銅章墨綬
之榮埽下不復自比於馬走牛醫（一本作牛醫馬走）之賤

語大方之家則足以竊笑顧小己之得則未為背馳如弇者孤根易搖燥石難汗海運六月有心者所同君門九重無路而自達始也汨海縣沉冥之簿領既而困李宫冷落之虀鹽疾風忽撓於靜枝故吾旋失於交臂肥頭厚面無噇(京本作童)相之可憑小黠大癡直窮兒之未送涸鱗(京本作鮒)丐斗升之水飛鳥慳腹背之毛萬里一身四宫六考猶辛北陶匏薦帝圜壇之右仍愧旅笣茅充庭方物之間置之儻來理或可必驚魂未定僅出選人之火坑俚語相傳重登布衣之桂籍茲盖伏遇恩主運使大夫(印本無此六字)在恕不任察達己必達人和氣居多有如青春之仕挑李公議所至不以下體而棄菲葑物取而為低昂士卜而知崇謝惟善入能奉其類與大夫同升諸公弇敢不攞倦客之塵鞭駑馬之駕退傒盤錯收之桑榆底忠(京本作公)清勤儉之節以殘所季之言杜苟且因循之私而宿自公之实亦有人民社稷往服乃官譬猶淮濟江河庶通諸海上酬洪覆次荅卿雲過此(云云)

謝運使度支奉京官啓

右某伏蒙運使度支奉某充京官任使者彌年竊食甘為券外之衰遲大吏(元本作使)拔材使應需頭之論列罷駑意表醜溢顏忉竊以斯人固未易知惟善為能奉類情貌猶山川之異氣俗有楚越之殊簪紳寔繁淄澠奚辨胃昧而據則不惟賢否之淆混侵尋以久則亦繫朝廷之重輕㕯惟升沉正在甄別於是考諸平日之選調委以本路之監司大則鴻鶱鷺麟(京本作鷥)而於斯有閑小則擲比鱗次而猶將自劾苟應茲選是為王公知其者斥鷃卑飛蒲盧脫肖李既謀道則因以謀食仕非為已則亦將為人青雲誼(京本作縱)入於壯圖白屋初驚於崛起儻來寸祿養指何啻於失肩妄意古入畫虎弗成而類狗非緣濫中偶竊令員懷我朝暮之虀鹽疎矣方圓之鑿枘片言華袞得則实難中道病攣過者勿顧而又紗眼花而撫袤颯頭蒔以驚簪青春背我而不來藍綬盖人而無色嗜蘇骶髒自審支離豈意推轂之私忽被孱孱之品茲盖伏遇運使度支及先内恕得成邂遺借之餘光究在隣壁取彼下駟以充王閑某敢不惕是官箴攬茲俗駕枝泥途而思勇往食氷蘖以起孤忠期報所知將畢餘顏此恩莫重猶巨鼇之戴三山他日有歸寂康

麥之從九曷過此以往未知所裁平情無任荷恩銜過激切知歸之至

謝王運判補發陳運使不該收使京官狀啓（京本題王作田）

右某伏蒙運判司封奉某充親民任使者數年邯鄲方咲壽陵之失故步一日赤水不意象罔之得遺珠道將行其在於命欺物未有無因而至者曾何識技仍（京本作懷）在遠慮如某者旧自昭之明幸多駢之智德矣獨齏鹽之官況塊然綿筆墨（京本作硯）之生涯蒲盧祝形蛣蜣蠹食衆謂獨冷以慚小知說詩無補於解頤眠甚或唑於便腹子雲患事強著一書元是浩歌就荒三徑昨緣故歲之胃脉間辱大吏之品題施未報而嘆川功垂成而虧簣自審有非其懷方恐轉而之它時哉適來天不終困亡弓楚國遐鄒餘人失馬塞翁竟成後福茲蓋伏遇運判司封提衡公道用拙恕心變寒谷於再春還些魂於舊幹謂鶴枝甚穩易置則不分使安而鷄肋故微棄去而有如可惜張之欲無厭其望撓之欲皆得所歸某敢不勇往孤忠繕究末李勤睨報於羈勒凜初節於氷霜閒津雲潢揮手應黙（京本作黠）

燕葵兎麥久得春風而動搖馬勃牛溲尚幸醫師之收蓄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田運判奉京官啓

右某伏蒙運判朝散奉某充京官親民任使者婁姿卒歲額紅蟻戴粒而遊鍾粥勞生慙羣蛛執象而食正應置吾分於自爾何有處人情之必爭而況摩肩乘號於遺材推轂初難於大吏於此疑接宜為龍象如某者系本平沉姿非秀奉畫脂鏤冰而寡材質含蓼食蘗以嘗苦辛世情炎方分甘脆髭以處困客眼青白時與儲骨而得憎棄哀兩毛蕪没三徑面諛之人至比之拙者皮相之士或過而咲之加以充員無補於師傅章課殆成於書癖荊州觧肉生失流年漢上柳園晩鶯合抱顧茲天幸豈即人謀茲蓋伏遇運判朝散性恕發中鑒明洞末以人報國惟吏便民方其剌奉於十州初不低昂於一物過慮籍写猥加立山決濡轍之西波揮從絃之南弄某敢不禽跳故智掇拾壯圖脆身怙耳之驚鄙田首腥腸之鶬嚇弊精黄卷稟節清氷初九援茅以彙征自辛雖遭之邾冀丈夫蓋稆而事定應收有補之消塵過此以還罔識攸措下

情無任荷恩銜遇激切知歸之至

謝運判吳朝散發改官狀啓

陞迹夆宮久以知其必棄飛章宸陛今乃出於適遭在揣分則未安顧塞責而何有竊以欲造華顯莫先事爲一則声聞騰踏超乎如騏足之不羈一則志尚豪爽卓乎如錐端之立見宮粟蒐聞於冐食吏課時應於可書苟輓仕者皆出此徒(京本作途)則在上者亦易爲力若夫窺是孤宮置諸散貟給使則不過下兵環坐而止有蠹簡一樂初懃於孟氏獨冷更甚於廣文地実使然理宜備悉甚朊或有取是誠何功如某者衛泌勞生練緗既晤少也迫吏侵之貧病仕而算必起之風波箸書叢殘正可束諸几閣之上得性真率雅宜置於丘壑之中然猶秋潦怳盈憂畦知病雲雨了忘於翻覆鑿枘姑聽於方圓謂廢興命也豈嘗在人而出處人也盖亦有命審此以決疾之反多矢人惟恐其不傷擠者又從而下石拳奇盖脫未還假道之虞羽翮風高每怯退飛之宋敢圖推挽輙被嘘涼茲盖伏遇運判朝散扶轂興辰賽袞公道評外舊傳於月旦冐次獨擅於陽秋育周雅之義而能使在陵征義易之茅而更門逕茹曲逮寅畯亟爲先容豯是收已棄之斷而別傳青黄寛不掩之瑕而猥加追琢述魂弗皆而還幹幽谷未律而先春某敢不驤意经郢暢躬致換借色續貂之狗尾還淳終雅之鄭声期振纓繡益窺霄漢不意公孫東閣之遇度越輩流厥因豫子國士之知力思報称過此以往未知所裁畀情無任荷恩銜遇激切知歸之至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十二終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安成劉弇偉明

啓

代賀僕射呂晦叔啓京本作狀無代字

右某伏審祗膺中檢進替西臺邁嵩平奕葉之華揆房杜兮聯之右伏惟慶慰切以駿瑕元化奮登顯庸寄真宰於掌握之鑪錘攝要津於呼吸之關鍵表表有丈夫之格業綏綏繫天下之安危自非可人曷應茲選恭惟某官昴精瑞漢嵩鎮符周甚矣臺遠之深中居然安世之默識竹帛三朝之事業芝蘭十紀之門庭帝方欽念於股肱人皆想見其風采果回脣臈亟遷京本作遣台躔熊軾隼旟義又更於劉部京本作郡鳳池鷄木今復見於故家然而陰陽有待於節宣民兵更資於綏撫內則澄清百吏外則羈制兩陲若濟巨川既審象而登傳說坐鎮雅俗請拭目以覘謝安某夙荷曲全頃緣外補感風雲之際會初倍常情歷蒲柳之葉衰預霑膏澤第深爵賀尚阻鳧趨云云

代劉漕賀文潞公啓寬夫

右某伏審祗膺制命就起師臣急賢於君天有為之時圖任於官不必備之始通遐圻快宗社增安伏惟慶慰竊以開理亂者其惟渾本休戚者莫如國平則和之使協章乃明而欲宣厥有重權莫易元老恭惟某官昴精播粹嶽鎮儲休公忠一身先後四世大戒有二而命義何擇達尊惟三而齒德居多日者辟穀春良畋熊契尚林泉咲傲暫輟赤松之遊黼繡神綏再撫渭川之篤風雲盛旦簡冊前徽裴度繫當世之安危較春秋則甚遠孔光稱本朝之俊又方器業則殆如曾未若攤日東桑拱星北極絕百僚而揆礼優五日而造朝力開經國之壯猷徐丁蘇民之膏澤有欲爲王留者初徽出晝之行無以我公歸兮徒切居東之望某頃掾嚴節出布寬恩職閱典之蓺雞欣徽生之遭遇跟蹌賀廈空慙短羽之褷褵毓髮播材願附洪鈞之坱圠

代熊帥伯通謝司馬温公啓

西清十稔久塵禁掖之華南服一麾偶遂需頭之請土冐黃而有杜竹剖左以將符望溢寵初材微寄外職在須宣條部至則存見吏民惟江右雅稱浩穰而鍾陵實爲都會控甌越一作閩而奠壤直牛

斗以分𨟠中外綦布者殆十萬家遠近抹連者餘
一千里今茲役弛歲輸之布法更日貸之醵吾揄
舒(作亍)(作不敘)故老之䩦饁餉走疲羸之㗨浸布獄訟更
起慈祥薰然樂郊究在隣境敵意衰遲之脫節搌
蒙寬假之休恩茲盡伏遇某官匠物以春揆材(本作椋)
(作事)知鑑事君無非道者使人亦必器之抒精弊於
一吷之餘回已安於九𦋐之重謝安之起寔有意
於倉生魏相所行要必稽於故事顧今疲薾亦預
撓推伏望借之涵濡須以歲月拔帚丹遺愛而覩
其撫字想孺子高風而俾之激昂他日自期不作
陶鎔之長物緊廬相望庶安桑梓之餘生

代賀李公擇遷戶部尚書啓

右某伏審擢能天陛峻秩民曹宣力帝念於股肱
賦命國貞於喉舌在周則兼司會之職而視豢(作一)
高(視)於磨則撫常伯之聯而薦揚蒙絢棠荷次隣台
象騈來異數大愜輿情伏惟某官惟嶽儲靈自天
播粹諸公無以右者天子居然器之軒昂白筆之
孤標騰踔凹螭之穩步屬者驟膺寵獎進督邦成
賜衣雖識於元紘升殿共榮於善果生蓋以上皆
書版於是亦足有為富貴於我如浮雲惟公可以
無愧若某者啣嘈短韻撲撒下才誤蒙半面之知
猥當一道之寄賀雀適欣於成廈疲馬徒劇於戀
軒慶忭交深悃愫曷既

代回賀蘇舍人啓 子由

右某伏審黼扆尚文綸闈煥寵雖曰本朝之故事
实為賢者之得君伏惟慶慰切以侍從之班一時
戚選文字之職歷世難能必有雄深雅健之才卓
爾不羈然後討論潤色之地處之無愧考驅望號
上直星垣追古盛典揭諸光明則倬乎雲漢之囊
高天論上德意歸之溫厚則熈如陽春之回品物
忠義之所加也尚足以感零涕之悍卒華藻之所
根也或至於悚閑筆之同僚體古人風有如傅説
號大手筆有如李嶠王劇則立成五冊徐皓則兼
掌兩宮用方遠猷尚有遺恨恭惟某官英躔間氣
册府高流變髙厚躬農黃許國剛柔素志而無所
吐茹堅白一節而莫能磷淄當世士大夫久矣慕
其風流在人賢不肖皆能道其姓字文章雄放如
造父駕騏驥而取道辨議灑落如神禹排淮泗而
傾東平日著書蓋嘗郁論揚雄班固而下少年發
策不意復見晁錯董生之徒果然簪綏之適津忽

視鈞衡於咫步敢圖謙挹辱賜品題憐眺眺於物
外之餘齡慰　於天涯之孤宦撫躬有寄沒齒
知榮應龍翔而雲霧從方幸聖賢之相值大廈成
而燕雀賀慶同民物之交欣

代謝政府啓

江城假守蓋承雅俗之久安計局除書忽自中天
而下逮力綿寄迫寵溢愧盈切以盛世惟任是圖
外臺所繫尤重或興利除害以順民欲或揚清激
濁以肅官聯獄訟特時一作賴於又平貫粒盛盈於
輸入且治劇一道必責成衆材而某孤愚寡傳迂
闊自效列郡之最嘗玷兩書從臣之章亟聞四刻
俄拜成命使臨列封然而章瀕未究於諝材楚甸
輙更於初服疇昷生席載踐征驂本作鷟不淹旬時
言就事役民俗罷囷土風淳和茲蓋伏遇某官鱗
翼舉援菲葑採掇還贊遠侔於姬旦開閣更甚於
平津台末輝光自有及微之燭鈞中造化悉成播
物之仁力致孱涼偶霑優渥夫何冒昧適當君相
材宵之秋廣幾始終不負朝廷寬恤之意原本無相朝
學廷四

賀呂司空啓

冊布內朝秩陸空土解廟堂之庶務專軍國之要
機伏惟慶慰恭惟某官昴星播粹嶽鎮炳靈公忠
一身先後四聖智勇仁而成治則一德爵齒而兼
有其三裴度繫當世之安危孔光號本朝之後乂
雖功成名遂亟辭龜組之榮然業鉅事叢未釋冕
旒之眷式正函揆之峻載加公衮之華二日一至
於都堂一月三赴於經席呂望之敗來渭水舊副
師瞻周公之老在京師終懷王室曾是慶門之盛
事併為熙世之元勳某猥以微生獲規闕典踉蹌
賀廈空慙短羽之擲襪鐃髡播材額附大鈞之玦
北

賀范右揆啓

光奉制書進持宰柄伏惟慶慰恭惟某官簪紳間
氣宗社元工局量淹宏声猷藹茂竹帛四朝之事
業芝蘭數紀之門庭江左衣冠半居王謝山京文
物最盛韋平爰丁舜旦之重華適契尹躬之一德
增重潭潭之府聯輝兩兩之星笑談雍容足以謀
王體而斷國論樞軸運動足以熙帝載而亮天工
朝方耆德之是資人謂太平之復見躋俗夏子抗
身卑薨此其成功宜不淹日某賀深燕雀禮邈巾

精撰名器而識勳庸覘風雲而知感會已聞審象
初深右齊之旁求顧比在鈞府託猶泥之瓚質

賀右丞啓

伏審光膺綸命進貳柄司忽從六曹俄正四輔伏
惟慶慰恭惟某官粹全羣履腦膽忠嘉備古今雖
到之名究天人未該之極摯薛宣平日早聞數
器之能燕伊尹素心常耻一夫之不獲屡更中外
之寄獨結聖神之知果副僉言丞隆龍數居也復
鳴玉之地陪攀龍附鳳之游民指不日之治安士
得斯時之矜式某頃緣屛折獲備按廉黃扉尚阻
於凫趨丹悃第深於雀賀數陳蜀既踴躍知歸

賀右丞啓

伏審肅奉制冊丞隮柄司伏惟慶慰恭惟某官六
德敦宗千齡感會憂國白首抗身青雲挺特公忠
雖強有力而不憚抑慨論列無賢不肖而皆知帝
念厥庸人謂必相一非宵形傳夢世急曹隨㙜烏
之朝夕未除池鳳之羽儀斯就㘰治一新之雅俗
障隄百廢之末流不意熙宸復見此日而某幸叨
陶鑄陪阻巾憐應龍翔而雲霧從親逢盛際大廈
成而燕雀賀曆託餘生

賀黃右丞安中啓

伏審祗膺帝訓進貳國鈞伏惟慶慚恭惟某官表
著高流徑綸茂器季問無富早有絕人之才科第
連收遠出多士之右一聆動中台之夜色拂靈象
之冠塵寵膺便蕃聯升肴寮落ㄑ青雲之事業侃
ㄑ黃閣之訏謨抗身皐夔蹻俗夏子京本作蹻踐伊旦式
副望霖之衆穎別收動京本作安昂之壯圖而某覘感
雲龍叢歡燕雀將以考古今得材之盛莫如誦中
和布致之詩敢獻丹衷庶同愚衆京本王考古今得材之盛莫如
正入誦中和布政之詩獻同愚衆

代運判賀左丞啓

伏審茂膺中樞進轄左臺朝廷之勢益尊民物之
情胥忼伏惟慶慰恭惟某官簪紳閒氣宗祐元龜
世懷開濟之事功衆識始終之忠赤頃持白筆涇
渭一判於正邪晚步黃扉㬎㬎繼收於勳業然而
物論未愜帝眷益隆薦易三驺中居四輔十載臯
夔之雅志一時郡魏之休声行見益登顯庸就正
元宰更動台躔之夜色別滿撰庭之曉陰某言貳
漕符阻攀鈞𢀷巾憐雖邈鎔鑄知歸元首明而股
肱良適遘千齡之會大厦成而燕雀賀第深微物

之誠

代賀除僕射啓

右某伏審肅奉綸言進司爲鉉伏惟慶慰恭惟某官簪紳間氣社稷宗工忠每有餘乃心在於王室物或失所若己納諸溝中生也篤於自誠衆皆謂其必相果符物色亟允僉俞轍迹所環動植咸遂由是當世不意周召之復生益使斯民知有堯舜之在上邦治更新之美俗旂常有待之元勳而某僉躍徒深皃趍莫遂雖無堪之瑣質何補曲成庶未泯之餘齡長覩盛際

賀孫中丞啓 宗本作狀

右某伏審光膺顯命進擢中臺伏惟慶慰恭惟某官一德情宗千齡感會以天下任結人主知激昂公忠但金石而彌勁慷慨論列凜毛髮以生風果副簡求亟司彈劾未擊方秋之鷹隼已空當路之豺狼上思韓皐之紫宸入畏沈約之白簡祇補名教障隄澆瀉佇聞制麻行即台衮宜有未忘之藥石益進危言庶因不朽之爲彝別紀成績

賀彭狀元除中書舍人啓

右某伏審光膺倫制峻直綮垣伏惟歡慶恭以某官學與天人識該今昔羣書縱讀俱下數行盛年決科獨取第一舊想爲臺之風尚既更輟傳之光華況是贊書之榮尤爲法從之選命兼東里地切西清非體要不足以擅蜀相之周至丁寧非辭華不足以追漢人之深厚爾雅究若成章之雲漢間則驅號於雷風雖五色雜判以名宮然歷代皆寶而為訓果聞時傑亟副庭僉黑頭三公此為階漸青錢學士宜恍騰軒某初阻皃趍最深僉躍登崇良畯方覩盛世之急材聚會精神切幸賢人之得路

賀中書侍郎啓

右某伏審肅奉明綸進升西掖伏惟慶慰恭惟某官謀經天緯望藹民瞻許國以方寸之赤心得君於始終之白首揚歷內外雍容事功比丁舜政之重華適契尹躬之一德扶輪初日使物取中田律方春與時更始入夜而台符動色亦聯而爲鍊增安厥惟陰平宜在朝暮而某賀深燕雀礼邀巾幘撫名器而識勳庸覩風雲而知感會行聞審象更深若濟之旁求頤比在鈞庶託猶泥之瑣質

賀中書侍郎啓

右某伏審肅奉制麻進司省掖伏惟慶慰恭惟某
官簪紳間氣社稷宗工有古人風號大手筆十年
鴛鷺之綴未始枉尋一日鳳凰之池忽在平步眷
言樞近果屬老成任獻替數奏以輔吾君兼討論
潤色以率其屬地逼螭階之紅藥人崇揮翰之紫
宸伏望重策要津俯慰輿頌更傍依光之日月亟
持造物之鈞鎔而某盍羅初深鳧趨尚邈方幸商
周之灝噩再覩熙辰行間舜禹之都俞別疇茂采

賀中書舍人鼓公啓

右某伏審茂曆中制進陟西臺伏惟慶慰切以王
言譬諸絲綸天常為之筆舌周公內史尤重賛書
漢號右曹特先文士晉則重董當作安于之壽名命
楚則觀射父之能訓辭自非望超綱人才捲變古
則何以高躋青雲之步俯吟紅藥之堦恭惟某官
簪紱清流往論茂器奮騰科級驚人奚翅於一鳴
灑落辭源寫潤更逾於九里實與名而適副學將
仕以兼優方急代言旋聞儤直踐青瑣之闥彌亮
地崇窺紫微之垣如在天上數寸之管足以澤當
世五花之判足以輩昔人是為儒者之極榮行當
天下之大任方深頌詠猥辱牋題邪遂鳧翹第勸

叅躍

賀李左丞出鎮河陽啓

右某伏審懇辭樞柄崇展藩麾釋四輔之班聯擁
三城之節制伏惟慶慰恭惟某官學周貫豊識際
浩茫文章宗師社稷輕重雖使藩異數契比壯圖
而沖漢高懷悠然勇退未正商巖之律亟有參墟
之行汲長孺卧治淮陽徒迷清禁公子牟心存魏
闕究在重湖曾未若青雲不繫於去留虛囊獨全
於張翁臨土厚水深之雅俗聯車馳轂擊之近畿
脫屣黃扉息肩畫隼方冥中外於一致自識功名
之兩全某往荷垤埏最深陽躍謂如公者闊天下
之事居多不溷時為副蒼生之望重起

代賀謝梅孔二學士啓

伏審給尚書之筆初驚對語之鏘洋登道家之山
旋被寵恩之渙渥多士矜式一時輝光伏惟慶慰
恭惟某官秀學絕塵沉思詣極學觀聖奧經為儒
宗咳唾之餘貫甚珠玉文章所在炯如日星輔臣
初急於名聞天子尚嗟其見晚果緣洽博亟遴清
華將見承明禁廬大啓亨嘉之澌羽陵蠹簡悉成
是正之傳益步青雲別吟紅藥敢圖謙借曲逮緘

題好與礼以兼稠感將慙而併集朱明式局福履
冀綏展拖方賒頌言曷既

代上江西湖南按察

右某向以薄躬猥當殊眄表臨汝枉舟於謝尚總
取長哦徐孺子解榻於陳蕃初緣風望曾未若邀
爾徹傾蓋之故惠然出賞音之知求之可人正自
難事伏惟某官沉機叩寂清韻捐徽暫辭治府之
故烏亟耀使衣之孤繡掃弊章貢則新爭歲律滲
澤瀟湘而和滿春風弃癃疲羸肉骨寬滯瀾椶照
悪當路之材黨悉空鶚褐拔材疏頴之錐端立見
要津殆由此始公論孰曰不然況在屏凉更深祈
嚮病㮸當道曹耉亟石之覌寄頑石化羊行俟金
華之叱起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十三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安成劉弇偉明

啓

謝發運張龍圖举大斈博士啓

右某伏蒙發運龍圖举某充大斈博士者需章亟
上申以古人特達至到之知囊含傳驚指為儒者
發揚光大之漸譽浮情外愧溢顏初切以盛世所
先儒士其選矩範後斈羽儀衆經㝎自秦漢張官
以來蓋承孔孟絕斈之後秩比六百石員總數十
人益號上庠之游非徒他職之比大則天人之精
祲能識小則師友之淵源可知蓍蔡令昔之危疑
翻藻皇王之憲度公孫仲舒也或牧豕下帷以卒
其業稚圭朱游也亦解頤折角以成其名江公則
世謂詩宗張憑則（元作蓋）人稱理窟流略雖遠声容
若存是為清金何有非據如某者蠹蟫末智技鼠
短能從田偶脫於白丁規籍殆成於倦容進既弗
能而退或（京本作又）未可上則不足而下則（京本作或）有餘
一非謝海邑之況迷馬主司之披拂兩殫攄（京本作崑）
步四躡馬壢翩然澤國之行尸此斈宮之責端摩
從事僅知戴聖之四興教育非工徒愧孟軻之一

樂而又身與病會茲將衰臨病嬰肺絡以戕拮袂入巔毛而化緑再恭沮止百謫樊然間則自尤拱以待斥它日絶交之中散每取深憎當年獨冷之廣文多迷初局豈徒屏揣誤辱推葆茲蓋伏遇發運龍圖連茹熙辰推轂末路羿發借（京本作謝）中央之所羿陶移苦藏之資有味其言隸為之地恥藏文之蔽患同公叔之升僤遂使平生漂泊之餘亦預當塗考察之獻某敢不夙宵迪撿新故刊精去其所性之不存期於自信而後已孰謂淵源沿泚之品（京本作水）或補薦羞庶因胸脊腹背之毛終成羽翮過此以往未知所裁畢情無任荷恩銜遇激切知歸之至

謝運判王司封奉大李博士啓

右某伏蒙運判司封奉某充大李博士任使者排清漳（一作清瘴）之病非岐扁之砭劑則無以起綿惙取大行之道非良樂之銜勒則無以絶阻脩然病客常見困於折肱（京本作服）之家駆駿每興悲於按圖之市以方論薦寧復懸殊惜哉公道之寂寥甚矣仕圖之寄干詭特者右膏梁而左寒畯逐進者宗勢利而羞賤貧用鮑叔知管仲者其誰若臧文蔽展禽者皆是自非報吾君而以士固是人之必求水鑑九流蘭筌十步覗所主以至於為主舉尔知而闕其不知論說弗奪於朋耶歆艷靡韋於流俗則何以有功推轂無愧征茅如某者季海盤渦英躧末駕讀書皆輸扁切笑之糟粕得禄幾曾參及親之釜鍾往從倒試（京本作吏試）之選負偶寘僅完之膠合訓說自效介愚弗移不知者謂我何求無常者以儒為戲聞懷見識磊落胃次任真者如此而或不免於浸潤膚受寔儔少與屏棄外物（京本作物表）畏事者如此而或見病於蘧篨戚施裁睨睨而景淹留神休迫而思紆鬱貌先悴以收渥髮迎憂而送華孰憐江淓之戲聊姑聽衛人之揚竊敢布題品爰被屏膺既剗之以粹純温潤之章又撓之以發揚光大之漸茲蓋伏遇運判司封山玉移潤秋陽借輝軒軒吾道之主張炯炯此心之明白使扶盧直轉無有於廢材而治繩播精亦得以攘臂有所謂公無私者必本之賢不肖焉某敢不撰念（京本作志）清冰撫躬寄馬低昂物變吮嗽聖真抽白簡以寄崦嵫峨青衿而慨城闕且華陰之士拭劍已拔塵（京本作沈）蹤而海客之搓到天庶非虛覩過此以往未

知所裁卑情無任云云
代李令謝奉升擢啓
得邑海壖窃食汲間於胃昧論材寘陛飛章怨頏
於鐫評賜越遣以驟加愧荏洋而交集且古之設
官也以當職為務而縣之有令也蓋得人尤難委
之或輕弊亦隨至厥惟西門子賤之既往間以中
年洛陽之嗣興長才比肩健吏方駕卑爾擅故家
餘（京本作遺）俗之美休然有君子長者之風敏手運於
擾擾之末流利及游於扳扳之餘地廉遜修而爭
訟息篤實長而薄惡消仁興未冠之童暴輦不羈
之獄烱人相臨（京本作隣）之郊無犬吠之警麻麥撒歩
之遲而有雉馴之娛洪惟我朝尤慎茲選或給扎
於遺行之日以諭其意或擇詔於視治之地以要
其能桑揄舒樂歲之穗濯溉祥時雨之潤罷庸不
振者至俟之以黜責而去不旋踵強果自效者或
拔之倥偬而起如奮毛朝蹲臺授之下陳夕駭朱
轓之華覘雖由三歲之綿歷亦有一昔之階緣自
非物論奄歸官箴彌暢平日去偷脫苟簡之累大
吏加特達至到之知則何以上當薦延坐俟驅策
如某者侏儒散質擣櫟下材偶緣世及之私遂攙
俸餘之養視笞笞而若喪期效一官歲冉冉而不
留行逾二紀歷剸劇撥煩之敏貽包羞尸素之譏
便以深汲而亟窮縛或小明而鮮嫌士元驥足孰
敢自名言偃牛刀初不知措效犨無補失伍錢多
方處痿痺之徹聞豈意矜憐之誤及綃不足而續
狗尾雖既終而奏鄭声茲盖伏遇某官格物以公
不以私事君以人不以己恭第引類鄗律數和成
衰無間於貂蟬搆廈而遺於榱楔急其小善被之
先容某敢不甕甕率循兢兢迪畏孰謂脩途之步
更託其初庶幾順風之呼卒因於勢過此以往未
知所裁
代回廣州蔣待制啓
伏審光奉渥恩進聯法從伏惟慶慰竊以儒臣効
選延閣清班宸翰琴於奎鉤寶搆矗於天漢稽故
事以張局緣美名而命官舊稱垂塗最重昭代厥
拜嘉寵更先高流恭以某官識際幾初學臻聖奧
筆端泛灑如合膚寸於泰山襟韻曠夷能吞八九
於雲夢五車經目以殆盡三第比歲而連收暫歷
烏臺彖寫自判脫更龍節貫粒取盈一非轂局淮
壖偃藩嶺服方詩書而謀元帥俄尊祖以折遐衝

妖巢殄覆以無邊秋析嵏寥而不驚歲總一閱績
已四閱雖望之意在本朝尚紆民寄而薛宣身兼
數器素結主知果副推褒亟躋嚴近正應不測之
大用宜亦可料於此行首沐沖私過騰栗翰永言
銘篆交迫悃悰

四廣州蔣待制啓

伏審祗奉明綸榮升內閣伏惟慶慰竊以儒臣之
選待制乃達宮御書所藏寶文為近事上徹龍圖
天章之號至比金馬玉堂之游文物相望於百年
將相此出者大半自非擅天下譽結人主知則何
以驚疑屬昌辰雍容法從恭以某官李臻聖闈望
藹朝紳智其存物之所為厚也有功而不德椽筆
馳騁連捷三科軺車光華薦更數路霜臺應循於
風采澤國曉最於輸將頃者加直禁廬出藩南服
殄披猖之妖黨奪氣䰢於裔壘徼拆夜況海瀾秋
晏龔遂之出為渤海國欲安之汲黯之則治南陽
今君召矣果躋清切俾究將明以是知公論所歸
斯可為大用之驗某阻趨旌棨竊快風雲曲踊茲
多誦言曷既

代賀發運朝請啓

右某伏審祗膺明陟崇總計權伏惟慶慰恭惟某
官器幹淹詳聲猷藹茂東天子之眷知為有舊閱
生民之利病為已多西指陜郊劇部方新於泥撿
南還淮服故吏重識於芝眉光華六路之提封絡
繹萬艘之轉餉隆最行成於入奏清班別副於寵
陞某幸以瑣材猥居屬部悵晃趨之尚阻起欽躍
以居深式佰高秋冀精視履

代起居李公擇

竊伏以符移更歲籥石弗通於紹介迹初遠於門
墻恭以某官雅量鎮浮沉謀謨極翱翔瑣闥青雲
何啻於二十年酬提詠眾家藏書殆逾於數萬卷
力張忠膽以許國加有愛心之在人方且階次於
民曹行見指期於鈞席某屬當嚴總竊蔭休未
申伏闔之私第結蔭雲之想歲陰茲晏汐府方遥
尚覬保綏式符佇注

代與文龍圖啓

欽風有自展敬無從跂墻仰之崇隆覔璣爽之飛
越恭以某官著發王度算裘相家藹茂聲猷高出
近古慷慨忠義度越眾人翹然廊廟之材焯是圖
書之府行膺審柬早正鈞除下副輿情力張元化

某因循歲月飄泊江湖未申伏閤之私徒結瞻雲
之想徽和式届尚冀節宣

賀范發運啓

伏審肅將使指總制邦儲六路盡入於提封雙節
載華於初命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皋夔帝世常平
相門朝推氣尚之激昂衆識事爲之閎濟果膺乃
眷亟有此除劉晏資半穀之饒韓垂條屯之利
用方盛際宜恍後功流馬木牛更衍萬倉之紅粟
鸞彼鳳城別回一日之青雲某承之江干茹輝淮
服悵息趨之莫遂第山仰以交深

問候潁昌府曹資政啓

緬邈東南猥將使指侵尋歲月阻奉台規跂墻仞
之崇除羌珖幹之飛越恭惟某官星躔符彩嶽鎮
炳靈經國壯猷蓋嘗蕃比於管晏傳家盛業不復
多謝於韋平頃輟煩機復更外補雖古諸侯之任
暫屈於遠圖而擧天下之情猶欲其拜相想符夢
肖亟廻師瞻虔期蒲柳之衰姿亦莅釣鰲之故物
春容睨晚邦政靖嘉尚冀遵順倍叢多社

回李光先輩啓

伏審發策廣庭影纓初仕伏惟慶慰國家張闈文
物登崇俊髦既有李拔以閱成材又即山林而起
潛德萃珍羣於振鷺符利見於飛龍自非器茂經
綸識該貫變則何以奮青雲於初步償素志於當
年恭惟某人翰墨高流縑緗積李擷摘把粹久擅
卿材珪璧琮璜果登國器不待抱玉之三獻遽有
驚人之一鳴敢圖曲借於冲私輒辱先行之盛禮
敷陳曷既篆刻居深

回程安行先輩啓

伏審發（丁同李先）王於飛龍自非下筆不休干雲直上則何
以奮鏘洋之大對收翕赫之壯圖恭惟某人貫變
通材經綸茂罽當年鄉曲已試仲容之青雲今日
姓名果慶郤詵之丹桂行看穩步別擢要津敢圖
曲借於冲私輒違先紆之盛禮文陳曷既篆刻斯
深

回李介經明行脩啓

伏審發策廣庭影纓初仕伏惟慶慰國家張闈文
物登崇畯髦豈惟場屋之選以盡人材亦有草澤
之來以慰民望鶴書式覩於四出蕙帳至爲之一
空自非究六李博大之指歸揭終身粹完之持守
則何以激揚頹俗奮發通津恭以某人李茂經綸

識穷通变竹箭之美舊擅東南月旦之評素高鄉
里與如豪傑之不待論與秀造而並升一時輝光
多士矜式敢謂冲私之曲借輙忝桑翰之先紆篆
刻徒深文陳昌既

代回張建昌啓

伏審光奉宸綸亟還朝籍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清
規格物遠器適時奮揚昌辰綿歷膴仕出使两路
閭裕九年之儲守邦一麾坐固千里之賜共惜雲
衢之鍛翼果聞天陛之飛書大人初得於困亨北
叓竟成於援樞要津始此公論翕然方窃抃於騫
翔輙先紆於繕染永怀謙借第切銘藏云云

回知府黄待制啓

伏審茂膺中制就易雄藩慰安遠民快愜輿望恭
惟某官朝闈華貫學海高流厚重鎮富世之浮公
忠得古人之粹再期江夏怀不挠之鄧侯千里豫
章得方來之杜母適𢬵親於台範輙先枉於縢音
眷奨兼隆篆銘斯極式臨煩瀆尚冀遵顧

問侯趙給事啓

伏自仳違台範更易歲華大廈将成燕雀知賀青
天莫都雲霧徒披第採向往之心旌居窃冲融之
德蔭恭惟某官學躬貫变識洞洪微頃以將明之
材亟當封駁之選任當世之所不次心古人之所
至難行囷瓆閑式正鈞席某輸將遠外覲對差池
冀慎欵煩以極柰寵

賀新提點朝散啓

伏審光奉俞恩就更使領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淹
通翰局藹茂聲猷平生以忠義自持所至而民物
受賜果從郡寄爰督泊司數路撫封發賢人之蘊
未究一朝聯事而拙者之幸固多行抱標規劇深
栖倚

謝鼎州知郡朝散啓

伏審言就剛辰揭臨劇郡辱先紆之崇訊認戴枊
之冲私恭以某官風力敏强事為開爽雖伏熊之
軾暫展一方而解牛之刀初有餘地佇聽袴襦之
歌暮别符綸綍之袠中未卜披承第深企竦

代賀傅漕啓 轉提刑

伏審茂膺中詔就易行臺伏惟慶慰恭惟某官膈
臆嘉猷激昂膴仕屢試煩使連收最聲嚴節暫持
雅俗早新於吴會除書適至和氣先満於章灝二
千石而下竦聞其風數十城之廣行受其賜某繆

先驅策辱契交承知即遂於曠疑徒戴深於歎頌（京本作歎躍）

代劉漕回興國軍朱朔請啓

伏審趣去像於北鷂反初服於南塵入境承流消辰就事恨搖悰之未控恍柔翰以先披好與札稠感將愧集恭惟某官慧机敏給智局淹通勇往事功力閑經濟風流十郡暫虛行步之幨帷惠愛一方重識班春之晝隼尚鬱輿論行需寵褒涼序式中珍願是冀

回知軍內翰啓

嚴密省垣宮綍曠尧浩煩計局恩趣誤蒙攛（京本作撰）期適及於剛辰昭嘆亞飛於桑翰好先鈐閣（京本作閣）榮動幨帷伏惟某官翰墨高流簪紳華貫鵷香故在西清十稔（京本作載）之舊游熊軾暫更南服一時之茂最公論抗鬱寵躋可期方於擇以裝懷第竊凝而寫勝朱明式届福履冝綏

賀正狀（與吉州吴守）

伏以律鳳宣和星龍還次新百常於周關標七始於漢歌恭惟知郡朝請綢粉南鞏凝姿東蔣水蕹風貢於攻檢衿襦久洽於民謠下車以來奏課連冣茲肇臨於上日宜叢渴於神祺某留綴學宮阻陪壽斝第韋維桑之范更深俾艾之祈欣頌交中文陳局既下情無任激切祝頌之至

賀冬狀

伏以天統符正陽明應溴鏊中冰於洫谷同愛日於高躔伏惟知郡朝散肅括風猷淹通器局殿邦樂愷子俗慈祥雖迎刃全牛尚淹歲晚而班春晝隼臻動物和正應福祿有歸是為神明所勞而某簪紳恭契桑梓寄齡邀尔一觴初未償於展慶篤茲多枯徒有禱於適今下情云云

謝升推啓

場來海角沒邀使塵每深桑梓之恭徒積簡書之畏望南雲而結想使甚渴飢恨西園之游縱如限天壤忽方歲月之云邁移時竿牘之不修永言驥稽執任詠謔重念不肖初非賈生王褒之藝拔（一作決）閣下每有河南蜀郡之奕嵘略其單平抗以閣大塩吹由矜於桑枝覆嘴然許其成書攬轉蓬於衡飈而致爬搔瞰芻蟻於漏壤而加培擁北海笑傲客緣滿座而見收荆州風流士以一識而為快厭惟彝陋散靡凌競伏惟閣下泰宇鎮浮滌名溝

隐換郎曹之清秩控江表之上流理萬井於指顧之間運千里於談笑之暇脩廉遠而恩畧訟長篤實而清宿姦早闋采暮之歌尚廚行春之蓋市燕之骨宜不負於脩途假虞之珍行見反於内府水陸空曠鈴齋静深伏冀寢餘倍加神奥

賀提刑轉官啓 代人

伏審光奉溫恩榮躋顯秩揖郎曹而高絡快與議以增輝伏惟慶慰恭惟某官肅括風棱淹通器局耆蔡王度箕裘相家照憑載湛於瀾襟申滯殆空於猨戶果從綿歷式副甄升前賀揺懷方遡高適疑之嚴節騎来異數行占別名之追鋒

回謝知府慈待制啓 代人

漕貟將事粗獲於消辰使規望塵每深於注想悵圍亟之未控況疾置以先披好與礼稠感將愧集伏惟某官飛龍誉諸撫駕蓬山任當世之所不爲心古人之未嘗到一麾隣壤不殊晝錦之榮千里聞風已極歌襦之慶快容聲之方逐戢慶抃以徒深冐涉之餘妥綏是冀

回知郡賀上啓 代人

漕事適將官期亟赴交承伊始抽削未違豈遐置之弗忘碩柔滕之先及綢繆盛礼想見於高懷煥爛英文曲形於外獎仰惟鄭重茅切感銘行理劚煩冀承茯練

回謝知郡啓 代人

省曹承乏猥扇清流江右觀風輒持嚴節方且永懷於標矩豈期亟布於絨縢伏惟某官學涉淹通幹能強濟光華數路之命東自上心警戒卞京本作千篇之詩播在人口行遠匿犀之表佇傾揮塵之談畏茲隆珍尚覬順養

回通判啓

遠持龍節出布寬恩上直斗牛猥當煩使適清辰而就事序流開以前期藹然聲容貴在緗縹篆懷斯極染牘奚殫遐邇是披風勉哉視履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十四

安成劉弇偉明

書

上曾子固先生書

先生閣下厥今推文章建鋒擅天下儒望者雖乎徹諸學士大夫必曰曾公其人也使學士大夫類能知閣下所為則弇萬〻無可言者于此爲徒曰曾公文章擅天下而初不究知其精微則弇雖欲不言得乎哉蓋世皆斜擧輩徒知閣下之能文而獨不知閣下所以能文者非徒能文正在能變耳使學近而志遠騖故而不此其新方將脂轄東引而未始收迹西踐則窮矣尚安得為究之乎僕以為能知閣下之文要必無易弇者請措摭其一二試妄尚為〔京本有焉字〕必有合也文章之理也〔京本無也字〕役古則然雖有傳者莫能詖也則然此有一道焉變是已自撲散以來誰非從事乎文者其間重見沓出雖列屋兼兩猶不能既其實然其大約有四曰經曰史曰詩曰騷而諸子蓋不預也則亦不離乎變而已經之作也使讀詩者如無書讀書者如無易其讀禮春秋也亦然豈唯句讀而已其取名布又也亦然禹貢載禹治水北徂東漸計往返無慮數萬里足所捉〔京本作接〕者凡所身所嘗者凡事而首尾幾千餘言焉及丘明之傳經也件為編年而後凡數百倍焉迄之為紀傳世家書表則又倍焉其後有班范晉陽秋魏略之類則又倍焉不害其為史也詩之約也二言而已曰肇禋已而三言曰虛至鋪已而至于五言曰贈之以芍藥甚者如誰知爲之雖雄乃有六言而由漢閩唐又有七言爲不害其爲詩也離騷之文則固異乎招魂矣招魂之文則固異乎大招矣于流而爲楊爲之麗賦字八〔京本作九辯〕則亦無遽而不異經也史也詩也騷也其每變乃如此昔之人獨擇不根宜莫如莊周至其卒秋之也乃有天下篇爲賈生之書如陳政事一篇其劫東世故僅如畀〻之申韓及讀懷沙悲鵩至欲拔充孔之外挺而直將以此世与夫未始有極者遊也夫是之謂善變此殆韓愈所謂惟陳言之務去陸机所謂佽他人之吾先者与二漢而下獨唐元和長慶閒文章号有前代氣骨何則知變而然也如李翺皇甫湜輩尚恨有所未盡下是則出讙爲謟過耳已泯〔京本有隨盡〕蓋無以款為也韓

子之文如六龍解騑放（京本作一作劃）若足千里而逸氣弥勁真物外之絕羈也柳子厚之文如甫宅叩鯨鐘驍壺曜俊矢壯儁捷發初不留賞而喜為愀愴淒淡之辞殆騷人之裔比（一作民）乎李翺之文如鼎出汾陰鼓迭岐陽聲有古氣而所乏者韻味皇甫湜之文如層崖東嶠翔霆破柱當之者駭矣而略无韶潤（京本作韻）呂溫之文如蘭猿挂燎贊非不美正恐不為杞梓家所錄劉禹錫之文如剔柯擇林还相影發而独欠茂密权德輿之文如靜女莊士能自檢傲无媒介則躓矣若閣下之文則廓乎其能周燁乎其能明斂乎其若有所待耶乎其似不可攬而取也挑（京本作挂）之以果而不失于銳罵（京本作哰）之以逸而不至于放声之以嚴而不傷于介振之以冷汰而不过乎絜和平淡泊而非直紓餘委靡也恐惻悲悱而非直騷除感發也蓋自六經已以諸史（京本作子）百氏下至山經地志浮屠老子之書与夫翰林子墨之文章在閣下貫穿略尽矣至于長哦短篇尺簡寸札音朗灑落率有妙趣藻豐（京本作典）而詮博意滋出而又愈暢真博大者之言也語其形似則如白玉田種々觥（京本作觥）渾璞如青輪客而有秀峯（京本作峯）如天驥蹋影筋理飛灑如喬松弄芝真率徑尽如炙轂　聯環之運而不窮也如疾莵者之抱態脈而絕軀臏也婉錯䖏錯列初若鉏鋙而卒乎其相承也如荀生之辯車輞款向之彰勞新易牙之剉淄澠而不可以非道入也嗟夫是其為曾公之文欤此僕所以有見乎閣下者也僕欲世不顧往者孰謂閣下不以過蹤乎已者見略而正用过乎人者見取因一介行李之閒北走京師亟欲援置閣下使与賢子弟游故雖僕亦以為他日之顯空誠有在于是者不可以无償也冒不測之波漢走千餘里之襄陽于斯時也去人謁之艰无門屏之伺一朝而足迹接焉顧不幸哉脫或沢然自同乎衆人則閣下當誰与進者謹因藉乎次一二具之錄耶棄耶惟命是聽干冒台嚴俯伏待罪不宣僕再拜

上曾子宣樞密書

樞密中大閣下熙寧之治先華至今要是君相萬世一遇明效決非偶然也閣乾闔坤上追唐虞三代下睥睨不可有加之後世造出法度有如吾神考加惻怛至到（京本作至懇）恩刷滌滞癈惟新遠圖不

拯奪于异意浮訧也取先後孔孟動符淵衷而後已廟謨囯計有如吾王剸公于斯時也進受知天子旁逴茹宰相步趨玉陛出入承明与鳴玉曳履者号一時任事大臣不过二三人而閣下居一焉士亦有前慮却顧尊主庇民如賈生之陳政事劉向之輸忠赤者乎求之无有則必曰曽公嘗建明某事矣天子以為然宰相以為便已而効之民也果然士亦有論列上則侃侃閭閭如嚴助之通籍吾丘寿王之方略輻湊者乎求之无有則必曰曽公嘗可否某事矣天子莫之易諫官御史弗能奪已而効之民也果然大率肇事商功之臣類皆峭刻深中流入于詭智而薄恩如閣下所至則恕心用為淂君每尊則視吾言之要入唯所迎合而已如閣下所至則公道存（京本作出）為由此現之閣下信乎其无負　熙寧君相矣及夫時運而事迁論者曽不頓成効何若至出私智追悼前日有為大臣并与先朝不刋之令甲（京本作典）而窃訧之无復忌禅夫圣心賢迩燗若懸象王氏之学不待較而可知也而攻為者不啻晨霾宿祲之蝕（京本作虧）請明而一時薄俗子又皆諦治其学方閣下与大丞相覩更其閒屢折數推（京本作拯）曽不少毀猶玉火而鋼熛濕扶持囯護十有余年（二本下有以至今日四字）誰者能之如閣下信乎其无負　熙寧君相矣今者仁聖在上幸妖復先帝偉績（京本以系）加恵于天下甚厚始擢用二三大臣而閣下又居一焉夫今日之君相則前日之君相也觀会通為有素視成効為不誣且閣下既能无負于　熙寧則其肯苟且于　紹圣乎意者天子非忘用閣下所長驅一世乎仁寿其勢不上則西樞殆温席地而東府行為淂志之秋矣某也敢以為賀為某生廬陵薄城疑才与不鎂自彫者异父学吏事取衆人鈇而之効勿朱能遠过則已不足自列矣至于區區之宦世伶傳萧哀才取具而已独何足為左右之浼耶故皆畧之而未暇言為頓以謂閣下德望高一時素心期古人昔者雖不得而親炙之然念之殆不置食頃凡二十年于茲今則与霜吞之顛毛黄口之稚子並編為清世幸民受閣下賜矣則在某似有所加損（京本作然在某似未見有所加損）誠願一日徒席而崇當崛碩盼皆青春咳唾若（京本作幸）霖而則如某之不肯亦鈞上之一泥治中之一礫耳其亦幸而為干將鏌耶不幸而播

形于甄龍之間皆未可知則凡為是區區之入謁者
知將不進乎必然之陶鑄也夫著造化不到處手
唯王公大人能之旧所為古律歌詩并雜文粗可
以藉乎者件如別編謹以當野芹羊棗与所謂蕩
蒲萄者亦安敢以為果投閣下嗜好也今夫貴人
之倦客也必適迺甚肅而廚内（二本作内）每有餘羹除
之人拙而守闒與謁辨慧而工于是為之說曰適
迺甚肅則喜自尊大廚内每有餘則急願養而息
應酬羹除之人拙則轍跡益加希守闒與謁辨慧
而工則長于拒閉而士不得通若夫喜客者則反是
必生席數敝而將命者更替迭喝矣士之馬不趨
而候伺者疲于致命矣于是又為之說曰生席敝
敝客屐散居多也將命者更替迭唱接引益力也
士之馬不極在道衆也候伺者疲于奔（京本作致）命赴
為者恐後也嗟夫此盛世事也以某今日之所見
閤下則有為其过人遠矣且任大臣責計安宗社
所不足者非當貴也人而已矣故曰上臣事君以
人願閤下之終之也于其卒也復為客說以獻于
冒鈎嚴術伏待罪不宣某再拜

上許左丞書　仲元

尚書左丞閤下士不自重而浮沉俯昂于時止久
矣士不自重則名易污浮沉俯昂于時則所入弗
擇名易污故世不知我貴所入弗擇故速求加親
而疎之者隨至夫以易污之名投弗擇之所入以
不貴之我當隨至之疎者天如是則浮沉俯昂于
時果何益于不自重之士乎甚矣戰國之不競也
士一切薄惡自視狸如纖微之細民而所至之國
與戲然揭中之矢也矣擇齊之君朝迎一人為則
急之士暮而趙楚之主夕重一士為則遠之客且
而至儀頗秦覆樓捷蘇代陳軫犀首之徒至蝕輪
禿臘而不悔謂身果教仰為尊榮躋蹻攀為能
事甚者至有挂劍鋏以媒車魚貴雞口而笑牛後
不亦弊以一羞而可濟哉亦可以少已矣而推洗割
肉待篇相門穿履而行雪中遺風至漢猶在也此
曹幸而無所遇合萬一有所遇合功業之果劣可
無疑者而名稱亦隨手埃滅矣某至士之出藏庇
賤者家江西生與貧受一廛而為氓者當方就學
也人已笑其堀独寡與蝸（京本作蛙）蚌而蟫蠹及得一
官比衆人已為宦後而嗜拙之癖日加于前高門
華屋望而過之者几几所一時貴游有勿合來嘗

乞憐于寵者凡几人然自以為庭凡矣而達不得
于窮得不償其所失道德而車適風高而鵠遲于
是鄉閭詬病其前士友相與往還者數迫其後至
有比之觚人而曽不知某之中心不獨取士不自
重而浮沉低昂于時者為戒凡若此其拘拘者固
將有待大遠吾願望者聊一出也閣下道究乎變
之极以至揚歷中外薦更事為若乃東序之崇崛
常名薄乎天淵一日較藝取天下第一猶泳蜊者
于拱百極居在半天者于此一再入矣且 主上
回眷眷加天獎不過二三大臣而閣下與居一焉
此亦鳳之儀韶麟之擾囿出瑞吾 宋多士爭睹
以為快而天下延首跂踵相須太平之秋也某敢
不稽守株契劍之愚于既桂齋振衣彈冠之志于
適今乎故其投實鄉激濡袁幡然改啚方自閣下
始伏望誘而進之使鼓（一作中本）通姓字公卿閣庶几
効跛蹩下乘蹣跚而遊乎經途九軌也回所為古
律歌詩雜文合一通窃自比于折揚黄華下俚之
曲謹持以為台席摯下以涵澣而稍其甄采幸甚
不宣某再拜

上葉舍人致遠書

太史舍人閣下伯樂過馬于碣石之閭里之人有
得之者絅而埽之夫里之人帝日所熟皆綫肉駑
筋得志蹊隧間馬耳亦何嘗見良馬于是棲之桒
落藩籬之墟轅駒碓圮（京本作貶）負䊧揭槖之乘与夫
三蠶五駑跛驢駈驢生死同價之毛物輩而濟焉
者以百數秣以腐秸飲以塗潦飢飽之不時也數
出之相与緣摸也馬自知失職始仰而悲慘而飛
蹌若有大負於馬時有侵之者而不校也一日氣
血兼揭憤懣外張抔壞掣韁若伺若亡衆馬以為
徒戲而不知志在千里也方將弭耳摩頸嘶嚶而
抑焉則拗怒却立若不可犯噴沫一號而馬之疾
顛者五突摩敢西而亡者七跛驢駈驢之屬辟易
還延覘覰夺氣羞不敢抑視自是衆馬突據蹄族
大擾水逆千里人之馬無故而耗者過半地日其
子誠取而乘之則書若曳電畏于傷焉中手趺焉
少子脬骷驚呼而逃焉凡不得脫里人大恚谿吻
絆蹄扶而介之舍南之道垌晨風暮日生意慘淡
烏鳶群啅而過之尾鬣焦禿搨耳瞑目塵蝕其瘡
瘦朮几而馬之僅存者才囊骨之皮與敗楂束棒
無辨會有柴車牛鐸坎鼓而過者焉不知以為和

騭也于是齕絡裂絆鼓鬃揚鬣頸（京本作頓）踵赴節長鳴造之（二本作天）若將就服取道召呼風雲而顧影目憐者里人熟視曰嘻是不祥產也殆遺吾殃且吾絆之絡之扶之序之日遠其水草之華而久去廝廄之華轆動之勿加服乘者叔視而勿鬪自以為長謝其曹而牿殆有日矣而猶若是戒其子序之益力于是伯樂闞之自姑余之西裒糧褰裳重趼迨逾馬之所在而趁焉見之而泣曰天乎使汝至此極也是亦我有罪焉顧其役贖之百金淪蘭湯十斛而浴之食以麥䴭加以剪剔搔爬其垢而起其瘡瘢退而謂里人曰夫蘭筋飄灑勝本起如國翅紫艷溢自口中出紅光尾肖雲慧（京本作慧疑當作彗）耳俾棒竹齒平而汗溝深長求之吾馬不奕其一比數者天下馬材而非國馬材也是馬也不馳之芑崙之丘而顧紲之桑落之下不獨以青王飲以白澗而敗薦黃滌日戦其咽服且棄者非造父韓哀而捘（二本作捘）輕於愚弄之弱子一時曹偶非向兔晨鳧八駿之苗裔而相與居者跛驢駏驢蠃朿下乘則是馬安得不脫夫遠然長鳴亦見志耳驟得不祥之名序而弗御亦已甚矣至絡吻縶足焉則猶吾馬也而體加瘠矣窘辱于不知馬者之手亦已甚矣于是四方之憐馬者不責里人而咎伯樂之不蚤贖也今閣下文章問學道德之粹究國一時閣人則亦士之伯樂也有人于此其坎壈嶁嵯（点本作塞）剝更百故出泥塗殆有甚于若馬者至其所負亦不爲饑然進不俟姑餘之趁退不費百金之贖閣下似可坐而得也其亦有意于茲乎不然誠恐世之知馬者一日爭先取去則在閣下不遇比之唐肆獨不傷騶僮心遺國人無窮恨乎不宣

上陸農師書

給事閣下昔孫仲謀因天時投人隙奄長江而有之號居天下三分之一則豪拔卓詭之臣時則有若陸遜宣就厥緒而珍剝楚北撓曹休（京本作操）蹶劉脩夷陵卒死白帝遜功居多抗亦閣官領事策吳牿後必俘晉審而有微綿交羊祜敵境安縱時比之華元子反君子長者之風有足尚者曰機曰雲焯克紹續揚駿（當作駿京本同）閣之而爭辟張華見之而心醉又其文章瑰瑋道縱騫蹄捷出似不從人間來故曰平吳之役利在二陸其晚二使人愛慕如此然自遜數世皆吳人吳人至今語門第者類歸

陸氏何則吳中氣象比他處最號勝絕層巖迭壁穹岑飛嶝阜陸之陂陁島道樵林之樹空大者騰薄小者縈帶錯者棊布按者指撗飛烟蒙霧雲日之冲融相與蔽吞翕霍于朝暮之明晦而重湖灝其陰大江截其陽攙摘把捽豫章之宿幹于霄挽雲不大斧斤其餘則鷸翠翬翟設飾之鐃篠簜琅玕雚蒲魚鹽絲㳂之充仞無外求者中有玉室瓊臺霞標赤城天牖之虛明右擒之嵌絕應真之所往還仙靈羽客之所（京本所作相與）宇窟宅而上下也故天台四明匡廬稽山與夫洞庭松竹山木之稱以此冠天下人之生乎其間者氣鍾淑灵發應粹清往往如古人所謂（京本無此五字）與会稽之竹箭迭爭東南之美從漢以來間有人矣然卒未有能筆陸氏之盛者由是言之彼札雲而上其直三吳之望士而陸氏者又他族之望姓歟時更千年鮮復繼者亟躡高蹤凌倒景而絕徂轍不意復見于今日之閣下也閣下才與古人比肩學堪六經表裏儴足要津達丁休明慰彼人望正有自素迎綫而析群惑攝衽而就事功自孔孟沒千有餘年中閒不幸酬于讹張不根之傳注襍以雜駁自私之諸子而聖伏神但日蔗無考衍學之士學虫蝕木不知度外更自有味于是王荊公始以粹完絕世之學解剝積陰揭之明光而閣下從而嗣焉于是學者知有宗師矣雖傾而天潰飛書成而部紙翔其所該涉蓋自山經地志牛醫馬式齊諧急就渾天周髀與夫稗官之說翰林子墨之文章無不畧具其所發明雖尺簡寸札有足以契道者正使祖雲輩復生未有能以彼易此者也然論其世如此其遠而表表特立如此其驗則閣下者其真無負陸氏乎以余之不肖雖不足以追探本始而助張萬一竊伏下風之日久矣顧無以藉手敢援是說以獻閣下其何以進退之

上張天覺學士書

逆使學士熙寧之治至今藹茂赫烜丕丕逼古爲盛世中俊偉頎何以得此天子聖而人材用也廟堂之上朝奏暮下居者講盤飾起解後來者敢干霄之氣奮蘭雲之使九列三事之人雝雝穆穆人主階精法宮虛當宁衛前旒星星爲若息材而未已者于斯時也明日張騰論列慷慨求如賈生之右者老清閒之際智畧輻湊求如壽王之器天子

竟未心否尔則亦矣齊乎毛麟角之相懸耶一日
執事撫衣起西蜀身提簡緑綬則一官為至跡達
無出力者相与攸勒而先後之則一時為尤孤立
及夫吐胸中之奇摅吊古之憤瞷然自乎進而曾
不闚巖履歷清槩驪騫風雲如布武康衢虛徐方
洋　指日言遠無不可者故熙寧間得君如
執事宜不多有淵源六经旁貫百氏則萱生向歆
之博古也膚寸筆端势軋萬鈞卷濤收瀾末力挽
壯則退之子厚之懷鉛提槧也懸指說修水鏡人
物了無不應其實則子将之月旦吾堅之九等也
于是天下啟然知有張公矣雖然此自執事當然
耳若夫明白空洞磊砢軒豁豪髮细故胸中不留
蓋通人之格物豪傑特起者之迎受而不拒阬浮
之多又取焉不勤則意造物者其真執事私也礼
不妄說人其也吾獨患古所謂大臣者或失則褊
中或失則詐諼或失則蹟而弗通或失則伎柔濡
思褊中故忌而寡容彼田武安則然詐諼故語漫
而劾奭彼朱博則然蹟而弗通故剛愎慧恚亦無
所不至彼及長孺則然伎柔濡思故撓折根釀無
益世故彼貢薛韋匡則然此曾顧未嘗知有大体
皆府憂患而宅休逍者也曷足為執事取哉故其
之有慕乎執事是誠在其天然者人情見淵而思
濯望篁而懷清風与至人居者洒然不知鄙吝之
心去伏惟将代之短鑊淺進之領袖宿春委靡無
趙燕走越之貴其擁篲而躡前旌也究在桑梓之
近壤則為其者傾不幸哉若乃浮之量陂挽之旻
臺特不過空執事方寸許地耳其之來似非態々
哀々者其将何以教之不宣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十五

安成劉弇偉明

上呂觀文吉甫書

判府觀文正議閣下文章功業似是而塗不獨到焉者雖正亦兼之者寡矣古所謂豪傑特起者其皆班班可見功業太平在武人而窮愁憔悴不遇于時者乃留意文章焉攄文章者一切寧柔持謹慶事浮脆揣執決疑倉卒細煙塞無復作起其氣者進功業者感槩自喜閒暴細故類皆不暇屈折文字間喜者猶如斲輪者之翁笑糟粕也而又偶然成就于變故之臨時者常在功業雖習讀乎喜好之一日者莫如文章是則其也而塗之說抗信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前卿曰大儒之効此則兩塗之說不復用矣就今日求之非閣下誰乎淵乎其精深燁乎其光明寡華頫英萃宿根柢六經之羽翼孟揚之紛澤諸子百家之獨擊而先數者故為論說為訓解為記傳為歌詩為表章誥命皆本末忠義師友造化非昔人區區翰墨業到也故某竊意閣下文章如此訂正圖論如龜灼蓍布而浮前知事為之圖以如關內蓋利鈍而成敗立決一日秉經陸揣敵情究是撻俎間折衝枕席上度師比而雖老于兵間者有不能加豈直論左傳略皆上口暗與孫吳法合者同日語耶天子嘗付以北門今又起而兩矣虜憚吾計中勢則當然故某意閣下功業如此某昧陋舊于寒宗范耕一官身世坎壈磬執畀技撓幹擢本未學復記宿磽陵裸壤之上霜徒雨剝僅有生意至于文章皆昔學從事于斯者姑置不論乃若所謂功業雖未敢廢凡鬥亦妄有意焉而不幸冗散韜之憂患怵之未盡簿書朱墨符移之驅肩又從而盡蝕之是以若此其日之不知年往而徂憊也方閣下揚大旆取道神都也而莫適在焉仆下一還于不得更僕之頃而縷縷之私未知所以進退前卻切自憾（恨一作）度以為世之三尺童子皆能道呂公之賢而某也又嘗有意乎呂公之為人矣竊世一時方自救足而獨得何候而不望下風耶夫居盛衰近輝重堂之敘裹而退當市人之薪芻非人情也舊所為古律歌詩并雜文某撰之近是謹以當不腆芹曝而自副焉伏望閣下之教之也浮

舟而絶海者驚坟厶之衝洞瀉洑渭與汶濤相出沒首尾失所向背先生之變立至于此有不測上壹不考渾儀而東西南北辨則晝占日景夜指斗極之效也夫堂部夏蘶上帝饗祖考堂上之声下声球本作鳴琴瑟與夫鏞笙磬管合發並奏五声十二律繁然不亂者考之中声也如閤下則其之日星中声也望之久矣辱一言為幸甚

上中書侍郎李邦直書

中書侍郎閤下制擧之設也信是科目家一時唯能事業多識強記其古而驗今要必身更數百万言中迎受其入而外成誦于口若囊物待用在爲者隨宗也得如是而後可以爲問學之富呼吸睥睨文成而章就如風雨之至利鈍之不留行抗以爲拙若是而後可以責才之縱横自有此科以來問學富而才縱横者殆不可勝計然卒許以果是人者必才與問學也且其百家衆說之言亍與夫廋匿猥醲之名數聞見互出務一切多知之拘移其前而博溺其後則去取者難爲精而依據者易爲凡一日問焉而以言則往往牽于氣數之終滿犖于區傳之短蔡于是敗迫遑遽之私見而雜攪不根之說用及其既得也又皆狃成說而陋通規笑未黔而怙故轍科目者一作家大率如此晁董公孫之在漢也僅免斯罪然擧爲而不契其用用焉而不切其材則亦豈不能如一時區區從中語耶至唐人主寵數則有加矣而人材益下居易淳甍元稹迹不如其心劉蕡歷試閹官無益唐室之紛紜而僧儒宗閔之徒至快私忿排軋宰相卒成牛李鉤黨此數子蓋通人之巨擘閤下之附贅懸疣耳其寄窺閤下籓籬亡本作恒畦町有日矣殆皆不然昔在　英宗始親策材于庭而閤下承問之初即自比第五倫之遇光武則有為之志已可見矣既而思湧翰動轉旋閶闔以寸管任萬鈞作吏而震且商者進眞儒傳會八凱非是慕抑奮戈卒之勇怯不相當團天下之患于未形見推大吾　宋明聖繼出李孟現周漢而與僕命晋魏此宰相之愧簡續綴諫官御史之直求　柱後惠文者之事也而閤下曾未以為能焉及夫播紬　熙寧視草元豊契風志于初功變場屋于王除涂疑作以至史元祐起　紹聖獨成一家固已轢轢西漢作者而功業之在人方將與夔皐周召迭爲而前矣竊以

謂無負制琴性閣下為肰桑寂造物之薄鍾而嗇與昔讀書業文期古人似不徒用工技糟粕至于聖賢分際與其心之精微間獨窺見其一二會有愜適至忘寢與食而不知日月之不貸也然九品祿上農夫比更十有七年而僅脫堦墀斂板之賤間獨念任元豐時誤中有司程式幸得待罪庠序任教育事出處經史間以為可長無負吾志及故步一失則轉側崎嶇方且指西蜀奔走萬里外得牂牁夜郎故時旁近地名不在讀籍而身遠適一行作縣即與中朝並進者訣飄肰引去為遠實之蒙譏者之過也且去塵而蹤蔽有如閣下門墻在焉而曾不以貴賤疏戚限進退前卻則其也接武下士妄獨千恩典謁托台光下園為遠行慰正其時也夫論王公大人盛德不為論進而列其私不為遺及復頌言不入焉不為慙則顧識心所向如何耳凡此皆其得而藉口者乃若其藉手則有復覆下但存為舊所為古律歌詩雜文等比次之近是謹摯諸下執事其不几于數之持布與家白而薦遠東昔于顧其誠則至矣閣下亦將何以教之不宣

上章僕射子厚書

僕射相公閣下自有生民以來天下未嘗無宰相居焉者凡何人成就之者凡何事計其大不計其細問其人不問其取充位而已一日得志澤朝下而慕滲漉變天獨之民為朝顧臺笑至不於腫字相事業大舉如此皋夔稷契之揵其于典謨也自是閒闔中一時稀冒盛事譬八駿圖之在人間止可想見其風采不能人人駕驀騰驂乘旦則與伊傅周召之徒詰置而不論直論其三代已還視每下而愈為者可也世之言名宰相不過曰漢則蕭曹邴魏唐則房杜姚宋然此數子豈足造化鑪鍾手耶豈盡無毫髮遺恨耶夫以生乎刀筆之吏而直當坐而論道之責已不勝任矣烏在其為蕭曹使其君峭刻任術而日入于董犢之霸者烏在其為邴魏正觀之風不追三代一時禮樂無聞焉房杜不得為無過天災流行而課捕蝗之民於垂死之智以欺生張說與夫有直聲無破賊才則姚宋不為無咎又況出乎其時者風雨未必盡時若三辰未必盡軌道兵革未必盡偃寢人才未必盡班敘而四夷未必盡率俾則此數子者直漢唐宰相

之雄耳槩之以前世盛烈可勝刪耶運丁　紹聖
天子方將席唐虞之休燕僖廟社于是亟圖柄臣
以康天縡而閣下起爲吏事多故表實洞見而力
當有餘說心一故危疑錯陳而中不怵追蒐訪草
澤進登百吏挍大匠度材楹桷椐楔小大各適于
用文章紀律以至不刊之成法先後聯備屹乎如
一柱之負明堂中直而不撓議者方以唐虞臣期
閣下而閣下已能雍容閒暇徐步雅顧亹亹進逼
乎夔皐稷离之烈矣某愚不執重輕論列少許遂
避方倚伏下風之始頃乃不敢漢唐間宰相班班
可見者閒摘發其瑕疵既則又出區區夏虫之小
知妄億度太丞相不世高蹈信乎其經而不知量
也若是者非他蓋以為該該盛　宋而有宰相如
閣下則功業不宜若是其班又竊意凡數千一時
搴貴時君示閣下過之而不暇問耳夫誦清廟之
作者如可迺胥宋令上林之富者必先小齊楚其
勢服也若弇者曾何足道乳徒以嘗備數學宮
冥心昔人翰墨小技似有一日長慶方君相大有
為之時幸得待罪冗散生無益縣官于此操筆以
跂太平有日矣伏望閣下舉明主于三代之隆留
意無使阿衡專美有商之訖使秦階六符之光下
燭萬物而陶冶日新之美坐周斯民則某也方將
先毫緒紱從論次昔之文獻自比于舟臒粉澤少
効萬分之一雖未能賡幾吉甫崧高之歌王褒其
摯較之語獨不得與王褒頌聖主得賢臣者侔耶
舊所為古律歌詩解經雜文等合一通謹摯詣下
執事伏望以事之暇賜之采覽幸甚千冒鈞嚴俯
伏待罪

上翟司業子久書

司業執事弇愚不材理不能脫略凡近少浮沉里
閭生事數迫為苟免僅足之計年十五始折節讀
古聖人書十八弄筆墨學為文辭則粗識領略在
泉潭中往往與後進角軒輊之所謂鄉先生者求
不吝下世故嬰仍時與頑遺毒足一不得扼即坐
失歲月為場屋坎壈人行年三十纔試一官佐邑
此事正　得辟迺窮危之海壖而區區遠出
入下減甚飲扱而累累伺顏而折折衆人之所能
笑大吏之所詁置而勿卹歲考三書隨例罷去
異時吏司保任者三人皆今見而某以不應數法
當時選及來京師聞吏部有所謂銓試者說之可

以亟調一出而輒得之又聞礼部有所謂教官者其流彌清其收愈鮮而其獲亟報不如力不堪可妄亦就焉則連出而連得之且操筆出于臨時成故初不前料掠取捷声連進不輟凡為是紛々者類非其敢正為之也直迫于不得已而已矣今茲事出望外惟是教官之職人材所係士望正自不輕非如他官可冒昧而據也業已及此矣正恐異日無從塞責則追悔始謀曷有窮已耶又鍾陵據一都會文物之富先世則然儒宗墨客出奇而高讓者宜不可一二數摻据而編青衿羅列而躋仕路非其南廓之役則東閩之彥也其地則西控潭衛旁連九江鄱陽以至交廣閩越期亟宣欽遊學之士往々累粮鼓篋其中動以百數（京本作數百）計加以執事乎日臨治其地為標置撫在絃誦鏗乎其遺音經常綱乎其前塵風声氣俗至今有以新鄙朴務悍格則繼其後者正宜得如何人哉此尤余自視缺然者也竊惟三代學校之制教養之方与所以成就人材比稽而作起之者宜莫詳于今日上自京師大學下逮郡國黌舍一視成憲毋敢不恪則其雖不肖獨不与聞乎若乃遺之而弗經畧

之而弗追睆々以圖其新起々以廓其畢不以所後譁（京本作識）所先不以遑遠拘執之（京本作迹之）私病曠日特久之習則其當學之于經矣敢不從事伏望執事矜其愚陋假其万一使得專精一意觀所不逮而力探古人所謂遠且大者以与學者追日力于二數年之久而期終始焉是則不獨某之幸實亦一方多士之幸也其之慊々且是矣惟執事賜特達焉

上寒司諫書

司諫執事竊觀古之人以彼所知契我所能相与求列乎一世者其初刻意甚苦而用力固勞卒其所以傳者正自不能取必而其勢特係乎幸不幸尔故一字畫之精一圖畫之妙其所异于天者已非偶然々心有真賞至識乃始玩秘胠篋而傳世不然不幸㝷吾身而無所遇或更百年或曠數世之後人方拾而寶之則彼為書畫者不亦取償太晚乎世謂鑒書別畫為難非虛語也賢人君子談天地万物而睹興衰經史百氏而觀書傳滔演議咀英擷實時振發乎文章以摩切世故而高視古初者豈真區々之書畫比耶凡欲上之人有以知

我使推其所有餘信其所不苟以与一世共之而已然放言卓進非流俗之所能知爲道徑庭非拘者之所能容以命世之學拔俗之才往往困于地畢勢蹙而不見異况欲利澤及天下功業被來世者我昔楊雄之為太玄也籠絡天地機緘陰陽自以為微幽瞶（京本作晦）冥矣而當時之人至欲取以蒙覆瓿既此況有可讀者不過回雄出衆世真賢者泥労（天本作泥能）之時其不見知也固宜其如是而止耳彼賈生以王佐才遇孝文欲台之主所陳皆當世急務至計徒以不當二三大臣之意讒毁擯斥卒以憂死則亦尚有可讀者乎夫然後知士之處斯世也務為文辭雖足以形容宵彤而張聞世教苟不由當塗大人識拔賞戴加焉而徒　欲自致于功名之列希有不躓者矣譬之篙丁斜之舟之無涯之津投袂鞭楫猥以力操凡何不三里而旋七里而溺耶某不倭驚怯于世事仕宦進取曾不能過庸徒以讀書為文程不在流輩後凡六經百氏之所載与夫司馬氏所記下逮五季棄乱之延山経地誌幽荒譎詭之說与屠老子荒唐繆悠之書蓋無所不覩則亦未嘗無擇時時鳴于文以成

几知我者日月逝矣而終無所遇合昨者服每涯等領之賤抵足銓選法應掌試而執事實掌文柄以區區無庸之技徒衆人後循逐浮失以謂嚴黜正其分也不意容光旁遠亟被拔錄茲誠有所謂不偶然者恭惟執事有踈通超邁之姿而輔以該綜古傳之聞學方先朝急于求理之時拔自選調什之按察未几進塗臺憲則物論春歸合兹從容諫諍之地拾遺補闕倜然有古人遠大超而執事居之若未嘗有此其志可量耶余也徒以往者學在甄拔義不可以無見然執事之取也無所狥其之進也然所以竊意古人之知己賞音正若此耳其善欲獻徼宜何如哉雖然執事既已謂其文為可取而錄之矣乃若推挽成就實亦有望于門下惟執事少留意焉幸甚某再拜

上陳按察次升書

按察家院閣下舊傳江淮人以魚食犬初疑不爾往年某之官海旁往來通泰間見水濱積魚如坻土人持罘罣往必盈載至無有待于貿鬻者間一二日不售則往往畚取諸小魚投棄磧中若不甚省錄問老漁輩皆曰屬饜而然乃始知食犬之

說為信又嘗晤海旁人擬蓮艾為薪維尭指不釋垂熟之釜或殫了一燎曾不如大行之顛尾山之旁斷木腐蝕僵若馬牛而持斧以薪者遍所弗覩也由是知數御者易替慣見聞者難捐不出乎把握之間者未可與語物之罕至勢則然矣米腹而啗者橡栗足以裕凶年而罷食之豪以膏粱為弗適則封殖居積豹胎加之乎豐俎之上稜（京本作積）田膝閒一秉之利時足以快寡婦而教倉鉅橋万石紅腐而恬以不為怪成風之斤不錄技癢重表之門雖與語負暄之鎖術何則張之者識踈故也有人于此生三十五年矣操筆扶榮在俗子輩中號祖自振拔生平好古人文章以謂非此殆無與歸為者不幸系緒衰落視富貴進取初未能殊無意則不免俯首帖思取所謂時文者間件（子本作件）而熟之三出然後有得乃始憮然自失大覺故步之繆（京本有已乇及也四字）自得官已來稍復追計（子本作緋）前日之有得于胸中者尚十七八焉或本諸當世或見于前代理亂或發之悲愉感槩囊哀慉括俎有倫次然亦未敢以為真是也今者天與之幸屬閣下此來念不敢耶正恐墮負方向此始念献之耶是持危江淮售木太行封罷食者語嗜而與救倉鉅橋計粟也且以閣下灑落橫放寄之音期覘當世士大夫所得冥如何也文工墨客鏗鏘琅裂綺繪羅列而進者廡無虛日其目之所盼聽意之所眈說又如何也而其也方復掇拾叢殘遺之弄筆墨者之後其張之者不亦狂而可憐哉伏惟閣下材技而器周德茂而聲在身當世之所不敢任心古人之所未嘗到知名大人也日者暴績示楊大旆布天子德意乎大江之西言矜氣矣所至準以長者稱于揮揚森高謝鄙律以至理寬瑞申疵蔡無非置吾所謂懷惻悲情者其在一介晚節之常全宜亦無與為間矣然則某尚何敢更昧冒視乎謹錄舊所為文若干篇付之于左伏望容治之暇少賜覽觀（古本有表也與月之幸無其在此哉）幸甚某載拜

上周提刑書

提刑朝散閣下某樗散讀書為文于茲有年矣識不敢浪計有得毋擬奉盤筆念所以有為而會當致力者焉態以為世所謂功名是真在己也文離久之歲月擲去曾無當寸數驗舊救流俗為大來杌怙于是乃知事固有未盡如吾意而所謂功名

者是在物非在已也且士方蹭蹬坎壈彼其身尽憊矣無一人適為之先而須人之与其進無一人適為之後而願人之保其往自非至誠樂与之君子孰肯舞青陽于眉間垂援手于溺人耶重念某多緒單落方少時忙迫世故獨其僅足之一身未（京本有宜字）置耳頃自窃官以來即羈紲簿書備海涯旧沒之後陳而平日陸賈適天幸肰釋以去调官比引旋復削試選曹而鼠技寸長四路高蹤懷禄于此歲仍再見雖回与學者肄業副朝廷長育人材之意而回首末路已為蹉跎之歸人矣比聞閤下出當按察（京本有謹字）十郡百縣望塵想旨春温秋肅出于頗踞而今茲親屈王趾竭臨此邦若某者敢不究竭肝膈以幸留意之萬一耶今夫陽春之與物也鸎雛鸞匹引吭清轉耳焉者皆屬攢紅蔓綠繡繪紛錯自爲者皆注是何耶則時得故也于是乎乘之以颯物之凛秋則殘蟬斷螢若与擁條扶户若迫乎歲序之將暮者其声悲焉未必無意思也肰与夫鸎雛鸞匹引吭清轉者爲有間矣水之菊茹濯濯風露之前若競夫節物之已晚者其色淒肰未必無湿澤也肰与夫攢紅蔓綠繡繪紛錯者爲有間矣今閤下秉衡公道而某也官冷局散頑無學問萬有一焉曾未得一吐于望塵之隙頭無術爾萬有一焉曾未得自效于塵提撕者之後而何恃耶、皇皇之私僥倖高明庶不以其声之悲而弗聽也不以其顏色之淒肰而弗矚也既或憐其迫于歲序之遲暮競乎節物之凋晩則丘山之賜是誠有望于今日伏惟取所謂不題者而貸之若乃借飾丹臒拾遺物乎尚誰之歸將藻澤乃是幸某再拜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十六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十七

安成劉弇偉明

書

上蔡內翰元長書

國史侍讀內翰閣下神州浩穰為天下劇在元豐時大事剖決三辯小事毛舉不失于苛細而一時宦声翕然于是世知閣下之為賢大尹過于趙張三王如此罰為海雒天府趙龍號為兵重鎮在元祐時銅虎竹使更綰迭佩至使遠說阜康天子無北顧憂于是世知閣下之為賢方伯恢文翁之治効得部穀干戈之方畧又如此戶部條疏綱目視他曹凡數倍充斥一日云固稽得鉤考之實時裕而力不屈于是世知閣下之為賢地官兼勝桑羊之謂劉晏一切經度又如此吏局歷代盛選而玉堂瑣闈儒者之至榮雷動風竹翰落敏手日星麗天獨為成書于是世知閣下之為賢侍從嘯揚之踵接班馬之軫焜燿吾宋又如此是故者使當人適當其一將見神擾于前形疲于後徘徊踟蹰日入于委頓安有奮布衣瞷眺若吾固有寒裳要津疊組重規成功名于從容笑談之餘而起高蹈于七箸簪紳之末如閣下者乎古語有之右執行之操右握銅虎惟象之未試其非直能道閣下凡此(一無)事功既往而已著(一作功)者若方來而効者固將以試預期而敢懸斷逆料也竊伏蔡公下風之日舊矣道完德粹根柢六經斷以義命之學則得之王荊公胸中度廓同達視積財如遺土譬洗洞庭彭蠡回瀾汪洋泰細而納汙有如幹觀公急公緩私淹練名理遺事不擇劇易號有故旨氣有如范文正此宰相器也方紹聖天子急治功闢張先猷規恢不拔基構一日使閣下隳黃扉運樞極視前功寡多重輕宜如何耶而分意進物非徒(一作誤)閣下私殆行福上民遺吾君太平也某故俚生愚不自咩喂竊妄以文鳴行二十年不逢奪于寒暑燠濕元豐初遇天幸僅既得丁字而得給稱再官而為牽序三官而椽莆之獄事今又眼更從當縣道轉而為左蜀之行矣重念一身(宋本一作身一)飄泊萬里外去朝廷声明文物之盛望王公大人顏纂日益加遠方是時好賢樂士有如閣下者而曾不得備數九九者而窺門墻是為塵埃白首與盛世蔭卿雲者長隔矣

故凡前之（一云）皆其生乎屬望而不能自己者非
敢以為諛也舊所為古律歌詩雜文一通謹持
以自副而亦有意俛俾左右者之教蚍蜉老馬其
智不過知時而識道冀閤下不以其微而忽之也
將有好卜者十而五中隣人不好卜嘗反之亦十
而五中論者至不能定止曰卜与不卜等爾乃若
某則以為卜而不中不然念妄中而不卜皆乎不
宣

再上元長内翰書

國史侍讀内翰執事某進執事之門寅晚又不數
請問（疑作閒下同）比三見卒數人更番迭前競獲戢戢
客主環視殆未有以接其懇懃者況而問唯而應
初無宿昔汲引講肰先人借譽之口凡所以移情
而奪時持俛倖紙間反覆曲折藉手之書語耳而
書又不能備得心之精微合者缺然有日矣當人
之情不過曰晚進執事之門則難親不數請問則
易替難親者莫入而易替者喜忘卒數人更番迭
前則愛憎而擇不專客主不接其懇懃則被寄之
近方移于楚越之遠況而問唯而應則雖有積其
莫之激發無先入借譽之口則厚信不加于薄譽

大臨書傳之愛而得遠于楚越之裕席抱藝積不
發之其而拔于易揺奪之信心是為恩地之立山
表加而高門之遺迹也矯矣獨某則以為不然似
未識執事之大体也且古所謂大臣以人事君者
謂直道也謂公心也豈亦屑私豐昵者之所為乎
况如執事直道不待他索公心不待孟勉敢之方
自素有由中非違適合也权衡之低昂近不出乎
尋次而止水之迎燭小不逃乎眉睫亦何有戚疏久
近質逆殊絶接耳目生熟區區較量揣度為邪
傳曰日進前而不御遥聞聲而相思無戚疏久近
之謂也韓子曰志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無覓
邀殊絶之謂也抑某又有言焉進見之始執事懸
薦之瀍熙然見于發散之眉宇若將喜其來也驟
取書語而激賞之若將憐其志之未大遥也既則
懃遠宜矜龍底若將挽駑康衢而砥鉛鸞刀也雖
某未得故一二留腹之素亦不可謂無所遇合矣
大率士君子之通塞也有命命之通邪將惟執事
之取命之塞邪也（一作亦）將惟執事之不取而棄命
与不命是誠在某者然心婦之執事則乃所以見
命命而非命乎命者也是道也天實使之宜亦某

之不敢自外于左右也古語有之物不得其平則鳴其則以為凡物之鳴不皆不得其平頓自不得不鳴耳是故含以春鳴螢以秋鳴豊山之鐘霜降則鳴旗旋雷發天雨將至則鳴有情者之鳴與無情者之鳴亦奚以異哉以至雞之鳴晨雉之鳴皋與虎之鳴風而猶之鳴月皆感自中發而不自知鳴之從外著也則亦安有迫而使之者其也于此一再鳴矣執事得無獸其過耳之教邪亦取其感于中顧自不得不鳴可也不宣兵再拜

上蔡元度右丞書

尚書右丞先生執事古之人過河洛之上而思禹功德邵公者受與所加則至及其身沒之宗是故衣服不當其情則一一見漢官儀而喜知倫制之競也對毅無焉者而悲二本京作倫制仁不也以月我身才荐者而悲成哉之結人心如此況取公萬世之道欲然載之任者告彼方來之學者手視孔孟為無憾性故丞相荊國文公實然且其論著也霆發幽賾日爍濯目凉性命訣道德波瀾不生而觀奧冥京本作淵海洗章句之霾蝕霧剝雲從而開青天紺餘陶鑄沉京本作汎非道而咳唾枇穢焉鄭此自儒家不賞賜非直訓說者之事也謝世之始大學諸生之弔為位與主而祭者一日三千人其愛之綴人已出河洛甘棠遠甚況及一作傷身在時邪公之學者見似文公者而書矣況親更出虞偏得大全槩悔步後獨擅其傳有如執事者在邪他日執經而環文説作伏席非南緣之秀則北秦京本作泰之彥踐墻伯錯履昂至蓊躍是趣也今者大則運之墻物之釣上次則攫然而培幹又其次猶不失借之吝声而出京本出作梟去其鄙吝雖使文公復生亦不過如此其也見道晚使与世所謂弄翰墨者馳騁出没上窺而漢輩流誠不敢多讓至其心思之精微神明之醉擇方寸許地有未究竟處亦豈少邪代念行執事題品寂為巢甚不幸身一官限南北右江介而左閩粤簡書奪之于今廿年虛往之願未伸實歸之賜方隔曹不若繼而前者之得發蒙京本作勝鍼盲也謂天不予之幸邪則執事豈其姓名矣謂天与之幸邪今咏迫邛蜀萬里道恐長負此心君子之教而小人之歸且文公在時短矱其已不得而親矣此不過為已往之悔如執事則又見焉而又加有一日之雅奈何其及自棄也悲悲此與一落遠外適未之尌

後當有不復得者夫抱蔽蒙未祛之末學而妄騰
世推遑之藥豈惟失之執事是又重失一王文
公也若此者天子之幸耶天下之幸耶令京師
號仕宦（二本仕宦々）淵藪曹聯而比肩非可占處而取
頒化筆驅之畫何許地耳正使此身得留予志乎
學者緒經而前時卒業于門下雖抱關擊柝之賤
所甘心也竊惟西漢名宰相雖以謀王体斷國論
為務然晚學從而受業者卒為專門者時有焉若
視寬之書稚圭之詩論語之有張禹春秋之有翟
方進是也以某之去留在執事特不過比之鈎首
之一吷獨其志可憐而已矣夫圓形而寄當領無
可柰何者則知本之天矣至置焉而弗得又以姑
置為殆未可知則間用人事卜也卜出于人事則
許直下矣而其之區々又有出于人事之下者執
事亦胡忍不一取而運之造物之鈞上乎某再拜

再上蔡元度書

尚書右丞先生閣下凡物苟可以寓吾心之所甚
好而弗志則亦何求而不得夜光明月從人尝害
其身連城之璞刖者繼之以泣而卒所以得之把
握者以其嗜珠玉者也飛黃騕褭之乘一日夫使
利靶拔而長鳴則眾驚楠（京本作楠）耳方將竊笑而卒
所以得之千里者必其嗜馬者也是故得盛服則
黼繒象錦至貴雖樂則響泉韻磬號鍾焦尾至喜
宮室則騰椽怒拱干霄切雲巧于工倕者至以至
嗽醪醴嚌慮味則杜康鼓陽俞兒狄牙之徒迎意
希風則亦無所不至矣然世徒知物之起人如此
至于視天下人材則若不甚留意是何耶物易得
其所好而人材難入于未前定故也抱利器者或
窘于良匠之下再齊高識者或埋于庸人之偏辭
黃金之臺一日築于燕肆未幾而劇辛入又未幾
而樂毅至則特區々一始隗之肯耳獨尝怪公孫
洪釣名取容汲黯傾指以為飾之詐人又更問南
閒當世遠以賢宰相歸之而班史論西漢得人之
盛至乃一切附之洪傳之末彼其意々以謂若是者
非尽東閣効也然而東閣之致終亦出于得人而
已而世猶疑焉迂以人臣無復招士之說有取于
衛青去病者且衛武夫也招士豈武夫任耶而此
現之任公相之責要必若公孫洪而後可恭惟閣
下道充德備勝本而宿與（京本今富）一日（京本有攝衣二字）起
而為國華則先帝之琢璧琬琰也副中外之望取

公相若出閑暇則令上之陰揀元龜也而某才淺以人才為說至乃上及幺麽之弱燕与夫西漢數子之紛紜則亦過計矣竊嘗伏熟故凡忠君許国條汲人品使千官有吏相与奮庸登能（京本作登庸叙）奮鎔然盡出吾鑪錘橐籥古所謂大臣正不過如此耳伏念某生无所庶几徒以文華自業曾不足以驚世傳後則朱墨人也身落艦江湖独背馳而不偶者相与居則贈蹬人也非其今冠屨未嘗趣染高門之塵則迂闊人也閣下方得吾君如此天下之士揄袂摩轂規撥毫之青春丐落齒之丘山傳羽翮而丈青黄者凡入于莊矣而某不幸達有拘馬之疾曾未得北蘇屋致台史先搞笛而澤霖而也則是豈人情哉昔者群試之下鼠技寸長盡嘗一孚閣下齒借矣今者操篙以伺相門（二本作君之門）相雖独淩衆人竊意閣下未遽棄捐也且夫水沉鍾乳丹砂青（京本作赤）箭五石三秀之剤君子服之已心腹之疾蓋所謂神農上藥不加此矣而醫師犹有取乎牛溲豕苓以助刀圭之急者丈琛文貝難以綺繒薰而之儲髙金之售而走陽城南浮簪搢世所謂廿一之利不加此矣（廿一二本作土）而晉之商越之賈冬裘夏箑時取以為篋匱（本作丁用）櫝畜也某則陋矣方將托于牛溲豕苓与夫區區裘箑之末独不知閣下能虛刀圭之餘地而置之篋匱不為憂而爾之乎將特（本作）長物視也旧所為古律歌詩經解雜文著合一通謹贄諸下執事伏望攻事之暇必賜甄錄不冒鈞嚴犄伏待罪不宣某再拜

見蔡元度書（时名給事）

世言仕宦可人意當如蔡公伯仲某疑不然今夫矩步踏踔悖不吾先則撓偉嘗為声銷閤尉挫（京本作姓）時進則浮躁務為據其中心必有惆ヽ而不（京本有能安）平者使他日通天章從隱約中振（京本作救）去掐汙如有赫烜門地從容一百而躋角之朝藜藿饜青紫不復為異寂ヽ則謂詐揚然有吾意者何則所懷盡是故也茲非豈物徒欲是冒冒而已矣亦孰知其他若夫天子旋拔而未已大任推轂而恐後不由一介揆助不階平日熙閣比肩交連閣佳哉皆他人異生有不可得者一日躡文石摩鑣頭則諱者未味跂者戢机自以為衆建明甚某知蔡公伯仲仕宦以此而已矣且其進為方未已而在吾每有餘世徒見其居剝厚是未見其取償薄

也茲非燕越之初步九仞之一簣歟然好事者不
過曰人孰不仕宦仕宦而兄弟俱早達誠世所難
能者以是嚮斷至乃若某則以謂富且貴在一身
易一家難在一家易俱賢難彼漢晉之人果何取
于兩龔二六三張況耶亦取其賢且能而已矣近
世如二蘇三陳二宋華直利在決科耳擬其美者
至謗不容口蓋兄弟俱材顯真無負者當富貴云
耶然則語蔡公伯仲當曰視兩蘇二〻而上如何
何在賴不當横謂仕宦可人意耳故曰某疑不然
伏惟閣下氣鍾清淳識貫浩茫方年少時已能擅
場屋聲見頭角嶄〻出多士右雅受横經師席学
者發蘊出白日而青天進擢司業説學不根一切
破去如壞雲墮空綺語漂落則氣格渾厚閎肆更
侍則衣辯捷發今則官為給事中局應門下省非
復前日比也其地望之兆曹華之勝每〻有加則
宜進拜下風為不易矣而某也徒以日來者（一作）犀
試之下辱在甄拔始聞閤下給其程文輙加激賞
豈曰斯可教也頗謂其之不肖尚可俾就墻仞而
不一接足乎昔人有亞慕李膺客聲譽其堂者至
号登龍門而得郭林宗一言終身以為榮如閣
下伯仲皆某始時尚慕焉而盡心者也技李郭而
已乎故并及之惟閣下賜之一言幸甚某再拜

上運使蔡學士書 二本題上提刑求薦舉

運使學士閣下章貢之間有水焉（京本作于此有水焉）瀦而
為淵非江非河亦非溪沱（京本作江非沱）其瀦則廣經
直而挾播邪其派則引外而匯中其源則滀淪瀠
淨有非一日所能積者停山包谷截蓄坂險下則
貫厚地而竇之泛朝人浴久月（京本作明曉射浮而不淺望銷索）
汩而不上下推徙各足本体而未始如擬列星之參
錯河漢之昭回乎夫雲蒸霧鬱風動而驟移形駭
目之觀遠邇為則皆能瑩而出之若鑠鑑燭鬢鬚
無能逃且遷者鯤鮒鱉鱧居而不辭潢汙行潦時
輒一至或藉之而不得翹鶴浴鷗鳧鴈之噎唼翔
夕赴廻而莫之逆葭蒲菱芡芹苴嘗本水產之饒
蘋藻之紛敷雜出其中而不自以為侈也而是水
也方且恥與衆流得名而獨志乎大海之歸滴而
上之不能澶漫而亟溢也漩涿渚涯不能潰奔腹
而嘗出也則必有環為而壩其外者為之戚有人
為過而壯之發不憚跳決之煩相與捐一昔之力
排而注諸江使得遂其始願則是水也必能茫洋

瀦瀁而下徑彭蠡背震澤又折而東則遂將与潛沱淮漢爭先後而融取疾徐而進矣已而摶扶淼狭方壺列鯨鮫之怪变嘘雲氣而直上濁而為回瀾放而為奔濤盛而為珍文溢而為大虚合氣同象唯海之為逢則庸詎知不能嗟河伯之局局而高謝而集之溝澮也哉且神禹不世出而為水者往往而是則謂決瀆之元其人可乎亦須之而已矣吾閣下所以簡天子之知慰士大夫之望与夫後功偉烈炳炳在人耳目者某雖无言可也且在某者請試為閣下言焉某世居廬陵生十年然後從事乎學十五學為文則粗識綱領中間知无以异乎世俗則又嘗有志乎古人所謂決非偶然者（京本有蓋有亦往已更諸史百代下逮翰林子墨之文章顧亦歷覧）以博其所有而求庶凡為玩日愒月行二十年以為有得耶抑无有也以為无得耶窮亦不敢自誣嘗独念學無以為人則凡為是紛紛者皆其勢也不是乃求左遷士舉凡三出而始得之（京本有今則年二十矣六字）足仕之始肆在海濱日遠月往行及再考余為斯寂寂終无有終已也則因將求超世拔俗之君子能落落有所建立成就者從依歸焉償其顧望之萬一未知合不合也今者屬閣下按部于此而某也適以屬吏行罪闕闕之始恐然而躍渦然若有所得勇于進而不知有所謂懼也銳於自見而不知有所謂惆惶怛作也凡此者豈非以閣下操要秉擅一方之寄威行而霜凜和氣（京本作集）而春濡自此而往用能名還當天子之所眷屢定有百倍今日之淮海（二本作乎而）則某正所願以排而注諸江者也獨敢默默乎狀惟閣下不以其蹤且逃也而忽之与夫狂肆不避也而去貽眩焉則某也決知异時疏決之賜來必不出門下而海之歸也斯有萌矣故操水說以献閣下其亦有意乎否也不宣某再拜

再上蔡學士書

運使學士閣、皆海西行六十里得佛宇号扎加殿東南隅閣下墨蹟在焉去年秋以吏事往還時時覽現其傍且其說有所謂狼山在西滄海在東排徊瞻望者久之士亦有秉梓者乎圣人在上可以超而仕矣盖未嘗不慨然而嘆也常人之情千里而去故国把酒取訣上道且过通邑大都夕閑逆旅傳舍棲遲惻愴南絕越而北窮燕至有所感發不过揮筆墻壁間道良苦以洩沉嘆謹誌時日

念無与同此役者耳聞有得佳山水如天台羅浮
洞庭蒼梧与夫風亭月現如杭之望湖巴陵之岳
陽鍾陵之滕王閣又不过李足跡所至示臨風取
快真足為命儔嘯侶之遠其餘則寄儌寥索錙銖
物恠覧古念旧弔嘆荒蕪至下矜筆扎弄翰墨斯
已矣是数者自象人現之直好事耳非若躊躕緬
邈足郊野而心魏闕汲汲乎病不得人以事君者
之所為也嗟夫閣下真可以為无負矣嘗謂士
之号奇儁抜出者无処而不有彼性耻与世俗子
限自許可出頭角争長壟斷之域是知在上者或
不得而知雖知之或不得而如審非必高迹獨往
皆棄捐徒也亦猶古人謂郭潜嗟況或伯与比肩
交臂漫下弗識豈卒在終南嵩少間哉然閣下之
用心獨未有以知之身接寧一道敢不為不要淮
東西郡十九縣六十有九地不為不廣大率計屬
吏小大當无慮千数不求之近而求之遠釋此捨
熟之陵塵踪彼遐絶之滄海豈人情哉乃若某則
以為遠者尚求則近者滋所以不忽某之閣且見
者託寄方使仕則苟任驅策雖非可援而進者是
則璧端云云者正所以示廣也蓋雖若某之朱愚

朴陋猶足以应閣下之举則所謂示廣者信然也
非耶某不肖為吏于此殆未有以塞責徒以留心
文字閒最害好從中輒発謦之餘會春精美好不
揮前日不自脩揣妄以孳書左右小官不識忌悍
上恐緣此得罪而閣下卓然賜之奨擢隨復見録
甚于悅不前而亟推之且举者之於人也非親且
旧則不置非慶顯家子姓則不置非耳目所際接
于密有援取与歷試以事而不軼則不置某于此
数者初无一焉是閣下之知出二特達者也夫惟
有特達之知然後得之可以无愧是某之受知決
非偶然者也用某之不肖占淮海一方士之受賜
且不可一二数是則璧端云云者信矣其无可疑
矣嗟夫若閣下真可以為无負矣凡人驟而獲摩
極灝灑則揮筆刺謝啓如不然輒為餙詞巧譬尚
恐卒卒不滿意是人也非惟自畫不厚亦非所以
待知己則某于此誠所不暇且閣下於今固已列
為顕人夕驅鈴車則朝踐文石而某之仕宦方自
此遼越而発足者也尊閣下之知上與乎若猶未
也期之終身斯可矣故某之所以謝閣下者其說
如此某再拜十七紋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安成劉弇偉明

上熊侍郎書

侍郎閤下某二年于茲矣相與士大夫耳傳口誦凜凜皆黃長中不朽事業則前代大君子下風之日不謂不久日望徐動之前慶閒厠屬獸之豆觴解剝竊糟使得與載後車者併而進則獲覩大君子之標置矩截不謂不熟王除紫闥翰動當日之欬手人謂出常穆上遠甚此文傑也今茲咳唾瀧淪方遠區區淺進無聞焉者之為恤雖其萬音累句尚使羅列而進於遠行者之蔭華棣春焉秋螢之感氣變而移則厚大君子之教不謂不至而集方杜氣鍚色箱喙備腔初無一言恩左右也夫以瑱膺集聽欲發不忍之片言而使尋熟視就更一再見之歲月曾不得自比于鳴霜之鍾漏斟之礎若某者非直聾喑也徒以韻不佹俗材不舉遠未有以自致尔長年學宮惟白簡是覩君所謂明白功狀則無毫分累與他吏齒者此豈綴人念者耶良槩之銜響（京本有歟等二字）未嘗一日不加乎衆

馬而于此有帖耳長鳴伏皁不試之遺力刻圓削方笄而虛飆而剞（京本作剞）或寬或孟變若瓠而入河濟之陶者不知其凡而于茲有鈞末之沈獨不得移質乎鐃靦之後若是而有言哉希不為狂妄且不切也且世事雖複萬態盡肸頓其間客有一二出于不得已者今豈泯默時耶重念歲陰將殘吏考行復一書閤下一日權傳北引副天子倚注眷賜入當鈞席而某終未獲效犬馬之報稱萬一以出門下是為與此方謂　賜之民長抱無涯之恨也人必曰是嘗宿伏大君子下風之日久而氣類不比者也是嘗獲覩大君子標置矩截之熟而得親待者也是嘗厚大君子之教每至而卒擯斥首也雖某亦將曰前代大君子下風之日如此其久而氣類不比是必不肖人也獲覩大君子標置矩截如此其熟而得親待是必以外物畜也侍大君子之教如此其至而卒擯斥是必異時得譴之深也如此則淺雖有憐者尚誰肯出力耶求不為棄人不可得已請試以此行占之也今夫道太行九折趣羊腸孟門馬十汗戰箠策交下輈推軸折百夫魚貫邪揄來前而寸轍不運此車之犯勞處

也一日還轅改轍梁宋牖其前齊魯出其後是車
也勢若流水聲若疾雷人俟脂轄祇輪而百迂不
挽則恃有徑途九軌為之通道故也瞿唐呂梁下
走百仞盤渦洄狀震掉百怪稀師惶工呈焉者往
往奪氣褫魄愕眙而不敢前此舟之阨窮處也一
日舟縴掛席轉而之吳楚是舟也絕衝波鷲跳沫
運萬石之重殺航一葦于天末則恃有洞庭彭蠡
為之通津故也夫舟車故無情物也其通塞乃如
此況有情而人者耶某之言盡此矣閣下其亦思
使長為羊腸九折與大瞿唐呂梁之阨窮哉將達
之經塗京本下有九軌二字浮之洞庭彭蠡也唯所以去取
之某再拜

上黃冕仲博士書

博士閣下劍浦之湄水散壞絕石廉利而崖峭發
天潰派之油雲淵之揩為冷肤之潤不知其所從
始中有物焉是為神龍之劍是劍也昔蟄豐城之
墟彩鏜煙漫一昔紫氣干斗牛而上之見精張華
發迹雷煥則何其君子也斯無負于出矣又夫拭
以華陰之土黏以文魚之室陸則膽椅百怪水則
魑褫竄蛟黿蹤忽倖一躍不復則何其高士也斯
無負于處矣至今劍浦之上家誇里閭弔嘆者舊
微神怪而驗荒忽者必歸之是劍然自晉大康末
年迄吾宋中間九千載獨不聞有與斯劍盤薄而
遭者豈用儲與匿悍頑人間抑亦神靈之物顯
晦不常其出困自有時歟竊意其精光騰射影迹
感發不在乎景星瑞物則宜必有豪傑之士出其
旁而孕焉以張此土也慶貽黃宗閣下是生往者
蓋嘗蹟矣已而報罷一日崛起居多士右天子貽
之聆眛士論歸其懷適末俗之觀改故里之顏增
則何其似吾劍也伏惟閣下問學之該綜辯談之
飛遁與其文章之拔出類皆有足過人者閩粵自
唐已前學士大夫鮮能以文學取稱當世其暴耀
里閭處選乎當塗大人者蓋自元和中歐陽詹發
之晚有林慎思者亦能時時搖筆以振拔汙世然
慎思非詹比也迨及吾宋文物乃大張閩粵一
方彼他處家號雄伯士之業文而紛袍者不可一
二數駕英蹤馳驚而躋者相踵也然攤去歸
蘇表表出歐陽生上者殆未有人焉時更百年正
得前日之呂公今日之閣下此宜學者所以係係
而未已也竊嘗謂近世科舉輩類為矩步所祝丈

覃吾陽索之范然使讀其文者曉然如曉義辭書如辨論初不知孰爲策孰爲義而書與論標趣京本作至在正何許也若閤下則不然掃去滯滓不根無當之冗語而郭以粹全高視遠引之獨志孝豐而撥博情到而義見淵乎其涵傳炯乎其清明至于長吭短什尺簡寸札音期遞落往自不凡則其旨詩之所謂延平編者也且閤下之所爲方進未已而無窮之後世適將有待自此以往擅要津抗顯庸定有百倍前日之庭試則豈徒斂然乎哉是則飼能探美于一躍不復之前而閤下乃能特立于寂寥無謟之後獨不知千載之下飼浦之澗從然作興慨然發憤讀其書如即乎其人撫其實如出乎其時則計功商美在閤下當就與飼多也某愚不適京本作晚事窮亦有志于此徒以前日虛試之下辱在甄拔義不可以無見于是退而緝其千日有聞于閤下之士風與閤下要時所以決不汎泯者藉乎以進不識閤下其亦有取于斯乎

上朱舍人行中書

舍人閤下某嘗謂日月星辰之于天山川丘陵之于地旦暮之晦明寒暑之炎涼雨露之沾涯雪霜之毀折與夫萬物之中火焊水濡玉潤珠輝足者瘢駝翰者飛騫脛鳴腸張一作味嘐宅藪而挾波下至枯析樸壞苕萬百物之性變或同類而超或異類而附奉皆不齊要必以其所感者應然後適于情觸人之生也使其投足轉瞬一作之自無空識巢易一作相與之心加焉而人人自爲則南閩東阡奔落之墟必有閭門寒竇之變而衽席之上賓主楚越矣唯其不可如此是以道有時出之輪蹄門有日操之竿牘腰鉄不暇彈剌字未及漫而傾蓋倒屣握手偕上從容晤語之適猶不廢于王公大人一作猶不廢于處銷家者之則彼誠有以感之故也某不佞竊亦有志乎此詩試爲閤下言焉其家故江西方尚少已知力學自強勤伏古人爲兩寂寂鄉禹笑人之就用自著較而時命大謬出人下滋甚局步蹤踏秋肆不輝行年三十僅取一第而世故更浸衰乎病會加以植性孤拙維強宗修家勢力足以移人者設無故足未嘗輒加其門京本有或至焉有不合則引而去之矣十二字人見其如此也因以爲傲睨通悅一作輕睽敢瞑自處過厚而不知其中心之所懸斷而默定者固將有待也嘗獨念天下之事固有不得不然者將縈縈紆紆

（京本作昔時時）尝求与人接耶則徇物失己之累多而汙顔忸怩之羞至將平居知掃于此終吾身耶人將曰是囂囂者是快憤而無朋者然後有指摘媒孽之媒有推擠寡助之憂二者皆在所不免于是不得已而時一出焉庶几可以備其在人者而身之踈狂犹未宥輕身以先于非所宜見則必就其能召吾感者柱應焉久矣夫某之有待于此而未得也方是時踏門仰際容声捨閤下而誰乎閤下進德之備具文章之俊偉方駕乎前人而宗師乎當世有日矣昔　先皇帝登拔人材選之事功一時借伸類競俊選而閤下首以大手筆駕驪雲濤摽標百怪（京本作慓）一日取甲科不曾及乎已而任臺憲擢諫垣直氣不撓表表有古人風烈此固後進之士亟欲附著以求濡擢揄摩動以百數而未已者也若某者宜若可進矣然犹諄複而為之說則正恐閤下未諭其感意某無謂而應也締子有言志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以某之區區不足當此閤下其將何以教之

上運判王司封書

運判司封閤下六博最技之賤者不張之以氣則不勝氣霧集野旦犯為作氣不主体則百疾緣是而作蓋氣之不可不恃也如此然有甚乎此者是故有寓物以感動其氣者或相与浮海以觀淵瀾不測之闊或登泰山而小與穷之天下而是人初非山与水也有因事之適然以移吾氣者或觀舞劍而進乎字書繪畫之巧或揖祛武毫而闘士之勇自倍而是人卒与劍相忘毫異適也庸非氣之鍾乎人昔無索而不得耶匹夫無故殺人于道有折之者心屈不善用氣也（京本作用氣故也）童子立至孟賁根為氣足故也荊趙之璧抵強秦之府垂入者殺矣相如一睨柱之頃而璧則反璧而奏則不敢售歎曹沫三袞地于蘇劍鋒未揣其咽而向所負者按籍不失錙銖氣之不可不恃也如此然又有甚乎此者其文章欤其氣完者其鋒渾（京本作鋒渾以壯）其氣削者其條局以卑是故排而躍之非怒張也緩而留之非惧奪也道縱挽發非吝而驕也紆餘不肆非憊而瘵也時出冷汰以示其清別（京本作務）為麗渾以示其厚如將不得已以示其平無適而不在于理以示其亭破觚掃軌以示其叙鼓而不竭也升騰績繪以示其朝徹而更新也有穀然不可

紀如及直之而折者有時乎守宗如四軍以避廉頗者有省語徑說如曾子之守約者有灑落快辯無敢校對如季布之呵曾武陽者故曰文章以氣為主豈虛言哉孔子之氣周天地該萬變故六經無餘辭焉而其小者猶足以比夾谷之彌齊孟子芥視萬鍾小晏嬰管仲而其自養則有所謂浩然者故其書亦貽後世詩賦者莫如相如相如似不從人間來者以其慕藺也語史者莫如子長瑰瑋豪縱視古無上者以其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沅湘以作其氣也唐之文于國無出退之者其入王庭奏軍也視若軒渠孔見則足以知其氣矣若夫持正稿中禹錫浮躁元稹緣宦人取寵呂溫茹便僻視進而宗元戚嗟于放廢之湘南皆其氣之不完者故其文章終飾和作 本理亦其勢然也某從事于茲有閒矣自以為有浮是狂也以為無浮是誣也凡此皆非所以恩撓閤下者自頃以來會有感發小復翻筆伸紙時〻各有勝處視古人身後翰墨若冠屨然戢〻在目直未仰齋而俯納耳浮非氣使之然乎不幸少失嚴訓著鞭不早三十得官拔使白丁則氣之搖奪者十一二矣愁淒脾以冷枭父物林情以賦婦歎則氣之搖奪者十三四矣四京出本四有字紫口孤懷無所託宿而沉結痛其前始時亂其後于是氣之搖奪者殆過半矣夫以撫疎之一身氣之所存纔十五之餘不為孟子所謂指亡者無幾耳方是時文章傑立有如閤下者曾不自引以規一時之寓則尚誰恃耶萬〻劉下矜無備而係其賤割有餘而佐之教左指右揮使得稍復追緝往時過半之搖奪以充其所自養以振其浮焉而參尽亡者則其雖不韻猶不浮輩古人後塵而萬謝郭璞溫積等數子耶獲所為歌詩并雜著合三通謹獻諸下執事凡此皆出于平日氣之搖奪而僅存者閤下倘無意收發之乎

上李提點書

提點執事有人問胡威曰子孰與父清威曰吾父清恐人知吾清恐人不知自以為弗如也某竊思世所謂文章其不欲人知王應如胡威之望其父互衡嘗怍左思之賦三都也弊神十年僅獲成就晚乃折之于張華之一言顧棄絕識耳使華而佁儗是則十年操筆之勤遂廢于事爾之一言乎世之人雖乎求知也有已矣馬遷之史亦以藏之名

山劍在京師然後有以爲倪無窮之來世謂適足以覆醬瓿者漢人之炭大者也如揚雄則曰始倏矣有揚子雲者乃始無慨此而人者豈有求哉是故王武子好馬而不知伸踏乃在其叔劉綱好術而不知仙道近出其妻彼不告非無意也南隣之管北隣謂虎金大獸爵小則所注見數故也雖億雞其頸出鴻鵠下則長近人故也啼省墮馬弄安康衢不與海濱之治容而世必貴伯姬之不下堂也市人之相与買貨也持操去來者曾不若塋而待售者之得善價也何則自愛者然也虎之攫也必弭耳隼之擊也必戢翅与夫金鏞焉而未鍛玉璞焉而未剖所自責者吾在則豈直發露而後爲快哉故意文章必若胡威之望其父而後可也某國僊者以文自業有日于此始嘗謂名可以力取而區區筆墨是真足以標身也間一二妄發小復槩見其所有者然其拙者曾未能感動當塗大人一日之識拔而其工者則反爲流俗之所詬病視若世仇然于是退而自訟曰是誠在我夫昨之胥腹丹素不蔵（京本蔵作）雖有察者莫之能偵則太上吾寧無作作之而偵之者隨至則其次吾寧晦焉以有待若乃計豪末于紛紛之曲直粗与其已知者千百而嘽則十許之傾否殆恐難得而吟矣暴之欲如韜繡之張抗之欲如懸金石而奏則自非無与瞽聾數運幾何不擇所而遇之斯亦下矣射責微劉而影孤吊若一數（京本作凡）十稔而不意天幸適得公為之執事也伏惟遭辞布蒙博古亮今夫雲漢引日星者此自執事餘事有與僕某言而足者若乃用息至到于日所以春嗃見思者不宜虛厚惟是箋楮下俚有欲為執事擇其不足笑舊所為文合一通謹獻之節下并為之典鼠坡周之則青田晴種五稼不用則為抵冀棄道周矣其之所得如是亦猶含于枝冀乎觀覧焉而賜之教幸甚

上提刑邵度支書

提刑度支閣下文昌二十四司在當今為一時盛選是故史作賢不居非才且有文不輒試其劇而其閑事功之所别析台較與常之所關决与夫版圖貫粒經度調發之所叢委視天下至號衆務淵藪自有局以来拜天子嘉命前後率不過十數人可謂鮮矣而閣下預居一焉綿地千里聯城數十

感休斯民舒慘百吏古所謂方伯連率今所謂監司者也厥今四海之廣其爲郡三百有奇爲路二十有二而江西在三伯與二十有三之中（二十有三閩本蓋作一十有八）累當二十分之一爲監司者不過三數人亦可謂鮮矣而閣下又預居一焉夫輕去故國人情之所甚惜而朝南楚暮北燕又仕宦者之所不免者也一日揚大旆騶哆矣擊羊豕上冢過故時山川出感慨覽邑屋問井方在俯仰使交道之人撫目畫錦有咨嗟慕憐不已之色若是者舉天下蓋無几矣而閣下又預居一焉方少時用文章擅場屋已而收科第不啻唾手白平進中未二十年取精高流發彩華貫雖未尽光其志古所謂大丈夫者正復累累如是耳若是者舉天下獨無几矣而閣下又預居一焉是四者皆愉佚快覩重稱引而。仕焉者欲一而不得而閣下在預居一之中幸有其四焉非大過人者能若是乎且江西一道在閣下持其所得之小小者爾鶴民謠猴時望已若不偶然者又乞拾壯國乎青雲躡陛步乎要津方自不居之異日則凡治（宋本作任）而在所容治者誰不悚勇自力以徼轉盼之萬一哉此尤其所以一

言而輒不自已者也其家故廬陵疇曩生事外粗自感發知讀古聖賢書蓋自六經已還九流百氏職方歸藏稗官小說牛醫馬經黃老卜筮之所傳與夫客卿焉有九歌九辯騷些之文章蓋無所不窺至其所自得亦往往能跳踊漢唐人藩閫以鳴其文不幸賦性拙疎不能與時低昂乎居或不自惜可其意則未嘗皺眉逐俗子浼妄一啓齒于恩要人是以勢卑而致徐文踈而毀來譽焉曠塊作仆阜棧雖睨雲奔風不減初志顧非良樂過之直齊齊俛首而已矣然則閣下今者之來詎知非其悚勇自力以徼轉盼之秋耶閣下試置之下陳術以要 之蒼浩之陽春之和使得一吐胸中始所嘗有者姑去取焉刪區區擘錄始恐有補風雅而其先後本末不悖念于絕代之語見錄于輶軒使者乎閭閻之始不知欣愉抃躍之集故謹誦閣下能悅悅自致于斯時與其所以曩欲列焉而不得者布諸下執事閣下其擇哉否也

上許通判書

通判屯田閣下始某爲兒童時過故人長老家因竊聽其私相言凡所謂爲時聞人而有事乎吾州

者又曰某人則誠寬厚人也然而或失則需忍故不若某人之齊給敏速就事不労而見功多某人則識材幹人也然而或失則簡嚴故不若某人之况深博大不及々于小數而理自得若夫不濡忍而以寬厚則得人心不簡嚴而以材幹則慰人望肆而明約而通則盧陵主簿許公其人也異時某過他邑他邑之人稱道猶若是也已而過廬陵于是旅者歌于塗處者嘆于室皆曰吾邑得賢者為之佐冝惟許公某然後知前日之所聞尚其遺餘昔爾于是時盖雖尚少私獨自念幸未即為廢人則異時犹及見所謂許公者其後冒風濤涉不測之江走淮甸抵汝潁徒尋以至于襄漢最後造京師寓太學如是者几十載中間流離揩迂盖無所不至而閤下之勢日益隆所至輒以能名聞而某適奔走南北羈旅憔悴之不暇則宜其夙志尚負而閤下之未及見也比閤下倅府来至此下車之始士無問其賢不肖苟在所知識与夫閭巷一介之小民靡不喧呼慰労私自喜幸皆曰此昔吾廬陵主簿許公也以至他邑素所稱道而恨不得与被其澤者亦曰公今貳吾州事民其受賜均矣而某于此時請見乃獨後于衆人若将踌躇顧望而不及進則于心寧能無慊々也耶其謬甚矣進不能取于禄退不得私遂其志行年再三十學久而術愈踈如終日畫墁而不適用屡困而名愈躓如一吷過劍而不足聞也伏惟閤下推吳物之秘不以某也不肖使得一望下風而聽其謦欬之餘因辱收而教之則某之請見雖獨後于衆人庶几乎昔之願望由及償也閤下将何以處之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安成劉弇偉明

代上提刑宋大夫書

提刑大夫閣下某曩者讀歐陽先生詩至有所謂文章天下無雙脩伯仲人間第一流蓋未嘗不輙卷嘆息曰玆宋氏實録也歐陽先生往在翰墨場來中視人物予許可為尤慎一日援筆大叱必曰文章無雙伯仲第一是在宋氏此其為予夸重輕萬〻宜如何耶某嘗聞之矣由諸生起安陸矚然取天下第一不啻噬膚諸儒師其經學哦其文既則佐佑　仁祖而擅魁柄更鎮八州白首將相垂四十年無一不可意者方是時厚澤被生民盛烈爭伊周謝世之日洒落大輸時則有俾顓之六字中貴幽壞時則有挽紼之兩詩是元憲公所以休顯赫于至和嘉祐之間者也嘐嘐百家沉泳道真決邪說之祚氣退孔孟之末流成唐一書亟与班馬方駕疾驅而其間聖君賢相之所廢興忠臣義士之所感發元惡大憝逆遊陸緒之所點爛決不与世磨滅者若揭白日樂校部幽其昔發形性運礫户沉泉視萬世而下軒〻為不朽事業是當山公有功于史筆者也然則彼歐陽先生其真善題品者耶某漫落不諂平時雖無有過人者乎其商講流畧至搢紳士大夫間實不多愧竊嘗謂君子之于是人也慕之識深則思之識至思之識至則期之識遠盡幸而出乎是人之時相与比肩接聆使見聞熟者上也不幸是人之不可見猶得生乎其里閭從故老詠訪于以蒐集採習者其次也生亦幸而得見其身後之子孫以想其箕裘之餘世清白之吏遺者又其次也其亦不幸而三者俱不可得然後有一言為曰無可奈何斯宜下矣此不亦思之識至則與之識遠者歟代惟閣下凛乎其標規卓乎其事功日者以天子成命出憲江外東職所至多所平反大猶爱指官蹤肅清而內亡之所和裕九好之所稠併類皆有遠大睦畛其于宋氏子孫稟可謂無負者矣而某于此時適得与下執事俱出接臨之下此誠若天賜閣下以償某曩所欲見而不得見者也代自去歲已來凡三拜後塵歛衽隨衆退則就事初不敢以片言自列若是者豈有他哉徒以為進未稔然不若姑置則亦

宜有可继之他日也今者属閤下被命還朝行且有日矣某雖欲退自抑縮含糊緘然与故歲無異尚可得耶伏望閤下抜而進之回以聆騰賜之唆嗟使思之誠至而期之誠遠者有得于邂逅之今日則某雖不及親見元憲常山二公之所為不犹念于脣唇吻口孜孜佗佗拾其遺又（又説作文）而嘆吒不已者耶惟閤下擇所進退之者

代上郭招討書

招討閤下某聞天下之功業至變而後見則適然之效衆人与有焉然必欲经久持遠与古今為先後傳不朽而垂無窮則其間必有大過乎人者得之衆人盡不与也今夫敵國之患不生于方外則勇者思鬪而僨力之不得逞無隙之可投無幟之可抵則辯者思奮而恥説之不見售以至今者死勢誑奇死杖而掛功留名之士雖没齒折手而不自以為悔者彼非徒以身自累而已凡以為無窮計也幸而一遂其願望則其餘波之所及僅足以閲其一身未能几何而旋与異物俱化以至衰徹委弊無以異乎鳴之出管吹之過劍可聞而不可執（一作得文）直忽然而已矣此其故何耶則其所志者卑所趣者下所培植者不固所積累者不厚故也以某之愚嘗觀前世號為名将出萬有（京本作死）一生之計從事于窮荒絶徼之外与夷狄争一旦命而戰必勝攻必取者類皆有人焉然自非有以大過乎人者史所不載而後世之所弗道也若衛青霍去病之于匈奴常惠傳介子馮奉世之于西域竇憲之勤燕然馬援之平南徼至于張騫蘇武班超之徒往往老身于不毛之地而唐之李靖李勣其功業亦累累以見此數子者歷世遠矣當其遺澤餘烈未熄之時盛至于尊中國久至于傳後世俗之被其風流者尚多慷慨想見其為人况見見閤閤者乎此其故何耶則其所志者廣所趣者遠所培植者固所積累者厚故也伏惟閤下駿功偉烈久矣大其為天子之所法意而士民之所属望也蒲此南鄙之教不幸守臣失利至使區區遺餘之虜梓弄吾民于掌股之上上方軫憂旰食圖任守帥之臣而閤下實董其事而某于此時謬當上官之所奨借使得備奔走于庇庥之下而區區之誠實無以自献竊惟古之名将其功烈炳煥著見而不可掩者類皆本之以不倦之勤而至誠之守必

斷之明惟所用之而已故某亦欲閤下勉焉夫羣數萬之衆使聲欬指顧莫不承聽坐作進退莫不承順以至卒伍蒐練而以鼓則無前器械完密而以攻則必克帷幄之籌有所必運而罇俎之衝有所以折昔皆閤下素所講聞而獨得于心者也若某者何足以知之惟其大功既集之後播之聲詩勒之金石使數子之美復見于今日而其遺風餘韻與所謂傳不朽而垂無窮者並鶩而莫知其孰爲先後則某雖不肖庶几犹能爲閤下賀也故于是行也姑道其畧以獻

代上知府王觀文書

某嘗謂物固有同用而殊功者勢是也千鈞之重方舟託焉而浮坳堂之芥失之寸水則膠騏驥取道一日千里而附尾之寅與之輙至走坂之車奔濤之艦百夫從後挽之必卻步而後止矢之激于風而加迅也圓石之轉千仞而亟下也利劍之入敵手而不留行也無非勢者下至于搶枋決起疾馳如壓之勢　與夫蛣蜣之轉丸水母之附著〔二本作蚳〕鼉蛟之蠖蚬猿狙之跳梁〔一本售鄉〕于崖澗之間亦皆柔所謂勢則又况于人乎方士隱約時非能自達乎世也要必有一二而爲之地者始可以爲無負拔諸雛轂傳以羽翮拔自緇涅滌之清濟下取文木之殚殘更增鉛黄之新飾肰後出處堅而就功業亦皆勢也〔京本自此以下文不同題作上陳運使子屯今附奏末〕閤下以道德儀當世以器業閤望簡天子之所知還鋒一推點羌委命灵旗直指舊壤斯闢雖古所謂大丈夫者又何以加此而頃者更以翩肰之一麾出控要地言焉而重丘山動焉而瑞表的此其勢宜有萬倍常人之所附焉而不可得者而某也方以苟苟之小材得邑窮陋智促而數殚跡畸而弥艱于此且半周矣而名稍不足以撼當塗之聽重念方是時移聘睞而加慰憐者捨閤下其誰予代惟閤下推及物之私回陽春之煖當遺聲餘欬之咳借之片言之助使朴陋魯固久幽不振之迹輙得効其區區而時出補報僅免瘝曠以趨大建立成就則頃踵之賜正在今日也韓子有言曰伯樂一傾焉價十倍閤下其亦忍使之不售乎

代上鍾離朝儀書

某日者與二客處一客見語曰吾聞某人方今偉雅粹人也蓋有道君子者也來臨是邦吏無閒

蹊戚付之事惟其稱大者推挽振拔小者因獎引之不啓不限閥閱寒素惟其材迎將者知榮負意者如慙是心不俟晞沮而陰有以杖其低昂輕重者乎三年于茲矣居職不為不久更事不為不衆今者適踐于衆人效削于厥初而吾日之多不念可去日之遲也柰何且公弗錄予耶將予竟不足錄也盍一千乎公庸何傷又一客曰千之似矣而谷未嘗聞里婦之說也里有兩婦與其姑處大婦毋家故新比為婦雅不喜飾少婦則塗黃約黛閨有焉鬟揄吳緞之袪曳文綃之裳無時而非飾也一日其姑持百金之璫與文瑰之翹擇所與者已而卒授之婦問者曰翹璫為飾也柰何不授少婦而授大婦姑曰不然夫器數御則新入故究既弊且多道壞而少婦則踣踣焉過(一作志)乎飾至日奩其簾而恐不得當(京本有其字)嫵媚迎其于翹璫始矣定大婦斲且不喜飾斲則之兩物吾家可長有也不喜飾則故弊不得而乘焉此其過少婦遠矣故吾以為授之者宜莫大婦若也今公之意似未可期也子卒然擢其說不為少婦者几希矣已既難工即無由入焉(一作意)是迺所以為大婦賀也其

聞二客之說始則駭中則惑徐思之怳然得其所自解者若壞雲之決馳飈蟄户之發振(一作犍)遷也以請由前客之說則彼利躍捷徑者無先焉而貞介耶由後客之說是廢人事任天時不稼而求穫者也願以二客之說皆不可廢則其于此姑取其必不得已者試為閤丁言焉庶必有合也古所謂徒步吏者于今果何等流耶非鄧錄參則驛丞簿也一行既事隨即謁障使終身長不離故處則士無慮志解組引去矣彼必有須少選者焉謦欬渴皆問津知不能志飲要必一旬然後為快此其所以類欲求為人知也執上之人朝舉一人焉不吾援夕舉一人焉不吾急(京本作色)則豈非亦以公議試在故耶其不幸而緒衰替與時謝陳豆飛芻海惟力是視歲月侵尋坐周三曆雖無敢驗聞自發擢(京本作惲)然亦天幸少所遭負今茲代者在道無几罷去矣直為此瑣瑣定何時已耶敖乃閤下矜憐函覆動心豁懷發竊惴而振久淹之時也盍就官之保任也法當用三人而其二人則某前此既得之矣一人則莫有出力者焉傳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難也小既有之大亦宜然且天未欲使

成就耶萬一無可言者脱若成就之是閤下用一
人力完二人恵而与其三人者卒皆有補也顧不
偉欤咸莖韶濩之奏也必鳴鼉而後為備樂瑚璉
錯衡之戴也必文鞹而後為備器丹雘既施而繪
畫之功畢砥礪未加而鑪錘之巧進至于孤笛逆
發非後出之商声則無自而諧韻何則始之所緩
終之所急故也伏望閤下推予人不求備之從愛
而使脱節一介之初仕因得与受賜者俱出門下
而圖補報焉則趙貫之牛鐸他日或可以廁樂懸
而區區敗鼓之皮未必不若丹砂赤箭之有益乎
醫師之門也某之辞具是矣惟閤下特賜逵焉

上運判彭察院書

竊以謂于此有人焉始以驚世之學推文章選鋒
取天下第一若未始用力焉而中間荐吏事為絶
十餘稔已能脱去鼻羈羣羣有獨乎建立成就天
予哉以為材士大夫望以為當世之傑人入践師
席學者發藭幽白日而青天進擢臺憲回邪聳肩
至無所投足而役已既而剖潛符出當一道之寄
凡兵食之足否與賦之耗登物之所利病民之所
疾苦与夫苟弊之所未尽掃去豊澤長利之所未
尽講済以至姦萌貪蘖在所序擾搏擊而不置者
皆得列而言焉雖未能尽充其志可不謂大丈夫
者乎于此又有人焉學不加博業不益進屢奮而
更卻念出而遊蹟而是人也獨知有志乎古人所
謂決非偶然者尋年三十類得一第僅殊不職之
平民而筮仕之始僻在海濱然自聖人之経百家
史氏与夫翰林子墨之文章粗而考之已而自知
其所底凡則又思得有以大慰吾望者誠往問焉
以質其私心之是非忘其力之不足也此両人者
以勢則不侔以賢有智則不遠以所學則彼膚博
而此挟陋貴賤之殊絶而不抗也器業之相倍而
不相侔也閤下以為如何夫々將使閭巷妄愚人
無所豫知者試往窺其疑似亦不遠曰遠乎其吟
誠邀乎其先後尚何敢接足逆于一堂之上交謦
欬于声容之間者乎此正閤下与某今日之勢也
某患無他長器不周物方從歳時已知誦讀閤下
礼部程文矣潜揣默熟求之雖久而不忘其後遊
京師則聞閤下方以詩説見知于王舒王而後又
得大學所講易義數千百言由是知閤下念為當
世之所宗師而某也苟亦自謂區區之遊獨何有

有一作而韜諧宜〻之中即有久而披剝今者天与
之幸屬閣下按察于此且若可進矣猶以教說者
為累而恐不得當其意焉則出抱逡巡惧駭之慮
退又不忍自卒于無所聞知之地即以自解曰以
勢部皆王就戒忠之時賢士大夫且亦不外乎是
以賢有智者不才者因才之所容受人之學也有
能有不能則狹陋固亦廣博者之所不廢貴賤雖
有常分亦有時而相上下焉器業雖有必至之會
亦有時而相資助焉吾何輙自屏絕文獨後于衆
人乎于是書成而疑釋齋且沐而誠意備振衣整
冠而不知其喜懼（京本無此字）之忽集也代望閣下不
以社（當有字）臃腫而用匪石之堅積躍金不祥而見
大治之奔揹則某雖不肖其剛頑之質異時或可
備鑪錘加砥磨而百年之断木又烏知不得予所
謂輪閑斧斤者作而進邪惟閣下憐焉

上運判林積書

往年閣下為縣于安成而某尚幼得以桑梓之民
與邑之多士就學黌舍中時聞下于紛紜簿領之
餘事無巨细一切撥剸敏若運肘而獨以其暇日
蹻蹐迓延相与諸生校足于弦誦之地曠日持久
於帷悵不得已之勢以至講授有師法勸沮有美
意其聲欬指顧足以移人之善心而令覺之內嚮
趣而儒衣冠者至不可勝計士于此時往〻知所
矜式奮其自強獨立之勇力超高明所以效區〻
之誠而慰閣下平日教率敦獎之意者甚備雖若
某之不肖力有所不及猶不敢不勉以圖報稱之
萬一則其它蓋可知矣其後閣下薦更外補声勢
烜赫所至卒以能名聞而某也適迍于進取鄉書
輙應隨觸罷行年僅四十堂上有垂白之雙親
勢不得一日忽去其側則不免下從一介之細民
勞午于閭巷阡陌之間以私自便其養老也歲月
浸失故步而夙昔膚寸之學皆凋喪于良心銷鑠
之餘卒乎無所底凡而嘗游按教于左右者宜若
有所負矣前日伏承閣下以術業閣使候望除重
為天子大臣之所柬拔反来江西按察十州之民
凡事為有所未設施利害有所未興革者宿點
在所糾繩而未盡廢去公廉朴茂在所推致而未
盡振起与夫金錢粟帛倉庾府庫舟車漕挽之費
遍在所措置而未盡詳悉者皆得以熟慮而審行
之以某之僭徐覘閣下之所為定有萬倍昔日之

安成者矣乎斯時也士無智鄙皆踴躍淬濯奔走下風而某方且以蹤跡晦姣出于久幽不奮之後未始有一日請見之階則其心亦不能無少懸懸也今者閤下按視于此念不見邪則終身嬰無所聞知之戚將有所見邪則進抱逡廻惶駭之惑二者皆所不免則寧去歲而就惑耶未知孰是惟閤下推獎物之私際之以陽春之和使句萌角觡咸知生意倏達乎腐株瘠壤之間熏太和而濡膏澤則雖某之區區又烏知不得與所謂輪囷奉爲者伍而進耶

終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安成劉弇偉明

書

上蔣運使司業書

有爲鳳之說者曰鳳首戴德頸揭義背負仁足履正前麟後鹿頸魚尾龍文龜身燕頷而雞喙某則曰是烏知鳳凰徒羽而已乎有爲麟之說者曰麟麕身牛尾狼頸馬足牡鳴曰遊聖牝鳴曰歸和夏鳴扶幼秋鳴養綏音中黃鍾角武而不用某則曰是烏知麒麟徒是而已乎鳳者當問無虐集其爲祥也不妄問麟者當問擇土而踐之何邪含信而遊又何世知是之矣何有撲計外絡之文未由有之舉欽邪仁智大人嘗圖冠納方履莊肴而華鍾則同也有餘于士纓綏成穗光步我埶發龍文繁而禮縟則同己有餘于儒居然者直是身之一蛻爾無關於任斯世之重則殺有道之域達治君之路亦必不免矣故嘐嘐喁皐猜業于鷸冕過溺也如彼羽者嬉棲竹食是資天和祇往大皇爰寄高遐蜒則弱水濯羽運則雷德輝而下之卒其有以長天羽虫三百六十者非無謂也始彼足

者孕精五行協德歲星視明札條則有不召而自
至者孕〻設机穽衆則迹其如掃矣幸其有以長
夫毛虫三百六十者非元謂也由此觀之仁智大
人要以麒鳳如則庸非閣下之謂乎淮海浮其陽
螢山抉其陽是為之閩之真區一疑鈞字作其靈鍾為
者宜弁則閣下之冊成方揭也道德淵乎其純全
名稱輝乎其煜煌閣炎科等脩知揖羽則閣下之
鏘〻其鳴翱其其飛乎夫動而彬〻也昊乎秋霜
足以淮蕩迹辟邪志有若元豈之更憲臺群天下
之士而材之乎上庠有若元祐之右師庠則閣下
之鳴高岡擾君囿也雖然有是惜者爲江西視他
路誠若遠外其域尚不減十城百縣而與賊之壑
耗運鈞之風區歲計之增羨閣下至一切榜歛夠
考若指接而標揭作主本揭之曾冰凛前吏則得師惠
風陵翼民則被竭至于易所宜大反以居小欝比
遠器綠出近功是時方幸閣下之不幸也然則今
日之江西其無乃不得已如集黃伯之穎川應用
南之信厚也邪故曰有足惜者此也抑嘗聞之岐
有仁多善積德累之仁至者爰有鸑鷟實茲集地
既則天下之人晉知王者興不在他其在此則緣

是為也引吭一鳴而已孝武時雍中獲獸一角五
蹄獨教童以為殊俗常有解辮削衽而歸者已而
果然威德之符蓋如此厥今 仁聖在一夔皋之
倫頒不無旅瑞物捏 而出者是行也將見仰而
樵翔俯而由出百倍周漢而瑞者 宋方在閣下
一游一鳴之頃然尚江西云郭柳又閣之畀皇猶
璧之麗天也有目者均于一觀以為快何則青故
也至于吾鳳吾麟者于信史之所書不過曰鳳皇
集于某國麒麟見于某所天下固知其為嘉瑞天
不幸之一當其地則至有畢生不獲覩焉者緣為
天下之民者類無與郛某也生太平之世有日矣
誠若與不幸而不當其地者偶是以有今茲之請
見也閣下其能無惜尋尺之地而使屬目乎

上趙龍圖書

嘗聞四夷之為中國患也自前世已然其勢之强
弱嘗視中國之盛衰在乎時君撫循控馭之得失
以為之斂服方舜之盛時中外若乎出一家而亘
〻之南方猶有逆命之苗民然其為患最微故其
屈之也用力不勞而建竹久詩書之載自漢以來
其盛衰強弱之變雖未易偏狀至于撫循控馭之

術已出于中国者猶在也若文王有西方之变而
其患在昆夷有北方之变而其患在玁狁則不过
命將帥衛中國而已六月言宣王南征其律上于
薄伐玁狁至于大原又曰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蛮
荆來威方此之時來則取其服故外之而不內去
則舍其逆故歸之而不追治其犯我之不嘗而聽
其所自去来盖古人所謂譬猶蚊虻之螫是繇之
而已者也末世偷外之策一従而邀功生事之主
争言曰夷之利害至使虜与中國抗衡金繒之遺
歲無虛篤數而甚者指漢之子為我文人行其凌
侮侵肆盖如此然四夷之間强弱盛衰之有可言
者為何則方漢唐盛時其東南之小國如閩粵且
漢嘗仆渠与天高麗百濟之類皆在所取而西北二
虜以之討之也不過時一桂級而賈誼有言匈奴
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匈奴之衆不過一大縣則
技叢早之東南盖无以為也然周官言獲四夷之
隸有蛮隸之我而東夷不与存焉則豈東夷未嘗
為中国患而彼西方之視西北豈所謂小国而文
冠之視南方又其尤小者歟書曰乃命羲和宅南
交則其地之隸中国先古則然矣自時厥後或離

或會或侵奪削弱意其遺種當僅有存者而不幸
异時寔以失馭使餘息得以少假至居於復隸中
国為交州則彼其土地之廣狹人物之寡多与夫
盛衰得失成敗理亂之迹雖不必入其國效其俗
宜若以懸斷而默定矣伏惟閣下材識閎達類皆
有所謂達人者方南鄙之叛內外之臣惟天子之
所去取而閣下独与郭公肩當師帥之任自帝以
南知与不知靡不敢忭鼓舞庶幾除之功可翹足
而須也而某于此竊以謂古之所謂良將非特勇
果足以振世而已必有权謀為而文德武畧要皆
取諸其中此將之術也於是為之說曰閣下始以
文章進己而當方面之寄則無施為而不可全文
用其所長以臨邊匡僅在之書然則將之術其有
不法同有先声而後寔者聲至而寔如焉
則書雖勁亦廢此將之感也于是乃
不動声色而免人鮎默
曲顧之憂而共餘咸遣
默于此郡入以西羌之剽且猾強且
肆畏縮逆適知所遠引而無復睥睨闞徼且弱寡
且殆者宜如何也然則感其有不行者乎凡此盖

皆某之有見乎閣下者也顧某之不肖不足以事其才殆未有過于常人者前日雖因上官之所奬借使得條畫策於警欬之餘今也將就事矣意之所至輙不能自已故條論四夷盛衰強弱之变與夫閣下所以結主知而慰民望挙諸將命者際允塗僚雖足以助秋陽之暴而增時雨之潤而某之區區自以其有所虞几為在乎此也唯閣下淑而教之幸甚

上范教授書

嘗謂天之高遠宜不可度也智者以巧歷索之而千歲之日可坐而致焉地之廣大宜不可測也智者以土圭索之而四方之中可得而求焉聖人之書其高遠而無際如天之不可儀而測其廣大而無疆如地之不可儀而測而明者規書而得其志循意而達其道若數一二辨白黑無以藏于胸中是必得其要如巧歷土圭之妙乎不然何知之易耶此單闡淺見者所以慕望嘆服之無窮也某自總角讀書不敢留意于他技末習所謂聖人之經者無日不在目年既往而運矣茫然不知要之所在神疲精耗而未有得也固嘗學詩矣知其風賦比興雅頌之体而已求其温柔敦厚而不愚則未能也固嘗學礼矣知其雜上下定民志而已求其三代損益百世可知則未能也固嘗學易矣知其陰陽奇偶吉凶悔吝而已求所謂性命之理則不可得而聞也固嘗學春秋矣知其以日繫月以王次王而已求所謂褒貶之意則不可得而見也故曰礼樂法而不説詩書故而不切春秋約而不速比古之人所以貴乎近人以学也某誦此言久矣欲求其人而近之者亦久不幸家貧親老迫于饘粥之奉不獲贏糧負笈遊四方而以從博文强識之君子以祛其蔽而解其惑惟是索居塊處汩没自棄而安于小人之歸者積百年矣譬之縲紲桎梏而坐于闇室固知窻戶之外必有日月之明而不得以自見也幸其有仁人君子一為動念於釋其意怵然為之闢戶牖之昔之昏蔽一旦而去其為樂也可勝量哉今者伏遇先生以高明卓犖之才左右逢原之學来為江左之京師固將以先知先覺為任而使夫莫覺莫悟者皆得繫乎其有聞也則某之所謂祛其蔽解其惑將見于今日矣先生不以荒唐杆格為棄而使得試進其篇而酬味

其餘澤國可以無憾斜能為之關戶牖而授之以
巧曆上圭之妙使天地之理日月之明粲然一見
于其為幸又可量哉

上張教授書

蓋嘗以謂分有通上于是而心欲勉焉以勝其所
不能任則其或將至于終身不解而其患將至於
終身不靈於是得其言於古人曰人病舍其田而
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所以自任者輕凡此皆
不得乎三者之說也其在我曰要必有所據乎彼
故名雖加而實不掩為明暇至而隨之以辱勢雖
附而惠不稱焉則譖至而從之以禍于是得其言
於古人曰急以動則民不與懼以語則民不應無
交而求則民不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凡此皆
得乎賢者之說也以某之不肖在衆人間其愚識
無毫髮可取然於斯二者切之所慮數焉而又以
見今日之不違衆也非伏承先生始教學之始不
其以愚且鈍也使得占諸生後躡于師席之下固
幸矣間則又因其所治經而責之以諭學者為事
方是時先生固未嘗知某之所有果如何也不試以
一言而遽取之則是過採諸衆人始以某為足以
備員而未暇究之以其寔也自被命而來謏不知
所措苟且歲月竊食儲稍浸尋以至于上無以當
先生之賜而為之報稱下无以慰學者之望而為
之資章勢何可久留也又嘗以謂大之為天地細
之于虛芥聖人之心莫不慰焉以為之奥而其要
則存乎經六經之設類皆聖人不發之微意而後
世無窮之公患也而周官之為書又特甚焉其間
節文度數條指綫解僅如毛髮之多而一代之成
法於是為至自非強記博聞无以究作者之淵識
深智无以寔作者情則尚未易明其訓釋況能諭
其旨歸以引人乎然某自赴學於此三月矣治是
經者未及二人焉借使某也有得於其間以自諭
則非所宜以諭人則將誰使告之則某于是幾時
僅存之名而已矣且國家崇建學校以三舍取天
下之士其間必有德望隆重學為該徧者出而為
之上然後擢為而置之上者之上則衆莫不以為
宜如某者超以纖昧而天資為疏薄方年少時則
不能挫抑斂緒以自于俗故至於今指數者時
衆十出而九見右也其畏避罪戾且不尚何暇敢
以衆為聿心乎伏惟先生以公心成物以恕心容

物而大小各有所成今也欲乞察其私哀憫其無知遂使退就諸生之列以上則不至于不得乎已以動則不至於不得乎人又因以求其故心也而增其見聞之所不逮則不獨先生有養育成就之賜而某于異日亦無所累乎先生過舉之名也所有叔周禮經諭謹隨納上

求知己書

里有人焉世故狀之貧賤嬰之惟是藉米鹽賂遺且才既(疑作狂)則縣之乎所嘗厚於已者祈爲小取則小自若大取則大自若而漫不知厭足也然越之人一日過乎其前則未嘗啟齒告之是非前昧去就之分而晚知取予之節然也徒以人情於已有厚薄云耳是故待其有請焉而以得則厚於己者無損于數求諄複委曲出於未前定則一日過之无益於聲告某也纏迫之私非正於薪米鹽賂足以拙助朝暮而苟生者不意又牽連遇有不在於一日過之然越而視里人之歸所嘗厚已者而倍而有加焉則時哉其殆可以有言于今日邪重念某江介薄俗其生遭丁于休明顧執事之子孫海晉也撰以先人嬰盧得齒編訊受賜也多望前塵屬下風亦不可謂无一日之雅矣行年十五六晚當一命窮食下邑羈浮於功閥門溫飽浮脆醫頁比其被執事傾過凡几鹽米(當作薪木闕 本无此三字)几鹽酪曾足以計其寡多輕重哉然貪得不已窮嘗有意于左右惻然勤念者雖某齒髮尾脫猶不得捨曉時于両引之唯幄乎故不敢默：於其所厚望告焉而後已也抑又聞理出於天者無求而可有所謂出於人者則不可無求而上焉畝率直一舍者初不假人力次也瑪滴曉踼資之于場圃斌則其淑亦歉回(疑作周)于前豈非人力哉伏望執事勿使遲暮焉而斷斷者卒不少償其志則其不自齒于一易再易之汙萊也真在此行矣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安成劉弇偉明

書

上知府曾内翰書

始某為兒童時聞江西文章之盛近世所未有初未之信也其後處日益壯乃始斂縮從所謂鄉先生者求為聲律句讀之學間語及當世之聞人矣與其德業之隆聲稱之盛為天下素所信而歸焉者或齊或楚或越或魏與夫閩越交廣窮裔絕徼之外雖不必徧知其人然可倒指而數者甚衆至其言文章之盛則未始不在吾江西也于是嘗試叩其姓氏則不過三數人而已則何鄉歐陽公臨川王文公南豐曾公也某雖不言心獨異之後數年始從京師至則盡得閣下與二公之文伏而讀之遂以首日所聞者爲信然而恨不得即乎其人也如歐陽公之本論王文公雜説閣下秘閣十序皆班班播在人口雖不言可知又知而不必言也若夫世之人聞焉而不能知知焉而不能詳者某請因言之蓋嘗徒以為真理不言而喻者如道无迹而行則世復何頼於言而言亦無以應世矣惟其形容之不能寫精微之不能盡中有以類萬物之情外有以貫萬物之變旁有以發其耳目之聰明而截然自造于性命道德之際此言之所以不可已而文章所為作也蓋自孟子以來号著書者甚衆而漢独一楊雄而已唐自元和間復得韓愈柳宗元之徒垂千百年歷三四人至吾 宋而又得夫所謂三人者何其作之鮮耶孟子之言淳深温厚楊子之言勁直塞密其為法謹嚴其立法微妙至于楊王三公之文又叙之而不暇也蓋未易程議而請以韓柳為閣下之文言為韓子之文渾鍠振越琅瑲連抃如長河大川一瀉萬里而波濤洶勇震撼砰擺老蛟怒鯨千詭百怪與夫吞風吳日破山癸石之勢无所不備可以徹聯而不可以亞視以韓子之文也柳子之文如懸崖絕壁立于仞峯巔峭拔洞鴻膠轕嶄然獨峙于蒼煙藹杳之外使望之者不能躋躋之者不能窮窮之者不能絕此柳子之文也然二子之文其宏壯偉麗雖足以家自為名而求列于後世碩其閣不能无憾而若有所待者亦豈少哉至于閣下之文則不然虛徐容與優游平肆其析理精又寫意微其序事詳

且密而獨馳騁于百家之上渾渾乎其深也豐乎
其壯也警乎其似質而無當於用也豁乎其與物
遊而不主於故常也泥乎其若浮欲乎其似无所
上而追追乎如將治而不可窮也其光字必一彰灼
顯著舒發而不可掩者若雲漢之昭融日星之陸
離闔見層列時露琢刻以出怪巧變要其終益泊
如也若此者雖未敢直比之益揚然自以為務超
轢乎其渥諸子遠矣状惟閤下道隆德駿為世表
的凡天下之所以望閤下與閤下之所以慰天下
之望者固已非一日之積矣而某犹為此紛紛者
独何邪徒以有意乎閤下之為人而人嘗觀蓄其
文也頗其親老矣不量力之不給勉赴于塊畝之
間撥前人顏棗魯國之餘補綴无緯思欲有立于
成世于此几十年矣前日幸以一日之故得造門
下蓋幸望之以為庶几償夙昔慕望之意又將求
比以聽緒言而望餘光也而某初無一言以進則
是自比於无知者之列而意未知閤下將何以處
之也以某之不肯使擇其所聞加以強力時窃警
欬之餘而閤下因有以本相之也則雖未敢期于
有成亦庶幾乎无負天惟閤下哀其愚也而教之

爛其敦然欲有立于世者而推挽之則頃踵之賜
正在于今日也

上劉子先學士求銘文書

世有至感足以移人則非生者之哀死者乎二明
之親閤者悽焉一林之墟遇者悲之至于無故而
俯人之壟株與出其不意而臨人之欺墟則熟視
而徐赴者過半是何邪林之者誠殊故也思哀而
勝經雖孔子必式而士句弔矣而中道反者特加
怨乎有喪之齊也晉人号純鄰母至取以語其子
而重再之拜而不稽首犹足以感未交之秦伯也
由此觀之豈獨子為人身之者乎雖非子為而身
之者犹將蹴然惻之也是故戚者匍匐而者泫然
泰為之不相者以吾鄰母叢為之不歌者以吾里
也周官族世喪器禮親且日有執紼之助而甚者
後三年不呼其門吏而免者雖付甚不齊而起之
若乃為位入次真舍賻贈于天任凌事而謗諸躬
非其安由之真情則勿苟之至文也嗟夫有生之
與紼其受也至如此豈一也直等差異爾類一也
直狀此殊爾且其使人人如相忘之無天下皆泰
黙赴絕而說莫麻依紼緩闕將處如康莊則不聚

於茂人類乎來不幸遽有皇皇之私故嚴酷罰奄
丁茲顔是遐卬必推臆埃感無所重念族故蕭爽
人品屬下及親在時仕宦進取擻赫赫之知而惟
是旨古殊遺之養曾不得畢足於此身之烏情也
倚門之慰未終陟屺之慟隨至春方曙碩陰薄之
木方寂夜風摇之今者斷阡遶開松楸彌望而事
固有闕其一者頓覺空之朔迫來念尚有塞人子
責爲不朽計使長往之魂撮身後之榮而毅然之
孤懸無窮之思是時在碑之穢迹彌有非得當世
之文章大人比次論列與高堅女揚烈婦鑾事迹
角筆墨勝員使覽者抵　而畧叙他无次也執事
考古振今下筆不休淵源之渾深執鞅之踔厲視
當世工所謂文章大人者譽之於白　才竊
能觀者之意嘗在毫楮之外而某也　一粉
之遐歡榮乎片石使來者勿疑交手斯而不自知
其可不可則徒以前所謂至感足以移人者耿在
于是故也使某去執事組數予里擕將重繭裹糗
而從兄近出一步之地乎緘志日月之忽諸而心
腹不得盡布是爲長抱无涯之悔也寸管之賜重
俾丘小執事留意幸甚抑又聞之唐人之追貢幽

壤也學書非必植銘詩非退之時以爲不孝孰使
毋爲唐人羞是在今日也執事留意甚幸
上杜知郡書　投侮詩
某　聞天地之間生固性長同狀凡相與爲類者何
啻萬端要必一物不可缺然後始可爲世今計萬
物之緒必將悉數而懸料之則彼所以變相形而
互相軋乎夫肆尚寫而獨逝者其初乎人同何以
異惟其舍此之所獨異彼之所同去此乎日之所
無取彼一時之所有然後人與物始分而岐而其
一乃最勝處也有人於此得其所謂最勝者而不
善用則往往失于見聞之早操先王已陳之芻狗
爲遂時之共而不知真知妙理固有非倚爲而得
之者至于時之爲士者又特甚焉是故論神者則
曰無乎不在而不知無乎不在果何物也語道者
則曰無乎不爲而不知无乎不爲果何事也以至
析理明鐵精粗辨意則使如徽敝莊老者馳孔孟
爲蠹迹尚辯文者猜霸王爲餘事狗悖恣肆高出
紙墨約束之外而其下獨不失爲夸誕詭譎之論
聞其學則笑論大義爲己聞其所志則於舉而已
一有述農身之事持魚蟲艸木之說則往往指爲

曲士嗚呼不知自謂為曲而謂人為曲士也昔者九方皐之相馬也不論其皮毛而獨取夫馬之在內者而莊周之語道則以履豨之每下者為喩何則推其下則道之在上者故可知而焉之以直道為處也然則里巷俚之言獨何廢哉　不幸生當太平以從父兄之訓凡經傳史氏諸子百家之學ヶ一與夫翰林學墨之文章蓋无所不精中間獨嘗為書數萬言以窺先世廢興理亂得失之迹貫穿馳騁往〻時有到處已而知其無補則又獨於暇日發為歛歌相與獻酬于里閈而其最下乃有聲音腔調之詞出焉凡人情之變態風月之情狀悲憂愉逸驩悸感發下至草木虫魚山川禽獸之騖藝乎夫童謡里語閭巷鄙俚膚淺不根之說挾持雖盡非敢以為能也頗以謂苟可以論萬物之所不能闡者而用以為世則凡此亦其一也今者伏承執事反來此州下車之始事无巨細一切撥去欽若暖附而卑身下士僅如平日之文進故士无賢不肖引領注視唯恐以拜下風望餘光為後時而某也遑遑於奔走後尋及此元一音請見之階則獨何能無慊然耶輒不自度謹取早悔詩一闋隨事上獻以勢推之初若瀆冒不識忌紀而某也區〻粗有所謂不偶然者竊嘗思昔者優孟淳于髡優旃方朔郭舍人之徒其辭類多恢諧汗漫及其久也至有人主為之感悟而後世史遷亦不廢以某之所為獨不得與夫數子者作邪異時執事致益成惠益乎使此方之人相與忻愉感戴如子之親父母而闔境之內薰太和飫膏澤方且求操筆之士著詩形容盛德而歌詠偉績則某于此時抗揚傾囷而進非特乎此

上陳運使書　子見

嘗謂物固有同用而殊功者勢是已千鈞之重方舟能為而浮坳堂之芥失之寸水則膠騏驥負道一日千里而附尾之蝨與之疾至走坂之車奔濤之船百夫從後挽之以却步而後止矢之發於風而加迅也圓石之轉千仞而至下也利劍之入紙乎而不留行也无非勢者下至搶榆次超疾馳却歷之勢與夫蛣蜣之轉丸求母之附著蠶蚊之變跳猿狙之奮擲乎縈絕之千仞〻皆乘所謂勢則又況於人乎士方隱約時非能自達乎世也要之必有一二為之地者始可以無負拔諸雛鶩傳以

毛翮拔自淄涅滌之清將下承之水之殫殘更增鉛黃之新鑄然後出獻概而就功業亦皆勢也閣下高超橫出擢去羈靄滂然見頭角于世所謂閣人者爭先疾馳以赫厲聲有日矣方夫子出浮沉閣成就擢疑承人材赴事功如不及之時而門下用所長應選爲平日無一介援助此其器業閣望獨天子知之乎當再且淮東西郡十九縣六十有九地大人富凡兵食之息耗與贏、之贏不足物有利成疑凡有疾苦與夫奇要狀匿有未啓掃去豊澤長利遺留至今有未盡修講以至簇前食疑作食孽有所存援持擊而不置者皆所引而言爲抗蟾惟揚大帥古所謂大丈夫者蓋不過此其勢宜有萬倍常人託爲而不得者況某乎某竊悲甚矣家故廬陵年甫三十例登進士第僅殊不職之平民筮仕之始揭來海壖日邁月征比更再考大吏卒歿不過一至則望道塵進拜聽謦欬從事蓋無幾矣譬之卷迹都幽不窺容光是真足爲嘅然則閣下比來也獨敢從然乎常獨念成立已來文字關差最留意者也所謂名能文者雖未敢謾自方駕至其所得在囁嚅叢中猶々有經奇處且閣下所以簡天子特達之知既如彼落々有獨步建立成就又如此他日宜得操筆之士播爲聲詩發揮盛美而彝觀焉一使某當之正亦不媿顧勢有未便耳仗望閣下不以社木臃腫用匠石之棄顧躍金不祥以大冶之棄擠加之與冷拔置門下則某也閣頑之質或可以鎔鑪鍾加砥磨而百年之斷木人爲知不得與所謂犧尊拳奇者作而進列

再上漕運使書

中春閣下挽疑當作按部來海亭而某也適以爲吏待罪得與邑之下執事聯曹輩隅道立列望前陳拜亦若昔之人小事大賤事貴送郊疾馳入謁聞且稟命之爲者既則相與引退就事而閣下獨以某之不肖於其最後辱召置下陳閣中卑至讀之若使激昂而所以畱盻睞加慰焉者甚溫色油然而隅氣和然而淵悟方是時某亦不自知其不可觸揚鰓鬃蹈虫振蟒未而忘其凜々之絕霸蟬然之容光在前也故由浮仕之始及家是邑凡但相見員以至俗指頒賦提撕生耗慶稍而寢康歲月者委亦深其覺覊晚出一書初不料瑾當作理并與將膺而餐露之末戢然自閣下還西來末

能閤歲今茲大𢇁直指復自窮海而尋之逼々比年厚窮治其君有所謂不偶然者窮獨自念生平粗識廉隅性來知婁安卑疑僾游卒歲而非所以掙身則闔出内求仕雖卑喝孤官未嘗離存齒咕囁妄冒徼覬為悽惻可憐之態進執上官所關知又其植性孤拙不能与俗依昻平日无赫烜門地可憑藉然亦天幸少隨貢舉今其志乃天繆雖欲含糊浞默重自鄙縮頹勢不能夫伏自估已來力所不逮不敢不勉事有暢于公便于民雖小碎苟知之不敢不為不幸地處窮絕限以吳会瑰以渺漏不測之滄海而艱途比泉人為最遠夫仕宦者之志不過欲當道耳數應大吏之驅策耳劇有成效耳而其出則无所沿居則止於瑣々之簿書甚者應文移總期會而已雖有犬馬力將安所程乎行年三十有奇矣歲月滋益駸流平居抗貴中夜伏枕悼志之不就又堂有垂白之慈顏門有聚食之百指攷寄一方他無源也今茲已考行復三書无𢦏罷去矣念直為比屑々定何時已邪閤初官之得任也法當使成就則某既已得二人矣其一人則莫有出力者焉天未欲成就邪斯已矣

既成就之方是時竊一加憐而推且挽以收取者矜閤下其雖乎齊之紈楚之綃冀比之綵鞓陳夏之報杰窮巴之文梓會稽之竹箭琰章之金鐵洞庭之异宝阿井之沈液与夫丹砂赤箭玫生璧璧珠璣象齒文犀大貝翡翠孔翟之饒或出於拮或採儋耳下至燕筑秦笙吳歈賨舞僰僮之屬率悉在一涯初非近人也惟其人近之然後由閩无一物之陶而富家巨室卒取盈焉且以閤下之常德碩望世所瞻仰久矣揭來此方吏誰不矯首拭目怏躍洒濯求得秦楚齊吳巴越之一物悉貯門下為快則宜某之悵悵之不已也某雖不肖其大馬之力猶足勉十于千萬定未忍自擯于无所庶幾之地則毋為知己辱未必後於他人矣豈山之鍾霜降鏗然而鳴則昔人謂之知時說不幸不侔霜降无謂而窃發（此下少一段舊如後一書）甚矣閤下其一有意乎否也

上范運判書

去歲閤下二漕符按部來汞陽而某也適以屬吏待罪与州之下執事曹輩相屬款路渴望前塵進拜若平時近郊疾馳入謁之為者既則相与引退

執事而閤一獨不以某之不肖于其最後辱召置
坐隅閤帶押至詩之若使激昂而所以冊眄睞加
厲爲者甚渥某于是時亦不自知其不肖迎迓鞭
發由歷任已來与其所至之地无奔走承之脩大
吏驅策坐耗廩稍而寖磨歲月者妄輙陳其一二
非以是爲果足以當閤下意也未幾閤下以天子
之命選朝廷嚴甫一更今茲漫以外臺出臨此方
揚風稜抗大旆而某之區區孖辱爲屬吏職若
有所不偶然者竊獨自念平生粗識趣操早飛孤
宦僅二十載而所至未嘗輙啓齒咕囁妄發胥吠
徼倖爲慢閒可怜之態進乳上官所閤知人其植
性孤陋不与時俯昂平日無尺寸地可憑藉今其
志乃大繆雖欲泯默孚自卻縮類有不能矣伏自
淂承制撲以來竊不量揣惟是弃上下漕嵗不知
幾至而其間文移旁午下至採簿祝厤錄而之差
謬爾之耗竪無一不決悉者行年僅五十齒髮日
益彫鑠平居刺責中夜撫枕悼志之不就而文堂
有垂白之慈顏室有覓食之百指非祿一日莫之
養且給則拎此終无順也退既無以塞人子責進
又不得与健吏輩相齒將加之歲考二書行且罷
去矣念直爲此蹐蹐將无已時竊以謂當是時萬
一加閤爲而推且挽以汲者拾閤下其誰乎今夫
无意乎是物也率皆在所棄耳目非棄必過而必
注視再過則俯而加玩又再爲則不至于不忘而
已閤下之于某亦可論幾于一再過矣其處之似
非無意者而某于異時亦嘗借一昔之澌則猶何
敢論于自棄乎且以閤下之声容懸望蹈來此方
推敢不矯首挺拭蹈躍淬濯斯于建立成就以出
門下爲顏且帶則某之慍慍不能已也甚雖不肖
其犬馬之力猶足以勉十一於千百定未忍自擯
於無所庶幾之地則无爲知己辱未必後于衆人
矣豈山之鐘至霜降鏗然而鳴則人皆謂之知時
設不幸不得霜降无謂而竊發其歸要爲才知時
耳亦不害其爲鳴也君某者竊發甚矣正所謂坐
鄰室而仰容光之旁燭投空谷而冀足音之乖閤
閤下其亦有意乎否也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終

安成劉弇偉明

記上

吉州新修小廳記

古者郡太守廳事謂之黄堂猶三公之府謂之黄閣而學者相與羣而居者謂之黌舍其說以爲治教之所自出必于此乎取中者也後世置多故矣民事日出有至蓰〻至于〔四字京本作〕萬端不窮而其纖悉委曲非可以遽逆得也于是涖室詔條歲時月朔之所會聚或旬獄報覆賓客百時〔京本无此二字〕之至與夫太守始事之日則郡皆臨所謂黄堂者而有弗逮則其勢更起他屋以爲廳事之輔者也〔八字京本作以爲輔廳〕有獄斯辭訟之鞫闕〔一作槃坐〕聽之於其徐有起擬隱遷延姦舞文之旁午莫之欲其容有招彈積弊界史阜隷廝弛存置之不一揖之欲其審有四境之劉攻奪壞物之所利疲民之所疾苦吏之所倚否附爲則欲其倚而易附〔二字東本作丈〕也收一切歸諸輔廳爲秋則精廳之設工所以趣使者欲吉之爲州横制大以爲要衝最太守所務治每易臨劉一日之閒富无慮數百出非有深簷大屋〔二本此下有因秘沖密四字〕

僭愚慮其中頗不足以獨決遣之煩而内之精廳初不闕大民以事至而不即遽驗以擬闕而不即論報則往往曹居〔東本作則〕伍聚其旁殆无所容足居者陋之臨沂杜侯〔京本此以丁字作公〕之爲州二年也更于其前列屋以臨高得地于廢庚之遺址〔址字本无〕得材于完葺廨舍之餘得工于就傭役使之相半也不如闕材不病之工不告勞而其成若出于一日其力若合于一人〔七字京本在其成字之上〕而以裏曠環以倚廡層霤〔京本作走營〕穹培勝風雨而脫景塵杜侯于是方且代去矣不以己所不及處爲嫌且急而犹將畢力以従其成不以人所專美利于身而更思求者相与圖其久是獨何心哉竊嘗謂君子之爲政也趣先急而已以一郡之大而必有守以太守之所總臨而必有視治之地則輔廳其先急者也致其所先急趣達時之會而吾无所容私焉則推以侯乎人猶其在己也其爲政當孰有易此者然杜侯之爲吉也惜乎樂俗而患足以孚其心則姦埽蠹而政不苛以挽彼輔廳之作蓋雖無以議爲可也然必將使後之人知侯之所爲固有大于此者而特出其一二以折未諭者之心則區區之言亦

何可廢也故爲之書其始卒云

吉陽持正堂記

先王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而唯欲人之相与違其當也初無意于用刑中閒不幸抵巇投隙之釁萌而強凌弱衆暴寡智詐相能而真偽相軋其勢卒至于犯分而不止于是律貪懲肆消沮淫悍發竊姦伏之法旬出而并與其不忍之心加焉方是時民有麗于辟不能以其所自致者免而在所論報則又爲求忠厚惻怛之有司使斃斷之期于無所害而後已此古之人所以聽獄必持其正也死者不復生斷者不復續爭奪之心狃于其所必勝則未嘗无四字二本作如来易可焉種變抵冒殊捍之巧試而窮于自動則狃狃多隱慝而法之爲書乃衆深之患肩慶也其閒節文科指數皆前此而具凡所以待犯焉者之至僅如操印圖以契物夫守一定之法鄉時出之横变以求窮于自動之隱慝而使死者无遺憾斷者殘支体而不感雖欲无句一作用吾正勢不能一朝居也雖然其理非他本諸吾心而已矣夫大學之道始于正心以至脩身治國家天下而孔子之蔽詩以一言也止曰思无邪要之能使聽不眩于是非之所掩情不揉于愛惡之所奪則獄其甚者也故曰刑者成也京本刑者例也當依礼記刑者例也何者成也而句並存成而不可变君子盡心焉是故三刺以爲入而三宥以爲出八成以爲重而八辟以爲輕其兩造者聽之以五辭京本作辭不同簡五辭者正之以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而禁民訟則使入束矢所以觀其能直禁民獄則使入鈞金所以觀其能明仁以視之也故內之圜土礼京本作義以维之也故平之嘉石智以勞之也故役諸司空不幸卒不可釋矣然後即誅焉而无疑則凡以吾之正誠在此故也錢塘吳君表臣爲邑于言水之一年闢室于所治之西以居而取獄之情有未決与次而未審者時聽乎此也因以持正名之且說京本作獄詩以見意而其說蓋取范文正公所謂人之聽獄必持心以正之一作人者也吾州之邑人而吉水以地大人富當要衝生齒之隸籍無慮數萬而前控大江斡轂儲積貿廛所出入一有小犯則推埋剽攻侵侮凌轢豪奪之獄至相踵以闢以故爲縣者每懷悾惚不暇給之憂有所決遣總文具而已及君之來未能几何而繩墨約束

已足遠之京本作以字其民人賊乂不踰時撫摩擺合
不訟隨以衰息而下至閭巷無賴竊發之姦武斷
之豪無敢肆焉者而輿遠以治方是時且君可以
峕高明臨爽塏別為燕閒之居聚賓客其中風流
嘯詠投壺飲酒為事以休暇日而君獨取所治之
餘屋為聽獄之所不足厥于游行放逸而獨恨不
得剸實民情以副上所以憫恤之〻之意君于此
可以為无負矣昔召伯聽訟于甘棠下信不旋踵
而異書佚獻因于泮宮泮閟不享朝而放訟召伯
之身人之愛其材者且不思伐去而書京本作傳俟之
事竟混而為感德之辭余竊意他日政京本作教益行
化益洽篤實長而薄惡消民京本作毛至君之前者无
復以獄閒而方且從鄉人長者閒其閭里其屋竹
陋之所在戒毋得越法使北方之人視其今如悅
其不毋聽其室如即其盧舍与夫既去之後想望
其緒風出於平日者愈久而无窮則雖歡毋使詠
歌稱誦不息于民之口而後之居是堂者相与圖
其廢也庸可得乎故書其落成之始四字京本作事尚俾
來者有所致乎此二本此下有吳君師正字表述方以材識云十二字

愚堂記

愚堂者處士歐陽通之燕于其舍居之西南隅作
之以燕息其暇日而堂之儉侈華俚陰庳寬從稍
有所謂得中者風簾月牖竹籬蕉逕左環右徑別
一人境而頗有所謂得其幽吳者靜嘯於巔破顛
怡愉削膺相甚緒書絃詩以至鍵窗鶴明決拾投
壺一出于是而頗有所謂無求而足者於是堂成
七年矣凡八求其執劉余之記而弗獲最後余咲
謂文叟曰記之作否在君無毫髮增損所疑者特
名耳且智甚而擯謂愚〻又無實可託而智則文
民豈病不得時者邪將抑前而揚後邪抑亦姱蕩
翔迹刓剔圭角寄諸愚而平涼而收者邪豈巧人
速而拙已遲邪將謝宴處名于以直寄邪抑亦避
高而不得以厚与人而已取薄邪然愚又甚病甚
不美甚可去甚不足以美物而至堂至狗至旧作一
迪而陋至寡附至難求合也君安用是為邪昔有
人媒患榜孳朝一言出口而五七国捉禍有媾子
雲者命之曰愚雖罪錯猶不得而辞也又有人不
樂於世物者狠巧迭恕乎崑〻之山方与螳螂精
懟争長雄而力乎之有別學鬼者命之曰愚雖愚
公不得而逃也柳子厚蜿餘責眎孔死見夢湘南

之神而歪有數揉之不毛晚漫滿自洗滌故謂其溪為愚溪齊人買牛生犢及年數之以牛不得有駒而輒取其犢為故謂其谷為愚谷凡四愚也者人有髮鬚其一六何嘗相與為五愚耶然愚又不少自名而人將名之則吾意文吏萬无有是也哉知之矣文吏少以譽高世材秀物譽再為石東為傳檄將須疾濟二十年于茲而中間一嘗摩壘于礼部謂肆矣而卒又不售一日賦歸號先時命之所背而馳者一以為塵隱一以為陸沉然則斯室之作其殆懲已失須將至者號其殆愚外而着中取類乎如愚而卒不愚者歟之叟錯曰衆矣于是乎書元祐六年孟秋十四日

蝸齋記

吾友安成劉君公濟于其暇日合里之魏且田〔本字有相二字〕與觴予於所居之西偏酒數行顧予而言曰是乃吾平日語人所謂蝸齋者也請因以誨予且齋之前壤瘠不沃而陰窒高倬之所附水豬不流而蜀撓弗覉之所鍾外漫客上古道旁出其下怒蛙盤鴉送相鳴喧而不材之拱木毀折之叢篁與文畫苦野蔓柔藤髮髮相為紛拔而不知四時之有流轉此蝸之地也吾之屋視其捅與爐爨撓而若將弗支也視其隅與四阿几顙其靡而似无所假足也而吾不以為陋圭竇篳壁僅能敝風雨晞蠶後而其闕叢書數千卷足以時其探討暇則彈奏弄琴是以娛玩其耳目心志此蝸之居也方吾少時知所以從事乎學則知所以從事乎世日數十百言落筆立就中間屢陸而影索途倚而步跂志有餘而力不抗連試礼部輒斥窮遇〔偶本〕人生安與樂耳亦孰知其他哉吾之所以蝸也然世之人方且譏穹臺臨廣囿曠清腳之湫灑撥茂実〔一作〕媮之苦香以後其游現而吾則易之以里淨陋之地飛甍重窗綺疏青鎖百金之壯麗以至縣蔓刻鏤藻繢彫鏤蟲如幻化者不知其几區而吾則易之以客足之所後得志之士采肥甘鮮殺佩為青朱了無不可意者而吾則易之以半居无事之陳是三者吾率皆易之而若將无俟乎世則謂之蝸也固宜乎于是漢之回古之人誰不欲達者達卒不可得然後深居遠引不在東闕在南阡瓜疇半區頫步可到宅居鄰而田負郭家有乳雞豐脹以卒歲旦暮杖策逸兒童相邀嬉此仕不得志

而去與歟進而无所從者之所為也今君茁剛而氣渾一切無有是事則宜亦與天追念三遲之就荒退思卷烏之知還者異矣奈何終役役（終役役京本作終後後然）吹有北土以處也卽既而曰我知之矣且世固有鈍其始而終自利休于塞而道必至者使物而无蟠則孰且為信哉今茲　明天子在上賢士大夫自以謂無若此時為可以得志獨患不勉耳吾將見其逞得志偶雷奮蟄而躍技幽潢速且大正在畢日則是齊之鼓其殆有激而已雖君亦无能終留也故為之李其說使知君之所以寓名于蠁者如此

禾山龍溪亭記

而不足乎物者非形也殆有以處其形而已矣烏之木棲獸之陸馳螻蛄壞息蚯蚓穴處鼠穿墉蛾營培塿以至蛙畤蠢竅聚跂蚤啼魚鰍之江湖乎夫螢綴蔓而蜩附枝凡相与為類者何啻千萬要必無負吾形然後適于足亦龍之為物神而能變者也其適宅出而豁容其出離偶而綴獨其騰陵而上則奔霆駭電夾之以飛一息而超千仞其蜿蜒奮揚則瞬息可以与雲霧其散利以致養則不崇朝而雨天下然其小大脩短晉見飛躍獨未離乎形而不忍輕自露以取困則其心与他物亦何以异然則水之有淵固龍之所憑以處而休其無事者也且龍之在天地間非吾鰍鰌鯢鮒陰嶽祕怪挺天寸水苟旋其生區變形而戾跡影則討有以容其軀者徒窮北之天池而極南之溟海爾而挙今天下盡觴之淵穴深之實与夫泊然鍾水之渚號為龍之別處者往往而是何其多龍耶然窃嘗推原造物者之意殆非不欲尸然役以自騁頓以為无益然後必將使比鋪挾其變怪蓁布四出時泄膏沐以養物物豫而熟視其致力為故凡散而在人間者皆龍异時息肩之處則亦壯宦者之有府舍敬縊复可无疑也禾山井露寺之左有溪水自絕巘出貫寺垣走東南三里餘趨龍門兩崖閒東為飛湍遇別層急勢淙下泊、注亭環乎衍分學以去傳者以為昔嘗有龍居此而熙寧中長老楚昇惜其勝槩因新材洞石截衝波跨崖起亭構遂以龍溪名之蓋龍名其居而溪名其所以居者也先是客有以遊禾山來者方救是時外悟遺迴已恨力不足以支深入之疲而過兩齋又無懋悉

者之所往〻還有息意及杲師之爲此亭也甫摠絕險孤撐倚緣盤礴于飛簷曲檻之外而下臨清渊其明可以燭鬚髮故使臨之者始忘劇至之勞而發浮埃窮之趣徜徉注視孤覛眺駭眙于爲之眩轉而悲憂感慨至不旋踵釋去嗚呼杲師于此何不謂有力者乎雖然吾有說焉今夫倏爾自造默運于冥中而莫見其終窮者變化是已其爲龍也使變化无邊而不自已故以動則神則是龍者達所以寓變化者也處晦而不昏行明而无童非徒与物役〻（京本作役〻与物）守此形也則何水而不可居則是溪者達所以寓龍者也苟龍不能出潛以與利澤不能宅龍以標灵蹤洶雷爲態矯首爲耶吾固將以龍爲尺澤之鯢而溪爲杯酌之蹄涔也何尚亭之爲因杲師求吾文以識之爲之登焉而遂書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安成劉弇偉明

記下

吉州新修天慶觀三清殿記

道家謂天有大羅其上則玄都玉京山也山延袤九萬里七宝成就有城傳其敝而各一百有四十閒羅以宝林綠葉朱実城守芝英五色蓮徑度十丈撫然叢生无有彫謝有宮爲是瑪瑙臺爰上中下之上宮号三清元始天王所治中宮號上青太上道君所治下宮号太清太上老君所治三宮始雖若不屬已而神遵繚一宮如也然玉京天露多至于八十一萬而山嶽洞室邃相直者又八十一焉皆列真君之太奉終始如世人所謂九〻八十一者異時列真朝玉京日或三至或再至或三日一至經行億萬直轉瞬汲吸頃耳而卒下歆遵彼其宗仰丹（京本作可）到乃如是況據〻之下土乎然則殿其屋而不吾尚亦憯僂祈禱者之所自致也吉州天慶觀唐（京本下有孝子字）故紫極宮 國朝（一作家）剏号均慶祥符初書有自天隕者 真宗皇帝感焉因剏錫今額九年冬會天大風雷含大妄行而現

靡于七十年之相望而照他金碧綵寄諸一場其
為力工拙難易宜如何哉若希白自謂知任斯責
可無負矣予友歐陽君通叟与希白游且有旧為
於書走洪水求予文以識而未暇也乃希白比三
請益却益勤因為之叙其可附著者使鐫諸石且
以志吾里人終易以善起也希白能詩於琴尤工
其為人篤有信義者元祐七年七月朔日穎昌府
臨穎縣令充洪州〻學教授劉弇記

重修共樂亭記

朝散大夫狄公　菁陽之明年夏六月會天大風
益海之民以田疇居盧被患者甚衆而軍治之西
北隅共樂亭最高時更風尤劇往昔以壓倒陀
而縣有上官道崟材之枝于風者以千數公按籍
笑曰風作吾故亭又遺以援材其無乃有意為吾
新亭資乎于是訪亭之兼于上者因其隅而廣之
得屋七楹前附斜石為樓樂之埒指放材之任度
治者鑿小亭直其下曰巖實緒想容之堂三縈人
其後曰燕休皆不快厭旧而此然負阻因挾爽氣
以出香冥者前日之共樂也他日公謂弇曰吾亭
如是盍伴之將子以為者弇遂言曰今夫十盈之

之三清殿塢〻隨盡惟是香火不綴七十餘年于
茲矣一道正金希白鑄其徒曰吾人生長休明
褒怙食綽非衆真高依而孰使我有此庇且禍者
觀殿若像不幸埋于往歲一者下救之旗悄中
闕只椽寸瓦不置于霄扔雲猶為蔣墟殆非吾師
所謂元始居晨靈宮之意也吾知任斯責矣於
是募可與共事者得右姓吳信錢百萬以倡其餘
未幾應者走費恐後其為屋五楹高五十尺亘以
層墟曲折堊以丹黝飾以仙靈雲氣花潭并列
予責瑣之浮動而攔楯增惕患其散也且勿支則
一切攻之石為之殿剛建像十二其中君遷至然
益鼓煇赫觀者愁皆經始于元豊三年之季春垵
事于五年之仲夏而力不庸之用予合七百萬有
奇而樂輸者初不俟勸也其本末成就蓋如此先
是壘臺禪院少門利儀者以能乞會鄉里之嗜佛
人為异時福由利益因取其羨財別建轉輪大藏
度用錢二十萬劾者方走跳四旗而希白亦以構
殿閣諸豪閭人皆難之其後儀緣事遁去其而希
白所治字之蠡如幻化矣于是議者謂用盡力纔
〻于西緣合寮之時營七百萬錢敵君給芥畲宿

肆百指之閒慈祥愷順薰為沐和人倫之樂以此
而喻閨訟訴之擾奪之百金之產中家恃為鄰雞
犬相聞戶有無相通庶且富之樂以此而推埋劉
攻武斷之豪奪之食怡寢康不在子孫在其身壽
考之頤霜示而雪蝕尊生冬耳歸全之樂以此而
札瘥夭枉奪之非時之決不急之速隨以秋捶而
奪其覺力淫陰驕陽水旱間作蝗螣被南畝而奪
其豐年甚者奪之罪罟而筋骸不勝囹圄之慘奪
之貪吏而賦飽不勝劇牙之噬一切奪之者如此
于是有疾視其上之憤有戚嗟怨誹長逝而輕去
故家之忍彼長民者方任其責之不暇尚誰恃而
與為樂耶始公之來莆也歲惡不熟惟是劬分發
羅薄征緩斂為吾可紓者而謹醫藥簡程督所以
劬視之甚至已而笙不改飪負不易禍一時覩更
愚苦者窮獨喜卒相與即生之民及亭之成適在
邦人安綏和豫之後以散莆之士民良時般嬉與
夫四方之使客以事至者皆曰異時神物之奇秘
公凡盡取以遺茲土而其得之暇日之服臨以至
風流嘯詠行庖抽觴以御賓者公獨無幾何時爾
親昔人之摹无毫髮可恨者試徙倚而南望則前

有峭時立壺山如指世獨拔塵拂霄極嘴浮立而
挽赤松遠引之所以寄傲也振衣而東指則修有
渺瀰不測之滄海跳濤舂容直將与秉桴者游而
探虞淵窺白日廣心浩大者之所以吊世也若乃
巖菲島壟之四時風帆雲鳥之千里當暑而涼秋
擺入夜而霞斜蟾与夫擺竿漁艇涉棗瀨而度意
猜晨蒙暮管絃遠咽而收夕陽登高能賦者得之
泄泄焉感慨于文飛之毫楮而雖有駿日亦不能
窮也然則公之興莆人不既多矣乎雖微公寧也
因將有請矣敢再拜而次其說以俟公為治所至
大率故吉循良吏寬厚表表有君子長者風云

足齋記

周家志海內而州之刺古侯伯蓋今之郡太守而
其于諸侯當用臣禮執北面而事之者在郡太守
率謂之屬吏屬吏有州從事有録參自録參而下
曰諸曹而屬縣簿若尉其最卑者也太守始至府
坐黃堂上曹長率其屬手板束帶立揖下謁之庭
參若將盤辟進拜之為者吏從旁贊曰毋拜然後
趨而上不揖坐不敢坐不開言不敢輒發諾曰一
日有事則告之曰某事如是而可某事如是而不

可數辨其毋麾則又趋而退頫已于堦下人施，僅如平時等夷雖沉潦霑濡弗避也胥吏抱案牘上下相手接足迹弗摧也又歲時宴喜或饗它使客之以事至者率不及諸曹唯大張設夾兩翼使坐酒到手輒踽然猶取太守遠甚傍引卜視胥吏走卒雜厠其間而謂之外𨓜諸曹之卑乃如是况溥尉其尤卑者乎故使輕險之士爲之則佻倖嗜進之心生容悅之士爲之則媮悅嬺弛之弊時有不免而學者何容声走权势至于巷結椒而户摩肩拘者歛然常為戚戚可憐之態亦其勢然也方是時士有决能自擢而用某每貴者高世自衆人視之獨爲避空府而影表之懸波猶足以溉掛塵俗非足乎己者能之乎鄱弋黄君捷器為溥于靜海之一年也闢之西偏得廢宇葺而新之也日走書來告曰吾齋之前平曠虛豁環以野水而古披撇其西介立直其南夏則芙竹扉蔭秋則紅葉漸苞雲煙不免雁而蘋藻泳鯉鮒凡吾平日當逸趋而洵遐矚者略備頗所取怠不在是則因循之足齋聚古書其中暇則居之且以求吾志也子其謂吾記之余閲之也天地爲衆大最一則傾東南一則陷西北其不足蓋如此而萬物之中或角而不牙或甲而不翼以脛鳴者或屈于足蹶以陸馳者或困於波濤之泃湧唯人六體九竅具差可以无憾而六體九竅又有不足恃為者是以堯舜用其肢肩肩視全人而申屠嘉叔山无趾兀者王駘乎夫支離疏之徒独以材全為在乎其内而曹之之九尺猶非真湯文若君之仕則卑矣而所君又不過容膝之安宜其肅私營近嘗身涉求之如而反自以為足其有得于中者敦其始吾所謂用其每貴以高世者歟故余樂為之道且使知君之足在此而不在彼也君名鑄以文學第進士觀其名齋則賢可知矣元至正戊戌冬望日

澄碧軒記

浮屠性跳于其寺之東偏列屋以居而取其蓋之餘為軒命之曰澄碧蓋軒之成久矣乃始以其記屬予初吾州之東北望之鬱然若雉堞自平地而出者螺岡也其下有水瀦而為川溢浸乎瀛瀆徹數十折股引而去者螺浦也浦之西崖皆群山遶乎螺岡相直環矢上下悉列屏障一起一仆躍虎豹而蟠蛟螭于其山水之交槃虛疊鑄樓以楣埒

巋然出衆屋之外君披鑑臨物若擴斥候破隱匿之情君綱提領挈而樞制者則此軒也澄言水碧言山以其不出境〻之闤闠而坐致山水之美以寓意也于是遊者日至而軒之前恢詭譎觚怪奇備麗之觀无不畢足高桅勁楫破浪上下晨曦夕氣照耀發見昔出于咫尺之衽席晝蒼杳靄而攬絶乎雲烟之間由緣丹翠而相扶于巖崖之上者出于方寸之日眺幽芳遠籟微明疎薄滑捷飛躍決驟之變態乎夫挾奥氣而蹤浮光者皆其四時之榮謝旦暮之聚散而覽者亦不能窮也吾嘗謂天下之美苟可以擅而有者理足必窮托形于天地間唯山水兩物以時久嬗時閑且不遷易而有常則澄碧其天觀也不幸流潦時至漲堤齧防蛟龍狂醒疑秘怪陰作磨（京本作磨）崙洄伏砰擺撥撼乎奥破山發石之勢失迭而東下則孰爲水之澄耶高者積壓下者壅濯陰霾宿禋相乎薮吞于同嗚晻曖之中如瞀昏目如烟塵凝則孰爲山之碧耶聰師學佛者也使其神能閑而不述其精能一而不雜靜以鑑天地虚以府萬物則水之澄山之碧无豫吾事可也爲惟發于敵物之官以雜其外溺外不求之故以崇其内以至方寸之真有朝乎僞濁夕乎真喪則彼其山水且不能逃遁至之累師之守此名也尚安所托乎雖然此特語聰師者也若夫乘閑臨眺身遭寄而足暫投羅觴以御賓探籌以爭筭振濯滌之衣以灌清風捐交錯之履以夸跑放舒遊目寫遠意投衿縱脾高蹈而擻吟使夫鬱者忌酓滯者思蕩羈客忘感〻不得已之懷而騷人緣是川（字本作以）臨賦則斯之在山水間亦一助也庸可廢乎故爲之書熙寧丁巳七月三十日

安成劉弇云

獨遊猿山記

白猿五山距道州城東南十里而近卑不百丈則嶄然是起若踞若躍若前拱復若負若翔而起有待而不相蹤而五山者適人時〻能逃其名有以仙號其上者曰仙女山有以閣廬冪罩其傍者曰量山有以形貌且中搏者曰紋脊曰馬鞍而至臨以佛宇則別号寶塔山五山獨寶塔山秀絶可喜而好事者往〻取以爲遊客偈句銀當稷而居也元豊四年冬余按田山濱至則求觀所謂五山者入寺東廡得乳泉号幻公井幽光凌發若上噴狀若

飲者利其井爭至起拍自始時開山僧智幻故相謂幻公云方丈東阿有石徑十尺許長倍廣三之二而廣爭倍者半能一昔從山椒墮（京本作墜）而王拔号飛來石自堂折而少北貫以迷道躡之纔〻如經裏上縈道左閣曰棲雲庵曰海桐亭曰半山曰望江皆森爽磽路可憩以休而閣加于庵之處亭加于閣之峻者倍之尋丈卻轉得折坪使徒庭小覺酸胫度非三休下至絕頂用力蹐焉方是時朝日初上曈曨如躍金盆蒼蒼中洞視上下不隔殘灘佛螺妝眉附地剩出則南峙之福山也雖天夫雲吞嚙淮吳則東亭之三焉（京本作泉）也指睢蔥澤斛汐（京本作流）上下沮洳斥鹵之所滋夷與夫既望茂木白雲而下爲〻數垣屡丘棼邃而凄飄飄者皆得于轉移之頃于是倘然忽疑從樊籠中出而思古人所謂登太山而小天下者亦宜有是（京本作亦有）侍而非特寓也絕頂之北有石若把而中露嵌之令人善畏而得聲者其名曰定心石也山後有石如卷現者洞朝天巖去思亭皆剝下甩而醒名尤以名著石廣厚略等可坐十輩其上平衍陰名君之用友壺阜陶淵明所謂醉石者醒石之西有紫石巖取其石紫赤色相錯雜而紫爲多以進至者患栖名其上今亦頹可引纖斂膂焉轉二山楚昔罕至孤峭壁陰〻蒼數十仞疑造物者于此喜出新刻以驚世也軍山宜山茶花號多蕨薇女仙山最外峙有風通中頂窔蜒有白龍舒來者年七十餘狀龜息其中似得道者山有拇迹鞭痕皆著石或云始皇履是山且鞭以投海中塔之好怪乃加此說而僧有語余者曰今之山跡雖皆平陸然前五十年海近其深蓋於綠于尋莫能剌而自軍山左轉皆闊狹其纖與淺而漁且漕者之所出入山前後石蠹蝕石鏤金然皆有水所削殺而言有錢天祚者爲五代姚存叙舟特（一作時）題識也余聞而異焉且淮海方數千里自江都走海陵絕吳會其間以佳山川著稱无几矣至是而僅得五山焉則又皆盤薄吐吞于窮海僻遠之濱若遜而肥與思名而逃焉者獨何耶然五山當潮波捍一方如壘齒傳脣咽捷通風特以不沐而閭則蒸而雲世膏而以利生物其作鎮此土殆天意非可私智測也余也叔吏後一枝足而五山之美足得于人之所不到臨高而覺宇宙之博大指陸而駭溟海之

变化窮自比于醯雞别舞冕外之一天則亦不得而默矣故攬其勝賤作独遊狼山記云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安成刘弇偉明

序上

講春秋序

余謂公天下之好惡者莫大乎好惡之心不存焉好惡之心不存焉則喜不正為予怒不正為奪擿鍵張闔生則迎受于是權貶可寄而真好惡見矣春秋之為経非顧好惡者也非欲喜怒者也非於予奪而加焉者也使陶冶之俗不復多謝擗括而為孔子者得尺寸之柄以撫有一丘之民以治周張吾已試之政求當世明春秋亦無事于作矣彼推輪之魯史維與晋之乘楚之檮杌同為穿寒無謬之屬簡可也然屬既往治制之周如日而薄蝕彼將氣奄奄就盡而文武未殞是生厲王邵穀于里楷為戲圖始則貽禍於厲乱兵擾攘久乃無耀猶完周未衰而宗期起于是不復為王之爭矣一變而為葵丘之会政在諸侯可也再變而為溴梁之会政在大夫猶之可也卒變而為黄池之会則夷狄横中國紀綱掃地而盡尚曰可即且詩在於召以形怨誹攻缺夫夫詩然王澤竭焉已矣春秋

欲毋作僞于我然時各神聲教識中多自爲參卉
不俟甘石則孔子之于春秋雖因舊史時冊書
所書之重其倫制之茂密周全之要因襲明之詳
略付於之寬從蓋正一折于晚出于聖筆等其道
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經人倫者也其法
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所以治功罪者也故曰
春秋天子之事也寔言哉孰謂夏周之文從夏之
質與夫黜周而王魯之說爲足以知春秋子考之
于經其排推抑揚猶斧戮之與鈇鉞也一加焉則
萬世之榮辱懸於不可以遷移猶權衡之與繩墨
也一陳焉則是人之重輕曲直不可以情遁其法
度峻嚴猶秦之不決雪執而棄避新願之不可以
自然焉也其操約趨順猶天地之中有陽城焉作
甚之而至則趙之北秦也是故有爾之以謹其疑
者如夏五郭公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之類是也有
視世久近而爲之著如辭顯于隱桓微于定哀之
類是也有深討其本而加討者如天王狩于河陽
趙盾許世子止弑其君之類是也有微物而書者
若焉者如五石六鷁星隕如雨之類是也此其凡
也有字之者有名之者有氏之者氏以志其所自

出名以謹其所當按字則于是乎進之矣有日之者
有月之者有時之者其治是人也時爲從月次爲
日則于是乎樸之焉已處矣而又各不失或承以
尊王人薄乎云爾以治夷狄蕃首事甚熟而狄中
國人諸侯討大夫略微者則亦各所不書爲此其
例也君臣之義屢見之于隱桓之事然也父子之
恩絶見之于蒯聵出奔然也兄弟之愛屢見之于
鄭伯克段者然也夫婦之別屢見之于姜氏孫于
齊者然也書尹氏卒所以譏世卿之尸國爵書公
及邾儀父盟所以疾盟詛之始兆亂書公子翬如
齊逆女則親迎之廢有如此者矣書天王使凡伯
來聘則朝覲之廢有如此者矣書如齊納幣與四
卜郊不從乃免牲則喪紀祭祀之廢有如此者矣
此其志也由此觀之雖范甯所謂該二儀之化育
贊人道之幽變存得失以彰懲明成敗以著勸
誠極羣綱以律三五數昔風以肅雖塵著號然則
是書也而謂之春秋何也蓋天地之所以節悌百
物者莫在四時而春秋爲陰陽中非若夏爲陽而
有建巳之陰冬爲陰而有建子之陽敗之也聖人
也者做乎陰陽以信襃貶則其義周權平不正爲

陰陽者也及是乃穡焉刪穀梁邪将未定也褒
而有疑于貶〻而有疑于褒若不正為陰陽然敘
惡〻之後世尚易從而有諸乎此則魯人命春秋
之意而稚孔子亦尊之能易者也自孔子沒傳春
秋者中前有五而鄒氏夾氏既代絕不傳後世亦
莫知其為何学学則盖有漢興以來已患春秋為
難知矣敘雷須董生說向父子構並嗜好于臣〻
之傳從何擇左氏公穀其大致不出二書同至
于剖析條流採經理詞博矣而熊焯講軒尚撰數
有蹤跡可不惜哉余序既有啖助趙正用得失時
時窺覘解者傳如對家然自立学而後此兩人者
其最有功於春秋者乎何休曰公羊墨守左氏膏
肓穀梁廢疾是蔽其所習者也六頫論曰左氏善
于礼公羊善于識穀梁善于經是酌其源流者也
范寗曰左氏富而艷其失也誣公羊辯而裁其失
也俗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是既其文辭者也若
夫不蔽其所習不酌其源流不既其文辭則列鉄
以謂左氏以情自二傳〻法断情自則不禁法過
則不行者為得之矣彼三子者其枕馳為張弩之
合発于微云不同而始志于的亦中而已矣然不
可為不不中而罪勁弦也公羊長于數敘穀梁長
于決擇非左氏之本末考據群二子亦蹟矣学者
之于春秋患在求之大過拘之大甚耳求之大過
則精理浸拘之大甚則流〻于隋刻而不知変于
此有一言而書者道而已矣有而言而書者公與
然而已矣故曰聖人之言如江河諸儒沂泝沿妄入
昧譮聖人之心如日星諸儒併紛雲陰霧塞此亦
学者之大患也

講論語序

窮一理之微盡一性之妙其命有以重于丑然无
間之初其神有以合于寂然不動之際則宜若可
以忘言矣然而天下之言常出于不勝其多而言
者莫至于不勝其衆則将以憲道而使之有所載
道而使之有行故也是故無言而道隱未若有言
而道不隱有言而道不患未若言而無道而淆而
無所隱此所以應對答問相與乘世而設教者雖
孔子猶不廢而論語之書所為起也昔者孔子以
無名之神功無体之妙道屈于不見知其礼義信
足以小成德其智仁勇足以小成治其温良恭倹
讓足以小成俗其恭寬信敏惠足以小成物而屈

子不見用于衛靈公見其際可矣而與〻與共天位
也子季桓子見其行可矣而弗與共天職也子衛
孝公見其養矣而弗與食天祿也以至再逝于
魯削迹于衛絶糧而在陳微服而過宋則可謂辭
於人矣然未嘗不欲有為于世也是故出疆載質
而有至于皇〻古又毋固而有至于遑〻而席不
暇煖也轍不及環也委吏乘田賤也而不為屑去
者蓋曰有官守而已猶較薄正卑也而不為苟避
者蓋曰有官事而已其有為年不可得矣于是收
其所欲尚焉而未已者一切寓之以言則詳而為
六經者是矣論語者特其緒餘而已夫以學孔子
者其徒至于三千之盛而上自國君卿大夫下逮
閭巷一介之小民與其為時聞人而在所可許者
類皆有見于是書及考其所歸非資諸孔子者弗
道也方此之時操筆而隨其後者豈惟擬匯〻之
空言也前與其一嚬咲之微一俯仰之細而得之
也雖然若孔子者非學也故曰予非多學而識之
者道一以貫之而已矣故曰我非生而知之好古
敏以求之而已矣其成已有如此者其于君也求
之以不求之求而所至必聞其政其于神也禱之

以不禱之禱而訴祭又受其福於燕居則申〻于
鄉黨則恂〻于朝廷則侃〻于宗廟則便〻其行
己有如此者見所不見于魯祀所不祀於衛則有
似乎諂而非諂在佛肸之召諾陽虎之仕則有似
乎屈而非屈也于齊則接淅于魯則不脫冕以去
其在處有如此者皆聞斯行諸也而對之不必同
然而非實也皆崇德辨惑也而語之不必一然而
非兩也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于衛靈公問陳則辭
其學事君自欺也而犯之故于昭公知禮則諱其
過仁也者也以其有不大故所陳非一端勇也智
也以其有本末故所列非一言利命與仁則處之
以罕言怪力亂神則要之以不言其主說有如此
者論德要君宜其不智也而謂之智則智而已矣
管仲僭君宜其不仁也而謂之仁則仁而已矣德
行文學政事言語科雖不同而同謂之士則士而
已矣草創討論修飾潤色雖不偏而不害同謂之
命則命而已矣能其仁者君子也于子賤南宮适
則與之苟名祀宗可為成人也于冉求公綽卞
莊子臧武仲則略之以至叩脛而誅原壤鼓琴而
拒孺悲進顏子以不愚之愚黜子路以不禱之禱

其處人有如此者凡此皆有見于孔子者也夫吾人之在上者多矣而制法不若孔子之為詳吾人之在下者衆矣而制行不若孔子之為備宰我以為賢于堯舜而不為增叔孫以為不及子貢而不為損此孟子所謂集大成若稱然均法也而孔子所為備者不以一行為備此達巷黨人之所謂博學而無所成名也若夫子貢而下其去聖之遠矣學論語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類皆溺于傳注之累而不能自拔于污俗之中德行之名往往以孔子而疑者皆是也書雖非孔子所自為然其屬辭有思成之有序肆而通達而開其本末先後欲若出于一而片言隻簡無自而不與孔子合非深知先王之法言者孰能與于此學者要當熟讀而精思之不必考乎其人也

葉謹書唱和詩序

郡之有縣猶人之有四支一支或廢則身為之不完而令之于守乃其運動處也夫於天下之事材作排付之不得無事之人則令與守均為難矣至于治文書赴朝令以奉上諸令為己任而其間土毛之賦入生齒之登耗與夫抵欺擇合闘閱侵侮訖役豪奪之變已官所不得而無者非令則不治故令之視守宜若其尤難者也彼有擅百里之勢不幸為苛劇之所傾往則居力于不支矣褻衰皆於日生之偽者往往而是一旦按視四出方擇之以大吏已慮之絕墨則選懦者或以綠囊濡忍為寬仁明猾者或以深文巧詆為切直孰論以為廉本作質而躁進以為達察察以為斷而守樸以為愚妄曲迎令一逆諸意則居者枝撥代者摩數視其府如遠廬其民如旅人惟以不得亟去為病則雖復盡知令之為難吏也吉州之廬陵環四境多遊道拔右江西比他邑為最諸稱福庭葉君之來為令也用前政之學革而新之序仍來信當劉其鉅考閱政撥千萬之有十五而東西南北之有往歸也方是時朝廷更諸文書秀下為吏者類皆畢力彈慮但無以往上意而廬陵獨以無事稱既而政行化合吏畏民服庭無留獄而無阻野無迎檄而勉適于是君至此用三年矣以其將有代也乃為詩以遺其邑人與此廣且繼者而小子與實預覽觀焉夫吏不失其職則民之情偽與物之利病未易熟識如君之來為廬陵也未及下車而異有撓

古之陳根俗不日遠之叙習一作則民之情傳物之利病蓋有不待久其職而熟者矣何紀條目纖悉備具初若其勞而卒往之以逸則才之能否政之詳略蓋有不及盡其事而見者矣悉意其詩之辭宋本作孔當歷大要習多為辭說以任發露而顧乃謬君退託以年收事關政為一時之妄且幸而處宋本作序吾人之不幸也復說其意于牟以見其厚惻怛之誠皆平日之所固有非待去而後留也其將見去時里閭之間歌詠稱頌不忘于民之心感慕懇惻不忘于民之心想君之遺愛若淺不及見而求所以學故吾夸遠人者將有此詩在則皇小補哉故為之著其說以附篇末使來者尚有考也

悅禪師語錄序

元祐元年秋分寧就安山之兜率禪院以始時聞山主是更八代矣佛者之替不解欲得九代者之傳其傳也上其事聞府〻帥延閤熊公為下之廬山諸院聽所謂能之者于是大衆伯悅公以根聞上首應選焉師由是投牒拂歸宗開先諸寺比四十座人已恨其出世之晚而最後乃得此洪之宜唐令傳其十數人聽則庫于上藍禪院是日出師子香廬峰雲居如沃洿泉踊欲心瑞使飲海于究量而止是今者又相與語曰此其間如皆吾人得其生平所未嘗者也後二年侍者了詮取師自住院至寬平前後升座開答等語集為一編持詣予曰吾師示徒如是〻不可無紀也予幸為我序之予告之曰詮予汝來道果可以語言得即是真無寄汝師矣道果不可以語言得即汝師之說枕寄也今汝從而傳之亦一寄也予復妄序之又一寄也以吾寄〻汝寄以汝寄〻汝師寄不乃相與著見地自打與然佛祖以是脫衆凡汝師以是流佛祖其久矣吾尚何辭師得法於泐山西堂之文禪師文于黃龍南號為高足者元祐三年六月上澣日潁昌府臨潁縣令充洪州〻學教授刊余序

謝公紀贈四謝詩序

奉新尉謝君世充適而謂曰游廬陵刊余曰占數臨江之新淦於我為十世不異陶而崔鼓有餘年于來耕農之勤而詩書足以代其憂此吾先世相與傳其家而以有于孫之今日也大兄執其前維孫環其後宜堅見嵩色然其間課督惟恐不程而夜則燃膏長哦聲出金石有聞焉者曰將以為

未身贊此吾八十之曾王父所以還徐其（吾一作）家
而使不得忘且止也（京本作尽皆止）不一日有司懸衡程
數寸之管攝盈尺之依香拔蓮藉燈爲王官院則
伸律聯、羅拜堂下此吾一門四人所以同時而
第名元豐也當念爲太平民時、而業儒者還不
知其幾人矣然而手必盡見故脱或見放又未必
還如所志而自與其父兄俱合也以吾之所得反
而合乎人之所不得爾似亦天幸使然而日者二
三類人同吾父子昆弟之南歸將爲錄之以告其
卿閭也至賦詩以張其事自正字孔公而下往有
所授合數十篇譬之錦段珠排比於交叢誠恐日
月之不懷而諸公之意不且久居則徒可移之石
刻以奠其傳茲吾志也敢以序屬諸子余曰且人
之相與以有此生也上性萬一中性千百下性則
十八九矣闔闔隨寂乎弟大則款黠乎吉利小則
乞甑基鞠悰甚（京本作迓一作其）手足耳目之好非知術
儒者之能白門樹身也然則（京本作爲）陋矣有能指其
闕謬而使之療酬而析（京本作物）之醒（京本作醒）則非力焉
者之力乎謝氏兄顯祥（京本作祥吳）均清芳更十世而
若子若孫卒以儒顯三裴一拔林較不過五百而
親五百之在天下鄉鄉當四人焉何其盛哉吾見其
隣里族黨後有以儒起家者皆將指詩刻以相告
曰是誠諸謝功也然則其力（京本作爲）豈特療而使醒
酬而析（京本作物）之醒之謂耶筆墨真吾事也敢不闡
命以人若其三人則宜森修懋江夏全攸吉州司
法叅軍蔡康云元祐三年季春中澣日前輝開序

仁山隆慶禪院第十六代儼禪師語錄序

以五餘八本之性以本取金歸之法當而已不
復我貴則界誰爲與者耶分遊理陛不外不求横
復妄重焉貼持拒而不受則界誰爲得者耶與夫
與、得與得付之自當之有生則難道佐程名也何
有乎嬰嬰之言句哉是故瞬目揚指白一妙明寥
廓謂竹爲非正爲拈花破噱何有餘蘊舉棒柱口
坐獲孤證如是而足矣亦誰假於風政于私者棲
疏者乎亮構明難能道誠重矣正求之而物乎求
之而肆微求之而逐博求之而不輸則言者乃其
寓也道雖非言而言界無以寓道則諸佛以是道
落而有一大藏教儒祖以是遇機而爲一時問答
勢自不得不然耳其對破膠噣三尺高謝撥抛借
揮暢了了、之方也其可得於此古人之機緣語

要有至于重見複出而西悪悖以不派也廬陵仁山之際廣有大禪伯是曰剎倓竟白雄方爸有天隱不勤師皆係與重臺其所重通蔡禀、枕祥師承僕一時祥初宗僧所後其机鋒所接枕當方僕如剃房織机而南敬若蕃自興寧之乙卯得元祐之年未中間十有七年其該明心要示徒弟子方衆矣而傳之在人者初不多也予開從其徒求得之近是然倓之徒犹曰吾師非滯于言者其名高若我不得而知矣其求志乃有在于是者它日又皆病薪芽採不贵参雲收滌使盡去而後然則此而其多者再十方南少已問使剛法于黄龍之南禪師笑是時黄龍之衆數百有門黄龍者曰將安祝侈當歎曰在祖儀以我蕃家契如此若今東林之總晦堂之心罪漢之祐同小之文仁小前住之闡與師皆黄龍法子之嫡者而師之語最後見諸方云敢曰佛國澄之門豫章和祥道安之门崐崖陛羅什之門湖建寓惠遠之門虔象齒牟慧先之門孔翠羽毛言笑之門汶禮蘭惠師等數之視此推黄龍之門其年况矣序師之語而又因以及諸公者广使後世知嗣法于黄龍者皆不偶人也壶秋二十有二日序

章文叔詩序

吝有掇予以書曰子之此章氏有子端姤下自幼生其始弄恵思巧婦態殆不類人同人歎吾閨爲声不叙而圖以清彝宇明疑作見其形不驚而翻以輕其所以得缺董錦蓬蓬倧翼于定言與其寓于燕游者恭于想芳状一于以情得而人可以敢請是物之尤者也吾素暗嘗通之矣求以寓吾意若言而不可得于是寫之以詩播之以曲吾後有集且初而居山住若干百篇今其稡益联以大乾属後使隨者尚有無弟此是在于也于其為我序之辭不獲已遂為之說曰凡出于恭人之所能致而盤礴出後與予物争為怪変而紐若吾又急夫造物者不能無情於其間至其華泉界藻人也甘非苟然而已星精月蕊光彩本作似 人所甞見川游陸翔氣霄之所漾合與天浄勝鮮而種奴使若人皆知其不常有而独鮮者为根然曾不知辭物之數甚于萬而莫能終穷也則雖天地之人猶不能編其所自有而私为作其军某于耳目玩好之前者然後差可貴不亦終君身而無所康幾則斯已矣尚何能

患寡者之不可浮而求通于多者，隱者之不及
見而求達于顯（一作世）者耶。今夫虎豹鸞鶴之文章，
楩楠豫章杞梓樗栝之質幹，樹樹隱于懸崖峭壑，
出探窮絕之地，非與人接也。此其出而用于世也，
非大廈之楹與樞，則筵席之華襲、旌旗之文飾也。
珠之未剖而含蚌也，玉之未琢而藴石也，金之未
鎔而藏鑛也，陶埴之未化而壅壚，豐劍之未躍而
埋鋒，與夫余且之龜、海濱之搜卉物而泛以進也。
隱晦冥默如此者，猶雖未一旦遇空埃肥沉酒日
新之用，供物而不遺不捨之茂擢奇而矣可則其
困閉而困之者之力，暴而顯之者之勢，然後為攬
焉而得之者之快也。至于人也，何獨不然？其隱約
不枉，則其驕屋不退，其精美不孚，則散而見出其
表者，殆以卑過情之券，累集于枝際之蹊隨之，則其
于物也，特狗之而已矣。是何耶？則是阿之者不困，
暴之者不顯，然後攬焉而得之者不足以為快也。
若夫娛娛之子，李氏自不能閑菴之卑，而能使豪
宗仿家俯而覽焉，不敢以其不及賜而驕之，不敢
以其不足籍名焉侶而相與處者，非儒男子則齊
袞之裔而勢力之徒也，可不謂闡之者困乎？且啟
慧叔之雖有過乎人，然不資諸名以成其身，則足
以感蕩於于冥冥，而愛不行乎顯人；足以擅一郡
之甲叁，而美不馳乎四方。今也乃得察之詩以接
累人之耳目，吾于是見焉：汙而清，如美錦之翟連；
瀆剝奇而明，如繪畫之傳其量也，可不謂暴之者
顯乎？然觀察之詩，不浮已而猶徉放肆騁于法
表紙墨之外，若將指而歸諸人也，而又以其意之
遺餘力為之序，然則彼所謂攬焉而得之者之
樂，果誰付乎？是未可知也。娛娛字文華，今方盛年
云。直達子序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安成劉弇偉明

序下

送盛大夫仲孫歸朝序并詩

弇讀元祐九域志，自國初訖元豐末天下生齒，以戶計者得一千八百萬有奇，而潭獨占其萬之息者，潭戶客至三十五萬。言雖微，爲不治，然枕居潭十九已上，因此故言當爲西(一作卑)南劇，而接嶺北境，全水東西，控臨川長沙，環地幾二千里，其間皋渠壤事水耨陸墾之民，急角其力，限尔疆此界如一抔土，常寡逸(一作幅)，今居者非得不得牛以易野，則往往負法漾排爲逃詰，由關潤湖明閭等至聚落相枕，如帶不絕，縣官乎日所(主本作似)摩府紬繹蔽川，聊魚貫而下，受輸於都，租已慮五十萬斛，以至僚屬開閉，明至戮春而声陶陶，正畫爭奔趨南北，官之吏來治，得李于迷通而還，寔其情情，如此宇時射利之豪，右(主本作民)而升之，輕薄無大傳後欲客過從關隔，相與結仇報怨，闖失意在兩相抽向，亦三決格鬭械凜而已，武斷窃發之好時時相仍，狩獄爲之充斥，他訴訟略復稱是，以故朝廷必得材太守，然後選用循擇付之，三大往年號盛選，士大夫甚者皆相謂言雖治求能，若十常八九。魯不知一切煩要實戶口使然，盛侯之來爲此也，盡得其風俗小川之情狀本末，則盡曰是不難治者，條目鮮信，境之若有罪我明都，以待之，于是民吏奇訟欺舞文使發以喝攫，皆奪氣論屈，點吏得然縣爭細使歸揖掛寄者，後將知之，行之未幾，民罪趨使一年，而稱字忠厚之恩，使斯春而愁祥望第之俗，就維時春陽風獻物幽，謀成還朝，行邑遮勒，邦人知將父母吾侯而不克久也，奈因其像而祠之，既又相與偕其吏，以爲侯嘗更海卑衡三州，不忘其民，且言將使之也。款思小人則曰棘苦蝕所有，曾屬在君子，則曰志就而文(主本作亦)抗李吏恩，何文豐而義未逞(主本作進)，其贈言何，我則有詩在于是，合中外爲聲大士而文者，得若干篇，謂弇序侯之知爲最舊，而言其尊揖也，盛以序見屬，辭三行，序成，以別附使者之後，至四年二月上(主本作……)

弇序

又於相當斯騰斗動行色，二月江南春曾波回曉，碧西船積夜旌迎春氣鳥聚，二年東道至一日北

歸客利器盤錯空生祠蒲酒漁鋪說侖時軟創餘
林英析也雲如有情法志依君居萬疏岐路甚大
河風雨隔天涯彭蠡寬月夢夷門直懸想動蒼旗
吾君府方側

送杜然中序 并詩

吾友杜然中侍其親以來吾州踰三周星然後歸
瑯邪而吾適得第録京師遲于此將行也別不足
適也顧情義如何耳今夫閭巷無恩之人相與別
也滿引劇飲執盛唱相號嗟不忍上道至啼泣
已嗟終日為留連計若將一二可據之為者試問
之君曰是豈明哉以偽者也是豈感宋本作感我而不
吾懽者也是豈居相為宋本作與徵逐而出相為營乎
者也比其取適末餘幾何而旋已殊忌甚則侵不
肖德矣是何即分義誠不足故也往者廣郡之來
臨吾州士多貴不肖舉以一札當之湛如清泚之
睇大府萬象畢接而渾然斯在吾于是時皆出門
下如與然中游然中不以勢不均札不充而疏以
友處我非徒無壓乎待迎之末末一作為與夫門營
之小謹而至誠篤好好心無有加焉中間吾嘗頗
外出偶矣仰而斯踊投足斯隨聰明北于日侵之

憂患而棄適猶出見孔其後推其平日之所有剛
錚偕甚尚廉郭公時出備數以諉以援以至今日
之成就蓋然中頗有力焉其分義誠有易此者今
君方將指歸期于數千里之瑯邪而吾雖留此土
以貴守尚忍為閭巷無恩之人處處不得已之態也
即因特以其歸類為瑯邪處也且瑯邪從古以來
號為善地皆東海蒼青徐南連淮陽北控淄川萬
家邑屋相望僅數千家年歲環其西兼杜臨其東
其山川之勝則有浮來牂津專侯之觀嵬作鎮之
沂山其救家遺俗則因于郭城于向柜以南至之
琅陵管仲既因之坐專東大蘭陵子游荀卿之所
往來下至書海椽蔘神林見懷則丘明子野二珠
王肅魯公之丘墓在焉魚鹽商販之所出入故其
地多聲生賢之居甚盛故其俗札義君子是行也
順流千里之瀟瀨運所宿而下拒歎默識若貫烏
度方而坐有半程之渡視日臨且側望琅邪故鄉
如在目睫思平日適逢游行遊嬉之樂不在南閣
在北陌可指數而重非君騎人遠客儀儀于別易
含離而心機以札以重一時之去思則君固未易
以輕感擊動而吾宋本有惜別之多枕無以為也

惟其潞風帆烟雲草樹故都荒蹊古蹟出沒南
下於雲帆有靄之間眺野水之浮白指潁陽之碩
而徜然想像洙泗往教未泯之遺音與夫濟沉之
遺迹躊躇顧轉念今古同此會者而退思吾二人
廬陵一旹之今合况若喜澤則可速時尚然中
某一為我寄聲在徒為吾善也于其送以序也又
從而詩之年月日序
行山嶷嶷鬱嵂秀盤薄陂陀大一派林津下注淮
濟兗王學業社稷仰於君子此乎指崇厲鶴雪未
下飾鐵翠蛟龍吹雕鼓鼉瓷雲源天幕四垂哉
山健恍惚枕覺君於此乎孫心馳傳聞有孫德孔
時食則豐潔考居則海濱而何者乎不腆專務安
得從君子同派乎洙泗之源

送田曾二許序

昭寧八年秋田曾許公自南東來侍吾州田曜作戊
由今或作至田曰字
而生言吾田為是
子季明遠三人皆以其子侍
行而其明年春余乃韙書以見田曾公且言曰碩
余懿甚矣行年甫三十学久而時愈懷如行日晝
塤而不還身出奮而輒躓如一吠過斂而不足閒
也闡下若收而歸之則余請見雖然後于衆人乎
日之碩隆康發猶又偕也于是田曾公果以為可
與語則又固其亡日求見所謂居由而景從乃因
李由得與子季明遠游焉三人者以吾游其伯仲
甚數而不悶也相感召以其志義交相結以其久
要而不忘不俟而言相和以聲不謀而動相美以
行仰相酬倚相酢雖吾以身往而不相得焉果在
是也故於欣喜甚今當田曾公謀歲東歸由季子
季明遠將不得一日忽去其側合欲去其側且
不可得而旋復以其子侍行則于是三人者相與
更于吾言以送且日他日之邂逅皆未可知即不
得一語我者此行也然則尚可無說乎吾嘗聞田
曾公補外餘二十年廉儉忠清樂乎仁以為己任
而愛民於物所至孳孳其若拂彼其過物者之類
施某一不偶然至而要又有往焉者則非在其身
則在其子孫也吾試以夫三人者上之跡明條達
事不可其志而不先物以規所不能至與人交遜
于達而遠求備也吾見於居由者如此仍而不肆
謹而不流猶儒者之于彈畫衡從曲折詳遍雅矣
吾將去出于規矩而後已吾見於子季者如此秀
眉而睟目明外而深中豈方尚少而若將與老成

者執物情而諧世態也若將與中道而善自擇者
行而進也若持與剛明而敏銳輕利而健捷者欲
歧迴徊起雖痹羸疾徐而事上下先後也吾見于
明遠者如此吾今于三君往前之别已知不能須
臾留而身外之事又知未易偭銖較然及其去而
贈以言也丁寧反覆類皆有美而無成則非不得
已而和（一作加）之也直欲其古彌戚戚猶勿感於物
則畏彌深忌彌淳則勉强至其風培壅之資自倍
于今日未效之前而捐其高大之實默契于異時
明驗之後雖當知吾言爲不妄于其中間時有脫
言窮而詭若出焉則庶幾使天下不獨知吾曾
之有子而又知由吾子至明遠之有伯仲也三君
其亦有志于斯乎

送高與可還儀真序

儀真高君與可尉其成之二年予自京師還始以
桑梓之礼見謁又與可攜予于康下伴怡予閣
視而趨若蛇蜥於中則諄諄若將援予使進而未
能已也置予于庠闔閭背抑至言蔚商（作用材）而說
試實若將引予以中道而使不得踰且止也夫安
必吾所從出而與可則治我者也以所從出則闕
慕在高者皆肆于民之籍故富主之礼宜請所不
行以治我則升有等降有差俯仰有隆殺之殊蹔
效有後進之闕故富主之情宜有所不逼至于屈
且所以信損其所其益相與傾如故之益于斯須
之間挾人前而又推之則枕何以得此于與可哉
與可德望人也從吾邑雖甚勤懷未嘗有懷懷之
意其所作爲無罔昧輕脫之嫌而得以清康平之
實將代且去以爲肆而通矣鄉復（京本作如懼）以
羅佐閭人皆以爲惜而吾往謂當謝之素秩四
時之運雖一息不留而彼有攬日前三示快而不
知留中爲日植之變一不得去遂謂造物者之不
予畀其不知命乃如是今與可之去氣不怫鬱而
鄉色不慍悴不矜翻然一舟如遊鳥獲免患下而
不可窮日有葭蒼蒹葭魚鳧屬水產之饒而又
覽鯨鯢之出沒而窮其變化睥睨淵之奇放而富
其感懷鶴有酒軸有詩則吾固知與可中有以自
得者在於此也然方今　仁聖在上用人如不及
推十長序某在所必錄以與可之智識器持何
能久也以處也勉笑他日華衣高軒擁要杖任一
方之寄則其勢當竭倍今日之有一（一本此下有罷十字）安成言

行如歸之事遊一作速事如昔机上所援拔惟恐後時
則其過當若信今日之難乎一本之下有安所字是在與可
也予於斯時蓋一以故人禮見與丁子睽離曠隔
之中說吾言之驗一以爲喜一以爲賀則不識與
可尚能追念安成時乎

送薛令祗肅序

前年蒙予試御有司八邑之士令者以千數時
天久不雨黃塵漲空京本作天衢道中氣如蒸行者止
憊若屏氣以息而予適卧病西城闕門閉户外足
京本作之迹所如往至終日不絶設訂禁護若無處與
若多先後其者乎車摩轂而馬銜尾也猶以謂
方是時欲不撣煩促裝大淮鳥奔走計足以趨杖
勢京本作汴沒揭廬声豪析聚闕視息於白侯者之所
爲也且人相與奔競京本作雅懷角逐如此而獨匡士
對一本作酬度寄吾日則尚誰有京本作青念我者既而客有
謹門道績甫之賢則因曰是當謂我知道者以子
爲青年以易筬徒慨他日未嘗見也京本作是當謂我以子爲
知冊康凡矣惜乎未及見也予病之日夫腹鬱不交乎其庭户
晉筑敎未始接于盼睞郤徐之頃于其後而始也
初名車馬過逐之勞而坐使人稱譽已乎有是事

而既後一作下數日余京本作假以報罷一作不偶罷闕京本作客
後有見過者則又以謂甫嘗懷子之不幸而見
於有司矣欲子之顯且不踰京本作且顯時及之也
予于是黯然而思曰嗟乎古之人固有違墻不相
謁詩而容縴一本有相二字闕違京本作不引致者彼其于己惟
先所待而後及故取信于人也易今以孫王數年
之疑人前雖而後斬二本云前則人後則人所斬時已逝而
谷不可復得則謂其瞻晤所謂久無不逐京本作谷而
謹甫乃萬於見取如是獨何可有望于陸宮惟悖
之中尚留滯而不見也明年春令祓已邑道出廬
陵因吾見所謂謹甫者其則色愉然而和氣休然
以一作而年收以一而借之二略其短而不遺其長
果謹甫也于是時乃爲則謹甫之積久引日益加甚
一本作謹甫之素豪稱焉矣大以謹甫之賢在士大夫間當未
多京本作見其比其所許何異亦不至于妄借使康人
庸夫得其一言尚當刮垢滌污參剝蓋而悅衆凡
京本作遠人況某某之有不止乎此者他日某一有望乎
人者與謹甫居並其本時所知識無其恐與一作恐
進焉而在所慎借者雖去之滋久京本作彌遠而彌之
彌遠一作久吾固知謹甫能追吾言耶京本作其萬一以

寒門者之責已而與吾身方遠貴賤相為傳令而
吾美毫賢明天下言知人者當自葉公始而余其
受知者也可無勉焉謹爵之材錄政事士多能言
之（京本有此不稱述四字）於其去也始誦吾所以得于謹爵
者為（京本作以）送熙寧丁巳三月日序

送闍禪師還鍾陵序

鍾陵去廬陵初不甚遠而境之四環往往多佳山
水神祠老宮樓真之跡與夫隱遁者之宇遺（一作蹊）
僧相望不知其幾何而佛氏之宇號為特衆吾嘗
意其間當有異人者伎迹而寄焉以與雲物怪變
環合出沒覽雲煙之卷舒而窮日月之朝夕也既
則聞黃龍有南禪師者得佛氏最上乘而其徒相
與處者至于數百欲聞傳者雖往見而不幸
輒以事廢後五年予還自京師至則禪師滅度蓋
前此矣于是衆復語予曰禪師之法固亦有在獨
得其要且妙以有此土而譽布凡若干今則為卿
禪之撫而畢崇之闍也未幾令吾州仁山廉久不
治衆果有以畢崇各闍于官（京本作于州）者予於獨喜
且幸以謂是蓋欲從其游而未之得者也及師來（京本
作以）之來吾因過焉徘徊與之處若將忘動靜于其
身而中有所慕悅蓉與之語若將忘言默于其口
而不能默然以去及其久也不知歲月之多往來
之數動靜之為處而言默之為語也方日以為有
助而師舍（京本作去）予而行矣夫以大江之西環數千
里之間學佛者何啻百千輩而吾所慕而樂與之
遊者僅得三人焉一人者未及見而逝一人若思
欲見而未之得于師則見之矣蓋幾又舍予而行
獨何耶吾聞將聞乎所也夫無方之不可依無衆
之不可聚猶無諸之不可付而無道之不可傳也
彼將以不動常住止物之親而舍于一無餘涅槃
欲物之散而異于往則尚何能一去一來一彼一
此哉然則師之還鍾陵也謂無感閭閣之樓樓思
欲放情于峰（京本作嶺）崇之顛清冷之淵者然亦將以
得乎日隱之樓遁以久為變於轉蓬者然其亦
吾老于此方之人視而忘之若蛇脫之秋蟬涼解
之春冰者然（此下京本有徐也從不能用其以自觀要吾師之不有謂也一十八字）師
曰是往（京本作從）不然予猶不能至人乎初則直前其
復如機而之（一作）不可挽止則直寫其合如石而（一作）
之不可持也則亦見而尸居以為處息則淵默而
雷聲以為語聲諸月當無水而不可留（京本作流）亦往

之而已，則而何一去一來一從一此哉。吾應之曰。然則師其行矣，為我寄聲憶公，裹時猶及以此言告也。（不予）

送道士習順偕序

予還京師之二年，客有以道士習順偕來相名聞（于）吾州者，言（宋本作四）順偕能道（宋本作言）人禍福情偽（宋本作土）于己所未兆，而并與其自相為先後者，若僂指數一二而聲捷之若鳴鐘也。予初未之信，及往來供指闈閱，順偕名益熟，因私自念方窮蹤迹惟之餘，而謀所以成吾身者，動輒齟齬，又其胃日甚，怪廣理疑靜而互管（宋本作令）操縱，吾有（宋本作以為）通人者，疑貴人不然，安得所謂順偕者一言而前決吾所往，吾意以壯吾決也。未幾，今吾州庠試學者於網人中，有冗且禍民罷閑輩貌甚軒驁（宋本作其自得）而吾每顧眄晲者，問其名則順偕也。于是試往，因為順偕道言曰：凡子之相如道驗而吾相說若吾之記（宋本作以清）與許貿書大略同，而亦所往量顧以為出于巫咸所以韻見壺子而不可者遠甚。吾擇是術走千里之江南來見其（宋本有與字）作，而難貴人與中窮鼐（宋本作丁）戶吾所以俟之，若出于一人。然吾性則悵然（宋本作不）遂（宋本作非）言人之生死禍福成敗得失之迹，不能於實則往往中否，之以一言欲有憤吾作其疑而（宋本作針）闇也。至物變當前寫訊，哭悔以去，然吾知覺嘗居也。故行年五十，覽人不知其幾何，而吾未始經（一作）于心。又曰：吾觀其人可以得其富貴，則使以其富貴處之，其得直若干，不以誑說（一作說之）而所取加多焉；視其人可以得其貧賤，則亦往以其貧賤處之，其得直若干，不以不當其是（宋本作得之）而所取加鮮焉。若是人也，富貴貧賤不中吾閱，而利害在焉，則吾亦略不以介意，故其規求初若不甚彩而平，亦有往既擇於以古行，後定矣。亦聞其語，始而驚，中而得（宋本無其說求合二十二字）其所以為人，未暇以相謂，而因書之曰：凡汝所以自處則良矣，至於於人之疑以信己之直，得輒復察（宋本作托）言，而所取無為不豐約之謹，則似非所以處人也。於人之疑，則忌者之情日益；加信己之直，則賀焉者難為容。得財輒復應（宋本作托）言，則自後之因有時而至；所取為不豐約之谷，則薄乎不擇。以雅為容之，雖行必加之情耗，不擇之僨，則自後之因，汝之患乎此在矣。其從順偕游，或離或合

平生嘗時收順俗書予求劉而東（京本有歸字）也不相
聞最久今年秋予以事（京本作適）適京又則順俗遠在
高國語予而言之曰吾惟未嘗用予言為戒是以
率及于患害歲不事以詩酒飲酬相者之怨而援
吾手法網之中彼執政者不究其罪辜誰何而例
使與謫已者殘其膚而君輒夷為齊民固即其浸
於汙辱而不能自直也以其事世（京本作同）乎大吏（京本
作司）臣凡歷月逾時三更大獄而吾之不幸而及焉
者祖（京本作赦）明今蕃冤之名雖借復而唯是冠禍之
餘類皆寧奠決裂凡朝夕施之（京本作出入）乎貴人大
姓之門者略無完才以至有未庠而僅僅不軋而
保今將用是予有力者而相與固其府也念無以
自釋予其為我者之余嘗謂言天下之禍福者要
之自報應始而報應之說無甚乎佛老人之說其
教而歸之也亦以佛老者其能禍福我故奉其徒
者斂錢（京本作抑命）人之子而徼（京本作要）其父之謝己也
廣宮大園美衣甘食金碧雕鏤刻飾藻繪之觀尚
可一喝而酒則其丁窟無遺遁者今順俗既以老
子名其家而所求又不過乎冤禍苟（一作苟免）扶其師
禍福報應之說以懼有力者之聽則其子匿之奉
月之貴者將可徒手而搏之況素以其術爾動聞
巷間哉則亦不待吾言而後使人信（一作余）也然余
哀斯人自傷始時不能以吾言為戒以至陷離機
穽及其過而請余也其辭懼然若將有所自悔（一作
訴者則余尚忍無說乎故為之付其始平作送適
士習順俗序熙寧丁巳九月三日安成劉傳明序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終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時議

安成劉弇偉明

舉逸民

於明隱伏若處必得是前微者之說性也等之以達遠則疏矣暇近者遠之所從後是小智者之私異也棄之以公心則不矣十之人於賢者有一言之必以求乎云爾而未始置疑於下識小智則非以夫幽必諳達必崇然後雖乃可用近乃可得故形勢舉逸民之意也豈將首逃藏於深淵如是々之之逸未易得也潔白不汙如砥下之動不捷來也夜而求尚狗也小乃求處說也朝而求苟集也未失以此而非不得已也假將臣之必先審之彼有錯焉以曰獻焉則何古而無逸民哉則亦無時而不舉矣所嘗謂潛德之士如王嘉之槩陶三嘗三下惠無適而不有恨惟恥與與俗子伍自恃激然日釋京執轉徒鑿羅之代章以往乾嘗接鄉郡又封而在上者或不得而知之知之或不得而加賞跳以高逸獨往皆挽潤洗耳徒也亦猶古人藏畔埋名自謂陸沉則草莽在之閒之野數奚之嘗也知然人君之求之也不出乎家而直取之官不豈非知　而先諸求拔之所不逸嘩此於熟之後深何從方馳之於野則亦近之者說在所急故也時在市井之所詳則三任之皆聘為處於人非倚徽之採集則惟公之所甚為往歸必有識文人之賢然後可載而與之俱必有所附之高則然後可以起而與之共事彼漢之君嘗知之矣至其久也舉辛貢焉武帝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之父往而貢息更貴不免有方朔之嘗光武寿禮於故舊之嚴光春逆然至未見有助也而其英陽尋之一徙徼其顏從至三閱歲者之所而不少屈李固朱穆以諸處士純盜虛名良亦有由也之於夏人則治文若焉士之既定而了既官非士或詞則分之致之之比也拘物而拘也非南然選則訴苟得之類也李翱隱少室韓愈語以崇儒惠而終南為小區之齊絕之域至號仕途捷徑逸民之尊可一至於此彼孔子所謂天下之民歸心焉者其若是乎　周家祖　社宗之求士之盛長秘而蘇黃一召伯鶴而筆處承以逸民自任者時有人焉如楊朴种放輩或召而不至或至不肯不留故大小　祥符之前

曰領一尺之詔方條於東庭馳馹馬之車未聞於
戒選其才之得人乃如是　聖上側席異人惟恐弗
及譬猶剖璞穿崖燒石埋沙披霧發彼幽滯
不取文木之殫殘運擢青黃之新飾但恐至有遺
英孫處士而起類隆者未能問藏旋見躡文不學
疇須而爾待儇之別奏士於期時俞然至墓昔於
遠塗之赴陸揮一何盛哉近今歷設今至亦有
嗣其後者宜選無其人邪其提警大下肆不無疑
倦之君乎恭業之急益時有晚與之際偶則見嘉
里之誨隅乎直求之未足且與賢者耻於自進則

惟恐人知而未嘗從人而求知終於必得明惟恐
利合而未嘗赴時而合利東海之濱有賢人焉吾
得而知之然後舉北海之濱有賢人焉吾得而知
之然後舉明是知之無審而舉無隨之也既已學
之則賢否不待較而明矣方彼胥援征比角之以
無益之空文明術科舉老也彼未游東數者能行
望望而驚乎前日之教道是已為今之設也莫若
以每歲之終縣舉三人而舉諸州舉之帝而舉諸
監司監司於是乎舉而升諸朝　朞二三執政大臣
相與誅選而稽察之信乎其不靈於實也然後即

其他倘傳道行亦若古人之所謂功賞之為者乎
一道乎一人焉雖自薦可也乎數人而累一道雖
遠薦之亦可也及其用也然抗視是人遠事之材
否而加罪者之懲則焉則奇傳拔出之士庶有出
而應上之求矣吝之訊其之借令搖之竹箭緣章
之金鐵陳列之器倂於堂廷之天梓列井之流派與
夫丹砂赤箭或生蠻蜒或產絕域初非近人也惟
其人近之是以中國之一物之微而富家之室產
取盈焉又況乎遠民者乎爾上之人所求如何耳

井田肉刑

莫為之生則莫為之養莫為之教則莫為之治養
之者仁德也井田在焉治之者義德也肉刑在焉
蓋人之所必爭起于度量分界之或無則不根浮
寄之民時出而乘焉強者陵弱盜者而亂以啓貪
者藏而投隙而窺以巧人君禁暴之術至乃下移
于兇兇之黠者而畏字佞寧方後專大利併封君
白晝大都之中掉尺行竊乎於推理攻剽殘人支
體而恬不以為怪然後知井田肉刑之有賴乎世
為不少矣彼楊雄其知務者之言乎故曰井田之
田也肉刑之刑刑也惟民之初林焉而生群然

而華以肇足之一身多不勝更剕之日用則猶忌
愆之口腹支体至有罪者不能逃于完且遠者累
各家之為之制井田使之相生養長而不能生且
眷者非所忘也為之制肉刑使之各守常分而不
等當者非所恤也曾謂先王之為之也出于秘智
弃亦隨時之宜契乎理之不得不然者而已尹蓋
自上古已來迄于晚周千餘歲多被兵弃未聞有
任然起而廢之者則是終不可廢也已矣終井田
何罪於所陌一開而任從儒橫通占射以派賊則
暴秦之罪也然肉刑何辜於不忍一女子之私愛

而委先王之八義伏之能人之章甫則孝文之過
也古者井九百畝八家私之而百畝以為公田公
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故能修身于樂愛而不
足非天下之公患也至秦則須者之地者主雖曾
敢死之不暇則闾起而為盜賊冒者連阡陌跨州
里厚自封殖而爭衡侯伯則僭擬秦王不勝
其弊一切出苟爾隨其後而駆之則井田之廢于
秦果何損於救策之設也始者三伯已而二百又
乃一百然犹死者猶式則肉刑之廢于孝文果何
損耶然井刑之制其詳雖見于周官冬官有未易一

二氣而行之者矣何則自堯舜至周其間人更數
聖時歷千載規為經畫初非一人之力積累締完
然後乃克大備而又不能違御之法無從窮焉
則謂為一旦可復者妄也昔唐太宗有欲復肉刑
斯矣已而始寘則非其事者也漢高 于秦之苛
先王緒制度必有待乎一代之百有者而出于深裕
近下至於亂民而留難至今日當為商賈階也
閭家前日嘗行方田之法矣而議者尚以未備為
慮且前代有欲九漢方田閭然嘆息以為治天
下先憂哉不能此耳豈救記也豈有能舉天下之

田而方之因制其什錢附井限田之義絕焉則彼
井田之遺刑制之作 括刺竊斷手足肉刑尚還於
比窮門焉以謂凡民百歲九笑出上從官人缺一
不可則雖且不愛其自彼有用刑之人一旦殘人
說明之天性則賠亦甚矣從今之刑則從未疎讀
互日與夫謂設笞者不逆楳笞而止耳夫鞭撻之
恔有盡而支体之殘無已則是息於當無已而不
甚于紀有盡也顧以為大不倫矣彼自無說以於
當世之禁者何賴焉嘗思之則爾也此一不至則
慎之有望之之色猶責於人者乎必有道以田之僧

竒無後漢則郭謂豫人未信而乃以類扶代相形
叙備之述也且荀和魏武叙如孔融謝如袁宏尚
專制乎此而莫之央則宜後世之圖牒益繁遂下
休明百瀆共舉並此而尚講談者故序亞而偷之
迫亦闕焉惟明有司心存先王之道慮雖老成較
以替可以舉以後詰上焉者甚
午今
國家內起幾向外藩四海以烟火萬里之計而開
然無例比也要則不可謂無其地矣覺之覆華變
之興閒與隆洛乎百年條則五審澤而生蕃之隸
籍日在以昭則不可謂無其民也地如此其覆民
如此其實績欲擎而弁之括合府今尚焉重將益
空上遠於百里空下達於千里人君直日之所聞
見刻不出乎一室久上下而經達之隔已缺于乎
百里久達則物之所利病民之所疾苦莫有不得
而備知矣舉一郡之大而任之守守者誰乎而心
是以量千里之責然後守而委焉舉一縣之廣而
任之令令者誰乎而必責以百里之寄然後民
託焉夫万國之所委民社之所託者如此則孰
且焉失任之人乎故天下者治不得已在易謁長

之邦謂之治而孔子之門人偏以雍也為可使南
面若曰雖仁者佳足以臨人故也夫臨人以仁則
是不仁者終以賊民而已矣達事功黜謀慮起刑
刑之嘗取其不善疾者舉之如攝引其古之人所
謂健吏者乎以其自變其民擬于從其民變其身
如父母不至成也則何提而已其古之人所謂良
吏者乎得良吏者安得健吏者治安且從國有天
下者之所急則從所謂守令焉取而不重乎三
代而上其迹不可見矣由漢迄唐有足稱者焉古
其盛時君子長者之風依然有於上而故宋遺條
之美藉然充乎下正鼓戎誠千里遇雜異和氣祥
動植而瑞應以之勃收晚曜於桑梓而壽考以之
得諧鄉乎化韶之迹而未聞之童子無有仁焉歟
役於無人之境而猶循之才業矣有董焉猶以為
末也至燮為相則量霸之治朝川也故亦子於
黃池之中而孝宣勃焉之不暇則養生之寧謝海
也故筆不設辯辯文經綱德秀之化管小也訓之
不區也歟姑以紀之則書卅三卷頌守令有明章九且
其於民利物貴淳謹而簡苛碎者獨盡之天惟照
我上寔使之而已是故分州欽則選諸郡表以次

用之則宰宜之責成功也郡守入爲三公而官州
宰百里則趙宗之意圖治也衆姓氏之不一特諸
自臨之經陽則太宗之重慶寧少也三省侍郎缺
擇曾任判史者即官缺擇當任縣令者則明皇之
所謂循也此其民所謂安四里浮游寧歲乃孝之
二人外京兆三王比則翰川四長之級也雖然
皇特漢唐之君爲然哉是以　祖宗比指闕擇之
惟以二歲歷六六考猶缺出其後至紐之以疑用
皆之以崇擢其賢否三雜揉也或取佐任五人者
而升其秩悲其功罪之相換也給歷紙於道行之
日而徒之歎爲心與文況而德音讓天論使劍夕
致覽有如大中祥符之士十叙字是徐前手鳴呼其愛
民而重守令之意亦可謂至矣　主上紹緒天之
望請久矣夫其能撫天下而措諸磐泰之安也能
日議臣急守令之未盡得人而澤弗下論也至爲
之說曰輕與人官而重與人職前誠確論也令其
說且在前一二舉而行之澤生民福天下殆將見
於斯乎故愚如敢以獻

武功對

漢高帝從孤劍定豐沛韓戰數百以至推項藉有
天下諸將力也嘗觀夏侯嬰灌之屬被棘於判當作
沐霜露用力爲多而爵之酬也方在一二計城而
十百累級也平陽舞陽諸將功居最者縣中涓
列大夫積數年僅得徹侯曾不如然歸輩計日而
主指士而食也由是言之爵賞固自有次第哉無
隙可投無戲可抵則辯者騰口而取譏之不見售
卧鼓韜弓無與爲敵則悍者揚其氣驁右武而慣
力之下得行其夫柱功附名之士喪元沒齒而不
自以爲悔則彼誠有以匿嚴疑作之故也然則漢之
議臣請置賞官名曰武功賞爵者豈得爲無謂乎
蓋勇遺身沒者　資可得而去不以力隤者凡議
無從而入死且有激生亦宜然春秋之法與楚者
固有不一而足則況積閱之戰士乎昔秦右權尚
伯挈國以呼巧利乎公接之商君業之舉其民而
頓之必爭之地則武公爵其凡也秦人不愛殊死
以饕大利今日之陷鋒冒鏑長爲不及之遇歌是
乃前日之饕名殊死而挽自上造者也欲使之無
死得乎哉蓋其法斬一首賜爵一級欲爲官者五
十石自公士替梟滄緣而上以至徹侯等爲二十
視功就多迎受其至譬猶堂有九陛禮每有加則

取等而進無不可者故秦卒以并諸侯一天下則斯爵蓋預有力也高帝之始法制搶攘文景因之時唯息肩斯爵不暇講勢則然矣比及孝武承奕世之烈奮毒民之武恚彼胡馬之數窺臨以衛霍之飛將南蕩勁越北却天驕于衷即序之美僅追一二而中國之罷耗與虜略相當矣彼議者因縣官之殺也乃始請置賞官則賞官之設不獨純罷戰士而止爾利在五千石入也彼亦孰知古人仰縱推挽更自有術而初不止是耶後世弗究其實一切繁為號名爵列以啓夸致之隙於是勳階乘之而柱國開府之號每為並奬則獨非舊矣又況若騎都尉閣内侯乃方之爛羊者乎昔 祖宗西取巴蜀南剋嶺表吴會荆巫以次俱下最後吟并汾撫江左以截九有神武之所震疊如屈伸肘唯所欲知則武功爵雖未如我用固不害其為賞功也雖然戰功日多在司勳固所不廢而昔人之兵法使貪與愚使其終身長不離故處則無虞患掉臂引去為閭巷自好人也尚誰肯甘長勞而驚危道乎此武功爵宜在所急也若乃賞不視勞爵不酬能則鬪士体已解矣方復掇拾煩委之號名一切紛更之為彼不旋日而徼利若果可以欺美觀乎不率功伏喑嗳快心之將方得快私欲于一日之去取虛名未移而实効旋廢是重失衆望未見能飽其貪志者也則漢人之議疑若可緩矣昔之人一避蝗怒而士氣百倍一技卑瑣而少字一擧厥足見事之識用有作其真情者彼所謂爵當特外之一助耳況號名乎亦因時之宜比次之而已矣何必泰

復園王

先王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而與人之相與遍其當也初無毫于用刑不幸天下之人時有不出乎善人之塗而後刑將不免則先王于是又有不忍之心加焉猶曰始教之而勿殺也斯大司寇以圜土聚教罷民之意欤說者曰圜土規視主仁蓋以仁本刑者圜土是已傳曰唯慎而有以智能行禮然則不能行禮者罷民是已必于罷民言不能行禮則以加石之所平者知之故也彼民之生天地實同其形則疑若有拘而無肆矣其或不能出力是自棄也不能由禮是自放也放弃之民唯欲乃可則彼將更自取圜而以拘卯拘者也是何時

而輒肆耶雖欲無休於圜土不可得矣不力於事散徒弗常則大司寇于是乎言聚之矣一身之至約而莫知執置則大司寇于是乎言寘之矣讀如湍水焉如放豚見司圜于是乎言收之矣往而不反流而不止則司救于是乎言歸之矣是圜土之本末也雖然大司寇所施蓋亦有序焉坐諸加石復諸司空眾之圜土如是而已禮之為物譬火在木周鑠顯然也弗取是誰之過欲石無知物也且以嘉穫名可以人而不如石乎桎梏之所取急在我也使能知此則先王尚為取而坐之乎坐之

而猶以為不于是是又繼之以司空之役矣夫生已勞矣又況以技取辱哉不為賢已甚矣徒以不能禮而重取辱乎孰若以禮自克使能知此則先王尚為取而役之乎役之而猶以為不足于是又繼之以圜土之聚教矣先王之于民無夫置之而不恕然又患夫恕之而不置也不教而誅仁見吾不知也教之不從而不誅義則吾不知也圜土之法施職不如恥之明刑故而反于國中猶三年不齒與夫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是始所謂仁矣而卒不害其為義欲仁遠乎哉義在其中矣義遠乎哉

禮名其中然紓然情自十其備設為書以謂禮所樹為表裏者也禮之所去是刑之所取彼其拘之乃終將愛之也其教之也懵然改而知禮則容知設能不錄于形體肆之傷而放僻邪侈之習斯遠矣其教之也懵然改而行禮則力不敵身自愛情不敢家自廢而已思者之所為不肖者之所樹今也可得而侍節矣夫如是則勇敢好犯之風殆而和樂豈弟之風移一旦操吉他而投是一旦有注而尊生役桂身刑禍之肆而為世大戮者尚誰乎此先王之時所以有賴于圜土為不少而卒之

以刑措不用歟故曰禮禁將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豈虛言哉末世教化衰大至仁不下逮其所以僕民者略方從一切羅致環饗僅知有罷況於不覺人之辟往往傳及於漂就不幸至號其獄為冤究則慘亦甚矣語曰畫地為牢義不入亦所居之勢然也然則圜土之法其可復于今乎曰道德尚明教化弗行悍民之卒起民之不幸醫煩為刑禁抗不足以智不勝之姦況圜土乎然以謂必復圜土然後煩則今之狂流而加役長夫命城曰牢者去圜土蓋亦無幾矣尚為取而復之乎唯上之人

講修所以憫憐元元之道謹防範明分守相與趣
嘉會之適而一切接以禁戮之至文則禮俗成刑
斯省矣何必一二而追先王之迹哉是以孝文大
宗之治而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則況休明之盛際乎

禮部取士

古人有言伯樂一過冀北之馬群遂空彼伯樂誠知馬者使求馬者浪以衆人易之則在伯樂初無增損彼為馬者顧無代耶非為之羅也冀北之不幸也世之取士亦何以異此三代已還取士之法于周為最詳蓋自閭胥而上書其欽敏任恤者或不書其孝友文當作弟下同睦婣書其孝友睦婣者或不攷其德行道藝至州長所以書者攷者悉矣然後鄉大夫即其大比而與所謂賢者能者夫文當作大夫以智帥人者也智帥一鄉而有大為則其知人宜無審矣人亦孰能病之彼唐以禮部侍郎知貢舉其有以易此乎亦嘗謂士人所取者則義命吾所恤也乃若夫得失則非吾所恤也千人黜之一人進退之故士之去就乎不勝有司之予奪有司取人者則明闇衆所繫也乃若夫勢位則非衆所繫也一人司之千百人責望之故有司之升黜卒不勝士之毀譽夫士或有以非義命而棄一日之私得失者矣彼有司亦焉能以徒勢位而掩天下之公明闇哉則禮部侍郎與員外輕重亦何擇焉蓋取士之失自漢魏則然矣況末造之有唐乎糜鄉舉而為群試則徵偉嗜遊之徒相與起而封茂靡校實之郎因循襲去經術而尚詞賦則彫篆一曲之巧易為力而閎深博大之學雖為工謂之宋辭則援拾傳注比綴聲偶而已非能直探聖人之真意也謂以賢良方正則市取直聲捷為言說而已非能論列當世之大利害也又況臨難不顧狥節寧邦長才廣度況之下僚與夫不求聞達道佯伊呂者可以名一科者無所不用則頗以為少然狠矣雖然其始猶不害其為得人也及夫糊名之法弛而追摺之弊滋或預為題品或亟賞叢獻援人之親者他日人亦援其親摘人之攷者他日人亦擯其攷于是苞苴竿牘之巧肆而科舉始為貿易之奇貨矣彼禮部侍郎果何補于唐耶王起三捜文柄當世以為美談許孟容未司考較士子競為曉適其習俗妄自喜好乃如是韓愈薦侯喜等十輩辭則辯矣其如侯官何杜牧識豪士也復吳

武陵何為者往欲以者列居之欺矣甚者至有援宰相子以取其與夫安意韻充為魯公之簡則可勝慨耶 國朝雖因仍前代之習乃若夫防制則加密矣熙寧初一切划去隋唐聲律之科既而爭採三代教養之法行之未幾曠然一變士之惡書而起者往往騁絶覊淩倒景而持所謂明有司者又能加公心而直道副上所以急人之求為譽彼冥鴻初在魚廊羅而下之曾不留賞則其弋者之殊巧也彼礼部侍郎雖非正用獨何慊于淳人乎雖然必欲使前代之日物不屢吾世則姑若前日援一二傑人時即而傚之斯足矣愚尚何説以獻

龍雲先生文集巻第二十六

龍雲先生文集巻第二十七

安成劉弇偉明

策問上

第一 傳注

問聖人末迹徂謝留以遺來世者犹其璺〻之責意布在六經間耳求聖人之責意當自傳注始則晚學之於傳注其犹涉海者之須斗乎汪洋溟渤一昔非斗則南北無自而正其於問律也疎矣詩之毛鄭易之王韓左氏之服杜與夫何休康成范甯之傳或力訓公穀或轉繹三礼意所撰至往〻撫鍵重闔抱筱冥肆苟即而求之則前迷未祛而晩悟隨至使邪說不能亂末學不得騁議者因謂元凱之于丘明師古之于孟堅犹孔門之有禦侮則子注之有補于經蓋如此也近世新說一熾而先儒殆為帚録之附贅矣博如康成奧如毛萇鑄極如輔嗣孤峙如元凱尚泯泯衰間至與蠹蟫為忤則況其下者耶日者朝廷固有意乎復傳注矣欲悉從之耶糟粕上棲不容每是欲去取之耶則是前日之弊終在也二三子涉事于學不為不久試語我傳注之果有得者誰歟其傳如此其失如

彼者又誰也欲悉從之與去取之其亦何自而可

第二　時令

問天道難知徂運不留欲國家之無悖特令淂乎
哉堯命羲和敬授人時周公著時訓逖覌天象春
秋書閏月不告朔以為不足以訓民而特称日過
月狂刺幽王不知議政事乎朝朔則時令之不可
不謹也如此夫以區々之暴秦犹能稽参呂令協
彼更剏之四時又况不為秦者乎是故歆向馬遷班
固蔡邕之徒或傳五行或書天官或志変異妄曲
織悉厥有理詰殆為此也其後魏明帝常讀五時
令于正殿會列辟使聽有足稽者爲至晋咸和中
輟復行之而太宗之正覌明皇之開元亦遂採掇
不廢則彼魏相称陰陽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豈虗
言哉今欲顧魏相之説求經術之士如趙堯李舜
倪寛貢禹輩使各主一時因奉唐制以四孟月朔
旦或四立之日御明堂順五方讀五令辨彼闗與
斯亦足矣而議者犹以紛更為悍夫明分至啟閉
使雨暘寒燠各淂其序兹盛舉也尚何議者之鄙
二三子其商之毋忽

策三　賦

問筆端膚寸與經史出沒與鬼神敵與與造物者
爭巧其賦乎古者登高能賦始可以為大夫而詩
之六義賦居一焉子虗烏有亡是之類始雖誕謾
不根晚乃帰之諷諫則君子之于相如固嘗有取
也其後長楊羽獵之出于揚雄而都起于孟堅二
京見于張衡三都發于左思于是賦始盛行矣其
詞詭激故讀之者可喜比綴聲偶故味之者不厭
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故博物者特有取于其間
彼有以三都二京為亞經之鼓吹與失漢世之趣
吐白鳳晋人之自謂當作金聲良非虗語也自隋
以来進士夾科莫非用賦而李唐之盛時將相大
臣往々由此塗出孰謂一日罷去而不遺恨于墨
客耶此前日二三柄臣所以极復於反手之頃然
聲病不講幾二十載于兹矣旧習者已彫鎪于頹
年晩進者或怳駭于新律之二者均患也非倶適
也諸君方將灑落寸管掇拾疇往年日不當以篆
刻為緩習賦之道宜必有遷爲而不适者乎以見告

第四　代田

問資有待之哺紓卒歳之迫力至則獲力不至則
曠以汗者其田乎然田有水事其節則存乎輸灌

瀦洩有稼器其便巧則見于錢刈銚鎛與夫有略之耜斯趙之鎛而其末至于耘耔之後先播種之早晩類亦有要術存焉且農民歲時送田有非必三代如其所自為則上之人即而教之亦必不免矣則西漢趙過之教代田是也蓋自后稷教民播奏艱食其後乃有周官遂人縣師鄙長之徒或以土宜教甿或以興鋤利甿或辨種稑之種陳于邑閭或稽器于有司之數而見之歲時然考其較然易行頗以為莫代田若者且過教民边城河東洪農三輔太常其後得穀比縵田畝率一斛以上此其效章章有足稽者矣熙寧中　天子夙懷粒民獻說不究利害之本末一切徼倖嘗私智豪五種而從之甚者埤不測之漲海淤肢引之濁涇以至遺患一方瘡痏千里言地利者始蓋為雖然自京邑以西如唐鄧之交昔召信臣用其地通溝瀆起堤閼增田至三萬頃者也爾來皆汙萊彌亘沿龜黽而藪麋鹿是豈勢然耶人力弗至故也用此推之天下遺利固已多矣今欲迹趙過代田本末稽其便巧設官張科如古田畯力田歲時勸相其門以與斯民圖利長久誠顯效也而議者以為終恐有前日之弊而適足以遺一方擾則為二三子者其可無說乎若曰前日之弊可以為大戒是因噎廢食說也吾何望焉

第五　　聲詩歌頌

問賢者每可以取法故所在為有日者之象魏攏盡物之頭故所至為有生者之時雨此前日之大老所以起于暫息之伊川也茂典縟禮萃諸其一身元鈞魁柄折諸其一言人臣得君自近世以來迨未有盛于此者士生斯時激昻味之和睨合躔之輝頗不快哉然聲有生人未嘗無膳任盛位頗所以及民物者何如耳夫未可以聲詩而聲詩之士誠有罪焉若乃遭風雲盛旦竊窺歷世闊典相與齊英吮腴喋不飾一辭述誼之過欲且舊德用矣善類引矣沛照下之澤協登平之休期在歲月之頃則援筆持簡以須者貢墨客事焉獨不知歌元首股肱有如皐陶頌聖主得賢臣有如王褒者定誰耳二三子試歷舉古賢卿相有得于君與見之歌頌而無愧者著于篇庶提挈而考之古以驗于今行有取也

第六　　銓品

問甚矣流品混并賢不肖雜揉與夫負多闕少之
為歷世銓品患也日者吏部左右選自八路外士
之造選者歲尚毋慮數千輩用一歲為注授之補
留用再歲為何闕之久近凡三歲然後僅補一官
而又有不幸非三歲而補者存焉夫赴官者一人
受代者一人踵而注焉者又一人則是率一官而
三人者迭相處徒也亦可議少總猥矣且貧則有
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限此劉祥道所以永慨
于顯慶者也自熙寧以來雖號三歲一取士然用
進士補與武科調者牓裁數百人而任子流外視
前日益復少損則其弊安在哉方周之時內外之
士負合六萬三千六百七十有六而處士者不聞
有餘雖區區之漢唐仰祿者尤不下數人適足而
已則況休明之盛際乎然則如何斯可使末流之
弊一朝革也試敷繹之毋忽

第七　措刑

問法者非盡性之書先王之傚民以法也譬彼江
河亦使難犯易避而已五代既往鮮繼去暴劉刈
凝寂惠孚細民若視傷者頤吾之仁悉能予為而
慈之比　聖宗之所以有天下也昔　藝祖嘗語
為炳曰吾讀漢書見于定國張釋之治獄予友下
無冤民此有以望女命吏如此況麗辟之科指予
是故釋鉗軍以示恩貸矜眾等以戒苛吏有若吾
大宗之寬仁者嘉憤叔從吉曉知法律重輕祿則
疑以不免枉撓有若吾　貞宗之惻怛者其在
仁祖之閔大因奏牘也至或愀愴長喟求所以生
之而弗得則雖舜命皋陶惟刑之恤與夫成湯泣
孤之意亦何以尚茲哉　先皇帝將順前美愛義
黎庶是以前日京師置大理獄于以申雪寬滯底
諸無犯而已矣然行之數年摭冒者尚衆而避報
爰書或不勝其猥豈民未有以知方乎意者奉承
之吏弗能宣布　聖慈也今歆鞫茂草于圜扉虛
貫索于天星使斷獄者如孝文之四百太宗之歲
二十有九宜必有謂其試件之

第八　拾遺補闕

問諫其見忠臣之心乎古者天子爭臣七人蓋求
物之心虛嘴直之好專則置諸其左右使裨允白
日紐（紐疑作）闕筆衆獨患吏負弗衆耳唐武后乘拱
中置補闕拾遺二人以掌供奉諷諫自開元以來
尤號清選問其官則知其人知其人則責其事夫

責之以不得不用之事則誰且如立仗馬取給芻豆而已乎是故彈劾裴延齡有如陸德輿之方介雪援宋申錫有如常溫之剛果提筆草狀不憚左黜是在劉寬夫叩額龍墀力既畋遊是在劉栖楚至如寶群則自號二十年難進之臣踐登則頹寄一名雷霆之下其餘刮垢磨光取否易啓綠縱職鰻之爲唐名臣者至不可勝數遺補之所蓋如此其亦以謂有可以復諸今日者乎若曰省事不如省官則孔子奚取于七人哉且前日出復先世之官制矣以爲慕廑于古則遺補固不宜獨置而弗省也然議者則曰官貴其效奚以名爲今之左右司諫正言蓋唐遺補類尚復乎云爾耶佇聞高論以訂然否

第九　史

問文章如面史才最難到自劉知幾著三長五不可之論而操筆之士卒莫有非其說者夫裒撥舊典考覽世故成書既往者信已難矣而出乎其後者又或恕心不存爲耀己所長皆累前作進如東家之矛西家之盾莫足以相入是故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班固之試馬遷者以此其議論常排死節否正直而不敘殺身成仁之美范曅之試班固者以此而劉肅則并與二三子而試之其論馬遷也與固之說畧同以爲班固序廢興則茂德祖述政教則抄一 理本而右典刑范曅試公才而采私論捨典實而飾浮言由此觀之則是事乎史者類非全才也可乎夫史之難既如此而後世至乃取東觀多爲之員畢一代之事而責之以抄撮之衆乎自以爲無幾制作矣今考諸太宗之晉令狐之周魏王之隋五代劉氏之唐其失殆有甚于數子者亦何啻十一而千百之耶諸君刻精史學久矣若固之訕遷曅之譏固果亦有在于是乎知幾之論劉肅之評如何而後可以無恨也如曰不若成之衆乎則歷代之弊已如此矣亦奚足以勝講哉要必有折衷爲而不苟者發揮之諸君

第十　老莊

問大不倫而甚無謂者聖人不以之明門一作理而無世自老聃莊周作其書雖號詬病世俗其實則負若不得其平而矯爲者放言不根真詩有過處

耳非欲盡拔堯孔之外而靡説置人世也而近世學者往々宗彼閎誕見之言為超悟與近而榮荒忽不乃左手蹂机掌々舞眉溢脣而曰我能與未始有物者遊視其䫉魁然不制察其中無有心而曰我能深根寧極小太山大豪末以之齊有形吾不以為誣也顧不當以為塲屋資耳内聖外王以之明本末吾不以為非也顧不當每置諸筆端耳且其使人々無預乎世如不才之杜木不事々如擁臂之戴雖跣睨大廟之犧以尊生託曳尾之龜以謝聘則是為君者不得而臣此草亡傳乙之徒所以見誅于太公管仲也或曰使人相與遊一世而得淡泊為茲非老莊助歟或曰亡西晉者其誰乎而日有助者是則王衍山濤不容得罪于後世矣古人謂此輩正可棄之高閣之上豈虛也哉哉曰虛華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王通不有是說乎二三子泛事于茲久矣盍亦謝之欲盍亦取吾聖人所謂言近而指遠守約而施博者卒其緒業歟既未能洗情于江島謝緣人封則無為横潰此紛々也如曰不然請俟來謂

第十一　知人

問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則是堯舜其猶病諸者知人之謂也嘗觀漢高帝語呂后曰王陵可然少戇陳平智有餘難獨任周勃厚重少文必安刘氏已而果然又謂刘濞曰後四十年東南有亂非吾耶後濞卒以亂聞且高帝觀是人也僅知操即圖以契物了無不驗者則堯舜之所難者高帝反易之乎古人有言人固未易知々人亦未易且武帝得之霍光孝宣得之邴覩劉備得之孔明苻堅得之王猛與夫太宗之于房杜王魏明皇之于姚崇憲宗之于裴度類非有唐許小數以探射隱伏也其知人如此又何說耶又嘗觀皐陶九德止曰亦行有九德亦非曰某人宜必有某德也如郭林宗許子將許靖劉邵趙䞓輩至以月旦著評人物命志長短名說亦無不如志者彼數子者又果賢乎皐陶乎孔子不逆詐不億不信子貢欲方人子曰我則不暇以是而繩數子能無類乎厥今知人之術固有不得而闕者彼漢唐之君與數子之說其亦足稽者乎

第十二　儀礼

問經礼三百威儀三千言礼而儀及多于礼又孔

子之門人有自許以願為小相者而動無礼文蓋
桑扈之所刺則儀之在礼固有不可廢焉者然自
郊勞至于餞贈礼無遺者而君子不以為能禹行
舜趨而荀卿詆以為子張氏之賤儒則儀之在礼
又有不必先焉者故趙簡問周旋揖遜子太叔曰
是儀也非礼也而女叔時亦以為魯侯焉知礼屑
屑焉習儀以亟由是觀之彼所謂真礼者果安在
乎今周官礼儀與戴聖所傳號礼記者件舉條別
殆有甚于組繪非其揖讓飲祖之小謹則簠簋棜
掀之繁文也而儀礼又韓愈欲揖遜于其間而不
得者遽以為儀而緩之可乎厥今承平百年豐〻
乎趨佳會之適執搏茂與紛綸葳蕤以與先王方
軌之特也脫有制作彼所謂儀者亦可廢乎若曰
必有真礼者存則彼顯慶開元礼多至于數百卷
又何取也詩曰威儀棣〻不可選也又曰朋友攸
攝〻以威儀孰謂儀為而非真礼者試為言之

第十三　食以養士

問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孔子
不有是說乎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梁之味
也孟子不有是說乎　國朝佑文黌宮膠館布滿
天下學時廩無以為食貧而學焉者之資也應天
丁州郡賜號弟子員者類給由縣官使歲時食息
取具焉非以是為真足以養天下士也而蒸〻之
徒頗容喙張遂腹所至之地緣為校舍專衡望一
小獻則纏纏為相而甚於權輿之嗟焦臣以致朝
榆袂而轉南序夕揉臂而趾東序周遊旅相學校
者於茲幾人矣夫飲食所以為充虛接饑設也不
幸而不得就去則亦適而已矣何乃躐意机俎之
末校品鮭誦之地以為七尺資予不然朝齏暮鹽
古人向有以獨甘之長勞也吾與諸君為此叙寂
有日矣抗高懷不屑於流俗如吾孔孟之說者有
哉無有也凡亦以謂旦食然後可以養士歟亦將
不復從事於區區之口腹以與凡簡編坐閱歲月
也其試言之聊以觀諸君之志

第十四　貨殖

問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凡貨
殖之民所以滋於前代也方其盛時家給足而口
北藩王者貨之有可以勸督不業於生事者而閭
閻細民暴之亦足以寄贄與賄焉及其弊也規蓋
較之餘計累黍之入攘者乘之而不制貪者因之

以佐姦猾奇亂擅開闔至與封君爭衡而天下始
困于兼并矣史載卓氏而下千餘輩如曹邴氏俯
拾仰取刁間氏桀黠漸詐任氏擅縣官倉粟無鹽
氏貸列侯子錢又其掘冢行博販脂賣漿之家往
往伺釁窃發爭連大族如郭解樊仲之儔相與趁
急送仇抵死而不悔嗚呼其撓法蠹民乃尔耶
聖宋奄宅四履爭視貧富異特貨殖之民稍已落
其机牙矣抵禁犯法則無有也而議者尚患吞噬
者連阡陌闤闠相望矗然而治手塗足者曾不得
置錐也射利之豪擁高貲執椙鯑羞而荷任者曾
不得究短褐也前日右姓有如青社之麻龍門之
李壽春之王大賈之焦氏與夫近世都下之孫郭
此亦卓氏輩何以異哉天下此儔固不少矣今欲
少弭其兼并之欲而使不得縱張則其術宜必有
恕為而不迫者願與聞焉

第十五　　西漢文章

問自周而下文章莫盛于西漢西漢之文章豈特
從事于筆墨而已乎方得意時其精處視古往往
無上而其次近猶不失為宣心之格言其見之君
臣相遭也其意懇懇反復不厭其別白民物之休
戚利病也霍若披霧亟覩青天使讀其書者如即
乎其人想其風者如出乎其時也故歛天字少一之
極勢歸之制策有如公孫弘董發治亂之至蘊本
之先王有如賈誼孔光之對日食杜欽之矢直言
則休咎可得而周知矣梅福之諫妃匹貢禹之孝
風俗則成敗可得而縷指矣觀劉輔于尊之蹤則
知忠加為有餘味望之方進之語則知懷慨為拙
至其餘如馬遷長卿楊雄王褒子駿之徒適壯捷
藻望詩書時時若將直躋而弗愧者殆不可勝數
亦可謂盛矣唐人柳宗且定著西漢文類豈徒然
哉今諸君必欲講折衷撥流之以輔經術之餘則
當誰始萬一置身周行所以設施應世者又誰先
也夫履鉋居蘭玩所先入染緒斟梓功于初変苟
有志又烏知班書不為大來之機括乎願一二具
之

第十六　　名節

問孰使我寄身天下而不可得者非名教乎淳世
之士往往留情耕耨之末流而既則了恕其所自
為者夫以勢言之夷齊之餓嘸固不若齊景之千
駟然必安而後已則子貢之結駟已敢羞于原憲

之朝飢矣以利言之則董生之江都固不若公孫
之紫閣然必當而後已則李邵之登科反愧于刘
蕡之下第矣而其甚者脅肩諂笑折腰撓䐊䐗〻
然不見奪獨為卑賤夫孔子所謂不可與事若之
鄙夫者士至于此尚可責以風槩也耶曰者　朝
廷詔郡国以經明行修拔士已而復申以十科至
併與士未仕而索焉茲誠敦獎名節之盛舉也而
議者尚喔咿嚅唲之徒或不免于豢私詭勢與向
所謂忘其所自為者無異寧有是耶傳曰井中之
霜以寞邪之寒黄蘆之萌以逃暑之大言應為者
適契也二三子其亦以謂宜何俟而可以兼負茲
選者

第十七　謚

問謚之為言引也周官太史掌賜謚春秋書塈蔡
桓侯明天子所加而礼有公叔戍請所以易名者
然則人臣之有謚旧矣有唐以来後者故吏以狀
請謚于尚書省而考行定謚則存乎有司蓋周制
諸侯之臣子跡累其行以赴告于王之意也而或
者見有以单字顯如周公之文衛公之武則曰于
美為未該見有以兼複者如蕭何之文成張良之
文終去病之景桓霍光之宣成則曰于實為已漫
見美惡雜厠如蕭瑀之正褊元載之成縱則又謂
公功（一作罪）莫適與辨也既以謚為未足多據乎則
古人蓋嘗曰得失一朝榮辱千載矣以為寧可考
信乎則專国而逐君取称曰平無德而有馬千駟
亦進云景常巨源醜正附邪也昭或猥加許欽宗
述國說道也而恭繆輒易此又何說也况有侵官
如嚴郢誣実如林宝者或若曰单字未暢則彼兼
複者宜得之矣用兼複為非則蕭何而下與有唐
百一十有五擧當黜也可乎然則猥加數易侵官
誣實如何而可以寢斯弊也夫以李愬之謚為武
于頔之謚為厲而人主或從而揉奪之矣是又何
心嘗以謂考究典礼當今之所宜先者二三子其
商為無辞

第十八　將

問兵之司命曰將胱非其人則縣地千里連衆百
萬擧而頓之虎狼之喙非不卑也古之人要必一
將之身而數器之為備乃始可以塞責故曰一日
百変犹以為術豈虛言哉且趙括之誦讀不若去
病之方畧君集之嗜數不若衛公之天姿是豈驚

於村者然耶淮陰多多益辦而子玉過三百乘則不能以入鄢豈域于智者然耶唐太宗曰李勣李道宗不能大勝亦未嘗大敗薛萬徹非大勝即大敗其小体之不齊有如此者賀若弼曰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鬪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其全軀之不類有如此者背水一也韓信背陸則勝沛公濉水則敗覩釁而動一也卞莊子以此刺虎則效宋義以伺秦隙則誅將之難其人也如是千里一人雖謂之比肩可也前日南有盤瓠嘯聚西有劾（勃一作）羌陸梁一日天子喟然思得將帥之臣舉齊斧而盪逋宄不啻飢渴然臨敵之始卒未有能革前世數公之蔽者豈斷輪之妙定自不傳耶抑亦教養之法未備與夫區區武科初無補于得人耶夫平居而欲頗牧對敵而思衛霍孰若吾身親與之俱方今遴拔峯勇以備虜憍其爲急策至計明甚然則得將之道宜何自（先一作）而可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安成劉弇偉明

策問中

第一　漢唐

問古人有言當君而譽堯舜於人子對厥親而生譽他人之父如孝文則曰務卑之而已毋甚高論然則近功急效古人良有取乎耳也前日業文之士往往以不談堯舜三代為恥而其後世治功軒軒如刘漢李唐則類以為不足称述而一切謝去有甚于仆道之芻狗夫孟子言必称堯舜漢人欲舉明主于三代之隆兹誠示庶兆不朽之懿尚也若乃漢之文景武宣唐之太宗明皇雖未逮堯舜三代明甚然豈無一日之長耶要亦有所謂不可誣者矣　国家七聖繼繼神謀睿緯所以陶冶斯民而綿計長久者甚備則堯舜三代之治信已復見吾世矣至于劉漢李唐乎特掌運天下者于今獨無可追錄者乎若曰漢雜霸道唐不純乎道德之序無足道者是亦諉耳吾子亦乎其將援之也

第二　三傳同異得失

問春秋昭回之光不揭之日以笑曰昔　上聖宅

心為詔國子增置博士員自三經二礼外士有他
日應書而脩數有司者許別用春秋自古而其說
則雜取三傳諸儒所長以闡祕邃茲誠遠覽旁紹
力惟經術之盛舉也然考之三傳時有可疑者而
諸儒又未能悉到聖處則學者宜于誰而質諸乎
夫尹氏一人也或以為女子或以為巨卿仲子一
人也或以為惠母或以為桓母謂為同邪其異既
如彼乃若獻公之取虞虢穆公之拒蹇叔其本末
先後及若出乎一人之詞謂為異邪其同又如此
以至趙盾許止之事皆經所直書而三子者必曰
趙穿謂不嘗藥有是哉又況譎魯然周戎儀狄晉
與夫實與桓文之說為不一耶且三子之得既如
此矣而其解者喜為怪迂闊誕又有如東漢之何
休者遷就立明期于不窮又有如西晉之杜預者
彼范寗戮矣其失頗多在于摘撮衆家而寡所自
員然則求不畔于經者獨誰乎孰字少一子之言得
之多者又誰也吾子能審擇乎此則有司亦將惟
吾之擇矣可無考焉

第三　　養老

問三代之養老也或燕衣或縞衣或元衣然則班
序頒毛以為統紀蓋自先世已然況叔末之後世
乎凡人得年多故所養厚就事衆故習益明且其
更到之春秋能錄其暫彤之質而不能及其弥邵
之成德日削之飧粥能厭其謝事之欲而不能泯
其諳練之素心則有天下者亦何事而不取助于
無數之耋老乎　国家大德紹休教孝乎元元之
民亦可謂盡矣至其歲時養老寔且乞言則莫或
聞焉寧亦有未暇耶考之礼有祝鯁祝饐執醬執
爵之事在焉參之詩有乞言以成其福祿之美存
為援之前代則西漢之于孔光東漢之于桓榮晉
武之于王祥其區區典礼有所謂不可誣者矣今
必欲迹累前代之闕典與而措之吾世以為甚盛
觀當何施而可耶

第四　　正統霸統

問傳曰王者大一統孟子曰創業垂統然則統之
為言固有天下者之所欲一而又其所其重者歟
堯舜以德三代以德與功秦隋拓跋後唐晉漢周
以力魏晉北齊後周齊梁陳以智其所以有天下
與所以為天下雖參差不齊蓋皆不出乎功德力
智而不幸其後操于氏剖豆分之餘割裂四出于

是始有一隅之天下受禪之正朔堯舜三代而下統之最可疑者其魏宋齊梁陳拓跋之魏宇文之後周高氏之北齊與夫未造之五代乎其始也陳壽蓋嘗統魏而僞吳蜀矣而江南之宋至號魏為索虜代北之魏或稱宋為島夷然則所謂統者尚焉依取正耶此宜當日學士大夫所以有正統霸統之論也夫功德力會則吾固知之矣若乃夫統之正不正是有可疑者二三子嘗講流略舊矣願出一二以折考古者之爲然則所謂正統霸統果若是其多岐哉

第五　功名器識

問必將以無窮之後世望乎其一身則可考莫如功説天下之所甚重而處之不吾愧則彌彰莫如名臨功名之會於是焉將之若固有者莫如器成功完名統器而知所從違先後者莫如識蓋不有功則莫蓋於吾生不有名則卒至於磨滅而無紀器不博則其志近以卑識不至則應焉者詞而瑣此有為者之公患也然則古人兼是四者而有之者誰乎或功名或器識得其一偏而亦足以有成者有人哉無有也吾子異時方將功以自許名以求聞援器以赴時資識以兼物則固不得而無説也必不得已于古之人擇焉其可

第六　王通

問世傳王氏中説十篇觀其書簡潔峻整然如豪士自好者之不可犯而其所自為要不折衷于孔子者蓋鮮世至取其書配揚孟則如通信可謂賢者矣然通平居頗嘗為大言或自謂名世或比董常於顏子至其續六經則尤號少所遜避而所謂中説者又皆棟竄剽取老莊論語之文以助瓌壯昔人至謂通書為大公家教厥有繇也或曰通出污世不激詭不足以明道或曰隋書史無通傳其事迹又不旁見疑無有通者殆後人託為之也嗚呼通言仁壽大業後事與夫有唐之方興房杜未及礼樂者合符節至其論詩易春秋也有所謂決不偶然者然則非通尚誰者為之乎通之書既如此宜必有可以施之方今者

第七　九流

問王通有言安得圓機之士與共語九流哉蓋學者之於九流尚矣自馬遷著書論列百子而比次之其要有六則道家儒家墨家法家名家陰陽家

是也其後班固述藝文志頗採取遷遺意弗論列者寖廣其術別而為九以為此九者其所自名家者也故謂之九流然固論九家其始必曰某家蓋出于某官則疑固蓋不徒附著也至其論儒家頗頗以為其流蓋出於司徒之官曾謂大儒之效而司徒之官乃可盡之乎且固號博物洽聞其言要必有足據者然則所謂九家者於名何官近之使居是官者能各盡其一官之術亦足以為治乎訂正是否非吾子安屬

第八汴

問汴涑千里東走長淮歲漕七百萬石以實中都此汴水所以為國家不貲利也元豐中議臣建創湍悍以為異時霖霪洪溢最患之大者而又苦于方冬閉塞不通則于是請導洛水自大梁以東絕睢陽抵盱眙一切畚客土穡而壖而狹之謂為清汴然成未再期淤則澱淤膠澀舟上下相軋失便則首擊尾掠雖檝師櫂工往往視氣奪色而隨以惡聲蓋有日矣夫禹釃是渠分水勢為欲已害也而利在後世煬帝從沒而之事盤遊也而功在今日是豈天意非人力耶今茲乃開胎弊彼議者寧復有弗究之道策也將且為之者固不若無意而直遂者耶抑亦故時自便於今日耶然前日論汴者以為隋已前蓋資梁宋積水以通漕運大業堤而遏之河始為患是說也豈信然耶然則仍故將與從今日孰利請遺策與緝飾弊孰急疏而駛之當自何始求隋以前梁宋積水宜何所考信茲事體大二三子其毋務迂說

第九 錢

問泉弊之在天下作伍穀帛而子母之則有國者資之以權閉闔與奪闔闢細民取以利用厚生而阜其財求必是物也然則治鑄之繫縣官利害輕重斷可識矣皇祐中舉天下歲入銅以斤計得五百一十萬入百三十四而為治鑄之州有五曰饒曰池曰江曰建曰韶歲入錢以緡計者得一百四十六萬五千六百六十二方是時雖富民之錢其饒殆可編坪曾不以置之間也自嘉祐治平已還銅額之影矣治監則增矣侵尋數十年間壽舉四出未有如渭錢之今日也爾來歲額至歸十二萬以上而地產銅者日益加少且天地之宝藏豈誠有限耶治未即其處耶殺額以趨者豈工不比耶

殆有司過耶若乃銅日弊於鉠鏤之末飾一旦悟
而推之則將已脫矣其尚可及耶方開元盛時歲
之入緡錢三十三萬七千不能當吾皇祐二十分
之六而唐錢至布滿天下何今日額倍而反殼耶
其試言之將語吾子夲使者

第十　　司市十有二禁

問以奠貨賄以阜百貨以究其亡齊利害而使虣
不足之患去以應適當之儥焉而使敚於利者不
得逞其私欲此治世之灋所以莫嚴於致詳之成
周也厥有貿易之地類非有司如司市賈師司虣
肆長之徒程督糾巡其後加之禁誅彼其發發之
細民直聽其自相刎罔而已而百家之聚千人之
肆斂手撲鼠以幸耳目之可掩者往往而是以至
閭里而有偕售之魚鹽接騎而有貳價之芻茹布
帛器械之不中度也權衡槩量之殊其大小輕重
也若是則投足龍斷乃所以資規利之賤商而童
子之三尺尚安有適市之不欺耶亦可謂至無等
矣今欲取司市十有二禁之在民與工商者出而
檢焉意者其迫迮乎亦將以為真有補也

第十一　　宗子

問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然則崇建親親屛衞
王室雖前代盛時有不能廢焉者也昔周封國八
百同姓五十有餘而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弊尊
王子弟大啓九國自是以來率享國數百載則宗
子之助所從來遠矣彼有以景帝遭七国之難武
帝有淮南衡山之變與夫西晉連更八王之禍遂
謂諸侯無足與同憂患者噫是未知主父推恩之
令行而嬖臣乘之以代漢曹魏蹈秦孤之迹伺
而覬焉者終在司馬也皇家發祥璿源綿慶天枝
聖子神孫繩繩翼翼相與蕃昌涵衍於百有餘年
如東平河間者不知其幾何人也前日蓋嘗有自
族屬之疏者用經術補吏矣有自武秩而更文資
者矣然歲不過三四人其殆有才器淹茂而未有
藹聞者歟如日益出所以近而疏者因使司於畿
郡如古諸侯王比則又患民故未悉諳練也如曰
擢方聞莊重之士使輔焉若漢諸侯相與宗齋典
籤之類則又是掣肘之說也然則深根固蔕為不
可拔者將如誰世而後可耶

第十二　　學者洒掃應對

問灑掃應對雖始學者之末務聖人或有取焉而

礼之有典礼少儀也其本末隆殺大率為後進設
則孰謂斯須之欽可于此不講乎今士之游庠序
者亦不謂無志于學矣至其態軼然自視而每以
不當于礼為恨者誰哉夫趨隅拾級張拱布武與
夫怡聲下氣脣ゝ之細謹初亦何預術業而術業
非殆此無以資晦養則士獨胡忍自比于野哉之
由聽甚之熟且以為閑習未至焉猶有說也若乃
盱衡抵掌以散木廢庭視一世之人而甚者有弗
鋤之驕色自若之矜氣至并與峩冠修袂而出之
斯悔道也尚亦有說乎孔子曰立則見其參于前
在輿則見其倚于衡而韻其所顯則無代善無
施勞嗚呼至矣哉聖賢之事也二三子其亦有意
于斯乎顯闡所以自勉者

第十三　役法

問唐設租役調三法詳矣租取之田役取之身調
取之家夫役之在民也力不輸焉然後免以絹則
役者其三法之中最準者乎蓋其法歲役人二十
日ゝ當絹三尺大率得六丈焉唐自貞觀開元用
之卒致太平則　國家前日之役法蓋嘗本諸此
矣且民以有限之財隸更到之役以積歲之儲支
方來之費一日主者按籍大則較運之負弊其前
小則摧酤倉場之償陪其後貧若可疲肖為于是
一切弛其平居之力而使入歲輸之泉謂為免役
則甚矣　先帝忠厚元ゝ之意無有窮已也日者
聖上纂承顧以為疇曩奉行之吏或未盡如法意
而法又不容無弊也奮然取所謂役事者付之二
三材臣使援叙焉蓋自千金之家至一廛之試等
罷所輸入矣故雖單丁孀戶緇黃之流卿大夫之
籍役之所為者又追入前日十之四五則休洽膏
澤歌詠騰寬其有甚于此時者乎嘗聞之矣法怯
持久者一時之苟且不存為弊起功初著力繼之
繕完每出其後焉草茅之吏如之何其可已也試
參周漢隋唐以來有可以佽助于今者言之勿苟

第十四　名

問名者公器與其未吾走也寧取毋多而古之人
至有休影息迹絕志功名之會以與無聞為者況
浮卒歲寂寞處藏而不自以為悔是亦以名為不
浮乎其心者矣而吾孔孟之徒以為磨鈍振汙非
名則不可故以名之不稱于後世為可疾以四十
五十無聞為者為不足畏以施諸身者為存乎今

聞廣譽以顯乎父母者為在乎立身揚名然則名
也果何負哉亦曰實而已矣世之學者則不然居
則曰莫我知也進則曰莫吾與也顧其實方如不
比之參辰無當之玉危斯避矣而尚怨人之莫我
知不吾與則亦可謂寡所自審矣吾與二三子處
有蔽矣必自以為名與實參宜如何也然則所謂
名者亦真可逃焉而吾皆為實耶將多取之無傷
也抑亦可以初無意而後自得也當審處以告

第五　朋黨

問黨錮之禍痛哉言乎夫以李膺范滂數子之賢
而或坐取鈇鉞或相枕以死而不悔則風俗之移
人至如此也唐自大和以後椅角禁援平居蔽蝕
人主之聰明以私相建置務為不可更易者皆其
左右大臣躬自為之甚者至銳牛李一日天子南
面唱然太息以為去此徒方難河北極虜則可勝
慨哉且以為君子固無所黨乎則易之泰何取於
拔茅以其彙征剝何取於禹稷皐陶之傳相汲
引孔顏之交相稱譽也或曰人固不可以無黨顧
邪正如何耳使此言誠是也則為人君者將何以
識其邪正而去取之乎其試著之于篇

第十六　用材惟其長

問全美備善不可人〻而責有能有不能天之降
才則然也聖人以謂將以必不勝之任而加之有
涯之衆智則是為恕心遠而缺事多故寧曰與人
不求備用才惟其長而不寧曰吾將教玉人以追
琢與夫責騏驥使捕鼠聽鵂鶹使窺晝而為不切
之左數也夫公綽之恬淡寡欲以為滕薛大夫則
迂矣張敞之剸煩理劇以為太子之傅則躓矣龐
統才任治中而寃于縣宰黃霸最優頴川而僨於
入相何則有所長者有所短也故曰四士精一德
以事其君豈虛言哉方君相材官百吏赴事功如
不及之時其間不無所當先者是說也頗以為非
析諸吾子莫究姑試言之求合孔子所謂使人器
之者

第十七　兵制

問兵者已乱非所以貽乱與所以養亂且爭亂而
遂至於喪天下也追觀前世兵制惟立衆為完簡
以有要其後西漢則有五營騎士六郡良家子貳
師樓船伏波下瀨因事以立稱歐〔當作敺〕張材官羽
林期門佽飛孤兒因稱以講才三代而下言兵者

有足稽焉迨夫三國分天下鼎峙五胡據中原力爭代北相長雄而江左更紛故于是兵制紊矣唐因周隋之舊始制府兵方其盛時十道置府至六百三十四悉有名號而関内二伯六十有三皆以隸諸衛有警則譴征汛掃為勝兵無事則持鋤送田為良農此其凛凛號有五乘之遺意者也　国初剗夷荒纇團天下精兵聚之京師而禁軍之額合一百八十五自殿前侍衛兩司下至皇城騏驥率有所領此亦與西漢宿兵内地無以異也異時边防號弓箭手者皆授以田此亦與唐隱兵于農無以異諸君試合前代之得失以附之當今若曰兵事国大未易質諸草茅則雖微吾子誰不樂為此者

第十八　茶

問山海之貨所以養人者不貲而茶之為利尤博秦漢以前未有以茶為礼者三国時孫皓每享常曜許以茶荈代酒其後謝安過陸納納待以茶果自謂我家素風茲其椎輪與然亦未始有禁也咏源濩闘群嗜大駮故趙贊領度支而竹木茶漆類皆有税実始于有唐之建中張滂使鹽鐵奏立茶稅號十分税一實始於有唐之正元於是李刹始籠于縣官矣然揣陸羽著經毛文錫綴譜温庭筠張又新裴汶之徒或纂茶録或製水經或述顧諸至相踵于世百年已来搢于嗜好略與飲食埒者其今日乎今日第茶者取部源溢上至如日注實峯閩坑雙港烏龍鴈蕩顧渚雙井鵶山嶽麓天柱之產雖雀舌鎗旗號品中勝絶殆不得與郝源方駕而馳也其品制之殊則有若金鋌六花叢家白王家白其色類之殊則有若的乳白乳頭金蠟面京挺好事者往往祇金茶民不遠千里比比歲之禁所以愈密于疇曩也日者議臣深究厥弊一切條上乞弛去榷法以便公私語其大較則商之宜已詳矣若乃纖悉委曲尚亦有可言者乎二三子其考古以驗今毋忽

第十九　州縣之權

問先王建萬國親諸侯所以輔弼王室其守天下而為長世無窮之慮其為法甚密而小大之勢皆足以相維持故曰天子萬乘諸侯千乘下至卿大夫百乘以大使小以百使千（十當作）如身之使臂臂之運指而三代享國最為長久自秦罷侯置守渫

魏以後相承一法　藝祖革隋唐五代藩鎮之弊並設郡邑差擇守長幾二百年安于太平原其創業造統之意豈不以京師之于州郡譬猶虎兕之有瓜牙鵰鶚之有羽翼爪牙不銛利不足以威百獸羽翼不完強不足以絶千里州郡事力不充不足以杜漸防微而悍倉卒之變此理勢之所必至也議者以為承平之久州郡之權日脧月削遂以寖輕若夫泉弊錄而分歸于計司尺籍伍符移隸于諸將丁黄保伍外統于使者而州郡斂衽以尸百事之責是無異于委人以斗筭而絶其芻穀驅人于攻鬪而奪其芒刃其為患豈止廢壞毀傷而已哉苟欲使今之州郡漸復于古稽之前世輕重適中孰為最近夫圖治于未然觀變于甚微固儒者之職也試詳言之以救有司之惑焉

第二十　禁謁請禁

問謁有禁著于令甲有自來矣吏弗加迪逦者聖上憫焉取元豊已來有司未盡推行者上自一二大臣下逮百執事之別凡府寺臺監號為要切與夫廩膺筦權之煩擘一切申畫之使毋敢不恪雖三代直道而行太古天下為公不加此矣夫寡特之與比周靜止之與躁動一人之身何求而不得類上之人有以道誘其未至耳且異特日力弊于無涯之將迎公道屈于臨時之請託者今茲壞捧謝宜不無其人矣異特操竿牘揄修袂望塵雅拜累然乞憐者今茲剗迹休影宜不無其人矣義命之不安廉耻之不力雖有知巧將不能善其後則吏議沐之故也夫苟且之俗黙則偃勉服動昔奮奔競之風稍則篤于自信者興起則名為禁之勸在其中矣是宜學以入官者之所樂聞也諸君其試考古　驗今上以熀燿　吾君相之盛舉下使斯民知公道之有在顧不韙歟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終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安成劉弇偉明

策問下 雜著附

第一 召試著作正字校書

問文字之職歷試(一作世)選之尤者漢有待詔金馬門梁有文德殿北齊有文林館後周有麟德殿皆所以規恢矣蹤獎拔士類故必學涉詞尚足以高前躅擅當世然後居之而不疑太宗之始旁引秦府記室合十八輩置之洪文館諏逮得失時號十八學士入館者自謂登道家蓬山開元中明皇更集仙殿為集賢以寵張說自是集賢之名因以不廢方其盛時韓翃閻伯璵孟羗剌陳兼李白之徒相與抽酬思撥於翰於掌高覩至無歉誰何者一何盛哉近世雖有修撰校理校勘之號頗非其舊矣翰墨之臺至乃一變而為膏粱之區再變而為酬(一作晴)勞之地高謝偃蹇捷(一作捿)華不下尚修撰云耶汙青麾滅于古初蟬蠹蕃息于當年尚校理云耶先帝創文肸弊也一旦罷去之悉盡挈其實以歸諸著作正字校書焉然議者尚以為白墨貿亂淄澠不判則不若用 祖宗召試故事以訂其才否可也且恢文墨之地責之文墨之事則誰非文墨之人一日拔置嚴近俾之代王言運樞極此其出也孰謂勿試而可二三子試為具之

第二 復賢良方正科

問以言取人則迹掩于浮誇之易移而實喪于繁文之每勝然考其猶有補者其賢良方正乎自孝文親策鼂錯于庭其後千有餘載雖賢君磊〻更出詔世漂〻相望然褎然之詔不害為歲下莫舉之罪特(一作時)議諸禮官則識以賢良方正佽助于人主為不少故也是以一兩賜之不為一日月之薄使民焉有未知之利政因焉有未講之除替一旦擅筆天陛之旁皆得列而言焉決游氛之蔽廓增白日之末光古所謂不諱之朝蓋不過如此奈何其罷之哉彼說者不過曰君子惡訐以為直又其記誦瑣〻初非經奇要應罷耳曾不知得一賢春秋明王體如漢之董仲舒得一杳不顧身排斥大閹如唐之劉蕢則彼賢良方正獨何負于得人哉自更科以來豪傑魁磊之士抱器業蓄憤懣思欵一吐胸中之奇者幾人于茲矣且罷之誠便則古不宜有是科也日者因已復詩賦矣豈詩賦可

復而逮科未可復乎抑亦復之固自有漸乎將復
與不復未足為科擧之增損也願聞所以不吝德音
第三　紹述
問五代凋弊習俗之日久矣天右　吾宋爰集有
命藝祖神武震疊頓八紘而掩之卒定天下
太祖祗欽靈承奠枕覆盂以冑生靈告成天孫擠
迨夏古覇致二虜飽之金繒時則有若祥符加祐
乾旋坤轉史宿業而向方特則有若治平元豐一
祖五宗百年于茲賁飾渾涵協登至平休哉悍乎
不可尚已　聖上龍飛奮宅四履祗厥積命夜
閔于識有意乎式往訓而席前休也然議者尚謂
凡　祖宗詒孫謀以燕翼子很丕緒以紹昆裔者
亦已勤矣曾未一二而擧行之則豈為之輔相者
亦有待耶且宣王之始天下之勢不啻如綴旒棲
苴而卒所以攘獫狁平淮夷者以吉甫張仲之徒
相與復文武之業故也孝宣雖號綜核名實而卒
所以熙甘露神爵之化者以魏相擧文景武宣故
事故也然則為今之輔相尚何待而不為哉諸生
試言其所當先者求以復諸　上焉
第四　春秋
問王迹熄于不競之晚周而春秋作本末十二公
始終二百四十有二年紐絶綱陳橫流抗于一王
之法推之乎三代之上至矣其書則存乎訖理其
義則存乎推見至隱其譽善而抑惡則雖斷編缺
簡零落之餘華袞之休鈇鉞之慘凜乎其始長在
也逮仲舒歆尚之徒用以考災異則雖犹捷鼓以
須囂而不疑之按獄不過取諸剸牘之事而足耳
故曰不知春秋者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
不知其權豈虛云哉逮丁　神考自我作古置官
師揭俊傑使之應吾時求者非經兼須也而春秋
不須為彼為之者亦以迷書為無預吾事則往往
摭褒高謝不復省錄曾不如諸子之釀細文該近
趣者特見棘掇也且春秋以經則居五以本則本
之聖人則未暇及之也寧得以為無謂乎豈以始
學者本之以詩書智不足以逮此歟亦以時無吹
助未可使之昌言歟將三傳已自有得不復以遺
後人則莫若姑置歟左氏傳歷漢數世不列學宮
挽見好于劉歆乃如盛行然聖人之經非復左傳
比也今也擧而明之殆其時乎二三子試語我乎
崔略

第五

謁禁

問悠然來泥然受施施焉而旣以私遂至巷結轍而户摩肩誠天下之所公患者此前日禁謁謁禁之科所以不得已而設也揭榜當户者不知凡幾所蹊跧卒歲者不知凡幾人上自相府下逮守令與夫米鹽芫㩁之徵一切擯以限剤畏事者至號其法為拘文謝故舊如藐兩之塗人弛慶弔為不切之小謹卒然相遭未暇輸腑已如傷禽之驚虛矣夫宰相為天子求士宜莫親焉躬吐握之勞則閣之周公矣闢是相閤則開之平津矣今也何獨與之殊乎至於守令則又使客之禮不可一日廢焉者也柰何其褫之哉或曰禁謁謁禁是非壅人而絶之將公天下踈戚而一之也夫何病或曰三代直道而行禹稷皐陶相汲引而不為比周則公踈戚而一之孰大乎是且前日　朝廷柄用二三大臣有不便輒弛以利人則天下喁喁寬簡之秋也彼禁謁謁禁意殆將革之乎若曰事固不爾則謹以遲諸生之告焉可也

第六

疾醫

問久矣醫之不可廢於天下也洪範六極曰短折預居一焉而周官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眂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雖其奇細之皮膚若不足治而藥劑殺之齊猶掌諸瘍醫則所以儀民者亦以盡矣上古之俞跗中世之秦越人春秋之和緩與夫漢倉公魏華陀之徒或激怒蠲痾或湔浣胃腎或處以法度毋得輒更或為五分之熨八減之齊以摩挼調餌之所至無不立愈者何其神哉末世之醫至乃弊神于力圭刀思于肘書砭數寸之芒操豆粒之娃自以為岐伯鬼臾區復出而曾不知起仆回枯之妙正在何許齊治之効絶十二王而斃者已過半矣古人求醫必于三折肱之家厥有意哉　我朝昭彼壽域一端含生上而京師則有翰林尚藥醫學之徒妙手擇斥下而郡國則醫博助教時出砭劑以拯綿惙惠至厚也向急傳從中者或摇手束刺或捃于故步高騖大奴輝駭委巷甚者一發蒙之頃而隨手規贖又況其術初不善耶今欲如周官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而上下之與夫死生則各書其所以入于醫師然則所謂制其食者當以何道書死生定如

何也頗聞其略

第七　佛

問聖人沒中國晚乃有佛而凡先王留迹以援從者始不競矣佛之說曰無始以來誰頃愛纏淪苦海者彼推不知最勝法中有無上果可以證人可以超方而方後羈嬰滯念執着妄緣浪與腐朽俱化是誰之過歟於是出所以為人者而悲得解脫者一切界之號教外別傳至以有生為西兒以謂證是則成佛反是則轉徒多劫佛之說如此其徒之從事於佛者亦不過曰如此夫佛與其徒正自不得不爾何預世俗而近世好事者至乃假此以售進取名則儒也據然堯舜舊矣曾史有問焉者曰佛之語則然行則儒也究腸以稗飯枯體以畜衣有問焉者曰佛之教則然燥吻捷給是東方號號隱語者也自謂為禪醐瞋一榻是宰予之一事者也自謂為定禮義之冠冕指為當身之徑捨天屬之子姓視為生外之長物吊奇則佛怪語以等偈頌矜惇則標子住以燕貝蕪蔡其機械小數初在肝膈之上錐刀之末而徑欲馳四無礙辯擅六波羅密亦可謂不量力矣彼其有得者果若是乎孟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而孔子惡似是而非者嗟夫儒者之弊一至於此諸生其求喙乎

雜著

海門按田書陸瓊橋壁

淮海人謂水南貫而順下曰涇若頹凌注六丈注是也謂始別而卒弃曰洴若負洴是也謂扶水所奔注使之且不漫曰夷若鱸魚夷鏤沙夷是也溝則取其駢驪一作雜列若匝舍然故有新溝京本有港字則以其濟濟如人之赴委巷故有曹梢京本作梢巷貼四達而平者也沙堂以蠢一作介立聽一作耐蠹蝕者也符枯農民耕且使有名者也沾土之絶海京本作溝而遠于中者也段其有其土而限甬疆北界者也塗溦而起者書作搖而下者醎瀦鹵者退灘殖且漩京本作涵漫不任燹者而捍環田若舍以却水者也元豐六年秋九月余按田始浮黃洴愛其寬平慱衍一作愛其沃壤以謂雖使注瀾涇其中求沃一作俊于是弗能也道旁見犁田一作耜科洒洒如攢指問土人皆曰此穡之最良者民築堨焉堨一作堨有積楛一作棘如坻

建小廟其旁自謂因傳（一作窮）因率醵狗摟人使司
盜（一作衛）至終夕投作不休少息則繼之以歌此謂
為蹄揭相舂者（無問京本作問）童兒（一作）媼悉和也甚者
白晝相追逐鼓歌相期會遣巫下神問遺豕園里
（一作小）兒徼祈賽福翁若婆操雞觶清醇酣列置溝
中求酒家往飲𠯑酢者或仆臥膝問或袒跣作氣
指儲胥（一作所儲）曰吾醉鄉物也（一作醉鄉物也吾）其行樂盤嬉
（一作衍樂局）如此蓋惡歲之幸民也（一作仁一作故敗今食安陌犯絶也洪）
明日抵碩凌涇按劉跂駐十二人號海塗者敢後
題揭王廟壁又明日按王守明假嬀表墰寺十九
葦叢視前所驗橋苗惧款丁实也又明日背飛沙
壠越新羅點遵坊之為（一作在）東下沙者少前浦六
丈注抵蔣浜蔣沂少道（一作善）道悍中絕如決潰斷
絢潮汐去來（一作潮奔狂潮）比他處尤險涉者也李義石
璣左素三層田在焉已而望東沽求陳橋符故道
登鹹水埠絕處傳仁孝村逃者不復故（一作是）田類
為莽墟追念禹功愴恨（一作傲愴）者久之暮宿陸瑕橋
訪（一作訂）前路夷險迷行也寧復有美田盡如黃浜
者乎鼓歌相徼逆寧復盡向時之民乎道之曲折
寧復有險于蔣浜之東西者乎因壁之以告後之
按田者使勿苟而已（一作却無因壁之次漫諸宅日吾將徼諸行社曆）

書隱居王適中壁

吾友適中天資豪爽雖蹭蹬有司積於而視華中
人猶快也故論文則按牙角商訴則既與奕頫頡
千世瓜掌萬徵不洽太而清不嘬咯而腴與之處
如汾鼓周鼓楚之松越箭不遠古韻高出而彌令坐
揖蕭洒也豈與風塵中物計勝負哉元祐庚午將
晦之前四日偉明試筆

書漢武帝故事後

撰人班固世出官次未它見故事中言儀君傳東
方朔術至今上元延中已百三十七歲元延成帝
年號也則固者其成哀間人歟及其後言迎神君
說鬼神事與浮屠相類則予又疑後人託為之也
然其間敘叙精緻雖多誕謾不經要不與外戚傳
郊祀志相表裡者盡鮮以為非西漢人文章不到
此予從里人王蒙王得此書因為之讎正非是僅
十二三既傳之別本則輙以此本歸王而附所以
識固者元祐乙丑孟夏廬陵劉跂

刻劉宜翁五詩碑跋

一日有鄭筒自羌南來抵余與李君英發者發之

則前韶州太守其與劉公所遺五詩也時仰山上首德親適班坐余謂李與親曰公詩語灑灑似從天仙中來其傳而在人間亦既多矣使讀之者不問其所從得必曰劉華正甫譬之水下千仞清壯峭潔可望而知也而此五詩者尤號孤唱不刻繢而工非韻偶而律其懷舊儁新弔欵荒落方復螝蛣悠悠之徒而與彼眺睨八極者相季孟則豈若遊仙步虛之作消神泆慮佗佗而後為至哉予延親決起蘄叩曰審爾顧丐本乎予副諸豐珹相與好事者為私室修如何余與李笑謂曰親乎哉尚詩為耶夫知好公詩而初不自好念與好之者同是貞好矣吾等亦何復執惜遂探本書其後以畀之公節義人也嘗官敢任大事則今所至自謂（京本作號）三茅翁者元祐三年仲冬廬陵劉弇偉明跋

書楚辭後

茲本傳自廣陵董天民天民主通之靜海簿自云得之林公次中家次中得之子固所謂秘閣本者比模本十異四五予從天民求之十反不厭然後得而視竄字之在模本者與模本莫有而予注其勞者類不少則乃歸以其說為信然來則楚辭善本視天下宜不多有矣故余于此本尤系志焉元豐四年秋九月中澣琅山識廬陵劉偉明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安成劉弇偉明

疏文

興龍節開啟功德疏文（代洪師態日通行制）

右伏以曜靈契夢華渚發祥貢人開載誕之期錫宇協延鴻之望況臣民壮分寄章綬榮身生成（京本作平）庳他裨補何（京本作宜）有雖乾坤之造終始難報而臣子之願中外則同奉千官（京本作歲）之觴日斷堯天之雲日考諸福之物情深周雅之岡陵爰即梵宮仰祈覺蔭伏願　皇帝陛下鴻名載赫懿鑠于昭一六合以宅中四三皇而觀妙域躋品庶衣燕（京本作賜）高年無疆惟休永錫難老占南極之星蓋一労（京本作宜）增有爛之輝閬（京本作高）中萬之呼者（京本作有）三更協後滋之數臣某等無任瞻天望聖祝頌激切之至

又

右伏以瓜瓞綿休電虹誕聖龜耆兆一人之慶葵藿傾四海之心而臣尸責熙皮饗宗外討範圍所至爛灌何功雖成物者洪造之難名而愛君者有生之共願指日下而長安方遠莫奉宸觴詠夫保而南山不忘獨先棋算庶徒開士徹福大（京本作覺）雄伏願　皇帝陛下有截承祧于皇羣極性五常之仁于堯舜迪四人之哲于禹周星揭老人數超神莫且天地無情于芻狗補報終難為雲而或致于象龍感通斯畢臣某等無任云云

又代在州官

右伏以甲館延禧流虹誕聖踊歡歲發春之候兆乘乾出震之休葵藿知傾臣子致後惟大雄之普覺（京本作現）細浩劫以播慈載款紺宮仰祈祺（京本作芀）算伏願　皇帝陛下庭衢六合步武百三駿惠龐鴻寵綏載履闡釜而迷七聖後天而凋三光尾飛五之龍廣燕謀于下武探濬一之策遺慶祝于華封臣某等無任云云

又代西衛侍禁

右伏以天命肆而前緒光德水清而貢龍降千齡啓運萬室延禧況臣身荷寵榮屬縣姻婭難難報者聖神之天造而知傾者臣子之葵心爰款竟慈仰祈祺算伏願　皇帝陛下六龍邁震而作前離陰不拔之丕基耀無前之懿鑠（旦旦）輝南極呼契中嵩無疆惟休已慶（京本作聽）謳歌之帰啟以莫不庶吏資富壽于祝堯臣無任云云

坤成節開啓功德疏文 代熊特制

右伏以洞庭汎而木葉下一氣驚秋黄河清而聖人生千齡協契啓嬀虞之僞汭兆興夏之塗山天壤烝和華夷均慶不有覺苑之祈孰資曆筭之龐鴻紛緇侶以鎗洋繹貝文之祇遂翕是百祥之降諡茲五福之先膺期消疫有補洞獄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素舒閫教厚地載方位以之允大周家德盛而未嘗遺變禹鄧之維持漢世事蔵而終足解紛非如擁日東來回春北陸揩洪業于聲氣之弗動廣慈訓于謳歌之已歸而臣某猥殿外邦適逢令節休雲天之普施欣草木之餘生建卑悉態千里尚貂于楚尾獻芹傾囊三呼敢後于嵩高臣某等無任云云

又

右伏以萬物順成方應金行之序千齡集慶誕開文母之祥實惟爽夏之交欣叶神天之來相梵金布地曲致精嚴貝葉披文載陳悃欵旋集上聖之善卯資有永之年伏惟 太皇太后陛下總體坤元信膺天助宮闈正位飭陰教以修明宸康聽朝散仁恩而覆露群生悅豫四海歡寧臣某等忝冒王宮運逢令節物雜論報但傾懇到之心美必思歸願頌綿延之壽臣某等無任云云

又 代劉蓮光

右伏以盛德在金玉宇快涼颸(京本作飇)之入皇天開聖璇宮儲慶誕之休元雲布色以通霄(一作霄) 大陰騰精而協夢德均持載歡動傴負惟含齒戴髮方幸于闍布曾鼓腹擊壤不足以報稱自非欵西來之最上何以佐南山之疾呼載繹貝文肅將蒲饌葉靈長之曆筭茲擁祐于覺苑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纘女延鴻俔天錫羨雍容彤管之法度增大軒星之輝光位正六宮協王(京本作關)雎之詠周似母儀三世(京本作嚌)陋沙麓之異齋(京本作有)田(京本作商)壽域躋泯樂郅適衆有效珍之有物無失所之一大臣某等令節親逢譯躬知罕屠然傾霍空迷魏闕之思述彼獻芹更效華封之祝臣某等無任云云

又 代在州官

右伏以璇玉成宮星娥協金行之應元氣覆戶地維符火德之祥序届秋辰天開慶誕擁百靈而萬祜奄四履以埸和徧欽能仁更資有永煥若禪扃之金布闌然淨侶之雲臻戢貝字于珍函致蒲盂

於香積俯傾葵懇上祝椿齡伏惟　太皇太后陛
下軒揚飛輝极塗抗則負扆憑几之隆顧託奠枕
覆盂以冒幅員式朴以嬉既安且治而又率循
嘉祐之故事對越　仁祖之閟休赫然隆名高役
复古臣等幸緣天與節乃時逢且清明再造于乾
坤雖形容而不得而喜慶須知于蛛蠲㡉感通之
可歎臣等無任云云

坤成節啓建功德䟽文代洪師熊待制

右伏以配文嗣音大姒肇洽陽之福毋尧成聖慶
都餚斗野之休候爰届于清秋節適臨于慶誕覩
萬物之理皆知致養乎坤誦小雅之章敢不思報
其上述用心先傾藿地欵布金力資而篤之覺慈
仰祝南山之膺算伏願　太皇太后陛下無疆壽
裕俾艾延鴻有開必先永錫難老清蹕而朝萬寓
後天而凋三光擁介祥祺億寧盛世雖疊疊神明
之顯相輔順當然而區區草木之微生技誠止此
臣無任云云

又代衆官

右伏以雲容入户一葉應天下之秋王色覆衣萬
世得聖人之遇天地之生成無以報華夷之鼓舞

無吴一作　不同方屬葵傾敢祈芹獻上萬歲壽初達
於千官歸而至尊莫先于百順伏願　太皇太后
陛下增光離照開大震塗未艾延禧無窮申算動
星躔之其翼翼雍什之閟陵大德之必得其名已
餘复古多益而以莫不庶更祝後天臣某等無任
云云

祝文代

謁文宣王文

惟天地之大萬物雖知不能報然無不报之萬物
也夫子天地也頓區區薦奠何有哉亦誠而已矣
某守藩之始方徽王之休以化斯民取王之所以
遺後世而無窮者以　學者則凡進謁祠下敢不
式遵故常王其肆臨之無替尚饗

謁兖國公文

惟公懿言行以開後學時用舍以同聖人視儀上
公以食兹土某守藩之始典礼有在敢不奉以從
事又用躬謁祠下庶其臨之尚饗

祭順濟龍王文

夫雲雨國王事也千里赤地凡神而食此土地宜
愧之而王未暇及此豈太守徐耶謹用所以當告

者待命祠下惟王其利澤斯民毋忽尚饗

祭文

祭海神文

維年月日謹以清酌暇（京本作庶）脩之奠致祭于大海之神曰海之在天地間醲百川使下趍且色為而不拒也初無小大汙潔之辨紛萬族使蕃息宂長而吞吐蹠躃乎洞鴻滂瀁之濵也曾美惡之莫予間夫惟萬族也而無所間則宜亦不使一民或失其（一作至于失）所夫惟百川也而無所辨則宜亦不使一方之獨被其患閩之性歲若実遭怒弗補（京本作適）厥經漩瀾倒注奔鯨駭陸黿黽生釜天吳馬啣蝄蜽陽侯抃手舞歌飓母抗雖嚇鸑驃磬千里悉潄斯民嗷々靡所控告彼膏者壞燿焉如掃豈伊民祀弗將弗虔豈伊沉碟犧靡歷年若證若訶靡遑斯懲今令之來也實父母斯民而適維其遼実棖有此土以處而戚休悉究實土毛生齒之弗靖為憂蹇賦輿貫粒之腐敗悉疚蹇維霖霪惧或沛滂蹇維塹防未悉完構用廸惆誠將事謐涓碩肥者牲有羞孔時若戾止以安以綏將若悉使往者之泄湧妄行反而為今茲之利涉安流也將若悉使往者之祕怪騰軒激射濤波反而為今茲之儲密宅幽也將若悉使往者拔木飛屋不約之怒號反而為今茲冷風之號和氣之游也將若悉使往者霾昏不祥祲曈蔽虧亢塞上下反而為今茲望舒之夕羲翔陽之朝浮也登餘波于上而揮蘇苗之旱澤霄澄漪于下而為弭（一作瑞）世之闔休長魚黿蚶民食夥猬鯧肉溪夷下滲弗苗（京本作宙字）毋或鼲羉摧檣傾舟毋或漬（京本作潰）鼇鼉漫民疇毋使鋸牙劍尾乎搗毒毋使旱魃蜈螣乎肆媮毋怠乎其慮毋怨乎其求其毋與袖之既其毋貽今（京本作神）之羞尚饗

祭王荆公文代人

噫嗟公乎何為其然乎豈富貴迫而賢有智累乎將造物者畀付（京本作賦）施予或啬或贍而羌不可以力騁乎抑亦雷霆之震雲止為瑞物而固不免夫翕霍而散與濯々而萎者乎且從古以為難者莫甚于掃不堠之蠱起父作之瘵以与一世期（京本作斯）乎有成而甚者至使天子快登平之適遭斯民無聘駘之斗駭非守能固其初力足以郡其從者能之乎然士或勇于有為而昧于知經求完乎此者不

踦則躓而于斯時也有能爍傳注之秋燐探百聖乎虞淵佛然號爲一家而使後世于此有攷者方自我作訓則可不謂睨聖人之閫而直躋者乎已而擲去事攉一毛九牛凡此者人皆難之而公或以爲易人皆偏焉而公可得而兼若公者其殆命世乎其有特而未已者乎然則我尚何悲乎夫惟周袞旋待于公歸商霖更朞于說作天下之有望于公者以此輿夫識公于四十年之契闊而遇我如旦暮之頃訪公于千餘里之鍾山而輙申我以縞紵之好吾之有得于公者亦以此而厥望未償撫惠方甫一旦歸窀于漢〻之北原功業之及人者未能几何而愧獨遺此平生則吾尚何可無悲乎噫嗟公乎庶其來奉乎觴乎尚饗

又

嗚呼麟鳳儀游於舜之飛傑立一世有公于茲江河取東吞吐源委厥彙洗光非公而誰自古在昔革則寔難雖騅回沉衆所共患或拊而𣿅或譩而譁（京本作灌）及公有爲年底于安久矣聖經理鬱弗通傳注摟〻悒覆亦衆孫漢迄唐大儒厥宗及公有訓孰敢啍訌奎輝不揚蕺我文造冗長感促孰訂孰攷朱藍等姸鎂句雕藻（東本作轉句雜薰）及公有作羅翳一掃始公熙寧運舟蕃錫大賚天子丞憂蓍蔡國經天子丞諏人謂公進說商旦周公熙寧季以位告去孰視富貴擲如遺屣我祖東阡甕牖蓬戶人謂公退留侯跡傳嗟〻我公今則已矣來軫孔道未梲先梲壽則大耋及中斯止平生磊砢尚可僂指曩于晚遭公力之藉方公長往余弔莫暇音徽求沫碎影何謝長隱鷹辭播哀脩夜尚饗

祭鄧通直文

嗚呼誰非豈財揩德則匱君裕于德而不財愧爵以恩叙莫能生存君修于福生以爵闡孰昌其生孰富其齒弥百之年及中斯止麻源之北章水之東有翩歸旐髣髴音容人之當然大變曰死足慰無窮是惟有子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祭王夫人文 三首

嗚呼人治之大內則閨閫視古無愧亦有成烈家閑靜莊丞訓是服縡究弗渝惟夫人之淑熙如春暉字弱撫㯀中外怡愉惟夫人之慈有子材賢震赫家声龜組待傍惟夫人之崇終始一德惟琁惟琰凡弗能者宜夫人歟百齡飄驟星比隙駒八十

于玆誰夫人如丹旐有翩指日徂南薄酹爲辭庶其無憖尙饗

又

伊死生之大變如索陶之紏紛拾永年而歸全斯足矣而何言懿夫人之閟世豈宜家而淑溫成夫子于飲助迪終言而純〻粤平時之里閈爭挹躅而取芬如嬿章而駢組煒焜燿其閭門方視古以驕烈豈長訣之泛泯瞰閭山之峩然指歸途乎兮宅遽哀音于素旐緻宬嗟于路人悲隊辭而一酹庶髣髴而臨存尙饗

又

猗歟夫人王宗之媚如裏斯禕褕我中饋亦有乾德靜專柔欽〻有修慶欽紹乃齋婦爾母儀終吝來暨播守里閈不能着愬人生孔艱十五夭呼天不吊年而夫人畀擧世悲苦衰落凋替紳紱聯〻夫人門地昔盖母賢寔惟其子其閭寂寥今則高視峩〻閟山寔藏是啟指期斯浚式筵式几靡誠弗將六職惟吏矢辭侑觴尙其臨止尙饗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安成劉弇偉明

墓誌銘上墓表附

宋高士何君墓誌銘

上嗣位之始詔中外得言事未幾四方章輸登聞日以百數　天子仁聖幸加恵臣庶諸誕謾亡益於治體報罷貸弗按而其間剴切世務赫然號能建明者録用如治平四年詔書是時以言起徒步自太學生何大正始大正自言始吾發齒而亂吾父丕轉之南畝而坐之門側之塾期我學也及束髮而弁也夕去吾孺子而朝作之成人期我躬行也遺我如此與財孰多又曰方吾父弃養惟不肖嗣人不克立不能修大宅窆事使羇客淺土萬死不償責今者南歸幸蒙　天子厚恩遷奉適其時宜得銘揩幽用追補前愆陋失先王始嘗腆遇我且有文敢以謁弇曰是則我不可以不銘君諱旻字持謙姓何氏世居陳留太平興國中有出爲韶之仁化令卒官因家焉者於君爲四代祖王大父諱世隆王父諱選考諱貞江嶺間俗神地理而王父喜讀青囊書間語術家曰試爲　我求靈潤福岑

蓋老大吾後者不議費術家曰有是在南安之橫浦驗如言卒徙居之故君遂為南安人自仁化徙三世不仕而君好學略通大義不類他隱者借高自名以文域有司一不契投筆硯絕口不言進取少時侃侃自將孝行高里中族姻有弗槩於理必引以歸正雅不治產然喜施雖隱約阡則撥人急力笑來嘗壞頹人有干非其意不為動閒讀莊周書曰快人何恨（疑作限）吾送老宜也晚嗜泉石推知勝處幅巾杖屨男往不疑里中歲時酤于手承上冢坐社衆得君乃歡雖雞黍為具或闕匕筋酒君至乃舉而君亦悠然往赴未始失意一人太夫人年九十尚無恙君于是六十有四矣白髮婆娑奉旨甘契節適親亦對之歡然有壯于孫悅弗及者內外親黨戚性更外除崇甚然不御酒肉人以為難元豐四年十月疾終于家壽七十有六娶楊氏再娶劉氏皆前君終四男子如珪如璋敏求大正大正賜進士出身宿州司理參軍初太正游太學與未資敏求曰無若吾繪事當可辭同俱留京師十六年竟就其第女子四人皆已適孫男二人曾孫二人建中靖國元年二月二十九日辛酉舉劉夫人合葬君于大庾縣玉池之原君長于大小篆傳神山水得意處自成一家嘗評李斯陽水篆如嚴諸侯助祭凜凜不見頹倦見闕立夸凌烟功臣像王維輞川圖曰元子去世誰復識常山蛇形蓋以自況云何氏系出武王子叔虞其後十一世曰萬食采于韓春秋傳所謂邘晉應韓者也秦并韓子孫散處陳楚間習讀音謂韓為何故有何氏銘曰噫新居清東秀儲間護而發舒噫若德有蔚其特衍施而厥碩斯祉斯附畀我昆來其尚多乎哉

宋居士王君墓誌銘

紹聖三年夏五月二十九日居士王君以疾終於其家之正寢既卒哭矣其孤廷彥書謂余曰天以釁禍酷吾家諸孤置弗謹而鍾吾考吾人雖相與抽推殞氏賴焉焉無益逝者獨求世之名能文者誌銘裨傍尚裨倚且有致此其為終天之恨敢狀以告余于王氏遂元豐同年進士又嘗獲拜居士君則所以欽識之思無易我者維太原之王系自仙人子晉其後顯者間出有以戶部侍郎終鄂周時曰朴者于君為五世祖宋有天下侍郎之父子始從江西之廬陵遂為廬陵人君諱九疇字建

中曾大父諱大父邀考光遠君四世不仕而君尤以隐德高鄉閭方尚少資警敏已如成人加壯而端毅况默雅不喜設飾平居退然若不預事及事至求辨揣𢩤括立發取無負類智數者而不恃也事親以孝聞母夫人屬疾弥年醫藥護視未嘗輙去左右至廢寝與食迨其終無少衰者皇考之喪會君在道及訃聞一慟幾絕其後宗以為終身之戚時號慕隣里為之感動先是朝士恩他姓子以后己者加長矣既更得子則復欲奪愛作之取謀于君〻曰恩之誠若妨嫡正使不為嫡妨則是子去將為適奈何忍欲為忍人事耶朝士愧而止聞者義之嘗浮洞庭會天暴風人有以舟墊湖波中丐援溺聲甚力更數舟皆奪氣睨船自脫引去獨君奚疑免赴急視驚濤若平地或止之曰俱死無益君曰使我援彼而死亦命也賴以獲免者數人其仁心類如此始君頗亦有志書史間輒為生事奪去緒業不卒而一時交游皆君子長者遂以聞學啓訓諸子至躬自督約嘗曰吾其作大門閭須吾兒車益容入耳侘非所冀也自宣義發弟君益得故仕家事一以委能子時〻從釋老之高躅者遺累捐絕若夷死生要使身世無毫髮恨急人之病如救災灼里之爭辨若不以干吏而以不得直于君為慊初君不嗜酒然客嘗滿門人〻皆得其歡嗟夫雖古所謂仕焉而已歸教其鄉里者亦無以加此壽七十有五娶蕭氏子男三人曰廷堅曰廷彥宣義郎知江州湖口縣事曰廷老有文學累舉女二人適呂仲元孫慎徽孫男七人孫女二人皆幼以十二月庚申葬于儒行鄉仙桂里三合之原銘曰

莆乎此流澤則長後乎此益闡以光有致者德而斯允斯藏弃〻新阡既協吉忌有徵者是為王姓安安之藏

宋劉伯景墓誌銘

伯景别余之一年補賀州富川尉又二年而訃至豫章余哭之如古所謂哭朋友（京本有昔字）最後得其臨終數百言曰吾疾勢憒〻冀少日有瘳而目頃來殆不可力青衫黃壚此自吾分不可（京本作決不）復作兒女悲（京本作什無）但生平百不一究吾蘊萬不一償吾志沒當有為我不平于造物者必徵信筆使我沒齒無滯對淹恚將非予耶嗟夫君之寄聲我其

有以也夫是則前期蓑次論列附銘左方宜無愧
君姓劉氏諱戩字伯景吉州之安成人曾祖義總
祖文奐考俊皆業儒蓋不仕於數世而至君考益
以時譽高諸劉晚復不偶既而語兒曰得志固不
在吾兒乎無乃父德揚屋即盡取其所藏書數千
卷遺君使讀君以七歲聪其父詩至有忠孝語闌
者合尚號里中奇童及就傳經日成誦日數千餘
言至攬書兒書輒之亦有餘敏壯歲諸書蓋無所
不讀能不遠（京本作苟）於去取始讀前漢書萬石君傳
慨然撫裹曰負得師矣至歿時則同與人意閣同
他日視舍壁攬筆大塗曰萬石君是吾師也沒長
孺豈欺我哉時以為名言性樂易不事詭激甘膿
非出自其已不以饑飽丁內外艱宗甚幾至滅性
歲時與（京本作展）祀悲哽若新有喪者推以喜治生視
貫粒空匱裕如也與人交初時徵逆會不可意決
不獲嘻嘻捐取附客至一室蕭然焚枯斷醴取適
而已曰吾敢以樂諂憂乎閭里慶吊風而（二字京本作必）
先曰雖微我人其忽諸先是里豪有伯仲謀駢居
知君有信義相與特藉逆決之陰約君曰誠使我
得善壤頭效奇貸君笑謂曰子欲以是病我耶乎
謝絕言者愧歎以策試禮部第元豐末進士特奏
名釋褐假承務郎初君弱冠旅貢士遊京師一時
士大夫爭傾蓋推轂期以膴仕而施學得喬將肆
漫蹟者逆三絕脫收（京本作取）一官而君白首矣及之
官當川事巨細悉力審處過煩筆立辨無留敏有
弗便徐為剖決引誠忼慨言毅質仁大吏以此多
之疾之日太守鄧侯飛書官舍問狀所以勞恩苦
勉醫藥甚至語家人曰侯誠惻我無量但屬不應
得此疾雖革永訣語尚可料理復索紙作書僅成
擲筆而終鄧侯得之悸且痛（京本作慟）曰天奈何奪我
佳吏乎年五十七諸孤護若喪歸葬順安鄉學山
新塘之原娶王氏前君謝世再娶黃氏子男五人
公度公量公肅公傅公顯今為名進士女二人適
進士歐陽奕許世延孫男三人大受大成大順孫
女六人尚少有（京本有詩賦字）文集三十卷號無悶集藏
于家始君無恙時有仙女來自臨賀自謂陳仙嬌
仙當下時不復形聲數漫粉壁畫字書自見作詩
遺人多禍福意初雖隱後皆無不驗者嘗送巧詩
得四十字有青天盡遠山黃河流白水語人皆賀
君得吉贈君既疾始怪（京本作悟）其語曰青天盡遠山

千里歸瘞象也白水于文為泉合上黃字為黃泉死徵也嘻陵仙命之矣尚何逃乎已而果然又貢士刘瑗君碧年時里中友也有斷金契君補富川而未赴也一夕夢與刘方轡從以輜車若取道之官者他日以語刘々戲應君曰復使曳思祀從君後乎夢不閲歲而君終君終之一月而刘死矣其精神京夲作謂所契如此君别余以元豐八年七月之十日終以元祐三年十月之十四日葬以明年十二月之十六日云銘曰

材則長壽胡嗇南圖收而淹逈誰執咎莽難測孚山陽厝貧宅厥有子可無感

宋鄧夫人墓誌

有懿行女子從其夫之官元祐八年二月二十有一日以疾暴終于莆陽司理參軍之官舍者曰鄧夫人世為南劍州沙縣著姓父硯有隱德母曹氏妻氏而夫人則曹出也生二十有五歸同郡陳君全始夫人少特子之者裕于為親及歸陳宗婦之者安于為舅姑而夫若子初若不計其慈順既而豐然有閨則中外族姻至有力循疾放而弗逌者資淑柔靚莊所以督約其身甚備平居無惰容不妄笑語不以家有無累其夫然夫亦以此取辦其加于人一等每如此謂陳氏作大方未艾而奪之年使不克遂其志之思疑以歿天之戾于人其至哉壽三十有一二女子于是莆陽君謂余曰歲有十二月十一日甲寅于衣則良得故鄉之北阡于兆則吉圖吾妻之窆穸于此法宜得誌敢以諉子嗟夫余陳執也義不得然是則誌夫人且詞以哀之無若我者詞曰

夫何天之不淑若人兮禍忽然乎福先變索約以膠蔓兮一縷泯其百丘捨蛾眉之修嫮兮閉鬢鬟之連娟痛未朝而晞露兮奄先然而摧蘭佩琤然如鏘鳴兮衣霞裳鼓瑟奉寒淹留乎下泉兮曾不以夫子之故神翟翟而長蜿兮形膠膠而弗寤總性之寂寞兮邈生平之笑語邁幽宫兮暮不追睇龍津兮述翼里疑作貴羌數詁兮寓恫悲以鋪懿鑠兮視吾辭

宋歐陽文叟墓誌銘

余紹聖丁丑舟而北也文叟疾良已過之訣語余曰老不貸我腓腎弱且弱苟得上浮中乾之術在法茲謂土不勝水肥釀其臟他敵我而焊石膏梗

以剌名者反君子弟之左右侍也疑泣焚煎嘐胃
戟腸又數得醜夢決不久客人世且修短自吾分
獨予生隨予磨滅念之令人不置片石揭幽知我
且文則予在他日誠不能無萬一冀奔鶩謂曰無
苦君會當有健特李何騶作不祥語是冬疾復作
明年六月乙酉果不起其孤向廬陵走一介以書
來京師請銘曰茲吾父志文人謂何予逆爲次
攷政蕭侯元卿所爲狀泣且叙曰君姓歐陽諱通
文叟其字也世居吉州之廬陵爲右姓曾祖諱壽
祖諱鵬考諱居簡皆不仕君閑娛樂易少時炳炳

類風成者就塾日誦書千言塾中兒皆出其下生
九年而孤逮事皇考而弗得則取其尤篤者孝其
母夫人弟其兄監簿君又二十年而長其家復取
竭于其母兄爲未已者友其弟慈其諸幼于是閭
里翕然雜君所爲既樂慕之則間又愧其不及熙
寧中　天子黜浮靡始詔取士本經術異時廬陵
庭貢者幾三千人雖盡斥故習然猶窘成說場屋成
算莫適主而君獨安然類與事者一出輒上列籍
譽益籍甚明年禮部报罷歸則盡出家所藏書千
餘卷羅諸庭曰是豈不足娛老何至逆少年討校

後先孫場屋美耶郎又與其配(京本作妻)約曰歲時祭
享我則不可使非不繼伏臘醫藥男若女婚嫁凡
君于中外親戚慶吊問遺凡若干費出則有程矣
餘悉付饔奴使我詩畫意賓客無留爲也君喜客
雖出天性至不可得而親邇隱崖設不少貶降以
是門無雜賓所與游皆一時士大夫晚度舍西南
地築愚堂居之自號逸翁時時杖屨汎徃賦詩垂
弈搔置世故取自放盃酒間戶外過(京本作道字)有客經
絳不厭也其達如此令夫利徒風舶雨轉遂迫什一
乾沒之貪死貨長年無須臾閑暇也孰與詳居嗇

出泰而家者仕宦者率然相遇必顰呻吏常嗜纏
羈勒絕豈食不及(或一作不)下咽救老決去就及不忍
以蒼儲易朱紫惑也孰與食先疇無愧色者之二
人者固得矣而胥失也文叟生不爲(京本無此字)世用
問叔則多問失矣而獨得也嗟夫此其爲無負歟
壽五十有九明年冬十一月乙酉葬吾儒行鄉淨
源龍坡指娶劉氏男子三人曰伯虎則請銘者也
舉進士有文學曰叔豹曰仲熊尚幼女子二人長
適南安軍司法參軍蕭世砺次許嫁王氏未行文
集十五卷藏于家初君之隱也今給事中范公鐘

過其家留詩道舊繼而作者甚衆通守徐君常校理盛君次仲皆以文高君行而又嘗記思堂者余也銘曰

涇吞渭滌如命何性其自視不媸妍聾暢皷琱玉瑳哲謀肅乂聲試詞逆古已然尚胡嗟烏黔鵠白寄一呵塞賞收影六籍哦其孰榮盛孰坎軻耒年斎志在澗阿以此易彼得亦多嗟吾文吏題且和壽弗克究理則那惟名與寔不贼磨視吾銘詩尚無訛

蕭孝廉墓表

熙寧四年夏四月丙子有宋篤行君子蕭君以疾終身之歲冬十月甲寅得縣之儒行鄉崗陂原以葬而後二十有二年壬申之六月其孫公敏之遊劉彝寔表其墓君諱汝為字叔展吉州廬陵人警敏莊裕于親弟長慈下而柱蹤已自其兒時有聞而加長則浸以文學見稱于伯父御史公每曰是兒必張蕭宗君讀書取大体不誦〻習章句喜讀西漢書會得意卷郄日不去手為文君陰與筆計語千百抽楮立就奔壯卓詭初不自收束徐則宿理蓋矗如也劉方掾圖略不復剟銘痕跡其上如是于是人謂君方將翱飛黃騁長道脫驂解服蹤蹤燕越取萬里寄一躍中意弗蹶其在此曾不中道而適得蹶焉則悲哉天其不卒于畀材而戾之亟奪之果也先是歐陽文忠公過七里院得君所為記龕壁間者讀數四不釋曰筆勢疑高古作者正如是矣其題四明奉化之浮屠壁也至謂短綸不釣深弱弓不中遠張賦科苑廊廟材蹤矣丞相荊國王公時為縣于鄞一見以為浮當世利欲意君于詞賦絕人遠甚然居常薄之異時廬陵號天下士區處書者紛以千數有司幕處操鑒柄契圖方索來者氣君坐囂譁中隨經目無巨細即一揮有司輒稱善以故連三冠多士廬陵至今號青錢解元以方張文成云君貌瑰整望之嶷然若不可親人相與處久益不忘釋去推蹤財（守令作略）所至不計貲實多應手一空雖大竅弗靳也急人危難若出自其己士從學嘗數百人悉得其所欲授益懽嘘間語人曰古所謂正可坐之立然中者非我謂耶舍旁近有溪因命曰潛溪即卜築其上自謂潛室客書枕履自副君無須茲世者熙寧初　天子起有道之逸田野間者衆謂君曰盍應詔即件名

舉君孝廉郡守以聞而君死矣享年四十有九娶楊氏三男子公望公康公礙四女子皆配仕族有集三十餘卷藏于家蕭氏故長沙人廣順中有以馬氏亂徙居江西之廬陵自諱儼者始於君為遠祖至六世諱定基者始起家為材御史與君皆出自曾大父諱渙而諱良輔故贈尚書工部員外郎者於君為大父諱化基故虔州贛縣主簿者于君為考自君以學行高鄉閭蕭氏世益大成材者相踵云余哀君以彼其身卒侘傺不遇以死也于是系以辭曰

謂獨君壽兮羌孰濟而材之謂獨君修兮胡反修齡以促期眇莽冥默兮孰職孰尸曾不慭夫造物兮彼死生亦奚以議為嗟嗟孝廉兮有赫厥揮殺考彙以宅兮噤不浮施世故飄驟兮放子一歸頓有以遺其嗣人兮曳焜煥以藏䃕得未為賤兮失非所羸措辭隧陽兮迷毋可悲

龍雲先生文集卷三十一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安成劉弇偉明

墓誌銘下碑附

宋故王君章墓誌銘

熙寧中君章子從余游因抵書往問安否恨不及邂逅相與歸一日之雅以謂徒䢖居不知凡何特能相即也既而君章報至惘辭闊幅度若引退者之臨顯人因撫書自慰曰吾雖未及見已知其為長厚人矣越明年道過吉水因踵其家而君章適與其子皆在問勞甫畢即握手把酒引滿歷歷語過眼事若當疑故知已然殊相歡也又明年余將赴試礼部而忽有以君章訃聞者始而驚中而疑且信曰孰為君章而止是耶彼痼者之與瘵而弱者惟不能時飢飽完守京本作寸氣病之相攻乘不在實賜在膺湊甚者或內潰發熱以至精液漸京本作斯涸乘終以待盡死無足怪也吾始見君章時蓬兮剽剛吐言琰琰豔豐碩而氣浩特以為措使胃犯寒暑凌衝風濡露猶得為無恙人柰何一軼不救遂至于此是可無悲也夫君章其字也姓王氏名衮曾祖諱昇祖諱澄父諱律方君少時已有老成

志雖與兒童相遨嬉未嘗妄發及壯尤敦孝事親
盡孝道視其貌初無崖岸邊幅即之益敦如也始
嘗用詩賦進取為交游所推致連三試無所遇而
會朝廷更科因採其所為文悉收去而更習經
義又兩試不得志人或疑其廢罷君獨以謂士學
述善道得所不得時正在斯須間耳顧吾所好者
何如坎壈不足道也尋復欲應書而以祖母服不
得就既而君之父卧疾寢革家人惶怛忽忽不知
所為君因密禱于神願減己算以延親疾一昔祥
下至忌去寢疾而君之父果（京本有小字）愈方且以為
有助而君以鶴憂得疾矣將終家人環而泣之曰
寧復有遺恨耶君徐曰吾平生潔廉慎重飭衣粒
食無不可意者獨恨親已老惟是甘泉滫瀡之養
不可無壯子弟在傍今也一至于此正恐死無塞
責耳言訖而終時元豐元年戊午九月十八日己
亥也享年四十有二娶高氏子男三人居方居定
應進士舉居王尚幼婺君子吉水縣仁壽鄉萬安
里鶴卵坵者明年十一月二十日甲申也嗚呼件
其事播諸忠述誠在我銘曰紛萬類兮莽不齊
宵翁忽兮更驟馳生聚氣兮孰使為死一軼兮尚
誰尸猗君章兮焜陸離匪方明兮志俠遺壽胡啬
兮邀遊雖遺慶貽後兮理則宜掞幽宅兮歸有期綿
永久兮存銘辭

王公攉墓誌銘

王氏世居臨川其後有徙居于廬陵之吉水者曰
俊于君為五代祖自俊至君中間皆不仕而三氏
遂以富貲號大族方君少時已能從學在交游中
老將果于自奮已而從為事奪志卒不就因聚家
藏書指以遺諸子曰孰使為此而不可得者非命
耶于是更留意治產不為橫費以挽生事先時所
入輒取其贏餘為歉歲備儲蓄寢廣雖家人輩有
弗知其寡多者居無幾何遂以富埒閭里貲產至
數萬計熙寧中歲大旱民間設皆前此貴去而君
家廩庾相望所至皆完實客有謂君曰來時之急
以年大利捨此不為其孰為者君應之曰此誰非
食以為生而使吾坐視乎殆為自安計又華其之
時以取倍售誠不忍為也于是悉發所藏穀為平
其直不當價之十七入遠近賴以活者數萬人縣
有學舍湫隘弗緝至棟宇敗撓至十數歲無省視
者君為白官出私錢十萬與里之仕進者同首其

勅學遂以成異特有恃君長者爲可犯者殺出詆
欺且欲因有所求以爲君初殊無計較也至則悉
爲披露底裡使無能出意外既屈伏轉以好語謝
去人以此多益畏愛之君爲人寬徐和裕善自整
持平特似不能言者及遇事一發決無有退轉意
自少年已知生計未易就及晚年反更豁達喜抱
與親賓過逢每張具惟其可者無不爲也遇人有
礼尤以誠信自許居家無小大一際之以和未嘗
鞭許童奴尤喜勉子孫以學至窮自督視恐不得
當其意元豐元年夏君偶得疾既而小愈秋疾復
作諸孫方就試鄉有司亟欲馳歸以侍而君遽使
止之爲萬々無廢進取吾疾會當有愈時何歸也
其急善如此先是君居母夫人喪既數月矣方在
哀戚中而長子繼卒念偶失壯子在傍相与併力
當後事因摧傷感慨疾遂大作竟以其年冬十有
二月三十日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一君諱律字公
權曾祖敞祖昇父澄娶胡氏子男二人家先君三
月而卒次曰中孚女一人適里人象國君早卒孫
六人居方居寔居正居易居安々止曾孫三人長
曰無悔餘尚幼中孚居方居寔皆應進士舉以明

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乙酉葬君于吉水縣仁壽鄉
萬安里安國山王狄之原將葬其孤中孚前期狸
書謂余曰惟是先君善狀將予孚也其無詞銘曰
不獨臧厥身亦有以遺其後嗚呼王君孰謂無得
兮斯可以爲壽

仲孚居士劉君墓誌銘

劉氏之裔其來遠矣至晉刘遐爲安成太守子孫
世居焉爲甲族有令望圖牒而爲儒者十常八九
遭五代劉攘之亂變名姓族散亡避難史失其傳
而無所于考吾先乃隱居于龍雲下村之陽至伯
父斯數世矣伯父諱贊字叔獻雖非儒者然爲性
孚重尤跡于財其發言論不事修飾而類多中理
雖宗工宿學往々有不能及者特之聞人皆以沖
孚居士稱之議者咸以爲寔錄焉叔父少亡伯父
與諸季父皆幼伯父事吾祖以恭而成諸季以義
至于以其撫宗族以礼接里人其專年上下皆恂
恂而不失其序愷悌仁孚之風藹然于鄉時之耆
成教其子弟孝友恭謹礼讓而撫仁必以伯父爲
法曰爲人如刘公足矣鄉人有爭訟之不平者不
聽有司之令而聽伯父之一言犯有司之刑不以

為恥而以不得于伯父為愧嗚呼伯父之居是鄉非有政令以驅人之從已而能至于若是者殆古人所謂行之以躬不言而信者歟雖然此特伯父處已有如此者若其以詩書教子以禮義成家選道德之學為聚于里中士至于貧而不能以自給者悉有以饋之縱過逢亦必燕留眷月及謝去隨其緩急咸賙咸有以濟之由是英俊多歸焉而戶外之屨常滿矣雖朝士大夫亦嗟美稱頌至為之交者簡書通問迎不絕傳此伯父之得于人者又如此則其謂之沖厚也豈虛言哉雖不嗜酒每遇賓客列席張具笑談委曲容不醉不止人皆歎其至誠而不倦也元豐四年八月五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六十有八其年冬十有二月日葬于本鄉灣潭之宮山娶彭氏次娶陳氏皆大族子四人逢邀若訣若中若缺嘗預薦名女四人男孫七人女孫四人曾男孫二人噫伯父之子孫可謂盛矣其不仕者則克家有立而從孝者皆才器雄偉名聞于時而吾宗之大未易量也惜乎伯父不見其子之成就而逝矣弁于伯父姪也知伯父之事詳矣其子若訣請銘于弁倘固非詛之責耶遂撫其實以誌其墓而銘曰

仁哉伯父沖厚以稱方寸之內至虛且明安特適分不務外榮惟知教子延禮群英六十八歲俄傾天壽人之大患在乎無從公以慶流說說之祐刻銘于茲用傳不朽

壽安縣君張氏墓誌銘

故朝請大夫知吉州事吳興姚府君之夫人張氏世為通州靜海人曾大父諱毅大父諱臻考諱日新皆韜晦不仕皇考後用子景山太常博士恩贈太理評事夫人性孝謹方尚少嶷然有立志而柔閑靜莊有足以式閨閫儀女士不特其父母異之雖父母之族姻皆曰女子如是難于為傅姆者及歸姚氏也用所以事父母者事其舅姑而婦道之成有加于為子道時在中饋朝夕處以進惟謹旁無佽助能不怠以止不獨其舅姑材之雖舅姑之黨皆曰為婦如此是難于為娣姒者其夫曰吾配順以有正是能君子我者也其子曰吾母慈而節是能成人我者也于是出乎其里閈從其夫子游且有舊者皆道夫人之能及他子婦母女或爭慕之或歎不及則又相與言曰果也初府君季里中

號有志尚念非遊四方所蘊終不慱且出人下夫人婦總閨旬即勸使行曰家事非所以累君府君用是第進士列為王官遣廷尉平之喪夫人與府君往且辨事比葬客就食野以次居多已而夫人取食器償始嘗與假者至親為湶滌會天沴寒甚觀者難之而夫人方自若盡給而後已府君喜施與惟賓客過至而夫人尤善傳會不為纖富粒聚計預家無長物泊如也嗚呼可不謂賢矣乎以夫貴邑封壽安壽六十有二以元豐五年正月某甲子終于其夫官舍蓋先府君七月而亡六子男曰洸虔州司法參軍曰湧蘄州蘄春縣尉曰浚滁沇滸未仕五子女適泗州司法參軍庭昭若江寧府當塗縣令阮之武知南安軍大庾縣劉敏脩常州無錫縣丞沈倚一女未嫁子是其孫傍拭書于靈陵刻銘曰先君雅知子者予於吾人宜不闇將以元豐六年　月日葬吾先君于錢唐履泰鄉湖西村靈山小原舉吾母夫人以祔也惟是辭不可闕非子尚誰可屬銘曰

于惟夫人協吉作嬪媚于姚宗敬成閨門躬行斯何維德是有宜家斯何不誨不夜孝能劭其夫之予表以發其親之盡將子若孫克紹厥訓俾是銘詩庶其不泯

宋故劉先生墓誌銘

君諱庠字公南姓劉氏福州候官人彭城之劉系漢元王交其昆雲有為隋東萊令者避地南華築烟居之號刘烟子是有南華刘而四世至唐以童子起家宰相曰晏晏之兄暹累官秘書監汾州刺史君其八世孫也五代時曰仗者避馬氏亂自鄂州節度判官舁其貂家潘陵生文濟王審知以女歸之終吏部郎中遂為閩人曾大父諱　太子洗馬皆仕大父諱若虛以文章知名祥符間皇考諱奕有經濟材皆終尚書屯田員外郎君兒時秀整有就意書千字輒誦如所素執者其生鳳翔也隨經從講師退而覆之不失一字皇考終丹陽有哀其貧者欲厚賻之君收淚曰名為孤邸孤寒疾吾考固却不受黃陽蔡公襄以故人子遇君一見稱謂母夫人曰佳子異視之而里人周希孟有重名尤器君希孟號四先生之一者君生性絕人服二表蓋不飲酒食肉衣帛者三年羸削肉所有買舍與其弟居後屬地從措屋以告曰留以庇汝家

人無敢言者常曰不妄許與遇貴勢非其合引去不少貶淡椽葉徑陶甌碑杓對之歡然終日不知為貧約也畢時守臣以君態治平初孝廉詔書故事監司列名有不孰君者諭之見君年不見明年始上君名有司執後時報罷論者惜之程光祿師孟之為福也奏取州果園隸樓店務寔欲授君館且使慨入者歸其贏君牢辭不奪程對之歎息民有奪君田舊請于官者部使者不直民歸之有司君抵書自言不願校卒以畀民熙寧中五路置學官廣東安撫顧比廣五路得君為學者師朝廷下其事君例進志述二十七篇翰林學士沈公括尤称其文諸公聞君讀書先理詁後辭說大率于諸經最長羅披梗斷然見聖幽為文亹亹有貞意似其為人閎越雖安愚者不計識否皆謂君先生以布衣蒞府學事垂三十年門人至千數登王官者十二三晚益肆志經術急勸講九再主泉學不閱歲遍五經雖不事詩賦使君者迫使應書君強為一出輒冠多士其程文雖若不刻意聲病家遠不逮也始元少保絳師閩薦君行義不報及沒貴用事然終材君甚章後數上又不報元謂人曰吾責

塞矣元祐初礼部上君格應奏名將行謂人曰明年歲在辰吾其已乎然欲止則不得陛試之一日君果屬疾又一日以不起聞既而天子第奏名士君入假承務郎等而死矣聞者痛之子建真孫知至自惠安尉呈行護其喪以歸明年正月二十有一日竹葬君懷安縣太平里螺峯之原壽五十有王其集有經訓雜文古律詩合百卷夫人黃氏朝奉郎加會之女有懿德男子四人知至強孝說孝敏學女子五人長適陳大方次適周孝嗣皆進士三尚幼知至以專經第元豐八年進士于次為最長前期走書來洪請銘曰予知先人宜詳敢泣血以累嗚呼先生乳祿雖絀諸身世犹榮其名弇也勒詩禪傳其敢後銘曰

彭城之先系自元王烟居南華東萊洸洸有雖四世晏道起唐鄉組來泉寔始郡州嬪我姪美吏部之休揭揭公南閩公昌孫天碩其禀肆宋雄渾閎哦孔瞷編聯纂夷之箸紳屣遞有餘蠲如犢躨㦸注以大羽磨光疑之迅遏于穿為孰熾之膏孰根之腴孰窒其豐孰靳其須有慶則覃有子則克有銘播幽有安斯宅

觀禪師碑

閩粵右浙左番禺壤迫而民稠男子資務贖力彊
自好則起而為士者常十五六為佛之從者又五
之一焉然佛之徒自其童牂已能誦數學涉精博
幾一視髮即拔跡游方巾瓶杖屨從知名師解懸
脫梏躍出累表異時匡廬濁霍布金之肆諸以祥
擅天下多閩粵人至閩粵則其望傳反不逮他處
而數百年間求如汀上白衣莆之妙應與夫福唐
存備之徒盖無幾頤寂寥不語之後能踐踔到佛
足其尤偉而有如師者出矣師諱令觀俗姓黃氏
莆田人生不茹葷年十三隸廣化寺礼師繼隆十
八受具戒略通易孟子老莊諸書已而捨去聽講
大乘經論他日讀楞嚴經豁然大悟曰世徒傳當
年圓覺之圭峯何知不有今日楞嚴之我耶未幾
得寺之安養院折節杜户而居之標尚質素語終
日不妄出口非有迫致或竟歲未嘗跨閾閱大藏
經更數泛雖老益力又天性慈甚哀病者而悉施
窮呪食放生無不為者貲不遑必解衣靴皆無難
色佛菩身剩讚夕燈昔五十年不驅蚊不撲餧虱
不以匡衆為已任人或戲之曰德乎觀公異事耳
為師曰吾非德者正恐坐此得德耳其寡意蓋人
類如此忽一日示疾語其徒曰有六上人當過我
盍具茗果衆疑師為疾語迷謬既而人有賫緣自
遠至者物色之正六則傳金羅漢也暮沐浴容明
更衣數座集衆若辭世者曰勉矣毋負吾佛語已
抵掌就寂是日愁雲蔽空羣烏鳴悲實元祐八年
三月二十九日也壽九十一僧臘七十三居三日
頂猶溫其首盖俛而復正者再用天竺法荼毗于
寺之北烟火行暴香收燼得舌根不壞觀者駭歎
其徒搭之夜有光炯然自荼毗所屬塔中如往还
狀人三日現金銀色舍利環五里餘尺草寸木悉
發光耀壓石相士無不得者而不窮也旁近民至
取以售用于是長老繼諸狀其事詣余曰凡剃而
緇者決生平功行每在于臨行拘縻之一靈最後
灼肌之寸燼耳張君佛燼既得之觀矣將修觀之
傳使叢于後于則不可以徒默連三請益堅既而
曰觀之事赫然可喜如此而諸之請也不徒知觀
又知余則修觀之傳當自諸始而余其一也係以
偈言曰

金剛寶王秘密藏

寔甚希有首楞嚴

了知一切於剎那　如大壯士屈伸臂
衆生盲龜越浮孔　不接聚散取泥洹
無漏種智安養佛　封礙疑網知有此
起不退轉得安隱　於彼無生忍法中
妙湛圓明大總持　時取惑者藥其病
爰七十載閱僧臘　當示順日也雲空
云何舌根歷熾然　猶紅蓮花出道爐
況復得大堅固力　神光去來牢諸波
普現舍利山樊間　尺草寸木皆發色
取如泉源無有竭　瑕石担土仍得之
歎未曾有蕭之人　一切有情悉華志
維大禪伯曰法海　伏請偈言為證明
得不思議有如卽　告彼來者庶無愧

興化軍廣化寺法海禪院沙門　紹諸

龍雲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附錄

安成劉弇偉明

周夫人墓誌銘　劉定子先

廬陵劉弇偉明一日過予書意累紙其辭閎毅悲壯激揚有至感移人之氣大要欲為其母銘德於碑以信天下後世顧予卬諸心衰丈鄙無足充君意者辭益弗得輒取鍾使明叟之狀考次于篇繫以銘焉夫人周氏吉州安福人曾祖智宗祖光父藻世為巨室夫人天質秀穎幼不與族兒群孝仁靜淑女工之巧與夫承上宜衆約躬聽姆皆如宿學智通古今語默不苟年十八歸同郡浦城縣尉劉君劉氏族姻一一敬之舅姑爭語曰府君吾家僕在此婦歟浦城君疏財厚義而仕不偶故益不屑意夫人曰斗羊會計下至抱關足以事吾食者古之人皆然何地之擇乎又曰詘一身不足以信道必為可繼盡取端文以遺孫子安可使浮沉宦學白首無見耶君亦為之慨然君歡有行夫人每先其意坐有重客私出簪珥質錢以廣珍醴君無何君不幸曾未及昏嫁夫人終四十餘未問生業收書萬卷以授諸子使畢力于學男女之分擇當

而止不泰奢偷下之人有過不懲而治門內百索
區處若無事遠近士族嘆之余既補官迎夫人以
養夫人或躬執鉞服絺紵績組以先婦子有止之
者夫人曰是常生之道在我者也不可一日廢古
之聖智所以齊天下之家推此而已至于食功于
上則天也吾老矣正欲以此治汝曹柰何忽之晚
年多讀佛書讀金剛般若經得如實三昧日誦十
餘遍左右以朱墨積數至盈軸屬疾數日謂家
人曰夜夢贊唄鐃鈸迎我梵天梵天何足道此吾
壽已矣比啓手足神明晏然略不及他事是時余
以潁昌府臨潁（汝陰潁俱）縣令克洪州州學教授元祐
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夫人終其官舍壽六十五
四男皆進士余元豐二年以經明及第龢余龠皆
有立三女適歐陽晝鄭寬蕭樞孫迺孫孫女二人
明年九月二十五日余與諸弟奉夫人葬新淦蔣
沙之黃原嶺近代歐陽文忠公母賢少能知其子
以顯文忠出廬陵名業著天下有母之助焉今夫
之子志行問學已如此安知異日不到前賢乙銘
必將爲夫人慶亦使知廬陵多賢母也銘曰
金剛所證　神智上行　・口傳心稱

萬境真靜　惺爲明珠　散爲雨露
德其夫子　不出諸餘　惟是族姻
爾思尔勁　升栢象闌　隨溪逕巾
黃原金水　英氣之淵　後三十年
錫守君田

劉偉明墓誌銘　李彥弼端臣

崇寧幸號初元之仲春瀛州文伯劉偉明抱病且
死薦紳若識若不識嗚掌拊髀甚至殞涕而胥弔
嘆曰於戲蒼蒼厚既挺此豪人瑞蕊昭代意所以
黼黻皇猷笙鏞帝暉杞梓儒林丹青文囿爲大塊
鍾鴻藻與靈氣剖光怪一何吝齒不少爾厥齡哉
造物胡爲而忍諸君名余字偉明泉祖西洛人唐
尾有宦遊江西延爲言之安福人曾祖岳祖賢父
愷建州浦城縣尉偉明兒時資警穎誦言日萬餘
幼學落筆駸駸穎藕柄汗血駒覘鞭影驚雲嘶人
謂是洗凡姿異時拔天下名中元豐二年第主通
州海門縣簿初恃才不少貶以故人罕知試學官
及銓格聯捷魁等調潁昌府臨潁縣令充洪州教
授江表書子鱗奏庠治藏膏馥者咸爲撞搗僑丁
母憂服除補興化軍錄事參軍七閩士大夫發於其

標采紹聖二年改宣德郎知嘉州峨眉縣通遣宏
詞科儒明揄揚曰唐人職是科濟膴仕今幸有茲
舉吾為士業甚當自策足其躡繼隨翔掺筆于後
臺吾何慊一出遂唾手掇之宏詞文采顯暴繇自
成一種風氣改奉議郎太學博士元符中進南郊
大礼賦蔣蔣乎不獨蹤躡班揚要之鼓吹經史丕
赫盛時之大典者　哲宗皇帝嘉之除秘書省正
字　今上登極改承議郎賜五品服為礼部參詳
官又改朝奉郎　秘書省著作佐郎充實録院檢討
官偉明之登瀛也人咸謂宜在承明金馬著作之
庭周旋以胚胎華貫擢與選舉者然偉明氣剛果
鯁鯁不肯援同列人故甚之俄感疾求補外大臣
以實録未涯惜其去已而忽疾亟丐致仕竟以不
起享年五十有五耳嗚呼真可惜其死也其可惜
其死也累贈父承議郎母周氏安福縣君妻楊氏
封金華縣君得一子思曰孺參大廟齋郎方偉明
易簀也開切未省事婁惸無助間關之數千里路
僅能揭柩還家以崇寧三年十月八日祔塋臨江
軍新淦縣揚名鄉蒋沙之黄濟母安福縣君之塋
偉明少不羈嗜酒曠達表表不郵細節哀書萬卷

悉經目自宋安世語記下至虞初小說稗官之書
歷世牙頰間其為文得之天不可躐蓋痛歎劇盜
瘧類撥扶羅鈌取所謂蟄蟄不凡者方始揚布直
歎跳躍作者古雅徑人謂刻順精龍與造物爭後
先此豈長生理哉定以文死者以偉明也有文集
數十卷藏其半世文爾秀弼生平為握手交今偉
明瘞穴中已六秋矣久經宿草之悲默黯掛斂之
恨謹為銘痛哭而紀之詞曰
吁庬鴻之真宰猗類孕靈毓秀而為偉明羌天姿
之傑踔猗半漢沛艾而畤奧嬰睨雲驻以驥選舉
猗蹐身籍摩翅英犀栗鵰騰而擢于將猗接學庠
于蘭錡之兵拊儒林而超趄趄猗振蕭牟于鯤鯉
躩瀛州而攬靈芝猗跂道而影華纓絢麗藻而爛
龍鱗猗將火粉墨腹於太平踊古作而須背猗盼
石渠天祿之崢嶸肆鼓雜之怪珍猗赫紫庭之英
塋黄靈袞而惝恍猗摎天道而奚寢呼帝閽而歎
𢠸恍猗搯膺楚而撫膺叫大化之啬厥椿猗斬鵬
翮而跌瑤京齎頗恨以犒九泉猗韜英骨而泣秋
鶯嚧嚳虹而罘層霄猗曾支驕長康而上征于嗟
乎真泄之黔雷猗司氛命而罟愬黔夫君之遙朝

露猗脛皂鶴而置形駕言相鱗以習凌乾猗歟及道遙乎大青

龍雲先生文集附錄

文果何物耶大而天地山川細而草木鳥獸蟲魚靡不具焉操觚弄翰掐思摟愯孰非從事于斯哉而蛩啾鷗聒過耳輒息罔無以議為者若夫攪天地之秀擷山川之英擷草木之芳而極鳥獸蟲魚之情使日星不能輝鬼神不能靈萬物不能榮者一何鮮耶 龍雲先生其可謂間世而傑出者矣先生自為童子時已卓詭不凡能藝出諸老先生右甫壯首鄉薦擢進士第繼中博學宏詞科元符改元進南郊大禮賦 君相動色以為相如子雲復出即除秘書省正字稍遷著作佐郎駸駸嚮用矣高麗傳誦其文方請于朝將待以賓師之位而除年不永竟卒于官其平生所為文浸散莫攷浦城所錄纔二十有五卷耳雄篇大冊尚多不著良可惜其流落莫收博訪得彭德源曾如晦等手編數十卷又得宏詞時議論編于內相鄭明叔家合而次之得古律賦三宏詞四古詩一百四十律詩一百二十一絕句一百一生辰詩一十一挽詩一十三（總之百九十二首未也有三十九首）仰樂府六表一十七啟五十二（六元今附）熙書四十四序一十四時議六策問四十五記十雜著五跋語十祭文一十一碑誌一十

二總六百三十一篇為三十有二卷而先生之文略盡矣　先生嘗語南豐文如白玉田種種渾璞如青翰客而有秀舉如天驥踊影蔽理飆灑如喬松弄芝真罕從盡如炙髁聯環而不窮也如爽葩者之艳態腴而絶纏贖也如鋸齒錯列初若齟齬而卒歸其相承也如荀生之辯東輞叔向之別勞薪易牙之判淄澠而不可以非道入者吾固謂先生之文如此　先生諱弁字偉明吉之安成人所居龍雲鄉故以龍雲名集紹興四年甲寅重陽日盧陵羅良弼長卿書

列傳卷第二百三　　宋史四百四十四

文苑六

劉弁字偉明吉州安福人兒時警穎日誦萬餘言登元豐二年進士第繼中博學宏詞科歷官知嘉州峩眉縣改大學博士元符中有事于南郊弁進南郊大礼賦哲宗覧之動容以為相如子雲復出除秘書省正字徽宗即位改著作佐郎實録院檢討以疾卒于官弁少嗜酒不事拘檢為文辭劇劇瑕類卓詭不凡有龍雲集三十卷周必大序其文謂盧陵自歐陽文忠公以文章續韓文公正傳遂為一代儒宗繼之者弁也其相推重如此云

列傳卷第二百十三　　宋史四百五十四

忠義九

劉子薦字貢伯吉州安福人父天驥以進士歷官知澧州沒于王事子薦以父任為湘鄉尉以獲盜功調撫州司録有訴王應亨毆死荷橋黃允若獄成矣子薦閲爰書疑而鞫之訊烈風迅雷闔獄戶裂吏稱救人者実孔目馮汝能非應亨也獄遂白得免死者八人事聞領諭天下之為理官者改知贛縣監行在左蔵庫通判常德府知馳州陞辭度宗慰之曰廣郡凋瘵賴卿撫摩子薦對曰臣當推行德化以安其民至官以廉静著聞未官仙都觀廣西經畧司擬為參議官德祐二年十一月北兵至靜江叔經畧使馬塈遣子薦提猺兵與弩手守城東門勢不支時瀛国公已入燕子薦取蠟書其上云我頭可斷膝不可屈登城北望再拜取所衣袍疑之語左右曰事急不可為吾有以死守或諷子薦遁去子薦曰死者義也何以遁為竟死之有黃文政者淮人戍靜軍讀習道之靜江馬塈檄與

同守城破文政被執大詬不屈大軍斷其舌以次
劓刵之文政含胡叱咄比死不絕聲

演山先生文集六十卷

（宋）黄裳撰

清鈔本

演山集六十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宋黃裳撰。裳字冕仲、南平人。元豐五年進士第一。累官禮部尚書。宋史列傳別有一黃裳、普城人。乾道五年進士。光宗時官至顯謨閣待制。名姓偶同、非一人也。其集見於陳振孫書錄解題者六十卷。今此本卷目相符、蓋猶宋時原本。國史經籍志作黃裳兼山集四十卷、書名卷數俱不合、蓋焦竑傳錄之誤耳。裳宋史無傳、其行事不甚可考。福建通志稱政和宣和間三舍法行。裳上書謂宜近不宜遠、宜少不宜老、宜富不宜貧。不如遵祖宗科舉之制。人以為確論。要亦伉直有守之士。故其詩文俱骨力堅勁、不為委靡之音。同時莊念祖述方外志乃謂裳為紫薇天官九真人之一。因誤校籍謫人間云云。說殊誕妄。蓋以裳素喜道家元祕之書、又自稱紫元翁、往往愛作塵外語。故從而附會之耳。茲編為乾道初其季子玠裒輯、建昌軍教授廖挺訂其舛誤、刻於軍學。前有王說序、亦稱其淵源六經、議論悉出於正云。

演山先生文集序

延平有翱潭焉綿亘數[illegible]龍盤嘯其下游之北有山焉曰演峯氣狀清爽怪麗有神人栖息其間尚書端明黄公冕仲於兹宅焉噓青泠以為姿蔵鮮縈以為體鏗鍧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旁紹曲摭横貫勁出竊謂演峰英偉之氣鍾乎公之身著為公之文若不發不休者公所為文集命曰演山蓋有取焉爾公以文章鳴於世在元豐間策試于庭實魁多士士之學為文者由是始知有公之名然所知者止此耳公之高文大冊汪洋瀚漫不知紀極在韋布初收拾遺藁已四十卷嘗自為之序道其梗槩既而歷華要階常伯不倦著述所積愈多類而析之為卷凡六十為其淵源六經栽培教化要之議論一出於正而後已且他所作時得方外之致飄飄然出塵物表逸歌長句駿發踔厲無衆體而有之若未易名狀悅自丱角竊窺其一二於竿牘中嘗肉一臠大嚼乎五鼎之味紹興庚辰與公季子同僚宗卿遂與聞公之為人比復遺公所為全集再拜敬讀日不足繼之以夜且以自繹曰讀其書見其人而師事之幸之大也其書雖存其人已古若可恨也亦可慶也東坡先生方童稚遊鄉校觀徂徠所為慶曆聖德詩則知欽愛范文正公及來京師竟以不及見為恨既而得公之文而為之序且自喜獲挂名文字間以自托於門下士之末士之好古慕道者志意不衰如此公生平行事當與文正相伯仲而悅欽慕之誠竊自托於東坡雖然公之名固足以垂不朽若無待文而後傳亦無待悅之序而後顯悅既誦公之文日久復喜得其全於不覯之後茲序之作義不敢辭故以云左朝散郎权知温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借紫金魚袋

莆田王悅序

演山先生文集自序

演峯延平之北山昔人演客寓焉傳者以為演客遊晉煉丹於其上丹成飛舉而去莫知其所自其峯之勢下為三支中一支州宅之所據奔騤而南向至乎翱潭之濱而後已予宅在焉朝雲隮斷萬仞横空夕照方收千岩凝碧神深氣爽果致高真發育誰知遺丹常在鸞鶴之蹤烟霞之景牛斗之光風雷之信有時變現南北相照而予常以自適獨遊乎其間或曳杖以穿雲或挐舟而泛月對景無係綢繆有感道德之鄉義理之境乘興而言惟意所在為布衣時冥鄉

士之刊所為文収拾遺稾得四十巻白古善言陰陽若及今日事皆如其説故以演山名其集山之下予之長春成就不忘其所自焉因叙其事以見於世云

演山先生文集目録

第一巻

古詩

賀拜羅南郊赦詩
次魯直烹密雲龍之韻四首
次曾宣德竹窓之韻
簡政堂
題楊氏聚義軒
聽隱士琴
送胡君遊洛
湖上閒賦
寄題存心堂
戲惇礼久不作詩
寄郭公域
簡元興柯部二首
觀試
簡無咎李士
醻正之賞花之什
寄題韜光亭
觀燈
迎暉亭
邀月亭
清輝亭
翠筠庵
快覽亭
招仙亭
龍鳳茶寄照覺禪師
送范子鎮
下居湖山
假山

第二卷

古詩

謝人惠茶器并茶
陪會稽守遊鑑湖
送蒲龍圖守奉化
次舒堯文秋夜之韻
送劉和甫之江東
酬子明出思正詩
酬程忠彥見贈　送延平太守
夏雲　矮松
不流軒　春霧
送郭公域　寄連君佐
送人歸辟雍　送林疑獨教授
閒書　蔡相屆
三亭岡　蓮池
嘯臺　七賢里
靈草　歲寒堂
豐提刑赴西蜀　贈靈谷山人

第三卷

古詩

寄隱者　送陳知縣
和仲時覽李白集韻
覽武夷記　結交
留題琴軒　讀羅隱孟郊集
答仲時高軒之什
送駱君歸隱廬阜
遊東山大乘寺　題桃花菊
題水雲村　送方孝稽辭元
道綸竹閣　曲水亭
覽和靖章安之什
送人赴官秘閣　題卧陶軒
初夏書呈同舍　暑中喜雨
重九遣興　水閣
釣磯　登心堂
濯纓堂　重運軒
日休亭

第四卷

古詩

寄卧雲先生　五祖長老惠竹簞
贈方外士　贈崔風子

貽李道士
琴軒
仙會樓
讀王黄州遊宦篇
積雪
交遊
酬程忠彥見寄
送紀宣教
貽儒生
送公表解官南歸
贈謝殿院
雲門館
鷺下亭
釣璜臺
駐興橋
步虛橋
鴛鴦渚
鴻鴈渚
翫鷗亭
綠岩亭
歌豐堂二首
醉歸亭
水鑑亭
竹林齋
湘江亭
桃溪庵
贈周生
經遊涪灣留題澄叙軒

第五卷

歌行

昭君
春日寄友人
鷰子樓
中秋月
送王植中并序
再遊普光寺
中秋日賓興宴
贈天台禪鑒
通道瓢吟
謝莊顏延之吟
喧大行
憎鷹行
蚵蛛行

第六卷

律詩

元會次宰臣之韻三首
侍宴池上
集英殿考試五首
降虜來朝次葉尚書韻
次門下侍郎之韻
次東閣感舊之韻
青社宴遣貢士
次常父著作曝書之韻
送都鈐郡太尉
送中吳太守
送袁運判赴荊湖
陳瑩中赴定遠
送衢州太守
送袁志行戶曹
贈呂夢得
次齊守東湖之韻三首
送王道源判官
和馮達夫小治
寄五峯長老
送解絳侍親之官
寄鶴湖佛智長老
會黃正臣
雪中泛舟

題妙光堂　書懷呈同志
秋雨喜霽　山居早起
澄清軒　拂雲軒
雪　梅花
泛湖　偶成示道溫
歸鶩　寄及之
初秋偶作　除夜呈張公實
客暑

第七卷

律詩

秋暑喜雨　試院中秋夜月
貢院上元　還鄉有感
和章樞密西齋　次陳子真見別之韻二首
觀湖四首　次陳殿院遊洞霄之韻
秋日苦雨　聽隱士琴
送程司業赴南康二首
酬友人見寄　寄題溪堂
送柴伯通歸衢梁
寄清退居章大夫
春雨喜晴　寄王之道
長樂宴送貢士　貽開平佛智長老
寄袁思与　与南京留守
中和堂賞蓮　次大野水閣之什
送陳子真二首　感旧呈彭城太守
觀菊　贈萬侍郎
自警　贈張山人
贈傳神師　对菊閒飲
題南華洞　江下山居
信步　寄梅承事
東山三題　簡叔文

第八卷

律詩

寄題范氏六桂堂
聞雁
大暑　山堂有作
題愛竹軒　除夜
揚立之南歸　南樓有作
秋夜　送李季益龍圖
清勝亭　歲暮偶成
贈致政萬侍郎　九日遊光山

贈張太保　除夜送倪簽判
覌遊山記　再寄及之二首
會友人飲　送方子元赴囯始
送林君錫宣德　送仲時南歸
与子作同官咸舊
吴壁遊張季士園
謝人示詩集　寄陳充道
顧堂　送鄭教授
長樂閒賦十首　秋日有感
和寄麻城饒令　白蓮閣
寄題明舍　藤杖
寄蕭思遠　寄湖江二十四叔翁
表海亭　社日遊雲門山

第九卷

律詩

次冷風閣之韻二首
寄題燈虛閣　贈敬改王朝奉
次張秘校遊僧舍之韻
和試院感秋二首
送刘教授　平嵐亭

湖上　會江晦叔遊湖山
送昇師行　留題西禪寺
題鄉老堂　次趙彥思東湖之韻
和范宏甫　喜張公實至
万祖仁都門阻雨
桐庐會景亭二首
送王道觀録事　貽刘先生
題望遠樓　寄陳邵老二首
次郑彥節推見寄之韻一首
寄簡能　榴花洞
訪曾君施不值　送李奉議
貽沖和子　陰陽
遊洞霄簡陳伯修
考試和惇礼之什
偕道觀雪中聯句
徐州遊崇寧　道中有作呈崔夙子

第十卷

絶句

舟次蕨子陵瀨五首
和章樞密西齋　和人聞角二首

秋日有感二首
延平閣閒望十首
梅花八首
次禹弼滕王閣之韻四首
遊山
牡丹
醻淄守見寄三首
訪鄭承古不值
重九侯析號官
遊淨慈寺
遊孤山
信步
代探花郎二首
泛淮
贈致政張郎中
暑中偶懷舟行四首
試院呈同事二首
舟行二首
石榴庭院有感
懷古堂偶感四首
立春奉祠太一
送人歸浦城
浦城道中
登汴
舟次青口二首
覽杜牧洛陽故事二首
醉經堂
浴靈芝院訪照律師
桐廬縣仙人洞十題并記

第十一卷

絶句

泛舟錢塘西湖五首
舟次松江
西興山院
漁者四首
藏春峽
容照岩
茶花二首
冬後四首
建溪舟行
清陰堂三首
江上對月
雙梧堂
次李大夫郊步之韻二首
江上
贈傳神師二首
題仁壽閣
夏日窻下
遊烏龍寺四首
寄懶散子三首
萬松嶺之龍山
還鄉有感
戲寄南華翁
題止止堂
妙光堂
謝惠賚餅二首
和靖山居
遊雲溪寄同志
遊吳有作五首
次張太保韻
送張信道
途中重九
乞茶
飲意
歸鷺
貽如祖太師
還鄉道中聞杜鵑

第十二卷

絶句

萬竹軒八首　鼓角樓初成二首
茘子二首　送周奉議赴吳江三首
戲贈席上侍人　暑中二首
松軒對雨有感　湖上閒賦五首
徐通直守連州二首
遊吳芝僧房三首
贈致政李大夫四首
菊花四首　平山堂二首
谷林亭　蜀井
送公濟守長樂五首
簡清臣潛夫二首
送刘教授之官二首
春日有感　看山亭二首
訪黙律師二首　和蔣樞密
有客對酌　西歸亭
歐冶池　送陳季甫
送鄧元孚三首　雪中友人圍碁
友人見問不作詩
寄李潛夫　偶成
流潢山　舟行感旧
次月夜樓上之韻
送南湖二首　友人垂釣
偶成四絶書寄子堅道契

第十三卷

記

遊山院記　懷遠亭記
观畫軒記　秀楠記
水雲村記

第十四卷

記

鄂州白雲閣記　潛軒記
看山亭記　青州坊門記
崇寧萬壽观記　東湖三樂堂記

第十五卷

記

順興李記　婺源記
步雲閣記　延平記

第十六卷

記

文軒記　清心閣記

徐光閣記
日省堂記
坦履橋記
琴軒記
崇寧萬壽寺記

第十七卷

記
閱古堂記
佚老堂十景記
默室後圃記
安肅軍建亭記
含清院佛殿記
公餘堂記
三交堂記

第十八卷

記
風月堂記
重修澧州亭記
悟靜軒記
青州亭記
重修興國軍亭記
太平州蕪湖亭記

第十九卷

序
卧雲先生西遊序
諸公紀贈于鎮詩序
東林集序
送黃教授序

答大覺道果詩序
言意文集序
順興講莊子序
余青字長生序

第二十卷

序
送劉至甫序
師德字序
長樂詩集序
劉應伯字序
黃帝祕文序
演山居士新詞序
講齊物論序

第二十一卷

序
資深字序
書意集序
樂府詩集序
選佛圖序
諸家詩集序
六桂堂詩序
送仲時南歸序
章安詩集序
陳商老詩集序

第二十二卷

序
講周禮序
澧州講易序
張舜元講易序
延平講論語序

圜石詩序

第二十三卷

書

上黄季士書　見呂參政書

辭州李教授書　代上教官書

代上有位書　答德長老書

第二十四卷

書

見南京留守書　代上時相書

代上知郡書　代上監司書

見陸直講書　與教官書

代上教官書

第二十五卷

啟

狀元及第謝啟　府李解元謝啟

南劍州解元謝啟

賀正與監司啟　謝發運啟

謝利監啟　謝澧州韓諫議啟

謝賜詩表　謝賜燕表

第二十六卷

表

論性表　辭免太常少卿表

謝除兵部侍郎表　謝除正任侍郎表

謝除礼部侍郎表

議北郊表　乞外郡第三表

謝除知穎昌府表

謝除知青州表　謝賜曆日表

謝賜神宗皇帝御集表

賀元旦表　太后受冊賀皇帝表

賀太后受冊命表

第二十七卷

表

賀復湟州表　賀五星循軌表

賀德音表　又賀德音表

賀復鄯州表　謝除知庐州表

謝除知鄆州表　謝宮觀表

謝贖金表　賀溪峒納土表

賀日月交不蝕表

謝轉朝奉大夫表

謝再任宮觀表　皇后受冊賀皇帝表

賀天寧節表
謝除知福州表

第二十八卷

表

謝賜貢舉勅令表
謝賜曆日表
又謝賜曆日表
謝賜五礼新儀表
貴妃受冊賀皇帝表
賀燕樂表
賀天寧節表
又賀天寧節表
賀陽德觀瑞竹表
賀嘉瑞殿雙蓮表
謝賜元圭批荅表
皇太子受冊賀皇帝表
賀皇太子受冊表
賀諸州軍祥瑞表
天寧節進引銀表
謝除龍圖閣學士表

第二十九卷

疏

天寧節功德疏四道
聖節功德疏
同天節功德疏
聖節開啟疏
忠献令公功德疏
真如開堂疏
東禪開堂疏
兩峯開堂疏
廣因開堂疏
盧山開堂疏
净土開堂疏
堅尼師開堂疏

第三十卷

詞

桂枝香二首
新荷葉
漁家傲七首
永遇樂二首
驀山溪
喜朝天
錦堂春
霜葉飛
水龍吟
蝶戀花六首
喜遷鶯
宴瓊林
宴春臺

第三十一卷

詞

雨霖鈴
桂枝香
喜遷鶯
洞仙歌三首
八声甘州
滿庭芳
宴瓊林三首
滿江紅

減字木蘭花　瑤池月二首
蝶戀花十首　青門引
滿路花

第三十二卷
挽辭
神宗皇帝挽辭五首
哲宗皇帝挽辭三首
宣肅皇太后挽辭二首
欽慈皇后挽辭
曾魯公挽辭　王岐公挽辭四首
安康郡夫人挽辭三首
郭將軍挽辭三首
傾季正挽辭　夫人陳氏挽辭三首
陳朝議挽辭五首
俞法曹挽辭二首
陳恭人挽辭二首
太君黃氏挽辭四首
壽安太君挽辭　華銀青挽辭
悼張公實　悼陳伯修寂院三首
悼陳先之博士　悼李承議
哭陳商老

第三十三卷
墓誌銘
中散林公墓誌銘
朝散郭公墓誌銘
承事陳君墓誌銘
夫人陳氏墓誌銘
大原居士墓誌銘

第三十四卷
墓誌銘
夫人王氏墓誌銘
滎陽鄭君墓誌銘
夫人葉氏墓誌銘
夫人黃氏墓誌銘
夫人林氏墓誌銘
承事林君墓誌銘
河南方君墓誌　法曹俞君墓誌
照覺禪師行狀

第三十五卷
雜文

三清殿上梁文　謁謝先聖文
謁謝先師　功農文
傳神真讚　曹子真讚
神真寓言贈灵一
書顏魯公帖後　書墨竹畫卷後
書子虛詩集後　書渤海郡王孫戩傳後
書房元齡傳後　書長公指要詩後
書太原王子命書後
書自然子書後　書李太白對月詩後
書樂章集後　書張茂先傳後
第三十六卷
雜文
請羅漢讚文并序　六祖傳付偈頌并序
泗洲頌　上天竺思尚真讚
請頭陀安文頌　壽堂銘
第三十七卷
御試策
第三十八卷
周礼義
故其德行道藝而勸之
官刑上能糾職　辨廟祧之昭穆
第三十九卷
周礼義
王功日勳　占六夢之吉凶
百工飭化八材
第四十卷
論語孟子義
君子多乎哉　有德必有言
唐虞之際於斯為盛
當務之為急　一介不以与人
第四十一卷
引而不發
論
聖人以清為難　以法為分
不以智治国　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
第四十二卷
論
知子為政之寶　樂記
中庸
第四十三卷

策
取士　風俗
納言
第四十四卷
策
捧持　法律
天變
第四十五卷
策問
性學　商周歷世盛衰
學者之志　六經之失
罷納粟　孔孟之志
古今學者言行不同
服制　禁榷
華奢僭　捧將
禦戎
第四十六卷
策問
漢唐之君所學深淺
黃河利害　錢幣輕重
茶法　選擧
唐人之學　吏部銓綜之術
人材得失　礼樂
禁衛之兵　稽登校比之法
第四十七卷
雜說
第四十八卷
雜說
第四十九卷
雜說
第五十卷
雜說
第五十一卷
雜說
第五十二卷
雜說
第五十三卷
雜說
第五十四卷
雜說

第五十五卷
雜說
第五十六卷
雜說
第五十七卷
雜說
第五十八卷
雜說
第五十九卷
雜說
第六十卷
雜說

演山先生文集目錄卷終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一

古詩

賀拜罷南郊獻詩

中天臺上閣天語將下人間會真主王室堂開秋意深忽忽瑞氣排羣陰捧空儀物望不斷文采高下成邃林鐵衣十萬熊羆勇怱擁天衢海濤動兩序朱簾語相慶皆謂君王能佋聖昭昭神考體天德昔向明堂布仁政君王欲報天地恩乃修宗祀開端門玉輅亭亭張日月中望堯雲降天闕清宮行事齋心徹默與神交誰得知獻饗歸來待祠殿上帝先從道心見龍衣登降天香濃一片釣天庭燎中振響于飛珮聲響恍如三代觀臣工先皇基緒既肯構配侑豈或愆高穹安得公尸不來燕自是諸侯皆望風奏歌已薦致和樂飲受乃酢持盈功曉未忽聽道傍語從此天觀觀九叙瑣瑣愚臣何所補只願獻詩歸樂府

次魯直烹密雲龍之韻

密雲曉出小團塊雖得一餅猶為豐相對幽亭致清話十三同事皆詩翁蒼龍碾下想化去但見白雲生碧空兩前含蓄氣未散乃知天貺誰能同不足數啜有餘興兩腋欲跨清都風豈與凡羽誇雕籠雙井主

人煎百撓費得家山能幾本
春来腰管修溪童擔山歸去如年豐主人長啜不言
酒馬用兒女扶山翁閑說佳致欲相逐勞生急故塵
緣空時走長鬚汲雙井堂各七撓邊盧仝夜歸須步
三峯月曉望還乘五桂風靜中且看狙公籠此樂吾
宗好方寸已向清齋望根本
三峯峭拔如武夷秀氣入草根幹豐秋堂一笑詩相
共竹枝未化誰知翁非特鷹爪致我啜芋栗亦慰腸
中空脩魚上釣閑酒甕但欲醉我君寧同須引一斗
寄混沌吹使自覺桃源風此言當踐非相籠百歲豈
能空自富萬頃玉々同一本
春山椎鼓雀舌細石潤垂絲魚肉豐異時相逐許餘
地秋藜自蔬田家翁有年無累及觀處水天雲尽猛
秋堂雖然出處有義命必欲長往非人同披書千古
寓訛謬日長閑御瀛州风故園且付煙雲籠落筆成々
詩令幾卷洗我煩襟求副本

次曾宣德竹窗之韻

導彼清泠泉育此嬋娟身幽致窗户間猗々窺鮮々
有霜能獨留無德難相親乃聞曾子風嗜好非今人

簡政堂

簡政堂在事養源無他心持守得綱領施設從胸襟
虛靜古意遠平易人情深光景塵不染悉付公餘吟

題楊氏聚義軒

聚義歸清虛無欠亦無餘聚利赴嗜慾自瓷徼自債
義在詩與書利在金與珠金珠壯人顏俯仰一世間
我去彼不隨彼去我不觀詩書入青瞳藏蓄心俯中
貽之修乃孫採之修乃躬秋種秀沃壤顧飽万腹空
源泉洌清瑩既與逝不窮開軒有意戒短什嘉仙翁
邑勉慎所交高攀古人風

聽隱士琴

幽意不可象因聲而後形至声不可為因心而後生
三尺膝上孤一寸胸中鳴急聲如飛泉瀉々秋雲迸
巧聲如流鶯歷々春風前幽人無此心素位無此声
心與手相忘意與声相迎彈者自到古聞者誰知音
但見風色吹我清欲御此風天上行

送胡君遊洛

得喪紛々轉羣慾誰及愛嵩三十六有客忽自東南
来已為湖山飽雙目邊興不住皇州春天津橋南酒
初熟長念花王司馬坂洛陽今寓誰家館已聞香信
滿東風嬪御相從水光畔芳容須向盛時吟昔也醉

翁長恨晚花事見譜觳雨且老黃鸝聲急上征鞍望灑澗
送行詩句無纖塵自有文游在霄漢蔡莧腸中何所
須但愧銀鉤落香翰看花知遺生看山知養神妖奇
恠麗九十種未失東風助培壅三十六峯元氣清獨
挿太虚無古今

湖上間賦

錢塘吳之雄西湖乃其貳晴虛混高下寒光墮蒼翠
俯仰晚澄澈融結會幽邃日月司晦明煙雲營開閉
樓閣生有無塵凡換奇異素蕩俄包藏物象已非二
中有虛一子四顧銀色世雲舒漏餘翠稍盛却陰翳
遠同天漢明收攝何所置近影認遠碧故態獻新媚
振羽鷺初起一葦出天奈大巧現奇畫人吹發幽思
秋復秋林深絃管春波細名字人不知間藏洞霄吏

寄題存心堂因簡正仲運使

有樂不在物況當仕而優外騖乃自苦作德能日休
身計苟未適安能為道謀基址更所寓得地東南陬
經營喜宋子闡繹嘉毛侯紛囂落寂境蒸鬱回素秋
事少德撲静風微花信幽林惜鳥相應日間係自遊
中發靈臺光下照虛池流神怡況味遠意虛才智周
真見造不滅妄想降無求所示良可助所趣安可酬
公以存心堂記見示會合果有道寧復嗟阻脩

惇礼兵部久不作詩偶成數韻奉戲

南宮先生好談古盡牙所排多老杜劍氣中盤鬱時
吐欲看光芒出庭戶平生氣直易言語不解聱牙斷
詩句先生莫拳東野苦我願為雲相逐去

汴河解凍鄭公域將行以詩奉寄

霜華一望銀河道闊説行艫猶未果清賜想快東去
情未斬凝氷已先破東鄰空憶樽前佐為誰更把金
卮倒汾陽遠裔今有人不見纖塵落幽抱畫梁燕子
趁時歸故園莫放春光老

簡元輿祠部

文藝相從春欲暮未去皇州散還聚去年聯事武成宮今會軍器所
豈期擾擾出囂塲却會高談戮千古冷官輙對華省
郎亦許烹煎侍賓主文章雖自根本來裂破大全空
綫緒如公自蓄胷中奇長短豈能欺五度曠野群陵
渴霖雨欲叫蝦蟆已窺户春衫未疊麥寒薄最惬含
毫斷詩句如公簡靜意尤遠卒迹清風慰遐慕韋李
鄰與遊太虛滿我襟箱始歸去
百花巖上仙人住巖下為州山水聚白頭青塚南北
人倒影沉沉獨懷古倚欄把酒与誰同況是使君為

獻主應喚漁舟蹴葦中旋膾游鱗落紅傞秘書座上
最軒昂能共春雲爭態度紅衣帶月令何處幾轉春
殘掩朱户飛船送客宦斷腸梁塵護落声中句虛白
亭前湖水間忽為霓裳起思慕出門沙上亂如雨薰
風吹夢天南去

現試

題墨脫新鐫局鑰開清曉文衡朝士萬香索天風小
銀袍帶殘月玉鷺集寒沼趍々于城材衡枚出遠徼
才氣方自強來戰意先挑臨文尋汝賢形見乃徵妙
人才焉可齊雲漢多年少慳思憂明嘗俊性發斜照
得喪召榮辱羡慈露瀕笑脩毫欽流液炅珠落光耀
雕琢破巨璞歌舞探長轡含蓄既寂々運動还渺々
重賞豈敢吝行當塞明詔

簡無咎秀士

北瀆車馬來何暮芳節𢓭邊失歡聚（昔年叔數授于潛淵及無咎至）
（而棠去矣）有分共為文字遊却向西郊話今古人賴聰明
多自偽信厚期君中有主職事無塵靜相對滿榻詩
書香數椽嚴扃如在柳陰中綠幄朱簾細風度紫屏
錡破雪花濃石鼎煎声遠寒戶準擬七椀邀盧仝清
滌煩襟出新句共笑先生最貪苦誤使簾前客相慕

虛名薄利能幾多累飯區々來復去

酬羅正之提刑城東賞花之什

一氣適來顏色明一氣適去顏色衰花緣根蒂豈所
托顏色亦非花可為花約一時枯且榮人約百歲行
復歸一時百歲孰多寡花發乃如人盛時一回花發
一度醉已無百与花為期韓子宝尋院中長走馬歸
來護惆悵昔日城西來同醉今日城東還獨賞万事
著意令人悲邂逅多坎人願隨破臘中來春漸々闌
見芳梢青數點韶華九十猶更長未嘗一朝遊醉鄉
中含萬巧欲傾瀉將与才思爭光芒天台近得醉吟
老寄我新篇傾花好揚鞭直指都城中已踏東風楊
柳道上花初開芳意濃急走長鬚為余報競香論色
如夢中蝴蝶翩々遠芳草朱顏未愧離欄紅莫向忙
中放春過

寄題妙光亭

天邊月下雲初盡江上潮來風已定兩物無情豈有
期但見圓光非遠近潮回月落香難尋元無此景何
須問沙北渡頭人自忙誰為山翁說真性滌除塵垢
無少休他日危樓与君凭

現鼇

大巧不為蠶上簇機婦飛梭注雙目腹空萬緒徒自
勞傑素如山人未足

圓石六題

迎暉亭

始自暘谷見餘霞歛微明亟從林末動幽禽發清聲
羣陰既掃迹衆象聊遣情捿簷取遥望揮毫寫初迎
行樂自此始勿為多事縈一世如過隙頃刻寧可輕
勝槩豈虛置倒樽慰浮生

邀月亭

迎暉不覓一日盡邀月又會三人間未言期約綠巖
畔且共歌舞清樽問霜輪皎皎無今古世途擾擾多
新故今月曾經照古人古人問月今何處百年光景
行復催有月可邀能幾回雙巖達士不須說始見迎
暉復邀月

清輝亭

山色翠欲流水光澄可照二物偶相際清風發微妙
中有逍遥翁寓意得歡笑此道復何求仁智姑自勵

翠筠庵

外環碧玉千尋直中起真香一叢清宴坐主人儼出
定歲寒枝上得秋聲

快覧亭

欲跨晴虛兩腋風曲欄干外意無窮忘形獨坐雙巖
下遺與旁觀万象中數韻瑰奇聊自適滿懷清興可
誰同颯然而下吾能賦未必登臨愧楚宫

招仙亭

仙人豈可招圖有招仙道欽信勺白甚仁恕滿中抱
何懸紫芝翁惠然及予坐衆約亦要路羣実指廣果
切著果脱落形數中行在從所好躊躇即有礙清樽急
須倒天風欻爾動相忘一何果幾日當復來斜陽滿

芳草

龍鳳茶寄照覺禪

有物吞食月輪盡鳳翥龍驤紫光隱兩前已見纖雲
從雪意猶在渾淪中忽帶天香墮吾篋自有同斡欣
相逢寄向仙廬引飛瀑一簇蠅声急須腹（急須之茶器）東南
禪翁初起宴坐間接見陶公方解顔顧指長鬚運金
碾未白眉毛且須轉為我對啜延高談亦使色味超
塵凡破悶通灵此何取兩腋風生豈須御昔之木馬
能嘶風今看茶龍解行雨

送范子鎮

東南有人不可攀生輕義重人所難此風彫落不復

見得公今日如芝蘭千人忽墮風濤間義氣有感心生寒以情論法不可枉使法可枉吾寧閒兼遺物已為虛舟遂授此屬還乎流相逢鷹犬顏何厚飾水閣山公不朽有恩流到墓中魂陸寺丞死於獄後公與直其事無累乞尋林下友諸社既直公請致仕不允得官西去心膽雄帳下將軍望公久此生義在公無慙未到青雲空白首男子屈伸當有時行置長纓遠夷驅浩歌一闋公臨歧馬上東風曲堤柳卵酒醺醺吹復醒纖毫譞引無中有灑然得句誰其酬寄我須櫝置郵走

卜居潮山

勝致久不示幽居今已該蓋待出塵子將作還元裔升高獨南望大巧安用裁天日形勢落秋空屏障開吴境岸邊斷越峯天際回雙臂龍虎擁兩潮風雨來直視江渚仰蛟蜃遺吴眙旁闢海門出波浪生春雷乎生樂山水邂逅奚所猜秋老竹林冷攀竹趁巖隈得石喜奇恠且席青錢苔泉甘地脉正吸泉如傳盃人靜道始集境幽心易灰老圃聽吾語勿以慵相推勤將日力進速副韶光催長生且有道當悟接與栽務使翠華遠長大如嬰孩環藥甕青桂木香兼茶梅疏鑿取清激結甃移碑材飛橋渡流水俯仰無纖埃雖謂夕陽好見月還徘徊卜築非偶爾供吟何快哉棲養此區足會晤誰可偕

假山

天作乃說真人作故云假堆疊孕奇恠含思亦如盡逕岑出寸碧犀岫擁而亞蒼苔抱秀骨尤愜時雨灑去來何所人度嶺策羸馬安得無心雲經從斷而挂日落行且休寒巖峙孤舍假合雖使然營覺憂亦寫萬法資諸心一念有神化倚構況融結猶造秋與夏攝用還一空何取亦何捨莫認假與真外與聊以借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古詩

謝人惠茶器并茶

三事文華出何處巖上含章挿煙霧曾被西風吹異香飄落人寰月中度(巖桂秋闈有異香木理成文如相思木然)美材見器安所施六角灵犀用相副日下發緘誰致勤愛竹山翁傳雲住還命長鬚烹且煎一簇蠅聲急須吐每思北苑滑与甘嘗厭鄉人寄來苦試君所惠良可稱往往曾沾石坑雨不畏七椀鳴飢腸但覺清多却炎暑幾時对話愛竹軒更引毫甌斷詩句

陪會稽太守遊鑑湖會于禹祠之下

一鑑況〻含万象千巖競秀還相向李真夢斷歸去來數頃寒光对夷曠管往公外与民同秘閣先生千騎長從公于迈巷無人尽船觧纜争先放去探禹穴升稽山語笑相逢洞天上玉帛紛〻何處尋謾对遺陵起悽愴越王羞辱救之 欢山水依然人獨往先生搊技敦金危吾道本來無得喪日月如飛異用嘗醉舞言歸勿令蕩湘灵不見湘江間回首斜陽落秦望

送蒲龍圖守奉化

臺省兩稱公(公曾任侍御史右司郎中故云)郡國三換節(公守廣德鄞郡奉化)海角承重寄螭頭懷遠別俯仰七遷迅覓夢一炊熱先生自怡〻浮世誰掇〻累霖駕西洛華艫指東浙香徑摧芙荷豐厨拾魚鱉窺影入賀鑑訪古探禹穴未暇登四明方思白華潔使車貽親榮閒山迸來轍豈須老萊衣始能事耆耋往〻回首時千巖看堆雪行观真卿書德政滿青碣(顏真卿書唐刺史王密德政碑)

次舒尭文秋夜有感之韻

自越趨儒林由吳兩江渡四年如退之疎慵徵名數西風今又來庭柯注珠露榮枯幾番新閒日常自度孰為天漢遊搗藥看玉兎逆行非吾心焉用憂日暮典籍猶可指寧雕子雲賦万事歸自然所得先去故濩落樗廬君高源欲東赴外物非所謀此李良足孺但以中致虛元氣腹當飫壯懷感暮秋群動還太素宋玉悲何為忘失聊適履

送劉和甫之江東

去年相逢時霜華輕壓梅花枝今年相別日蘋末秋風慘行色逢時易為樂別時易為傷誰知傷与樂各是羇旅腸送者難為留離者難為行誰知離与合各是天涯人離合有分不可料彼此有適當忘情君今此去何時來常偏頻向燈前開讀書患在少思索時

將寸管書清才君今此去何時到風力攻帆急如犬秋光照人益瀟洒一葉輕船又東下松陵鱸膾是時節無惜霜鋒傍船切泛入東南第一州八月仙濤駕天白江頭此景須吟看少留軒旆開朱顏徐々踰江詣所舍心間應變雲中山用其所樂以自遣莫教鄉思為心關他時握手又西上多在後歲秋風間

酬子明冬後出思正夏中見招之什

太丞閒官閑門坐漬墨磨丹滿文藁霜風門外潮頭過馬首兵鬢然吹倒雙眸厭為塵沙昏出外遽止從子好不復見其今幾時相憶還驚歲華老恨得新詩何太晚瓜李為期閑夢斷（思正詩有沉李浮瓜之句）餘酒喜見忘機翁聲色當與心相同（思正不事机數語笑閑懷与人為志形交）小沼荷花未云昨君來且負爐中紅（思正云高標遠韻果處宜在小沼渟荷花）何東鄰交友亦愛客烹鮮盤饌工於儈青蝦烏鰂欠此可蟹蛤已有吳閒風（思正云中吳家風情所欲但欠烏鰂并蝦蟆）勞生多故豈足念莫不有分勞冲々（思正云勞生多故今老矣覽照飄然雙鬢華）有錢取醉亦足矣滿腹以外吾何容漫々雪意稍含蓄瑤池將見涵春空兩騎翩々踏瓊玖州北主人相望久（思正云歸來聯騎踏明月南去邈然神思遐）解顏一笑如君難區々論報非吾友（論報蓋戒思正所喻）

酬程忠彥見贈

與子邂逅春闈中子未及壯文何雄淡書名姓青雲旁天風吹我襟懷香巨源恥作尋常流洪濤忽駕西江秋剩竊襲蹈非子情伯樂一睨人皆驚乃更退記多楚狂謂我有感潭中央腰間躍去為龍藏斗牛下揉亭々光嘗言文章氣所寓養氣未及柔与剛烏能發露与鋤比而不与我非其長紅塵丹漢不足較儻来勿使心常忙安得小艇釣溪上与子邂逅飛雙槳滿溪煙雨蘆花春漁人一曲声無塵夜明潭上人初靜神物欲腥蟲与倭寶氣深盤々不得直上羣陰棋失邑此時与子同行藏倚樓人往空斜陽

送延平太守

南有溪山誰可托須擁旌麾日邊落無故人向溪山愁公徒追索情如酬有故人向溪山醉鼓吹尋幽闃如市七閩山水世所認尤喜延平得高致山光水色秋意清月華劍氣空體明雙流既往却再顧五龍雖奮迹相迎（溪南水東山皆有藏龍狀趨劍潭中一山郡衛所據双溪相合而南注至合水尾田）（顧而復往）斷雲天北列寸碧中有仙人騎鶴行仙人巖前萬人聚金碧下瞰天津横霽色還空影高下蓬萊幻化俄頃生太原使君未下車公論已許程与吳（兵部郎中）

程倩文廣東運判吳荀祖代于延平以能政取要官
獨遊才刃安能拘發遣万
事歸无無洗眼待看鄉老書使君政事當起予年豐
訟少民已蘇兩稅競了誰無繻万户有酒饑足酤飄
飄席下吹笙竽山水圖中聲色活大小從公四園闊
颯〻山風吹夕照想見頽然使君笑南來莫使詩筒
少慰我塵勞空擾擾

夏雲

数疊奇峯插空碧舒卷先陰度紅日莫道無心空自
閒天地為爐果何恤願移炎赫歸至冥請開烝欝还
太清從龍以往蕩妖氣蟊賊欲滋令自坑晚來載雨
落何處一片俄從北偏牽區〻此意焉用留能作瓦
家軒上秋

矮松

枝幹偃蹇吾可誇本根融结香难測龍蛇已抱千載
具梁棟何煩万牛力雖減牛天風雨声却得三冬雪
霜色衛生已免斧斤人樧景何辞吟醉客

不流軒

大道果安在無流亦無止有流落色界無流在空體
用向體中存見香瞪而視空色兩相忘有無還自爾
月明孚澄寂山寒卧清泚一葉天際来歌聲儕吾耳

春霽

動閑畢化事清暘却陰翳披雲出寸碧銀色欄盈地
芳徑導衆樂稍凍展羣萃雨霽春且老良時固難計
好景婦新詩清樽接佳士韶光宜夕陽醉笑莫輕起

送郭公域

官令猶能顧鄰好側聽歡声亦開抱朝曦未合致禎
凍来問仙舟已登道但見風軩送餘韻慧传尊前踪
如掃汾陽遠裔今有人插架萬軸誰能貧嘉氣欲吞
天下士舌上古今時復陳興朝未還将誰尤芳辰不
樂還自嗔聚散浮雲眼前過且作閑人静中坐畫梁
燕子急歸来莫教故園春自老

寄連君佐

樽酒會君江上樓高談不與世俗侔淮陰將軍踌下
過魯國至人東家丘氣吐〻胷中十牛夜堇落手下
煙雲秋丈夫得失聊自樂一身一計何足憂

送人歸倚離

百尺危樓一盃酒与君話别秋風老明日解舟逐流
水不挂片帆急如火倚離風物好一覺仙舟到乎時事
奮丈夫事匹馬西来亦須早好是天涯逢故舊笑言
何處重携手

送林疑獨教授

猶記龍津曾把手閒對雲山一樽酒談高猜犯禪師
疆還指青炎露踈牖辟水起人新思濃青釋奇文到
科斗自笑山翁緘默多來處長疑抱真叟君雖健語
猶相知乃欲同歸上忠厚假合此生塵已多晋復隨
流逐人後再喜相逢春意中忽見天机在楊柳幽花
野水時可尋趕馬長鬚有罍罍李何汴洛貪逐人歸
萬頃水一枝走義在人心誰可欺浮玉山南望風久

閒書

一笑待毀譽一歌待窮通笑歌未能忘猶落諸環中
無待用笑歌此理兩即衷

尉氏五題

蔡相廟

范叔脱身車箐間一言悟主才所難死齊辱晋逐四
貴合為昭王留武安萬里青雲雖自致無家相尋亦
天意恨々秉机叙消息能使先生謹承德願歸相印
何不如結绶懷金豈勞力富貴只貴眉舌能休笑魋
類與々攀滕人生遭遇合有時羈旅入秦誰與知攬权
數月何為惧非義所安人或愚四十三年雄後閒歸
與不歸函谷関旅墳卻使鄭人看只恐無昭由此還

千古英灵果何往人間禍福空相訪春入祠庭燕御
風交龍旗墮香塵中

三亭崗

相得語未究相知心已陳喜生崗上夜痛定箐中身
與麻自王鄭思酬生魏秦蕭懷机变季豈謂有燕人

蓬池

曠野飲綠水往々如與區尉氏得此景賜民非自娛
想成獨樂戒故能與民俱阮籍方外豪緋細積梁都
々恐感嘉惠豈特懷壯圖逸興果何類花々誰與拘
度量野天漢豈不容葭芦與麻未始定陵谷俄已殊
昔為晁鸞鄉今為狐鼠廬厚澤癃膏壤能復滋耕夫
得利已足喜懷古安用吁

嘯臺

脱身魏晋間嗣宗南阮英長嘯寫逸興偶為臺上行
或帶竹林醉獨駕無轄迎風月乃所支相投清與明
微引蹕中息稍從脣齒鳴漸々薄林杪飄墮令人驚
戛犢聞南平貪濁聞而清蘇門得孫子答以鸞鳳声
不應乃深應植導良自誠當悟嘯中音可傳言外情
臺在声不傳萬籟徒汝争

七賢里

遙想七賢會空留七賢里神交遺形骸清流外塵滓
脫略隳險恠楚阮兩高士白視驕法家紅緞傲公子
所識不及才或殆或以死山公頗通用選戚尤可喜
立少規不祥去備夏不執窮恐阮与嵇於此太能耳
向秀稍知義田父謏知止酒隐名刘伶無志君子仕
王戎貪聚錢阮咸亟追婢覌德清流中二子有臧否
脩短歸黃埃毀譽落青史盛世人已非荒庳物空是
賢者覌我吟聊用擇所履

灵草

五行在萬類惟草最柔弱春至忙發生秋來還衰落
如何却有灵陰制長生藥金石走或飛落丹誰能捉
若乃赤帝兵私走請自傳萬鍊致妙用造化犹天作
中抱陰陽精識隐安可度莫笑柔復枯浮生尚堪託

歲寒堂

歲寒堂前歲寒栢接見東君無愧色正似屠龍方外
人綠鬢还生未垂白酒盃放手情已疎可卻當時背
文客世態何足留齒牙且殘清陰坐盤石雲門对面
如有情安得青童報消息莫使仙人開北扉見我劳
生空汩汩

豐提刑赴西蜀

氣柔語音低欲靜神色明擭擭劳生中望道心如傾
頌奇志庶士抵罰悲聲娠眷眷白中降德德懷西征
曉霜毛袖重卯酒面花輕出関誰最旧過棧子何平
施設快狗守跌謗芳將迎路难休詠蜀夢遠六登瀛
胄中丈藝光域中監收荣以淡却私徇以默靜紛争
萬累表民德一嚬生道情行闡化無欲園扉芳草生
公餘齋俗樂反一全天精源・踵中來趙者已屢更
安知我所寓山園里神京

贈灵谷山人

無緣一步如秦湘有緣千里如門墻山人安得不相
訪如昔也同行藏自從別後落何處灵谷山中茶岩
素懶与塵凡争是非拂袖徹趙長樂府十洞真人懷
宿契陰使來陳掌中示不著手書惟口傳千古[illegible]
索根蒂惑乱枝條無討尋大還只欠鉛中金王簡來
書落吾耳安用冥搜遠天地紫元忽見老翁笑家住
崑崙何者者神爐已冥龍山椒蓬壺可聽東溟潮溫
泉名界甘復泚一穀符行坎宮沸七十二候承天時
三五一法明天机聒言再卜春為期冲和有道當依
沸山水多誇武林好更有龍椒棲凪抱桃源惟在山
腰間越出寸碧窺昊雲雷驅猛雨王龍過月明人上

朝元壇五嶽金爵任逶迤須　知造化田陰丹顧居冲
和講幽秘莫獨雲山爭鉛水紫府賓丹臺身去來在
我若為情谷風時送步虛声山花徑水月沼樂因談
到長生妙偶坐俄行無事了或將得一問因緣江天
為指歸舟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二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三

古詩

寄隱者

守道宋高士棠室齊東鄙植竹看歲寒種田助形妻
東書指古今抱易究生死不以外移内不以行責止
九十留童顏湖山飽清視或頌先生云時平可以起
先生本無求棄置如弊屣俄聞与物化精工未書雙
汗簡書逸民義風先貪士東望呈肺肝送寫一危水

送陳知縣

握手州東花闌時瀉酒留中如漏危各無官守竟信
意坐間只有春相隨十年睽遠何所得但悟世情餘
中一昨日卜軒君不遊荷葉雨声也上秋（節昨日道旿仍小集）
（軒東仍俄風雨至如見秋色）明珠得喪百萬斛何處突燕金欲流
一樽獨对清都夢可憐幽思無人共今日聞君馬已
西不覺是觞得詩諷汝陽縣長多清風壺中有客當
相送（賈長房桂臺木今在武州）

和張仲時次歐陽文公覧李白集之韻

紫微所拱皆仙官開元無事長庚間偶緣一念來人
間詩才到白誠無雅英華根發根自天春空鵠〻飛
翔煙雲濤雪浪滄溟喧四面滔〻朝白川重与論文

下須细且貴罟襟寫来易〻中自有驚人詞繩墨宜高何足貴若談杜甫陵談李〻文人相輕古如此始惟通道徒而醉萬事紛〻寧復記三人分散难為攀夢魂應覺星躔寒乃與衆〻月同交欢豈有俗態趂人家若在真府如同家壞丹我已修〻河車仙源将果蟠桃花安知不共遊煙霞便着琪圃越三島休羨垂楊与芳草

覽武夷記

武夷山中十三子邂逅相尋良有以項向上是何事酔一時謫在人間世八百年後還丹真武夷真君真主人天台有籍安得知不謟于騫誰与祈紫雲中下龍潭而先喜張仙好詩句十三子之所自及其會遇敍明相与修鍊還元之本旨因緣始清其事

結交

道義出君子勢利通小人有無故所白甘淡交所因離合見难易情文生偽真丞主審所任禍福延吾民賢士慎交擇利害帰吾身公患勢利強私患朋黨親邪正若弗辨安危难復陳

留題琴軒

軒閣競華麗誰肯厭絲管豪華既交欢盛濃亦同歡嗚絃雖倩觴惟宜素鉄按声色方爭高耳目及中乱古意始興懐曲終情已極黄〻子尋天真閑軒名以琴問琴意何在答以琴為心我願聽以目与子為知音無絃之琴声無声世間此曲今何人

讀羅隱孟郊集

羅隱寓以罵孟郊鳴其窮始讀警吾氣再味濡我胃如何志与氣發作錆甕中大見無賢愚大梟非審通棄置二子集追攀千古風中蕪六義畢下与萬物同妙象生丹青利器資陶鎔心手適相遇変化從色空感寓復收斂兀然無我翁

答仲時高軒小酌之什

韓公浩〻栄文字乃笑红裙酔豪子張侯切〻務高紫亦鄙斐鬟歈回雪仲時詩有双鬟歌舞退之不酔紅裙与憐高業之句東野先生窮且愁蚯蚓竅中蕪百憂仲時有東野清苦句比今主人賓亦歡典衣取酒吏未闌悲穗傷氣豈足尚棟樑害道非所安宝色皆無適相遇衰〻百年誰自喜太平功業時可為萬丈虹蜺不須吐仲時詩有太子功業属男児虹蜺万丈書中氣之句一源湛〻吾忘情四人毀誉浮漚生仲時詩有一源湛〻攀清夜今日轉前達一笑之句

送駱君帰隱庐阜

山腹雪霜堆杞爲心虛直節夌雲聳蒼玉月華弄影、
無纖塵合有丹霄鳳來宿趙州庭柏如已知擣卻問
言且覘獨九年當作無生遊慎勿窺紅墜私欲見是
天台掌仙籙煉礦成金石龍谷落花流水好尋眞堂
特蕭々閉前綠

曲水亭

盤龍偃蹇吸長潤數叢寒光來向人誰信雲門有仙
子麗落恐是華蓮賓落英儀遜酒船到世間乃得無
奚春畫織本盞寧可卻清光聊㨿胸中塵

覽和靖章安西湖之什

和靖苦而豪章安平而麗馳情述佳景盈軸蓋幽思
二子各何往人非物述是四時有行藏彼物如動置
百年有死生斯人如夢寐兩幻相追攀一覺都除棄
感寓聊自娛且盡娛々樂安坐閑山間誰能以數計

送人赴官秘閣

經行當年已克賦卻遜塵官走塵土百里斗刀未甘
弄況有文章自當貢屨和天閣上奇語落華紛々動
尧禹雩天得戒懷抱清道山入哥憂慮寧令之無懃
故鄉季出閒要有登真路惟我曾遊今已古想見朋
從散逐聚豈事塗改如排牙忽落鉛刀得依擬常笑

究竟此生安可進爭才社中風最爲紛々一夢喚不
覺衰々白頭流落多豫子髭黑去尤早寒堂誓結庐
山草寸陰早在精進中四十司徒未爲老事見惠遠谷王道書
黃絨除書無此期黃蕊陰書見白公草堂詩豁君欒宮房山傳尺而已無杜牧意
只爲秋雲動強抱世人發願多自欺十八進民今友
誰

遊東山大乘寺

奔逸馬眞避塵侶遠入閑山豈斑楚落花流水來何
處遁塵人從石門路遜造洞門誰得知雖泰生涯貫
今古推客見留何事云分合隨緣落塵土回頭已森
塵勞中手把榴花如紫霜紫元夢抱超然情到此令
人心骨清閒路長林嶒深壑逢見猿鶴共相迎只凜
爲我寫幽思但聞悉々來往鳴獅子盎前猿退藏當
泯禍室還混浴龍首闢迦雲并合或作人間時雨行
杜鵑有声山色真杜鵑有花山色明偶逢奇石可且
上幸東此與聊飛觥覩語蹲蹲與子翠腳力執爭年
少輕三盃通道聊自適還從谷風吹復醒忽々流光
已云暮紅燭如林樂声奉

題龍花菊

人面亡相映龍山應獨賞卻因清裝中艷異尤堪尚

靖節籬下吟幽懷思馳想武陵溪上遊芳容若迎望
妙本自無二佳名誰有兩辯事惟賴香根帶豈容委

題水雲村

水雲深處尋幽客競把銀絣飛虎珀坐間玉叢流蓮
來時伴亮花獻春色塵勞不到清樽前何妨山翁設
歌席人在夕陽方醉時回首雲迷武陵空

送方庶稽解元

壺公山下多傑人嘗謂方寸無纖塵雙眼孤鷹在雲
漢俯視燕雀尤有神兩冠學英出微妙失第春官怙
自笑歸去壺公山下遊長鬚肩上何殊真逸煙萬封
賓行橐置此雅好吾無求松軒日午片石冷水中天
小雲油油時復窺影且自逍遙未造化同春秋可能
含蓄南国意洗我滯思如清流方握蒼春紙却新暑明
月團圓滿寰宇馬上塵沙搖不關室羨江湖鷺輕牽
勿因世俗迷低頭義理所在無今古生死只繫單旦
中誰為萬鍾移出處六翮沖天現一飛所恭先須微
賤時

道倫竹閣

曾看孤山翠微麓回環閣下千莖竹醉吟先生唐室
賢瀟落情懷出流俗赤城德士攀高風特借嘉名榜
盡魚乾自忙正似衣生轍中鮒季每無從今几年讀
惜公家費毫楮春芽競好清晝深石昂蠅声遶庭户
恍然似揖前朝人高下圖書迸青顏養才此地良有
因入關誰醒靜方悟要使中虛心鑑明乃破他時照
紛遺名利人人情正笑我抱天君獨為主設官之意
非徒世君思可報唯心淵案牒相忘花字間恭心乃
在雲日邊佳氣忽忽指歸處頓覺身輕如插羽扁舟
莫怯霜華濃已有東風送君去

題卧陶軒

不為形役心方縱乘化悠悠豈須控歸去來兮歸自
公北窗高卧南來風吹我飄飄骨毛聳恐是洪濤浸
清夢八月仙槎偶相送寥廓孤飛与誰共無餘夢東扁舟泛海
皮濤在舟之上舟行如飛仰視天漢星辰甚明因浮句云短棹孤飛寥廓洪濤高目看星辰天机
不逐纖塵動折腰五斗非君儀靜挂山圖探逕趣間
睨庭柯薦幽娛君置絃徽臨我声我遺耳目知君情
相知之流樂如是五柳鳴蜩謾如沸

初夏書呈同舍

萬種浮華春事了誰供青帳千株曉雨集池塘蟪蜩
鳴蝸牛已過銀鈎橫貼水圓荷蓋枕小覽鏡美人音
耗悄行看天上奇峯生莫放塵緣空擾擾何處亭臺

分外期共立薰風臨耶〻

暑中喜雨

小雨破炎熾滿懷貯清爽忽御雨腋風太虛一登賞

重九遺興

佳節嘆短髮清興愜幽抱新故遽相代意思章長好
百年如秋時行〻越中道重九雖百回半百已云過
雲液傾新醅籬花摘靈草但約金卮空何愁玉山倒
且趁馬臺遊莫嗟龍山帽

雙源六題

水閣

水閣上襟帶水光浮丹桂月來天漢夜白蘋風起洞
庭秋塵勞人哀〻蕭懷與誰遊

釣磯

釣磯上間適向金鱗秋後江邊思膾客古來溪上得
璜人尋幽尋至此聊寄自由身

澄心堂

澄心堂上間來客水與心同誰見得微風不過波瀾
休無礙空中秋月白

濯纓臺

濯纓之水山幽〻本來似鑑無塵流到此令人所瞻
醒滌除萬累開襟靈一源莫誤登臨目紛〻世上紅
塵足

重蓮軒

宛轉雙源花在處花葉重〻瑞炎暑日光初照鉛華
鮮翠蓋紛〻擁紅女不貪青子老芳容薰風偷出香
無數乃知源上有神仙何必天桃隨水去

日休亭

分外鑿私智役〻非且老此生本自然何者爲窅我
止水觀而心運用無不可玉液靜中味萬累門外過
時復一盃酒聊用沃心火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三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四

古詩

寄卧雲先生

卧雲先生由內觀謂使妻子忘我難顧予且不自有
父安得有汝為悲歎君方鼓道之時忘情割愛以絕累為急其子訪而得之君曰吾且不自有父安得有子歟忽遁而去其子復失所在
武陵溪上乃所寄今且幾歲無往還源頭流水去復
去落花繽紛春屢殘秦人漢世不須問寂然自在桃
花灣嵩嶽遊人忽相逐羣碧插空三十六漁人不見
空懷想路迷山口今誰訪幾時行幾時歸本無行止
吾何疑豈將眼力隨塵機行亦可歸亦可長沮桀溺
非通道此生未必山中老

五祖長老惠竹箄

六月如蒸火方老三伏炎炎撓清抱閒中兩汗林未
悄忽得禪師祖山耗笛材未許龍鳳吟卻織雙紋愜
高卧卷送兩來尤是時乃似為薪雪天到長髯我為
掃幽榻數尺漣漪細風過謾入祖山何所聞但覓雷
聲肅牖墮欲酥此意知未能且李文公贈相好

贈方外士

擾擾紅塵高卧客紅塵不染人難識珉珉為講還丹
篇若有清風濯胸臆玉兔走入流珠宮正向時人失
中得根本蓋自仙翁傳仙翁住世千餘年

贈崔風子

崔風不風人莫測只恐時人問消息予聞妙道今幾
年百刻光陰貫今昔天柱峯頭獨看月火裏青龍產
芽雪屋上無霜春勢強十二危樓電光徹劍潭居士
心相從何時遂扣逍遙翁自知心胃異凡物豈願老
死浮生中

貽李道士

道士初來鶴衣白無事猖狂走南北偶得秘訣煙霞
間鬼谷先生眼精碧謂我當樓王公詠且與天庭二
分術僅來已感仙翁吴占夢夢中宜自驚妙光照物
乃是道結廬歸去南山青

琴軒并序

以琴名軒琴不與馬李忘形聲者也心無所事
乎機乎無所事乎巧妙音幽韻本於無何有之
鄉山泉泠泠松風瀟瀟湘江月明万籟合于太
虛莫能感而対之黃君勉哉室欲以虛其心滅
李以空其性將進乎是則予之遊是軒也當以
非耳聽為因書昔年次人憶琴之什以為贈云
聲音求我皆邪道有琴可聽非深造無絃絃上声無

聲世間此曲今何人

仙會樓

金碧崢嶸演山脚合百雲駢下寨廓自嗟本是煙霞翁一念人間已知錯聞說楼成歸思濃想見羣真多綽约水虎火龍方得傳香破浮生豈能縛夜深時獨倚欄干誰見金花當面落此道既与君真同雖隔霄壤常相通演客千載無遠邇佇聞杖屨來相從

讀王黄州遊宦篇

感義區區諫國士竟為升平撰稜子抗章言事來去忙左提右挈歸之理見姓書名安且榮寧問賢愚落青史隱居到此當忘言对月且倒無憂罇

積雪

能積又能亡時高又時低坒壁随所寓陵谷豈可齊夷坦掩曲徑勿使狐生疑光明破宿露勿使鷄求棲在騰方得時此意非尔知知我為餘寒不知為繁禧

交遊

寧尔相會遇欣然同醉吟意外談笑易胸中矛戟深契合好甘醴聽聞嫌正音交结自此始刎頸當知心

酧程忠彥見寄

新吟走長鬚喜鵲鳴高枝邂逅固有分非人所能期對坐倚寒壁得子尤相宜進取俄比肩欢笑亦傾蓋一夢長相尋尋子江天外子來慰所思苦吟酧適會京塵化我衣吳風變子語二人還相逢道在無今古薰澤何所為本無緇与素儒林小官冷僕馬略勝步竹素園中遊青眼勞一顧孰与歐盧闊閒雲自來去側承雙笛聲自作天籟鳴傳耳願一聽使我冷然清誰云吳儂音能变中正情（忠彥文詩遊歐盧間中性易流轉作吳儂語格）

送紀宣教

名利塲中亿君子偶得延平二高士王子好談兼好行行如不及談如傾（王子道厚節推為人甚類克甫）此生根蒂果安在寧復計校桔与榮紀子忘知更忘說行所當然孰云别坐間自有雷霆聲何事區區論標月二子躬行人所稀但恐東野無由随香爐峯前幾時遇無龍禪師故卿老草堂夜話燈影寒瞬息春風我先到

貽儒生

含章緣俊雅發理自聰明德行孔庭秀公卿唐穀英博嫌愚作獎文恐偽為情御世教方盛動人風更清及三雖稍悟得一豈須驚竟寘伊周列難忘斋魯生

儒方困於談理而悟禪語
有道儒而歸釋此其槩也

送公表判官解官南歸

污吏物勝志俗吏勢勝義志義不可勝勢物如脫屣
古云士大夫此道既墜地俯首拾躑与仰視忽高致
仕塗無清風大望失所寄志士獨懷古義氣已屢喟
從事彭城公不求亦不枝接下斷驕簡清慎遠外累
三載日猶短六計滿物議薦章何所歸見敬乃虛器
得喪固有命失士豈無愧顧我眼力壯古貌入青視
方恨相得晚笑語未獲辭官滿不可留年華促歸計
兩後雲既收日上春已至雙水勢愈活南注飛不須
兩山夾長流稍稍有青意此景送君何處遊荔枝林
下維扁舟窮通身外不足念醉吟可寫塵中憂至誠
所与暫睽遠時復一嘘聊相求

贈謝殿院

風自東山吹厥後義重生輕公所有懷抱應書霜雪
明一封十事龍鱗輕青雲失志貴無悔且喜歲寒柯
未改名節稍從言路愛待向烏臺覩慷慨

東湖留題

雲門舘

冥冥出世既云住急急度人還復來會當為物落城
市誰採北扉開未開下視東秦在諸掌一念已到非
蓬萊与子邂逅固有分況是肝膽無纖埃

鷺下序

白鷺下逆水青銅絕纖埃窺魚風色定移渚客聲求
事傈明明遠樽臨渺渺開靜憐閒意好為過夕陽回

釣璜臺

想見海濱老坐現臺畔清一綸聊自適萬戶本無情
魚躍心機靜鷹鬪世事平行藏天意在千古跋功名

駐異橋

方上大鼇背儀生五湖心急急遊此道攘攘休相尋

步虛橋

俯仰是天漢陟降非世路常聞步虛詞時儻採蓮女

鴛鴦渚

江海風波外陰陽化育中相隨还戢翼得性渚西東

鴻鴈渚

兼忘物我戲鷗客自得行藏遵渚鴻看破眼前人与
物紫元翁在小橋東

戲鷗亭

水面浮沉聊自適人心得喪便相疑徘徊聽我樽前
唱莫道机忘了不知

意息杭乃息人忘鷗亦忘逍遙方自得避逅豈相妨
静見水天闊閒知春日長浮沉無一累誰更問行蔵

緑巖亭

半巖亭勢俯漣漪北顧尤宜鷺下時終是謫仙風思
好無情常与月相期永結無情遊相期緑巖畔故云

歌豊堂

礼楽看公暇陰陽報歳豊四并當共楽一氣已相通
欢笑臺天上清虚色界中可帰猶待月未放曲聲終
可喜年豊自忙少豈特明々得欢笑三楽光陰誰与
知但向魯詩尋政要

醉歸亭

醉舞既成楽酔帰還有伎漣漪閒自　渾沌有誰知
嘰々鸎鳴處振々鷺起時忘帰忘来得方釋魯公詩

水鑑亭

蘋藻風初定鸎凰亜已開有時開妙象無處拂纖埃
楽共世人到醉従天漢回不知誰作記寥廓臥楼臺

竹林斎

桃溪出世境竹林居士郷中虚秘天韻外直凌秋霜
静久世味淡翠深人意涼觸目多俗物見君何日忘

湘江亭

休論湘江偽与真楚花窺影玉宵春瑟聲誰皷如妃
子豈意相投似故人

桃溪庵

灼々芳意閙消々朱絃鳴晴光發清淺翠華相合并
寒渓通遊径清孟得落英且慰浮生勞勿念聞名輕
桃溪日々流弗止何獨行桃花年々開既落還復榮
昔聞避世士有物應混成不行亦不止不死亦不生
秖聞莊李美儀失何必驚此語誰与解往庵如登瀛

贈周生

周生能以幽意一寓於琴書相去阻脩未及親
見而聴之然其身居市廛而能獨遊形聲之間
務造象意之表亦足佳者貽之詩云

七峯山下無塵客方寸有能人未識風吹山水意飄
飄月照市廛机寂々將使居人聞此聲既澄世慮塵
生白英華满軸非春能銀鈎更有千鈞力息然欲運
胷中奇一揮時落雲間壁何當便跨図南鵬聲意相
尋七峯側

經遊清灣留題澄寂軒

清灣険恠士氣馬如狂濤趨瀨日万変風石嘗相遭
浮沉有命在險易如人何此累稍々遠十里無横波

劉潭澄寂客注酌無喪得狂心到此闌觀水還無觀
蟾光中夜靜銀色滿襟寒謾对浮屠笑若心應未了
莫看灘工漂但取潭中照

演山先生文集卷四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歌行

昭君

良家有子惠而秀昔在漢宮誰更有入宮見妬名不
傳咫尺君王望思久柰何賦分薄如人却屬畫工為
好醜千金買笑耶敢當無賂應嗟落人後俄聞召見
喜且驚自以閑雅文輕盈將謂君王必回顧行且遂
承恩与榮权兼天下失所制女子未免匈奴行此身
既係國休戚君王雖悔難復更雪怨雲愁竟何語自
小誰知北征苦既出中華樓上情乃托胡人為死生
平居悵望一成夢用儀遐荒尋去程身前但殞黜〻
淚門外已抗悠〻旌旆馬悲鳴日云遠行經氐處單
于城平沙莽〻春不青積陰漫〻天不明隨無鴛鴦
欢悅情送有琵琶哀怨聲大抵言意匪吾顏眷〻旬
前愁益并淨落家卿作孀婦焉用閼氏尊于名人惟
適性乃有樂未必膏梁勝藜藿當時將相若為策宣
意安邊用顏色君雖不幸功可稱莫道佳人只傾國
思歸曲在人已非青塚空悲塞南客

鶯子樓

眄〻初歸樓上時想如鶯子長雙飛有才將色世間

少況復節義尤堪依將軍一去十餘載玉簫瑶琴無心解豈不能死空相隨以色累公非所知白老曾為賦詩客風裊花枝醉無力後會勳郎漢陽驛因語獻歙已成昔走筆還賡美人句猶感白楊堪作柱我來登賞非唐人尚引多情聊搶神人生真盡皆為塵百年一餉難留春高樓人散誰復覩只有燕子年年新

春日寄友人

青春可愛如才華使人詩思如楊花飄然來去不可繫又似春雲靄然趣惟人達性而樂生子云閉戶非其情亦曾郊上為遊人兩袖香風雙眼明葉下鶯鶯兒女語聲聲似嗔遊人住忽覩狂蝶过他枝一帶深黄又飛去倒搏取醉花枝側我是主人春是客留襟不貯世俗事酒力相攻易相失青銅三百甃子慳乃至解佩竊清欢万事亨逵誰滿意有年生計自開顏樽前兀兀坐者誰頹然醉倒春風間歌者自歌舞者舞塵枕不動天真間呼童伸牋走吟筆醉字欹斜不能立梵狂韓子傾餘才感春章句如花開兜能入手滔滔瀉此後搖毫如駿馬數子若醉俱紛飛夕陽含山空翠微乃自曲肱則芳草蝴蝶与周何所疑紅杏風來吹我起黄粱成飯還多時醉亦如醒夢如覺勿於四者分毫釐聊与物化天地中願君与我間相從郊上之遊速為報春風欲放桃花老

中秋月

秋容瘦秋聲寂浮雲散盡霜字寒未見疎星點空碧升自東方人望濃十二回圓喜今夕窺澄江開晴室閃閃金銀動宮闕森森冰雪排劍戟秋氣清秋色白六陰中處金权高清白合并成此魄王兎搗藥將何為應造神丹送仙伯乘興高人無定蹤瓊步徘徊來須急金波汗漫清人神桂華縹緲明人衣邀月已作明年期月是人非寧復悲倒盡芳樽卧清影休問醉翁歸未歸是非今古乃常理此情莫落霜娥耳

送王植中

植中所謂默聰明墮肢體者也熙寧乙卯予得之於闕下方世慮盤旋於胸中未能忘者久之及見植中遂忘鄙懷植中日一飯男女之深情酒肉之厚味天為之戒焉非其強絕之也非善不欲而其心嘗清非理不為而其形嘗靜非其挽引而後至也然而予何敢望君哉君之化也其世緣未息歟不然為一念而墮者邪以親老之養求薦於有司及試礼部下第浩然為歸休

之計以謂養之至者以其所以養而已必待有祿而後致焉是亦懸也予之歸也買地數十畝種蔬植木以具甘旨則予之為方外遊足矣然而君之去也豈為翫山水者耶後此江南之耆有稱隱君子者行乎萬物之上而不可幾及焉者是必植中也植中非求人知者也故予作詩以序其行庶乎讀予詩者求与之遊而又知予不植有其益者也

為貧而仕我与君失意以歸南北雲豈把去留論適莫豈因得喪悲離合人是人非春覺夢物來物去花開落攀緣一斷六塵空緣至乃施無繫不求脫不与縛君期万法無憂樂不可減不可增君期一性無虧成世人壎箎誰知已不慍不知〻不喜塵紫當与衆凡悲流轉域中而已矣君之入道人不知不得已事君不為天然淡薄日一飯心机不用如嬰兒聞其風者少當愧此道亦更清於衷君歸休白心碧眼非庸流內觀無物四肢墮性天虛闊陰雲收君歸去曉猿夜鶴無尋處爐中炅藥果誰傳林下老人終共語何時我向江邊來相從方外幽懷聞長願為雲逐東野莫教風思生塵埃

再遊普光寺

春來時春紅照我衢清孟老僧朴野自合道只從一笑忘形骸秋時到詩翁清瘦秋容老吟成興尽可以歸一兩巖前恰初過勞生自遠能幾人白雲流水誰相親黃金滿屋莫使悟〻便輸他方外春

中秋日賓興宴

九十秋〻今夜景銀色界中秋意靜巖賢時入帝王州鼓瑟筵開山水境西風勁衫袖冷遙度天香到酒邊中有醉翁吹復醒徘徊態凌亂影急須行樂慰勞生相得相忘無食頃姮娥信諸生聽一年人愛此回國十分仙桂都開盡自有清光隨我身遊寶嶸何須東明年誰是奪標人史君推轂今何幸

贈天台禪鑑

逸興東西自難卜快可追風白花足巾飄〻蕉萩〻每引三盃通道瓢即陳一関離塵曲獨忘懷人注目恐是秦漁來混俗落花流水誰拘束凡度桃花春又復戲翫人生榮与辱石火光中寄此生故山休問歸遲速東秦別後無行蹤忽見回轅自西蜀二十光陰一轉頭新白已能斑舊緑偶懷起滅寒生粟蓋〻超然坐觀獨使望雲山歸去來無生之師在巖谷由禪

而入從眞修休劫諸山編語録如来藏裏磨尼珠走
上玉爐光斷續螺髻明鵲巢鷺向死生中脫死生象
罔浮之方始灵掃除物我复何有懐抱乾坤一混成
十三位上窺憂喜正法眼開無處避是時人道眞仙
子方尚罔中旧行止

道道瓢吟

通道三盃太和好已同五氣誰能到漸造醉鄉方自
然忽体杳冥如浮道坐上一時能兩忘萬緣既斷非
吾我須期有物渾成時先自醉鄉聊浮耗若從泰定
眞相逢金尽三才是懐抱道方喪物無閒愁休管塵
楊与芳草（天遊天樂皆出於道〻與物交相喪狥世則喪道狥道則喪世）感懐偶向桃溪路
落花流水年〻去仙家日月無古今此景示人〻不
悟青衣為我折幽芳待揷陶巾訪眞侶笑而逆寂而
處五行自是無尋處空將日用怨春風日用烏能離
得數但明結果自然成到了無生無一句聖賢绝口
自難言愚衆握頭誰可度青衣兩畔長鬆後駿〻小
駿山閒走光陰猶長渭川叟幸有雲山静中壽大道
盃自然斗天遊杳〻長庚吟天樂陶〻紫元酒究如
對月成二人九老圖中有無有

謝莊顔延之吟

千里共明月彼此惟月知音信雖不聞有月難為詢
對月秖自恨中夜還窺人姝于想無寐瞻望應數陳
既然默〻浮心腑那更徐〻入庭戸因笑延之題玫
為長不歸一息已云往寧復為歸期稚子亦自曉安
用延之持希逸辨既妄徒澂延之非兩詩寓意
好雲海沉〻杳無耗紅顔銷盡那得聞惟勝知之還
幽暴

喧犬行

禦悪不禦良守實不守空主人得犬勝高墉有尭汝
喧〻有跖汝默〻主人浮犬勝出賊犬也徐有云容
犬對以聴犬為跖守即吠尭犬為尭守即吠跖是則
庸犬而已矣此犬之良汝何益穿窬浮間無人疑喪
家之犬将何之

惜鷹行

兩翅一展秋雲高兩睛四顧秋林肅狐兎忽落爪距
下肝腦須臾厭其腹是藝汝有固有性是物汝浮固
有命鞲上如何寄此身休誇豪氣与精神一雉死生
非所必有數存焉擒不獲主人失意未可量鷹也兩
失而行藏中陵自在無由樂飽則翱翔飢則攫

巧珠行

柔絲轉危磨結綢日初卯丶條理滿腹中万慮無一撓
紀綱国政經経緯天理巧所吐勤如簇上蚕所織巧
如機上婦丶織一尺長蠶吐一兩多輕暖之利為春
和蜘蛛兼有蠶婦事蜘蛛獨為身腹計此勤不必為
此巧不可施慮有無意空中飛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五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律詩

元會次宰臣之韻

風吹香信下舟霄遠望如雲共戴堯韺詣獻樽心謌
謌獨羸經席氣飄丶千吴已渇回春律万嵗何須却
老楸弗愧陰陽闘妙化先天方許与公調
玉皇宫殿得春朝冠綬紛丶百辟朝未見魚龍供漢
戲已闘星露入虞韶清都夢到鵞華麗寒谷春回喜
富饒付史幾多祥瑞事終随和氣作歡謡
太極朝正小道消豈勞身勢借扶搖蘋新恩聽傳天
語華放初香轄斗杓四面横龍巖部樂兩班垂玉者
朋僚不教計吏空歸去雨露相随詔五條

侍宴也上

来侍君王看物華紫微深處宴忠嘉万年獻壽金卮
酒百世尊王綺席花振鷺朋從吴沿澗游麟音耗絲
絲斜仙源此景須吟尽留与人处處丶誇

集英殿考試觴唱

玉皇親自策才猷誰作吴鼇上釣丶俊思内窺天閅
遠韶光中看御香浮尚懐獻藝趨前列何幸持衡綴
上流欲向鑾輿心未放更須銀燭始回頭上臨軒策士向晩須炷後起

磊落英游誤許陪相望樓閣倚雲開春風暗遞天香
到星使俄傳帝語來紫府已知仙籍就清都還遂化
龍回穀中喜浮辭如海不是區區小有才
靜窺千卷喜才華不限詩情未到花欲醉春風歸去
近曉來新浮數聲鷄
兩過春宮紫泰高列星初擁絳紗袍三題天漢文章
麗万字秋鷹氣勢豪聊欲彎弓須尚志謾勞談律莫
吹毛行看衫色貴於草不覺南溟失素濤
紫微万夢斷燈火解嚴時日欲銜龍闕鳳先掃鳳池
自憐夜氣在誰笑道冠欹豈為雲團惜消問賴有詩
庭中回事相戲不得吟詩紀
者有罰客罢就之仍
降虜來朝次葉尚書韻
福唐勞戎索神机屈春讀鷹鶻臨遠帳狐免落清都
勇逐龍韜豈鶩隨虎士趍聯天若霞有涂土地肥須吏
即看宣登陂何煩禹注辛但閱多屬国玉履似元符
次門下侍郎東省懷左丞之韻
喜看韓孟作雲龍同御天衢万里風詩入中臺推戴
敏戴胃為左丞性明敏建於從政月來東省照盧公盧懷慎為黃門侍郎公清儉約祠庭
拜既精誠共試嚴違知李門国慶樂數声誰敢和但
疑身在化人宮

次東閣内翰感日之韻
二十星霜一轉頭坐間誰共昔年遊遊延非捷捷夢迷
覺榮謝紛紛春復秋鑄組且看同籍倚風雲方命市
王坐金蓮花燭公歸處此更仙源最下流
青社宴遣貢士
曉來門外駐鸞声且喜東蕃俊造成行藝集優多寒下
志賢能書振日近名琴風清躍西征騎辟水寒窺上
舍出佳兆堂推多吉士二元從古有其叔姪初君郎登子城南已有佳兆青
社昔有孫張王文正公相
繼出登天下士
次當人著作曝書之韻
内閣儒方集先朝事不忘曝書閒綺席偃武歆牙璋
籤軸陳千古金朱萃一堂日華窺鳥迹冰鱣照金觴
是日賜水已掃新簡蠹更增東壁光士高聞梓語天近覽
幽香見博思唐庫恩新仰漢廊名山綠向曉振鷺已
成行官職塵埃少朋從語笑長但慙甘若醴寧恨令
如蔡小說誅游湛稚文薦煒煌培風誰有志從此好
南翔
送都鈐郭太尉
將帥門庭喜見人只看行止早堪親軍入事業雜羣
久帳下謀猷觸類新東土別懷應有恨西都歸思已

無塵故園未許閒遊日丹鳳重飛不到春

送中吳太守

華省人間去領麾出關風景正相宜唐虞氏物氣和日吳楚江山秋靜時語接卿音尤喜近舟行運諸莫嫌遲古云循吏君知否先悟無爲始有爲

送袁運判赴荆湖

未果爲雲逐去龍楚江行處王通重幹旋地利來天上龍絕人才入榖中仕路莫驚離合易貢闈耽想笑言同龍山便到秋還近無從佗落帽風

陳瑩中赴定遠

秀發風神子也都想因塵果下栟櫚（栟櫚洲是之名山有神仙寓於其上）一階道在雖窮達百里才多白卷舒北闕瞻言坤靜後東山歎笑春寒初便須養氣現笑劍臺暇回頭較一猪（豪有莫邪山吳人鑄劍於其上）無事護留工部句有時閒落右軍書漢學楚導人休問且聽弦歌去旧徐

送衡州太守

几度明庭聚又分玉皇香霧衆中聞忽抛柱王逆隋水便擁旌麾穿楚雲岣嶁山高尋禹誌蒹葭江遠憶韓文（選之送李正字詩隨渚鷹少江共蒹葭遠）隨車多少南飛鷹先向秋風得使君

送袁志行戶曹

十年場屋費才華謾有詩名子可嗟未入儒林升俊造且行春雨到夫家速東澤国三秋月高跨天河八月槎道阻且長瞻不及空吟霜露滿蒹葭

贈呂夢得

壯年場屋便歸休趣向逍遥獨自遊質後誰知心匪石老來猶更氣橫秋人無直道君難合詩有清風我怕酬香爇一爐經一卷紅塵應是懶回頭

次齊守岩老見示東湖之韻

追將餘事作東湖〻外閒來物外居蓮吐花時看晉社桃隨流處得秦源放懷把酒須尋友適性無倫豈問魚絲我故人三樂意翠瑉新刻右軍書

月華西下日華東閃〻湖光瀲〻中天地會通銀色界亭臺還合水晶宮披襟望處清生白穿徑遊時翠引紅自許此生心已了湖山尤稱道家風

共辭蘭省作諸侯更須東蕃第一州万事了時尋仔景兩崗盤處得寒流

送王道原判官

言無枝葉色無塵自是中間已悟真且免此生古靈夢更從何處下通津排徊州縣諸多事猶算江湖遍

几春三已轉官歸吏隱蓮花池上友何人

和馮運夫小沼之什

坐間長愛水相從間鑿方池貯碧空十尺清泠雖有
限一襟瀟洒已無窮龜魚世界東西近河漢光芒上
下通數卷芰荷時得雨怳然如在楚江中

寄五峯長老

自從南去失歸期海峙生涯桯一支百歲塵緣誰尚
在五峯禪老独君知且看秋水呈千月謾寫雲山奇
一詩邂逅有時言笑處越王臺下擁旃麾

送解倅侍親之官

解顏而笑偶相從登衣潭邊五載中孝道南來無尔
隱侍親西去有誰同夜叙一劍胷中氣卯酒三盃馬
上風寒北功名適遇勉自來渾厚出山東

寄鵝湖佛智長老

十年光景一回頭聞住鵝湖且六周堂上雷鳴通妙
用局中龍伏得真修報恩香篆雲山曉傳法心源水
月秋莫笑紫元翁來去已懷煙浪作扁舟

会黃正臣

北山亭上共看書少壯相逢氣尚麁業事每同高义
長病文書借遠煙塗樽壘且慰人離合毫鑑君知我

有無毬蜱在堂平又晚欲邀鄉語頁寒爐

雪中泛舟

雲漠楚畔令瑤池雨葉輕六花來洒面萬藏作蓬声
虛實終何有高低已混成竿舟緣此景豈為戴君行

題妙光堂

獨坐夜如晝相投清與明風微塵跡悄庭定月華輕
此景方中見何人性上生遠虛難立象照物自無情
寶鑑非鎔就夬珠乃混成忍驚居士眼一點与强名

書懷呈同志

處己心雖白逢君眼更青獨來還得侶相照即忘形
用意誰無累閑襟自有靈遵年何所樂終日醉遺經

秋雨書霽

陽光方接物陰蔽已開闔水蕩盈虛定雲收去就閒
菊花窺曉日松影撼秋山滞思可乘興一聯述解顏

錢塘山居早起

熟了黃粱一覺眠起來身在紫霄邊林巒已淡東傾
月旗鼓將嚴北渡船岑碧漸分雲外境陽光初動海
中天風與夜寐人空老難把塵勞縮謫仙

澄清軒

開軒何處野塘清靜見蒲魚作隊行亦似森源知物理

始能遊刃到民情雖非渺渺鑑胡闊豈少亭亭秋月
明多謝松（一作訟）庭無外事不教風浪此中生

耕雲軒

却塵囂却暑非市亦非郊龍孕雪中種鳳翻雲外栺
蕭蕭天籟作淡淡月華交切玉歲寒味供餐無別餚

雪

雲上江天意已濃化机先下隔年功明朝夜後梅花
月狂弄春前柳絮風清悟骨襟吟更逸寒驚毛骨醉
還宜漁蓑歸去豈其樂相賀惟聞田舍翁

梅花

素呈天巧未教青雲釀寒時一望明且得少陽通好
信不消孫苗送新声絳梢棒蘂誰粧就金粟含髯自
綴成最是百花难比處只承風信已知名

泛湖

放船初向白公樓渺渺天光蕻蕻洲緑竹岸深疑士
憶紫煙皮遠恐仙遊宵朗欲散且看月風俗雖化秋
買舟最好四山環繞處一家中占五湖秋

偶成示道過

何當歸臥水雲鄉不必功名似子房一黍精華宜色
大百年行数古今長誰知擾擾迷三得獨向冥冥遺

兩忌少室山頭星月近紫微垣下起天香

歸燕

掃迹各安在記身誰与為安危應擇主去就尚知時
春暖語尤巧海逢歸較遅画堂人有德可放繡簾垂

寄及之

南飛長是夢相尋海角何妨寄好音有客交遊多草
面無君談笑少閑襟家山荔子邀誰賞澤国荷花憶
共吟秋後西來無與约逢都當俟馬駸駸

初秋偶作

火行金候两枕争援援蚊蝇自未平雲滿兩声登地
無日含山色暮天明直須纨扇思情斷始向離花意
態生萬里壁寒無一點月明中看雁初横

除夜呈張公賁

兩年相見此宵中萬里家山与子同百歳未垂斐鬓
白六骰先獻一盃紅莫嗟雲臘回頭尽且约金爬到
手宜道際浮生鄉自慰明朝汁樂属春風

客暑因書昔日山居之樂

憶昔山居最適情水邊林下寄勞生静暇片石無閑
夢深入寒雲有笑声壯了一心塵事滿別來三歳客
身輕功成便遂歸欣與待与青山歃一盟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六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七

律詩

秋暑喜雨

不害烏霖未可收煩襟相悼暑相投水簾搵外霏霏畫銀漢雲中點點秋別館休論歌客枕釣潭尤憶番漁舟催成天色純如壁白酒黃花欲上樓

試院中秋夜月

秋色中分夜金行旺氣中迷避入望別內外桂華同澄澈魯經雨娉婷欲御風三人歡已斷犹鎖武成宮

貢院上元

精舍喧譁外華燈想望中管絃何處客簾幕去年風好戲隨塵起悲歡覆手空穠光無內外自與此心同

還鄉有感

別來身在利名邊三十春風少兩年問劳只聞新子弟悲欢还見旧山川客塵况味今無念雨露情怀風有緣不向洞霄歸未得此宮犹是地行仙

和章樞密西斋

公餘誰解想劳生不動天机性自灵道骨对山尤更好夢魂聞雨易為醒謾抛芽雪歸仙吕只把荃蹄看荃經还領一源無去住變梧惟有翠盈庭

次陳子真見别

懶散先生恐是仙，儿時來上鑑湖船。水雲共賞更誰
可，氣槩相投㕮自然。憂樂未嘗隨外物，窮通何必問
他年。解顔一笑樽前話，各向閒中見性天。
行軒枕遠五雲溪，煙雨霜風去魯遲。淨眼看山應是
好，北來須乞送行詩。

觀潮

吳国人從越国回，兩舸旗皷急相催。悠悠二氣已交
感，隱隱一声还到來。銀漢風波生沆瀣，玉龍雷雨出
蓬萊。閬天安用蓮花漏，自有潮軒与月臺。
杳冥中信自輪回，十二時行不可催。繞迫海門三級
起，忽臨江渚二龍開。水頭花雨凌空落，口脚雲旗動
地來。果是尾閭虛不得，却还江上一徘徊。
寂寞神化自陰陽，雲御雷車不可當。吹倒玉山風信
惡，蛟龍回首也須忙。
十州基址难論淺，二淛源流且遡洄。秋信最宜吳地
看，雪峯飛向越溪來。

次陳殿院遊洞霄

杖屨相尋為愛山，來朝山尽到林巒。真源已去今猶
古，清氣臨人暑亦寒。岩溜飛來春雨瀉，洞霄歸去海

鵬鷃紫霄名位緣，何事了取無中一粒丹。

秋日苦雨

漫漫雲無隙，紛紛稻有芽。久懷暘谷日，空想暮天霞。
聽美夜声碎，坐寒風脚斜。秋光猶未盡，相望有黃花。

聽隱士琴

心手相忘到混成，又非湘瑟与秦箏。秋來獨坐水邊
石，古往誰知絃上声。易度寸心閒有味，难諧羣耳淡
無情。夕陽回首山尤好，更起松風一段清。

送翟司業赴南康

烏臺章疏風霜劲，辟水詩書日月閣。萬事自來知父
命，一麾誰去得湖山。寄聞訟少公庭下，但見閒多宴
坐間。明月几時隨太守，香炉峯下看禪还。
国子先生行最淳，紅顔猶是照青春。神仙府下分肄
遠，父老鄉中衣錦新。焚黃（浮吉）畫舸欲飛初得雨，頌襟如
洗乍離塵。從來官職清於水，好為江山作主人。（子久歷官教授）

博士殿院
司業

酹友人見寄

繞得新詩寫我憂，荆溪何日与君遊。又為江国三年
客，長憶仙公一洞秋。共有幽懷堪把手，誰無世事且
回頭。忽來清興孥舟去，准擬香醪作倡酬。

寄題溪堂

華堂深在翠微間欲灩波光照客顏帰隱輸君塵外樂留題偷我日边閑心忘机後鷗相識日落山時鶴自還小艇浮魚無事了歌声移向荻花湾

送柴伯通帰衢梁

晚入荷華一葉香羨君帰与滿仙鄉他年上国来須早今夜中秋別大忙雖厭風波同客路已憐松栢共秋霜東來傳舍無多地動寄新詩莫我忘

寄清退君章大夫

故人間達地行仙林下邀誰共暮年把酒應思大際客登樓俄止水南舡清退樓在州之漢南懶看小吏呈朝報靜聽高僧說世緣華髮未輪頭上白更期携手翫溪边

春日書晴

天意分明人意閑便閑歌管上春臺緑堤風暖披衫補紅檻花光落酒盃雲結陰容俄散去蝶驚晴影旋飛來芳菲枕在無多日倚取韶光作醉媒

寄王之道

蘭陵為別又多時花月妖中想見几鄉国可憐枕間隔客遠何故更分飛身边無事樂雖樂堂上有親帰未帰欲寄新文将遠信尚須勤苦到精微

長樂宴進貢士

賢能書扣九天門安用區區更問津周室笙歌声調古孔庭詩孔指帰新吟窺清辟还為侶笑謝寒齋已作賓來我時髦尤利市使君元是奪標人

進聞平書貽佛智長老

訪我京華歲已深仪龍潭畔却相尋是空是色休排色非佛非心且洗心南望白生江上月西帰誰了水中金洞霄人去寧無夢多在蓮池与竹林

寄袁思与

京華為別各蹉跎抗幸相逢笑与歌風雅長言先進少遊從高義故人多雖知塵境尤忘累尤念元宮未慮和我中其一而處其和是以千二百歲而吾形未嘗衰行欲起然無一事便當求我向煙蘿

与南京留守

當昔年見公秋壹上已辱奬借賜遠誨言今十餘年矣邂逅舟過屬下得見顏色喜不自禁輙書四韻奉呈少叙區區之萬一

澤国旌麾十几秋一封曾去辱青眸吹噓寸草風梲在倚傍長松夢未休借取謾芳閑士論召还聊寄宋王州宿棲洞裏南湖上似得渉漢百樂宋南京有南胡亭湖有

若雲福唐有宿猿洞

中和堂見雙蓮呈張内翰

兩萼雙房並一枝誰家姊子上西池鵲橋牛女共遊
夜湘浦皇英相會時暁鑑閑妝肩笑倚秋林同賞步
慵移行看閑老重歸去花獨來迎此可知

次大野雙源水閣

長為雙源夢旧遊西風吹動白蘋秋得君昨日数聯
景寫我此懐無限愁但看清虚堪寄足豈須衰老始
抽頭小魚船上好相訪煙雨中東丁字流

送陳子真

太簡青衫便染塵久思風骨始知真有無悟道何妨
任俯仰趨時只為貪静向畫圖看五驥急來華省侍
雙親莽園送客詩犹在空恨芳罇失故人子真昔号嬾散長巾
寛袖百不復往之書一日青衫木簡得於内庭認其風骨久之拄笏廿与外臺簾只此
夢生想自占人我是非是累重古今榮辱一塵纖便
遊澤国尋䜪市忽落仙帆傳酒帯棄上簿書看得未
春真當有智隨恬

感旧書呈彭城太守

屈指朋從共憶神不知原上几回春昔階彝俞郎中聯事太李同舍
十有五人至今二十年惟袁与彝俞朱也矣三人在尔餘不逮五十与彝俞读及此憶然久之故有是句

静緑老去急餘事樂自閑来得故人雲日雖帝琳館
夢旌麾聊慰雪窓身老彭樓下人安在千古都歸一
笑嚬

觀菊

盈〻金色帶秋光淡〻仙粧只着黄嘗共故人林獨
樂笑同今日更誰忙方嗟老取年華近尚喜花留日
数長為摂蘂英送為撫莫辜纖素在君傍

贈呂侍郎

三品顯官知分退数株灵草背春栽已馳吏政青編
上却御仙風紫府来琴寫幽懐心火息酒陶和氣面
花開應憐仕路多華髮不把松雲為已催

自警

一日歩一日一年無一年猶門何處入秋旨有誰傳
戛樂波生水光陰箭去絃几時能得了坐卧莫忘禪

贈張山人

極数世人百尺松歳寒枝節引清風世途陰易拋身
外人事榮枯落掌中葉有異根秋轉活面多和氣老
犹紅行人猶問生前事何事天津分未通

贈傳神師

闕下遊多日漢辺過几春数図人欲活一筆自如神

不寫俗中戀護岫雲外身　丹青如摸我道貌似山人

对菊閒飲

良辰惟有菊前盃十五蟾光已肴回白蚁醱醅凉後
飄黄金蕊當夜来閒休悲往古事何在且樂去年時
復衆好是夕陽須盡醉花叢中放玉山頹

題南華洞

数巻直經参両忘何須疑蝶更疑荘水雲止許不知
老詩酒光陰無限長何處猿声殘客夢有時風信漏
天香鍾山不愧移文士信步尋幽到草堂

江七山居

万下西湖卜此山江天方作洞天寒海門有信蓬莱
近丹室無塵宇宙寛一簾昔人曾却浪五雲何日便
驂鸞小橋流水通幽径休向朋賓説円現（所居之山由凤凰山）
而至故云

信步

悶遣無他事優游有此身翕然寵物性草木露天真
静味秋独覺幽香近白陳行雲难問信流水莫知因
漁父偶相值笑談犹及秦

寄梅承事

滄浪風偏鴨頭波中有高人恭太和惟召換金清興

遠華堂收佛書緣多花街山院青春醉玉皆雲幾白
雲歌未信問名鶴紆得試数彩色緑如何

東山三題

定慧長老為二亭一軒下瞰湖上来請名于取
釋氏之説以命之蓮之為物雖出於汚泥然其
根實虚白上為花葉不可埋没不染不着人云
来處雖猶汚泥然其根性本無一物発為德行
蓋亦如是故北亭曰觀蓮夫水之有月猶人心
之有性水清而静則月現人心清而静則性現
故中亭曰現月由軒而下旁趋桃溪古人有見
桃花而悟者故東軒曰悟桃叙既復為三賦以
遺之

觀蓮亭

青泥藏化育紅粉看芬芳照水有餘態来風無限香
晩来花独盛暑後雨声凉不着故不染走露珠自忙

現月亭

一月減私照萬水生餘光成道果有性照物无無方
对景妄想断愢高清夜長超然恭凍士豈徒愛瀟湘

悟桃軒

中無城市埃下有桃溪源灼灼發獨見冥冥従混元

俄忽遂出世喜躍鄉開樽且共衆人看迷悟休擾論

簡叔文

屈指當時寓笑　已更三十五春風十年忽忽成今古万事悠悠作色宮別後每懷青眼客生閒俄揮白鬚翁蘭亭咫尺歸歟好當悟浮生似轉蓬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七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八

律詩

寄題范氏六桂堂

榮到蟾宮父子同滿堂天秀望仙峯六枝已勝燕山桂八子須攀穎水龍風信動人香遠遠月華垂地影重重餘芳更有成林日行看君家万石封（公於所居之側爲桂林基以俟諸孫）

聞鴈

露下多時鴈未鳴數聲雲外此霄征北人書到三秋盡南國弓聞一字横孤舘有誰驚好夢平蘆何處起寒更想應爼上終須免宜向方塘寄此生

大暑

輕輕絲葛汗如蒸空有雲雷未見昊安浮此生長不老豈能今日便忘形謾揺紈扇終嫌倦欲倒金罍却恐醒赤脚踏冰疑未穩且尋林下泛清泠

山堂有作

煙籠雲鎖幾千年流俗尋山豈得先一水中分吳越界四峯前卧漢唐仙閒遊東徑窺青海偶往西源覩白蓮却省內遊還有感扶藜獨立夕陽天

題覺竹軒

北堂人去竹成陰手澤須看碧玉林清貴普嫁無一
日孝思今喜有千尋滿窓金鎖日華永遍地龍孫春
意深寄語嬋娟多結實幾時當聽鳳凰吟

除夜

守歲飲須頻光陰又再春漏移中夜刻身是去年人
天色妝殘臘人心息舊塵東風新我意相得向雞晨

楊立之南歸

五月雙鱸偶共行閑懷尤喜暑風清亨途事業心猶
壯細字詩書眼更明家有青山應可樂首無黃髮未
須驚相期一醉無他景九十西風菊万莖

南樓有作呈仲矩舍人

莫言風物是窮邊塞北江南此景然蒼壁下粘芳草
地垂楊中卧碧塘天人吟夜月波中笛客醉秋荷雨
後遣來候朔音樓處好夢常捫斗過幽燕

秋夜

百蟲將入蟄一氣已歸根今古在還去光陰朝又昏
莫隨塵袞々須悟性存々誰得逍遙趣南鵬是北鯤

送李季益龍圖 一

浮游塵世未還元偶會琳宫兩地仙行止義明當浮
已修持仁靜可忘年笑談客去吴無侶惠愛人来楚

有緣公外詩筒當見寄為乘任無益新編

清勝亭 一

靈源眾處亂雲深回抱華亭愜我吟窺影冷光天上
面入懷清氣水中心橋頭月到人携榼蘋末風來客
解襟秋馬臺前聊遣與寸陰何惜与登臨

歲暮偶成

新舊光陰各自催分年須折送年梅吹聲動地驅儺
鼓厚意迎春獻壽盃誰似江山難得老人憐桃李又
重開朱顏未遂花前計却恨東風抵死未

贈致政葛侍郎

金帶慵腰便退居高閑吟思滿江湖一頭黃髮真元
老兩郡朱轓更大夫世事榮枯閑仙夢道经舒卷靜
如愚延平遺愛今猶在一片棠陰入畫圖

九日遊堯山

誰見東迴駐六龍秋山留与醉吟翁人非物是紛華
外古往今来想望中雲日万年無素節士民千里聞
晴空黃花盈首猶教插一笑從他落帽風

贈張太保

赫々家聲將帥官仕途寧肯放君閒不妨林下權尋
藥未可雲中便買山五兩輕綸猶受命滿樽清醑且

關顏夫涯之子誰為樂何幸相逢一笑間
除夜送代倪簽判
北風吹雪抹潮頭待遇東南第一州去客情生來客
夢隔年燈照隔江愁玉皇謫吏行當復金闕除書郎
便收言簡氣清終有用卧龍山下白難留
覌遊山記感旧寄霍子仟
故園別後有餘念舊記重看無限情山倚日中支暑
氣水從雲外落秋聲向前世務心猶壯憶昔溪居眼
自明携手逆民今在否盃茶誰与話平生
再寄及之
眼凌霄漢氣横秋未壯吾年似白頭病態問人皆笑
老壯圖何處始知休運因往事悲今事難得新遊比
舊遊雲水越溪風信好尺書多幸屢相投
別後新寒有勁風不親談笑轉亦慵一行塞雁來多
日萬里鄉書得幾封閒憶蘭陵还白笑願遊茗水更
相從与君睽闊誰堪愛閱古堂前楸々松
會友人飲
曾共螢窗得夜光別來聲問在周行未搖丹管酬詩
史且遣青娥丐樂章巧笑莫嫌留客數幽懷須信到
官忙樽前邂逅知多少更对春風舞一場

送方子元赴園始
九卿遺俗各尋宗君自東南來喜更濃（園始諸姓避唐李氏隨王朝歸閩中故云）無類已開詩礼教有行述守子男封胄中道
在何嫌酒續上聲清只愛松（用劉元明子時故事）行聽老農無
一累曉炊如玉稻新春
送林君錫宣德
最喜君來寫我憂羈情忙處獨抽頭功名枕會須晴
可詩酒先陰病自由醉度九秋江上舫食遊筋雙海
邊州兩年官滿休瞻望且与磨鉛了校仇（校書郎兩年為校理）
送仲時南歸
壯志九年人事足奇書千卷客囊空（仲時纍策皇帝留京師九年）（市古書十餘萬而歸）窮通自在身謀外取捨誰着士論中休歎
監車千里驥且誇天漢一帆風忙拖雙履雲邊興更
与何人作醉翁（昔与仲時遊石溪山寺留題云寺在重邊偶然遊忙拖双履破高秋）
与子倖始會子常季後為礼部同官感旧
始覌文彩慕声名三十餘年夢可驚是幻自從窺至
理是非誰復較浮榮別來方策述情斷老去園林逆
思生敘舊幽軒時一笑更宜茶器作蠅声
灵壁遊張季士園
休說行々且与吟道山官職旧園林名疑六醜點難

問竹類七賢間可尋翠引賓朋三徑遠寒生涯澗一
池深隋河堤上人空老誰為蘭皐惜寸陰蘭皐張園之旁石

謝人示詩集

騷雅先生得古風恨無吟侶忽相逢欲隨大巧搜春
景已買長毫揮筆鋒花下吡聲歌帶力醉中聯句傾
花容斐然小子多詩癖時遣青衣寄一封

寄陳元道

性纔圖了便相逢対面還如一鏡中共取醉時聊遣
興兩忘言處却歸空紛〻綠髮何妨白擾〻苗塵謾
自紅松竹滿林先我去笑談誰起坐間風

顧堂

晚年塵事少間境道情多汗簡知千百靈龜見一毫
更尋何處樂休訟此生勞名利雖然好誰瞻数仞高

送鄭少府延年教授

上含馨華太李生青衫逆我薛府城神仙官職去期
遠詩札門庭歸思清山展旌旆秋可樂延平山勢排空有展旗之狀
劍驅風雨夜休驚延平潭上時有風雷〻岸叙呼以為劍歸故鄉夢想
今尤在此景何年慰此情

長樂間賦

行盡溪山到海邊合沙門外見平田潭〻清世元侯
宅杳〻真人小洞天万户管絃春賣酒三山鍾鼓曉
參禪旌麾纔上南臺路方記詩篇落在先昔寄王奉詩云他日南來宣宴處釣龍臺下擁旌麾
二百餘人領此州去思誰更有碑樓浮名厚利果何
在潮去潮來空自流照万事時惟是道賞三山処最
宜秋使君籍上尋同姓只許旌麾獨自憐自晉大唐至吳越錢氏為此州者二百四十六人皇宋十有八姓無宗姓
越王峯下小堂一作深秋入三山未厭尋兩造蓬瀛
真乎偽紫元堂上奈無心
七株逕直釣龍臺榕曳横枝庇兩階好是四州南下
水却隨潮信入城來
五十年前夢此遊已〻持節豈能休悠〻封域連東
海浩〻朝宗接上州五季侯王時事古九遷仙子洞
天秋閒行嫌被朱不貪家住西臺獨倚樓
地偎東南一角垂百川夢處勢隨堤滿帆風力人航
海七日遊吳尚說遲
旁繞七州連帥府中多〻壞屬僧家荔枝獨作閩山
秀宜与龍圖一處誇
歲華猶暖山藏翠客起還留海獻鮮風雅可憐元太
守一生魂夢已茫然元公詩云一生魂夢遶三山

方壺圓嶠飛來處北越南番望斷時莫道長安天祿
遠一輪初上已先知
周回禪刹望巖城雲弄巡岑一寸青眼在簿書心在
道何妨尋我到山亭

秋日有感

清生明爽靜生悲聲動相將却入秋物向本根成既
老鷹知時節去还帰山人邀飲酒初熟漁叟獻鮮鱸
正肥莫管世情都掃盡閒來林下看秋輝

和寄麻城饒令

應向公餘飽看山絃歌安用智閒閒有為百里人同
樂無累三神我獨閒雖隔清風長在想尚期嘉什屢
蒙須近来与物低昂少多是聰明落靜閑

白蓮閣

白蓮池上閣峥嵘万朶西風滿社清已寓漣漪呈皓
質何妨污濁浮浮生羅拜翠蓋秋陽盛玉琢香肥曉
鑑明空色從来無辨處此詩非獨為花成

寄題明舍

明舍義方立深宮文藝成詩書盈篋重金玉滿堂輕
天漢一枝峻秋風叢桂榮羨君能自樂在處有蓬瀛

藤杖

一枝能獨主三徑護相隨問遇人行止先知路險夷
倚憑吟望久將飲醉帰遲携到巡林下尤宜倒挂蘿

寄蕭思遠

自能騰躍到天衢少壯為龍巻未舒案上不留生熟
事篋中偏有古今書思遠性喜收古今書少抵有志于李不待父兄之教
高吟應愜新移命幽夢还尋舊隱居思遠昔年讀書于南国山中今
為丹陽壙之命有移錢須道守官誰似我長來湖上浮清虛昔為湖州縣丞次丹陽有練光湖今移錢塘人浮西湖之景

寄湖江二十四叔翁

小宗綿綿廢各西東懷想湖江夢寐中受祖生涯君獨
異趍家身計我誰同客遊何事千山遠族燕還悲一
位空期約明年来侍側青衫滿滿桂華風此詩於庚申之歲有
夫於傳壬戌登第送御復書獻

表海亭

大老悠悠不嗣音高風难向望中尋三千賓客空離
合十二山河自古今北户人歸雲洞遠見太平廣記東方
春入牡丹深青春之方黒於它処牡丹持兩辞遣不無他好只
有閒來醉与吟

社日遊雲門山

不須扶我自登山脚力能勝十八盤一寄鷹低頭上

過雨城人細掌中看雖知北户緣尤在却笑南柯夢未闌忽見歸雲應是信滿襟先得洞天寒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八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九

律詩

次泠風閣之韻

九龍峯下閣橫秋世上纖塵不可留清伴夜蟾留醉客細吹時雨走歸舟天南逆此載鵬往山北与誰乘鶴遊演山有仙已是逍遥何所待上人高臥見蓬丘列子御風而行猶有所待者也惟無所待所以爲逍遥遊能御泠風入九秋豈愁光景去難留翠撲竹影落猿嶠清遞笛聲來鷺洲雨脈獨乘盧杭共滿襟誰作楚臺遊須知大塊生微意豈俟雲邊虎嘯丘

寄題澄虚閣

欄檻天都近池塘水鑑平微風晴後寂孤月夜來清大象莫能破纖塵何處生湘靈誰為感一曲謾分明

贈致政王朝奉

得老歸來已幾年水雲深處洞中天有身且睡三竿日無物應看一指禪松竹亭臺閒信步鄉閭樽俎謾隨緣此生離合誰能定只見龍潭尚宛然

次張秘校昔日同遊僧舍

過去光陰有勝遊翠微深処更乘秋偶尋得石坐云坐莫問作官休未休世操道情塵擾擾雲藏詩壁歲

悠々山僧看了須重看且碧雙眸便轉頭

和李季士試院感秋二首

邊往偶相聚下簾人事稀感秋那聽雨聲杵屡催衣
得喪多士夢行藏群鳥飛黃花期野老須插滿頭歸
荒庭初得雨幽點失凋梧滞思舒千卷高吟想五湖
蛩聲生翠幄酒力借微軀襲踏貽文病猶難望漢儒

送刘教授

升沉相識十三秋新故如麻一轉頭久款遊從未北
闕遠聞風教入魚州自驅矛盾趨中說誰擁鸞旂皷
半流十日菊花猶可醉多情應且繫扁舟以重陽後一日行故
云

千嵐亭

平嵐亭寄半天身閒向欄干獨倚頻往事有懷誰共
笑歸雲無意自相親神仙屋宅幽明墳花木園林上
下春千絶一臺疑是此不須低首看紅塵半絶一臺李清故事

湖上

一家風景洞天清不愧東南第一名春入桃源花未
落秋歸湘浦月初生便指世事勿々到且置篮輿緩
緩行隨多堪覌無可辨水光山色競相迎

會江晦叔遊湖山

相隨山水裡徘徊無未閑時恒勿催草々行厨隨步
去些々漁艇趁船來每逢佳景還含思偶造幽軒更
把盃況是同歸無世味何須旁立有蓮腮荻灣桃塢
猶留客不覺銀餅又耻罍

送昇師行

得道無餘事遊方有幾年如何超幻境誰与付真筌
初祖昔曾訣趙州今已仙進修方且李拂為未須傳
歸去南山好休々更說禪

留題西禪寺

誰是怡山不滅仙定光来應此方緣龍驤鳳翥三宗
字獅吼雷鳴六祖禪魚佩獨垂聊徇世藕絲相感為
聞天自從日月歸真後衣法何人已得傳

題鄉老堂

未到中年便掛冠一鄉三老北溪寒靡無有命知尤
早去住無心遇更難輕物想能閒似夢愛山應是好
如官莫言林下何曾見待向圖中尽与看

次趙彥思東湖見寄

為愛江湖夢也尋有泉來處亂雲深鑿開潑瀲是天
界激起潺湲非世音鴻鴈渚幽山兩足芙蓉堂冷水
中心花時月夜扁舟與相約公餘一醉吟

和范宏甫

不於場屋便横行安用詩書寄此生万里一飛雖有志十年三戰未成名風霜已是知秋栢雷雨何妨惜海鯨自愧壯圖猶未効幾時樽酒与君評

喜張公実至

絶踰関嶺轉悠〻所属相逢夢未休邂逅興起君吾梓國多情尋我曾王州且看又物新朝事上初即位更話溪山舊酒楼會合此生能幾度一樽長泻菊花秋

方祖仁都門阻雨

未蒙官放此身休空恨茶園失舊遊将謂天邉鴻共發豈知門外雨相留一襟涼過人歸室万菜香殘菊送秋兄弟急难君有義白衣東下更何尤祖仁南者下第集兄之事而去

桐廬會景亭二首

物華才思兩無窮来倚欄干万界空今古坐間山遠近悲欢潮後客西東樵楼上下夕陽外漁網高低煙雨中想見飛昇人只在留題當識紫元翁昔有桐君戴顒得仙於此

舟檝會通處陰陽明晦時四并歸善政万象入新詩地勝得仙久水遥帰鷺遅為看滕閣記将賦此尤宜

送王道观録事

一府观風郡督郵試看鷹隼在高秋用侯文事黄花对酌新離别白雪难忘舊唱酬昔与道观雪中聯句塵借紫頭来攬攬銀河天上去悠〻碧羅琢硯初離水勤寫瑰奇度阻儕

贈刘先生

勢利父遊聚与分會真堂上合離羣形骸外索难為侶風義中尋偶得君水鑑秋来直泛月桃源花後但穿雲此生已是龍山客高論相過我欲聞

題望遠楼

雕欄身有限芳草意無窮望尽天垂地吟餘色入空鋒鋩千里岫羽翼半天風万象回頭了騈明亦夢中

寄陳邵老

南来安不裂新題万里悠〻十載睽一别每憐君海角兩除應笑我朝簪星非莫訝時方轉紫辱須鶩物未奇故旧九仙山下客想曾携手遶三溪

幾度為書却便休疎慵於 更如仇兩忘有道何須問相責無情我合羞邵老書有相忘之責屢感客塵新事变难尋陵谷舊時遊為親帰去親猶健只此浮生已解憂

次邦彦節推見寄

十年訛笑為誰妨洒落思君酒瘦旁曉殿雖爭多士捷夜窓還對短檠光靜憐春草開三徑冷怯朝畬引五漿且喜相逢頭尚黑江湖休更起懷鄉（邦彥詩有江湖之念）

淮上相逢得勝遊水邊鄉落水邊州每憐酒旆能留客長恐秋風便觧舟十載寓通重把手兩朝今古一迴頭金明且看春波綠共我忘机子与鷗

寄簡能

形迹分飛有道同五年声問不須通侍親官上應尤樂得子年來想更聰相对忽因山入夢自窺還覚壁涵空公餘誰伴溪南話七椀浮雲兩腋風

榴花洞

蓮社是非外洞天空色中一枝趖客夢（世人歸泰人日贈人榴花一）枝（迷家如閉中記）夢覺兩腋石門風鹿徑雖何在榴花信可通此緣當避逅來接紫元翁（鹿徑石門皆出記中）

訪曾君施不值

有懷高論已經年不落中間与兩邊世路幾人机寂寂春風何處騎翩翩四声險韻應尋句一炷清香想看禪我更欲勞三吐哺周公今付伯禽賢

送李奉議

更去卿関作子男得賢當美大夫監暑中兩過乘請洛公外雲開看綠巖遂失故人須牽酒幾闌佳境便收帆春暉已報君無愧一表遺文勅兩緘（彥正杜朝父贈秘事）毋封淮安縣大君屬予表其墓

貽沖和子

想見高風夢已飛無心中有道心微此生獨斷來修養何處相逢得指歸融結凡人知火候斡旋惟子識天机松庵欲对禪床坐莫問朝曦与夕暉

陰陽

陰陽無意本由人禍福皆緣幻与真悟即雖倫兼度世迷須傾國更亡身智愚莫曉氣隨數老少合驚秋復春有物混成如了得却教真幻兩通神

遊洞霄商陳伯修

異香來自洞中春王屋華陽密作鄰宛轉白雲離紫府參差青鎖斷紅塵若無天柱雖留許惟有桃花解笑春我得此官應是分欲從何処更尋真

考試軍器所和惇礼兵部見示之什

夢中宣使至天上勅書開去騎遵西野回眸失北槐利名何日了儒法幾回來（取士有明猶李宫科）丹管誅邪說重帷截亂埃薄書稀見影典策冗成堆仰望門雖峻旁求濶已悚幽題肖勝破雄敵劍鋒摧狂欲勞彈鋏輕

投憶報現俟中誰破的旨下各銜枚含蕾飛香輸撥
尋遠翠苔自非銜鑑手誰是棟梁材果外灰心火聞
中臥鼻雷相投歸邂逅共與入調談寒廓畏尔界勤
勞忘彼寬家音催轉曆廳認款銜盃珠品酬三刖遊
辞薦一哈無形嘆字疏有秩壽鑄畫壁角蚊初動天
南署已回不懈居屋漏却厭画墻隈凉滿亭々扇香
餘餅々灰錢時當命駕此興可登臺清浪風歸袖紅
鱗酒入肥莫隨人俯仰且共月徘徊既事當如約分
襟便可催棘闈人散後誰賦北山萊

偕王道觀雪中聯句

瑞意繽紛含蕾輕花即翦裁清寒宵筒去豐兆破煙來
晃仲 密靄俄傳信癡雲預作媒瑤池方瀲灔玉鳳更
徘徊 道觀 思見憐初洒憂消喜漸堆惜明聊自擬鶴
察偶同歎 晃仲 片々揄飄英槑々蚌剖胎遥將天曉
報把歲華催 道觀 有景榮千嶽無私瑞九垓水精排
瓦礫天庫委瓊瑰 晃仲 就下深趍坎憑高杪寄枝四
垂幾密々一望已皚々 道觀 瀑布闕直瀉仙葩誰碎
按風前鶴毳落秋後海潮回 晃仲 盤轉揚輕礦篩旋
逆細粞紋波翻太液縞練連蓬萊 道觀 泛々冰壺動
漫々宝鑑開柳絛新弄絮律管乍飛灰 晃仲 照耀行

人輝光華釣叟臺書帷爭白日 秋色改黄槐 道觀 北
渚須延月閑香不掩梅戴逢人艮趾入領我咸腓 晃
仲 封類煙雲衛飛揚露可陪厚將平地塹高欲峻堂
陔 道觀 特為三冬令寧傷万物胚秦地伸瓦隴卞璞
蒸山垓 晃仲 始恐佛氏講天花何徘徊終疑安妃至
仙肌何奇佳 道觀 砌鋪砧上練池泛甕中醅豐備莫
晃觀傻閑休及讀遺圖还得壁嬉翠忽亡台弄打俄
頗凝爭狂忽迴回 晃仲 空中逢汙漫望外見崔嵬艷
態非因飾虛根豈可栽先宗進瓏斷後化得墻隈歡
賀佮耕叟欣峯亂戲孩 道觀 應送天上雀梵壓地中

雷崗色皎且盛郢歌清更哀詹斷懸樹栽庭槐列杓
魁對老凌華鬢迎春濯田埃 晃仲 盛疑星漢瀉高恐
玉山頹江水聊添張森根却忌培漁汀埋舸纜獵野
陷廬錘覆盂汚為潔憑廉僞作哭 道觀 棲寒禽脇慄
步滑馬虺隤宮闕寒銀溢籠鵬素佃標還郊峭未妝
仳憶歸隸尸還知風送軒鳴想竹摧 晃仲 客勺甌遺
液丹映檻凝酥照崴何妨積侵階慎勿推 道觀 書意
揮竹簡詩篇束松煤壺煮供茶消收藏酌酒罍 晃仲
擬約安可卷欲器不禁鎚衡拾甘賴手冐窺任摸腮
道觀 誤雖忙下栽趣雖不須罍戲又請成興忝多嗟

失哈覓仲脂膚堪與墨面可訊訪盤散徒云尔心
塵可比哉道觀助清迓啜茗勝冷層街孟辨味愚茶
陸登高憁暁枚表門清誓主梁苑勝游倏船去須尋
戴詩成蓋獻裳充餘應可惜　大周难猜覓仲

徐州遊岀寺

得官來自洞中天階向桑間来戲問禅已為命机根
王蘇曾将心仰祖金仙懶看小定呈朝報喜听高人
說世緣一物也無参底事紛紛誰可付真筌

道中有作呈崔風子

有分尋真英道难蓬萊詩句請君看漫輪輾出三清
路二氣燒成九轉丹煙霧楼臺金虎逸雪霜宮殿玉
龍蟠酥踴為向濳山近天柱峯頭月夜寒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九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十

絶句

舟次嚴子陵瀨

纏車曾𢀖貴山林深谷為陵古到今鄧行清如臺下
水何人能洗利名心
故人康世自英雄富貴明知轉首空不似羊裘歸去
好臺癡我解笑三公
交遊分在紅塵外主客緣差紫極中各有志存林見
追經邦須訪渭川翁
風節無人能用捨塵凡何處問行藏虹蜺已卷胷中
氣只作天文一點光
己外世情未獨立何勞物色去相尋太官食好還多
累一綫金鱗豈有心

和韋樞密西齋

雙梧也恨雨中聽莫根庭前古月明歎歎西風吹又
急却宜欹枕得秋声

和人聞角　二首

胡笳羌笛此聲同一曲梅花萬感濃吹轉滿城蝴蝶
夢剝名心動五更鍾
一聲寒角四更終吹下雲間細細風孤館几多人展

轉半窗明月與誰同

秋日有感

秋來猶寄一涯天菜々秋聲似去年可惜良晨長在
客不堪孤館更聞蟬
幾時能致買山錢便好山中醉夢天有物秋來長引
夢鱸魚新到曲江邊

延平閣閒望 十首

歌管東西誰共樂水雲高下自相通吟看忽到難吟
處望斷天南色入空
南北山形兩闢龍畫橋橫鎖水西東百花岩上人長
在誰識神仙指顧中
兩邊樓館倚晴空闊出中間與画同劍未歸時潭得
月舟從來處客來風
翠微虛白兩圓融爽氣令人欲御風曉倚雕欄初見
日水天都入混茫中
客維舟處莫悤〻拂袖人來蓼已紅江上忽含煙雨
意數峯還在有無中
倚闌誰問紫元翁相浦幽懷莫我同邂逅秦漁人不
識扁舟常在水西東
不須溪山已几年再營華構慰人瞻欲尋好景歸詩慧
更供朝曦與夜蟾
英靈祠下晉朝賢然律精忠合水邊看取黃龍沙斗
起滿城歌吹入豐年
演峯遙見客懷開天末舟從海上回三岸誰呼無別
事一潭風雨劍歸來
雲中山出三秋靜水上風來六月寒寶氣有時藏不
得夜深尤好倚闌干

梅花 八首

芳意已將春漏洩真香何意雪埋藏百花頭上爭先
好未用忙誇落後粧
達春莫問枝南北封雪休分臘後先皇獨惜花長殘
醉相宜尤是雪寒天
花傍水邊窺綠緲月來花上失嬋娟長教風脚微如
線時把真香為我傳
家移神化本無情天篆橫空未本榮凝住雪花都不
下樣牙枝上放輕盈
蜂蝶蹤尋花後粲功名犹寄易中矣開樽好席瑤林
下香隨金卮得素瓊
一種清香誰可比九春和氣不爭先曉來闌幔驚心
眼只謂寒林是雪天

醱醅新酒人間熟菩蕾寒梅嶺上開親自祈歸鑄畔
去几回尋向雪中來
自從花發吟何苦未見春來惜更深天与異香分辨
雪不教埋沒亂山陰
次禹狮同遊滕王園池之韻四首
當時歌舞鏡韶華銀燭燒殘始上車堂上旧歡何處
覓春風無計問桃花
徘徊池上昔人非不為勞生竟自迷花下百年緣分
滿月明誰聽杜鵑啼
標的强宗兩擊華不全身後到牛車武陵溪上人何
在流水声中看落花
洪都上水北宮西不似元嬰未解迷客去尋春人已
杜鵑猿空有曉來啼
遊山
靜意逢山樂自知更遺名跡恐人疑寒林野水相窺
處步未移時已得詩
牡丹五首
家家摩芳已失真超然奇秀始離倫夜遊誰与雕欄
客費盡天机老却春
曉得天真獨有餘百花榮謝莫相須無窮春思包含
盡但間叢風有色無
香色兼收三月尾聲名都壓百花頭天真無處窺神
化欄畔新粧却自羞
東秦西洛景相望只候花開是醉鄉曾見玉香毬最
好樽前何獨說姚黃
夜對金蓮尤婉孌曉窺清照轉精神若教更共人長
久豈待能言始惱人
時淄守見寄三首
餘事誰能競世紛閒臨風月戲為文清時不作閒時
樂只恐猴桃口笑君
海岱東边第一州幸持龍虎節來遊湖光照我清如
鑑未暇回頭看急流
倘來軒冕不須疑鶴脛免長却自悲只合公餘貪一
醉賢愚休較未歸時
訪鄭承旨不值
一榻清風夢蝶轉入散閑日想徘徊不須喪見方相
識妙響還聞大似雷
重九候折號官
傾耳西來御史聰已嘶秋月在廬龍人間一笑誰能
定未必龍山失醉翁

遊淨慈寺

漸逢人入翠微鄉蹊疑變雲古道場慧日體中誰獨
見水光中不外山光

遊孤山

為關高隱訪遺孫只有孤山獨自存悵望詠梅人不
見寂寥惟度月黃昏

信步

樂哉有真個好[illegible]偶然野將逢興不覺到岩物

代採花郎

蟾宮兄弟滿清都鏡向花前醉素扶昨夜碧桃誰種
去葉香多少上蜂鬚
鞭上芦花柳色中忽忽須放狀元紅東君已播芳菲
合莫倚雕欄待曉風

泛淮

泛盡隋河作入淮數峯秋勢旅眉開此身未走如飛
絮愧向雲山去又來

贈致政張郎中

林下閒攜數尺筇長巾寬袖道家風已留吏政青編
上卻御仙風紫府中

暑中偶懷江上舟行

泝行佳處且休移水綠山青欲染衣芦葦汀洲鴛鷺
渚斜風細雨不須歸
水光中更有天光俯仰遊人在混茫自許纖毫無一
點那堪東與浮瀟湘
樂綠仁智兩相宜好是斜陽未可歸倒影沉沉長自
在謾懷今古嘆人非
橫斜林木現寒流島在山前且艤休自笑自吟無俗
友相問漁舟

試院呈同事

鄉士窮通時已過石榴花實我重來相尋翠幄筝筝
事誰為天公濟驥材
方擇舟毫經兩考已悲青塚送三歸黃花明月秋來
好醉却曾中是與非

舟行

水村山驛七閭溪數桀青腰坼上遲酤向竹林人已
到芦花汀畔且休移
兩岸青山一水明溶溶天上客舟輕行人千載誰相
望謾掃幽岩記姓名

石榴庭院有感

石榴庭院翠華深千點胭脂一簇心日永風微花自

笑吹簫人在緑交陰

懷古臺有感

去住元來自有因臺頭山上合梧神茂林高下閒行
客想見當時一夢新在京師時侍奴夢于信步去處林木高下宛無塵跡正如今日
而寓

彭老真筌無處問刘郎才思有誰同賦詩臺上秋來
到當為黄花作醉翁

山河來處昌分州凡代吴光孕俊遊推作漢王猶未
足更將功業看諸劉彭成人物自漢拔後閒見於史傳二十二人而為刘氏者十有
八

勝負區區昔已非山河今落太平時歌声皆是田家
樂豈有虞姬一段悲

立春奉祠太一

九霄香落降龍衣隱隱霓旌下紫微十兩九風春意
好已知消息曉來歸

送人帰浦城

閩山歌哭与誰期便破霜風拂袖帰何日却來金闕
下高吟相引到精微

浦城道中

湛碧隨人山澗水清香迎我稲花風也知吟者多幽
趣物態偏能与意同

登汴

楊花榆莢衛行人十里遙堤一色春多為利名憐此
景未能憐得自由身

舟次清口

海岱東西六轉春杈閒休說去思人此方緣盡回頭
處別有仙源可出塵

清口潮來似接人放船閒在楚江濱荒林高下閒行
客却到吴山入夢新

覽杜牧洛陽重見故事

別來重見最傷神能問朋遊故与新豈謂紫元翁有
語悲歎今已是唐人

桃臉韶容柳絮身江南西洛豈由人可憐杜牧空傷
感尚在朋遊已衰真

醉經堂

樂非声色在華堂靜味羣經得醉鄉不似蠹書魚不
醒源流何處意茫茫

浴吴芝院訪照律師

領袖叢門水鑑中杖藜人御石橋風雖然垢淨無尋
處謾濯遊塵一點紅

由律知空律可忘不忘〻處已承當花飛水湧隨緣
事且與人間作道場
山間風定水天深聞望誰陪講後吟篙子船來應有
語幾回明月去相尋

桐廬縣仙人洞十題并記

予得此洞十餘載釋老之徒遊寓甚衆多苦其
寂寥而去崇寧己酉天台惠文來卜以居文所
賦請苦而能化桐廬人為之然相語以資之洞
於是乎與大觀己丑春予自洞霄南還道出家
岩之下文請為洞中遊因與予言頃有上者為
文與云當有顯官至此度兩弟子由此遂為名
剎今已度弟子公復來乃其兆乎予與文言頃
有異人道予自紫元洞遊人間世千橋之西為
予作紫元庵他日於此棲養以度生文喜不日
而庵成來求予文予嘗顧洞中物皆出天造非
人力所能為若大池以時而盈虛鷄以時而去
來蜂以時而鳴點火洞之龍坐禪之僧應蜂之
鼓降室之橋與物合真與天同信皆非人力也
所能為者有待乎人而後見於世乃紀卜者之
與異人之語作詩十絕以贈惠文大觀庚寅正
月望日紫元翁記

石龍

欲雖岩洞欲架雲造化雖窺幻與真木馬嘶風尤會
道況緣天作更通神此龍有騰蹤未洞之勢名頗已入洞者
去卧仙源懶未安未波鱗鬣半身寒何如卻起雷雲
會休作遊人一笑看此龍首已入洞中惟露半體

石橋

跨越虛中亦自然幾千年度地行仙桃花流水春風
好由此東西是洞天

巨蟾

紫元名在廣寒宮但恐銀蟾與此同探浮石龍行兩
信一聲先報紫元翁

石鼓

誰知頑物抱真宝自有聲音與草同列此拳人还會
若橋西來問紫元翁

碧雞

翠碧毛翼羽與声有時離合不留情清多本是仙家
物長向秋風獨自鳴雖者至春始至會其雛浮子去夏與之偕去惟雛獨留同也春
復然

青栗

枝葉凌雲綠蓋寒乳藤因得到雲端仙家手植無人
會誰信靈根石上盤

旁洞

欲尋真去不容身流水潺潺未見人雲端莫知來或
往門前誰為掃纖塵（僧云以灰撿洞前小徑明日復掌淨如掃）

天池

千古岩腰一鑑泉雲霄何處問金仙盈虛更共潮來
去混沌中含地與天

石佛

地竭天鑱一化身是何年世定中人有無稱語誰為
問到了机忘始絶塵
兀若看經不記時洞天雖近已忘歸誰知心印窺元
海且看雲霞體上衣

寂岩

想曾潛養望真室散在人間一念同須說寂岩居第
一解移神用相圓通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十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絶句

泛舟錢塘西湖 五首

去留南北須看景聚散朝昏莫問時但取紫元翁與
畫一舟明月是歸期
歸鷺悠悠一帶長白蘋紅蓼是家鄉夕陽臨水閒窺
處此意安知世累忙
望湖樓上與雲齊下視銀河一道低好是水邊歌舞
後綺羅人在畫欄時
茨出陂間千頃軟蟹經秋後兩螯肥且呼玉友來相
伴等候蟾光與夕暉
俄起谷風斜撼竹驟來時雨碎敲篷回頭已見煙雲
合點檢天邊失數峯

舟次松江

舟中月色曉尤在江上客情秋更多昔去今來塵擾
擾几時清為季鷹過

西興山院

山寺閒來一飯休風雲相送有朝頭月明中前紅蓮
市已在東南第一州

漁者四首

古来天隱有秦漁莫忽煙波一艇孤舒細卷綸聊寄
然解將疵恚笑真儒
出蟻波心宿傍芦不愁王事有追胥一蓑雨雪帰来
急静聽蓬声有酒無
一葉軽舠任處清荻湾鴎渚几曽榮旁人莫笑魚呑
餌此為生如尔為生
水雲生計有誰拘煙雨蟂光已白娛得喪与魚同所
適垂綸何似且施罛

蔵春峡

一元長抱百花根峡裡看春野思存只恐蔵春蔵不
得却随風雨過南園

容照岩

植獨幽人坐處深陽精陰魄許相尋也知自有天光
在謾借餘輝照我吟

茶苑二首

莫道雨芽非北苑須知山脉是東溪旋烧石鼎供吟
笑容照岩中日来西
想見春来啟動山雨前湬得几籃逕斧斤不落去人
手且喜家園禁已閒

冬後四首

萬物帰来有却無不知誰与計栄枯雪天梅信何時
得寂寞中開一画圖
今向冬行造歳功暁来天氣已排空急催雪意蔵蕭
索只望瓊林一夜風
暁霜初梵瑶池薄暁稲新炊玉粒香向我歳寒惟有
菊蔦巾時為醱醅忙
方蘊新寒梅又明歳華無几壮心驚吹斜雁字霜風
勁忽送行人一雨声

迷溪舟行

两岸青山倒影濃一江秋色両山中扁舟不怯浒流
水天意借人帆上風

清陰堂二首

仙洞氣寒龍造雨瑞蓮香冷水生風頃襟錆尽梯雲
去見遠樓前色入室（堂之旁有龍坊青煙洞前有方 也見遠樓跨於其上）
方沼涵天雲淡淡長林帶日地深深九仙山照青煙
洞先向瑩中洗此心
龍含雨意帰前過日轉花光席上来小徑深深塵不
到一樽多為逸人開

江上對月

無處月清如水国有誰心滿似孤輪去期終在緑岩

畔長領寒光隨我身

浚梧堂

好音長引鳳来棲对立薰風可愛時紫上両声枝上
月何須焦尾始桐知

次致政李大夫郭步之韻 二首

垂髫孫子侍閒行只此閒中度此生偏是杜鵑能惬
意不如帰去両三声

偶欲閒行儘日斜虎頭溪径二龍沙花無欄檻人無
累自在人看自在花 大夫有戲野花之什

江上

鷺從何處趂来遅點破青山一字飛更好小舟蓬下
听過雲斜未須帰

贈傳神 二首

默〻紫元像蕭〻青竹軒相看誰有道無問亦無言
筆頭何處得天真幻化身中氣与神傳取本来空是
色莫将心印向他人

題仁壽閣

百年塵外境萬慮静中身终日無他事寒泉照隠人

夏日窓下

蝟虎窺蝿恨未烹看書人惜紙窓鳴一絲喜子天机
静任便薰風寄此生

過嚴州同太守遊烏龍寺 四首

參天松径夾藍輿僧在烏龍腹内居莫道此山無物
用但看雲雨見真如
家近西湖去欲飛到山心却為山遅看禪弟子人係
閒正是龕中作夢時
脚力犹餘上翠微青娥扶我謾勞伊也知山共文章
好鏡破朱顏乞小詩
北山還掃哭歌地南浦尚懐離別時到處此緣尤未
断洞天休恠我来遅

寄懶散子 三首

此生知了夢初残行客逃塵入道观興去謾穷山一
径睡来儂起日三竿
非真非妄惬誰看萬物輪中歳月寒王液净生仙骨
味大香清悉道衣冠
緑髮紛〻滿道冠高風吹我一襟寒看山想有雲臺
集得句應勝得好官

自萬松嶺之龍山 二首

萬松雖落斧斤于一径尚邀行路人嶺是松非休更
問道遥中下已離塵

駸駸車蓋與雲參控景金𩦎尚未酣穿過竹林何處
樂龍山前有集虛庵

還鄉有感

竹馬兒童已失真且尋春色莫尋人溪山不似當時
見只為交遊半是塵

戲寄南華翁 三首

南華翁也為官忙縱運牛刀亦是莊歸去來兮歸未
得一山風月委寒堂

山陰劉子無清業彭澤陶公有逸才種秫劍溪休更
問俸錢須買菊花栽 定平官無圭田有醇而賤百金可以取醉

始聞佳耦得韓娘 用楊老陵故事子山為淳再娶 百里恩新綬與宰
月欲寵人籠未得先生猶治魯山忙 用元德秀故事昔為子山作風月
堂記云或寵吾醉覗而卧焉

題止工堂

萬緣忘外息百福靜中收莫作南柯夢浮榮一覺休

妙光堂 二首

泰定中含一泰昊千江明月萬枝燈自談禪處無人
會安用山僧纏葛藤

一體全時萬象生只緣虛靜到圓明陰陽了取歸根
旨但看塘光與日精

謝惠香餅二首

青分護護南州餅靜對綿綿北海雲欲曉博山來入
被拌理尤愜夢回閒

來餅青煙篆古文聊貧青致聚還分縱饒五出花殘
後尤有餘香篝未聞

和靖山居

高吟人去几年餘今日孤山始是孤疎影暗香雖更
在應隨閒物落平蕪

將遊岩溪先寄同志

長愛岩溪節入秋有時東去與君遊詩餞酒盤遊何
處千里荷花一葉舟

遊吳有作五首

想見湖山只欲飛息逃緣累極衰遲無心雲伴無心
客杖屨相從更許誰

舟人曾記浮懷吳貴柱烹鮮別有功好是鬭為江上
家隨船還見賣魚翁

挐舟曾過芰荷鄉十里薰風一水長趁取秋時尋旧
賞且留三日卧清涼

俸入休辭聊助道客來多避為忘机一帆風起鱸魚
只到是秋時恰正肥

且剩扁舟入芰荷香風中聽採蓮歌秋來最好樽前
物霜滿江天蟹二螯

次張太保杜門自樂之韻

杜門無事日筆長應是狂歌入醉鄉閑說後園也好
景不妨多計為春忙

送張信道

氣欲和柔性欲圓一飛人看後三年心勝山靜君歸
去先自南華入性天

途中重九

兩年書劍客江淮空見黃花滿地開幽趣不愁陶令
今東籬當有白衣來

乞茶

未終七椀似盧仝解殍騷〻兩腋風北苑鎗旗應滿
篋可能為惠向詩翁

飲意

客塵來去路悠〻眼外空花水上漚一斗酒中藏混
沌榮枯誰更問春秋

歸鷺

夕陽歸去荻花鄉橫點山腰一帶長于下于飛雖可
賦也蘸清淺為生忙

贈如祖大師四首

既已離家與世違終〻人事不須知百年十二時光
景作佛工夫只怕遲

說禪談佛未曾修幻化空身莫自由常視世情如鎖
鑰雲山深處莫回頭

建主元無塵已揮兩邊終竟不曾為莫言無物為何
事到了無為尚未知

一念忘時便道空不知空與色常同須知空色無分
別如此圓融始大通此詩充賞說話如何建主既已建主如何掃蕩掃蕩可也不掃
可也然後至焉

還鄉道中聞杜鵑

纔次鄉閭得此禽五更啼處九春深誰知枕上情無
限物是人非古到今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絶句

萬竹軒八首

出遊休問我西東去。惟尋萬竹翁幽趣翠華相得
處忽逢明月與清風

森ゝ高節勁㮾ゝ綠髮青彩萬丈林應是主人前不
足就中誰解作龍吟

鳳翅凌雲翠欲寒蕭ゝ蒼玉佩珊ゝ中虛自有長生
道一枝為龍未是難

八十詩翁想水處此君長与駐青春金華瑣碎間垂
地安用侯封況渭濱

雪霜勢去舊容在風雨声來新思生須信此君清且
貴一竿犹可釣高名

翠光幽意欲生煙几種龍孫几度傳忽怯春衣青旅
ゝ吟看不足是嬋娟

一日無君似染塵得君風思出天真七賢林下誰堪
丈到此相尋少有人

陰遂纔喜日華落静外更宜山鳥鳴禁謝易為花厚
薄歲寒还得歲寒情

鼓角樓初成二首

峥嵘南撑展旗山旗鼓相臨縹緲間雷動滿城春不
去龍吟今日劇須還

雲中人作四星看十二光陰一箭寒吉事有祥戎事
静溪山藏得倚欄干（鼓角樓昔為大兩廢遂寓鼓角于郎之西樓譬盜不息衛者以為向背可致及其起廢鼓角未復寇平民安故有是白）

荔子二首

須知陳紫入吟看能坐詩入碧玉盤六月香肌無點
汗絳紗囊破水精寒

絳包玉液蹴中夏黛染羅帷度北風難異尤争西子
笑曉來親見狀元紅

送周奉試赴吳江三首

下枕煙波令尹家年豈問坐兩時衛為君東去還成
夢尤記撑蓬看月華

双艫衛尾去如飛秋滿松江到未遲自与季膺歸興
別鱸魚盃酒在乎時

一官方解淩橋南欲試絃歌室為貪便得洞庭山下
去公餘誰共擘霜柑

戲贈席上侍人

遊蔵不得整邊霜空憶揚州一覺長不李牧之狂可
笑紫雲宜贈紫微郎

晉中二首

幽懷無處對秋陰數疊雲峯壓翠岑安得水邊開一閣蓮花風信滿衣襟

丈室方喜雨初過閒坐又憐風作來偶得瑞蓮傳好信青思應到雪天梅

松軒對雨有感

田無數畝堆回首十步高風為折腰古往人非秋白老松軒吟對雨瀟〻

湖上閒賦 五首

誰家結屋度前汀宛似湘江昔有天一曲未終船已遠白雲空點數峯青

煙雨為容似帶愁〻中猶解寫人憂數峯去後如何画寺在波心且艤舟

想緣仙劃与神剎有是湖光有是山一處一遊都几日也應倫盡几春閒

源出吳山分外青君從葛嶺更須尺誰知天樂造直景堆向人間作畫屏

節雨龍山淡〻煙水簾逕在數峯前問言居士庵何處為指中洲有陸蓮

徐通直守連州 二首

回頭尤見折腰時總到朝班便得塵（以知縣貲序权州）誰合相從公外樂玉鱗新上使君池（州有魚池刻歸大字）

得官榮与故鄉看初佩魚符日下還內相遠孫真大守海南佳郡是連山

遊吳延僧房 三首

千頃煙波一畝池柳堤收得小漣漪誰家堤外尋幽去斷〻歌声入耳游

小徑悠〻接水天薰風誰对遠師蓮吟看尤為湖山好未肯忘懷便入禪

翠欄清淺柳如椎〻外煙光遠可窺夜榻晚窓誰是伴暑風秋月最相宜

贈致政李大夫 四首

父子辭榮海上還貳車皆是漢郎官庚來列宿尤光彩為向漢南隱處看（公及其先皆以正郎通判長樂致仕即郡之漢南為清退錯閒）居於其上

銀魚懶佩入樊籠萬累相捐萬慮空遍歲歸來何事晚荔枝牽弟過薰風

滴仙山足退來柴更繼高風還此生一葉輕舟蓮上雨三江散桃梁誰行（公之先大夫自長樂致政祖席上郡守張伯玉口公之歸也何處日烟雨滿江吾法一葉部桃其中間听雨声從唱吾之遠也張公書其言起舞為公壽）

世情相失道情濃語默行藏信意中清退樓前溪一
曲引川明月引川風

菊花四首

香色相生靜入觀化工誰怕霜金雖秋光欲畫花尤
好都作時情九日看
紅塵事〻有興廢黃菊年〻無古今意靜氣清時候
好醉歸明日更相尋
手把黃花為惜香況逢真率未嘗忙神仙多是無心
浮可向桃源作醉鄉
舊巾尤有醱醅濃豈是提防落帽風我未醉時君莫
去且來閒坐菊叢中

平山堂二首

一隅不見古揚州惟有平山尚自留且看江南山色
好莫緣花月起閒愁 揚州自古城有四隅今存其一 而李氏詞云春花秋月何時了
往事知多少
水涵蘼影去悠〻樓有三千轉首休想見經遊人與
物而今知我夢揚州

谷林亭

竹也中虛谷也虛兩虛相得閑中無月來風動時尤
好那更高人已自如

蜀井

地行仙近世難知極數高人出數時隱顯自通淮與
蜀與巴誰管晉兼隋

送公濟朝議守長樂五首

荀子歸來第八人越王家國再逢春悠〻千騎漢南
路今日榮誇到劍津
侯王权勢腰三印肯寺光陰夢七秋龍虎有人能掃
跡政風行聽海邊謳
三山勝槩烟雲外萬戶清酣鼓樂中待看使君遊刃
處始誇瀕海有天宮
兩街香案使君來萬瓦青烟洞府開句翦綠榕陰盡
處七門南直釣龍臺
海濱信來漁市白林梢光動酒帘青鼇頭頂李成都
守莫對三山我獨醒

送鄉閭清臣潛夫三首

別來交友問如何松已成林屋指多且喜新全人尚
健一能清興一年和
夢中常作水南遊山北煙霞物外秋好是老僧今在
否我來還上望仙樓
乘興乘舟過水南問禪問試野僧參望中皆是樓真

處山有雲峯釼有罩

送刘教授之官豫江 二首

守官何處豫江邊戰事無塵我慨然一樣清虛誰畫
得倚擱人靜水中天
草〻揮毫已可傳昔年場屋合爭先何時寄我南来
信閣外溪山有几聯

春日有感

桃李嬌春總不知風情惟与道相宜堂前楊柳青綠
軟吟看無人獨自吾

看山亭 二首

雨洗煙籠十數峯雨亭相望雨山中北來吟了南来
醉花木迎人一徑通
兩边紅綠路深〻疊嶂推奇出翠岑莫道非真蒐得
破能侵天巧似無心

訪照律師因浴天芝 二首

領袖叢門水鑑中秋泰人御石橋風雅然垢淨無尋
處漫濯游塵一點紅
山間風水洞天際閒望誰陪講後吟篙子船来應有
語几回明月去相尋

和蔣樞密送侍者歸

謾来非為利名場隨侍逐尋野徑多靜極恐生天上
夢不妨吟入帝雲鄉

有客対酌

花間人面是誰家何似才華対物華百五時應泰合
醉三千賓客不須誇

西歸亭

衣法傳来几度春少林堂上悄無閑兩忘養就空蕭、
色獨步西歸一片雲

歐冶池

人隨夢電几回見劍逐雲雷何處尋惟有越山池尚
在夜来明月古猶今

送陳李甫

閒於孤雁洪於秋擬落忙中上自由更道已知君有
質感人深敗急回頭

送鄭元亨 三首

京塵隨暑遠洛水得秋多爽氣東歸共孤舟看一枝
左選官期遠南歸客路長覲親時正好黃菊百年觴
城光遊刃易命晚折腰勞華省當年夢行看真此曹

雪中同友人圍碁

瑞雪天時醉怨遲笑君碁局雪中圍軒花汗謾豐年

事不是嫌春故々飛

友人見問久不作詩

幽情奇興動風騷大巧如春未肯何莫惜近來詩句
少只嫌吟後客情多

寄李潛夫

去々仙舟住處問吳王臺下虎丘山日迎孤客送相
憶聚散空悲夢往還

偶感

泡影浮生夢幻身十年南北寄紅塵窮通有命歸歟
好風月相期蒲劇津

流溝山

清見林泉意已閑知音曾有魏王來兩忘更得棲神
地不染人間一點埃

舟行感舊

曾向蘭陵起一舟湖山佳處有朋遊歌聲月下俄相
失秦與蘭湘各自愁

次友人月夜樓上之韻

滿揚清景隔斯干肝腸初醒世塵間誰見謫仙歌與
聲但留新句落雲間

泛南湖二首

菡萏香中畫舫輕新紅相照亦多情似迎李士來歸
院花燭前頭朵々明

兩過圓荷萬點星雲開銀漢眼前明難逢此景休歸
去更待天西片月生

友人垂釣

壯後幽情轉更長塵勞空憶芰荷鄉自由池上垂綸
客應是回頭笑我忙

偶成四絶書寄子堅道契

皆有前緣志自通大雲山下偶相逢春來孛得龍變
角圭下崑崙第一峯

相見參來道已通五城曾拆紫芝封自從龍虎歸根
後花簇雲攢白玉峯

袖中自有青龍劍世上誰無白虎經秘訣未嘗留一
字不勞終日誦黃庭

塵中自遠絶無我方外相知素有君静看古今懸千
處五湖風月萬山雲

隱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記

遊山院記

山水外物之可樂者爾非真樂也真樂之所寓而已仁者樂山智者樂水亦以真樂之所寓歟治平戊申之仲夏赴詔西上踰絕嶺涉巨江度炎暑履素秋凡四十日矣而後次于雲川之逆旅弛檐宴坐自感其塵勞未有慰焉及其環顧山水間有髣髴南國者黙然坐中意思南嚮已歷舊隱無復塵勞之嘆而亦不知其身之在逆旅也於是援毫而書之延平居氏枕寒泉倚青嶂真山水之国有浮屠氏之宇尤寓山水之勝處清景與氣通人眉睫間与才思争無窮遇自之所得即當走筆賦之且恐勝槩相奪出人不意而又忘去也當乎清閒無事偶欲獨往則簪冠曳履策枯節道幽径与書偕焉風搖松陰人踐寒影異花靈草幽香相迎日含噴泉紅玉散亂此人所由之径也兩山相臨恠石欲活仰則翠岑俯則幽澗神刓仙劃為之幽構此人所賍之亭也山角轉來風物相際猿鶴上下烟雲聚散飛甍華榱矗然寘彼此浮屠氏之宇也宇之中又為遊者之觀美凡有七焉長澗自山之西趍寺而東流有釋為堂跨之及其入夜泉清而月明遠然相浮於堂下號水月堂予之遊是堂也秋勢瀉雲邊之泉金波泛天涯之月妙相有無將之不浮故為之歌云水渾而月喪水動而月漾澄寂虛一中涵有微妙相水有風兮披人襟月有波兮浴人神兀然坐者非爾翫其中有物爭光明是茲三者不期約會諸廣莫都忘情澗自水月堂趍西廡有釋為閣跨其上激澗之水其聲潺潺然環繞乎坐中號潺湲閣予之遊是閣也遣世俗之喧譁即山泉之清泠是非去來不落復聽故為之歌云与其聽聲喧不如聽潺湲潺湲聒吾耳不聒吾心斷世俗譊譊殊不聞只聞潺湲如車奔潺湲如車奔我心都無緣閣之左臨澗為小軒俯視澗之水澄寂如鑑分辨人顏色號鑑軒予之遊是軒也纖埃不能駐流光微瑕不能玷洁明於外照古皃於中照古心皃与水清心与水平故為之歌云至虛不可磨至柔不可折至精豈須煉至一莫能別情忘非与物相絕万象於中自生滅鑑乎鑑乎非徒明鑑之有道猶諸心梯閣而下貫地十數尺為小室而治其前引澗之水实之號養真室予之遊是室也

一聲素琴數曲恬然忘机自在絶境故為之歌云塵勞妄想誰知非落著埋沒皆人為養心養到不化處亦兮此室生光輝去潺湲閣升法堂〻之左有釋為閣揖院之客山瞰流澗於坐間環佛書而觀之號精進閣亭之遊是閣也目開而山色見心虛而古意明出妄想境中入清靜覺海故為之歌云道固不違物物嘗与道違道非近能得亦非遠能離精尔思兮揖尔思其中有物不可圖由堂而西有室倚山為小軒軒之前為方沼〻之濱植脩竹三四莖俛軒而視翠峯寒泉茂林碧草皆在其左右號凝碧軒亭之遊是軒也春暉秋光漫然融成日穎竹陰落在方沼琉璃瓶中青玉倒植故為之歌云凝碧以自然尤穎成之天碧色非清僉籟聲非鳴絃此心寓此聲色中雖有大巧無由傳去凝碧下斋堂〻之左有釋西向曠野為亭據其要物象清遠一覽而盡之號豁然亭亭之遊是亭也希夷之鄉曠閒之郊逸思浩而往塵緒斬而絶故為之歌云吾登豁然軒吾開豁然懷水尤其心圖曲直隨因緣雲尤其心聞聚散無想坎壈懷俗慮雖追攀是山之勝也遊者雖不能自暇及其戾止亦皆有閒意以亭於息机而後去然而亭之遊与来者之樂異焉来者為其景而用其樂而亭能用其景以寓其樂者也世俗之遊相與讌談調娛醉酣舞歌吹彈叫呼而後得其樂亦已勞矣其樂不在適特樂其有山水而已山水之可樂者盡而寂寥之態生則其樂荒矣故雖吹彈調詠醉酣舞歌不足以維其樂彼尚知吾樂中之旨哉廼書其樂之情以示之

懷遠亭記

延平郡督郵即其公宇之北山南向天際送目而往相去之遠不可以勝計然而元用之所懷不在乎物惟其親焉愚衆之情登高望遠耳目之君不足以勝其私有對而遠爰傷則迫愜則肆豈足設哉亭過元用相与倚欄送目談笑以自適且謂元用曰予見荻溪之上漁舟一葉忽来遠去歌聲遠近不知人非世習之累相係者乎此使人放曠之心生乎見寒潭之中雷電相薄寶氣亭〻上干星斗不知深淵巨濤之相淪亡者乎此使人發用之心生風清月明萬籟初息水涵太虛寂然天地之鑑則使人入清虛之境夕陽半山芳草不斷漠漿南飛悠〻寒浦則使人動離別之緒水鑑之濱鷺窺寒影過山之雲行無所適則使人起幽閒之趣夫能徇物之態以入清虛之境起

幽閒之趣生放曠之情存發用之志不為狂歌逆遊之華放心而不知求亦不失為賢者況能有志於親哉夫善本於仁仁本於親苟能有志於仁之所本者何往而不善然而憑高環顧雖有溪山之勝人情之所適者不足為子道也慕親之志寓此而有發焉魏國之士思念其親岵屺之上想見父母之所懷詩人稱其孝雖然疾痛則呼父母而有富貴少艾則忘其親衆人之情也魏國之士當夫行役之勞夙夜無寐父子離散不得以相保則疾痛之時岵屺之上想見父母之懷豈足以為至哉今夫元用之叅仕於有道之世父為達官而子能以六計嗣其業不貽其親之憂心平而志舒當此之時遇耳目之適者且能復礼以懷其親不俟有迫而後至是可尚也狄仁傑登太行山南望孤飛之雲感吾親舍其下惟其愛親也篤則其事君也忠及人也恕是故唐之基緒不斷如線仁傑果能蒙耻奮忠安其神器恤刑愛人號為長者然則瞻望其親之際則仁之類存焉是亦充之而已予之望子也豈止於父子之間哉

覌尺軒記

予一日過宇師坐于會景亭上前望演仙山旁視劍潭人愛延平最有山水之樂而演仙山劍潭又其山水之可愛者氣象聲色食頃万變予登宇師之亭而盡得之因与宇師言德之大累常在對物而有感今又據景之會而覩之非在萬物之上以物相觀而已覩有不盡者物能引之未知聲色形象之為夢幻也則予畏會景之累人深矣無涯之知不可勝計之景客塵之中適然而相感則或凄然以悲欣然以喜清閒之景解人之煩滌人之污華美之景坎然者貪飄然者肆無窮之態出人不意而乘之不可以言勝也嗚呼朝聞道夕死可矣其見隨塵熄而心化有涯之生可不計哉以故君子之為道也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君子之為善也不見不可欲使心不喪滌人之污鮮人之煩此景之可欲者尚為道所忌而況幽情奇態之感人使之或笑以嚬或貪以肆何可說哉我与景俱非真物以物之態為我之情俱非真智因与宇師言濁污者見形其知莫貴者物也清靜者見性其知莫貴者道也人之性常無者體道富有者體物衆凡之流常蔽於形色而莫之悟予甚悲之師能即亭之西更為悟真室嘗遊乎其間然則宇師非溺於景者歟使登斯亭者知世態物情尤蚊蚋之過吾前也然

棄我與景爲吾悟眞室遊而求眞焉靜也不勞其形以至乎形全淸也不搖其精以至乎精復形全精復與天爲一是故妙有其形而不爲兒象故爲兒象者之所不能對常無其氣而不爲聲色故爲聲色者之所不能感老子所謂不亡莊子所謂不化釋氏所謂不滅儒氏所謂不動當是時也万物爲吾逆旅矣而衆人爲萬物逆旅衆人爲万物一偏矣而萬物爲吾一偏由是而登軒下與万物相見所以觀盡矣乎寞宇師爲悟眞室之意而又慮其不奪出室以道事也遂以觀盡命軒焉若夫煙雲聚散山在有無之間水涵晴光舟泛銀河之上桂華風動天香滿懷飛覺參差歎嘗斷續此氣物者酔酣歌舞馳情騁思而對之志滿意遷以爲得夫者也物態少移世情已變當是特也吾寄万物之上而視之與之遊可也不與之遊可也

秀橘記

時甫家園之右有秀橘焉一本而三支旁二支垂葉散漫無足異者中一支尋常之葉不能多得之柔條下垂其葉秀嫩深綠而環就如析翠羽而注之有碧陰靑纓之狀不怯歲寒新故相代更無衰落之態爲詩而美之者連韻盈軸不過比物引類狀出秀橘之形象而已時甫屢命于詩話之久矣始得數聯吳聚而復已乞豐三年之季春時甫復寫橘圖走僕以惠我索詩之意益篤不可辭也無事乎詩輒爲時甫論其生理以記之嘗謂五行之氣運行萬物宇中有偏有全或淸或濁無意乎造物也而物各有遇焉氣之淸且全者在人得之則爲豪英在物得之則爲新奇雖然不可齊也亦不可以必得適然而已故雖同氣而育並時以生者其形與數有不同者況其他者乎夫一本而三支同氣而育並時以生者也然而一支見寵或歌之以詩或繪之以圖或文之以記傳之天下後世不可知也主人時復一往苦吟注視培溉相繼惟恐其或傷之也二支不能有所得然而天理之於物豈有意哉圃中之木與秀橘疏遠者可以無憾焉吾與時甫遊久矣知其才富而氣豪發爲詞章使人喜覩而欲得之然而君之所得與夫秀橘之所寓一家而兼有之何其幸也君知秀橘之可愛培漑繼往注視環顧惟恐其或傷之也然而予之望君也更有甚焉

水雲村記

長澗自演峯道廣教院出田坑始有從父淂之于西南山之麓取其一支停之以為沼走之以為渠廚引之以酌橋跨之以渡異花奇果垂華倚实飄香隨影在泉之上下有雲于山朝隮而暮合閒遠之態明白之象与夫流泉相應以無為相遇而不約俄然相淂于東西杳然相忘于淂喪其孰為此者耶元豐之初予自京師南還省予從父流水之間俯仰行坐顧聽燕笑及夫日落而禽還山暝而雲收援毫于壁間乃以水雲村名之而後去自是郡人始知有水雲村之可以樂也尋春逃暑車蓋相屬越十有五年友人公实来京師与予遊曰今為水雲村主人矣僕將益治之養生于其間予曰子之淂水雲村固可樂也其亦知水雲村之淂子乎公实之為人苟可而止不為生而勞不為名而偽遇吟而忙淂酒而休方東而俄西未始有適莫要其中夷曠而意直是真水雲翁者也君歸乎哉予後此十年堂有草堂于演峯有釣舟于劍潭南歸而誰從者乎是時水雲翁杖藜而相尋演山居士肩轝而思往与是兩物相淂于無情中有舞有歌有吟有謔妙思絕景不可淂而寬也會歸乎至無予之樂也不知水雲翁之樂亦出於此乎然則水雲之於我果有分哉故為之記以公实他日相從出此以為質焉請鐫諸石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三

記

鄂州白雲閣記

自洞庭納湘峽逄武昌會漢沔然後沿九江而下東南之旅度翼星之分趍荊州之域必泝江夏泛洞庭而後南走二廣西向三蜀然則南郡之有武昌山水之聚舟車之會者也夫逸民之所寓士大夫之所遊騷人墨客之所詠常在天下山水之佳處餘言遺跡相去雖千百載後人樂道而欽慕之徃〻遂借以名物故江謂之煙波亭謂之奇章洲謂之鸚鵡樓謂之黄鶴閣謂之白雲樓閣之賞嘗与豫章之滕王巴陵之岳陽爭名於天下有山自郡郊之東趍過閣閣茂林脩竹衣被形勢如青蛟蒼龍然引領而西或伏或躍下飲于江漢中峙而四望者白雲閣也對揖公宇轉望仙棗石照所謂大別鳳凰煙波鸚鵡西城南浦黄鵠矶漢陽渡之類可坐而數也東蔽遠岸風勢而声湘漢涵空夕陽夜月歸帆行棹漁歌樵唱与夫忘机之鷗隨陽之鴈往来聚散於其間四時之氣象一日之変態泛應旁感逸民雅士之風味吟送宴別曉泊晚次道志懷古以寫憂悲喜樂之情以述興亡榮辱之故蓋自離騷而後唐人之作不知其幾百篇也大夫之行吟處士之坐賦老子之乘秋高人之馭鶴樂天之聞歌太白之聽笛緬想環顧俯仰千載悲樂相繼公餘之賞不亦至乎方是之時苟非有道在上得賢太守与之共理常使時和年豐郡國無事亦安能有暇於山水之間哉有暇於其間者其風味志趣或俗而不遠或鄙而不樂雖有美景盛事亦遂寂寥沉沒不見於後世有足惜者異時魏晋之師下吞吴楚盤瓠之類竊發於山水炬筏横流煙蒙雲海所謂鸚鵡南浦鳳凰大別之類遂為水軍樓艫之所息山夷营壘之所寄誰復講求逸民之遺事雅士之詩句以為公餘耳目之翫哉方今聖人以道統有天下無復魏晋之師下吞吴楚之憂公悦素用吏事知名於人當能寛而有制布揚天子之德澤潜召和氣年豐而盗熄無復山夷竊發之患然則君亦何所用其心哉此閣之作也將与賓朋覧浩蕩之景春幽閑之趣想見高人度世塵絶之事庶幾悟須臾之景皆因循之过不為污濁偽妄至老且死時与無心之雲悠然而来飄然而去〻無所逐来無所從朝濟而暮合君將為我擁黄鶴乘清風脫万累而超六合也豈特在人耳目

之號山水間者耶元祐癸酉仲夏記

潛軒記

予去年為順興遊故人公鎮家在順興之南隅棄問訪之公鎮邀予坐于潛軒之上觀脩竹析幽花看閣中錄採杞菊決明而食之樽爼之間論古道旧訊詠大笑井邑之繁不能輙破其靜公鎮坐間索予潛軒之文予謂待言而後諭焉非相知之至者文可忘也故不及書今年春塵勞之中細懷軒上之笑語恨無以寓其意者公鎮再追所索適此而書之夫魚之為物或生於陂池或落於脩㵎或出於江湖大澤永江廣漢之間或之於滄海甚得地也異其遇時也同歲寒冰冽鱒魦鰋鯉遠遊下泳在淵而自適雖有九罭之深入莫能致之及其春行晴暄太和涵溶清淺方是之時乘陽而動去淵而在渚悠然而逝遠然以躍溝為之依蘋為之覆得其所矣不獲乘陽而動者深淵之中不能自致河海蓋有之矣烏知適然以躍者須首莘尾為漁者所伺或引之以綸或特之以竿或陷之以罟附遠以鱅嗜鮮以膾以臙則見膘以鮑則見糗以醢則見析實于鬼神之籩登于賓客之爼魚方是時欲為下泳者豈可得哉然而浮游者未必為通潛泳者未必為窮李道之士無遠莫也思則超消則去惟時而已公鎮少時求舉於鄉里李不獲用曉節感悟乃能遠引而去氷還林下開軒自遠有山林處士之態亦可書者名利之士老身長子尤有以行投保以名請封東方未明携食而入術者而坐汗流浹背与少年較長短則君之潛亦高尚哉嗚呼公鎮之潛也在道魚之潛在水一也若夫陂池江漢之辨非所知焉

看山亭記

郡宇之西北隅昔有小亭前假兩山对峙而中望不知其誰為之也頹壞且廢予至治事之三月役工以修之叢列有巋特立有巒聳起有嶠環合有峰縱於自然皆出於造物昔公餘乘興杖屨獨往有如春明秋靜雲開雨過之見武夷鷹蕩也客曰南有雲門西有竜山真者不覧何事乎假者曰予之見有真假耳有道存焉非真非假由道以觀物假亦真也真亦假也則予之看山何累之有必待雲門竜山而後得樂山之意非善觀物者也客回思得之矣請書以為之記

青州坊門記

青以西城居民始為十六界以別居民之地分崇寧陜元豐來為青稹吾屬言夾用十六界之別居民之地分其義安在哉盡廢界設坊三十有六為之門名各有物庶乎其有義也迎春之類以辨坊名之也延賓之類以遺事名之也文正之類以人才名之也自正之類以道化名之也勝遊以之乎東湖與雲以向乎南山朝元以趍乎天闕使之觀其名異則相識別思其居同則相親愛此為坊門之意欲然而親愛之意非私淑一坊而已先三屬民始用五家相保所任者寡則其所察者詳邪惡之民不能輒容於其間陰亂良善然後聯其五家使之相受乃為一門以同出入固有相遺外者故其養生可以同憂患喪死可以同哀戚雜而用之合四門相愛之民共為相葬之礼同哀戚也有相親愛之意故稱族焉合其門相葬之民共為相救之義同患難也有朋比之風故稱黨焉義之與比者也相救者力也力貴衆以四門為不足故合五族焉相賙者財也財貴多以其門為不足故合五黨焉其門惟百其德惟一咸有相保之信相受之智相葬之礼相救之義相賙之仁為善既備復何所貴乃合五百門之衆使之出入往來更為賓主繫然有文以相接歡然有恩以相愛其稱鄉黨則吾我加焉親愛之也嗚呼民之善其用至於愛人接物皆有餘裕其政之本則在乎五家為比其五家為門而已六鄉之法廢壞已久不可遽復惟今三十六坊之民同出於一州其考予言先王屬民之政惟而用之遂至鄉有正風民有中德比而信黨而公相詔而化可也何必令使而後喻哉

崇寧萬壽觀記

佛老之季至於還元反本其道蹤同而佛之徒謂之金仙老子之徒謂之神仙金體而神用一也蓋惟神仙為能長生不死故無生死而後至於不生不死長生不死已能脫離五行非內非外不逐五行回一而散以哀樂休戚為人生以治亂盛衰為世界以榮枯舒慘為時序以老少美惡為物態而彼人生物態世界時序吾能与之修短与之盛衰与之舒慘与之老少泛應無方之來未始窮盡此世之人所以嚴其所寓以備旦暮奉事祈請者也大雲門神仙之宸宅十月十五日以奉崇寧寺詔繼詔為觀復有擇用名山福地之旨寺既如詔而臣更涉雲門之井由歸道峴下浮山號火福大雲門之南夫也前崇廣山郡人謂

之廣福中立而望四向環抱尤大雲然莫知其所自
出有三賢堂海東僧塔八仙壇獼猴洞在其間皆古
之遺跡然始曰歸道峴而得之今為道觀之所寄則
峴之名歸道乃其兆歟故區輯叙佛老所以入而為
已出而為世老者能與之少難者能與之修業者能
與之盛衰者能與之樂以明朝廷所以詔為十方寺
觀之意自時厥後為郡守者其率老子之徒以謹禁
修其祈無疆之休以資　天子万壽豈可忘哉

東湖三樂堂記

自下車師吾屬明振紀類要凡目數各任其職庶事
蓋簡民用以靖樽俎之間始得光景為東園遊種吾
屬曰徒以心力從事曾無所樂夫是之謂陋此節儉
之弊也其後流而為唐侍公有財而不能用有鐘鼓
不能以自樂徒以情欲物物曾無所制夫是之謂蕩
此乎易之弊也其後流而為齊哀公過則淫不及則
怠慢是二人者皆已自為物所弊矣欲其明德以為
物是則難也有道之夲既辨內外遂數其一以其觀
盡以一從應兩辭五聲並至而交感無所累焉其詩
曰在公明、是也知統則夲其類甚衆知要則取其
繁甚簡形快而心愉有所寄焉其詩曰在公飲酒是
也在公明、無乎不為之時也在公飲酒無為之時
也無乎不為以至于無為賢者之有道也蓋惟有道
故能有樂以為文故其詩曰鷺于下鼓咽、醉言舞
于胥樂兮鷺于下賓之集也醉言舞樂之致也于胥
樂兮樂其在公明、而和樂生焉再有禮以為節故
其詩曰鷺于飛鼓咽、醉言歸于胥樂兮鷺于飛賓
之夲也醉言歸樂之制也于胥樂兮樂其在公飲酒
而中礼存焉再有樂之和有礼之中協贊陰陽化育
萬物故其詩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
于胥樂兮樂其在今則能為其人民在後則能為其
孫子然則有駜蓋魯一變而至於道之詩也昔者太
公治齊雖用平易在己也近道在政也然而不患不
能與民同樂惟患其樂之過在太公則可不可難施
於其後故其未流果有齊國之衰風周公之澤遂為
魯僖之頌不亦異乎愚之為青當以行樂之過為非
不及行樂為愧竊希於魯焉顧吾屬曰山水仁智之
所樂古之人與民同樂有感而賦草或以芹藻會或
以鴛鷺蓋其所寓多在山水之勝處或刻而為他或
引而為湖草木掩映亭臺環合魚相忘于淵獸自遠
于野禽就宜于飛蟲感時而鳴俄閑偶覽頓釋煩思

此古人之相其樂者歟蓋惟君子能推仁智爲民既事然後得引所樂以態塵勞以資談笑有道存焉耳今茲青郊以西兩山會入于郡城若駿而奔若駐而盤若驂而躍洋之水道其中相爲數折趍東南隅回旋宛轉若有不欲去之意此固有所待者耶昔之畦也宜宇而居昔之池也宜湖而遊崇寧元年之季冬道意以始事明年二月東湖告成土石之所聚今爲寥廓之界糞壤之所汙今爲清泠之灑荊棘之所託今爲芬芳之澤入自西扉由垂楊徑界水而東之陟降而橋東西相望會歸于北渡有橋曰步雲下趍醉歸亭去亭而升堂所謂三樂兩亭以翼之左曰湘江右曰水鑑于堂之後乘飛橋過芙蓉軒由芙蓉而東躡層堦訪禪林南有軒曰悟桃北有亭曰現月而現蓮亭在其間皆瞰湖上下入桃溪于溪之南爲漢庵去庵而南行前視鷺鶿渚有亭在半山間號綠巖亭由綠巖升其巔坐歎豐堂對揖現月由芙蓉而西態雲門館前視鴻鴈渚遵竹林循南行登釣璜臺下由小岐中主而俯視左有亭曰戲鷗右有亭曰鷺下夫湖在兩山之間將欲致吾幽思以飾嶽景未之盡也然而寓吾仁智之所樂凡十有五而三樂實主之故堂存乎其中蓋無三樂爲之主雖環山有水皆亭臺也亦奚以爲其樂未嘗不荒也未嘗無異也故遊斯堂者考于三樂之說則知東湖之所以作堂苟云乎宜鑱其說于右

演山先生文集卷十四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記

順興斈記

元豐改元之秋列郡各貢進士于朝南劍考諸五縣之士而進之十有八人順興斈者百數與預貢者溫陵宗君逵來為順興令因惟閩中之士每歲應詔出為天子器使最盛於四方南劍在閩之中纍纍有人焉順興南劍之支邑前此有預計偕者不見錄於禮部七十年於此矣今歲更無預貢者是豈教育之道在上之人有所未至歟遂由縣斈而觀之感其庳陋之卑度量之微環衛之弊與修之廢不足以壯麗先聖之行在吞納多士之至止升堂降觀前揖後據不足以周覽溪山之氣象青衿不見往往散處里閭流入城闕之間誦數之斈得以小說實其虛一如此者蓋久矣宗君由是慨然思欲宏其度量嚴其與修壯其庳陋固其環衛利其前揖後據之勢然後招來多士而教之邂逅一鄉之所慕者十有四人請為倡顧与鄉民出力易材廢舊而新之宗君如其請斈者欣然預集于別館以俟斈成而歸焉旁郡餘邑隨有望風而至者不日斈成為之八齋翼于兩廡之間或背于堂或面于殿諸生接席而生鼓篋而進問者有應疑者有質由者有戶升者有堂入者有室望者有門牆之峻樂之所寓前揖仁者之山下視智者之水遠其性命之情日就而月將之且見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居多古人之遺風不問其在外者一封之薦何足計哉蓋大教斈之道先王望其成材而取之必使斈者無志於仕有如曾皙之詠而歸漆雕開之未能信者然後可以副吾取而用之之意是故先王之士得喪有命動靜有理去就有儀虞萬鍾之時如簞豆之日許國之身致君之術豈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遂易其志哉嘗謂僕隸之賤史胥之卑虜敗之俘寇盜之類才勇藝術集事御變難古之人有不及者入之民間以治民事出之民上以長民德不亦可乎先王必謹庠序之教養才育德俟其秀實然後論而官之先王之意豈以史胥虜敗之俘僕隸寇盜之類其名不貴而廢其可用者哉以謂不知仁者不可与淫生不知義者不可与從死不知禮者不可与交不知信者不可与守驪山之徒勝丁之布衣與造之初急難之際未有素食之士先王不得已而用之譬之使鷹常飢其腸則為之使飽之則叛

去是故黥布韓信之徒素不学道無窮之欲与之南面稱孤不足以饜之乃至叛逆夷族而後已然而後世之君當平居無事時不能養才育德以用之或有才德之士而莫之用府史之卑卒伍之賤寇盜之惡入為公卿出為將帥謂予用才而已不問其行甚可怙也昔衛宣之朝有不知德者好技而不仁有不知行者好求而不義好技也害物好求也逆物人之可恃以用者為其愛物而物莫之勝耳不知德行自其求技而推之不仁不義不可勝用也百尔君子庶幾以為哉先王之世兵農一民鄉軍一營在朝所謂公卿大夫士在鄉所謂鄉老鄉大夫長正師胥在軍所謂軍將師〻長司馬昔時鄉教之中同為儒者而今同為天子之吏豈有異趣哉其賢以六德其能以六藝知礼樂者非特鐘鼓玉帛而已礼樂之妙至於行乎陰陽通乎鬼神彼之所及也知射御者非特主皮執轡而已射御之精至於升降之儀与其志通疾徐之節与其意會彼之所及也知書數者非特從橫之畫會乘之算而已書數之微至於道理之精粗象器之終始彼之所及也六藝道之下者其微尤及於此而況德行之学豈可億哉是故古之為公者以道為卿者以德為大夫者以智為士者以志為軍將者其德有威其仁足以撫眾為戰士者其義有勇其智足以死難致古之官有至於三百六十者先王非特其人之眾也恃其道德志智而已平王之東天下利勢不斷如線教育之澤在人之心猶有存者譬如至尋之物可屈而難折延及三十世而後已無道之秦燒詩書殺学士不仁之勇無義之刚擊刑嚴誅以制天下所以傳及二世為皂隸之人一折而斷也詩書之力雖欲維持其亡不可得也然而先王所以建学養士之意何可廢哉宋君之來際学校延儒生躬率一邑之子弟從事於道以副上意一邑之士宜乎為道而学他日入官如古賢士大夫以副宋君之意諸生從予遊予学以此諭之君命予文以記縣令所以作於是乎書

雙源記

縣廓之西南有山支為三峯下會于平坂而脈之闊泉甘而木茂脩竹重蓮桃花流水隨人觀聽之所及三山之前斷流為池凡五十丈橋中一峯為澄心堂于堂之背為濯纓軒去軒之西為日休亭引流而下左右方沿峻宇畫閣冥于北峯之麓倚大池对南山

由澄心堂而趋雙源皆有小徑淩源之會望澄心堂為航以釣焉相望之間仰有翠陰俯有清淺風色動静禽聲語默水涵太虛形影上下忘機之鱗一游一躍飛橋走增危欄曲檻廉隅翬〻紅綠相照庚中之秋余來尤川因拜主人之辱才華物象適然相值且嘆塵勞之俗役百年之期而致千歲之憂忘不可遏之分而徇不可必之物以貪作憂而不以理養心以憂作老而不以時受形心与形化共還塵壊雖然我庚如紙黄金满篋松雲水石之間不能笑歌自若以慰勞生之夢幻者余嘗悲之君也不然賓客至止摘魚于池摘果于林破穀于塲趋雉于野酒觴碁局為賓客歡連游之上盡日而後已分外之物莫能勞之亦足住者故余樂為君記又為數詩於其後庶幾役役之流得余之言而有感焉

步雲閣記

昔予讀書鄂渚北山之麓南望一峯宛若游龍之狀奉首而回顧仲寬令宜閣由閣而下視水天空闊橋虹横絶登臨之士身勢高遠如在雲漢間此命閣之意也以致予文予方喜仲寬之為政有古循吏之風因述雲四事為仲寬識之夫雲之為物輕清者之所衆聞遠者之所覩有德者之所況有物者之所望者也仲寬下車之三日屬其鄰比之長且老者為飲酒礼佐坐堂上胥吏坐堂下長且老者環坐于兩廡酒三行令為之言曰來吾民夫草木之所蕃禽獸之所育吾民無故忍撥而棄之乎曰撥而棄之遂傷其生是不仁也弗為也夫物之轉諸溝有用者可畜有知者可悼吾民無故忍視而遂過乎曰必援而出之恐視而遂過是不仁也弗為也然則吾民之於他物然耳赤子吾民之遺體也乡氣也物之有情有識者也安得輒奉而溺之無所疑止也抑其為不仁奚啻吾民之於草木之所蕃禽獸之所育凡物之轉諸溝者邪其民於是駭而悟嗟而悔猶然而改曰吾屬之視吾子曾禽獸草木之不若也豈足以為人哉其謹奉教令於是著令曰孚者登籍産者給粟而民相与言曰令之所活者吾類所釋者吾冤百世之惡一日而解之德莫大乎此吾尚忍為不仁以傷吾令之化哉乃相与斂智藏力聽令於大夫而造在庭仲寬第為之辨是非談禍福往〻自訟而解相詔而罷一縣遂無事時与賓僚乘興而往〻畫橋登蒼崖期於步雲而止焉夫仲寬之政不以智示人故其民無所事乎

是非不以勢屈人故其民無所事乎强弱勢智既忘中抱虛靜然則聞邊者之所毀有德者之所況君豈有慨乎雲哉其無累乎心也雲之所在不以情而動不以力而牽其有為乎政也靈之所往必為甘澍下膏澤於萬物然則陰陽之報天道之福安知異時不為輕清之士乘此而直往也哉況与毀未足為君道也元祐癸酉仲夏記

延平閣記 復蔡元長改 名漢濟閣

治平三年延平閣以火廢太常博士程偰下車而復之未幾繼廢更罷改有疑於為樂無復之者司農少卿謝僕至止遂率其屬講明庶政弊者更之廢者舉之民甚便以謂往以勞苦頓瘁有事于務不能推其餘力以及樂事足副或作民所欲是豈有道者之政然邪君子之政自夫無乎不為以至於無為者也有駜之詩所謂在公明〻無乎不為之時也所謂在公載燕無為之特也公餘既事方暇於飲酒然而明〻明言其明之不可蔽也雖然有暇飲酒民之樂不与焉有礼以節文之有樂以舞蹈之小大之民從公于邁故繼之以在公載燕蓋至於燕則為樂之礼具焉政事相隨而衆得以共其樂故雖飲燕不害其為在公也為樂非私長屬有道礼樂之遊有中陰陽之氣有和風雨以時而至耕稼以時而作穀以時而收廩以時而入故終之以自今以始歲其有然則更景政有疑於為樂未有能復之者豈知魯詩之意哉延平之有閣素以山水之勝知名於士大夫間往來登賞吟詠酬唱無盡而歸去蓋与滕王閣岳陽樓之淂山水無以異也謝僕遂僝土木之功以愜士大夫之所知与衆共焉不日而閣成以命予記而予欲序其事容助遊人之才思与夫景物相逐於無窮久矣郡枕演山而下為三支有龍虵騰躍以趨于江之狀公宇坐中一支以視千里其勢至江之涘於是有閣東西之水相會于閣之前衝擊而陰淡之人言其深不可測於是有潭〻之東有山若鼓而盤潭之南有山若奔而趨北与三支相望于清冷之瀨寂寞之野龍泉太阿出豐城去人間卒以是為窟宅亦有意哉登臨之士環視乎其中二水之會既往而復還于海而海有潮去長樂一驛泝流而上若逆以歸焉天入澄江山迎曉日飛甍排空下臨雲漢歸舟天際數葉爭飛遠見演峯倚空凝碧征帆既落歌酒如鄰拂袖人來誰當邂逅高真乘興多在溪山況有江南白蘋紅蓼

曾聞逸士島上凝眸晚景尤宜水光山色每橫孤笛獨引清觴一曲凌雲發從虛靜高人聳耳襟抱俄空漁網高低偶逢煙雨唱回浦嶼日計無憂橫點青巒一行征鷺蘆花宿處已落雁羣聚散如霧乎飛于下鐵塵不染有蕭其仪食足意亡問窺清淺垂虹截而橫絕復橋若步青雲恍然行客康清奇字獨見仙蹤南麓名園常聞春信月華持夜忽有波光疑是蓬萊金銀樓閣沉沉倒影寒浸羣峯獨倚欄干誰知有感古今一夢只合尋真物是人非且悲且笑珠飛波面星耀方彩劍卧潭心風雷未作于閑潭之左右有珠夜明莫知其所在俄忽有感奮躍于潭中漁者捕之益急而愈遠于方少時嘗見風雷震發雲雨冥晦三岸欢呼以為劍歸有頃而後定鳴呼龍泉太阿雷不能分而復合張不能留而終去神物行藏非人所能制也發于豐城則上干牛斗歸于龍津則下為雲雨此其所以神乎然而張公正當時晦不能自引去与禍會劍知之矣苟不能去而与張公同瘞於地下豈足道哉或者之論乃以張公所佩而去不免在人無益何其謬也閑之所在前有神物之灵復有真人之妙必能以和樂安靜福乎居人以清虛翠微發乎景物明有謝侯才識深知魯詩所以有道之意推而行之務与民同以慰登臨之士是亦真人神物之所相者也而況山水之勝已与豫章巴陵之所稱在士大夫閑覽乎之記庶乎有感而無愧焉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記

文軒記

余謂今士大夫或馳騖于名山入傳注涉獵百家之小說以博為功以辨為能終日窮探自以為至樂然其於德性也略或悟履迹徵名數萬物之理茫坐默觀有感而後應謂彼百家之說不足掛吾齒牙間靜按其文吾能以理斷其眞僞然其於問學也略二人之學方且相詆於世未知其孰賢然而前之學有德後之學事有德先而事隨焉則其於學文也何有日月風雲天之文也吾以是觀其象山川草木地之文也吾以是究其理君臣父子人之文也吾以是明其義發悟以天孝信以人不滯於一曲則其動而有所寓發而有所應著於形色名聲之間如春之華如衣之章如天之有河漢如地之有嵩華僞無與於其間斯其所以為文歟故人徵之一日以書抵余且曰備員下吏思發其身嘗以學文為事輒以文號其軒文之說賁乎君子然後得之此軒所以有望於左右余謂君徵名數者也患在方志於學問今則然矣博覽泛觀知其不為區區之陳迹溺於偏見第資以為正為則其與余書言行之以文其身施之以文其政言之以文其理書之以文於後患弗為也予將有觀焉

清心閣記

熙寧之末始得徵之於都下方秩聰明徵名數不下先進之豪傑欲與之主頭角而愚嘗告之曰性欲靜氣欲柔惟豪去道最遠非愚之所望也後十年為長樂掾乃取五經之書百家傳注之說歷代之記環列小軒而讀之號文軒屬予記予嘗曰徵之進乎學矣取友於古人必能正之者何患其為豪哉及其去長樂為武義宰以優課聞患在考功方欲知其善最之所自繼而徵之復以清心名閣再命予文予蓋嘗曰徵之悟矣必以六經之言百家傳注之說歷代之記無出乎人之心也吾何獨不然蓋反而求之故為是名歟請言夫水止則定定則清清則虛虛則明惟道集虛外鑠之物中動之情不能為吾徵風亂蕩也然後天地之變化過則形入則冥不容一毫欺我此其清心之所致歟古者聖人之治天下也自其道心而達之道心萬物之宗典法之宗要凡目數之源聖人以其宗源有所均則為衡有所運則為樞有所奉則為統要凡目數計道之用則養卿士大夫而任之其

名位与圣人異其宗本与聖人同特其所得有小大所造有深淺而已得其全者為正使之治要又其次為師治凡得其小者為司使之治目又其次為旅治數庶人之在官者不得上与聖人相為源流以力事人而已惟治數之士養心而不盡遂至於放故三代學者內服百寮庶尹惟亞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自与一人志同而意會識大體能自愛其本同有所本故也微之勉乎哉清極而虛、極而明万物不足以撓之豈特百里之境物至而應事起而辨也哉論道之公治要之正蓋以是進焉

蓀光閣記

仲通之仕行三十餘年將歸老于林下治其故居為蓀光閣正視烏右左揖九仙回顧越三下瞰芳園寒治三山之氣象四時之聲色合為長樂之佳致登閣而盡得之元豐七年之季夏閣成明年得請歸休於其上然而仲通不取風物之勝宴遊之樂以名其閣而取莊子所謂注焉而不盈酌焉而不竭不知其所由來夫是之謂葆光亦賢乎哉是豈有取於水歟非也酌多於其本則竭注多於其量則盈微風過之則其清明不足以照水之在物也非酌之所虧非注之所盈萬衆生於一體惟水之所在然而出沒明晦有資於水焉性之在道也成性之本豈拘於事者之所能致哉嘗謂自明誠者明未足照誠未能立己寡於羣吏之列物引之不得有其清事干之不得有其寂二者未遣則彼之勢遂為不及之言不信之康不成之仁勇且与之戰怯則憂强則喜暇則安遽則撓躁則趨亂則敗憂喜與眞偽相奪蕃馳於其所不知且不足以自照況於物乎及其老矣上即紱乞骸骨棲山林閒追世俗之迭遷賞營生之紛擾列清樽環侍人琴瑟薦和倡優獻笑自以為得計皆風之過乎水也所謂酌焉而不竭注焉而不盈果安在耶況復長往於仕而不反者乎仲通不然昔於葆光也不獲為今於葆光也將欲為余与之善雖不有請猶且为說以相其欲況其有請於數千里之遠哉大哉葆光莊子為至人道也然而悟道在彈指頃自無老少之辨則余安得不以是期君哉自乎成心生乎成性本無所增也故注焉而不盈本亦所損也故酌焉而不竭與益与虧奚知其所由來澄寂虛一之中蕭然應應奚能逃我此其所為葆光反一而觀之吾未始有辨此其所以齊物君之老也物歸其清事歸其寂則

是時也可以无然宴坐而使攀緣不獲乘間自我觀其妙自人先其先亦孰與我患弗為耳從仕之人以偽遂事甚本者衆矣惟至於此庶幾其交始則登是閣者宜觀其名而考其說然後環顧而無累下瞰而感將有悟焉固君之賜也

日省堂記

思遠為丹陽寧運使許侯用其善能從于錢塘思遠至儀公廳之背為堂寓焉聽斷後先寂然宴坐省其所受之善惡所存之吉凶所為之是非所行之得失然後出莅庶事命之曰日省堂自為詩述其所以命堂之意焉予記予謂百里之長出莅庶事而造盈庭情偽關通期我而後平庶司羣吏後逆同異期我而後決新物故俗邪正相奪期我而後善飛蝗潛盜乘時伺隙期我而後殄芟務慑之以勢制之以法肆意以行其情暴氣以作其感擾擾之中以物應物以妄对妄焉有不敗君子以謂萬物皆備於我不患万物不治而患我弗之省世之人所以喪此万物有能競之者其蔽有二不患而欺不信而妄先自恕己在乎無過之地及以欺妄訟物万物於是乎喪然則彼且與物相為流轉焉且以長民哉曾子曰省其身欺而不忠乎人妄而不信乎友忠信性之德也欺妄德之賊也曾子去德之賊以進夫德是故有仁以資勇有義以養氣故其應物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万人吾往矣然曾子之孝豈求外之邪始於日省吾身終於自反而縮蓋雖應物之際猶不忘乎自反始弗之省今雖自反何以為之應邪由是而進乎道欺妄無心真實有性人非世習不能輙易其守然後靜得以觀明得以照推而上之會而一之可以合有萬類貫通于古豈持千万人吾往矣哉今子之所省去其惡不為善之累去其凶不為吉之累去其非不為是之累去其失不為得之累則其所受所存明白乎其中所為所行明白乎其外万類感我作復合散在乎度量之間豈能迷我哉由是而上達并期四者而忘之其為道也孰禦嘗聞思遠最多讀書百家之說能道其詳勤於政事湖山之間罕見其跡今由是堂將見其為孝日損異事乎多以義制事異事乎勤扁舟湖上乘興偶往碧落雲蓋清虛相照擢毫伸牋寓以見其志付之詩筒予有觀焉

坦履橋記

縣令知其所以為政邑人知其所以為善二者相遇

於邂逅則是邦也常有惠民之最利物之功可以書焉元豐三年予訪九川諸子飲于于橋上諸子為物為德為身為義皆善士也故於一鄉常能以惠利相其大夫此橋之昨自乙巳抵壬申二十有八載土木之工風撼而浪擊壞固無足怪者濟道違來為是邦則橋安能獨葬哉濟道乃与諸子經營而言曰昔日之制對峙三十六柱上負如鼇山下与驚湍怒濤争雄弱之力奪安危之勢如之何持久故歷十有六載而壞為今之計易柱以疊石飛梁而過秋夏之漲暴集繼至自由龍門而下無与競者庶乎其無患也數予謹如命不日而橋成屬予記予感而言曰昔者諸子會予于橋上是時暑氣方蒸水風冷然過之一洗其煩襟酒數行言笑相續則予之於坦履也蓋已有分耳豈特諸子哉今此而西上偶与濟道聯名于籍中及去為寧幸在諸子之縣鄉共安濟之功除病涉之害復為坦履而作是予之記果應其會故援筆而書曰惠不与力計利故無窮橋不与水争力故可久然則縣令之知為政邑人之知為善宜載而告于後云崇寧二年九月二十二日記

琴軒記

黄子開軒于林下以琴名軒琴不在焉以琴為心而忘其器者也琴之為樂簡而清易而和意真而明感人也深而幾於道今子之遊是軒寂然宴坐煩襟既除虛室通開心与手相忘聲与絃相失精意妙思之中自有簡易之奏清和之音由希夷之境出虛無之鄉入松流水之聲墮吾左右前後若有清風之游吾煩也泠然而過之莫之留止復歸於無有嘻琴不在焉豈其真不在耶不以指得聲不以操得曲存乎精誠微意之間等為大音出虛而入有然則無絃之有琴者尤未能兼忘之也予觀黄庭内境特以琴心命文欲其掃蕩厚累變調諸真會于中宮以協四節予之名是軒也亦有得於此乎然而子以聲聞入道已在乎寂然之中自得而并出焉与夫聞道之流遊戲之士枝派言句轉换風力徒務接人莫知為己遂外而棄其中徇末而喪其本去道遠甚予其進焉乃并妙思精意都泯于至無而會于道与諸真遊安用予琴軒之說耶姑以為前導焉

崇寧万壽寺記

上即位之四年歲行癸未九月十七日大臣奏言天寧甫屆專土傾心仰惟佛乘化導群品倘俾紹隆景

上之法則必增裕無疆之休臣等伏請天下為賜寺額以崇寧為名勅如其請十月十五日臣与其屬奉詔切謂欲建佛舍老子之宮以備四時焚修潛致灵既來介天子万壽其地所在必求山川會聚之鄉仙聖所藏之境有所祈請乃能協應今當卜地于城南之郊有山號稱雲門前此仲秋之社臣与郡人出遊躡十八級而後造絶頂南望雙崖出煙雲間対峙而中裂可以引車騎蔥鬱之氣龍絡上下如見眞人奇士神深而氣爽自其巔垂兩支數十丈下至于平原如人之伸左右手前抱其腹臣顧其屬曰南山之麓宜為浮屠氏老子之所寓然而未有卜之者豈非有所待邪有老僧謂臣曰此大雲門也今㝡北峯蓋其小者臣歸取李清傳而考之始知大雲門乃眞神仙之窟宅傳言清与姻族鄉里為別邏明大會于山椒然後揮手辭謝徑入洞中東南一穴约去三十里望見山川景象煙雲草木自是一境不類人世遇道士四五人謂清會當至此但時限未再偕開蓬萊衆聖令邀諸眞赴上清會諸眞既往戒清恪勿開北扉而清輙忘其戒見清如在掌上起鄉里之念後送人間訪其故居子孫已歷數世矣後為太山遊不知其所在此其大略也然洞之在山椒明矣今不見洞豈待有緣而後見歟左一峯有塔眞其上號黃金塔刻僧俗名姓揔二百九十人名与字甚古是果与清為別者邪自隋開皇四年至今五百有餘歲社日之遊人多往北峯而清所寓乃棄之寂寥處臣方以此興嘆後一月識奉崇寧之詔臣顧其屬曰前日之嘆豈非其兆歟捨此而何往遂往相焉更見前抱右支再引而北回視大雲門相揖于山口如蓮花狀此所謂小雲門者開元中郡守有投龍璧于此以祝時君之寿乃見祥雲五色或塔于空中有記存焉而况大雲門乎哉當見衆聖諸眞共貽無疆之休以資 陛下万寿適然契自然之會非出於私意而為之也其為應也久其為祐也大是宜為寺當与四方名山福地之有禪林寺爭名于天下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記

閒古堂記

熙寧辛亥予為蕭然進讀書閒古堂上堂在縣圃之東北隅與翠陰亭相望堂之虛靜可以清人心高明可以移人氣大夫於此引兩造趨庭吏指呼弊斷使夫倚而視者有戚仰而觀者有惧頓不尊歆不然邀嘉賓列侍人琴瑟竽笙奏乎堂之前倡優訊戲陳乎堂之下歌吹降升獻酬去來笑語斷續習不爭之射行無算之飲醒者歌醉者舞頓不樂歟而今無所取於斯二者以謂所尚者不高則外物能勝之所養者不固則外物能亂之孟子所謂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得志而為之盤樂飲酒馳騁田獵得志而為之此所尚者不高也為行道者不過管仲而已塞門反坫足以居其志雖有王佐之才無能為也孟子所謂向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而為之向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而為之此所養者不固也為學道者不過子夏而已紛華盛麗足以動其心雖有可上之性無能為也且夫簿書之煩安足以伸吾才樽俎之欣與夫外物之來寄者安足以充吾志在彼者皆我所不為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則安用是堂哉宜夫取聖人之遺書歷代之記百家傳注之說環列乎坐間究知古人之行事偶一日有為則推為康世澤民之術文以應變武以戡亂萬物和之酬於手撓頓指閒無所疑怍然後伸其才使夫屈者以伸廢者以起匹夫匹婦莫不被其澤又得天下之才而教育之然後償其志于爰大夫能命是堂未有能道其志者乃識言之

佚老堂十景

佚老天也世之老者其識無所悟其情無所寄閒居靜坐四體不動往往與惸之心生寧復且逆其志而已志於利者則苟得勞之志於名者則僞行勞之志於壯老不死者則凡可以圖生者勞之悲夫去根遠矣復競其華而務其實柢本弗應若將為槁壞是謂兩喪魏子為佚老堂翼之以于景于堂之與為書室于室之右為琴閣于閣之東為松軒于軒之北為竹塢于塢之西為月庭于庭之南為風牖于牖之外有山謂之屏山山之下有泉謂之盆沼沼之傍有廊謂之吟廊廊之隅有榻謂之醉榻以書抵予曰有是十景以示佚之有所寓焉予謂魏子能寓其佚已賢

於世之老者矣然而所以寓其佚者予知之乎人之心適理而樂生淂趣而憂辭夫苟未能以書覌理以琴求趣而徒卷舒句抹區〻頫指之間終日不釋則琴書之情弊矣是豈能寄能佚乎役思于書運意于絃其樂不能無故予姑舍是出对松竹山泉之間風月之地更新以遠焉松以堅而高竹以虛而直堅則不可乘虛則不可累故壽於他木予特愛其蒼料仲騰碧玉森列風月之中玉箭駐雲金鎖隨地幽人高士倚其幹而蹊其影神也譁然有紀塵技俗之態於非予之所寓也風吾氣也有無之中去復不停覌其起發于幽谷披拂于寒林而後泛濫于戶牖蹠而行之則過之也微社吾煩解吾醒而忘吾倦精爽御之而往可登太虛而遊六合也觸之則鳴擊之則攻或扶或揚逆當其衝使人開結而不解然而我將遺吾筋骸而抱吾二則是氣与風同歸于太虛焉能為吾利害也哉月吾性也水以清淂之以濁喪之天以霽淂之以陰喪之然而月也無淂無喪自水取之自人覌之而已西方既升予坐庭下而淂之莫不仰霽俯清惟恐濁晦之喪吾月然月之在人心久矣而予獨不恚心之為月害乎山若仁也水若智也一之狀如屏是天予遺予以所依者邪沿之狀如盈是天誘予以所容者邪覌山而思仁居仁而不能依則危覌水而思智用智而無所容則亂吾之望予善而能安豈時截嶭之峯清泠之泉能適其情者邪予勉以佚歸是八者之理而寓焉然而閒適之中豈能忘言以瀉其理哉則予當步吟廊八者之理感觸而獻吾前乘之以危韻發之以中聲數聯淂意一笑破顏南北其簡廖和盈軸予之吟若是乎雖然八者之理佚之所寓不使佚遊而樂荒佚更而志放如斯而已矣以理自賢以言自著豈老者之務哉宜務合理而會適去言而趍默遂還本根而後已則予當登醉榻始奉而和再奉而酣三奉而醺四奉而冥攀緣一斷然後遺我於混沌不知老之寓于形佚之寓于理豈復有八者之異吾堂哉予之醉若是予未可知也夫予知未果知其為人然而能文以遠之不亦過乎壬戌之冬魏子為佚老堂即乞詩于延平予方治行而東未暇作也葦舟相隨泝流而上凡月餘日然後淂予詩于建溪後年刻詩于石走僕數千里獻予于都下復求予言十景予回魏子真好善者也夫人間居歲晚無原壞之佚則与其子孫從事於宴樂苟盡其年豈復

有志於是哉是必有所見者故予惜其所寓不如是也反從於景終無所關則是十景何益於予哉故文為之書

默室後圃記

友人即默室後為小圃壘拳石為山鍾句水為池植四時花環圃之左右其花十餘品而春居多也默室之中盤据而獨坐寂然而言忘兀然而形忘杳杳為天遊寄於見象之表不知其有物也及其意與道相會道與意相失於是而下焉閑目則欲有所寓垂縢則欲有所適乃之圃之中諷遺編鳴寒絃銜素盃戰枯局聯詩篇點花數與忘形交於此為談笑以寓道情之至樂花之氣有幽香花之色有淑質彼株榮此株枯後者開前者落於此知物態之多變然則圃雖小而仁智者寓焉則圃甚大矣雖本廣圃名苑絕景盛賞而與之較彼特有物耳使廣圃名苑有甚可愛然而無君子樂之則人之情變而物之態改雖絕景盛賞有時而不足愛也惟君子之樂不在物而物者特其樂之所寓焉又奚圃之小哉

安肅軍建學

孔子廟徙城之西南隅行七十餘年矣有事于祀學者往往陪位而去無所寓焉慶曆中天子命之教於是請者有堂學者有齋雖然甚隘而陋但庳而生不過數十人歷歲月受風雨遂浸以壞學者如見荒郊廢宅氣象寥落庳不暇暖散違城關之間吏有官舍而有城壁而學之地受制其間雖欲闢而宏之不可得也元祐之初太守高侯遵禮通判黃侯敏用惡其甚隘而陋不足以受學者拾地之遺利得金百万獲即北城之東南卜地而營之建作之前下視郡正門在中復設外門以衛之偏門以翼之諸生奉贄而入舍菜于殿鼓篋于堂其負者于齋待次者于館食有厨浴有室職事之位備焉嘗考泮水之序雖言僖公能修泮宮而詩之辭不言僖公營搆之方建作之制而言泮水之上小大從公而往公與先生君子行飲酒禮謀事率衆內能欽明其德見於色笑威儀之間文武之事有可法者下觀而化故其詩曰靡有不孝自求多祜及其從事于淮夷其靜也不吳其肅也不揚其安舒也不告其循理也不逆弓矢事徒各致其用以戰則克故其詩曰既作泮宮淮夷攸服此僖公之所以修歟然則二侯之作可謂知務者也果有意於詩乎人惟椎朴未偶不可觀感而化其中實

故也嘗聞燕國多悲歌感慨之士遺風餘俗猶有存者聞君之善教豈無慨然而興者邪靡有不孝自求多祜能為其君之用何獨至於魯國而然哉元祐己巳仲冬之望日記

含清院佛殿記

有釋氏之宇其名曰含清其年起于唐之中和其地出于劍浦之臣沙至今元豊傳十一代矣佛之所寄甚弊且陋不足以致鄉往者之覲美幸甫之秋紹忠慨然有志易畢以高易樸以華蒙財于鄉節財于院合金百万壯其棟宇侈其皃象季春佛殿既事衆色雜華周回間列以悅衆凡之目使知吾佛之尊且貴不可易也然後誘以歸焉紹忠之意也然而衆凡之歸也汝能安厥止乎浮屠之庸者不過以為我計苟養其欲而已安厥止則未暇也予為其歸者言之佛之性其體也圓其用也光惟其所感宮殿樓閣戶牖階砌嚴麗廣博宝華雜枝翠影妙香不可窮既然而佛之榮華侈靡豈資於物哉本有高明之道清淨之德然後榮貴之不可幾及者隨其所欲而至焉雖然化現色相不可以為畔岸自非內遊之士安得而見哉則以金百万壯其棟宇侈其皃象又出宝玉之所現者与衆覲焉知佛之清淨故致莊嚴之居知佛之高明故致微妙之相紹忠亦當以是告於歸者云

公餘堂記

千里之民有望於刺史者其始有事焉皆求循理而復必待刺史能為禮義之政以應我其次有情焉同欲及時而樂必待刺史能為礼樂之遊以導我然後如其志不然遂欲作民歡聲和氣以却虎蝗以消霜潦以散盜賊以登桑麥收循吏之名實未知其可也然則為刺史者不亦有道乎有駜序言信公君臣之有道其詩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所謂無不為者也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所謂無為者也自無不為以至於無為其賢人之有道然而在公明明不至於苟勞無以自逸故其詩曰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鷺于下臣之集也醉言舞樂之至也在公飲酒不至於大肆無以自守故其詩曰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鷺于飛臣之散也醉言歸樂之節也有礼以制中有樂以導和人心感而天時應故其詩曰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貽孫子然則公餘之樂惟有道者得之有政而無樂不足以有感而況為樂而失政与夫二者並廢乎哉是故晉信公既失道遂不及知

礼之所在唐之遺俗憫其勞苦頓瘁老死而後已故歡之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荀使信公有樂其本不出於道易為物所溺故戒之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然則政与樂信公皆未之遠不足以望魯豈待較而後知哉其侯為州謹始日与其屬振墮壞整破闕發隱姦遣滯訟未幾凡要目數各從其類綱紀遂立庶司羣柔承式而奔行遂號無事民則歲豊而義重吏則日閑而毋長始有公餘之計為堂于山水間折衝所臨大小之民從公于迓清暘翠陰欲笑遠近或馳驅于郊或鼓考于庭捿侯鵠立臺焉竊厚君子之勝負兕觥其觵不醉無歸是時斯民門無苛迫廩有陳積亦可以行樂矣故其從使君遊也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使君其無疾病歟何以能為樂也當其酒行請歌有駜之三章以為使君壽吾知其無愧焉

三交堂記

自遊鄭君山居今二十載一日鄭君西來出于留題壁間二十四字言將移刻于石作堂以寘之願為之名昔于所賦以其形影適与日華邀遊乎曠閒之郊清虛之境徘徊乎舒長之時澄霽之晝踐乎翠華之林詠乎寒光之濱我与影與是非之間與同異之辨其誰抑吾飄逸之與累吾放曠之懷者邪和光之域彼已俱喪自得之達天与為地嘗觀李白对月獨酌之什愛其詞體有絕塵之思白得月而有聲影得白而有象醒而交醉而散其天樂也乎子之得日華也其自之得月歟子其以交名堂然而從為之交不能道三交之義則衆人之交也其孰以為樂必曰惟形与影得白則然耳何足道哉吾曰不然日之應良辰身之造勝境而影之在日中出其身之左右前後蓋有分耳若夫天時之变人事之感發於不意則使良辰勝境奔不相值寄迹而睽遠雖欲宴坐偶往閒每日華過回身影荅与豈可得哉雖然此人事之論耳子於此亦聞道乎大生吟而揮毫起舞而揚袖影皆能然及吾笑語感寓則彼寂然不可以致語是非其獨體吾陰乎惟形兼受陰陽而惟陰陽制之是故曦輪既西形影相失一日之变也一行一歸盛衰相繼百年之变也一日之变影也而形果免百年之歸乎則是三交何其幻也形与影固幻耳日化幻者也夫知幻之所自出与夫非幻之所在乃可与言道蓋日潛運陽中之陰以配陰中之陽造化万物故能以死生

与其形以隱顯与其影形吾舍也且不得而有之况而影乎哉又形之幻者也至人盖以白之所对子之所交一而索之还用其生哉者修之使至恭之使就天地之運四時之变万物之理收攝會合存乎秋毫之中置影留形与日貫乎今古而在也不亦妙乎嗚呼衆人形影有待乎日而彼至人日致其用則子所以名子之堂其義豈止於覩日而待尽者邪子其求之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演山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記

風月堂記

風月在天之景也泉石在地之景也草木花實在時之景也三景之為物最能適人之情又有能累之者故風月泉石常為好清者之蔽草木花實常為好奇者之蔽泉石風月草木花実彼豈有意於累人哉惟人不能以道取樂以樂寓景而景授吾所樂而已遠景則無慘覩景則有數人之情莫不然子山得洞於梅嶺洞之中基而為堂累而為臺穴而為沽以花名洲以琴名泓以鑑名石以鶴名亭以錦繡名谷其類不能尽言之所命則讀莊子之遺言故以南華命洞所適則慕堯天之遺風故以風月名堂子山於此秉興而閑行興尽而宴坐与所交遊從事於文酒間以度其生焉或謂子山方命莊子則宜内觀無事外遊而待風月泉石芳菲草木而後得其樂無乃有累乎予謂不然苟知吾形与景皆非真物以生寓形以樂寄景志不存焉何累於子山坐堂之上有物泠然過之或披其襟或揚其袂或撼其佩拂其纖埃掃於帷幄之間吹者清煖者和回旋斷續在吾之左右有物

皎然而下与泠然者相得於廣莫當是之時南華翁則能適然与彼二物為無情遊澄輝之中兩腋習習乘光御輿登于萬物之表而或者莫之知焉銀色滿身金波汗漫或燭吾吟牋或泛吾酒卮潔雪吾神形見吾影而或籠吾醉魄而臥焉嗚呼泠然在竹則得自然之聲皎然在水則得自然之性爽氣皓色与吾行止之影忽尔而相得暫尔而相忘不可係著則知人与物非所覩者及其皎然者瞑而歸諸太陰泠然者静而歸諸大塊南華翁則亦兀然坐忘不知頃者爽氣之所吹皓色之所照与夫蒼顏華髮行歌自適於其間者果何物耶然則南華翁之興如是或者無慶焉元豐庚申之季冬崇偕郡人李泳北趣都下道出南浦南華翁訪于水閣再請予記不可辭也乃命思于閣上書遺之而去

重修澶州學記

熙寧十年之仲春韓公由三司副使拜諫議大夫請為澶州天子与之下車三日走隸人持仗物致崇於閣下权教授事澶淵之學廢置久矣公未來時士在城闕草塋于堂墉僕于溝畚庖不開鼠市于畫戟軍於此矣及公至止役人徒指工師整次舍備什物尭者扶之仆者起之弊者修之缺者具之堅茨丹腹頹瞎一新卿往之儒不日来至北方之學多在口耳之間若夫緒餘倫類意致神遇則得之鮮矣崇之來公親為卜日盛以講筵嚴以師席諸生鼓篋而進難疑答問發明先王之遺意精覈誦數俱嗜精義公日視學接之〻恭待之〻學如見敵者澶之民又知一命之賤有道在焉能使貴人忘其勢是可尚也往往相勉出其子弟而教之自公始矣昔時列國之君天子皆命之教然後為學魯侯以修泮宮而見頌鄭國以廢學校而見刺盖雖衰世學校之教無敢輒廢者嘗恠淫乱之衛國俗傷敗之中時有孝子仁人忠臣賢者廢興有命動静有理去就有義至於婦人女子其情有節其言有序不失礼義之所在詩人稱之何其盛也豈非學校之遺教猶有存者澶淵衛地也今之説者多言北方之俗鄙野不文無足觀者澶淵之士三歲一舉於礼部輒見罷歸不及論而官之且三十年矣是何此時王教之盛而士之可稱道者未能若衛之世乎非其才性之罪也常謂朴野之質无迂於道更易引而進之是故比方之士有出為公卿大夫者淳厚中正建功立行往往天下豪傑不敢先焉但

意其不及耳當衛之亂政散民流不可及止楚丘之父公一起而化之淫奔之俗遂不見齒於國人以公之達適丁于斯時樂為文公之道化豈難為哉時賀長材秀民出為天子器使後世不稱長材秀民之可愛而稱公

悟靜軒記

天之君子其靜也致道人之君子甚靜也循理與君以時出處以義循理而靜者也甘以中士自處悟靜之說無所予焉衆凡之流於天之君子不修於人之君子不學已故其心惟知有動寢則役於夢覺則役於想精魂情識閑見好惡晝夜相尋以逐乎妄雖然動靜天地之常理不可廢者猶且不得而拘之況其故為者乎是故是非得喪紛擾乎其前死生禍福驚懼乎其後彼既自棄吾復何難忘於道者慕天之至人而遺世之君子以謂道與物相為得喪徇物則喪道徇道則喪物蓋夫不知生之累為吾有心不知心之累為吾有形耳目者心之寇讎也鼻口者心之庭戶也其心有感則先為之報有行則前為之導且夫心者天之君也當為五官之唱約束以逞禮統御以歸道固其任也今反與彼五官更相為用惟物之逐焉能墮乎物是故慨然以興翻然而改馳者靜譁者嘿兼忘以返無又損而致虛猶秋之時萬物歸根復命宇宙清明物像隱顯真氣上升甘露下降吾方坐進此道與天為徒不知其為樂之自也將且藏用于冥固復出而為神化嗚呼悟靜而立道至於斯極也不悟而衷乎物可不慮邪張子開善而作者也求予文故書以遺之

青州學記

惟宋有天下天以子愛之而所以愛視民人以父懷之而所以懷視士祖宗之世士皆好古尚志喜名節慕忠厚有三代風趣考其所自蓋出於教學其設有二有示而教之者則以學校考察行藝發明其才德學校之士義理已省於胸中故其避行遂能顧瞻朝廷之向背恬淡者進則為之戒奔馳信實者進則為之戒僞妄蹇諤者進則為之戒諂諛廉勤者進則為之戒貪惰仁孝者進則為之戒悖逆觀化之速有如置郵之傳命其類不可勝道也得此術者已自有學養才之妙雖賴乎此然而學校之教未能發明才其德雖有外入之者在中不止彼又烏能受哉是故祖宗養才二說並行而交作之嗣至　神考則以學校

人才之所成始前未之詳加与儒宗講明道德之蘊發散微妙推於六經著為新説以後淺智使人不溺於博会歸于性分設二試以陟多士譬之由門而升堂由堂而入室勤莫知勞積善尤長行之上庠奧未及推行於天下崇寧改元　皇帝慨然有感將欲盡述　神考與斈之遺意乃詔有司講议以聞凢自郡縣皆得以為斈有斈者使修無斈者使置乃用三舍精擇鄉舉里選之法青在東夏實總八郡士以千數額當養士三百者雖有斈制度殊陋不足以副朝廷崇向斈校樂育人才之意逮丁斯時而弗之為是卒乎不可為也故具以奏繼而得旨舊斈在郡之東北隅郡人素欲移置文明之方恨未之遑因慰其欲营于城南得地百畝而治之固已有書其账於壁間者豈特乎人之欲哉雖弗之移不可得也堂黌宏延多士也殿貴麗奉先圣也翼堂有閣以藏六經环殿有斋以備三舍饌有廚浴有室客至有館物入有庫求我之蒙自誑之士從於人之胥徒皆有以處之嘗謂王道盛時四方諸侯承流宣化不敢私出道德以善風俗故命之敎然後為斈數法皆資于天子周襄先王之澤既不下流諸侯之賢者無命可待故魯欽明其德而有泮宫之頌諸侯之不賢者無德可明故鄭斈不修而有子衿之変風性命之理類為異端所蔽流入偏見不得古人之大體分裂而為八九以從事則害政以長民則壞俗漢唐之世未有能攻之者其斈失眞故耳道蓋不明歷千餘歲朝廷法度士人名節四方風俗由是不足以望三代雖有孟子出周之之季欲救其弊环轍而攻之境以無位與時遂老以死可勝惜哉今之斈士乃自　神考發明六經之要妙感悟其固有者尤之醉夢中俄聞帝所九奏自大虗而下洒然以異方若沉痾弥年偶獲眞人金砂霧散五内釋然而去體類能解散既去淺陋直行而前誰輙法晝有妙道之行者足以為老莊有明道之德者足以為楊雄然則　神考之相乎道眞為万世之澤也若夫才性之下者与聞性理之高明意未究会猖狂而趋尤新生之犢耳提而正之則教官之任也嗚呼人君所以為天下者其道有五其權有三何則一曰祖宗德澤二曰朝廷法度三曰士人名節四曰四方風俗五曰天下公論所謂五道也一曰兵二曰刑三曰財用所謂三權也先王以是入者相須而行維持天下之形勢牢不可破唯其上下有斈餘遺義

理故其愛足以積德澤明足以給法度清足以植名節厚足以移風俗正足以立公論由是弼敎而後有刑輔德而後有兵行禮立義而後有財用夫豈一侯國耳欽明其德且能得才有勇如虎臣有淑問如皐陶而況天子之敎乎當見成德之士如先王時竟立名節能為朝廷修法度移風俗立公論顯相天子之德澤上下一心本末相貫不容邪說異端存乎其間此其所以維持天下至於牢不可破者邪然則學校之効豈特要於文辭誦數之間哉宜書其說以示多士使知朝廷崇尚學校樂育人才之所歸而志于學

重修興國軍學記

昔有學在城之西北隅跨危巔倚重湖環之以衆峯流行者趍峙立者傾是時乃有學士大夫能以才德鳴於江表熙寧中或者以為居險之制為量甚微不足以容來學之士始遷于東南捨高明就下濕山馳而水注春之漲暴集遽至遂有墊溺之患士在城闕行二十年不登仕籍元祐七年之仲冬夷仲朝散得麾出守以謂學者為己以致道必志於仕則非敎者為君而育才期於有用則是仕不仕有義用不用有數然則學之所寓前瞻後據五行休王之說敎者實任其責豈可廢邪而況太守承流宣化必能使民知禮義成孝欽然後其功可稱知禮義成孝欽必出於陰學校延儒生講明先王之道教發揚天子之德澤然後其俗可變敎育之地苟非學之所安地里之所宜何以称太守之任哉遂出養士之餘財推我圭田數十頃近學于故山以為昔日之所痛在山之絕頂今寘其腹為流行者趍峙立者傾其利近之於是太守時與諸生為賓主禮講釋有師博約有朋檢束之有規劝沮之有試各就其才以待一日詔下獻書王庭上備天子之器使如是而為太守不亦賢乎古之循吏為事業雖不同及其建立學校卑其縣邑子弟而敎之不可多得文翁之化遂冠犨吏蜀比齊魯後及武帝之世天下郡國乃立學官茂異徃出與造功業制度後世莫及文翁實啓之然則循吏之名能盡文翁之德乎蓋未之盡也夷仲之為吾國其務及此雖不求乎文尤書之況其求之乎元祐甲戌之孟春記

太平州蕪湖學記

崇寧元年仲秋天子思欲推廣　神宗皇帝三舍造士之法詔講議司條具以聞本司奏言先王之時比

閭黨族之閒莫不有學所以明人倫厚風俗及其成也無思紀禮莫不好德伏請縣邑皆得以置學越十月承議郎知蕪湖縣林修奉詔涖事前此所建適如詔旨第舉閭里子弟來就教育推布教條考應如法將升于郡學而使郡太守有以貢焉乃其職也鄉教之設黨有庠庠者養也以主乎造士遂有序序者射也以主乎選士兼斯二者而有之學也此學之名所以施於國數黨領五族之衆先王之政已能使有相保之智相受之信相葬之禮相救之義教而化之猶以為未也中有庠焉則養其德而成就之也遂領五縣之衆有州民之仁足以相賙有鄉民之恩又足以相往來五常之善於是乎備矣中有序焉則觀其德而選取之也自黨遂之教廢庠序不設約束之規既以疎漏修學之士多在城闕不及前古遠甚矣而今之州古之國也縣邑皆得以置學其亡黨遂之有庠序數昔時大夫富其民有術屬其民有政養育有道考察有法升移有序故其造士道德同宗本末相應未始有戾焉方今朝廷權行三舍考察之制凡目甚悉必得為宰者運量乎其中在士有累於貧者有所資有累於事者有所代積漸涵養視成論升出於優

游而不迫庶幾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其源存乎鄉里而已此正天子有望於郡邑者也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十八

序

卧雲先生西遊序

昔聞江東之士有得方外趣者棄絶其妻子遊荆湖間寓居武陵溪上為卧雲庵吟詩以自適讀莊老釋氏之遺書意解而象忘步趍絶塵若將不可以幾及者後求其人則曰先生姓某名某予聞其風想見其為人十年於此矣今予為太常官先生由桃源得道友適然而西將為嵩華之遊予謂有無能為而逃於隱者有不可為而權于隱者有翫山水之勝而溺于隱者有以高尚遨世而傳于隱者先生之遊皆非是也無能為非其才不可以為非其時遨世翫物非其志以謂智効一官特為声色勢利所役為物者細不能為我者大先生下視此屬以為不足為而不為者也以為道与物相為得喪惟道之従則喪物惟物之従則喪道方其致道不能以吾嗜欲情愛寘之義刃之上割绝而棄之是人望道而愈遠者也孔子佛老之垩豈一世之積哉盖嘗無自而可矣今而後乃能無人而不自適焉及其成德不為緣累所制則市塵鄉閭之隱与桃源嵩華無以異也然則先生之行非浩歌遠引窮日之力而去者異時江湖之上當復邂逅解顔一笑不然期於無何有之鄉同歸而盡焉

諸公紀贈子鎮詩序

范氏之孫不遠數千里扶哀而來見予于京師泣數行下繼而言曰先君之事其要見於銘詩其詳著于獄辭閩中官府之吏道塗小民皆能論說其故不必道也然而知已相与作詩紀德近百餘篇自惟不肖且隱身名不足以顯親尚欲盡得當世達官要人歌詠盈集傳信于後世惟執事最知先君之詳者願賜之序使得以贊見于諸公此孤所以來之意也予愴然應之曰人孰不感義此固其所欲賦者嘗謂過情之譽勝事之辭出交遊間溺于流俗之私好勢利肩笑更相傾動無以示其好遂至属文華飾偽妄借事以著其實誇誕于世歌頌以悦其生誌銘以訣其死天下皆是也故世之文人其言往：有愧于心不足以考信今使諸公相与作詩以遺子鎮之生死非出於勢利也非得于肩笑也感義而後作也元豐元年春予自京師还閩閭里間長老道羣囚之得子鎮譯零而言曰吾屬墮陷穽中安所告語今幸而佛出我得見天日無報德之地嗚呼子鎮会或者不孝道乘一路之權為顯要計猶慮黄海無窮之利雖空八州

有限之資不足以邀其欲也輒用屬為胥胥徒臧獲聽得以訴其主少不如意東易為人謗書夾道發緘下吏便以為據逮者虎伺捕者鷹攫獲其屬十有三千逮者以千數乃有劍獄環頓有才之士赴我頤指剝骨刻意弗集則必羅事而織之有辨必溺讒用子鎮然而是時咸謂並行豪奪立至柔者臨臨智者悄情恐不足以自全子鎮用才見知毅然彼已不顧引因覽按論情之過故觀事之要條於釋去留者三四十人耳彼知其才可任而不知非義不可以撓正子鎮如其違忤風旨必至于豪奪而亦知人情不可枉以就法志節辭氣屈窮以死不少為暴吏屈是可賦也當聞無愧之辭自天理之所感必有瑰奇陰絕之語出易直誠懇間以為子鎮光焉雖欲自禁其清不可得也寧復悟哉子鎮富聰明強記識篤風義善文辭覽庶獄案一過能道其節目見孤遺女輒取而嫁之此子之所親見也世之人有是矣或為名而作觀近乎之事下臨萬仞不輒為非義動其心信乎其中有主者由是而推之何為而弗正朝廷方去浮薄小人思得君子矯俗以歸厚然而子鎮往矣可謂真不幸也

東林集序

律教之設潔人之污束人之肆使人承戒自肖常若神明陰在其旁檢察其不如法者人非世習不能攻其坏衛輒蹈其舍故人之於道也自其靜一而悟入未能勤于瞬息一言頃而得之或為嗜慾中敗而或老死于勤若無所見者蓋其進之也久則秉之者得關為佛以是未之至也復為禪教引物而感悟之關堂升坐隨問而應迅機激電妙談闔鏁而或寓之形容之間聲意之表示人莫窮壁立萬仞而學人者豈易得哉當如飢鷹伺肉游魚見餌饑而取之已吞而滑已挐而奔或者尤求餌肉之所在禪之為教不亦至乎自非人我兩喪而會于道形骨俱融纖毫不染不能隨感而應隨應而悟焉往定之中少為形物蝕其明而掊其瑩則逐留滯落著其机不足以發其樞不足以運其鋒不足以斷則問者烏能取應者烏能用哉蓋世人之于道有見而知之者有聞而知之者未必皆有受道之質行道之志是知而已此尤不可以多得或者非實有所見聞竊佛之言而駕之以敏達歟固後學此又其末流也然而學者果欲知之乎以其利害探其所養以其死生觀其所操則其情偽

見矣照堯禪師予同郡人從黃龍遊嗣第十四代升堂演法有臨濟慈明之遺風門人録其語以序屬予予与師未及相見得其語録而讀之所謂迅机激電妙談鑿鐵人我兩喪而会于道者也不知孛者有如飢鷹伺肉游魚見餌俄頃而取之者乎觀文王公以為東南道法之冠豈虛言哉始遊宝峯起應東林之命惠遠法師常言七百年後當有肉身大士更吾道場東林始以律居蓋自遠公而後其教廢矣今天子詔改禪寺而師遠來為第一代演法以遠之所望而考其人以遠之所期而推其數皆無庚者然則師之作其天人之会歟始者諸公迎師于泐潭避命而逃之走五百餘里而後得師於清江山谷是豈得已而求為之者耶其言蓋為應物而設推吾為佛之餘以遺其類者也嗚呼世之覌是録者能以耳視而目聽之庶幾有逮焉

送黃教授序

閩中山水之聚水甘而山秀居民之域旗劍排空人天在鑑能使过者皆欲寓焉氣象之中含蓄奇秀堙鬱而未發者不知其幾千歲蓋自唐德宗以前未當有進士其後雖有歐陽詹徐寅輩相次而出特以文鮮稱聞于天下未有華顯者又二百餘歲矣雖然豈人力所能為哉盛衰之數然也自有宗閩中之士始大振發温陵建安先有將相出佐眞主方悟莆田有山圍銃而中峙居民四望而向之號称壺公昔有異人之識以為水环其山當有通顯之儒下副人望今未之見何也未幾果聞庸識者盖雖温陵建安莫之比也莆田之俊實吾宗人通丁斯時倒當隨數出而有為于世然則有為亦有道乎其究吾与万物同出於一宗雖物各執其末吾知萬物之理皆其一宗之所固有者分定久矣雖反一者出用成理為之長而已附之則憂騈割之則怨戚失惟中德之士無意于功名然後能為之長万物有不得已而起者吾以不得已而應之然則應數而仕應理而有為天之君子也太平之佐也子其誌之

荅大覺道果詩序

道家所謂还丹釋氏所謂道果皆明大道之所寓道且强名而丹与果亦假以明道大覺兄示道果長韻因以知之予自辛丑之季冬由杭而之廣陵偶于天寧寺得御筆手詔以為沖虛無為眞空不二本自不殊陰此而廢彼豈朕之志哉天下始知三教皆本于

一道冲虛真空丹果之全體豈有異邪裏因言生意
之中和合有無以為神丹之嬰兒微如一黍以遊諸
天坐禪之中收攝色空以為圣胎之法身細如一芥
以藏須弥同謂之珠其大包含乎二仪其妙貫通乎
三界故曰天道一而已矣無為之修不知之證出于
自然吾無与焉見而體之也非談道之也裏謂太上
之後其傳丹說著矣不必論也適以詔旨緣佛之徒
而言之同組大覺所賦為之闡揚其心要世之釋氏
子以斋戒持律以宗旨說教以日用談禪以性見演
法執是四事欲進而為佛善士則務為福不过勞苦
以持行智士則務為道不過安静以守性然而此特
教中之事向上一路千圣不傳自在教外別有秘密
之旨必得可以出世之士而後傳焉達磨之得二祖
是也其傳已竟遂行而或隱前此四事乃推其緒餘
且以行教正如古今之隱者避迹方外得道之士大
者出入三界其次飛奔蜕觧然而三教所以立道其
本則一李者莫之知焉惟其談禪一教本末相貫談
禪者其末也見于外者也作佛者其本也存乎內者
也先圣之於李者姑以說佛接引之入候知其詳尼
以出世乃使收攝八閑有所付焉奈何後世之士類
蔽於性見自以為如此足矣更復何李大覺与之語
稍契獨知其妙有本及其至也非內非外故答大覺
長韻以示其徒使見其本無以異于道焉观予序諸
則思過半矣

言意文集序

道本於心以性為體以情為用志者存於心而行者
也意者思於心而作者也言者發於心而應者也著
述之士雖累千百万言反本而求之則貫乎一而已
言意之為書識惟為之根蒂才惟為之文飾记性為
之證據合是三性而本于心稟其可否著為羣言尤
之讀書万卷歷歷可引其文義冒闢洞然曾無一點
貫乎其中善观夫言意亦如是而已彼我之心一也
有道則通乎一愚不肖不敢以為有道观者考焉

順興講莊子序

楊墨之於道其迹近其心遠老莊之于道其體同其
用異圣人為我之心有仁以充其類則異乎楊兼愛
之心有義以制節則異乎墨君子之應物可遠者迹
不可遠者心楊墨以心遠於圣人此孟子所以得訟
其非而禽獸之嘗惟荀卿之罪諸子輙引老莊与彼
墨翟恼宗之徒同為無見者老莊所以致用之異不

及知為予甚惜之豈有老莊之高明不及時變必立區區之說投為一曲之士哉仁義之失至周而極為周之所以救其失者主于礼耳一只一居莫不有法一動一植莫不有政其仪三千其職三百六十形色名声与事变多無窮其行出于元德其藝出于妙道隨人材分而應之尤水之應物也方圓之形小大之器如法而歸為及其弊也王者之澤竭斈士大夫不得其傳或為形數所因世習所遷偏見小聞有如仲子之介楊朱之鄙墨翟之泛子莫之執中告子之外義者天下皆是也士之斈去本逾遠尤木之升然華盛于末為有不及其根者邪然則莊子之高其言与時盈虛与數損益以矯一時之不及耳豈私意哉審謂孟子之約言者荀子詳之孔子之罕言者莊子詳之荀子之於聖人其尤贊歟莊子之詳則異于是雖然老莊之矯绝仁棄義為太甚者豈以矯其天下者必以過高之言而後可救歟孔子以質之過者救文之極弊同其意也然而老莊之言不可非也亦不可以為典要孟子所以無一言以及之漢唐之季溺于傳注之說形數之中不自奮發流為污下蓋已久矣適丁斯時有能讀其書者同見聖人之妙道其言新美散在傳注之間斈者得之醉者以醒寐者以覺如在飢渴之時偶得醇醪異饌而嘯之久而不能厭也然而老莊之書復顯于今日其亦其時与數之所感歟斈道之士嘗患不知其本果知其本發為文章立為行實皆餘事耳有問者曰聖人罕言者得其一言而悟何俟老莊之書而後致哉予應之曰六經之書主明礼法而應萬世者也非救一時而已立礼也詳論道也略得其一言而悟為豈非豪傑之士哉嘗怪今之士大夫置己而求佛置聖人之書而誦其教夫由佛而知孔子者且不可以多得況能自悟于一言之間哉方此之時老莊之不可廢也明矣然而斈老莊者切究其流而為申韓之慘毒嵇阮之放達得其高明而求六經為斯善斈者也

余青字長生序

一氣之為五色惟青去本未遠四時之初也為物之少也柰何相推之理不得以常存當与四色相為盛衰代謝期於老死而後还子見天人乎其顏色華而悴之者潛改其髮方翠而班之者儀至造化密移浸以黃落草木之四時与人一生無以異而子乃欲以長生不亦妄乎然而知道之異乎物而遂之故不妄

知真之異乎幻而守之故不死今子知夫順五行而出則生人逆五行而入則生身者乎試用是說以究余子而子能悉具以告盖嘗聞之矣然則子以同名以體字學為化化者也果可以長生惟其長生不死故至于不生不死嗚呼其妙至于斯極也子其自信自將以副之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序

送刘至甫序

刘君聞善而趨者也一日相得于逆旅以其所以送學之道下問于不肖不肖方其從事于問者烏能語君哉然而問之勤不可以虚辱試為之語曰万物之理不同也其本同出于道聖賢愚衆之情不同也其本同出于性聖人以天下後世未能復性而冥于道則以其同然之情而應物以其同然之理而制事以其意不可親授于天下後世則有言以道其意有書以寓其言謂之六经非聖人作為是言也言其理之不得已焉後世傳注累數十百家未見其說當于理舍于情何也六经之意非聖人不可以說歟天人皆有是性性皆有是道聖賢愚衆當其未之習也未始有異焉聖人則率是性而有是道修是道而有是教夫誰不可說哉不能說者其學未至于有德耳是以易之失賊春秋之失亂樂之失奢礼之失煩書之失誣其說愈煩其失愈多是故章就而後以為通攻排而後以為長其辭繁多儷偶而後以為才美且夫聖人無意乎為是書也學者亦必無意乎為是說則書

之意可以会而得之矣其会而得之也安在遠求哉情与理寓之於法言天下之人蓋及于德性而思之人之同然者蓋見于性根其所以不同者于性之枝幹處有物蔽之耳夫六位之為迹也方為意也圓意虛而迹實後世斈者為智亦至乎心徹為德未至乎智徹思慮之來不出于虛一而實其意所至不过名數間故其所言皆私智也理不予焉其所得聽度也情不与焉难疑答問不能解其紛猶之病者塊氣于胷中無藥破散之至老且死尤不快也故思之于心而言則失之迂行之于身而為行則失之固特其智未徹耳深于詩者不愚深于易者不賊夫聖人之意虛吾之思至于無形之中則会之矣与其意会則未嘗見其度數之多也与其理契則未嘗見其論說之多也欲其如坐虛室之中默然而忘其声兀然而忘其形內為天遊寄于言意之表不知其有物也及其意与道相会道与意相失于是而下焉此可以言易矣欲其如在閨門之內房闥之中父母妻子相撫以恩相亦以情悲恤欢笑天人之際渾然而無間欲其如在朝廷之上鄉黨之中君臣之相遇朋友之相得賡歌都俞切嗟詰戒嚴而通莊而和未嘗有貳焉此可以言詩矣欲其論世之事變而言書欲其論人之情変而言礼其說沛然如長江大河或入于汜或岐為諸或別為沱而卒乎滄〻而東下無有礙之者然後為得耳刘君試思之人之心其同者神其方者志其虛者道其滿者理斈者之心為物奪去然後不能殊理入大道与神遇焉聖人之書迹實而意虛迹方而意圓不能与神遇則彼安能以方實之迹而及其意哉思則得之思之于心也去實則虛及精則明虛明之中廓然無物望見天則聖人之道知之如視矣蒙從事于此久矣有樂善而好斈者則序其說与之共為君之行于是乎書後此三年先賦于京師則當具其所自得者与予道焉不可隱也

師德字序

斈生之行甫斈子温陵以其名字乞言生以操制名子忠其為娟而後充者以師德制其字焉斈者之心得性之體故能定得性之理故能應能定則權利不能傾羣衆不能移天下不能蕩能應則動而世為天下道言而世為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則德則得此者也操則執此者也得其正性而執之其定也天光其應也天行莫能窮之夫誰無是性哉不能貫之以

誦數通之以思索有能蔽之者是故所見者一曲所執者一介始有仲子者仁義之實郎于毋見之間而熄焉彼尚為能充其類者邪然而得其正性而執之與夫天見其明地見其光無以異也及執其偽則一蚓耳其間得失相去不能以寸生知之才荀子所謂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為其人以處之者是致德性之道也可不慎哉可不勉哉

長樂詩集序

予自武林拜符往守長樂踰閩嶺道延平度龍津肩輿而南走兩山中與長江東西案據回抱相逐而下如游諸洞未造乎中虛也徒取之勞或俯而降或仰而登或直而往或旁而入凡三日然後次于水口乃得南溟之信泝流而上盈科而後進瀏游激灔遙望不斷解維揚棹平入天際南溟之信意其來遥周侯以樓越山坐視閩俗以領漢治而然乎何其來信之異乎常邪兩山之間方且盤旋未知其所止果何若也又兩日次于釣龍臺下始見平野万頃飛鳥屢墮山轉一環天垂六幕煙接雲連混成虛室千里外衛三山中鎮鐘磬林巒結歌井邑福起州名樂生郡號王任二君飛升蛻解之所秦人隱居榴花鹿徑皆在其左右支提雪峯霍童高蓋之類自古名存出于支邑由府而往次第可見予謂四方州郡類據山水之聚處自其四方而趨焉与夫劍溪之拱越山無以異也用言天地兩界皆有洞府人莫能游州郡人間之洞府也惟神為仙能隱顯乎其中長樂山水其體方正其勢環合又其秀者其為人間洞府之嘉者乎故其所鍾多為賢貴出冥華顯相次登用四真九仙往往与人為徒莫有知者蓋夫五行之在地理運至乎今方大振發龜延而有真仙沙合而有真相豈偶然哉予寄公外登覽山川氣象風物意態与吾才思邂逅相得發于歌詩日且盈軸故叙其経從游覽所以動予情者為詩之序云衆之性喜自在不能服膺予書伸紙揮毫形見意間所欲運耳然而自許其不俗故以長樂所為詞章書刻于石政和乙未上元書于府中之清和堂

劉應伯字序

予得簡言始于京師之逆旅齒方及冠有成德之風樂与之遊未幾散去後兩年復合于延平其體益早其志益高吾見其進而已一日簡言以予易其字而予詰其所以為名之意乃曰有浮屠氏出于祖父之夢

中者授予之生隨告其名而後去予感而為之說曰善人君子王公大人之出生也蓋亦愚下之流肖翹之類一氣而万形輪于匯ゝ之生死者是必有物寓焉而已予嘗現人形皃之所受意思之所向竊知其所自来者道降于域中則為聖人或千一或五百歲或為堯舜禹之君臣或為文武周公之父子五行數氣無足以言者其他或地降靈或物降精或天降象而或浮屠老子其徒之有天德者遇緣而應物不可知耳故元鳥之為商巨人之為稷嶽神之為申甫昴之為蕭何而長庚之為李白其類不可勝言常謂形與皃所在真與神所寄其来有所自者見其狀皃類多清奇古怪正色如秋和氣如春扣之也谷應觸之也山峙更無俗態鄙懷厭人之視聽然而天之大象地之大靈浮屠老子其徒之有天德者遇緣而至化于形數之中其中足以興庶民其和足以養萬物則為名世之豪傑而聖人者賴之以輔相者也或非人道之所為苟得權勢以宅民工孟子所謂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衆者此必蛇蛇之靈鬼怪之物出為人妖以厲萬物乃其時數之否歟間之山水大抵氣清而神邃浮屠老子之有天德者嘗遊乎其間靈蹤奇跡至今尚在神氣之至或散為奇物或萃為異人奇物之出歲為天子庭實異人不可埋沒也自唐德之後文學之士類能以事業見于天下所謂民与物所不能得者而得之者為之邪簡言南方之佳士無諸之國最多名山古来浮屠氏之為天遊者常在其上然而簡言之生得君于祖父之夢中者豈非為天遊者遇緣而至歟欲其致言以借萬物之求歟不然形容聲色之間何其仁數之多也嘗謂有自来者皆有所應若夫天之大象地之大靈浮屠老子之有天德者緣遇而化則其應世之伯者邪予故以應伯易其字焉應伯後日得志當行其言以興庶民以養萬物酬酢無窮之変則天之任也君豈能不為哉

黃帝秘文序

予喜方外幽径秘録虎丘子一日自神黃帝碑文見訪予詢其所自乃云客遊南安次懷化驛或者指謂此地古有神仙所瘞及夜陰發其地數尺得所瘞函開而示之乃黃帝皇人書莫知其歲月然而磨滅者多矣詳而集之始得其全文首者峨嵋之南黃帝受道于皇人乃刻其文于石秦皇得其文慮復有得之者遂焚書以愚其俗漢武帝時樵人勝超于山之

南邂逅皇人謂超汝應為仙見碑文否因言黃帝之所受會奏除書此以深遠其文猶在今當付汝超乃拜賜而躬行之三年还嬰孾髮變綠黟具以聞武帝詔見超進其文帝不問超不語下其文與刘安及東方朔評定其虛實超以神仪獻安々不上然而斯文勝超得之以还嬰刘安得之以成道或者以謂始皇驅山塞海鞭石成橋緣得此法若夫安超之効則予信之矣始皇妙用其神而然乎觀秦之所為未離乎象凡非予之所知也宣和庚子孟秋序

演山居士新詞序

演山居士閒居無事多逸思自適于詩語間或為長短篇及五七言或協以聲而歌之吟詠以舒其情舞蹈以致其樂因言風雅頌詩之體賦比興詩之用古之詩人志趣之所向情理之所感含思則有賦觸類則有比對景則有興以言乎德則有風以言乎政則有雅以言乎功則有頌採詩之官收之于樂府薦之于郊廟其誠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其理可以經夫婦移風俗有天下者得之以正乎下而下或以為嘉有一國者得之以化乎下而下或以為美以其主文而譎諫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誡然則古之歌詞固有本哉六序以風為首終于雅頌而賦比興存乎其中亦有義乎以其志趣之所向情理之所感有諸中以為德見于外以為風然後賦比興本乎此以成其體以給其用六者聖人特統以義而為之名苟非義之所在聖人之所刪焉故予之詞談請而正悅人之聽者鮮乃敘以為說

講齊物論序

爾汝之異是非之辨好惡之情親疎內外之分五者之類有我而立者也老少之異美惡之辨哀樂之情長短高下之勢五者之類有形而立者也有我而有物有形而有我不能離形去我之天而一于道及其道散而為陰陽陰陽散而為五行五行散而為万物陰陽之氣一清一濁一盛一衰五行之數一寡一多一逆一順而後万物之形或美或惡其質或厚或薄形質之中參差不齊不可以勝言也不能離形去我者于是輪于數囿于物盈虛新故則其理役之是非好惡則其情役之蔽于有則無為之对蔽于無則有為之对所是或能非之所惡或能好之情理之中參差不齊不可以勝言也有万不一而愚不肖者莫能反其本而觀之心火炎其中氣馬蹶于外智者相辨

以言勇者捆奪以力以至君且死而莫之悟焉且夫物之不齊天也而彼將与天勝乎何其不知量也天下之人均有一性其性均有一道吁之不聞未始有声視之不見未始有形無多無寡未始有數無元無黄未始有色而形名聲色有時而見于物者常無之中至理之去來耳是以万物為道一偏則彼烏能為之对哉惜夫世之人有物触道終身而莫之見是則弗思也草木有生而無情禽獸有情而無知衆庶有知而無義其出也同乎一道其生也同乎一氣一道無所不在一氣無所不通是故無情者或使之飛有情者或使之極一氣之化也蓋夫有生斯有性草木無情者也而有性焉則無不至矣况吾有知者乎且彼異類可以引而齊之凡物有对者又烏乎辨哉晝夜異時賢愚異德死生異途古今異世且可以引而齊之則凡有对之小者又烏乎辯哉有知乎此則道逍遥在道養生主在理矣及其冥之也是為道缺是為物缺是為神缺是為我缺吾不得而知之則齊物論為不能齊物者而作耳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序

資深字序

天下之人不能宏者有物累之不能深者有物窒之故其識非造理而得氣非資性而動識特見乎目前氣特發于胷中故其才用徇物以為偽以物之幻化遇適之繆妄言則數窮動則屢趣塵勞擾擾孰為是者嗚呼從有涯之生騁無窮之智紛莫能解可勝悼哉予欲李者以義刃去所累以仁器受所感宏者無边深者無表宏深之中大氣生于仁剛氣生于義氣非仁義不生烏有能亂其識者邪是故物至而應事起而辨感觸其虛一者不能率尔使動于辭氣常謂君子之酬酢淒然似秋長者斯成斂者斯斂冥彼有含而已吾見君子之容體如見秋色請明而簡靜無可撓者楊子曰其為中也宏深其為外也肅括此之謂歟故人仲通以括命名予以資深命字孔子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則何以哉仲通仕矣知于人矣將有無窮之变即君而治期君而復則君所以應之非俟予說而後諭者也然而仲通致予之文故書以告焉

書意集序

一日搜予殘藁得元豐己未所為序記放古律詩若千篇叙而集之號曰書意常回顧性分中求其所謂養心治氣之道立之以志作之以情有感而後動舍養而為意思一寓之翰墨則其所書者意耳不主乎言孟子曰不得于心勿求其氣之無趋勿求其言之無害故其七篇之書發于心氣之所養雖其立言亦如与人荅問之時近而遠約而詳不為艱苦軒揭之辭僕雖不敏粗慕其為言未之至也若夫採摭歷代之史百家之集巧語奇字隱與難見之事迣骫綴為文出入不意然後以為工豈其志哉雖然僕之意豈敢便以為不可易者尤有修焉故其言之是非工拙醇疵詳約期于绝筆而後定然僕之集雖累百卷謂之書意不可易也第以年號甲子辨集之先後云

樂府詩集序

後人多嗜為詩观其感寓無復古人之風趣雖使大師拾其遺者播之金石被之絲竹薦于宗廟奏于閨門族黨其能使聽之者或和而恭或和而順或和而親尤古之樂乎吾不知也詩之所自根于心本于情性有所感志有所適然後著于色形于聲乃至舞蹈而後已烏有人偽與其間哉聖人以思無邪斷詩三百篇所謂無邪者謂其思誠耳詩由思誠而作則聲音舞蹈之間特誠之所寓焉故其用大足以動天地幽足以感鬼神上足以事君内足以事父雖至衰世其澤尤在野叟閨婦羈臣賤妾類能道其志其情有節其言有序豈苟以為文哉今世之人天倫風度与古人所受同然内蔽于徇己而失詩之理外蔽于骫物而喪詩之志加美憂怨規刺傷閑適一時之私意先物而遷就之此徇己者也風雲泉石春花秋月与其情相適則酔酣歌舞揮毫而遂其後以寫一時之適与此骫物者也二人之詩出于偽非天理之自然雖請辭麗句有足愛者而實不及鄉唱之所感故後世採詩之官廢亦不足為恨也予方情古之詩不復作及讀君所為樂府詩窮其詩之未嘗在虚静中有物採之然後發也故其言有感物而興者有託物而興者其加美憂傷喜樂哀怨能道人情物態之难言者然君無意乎為詩也寓其誠而已故雖难言之物君亦以無意而得之意其言優游而有斷放肆而有節不可為畔岸也使播之金石被之絲竹薦于宗廟奏于閨門族黨必有應之者若夫内蔽于徇己而失

詩之理外蔽于既物而喪詩之志茲實難人之詩豈予所以待君哉

選佛圖序

以定發慧以靜生覺以虚致明天下之成心也成心之中有佛存焉圓覺妙明應化而化物無不鑑之有明汲其明不隨像生亦不隨像滅生滅無窮而鑑之明寂然不動也然則為佛者豈求諸遠哉天下之人皆有是心〻〻皆有是性衆凡之流為物甚靈鑑甚静披其一然後落着相蓋諸行邪道以聲色香味而有貪淫嗔癡而有生老病死其生也昏迷于妄想其死也陷溺于惡趣廢敗死滅尤或鳥獸草木之不若甚可悲也人之心成之則為佛失之則至于鳥獸草木之不若得失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而衆凡者不知惟心所致而求之他為彼既自棄而無憾又懼三塗之報其惡也貪嗔之中更遒厚利與佛之徒華其居厚其養徼幸人天之報且夫貪嗔既誤矣又肆其貪嗔誅利而邀福此與喪心而求佛者何以異哉其去人天愈遠其入三塗愈深至于兩失而莫之悟可不謂大哀乎且天作福之善者福之力罄而墮焉又況貪嗔而邀福者耶嘗謂聖人欲繩天下之惡也為之五行以懲之于顯明而佛為之言三塗以懲之于幽閒為惡者無怏于生則尤有幽閒之慮焉佛之有補于教斯亦至矣然而衆凡者知三塗之可畏而不知心實為之心之本未始有物也亦烏有二塗之罣哉為佛之徒者不以此喻衆苟以禍福而攘其利其利足以華其居厚其養矣而彼之心愈喪焉嗚呼佛之所懲為夫貪嗔而言之也其徒又致其貪嗔而益墮之豈佛之意哉方悲天下之愚衆迷誤而不見性其徒不足以發悟之又從其墮之者久矣一日德之自東南來及其所為選佛圖上至于圓覺下及于三塗之無閒在一念之正邪流轉之類夢想患識不可勝道也予謂觀君之圖者蓋雖愚衆之列可視而知矣世之為選官圖者使人有名利之意為選仙圖者使人有生〻之意若夫窒人性之欲而格正其邪見則此圖盡之矣燕閒之中資以為樂豈特賢于已者耶德之請予序其說予釋然慰其悲是故樂為之道焉

諸家詩集序

季文集諸家詩摘其佳什可以留人齒牙間者合為一集累二十卷焉予喜季文之所好又喜諸家詩格不同其要皆能造理而後發使各離為一家無所摘

去未必能為全詩蓋雖国史所作亦經圣人刪削始無害礼義者然則予何惜一序為季文道哉造理之辭有感而後作其尤万籟之鳴風有虫之鳴時欲今夫衆竅不同適遇噫氣而有感則有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其声之作未嘗同也唱声後先和声小大各稱其所受適其所感邂逅比竹之声椟乎有生之類上合乎太虚始有天籟焉鑿私智而為之非由天理而鳴亦烏能会歸于大塊邪今夫百虫之鳴有以注鳴者有以脰鳴者有以旁鳴者有以胷鳴者有以翼鳴者有以股鳴者声之自未嘗同也然而高下抑揚皆能自有節奏發孤館之幽破長林之静而与時態物色共為道途行客之悲傷閨門妻婦之怨望隴畝耕夫之勤劳騷人之幽致隱士之清苦及其時過理盡譬尤万籟之竅厲風而為虚是豈苟作乎哉鳴呼百虫之声万籟之鳴諸家之吟詠皆本乎一氣之所作然而万籟物之無情者也百虫物之無知者也尤為天籟之所待人情之所感而况諸家之詩乎其用豈勝言哉若夫六義之作苟鑿私智而為之則悲號竅鳴虫之不若也豈季文之所取者邪宜其書于後

六桂堂詩序

仁宗在位之二十五年春引貢士試于崇政之庭左朝议大夫范公是時始登第起家亦用淡薄勞苦教養諸子是以諸子惟知讀書求出淡薄勞苦之中不敢輙有他好乃克有成自加祐己亥逮元祐戊辰凡三十年其子峒崍峋嵎峣相継書名桂籍仕路之中或直閣秘殿或分符要藩未甞達者皆為邑令尹公告老帰第五子侍藥休送薦獻左右环列金朱青紫仰望志意顔色相為先後鄉人榮之公謂予八子三以恩補官而予及峒等以文藝為進取計其志遂矣其功成矣可以識之始望演仙峯為六桂堂諸公相与作詩導揚其事盛矣夫富民之家擇奇蓏逐什一（一云採斂斂拾奇蓏）卿舍相望天畝不斷羅金珠扃錦綺所入如輸所欲如取爭為豪華誇大閭里閙不知一不肖子侈出而擅用之朝喪高明之居暮為溝中之瘠無足怪者而公有詩礼之訓使自求己非特以為賢才又助吾君理物天人之所相其為富且貴孰為壞哉然則何愧于諸公之詩

送仲時南歸序

元豊六年衆与仲時相谓于都下出其所論特務九

數十万言獻于天子其言大抵中立不為畔岸如欲速售者惜夫無左右為之地卒不報九年而後歸農家貧親老求為祿仕其責尤輕于無後仲時之親往矣不為祿仕其責不與焉然而不以無後為急尤急于仕何也予應之曰仕將以行義也孔子曰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不能行義于天下則其身與名何自而立哉此仲時之志歟客難之曰無後則是絕其親也絕其親不孝罪莫大焉尚能為其身與名乎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娶則有後不娶則無後不亦在我者乎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始其教也名不可必揚身不可必立不亦在外者乎仲時不以在我者為急反急其在外者何也由在我者而充之為身與名遂孟之所不能賤者也烏用其在外者為哉予曰然予始僕之仲時之有是行豈非憤然而改歟豈非有志于其後歟夫棄山水之勝處託食逆旅自顧其後形單而影孤孰與其歸則得所務者一得所樂者三之為知哉其歸也攜古書十餘篋環而觀之未聞而意新有得而言棄論世取友既往如視不知俄頃之有千古也坐之樂也石溪之上扁舟乘興戲游鷗弄流泉卧聞蓬雨之声如適滄海登神山不知其身之上下乎波濤也遊之樂也甕粳而炊縮釀而酌罩鱸而膾形骸之外笑語自若朋友往來之樂也夫得所務者一而得所樂者二已向乎通矣行義之仕往往亦已無意而得之然則送子汴上解維千里乃所羨也非所惜也其自為哉

章安詩集序

昔覽古今詩集至數十家各言其志與其才思風韻不同故其體甚衆高下長短不可一槩而論也章句之作有自優游平易中來天理自感若無意於為詩者此體最高誰敢可許如桐貴人久而益愛之清奇佳秀無所不有又如大堤噫氣以狎衆竅俄会于大虛然後有天籟未常容力焉是豈一律之所能制有心者之所能為者耶有道者之詩也其餘或出于清若或見于平淡或莊而麗或細而巧或健而豪放或俊而飄逸其間或能明白成熟言盡而意有餘偶有古今人未常道者盡于羣體中又其志也雖然論其文辭而已若夫趣向之高下學問之精粗器識之賢

否求其志節之以礼義莫能逃哉豈特見於區區章句之末哉或傳示章安詩一編以序屬予而予閱其詩久矣会眼病未能詳观故叙詩家數體好事者由吾序而覽其詩可以命章安矣不必待予親論而後喻也

陳商老詩集序

讀杜甫詩如看羲之法帖備衆體而求之無所不有大較乎有詩之道者自餘諸子各就其所長取名于世故工于書者必言羲之工于詩者必取杜甫蓋彼無所不有則感之者各中其所好故也然使諸子才之靡麗者不至于元稹淳易者不至于居易新奇飄逸者不至于李白寒苦者不至于孟郊譎怪奇邁者不至于賀牧商隱輩亦無足取者安能得名于世哉故無諸子則不知有杜無杜則亦不知諸子各有得焉長樂陳傳商老為人俊逸不就束縛能飲酒及書畫加袖中已有文章名于士大夫間每于坐上引巨觥取大醉有索詩者走筆立就不復留思至十餘篇而後止其譎怪奇邁處髣髴賀牧商隱輩間見風思飄逸絶塵不可追及有謫仙之遺風雖然卒以其譎怪不能俯就有司法度少年引試崇政下第流落南鄉遂老以死無令狐綯吳武陵為之地可勝悼哉其友涉濤仲時出詩集若干卷以序屬予故予因論唐人之詩以明商老之才覌者考焉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序

講周禮序

天理之有盈虛人事之有邪正天下後世類不及此務盈以趨凶邪以致亂夫誰不然先王之於愚衆吉凶與之同患以義寓之數而告之以禍福之理於是乎作易邪正與之同患以道寓之法而制之以上下之分於是乎制禮三代之世皆有此書夏之易曰連山商之易曰歸藏其道未全夏之禮則立忠商之禮則立質其法未備夏商之君豈不能一日而預言之而典謨之書行吟詠者樂而雅頌之詩作則聖人何俟於春秋哉二書之教不行然後三頌之次聖人以魯望周周不可望也以商戒周周不可戒也聖人始即書之後絕之以秦誓焉然則春秋安得而不作邪方今聖人立政造事追復成周之法五經之文始得先生臣儒訓而發之分布儒林之官造成多士五經之教固有先後之序緩急之勢則周官之書豈可緩哉聖人以道寓之法法之中微妙存焉後世俗吏止於區區之誦數溺其才識則此書以陰謀見待於或者何其不幸也

潭州講易序

在氣之先謂之太易亦非在氣之先也太且不得而名之曰易而已盡其爲太易也無声也聽之不聞無形也視之不見及其下而爲渾淪也然後陰陽之氣天地之形乾健坤順之質在其中焉特未判耳易之道既降於此而有理者未有不判焉陽之氣于是上爲乾之形天之質陰之氣于是下爲坤之形地之質陰陽者易之物乾坤之道乾坤者陰陽之物天地之道聖人因易以統陰陽因陰陽以統天地因天地以統万物以謂万物吾之憂患不同乎万物則與易相邪適丁斯時人僞世習未足以全是道備是法耳故名易曰連山則象其顯諸仁名易曰歸藏則象其藏諸用仁所以闡幽建常能常而已未足以爲易也智足以顯微通變能變而已未足以爲易也仁智之道合則易之道至焉故吉凶與民同患至周然後易之書著禮以忠爲心以質爲體文則闕丢乎此者也故邪正與民同患至周然後禮之書著二書特言周者以雜夏商焉耳二書之効使人知有消息之數吉凶之象則守謙以防虧作善以消譴知有上下之分高卑之勢則循理以避僞由義以歸正然後號令者順

忘矣其與之相忘也我忘易然易忘我然非敢知也
然而易之道不得不下而爲渾淪渾淪之理不得不
判而爲三才其判而爲三才也則道卽於象數矣象
數之中事物並作而交至有求一人而後復焉則言
意之表聖人安得而寄我哉謂夫所以生萬物者天
成萬物者也鼓而作之者雷撓而化之者風燥之者
火說之者澤潤之者水而終始之者艮萬物於是受
其形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物以之生地六天七
地八天九地十物以之成其相生也以相繼其相反
也以相治萬物于是受其數其受形也其體有動靜

其情有愚欲其氣有聚散其受數也其時有消息其
事有吉凶其物有得喪是非利害形數之中其理備
矣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取之可以致利通之可以遠
害然而天下之愚衆莫之知焉以物累其形以形累
其生以生累其德宜靜而動宜順而逆逐至違時悖
理不能与數相爲盈虛相爲去來輕取禍悪者不可
勝計也夫人之所以爲賢者爲其順性命之理而爲
不肖者逆之所以得福者爲其順陰陽之數而得禍
者逆之雖然逆之者豈其故哉數之始終理之隱顯
彼之智不足以及之徒本入物以受其形五行以受

其數其本不明相与爭逐其末則憂虞悔吝不可勝
計也然而愚衆莫之知者一偏於象數彼且爲象數
一偏者欲其定象以明万物之理推數以觀其變奚
可任哉蓋夫不役於數者始可以立數不制於象者
始可以取象圖數之所能窮範象之所可及者通乎
晝夜之道乃能知之然而出乎象數之外者或曠數
百歲未之有焉遠責天下之愚衆不爲吉凶利害作
其憂患是則難也伏羲文王書乎象數之外者也體
易之道聖人既出於象數而體之則夫凶吉利害豈
能爲之患哉伏羲文王不能忘言棄象作爲八卦揲

枯莖之草灼朽骨之龜以示天下後世者与民同患
而已作易設卦与同患聖人豈求之他哉求之万物
兩本而生者耳於是卦乾以象天卦坤以象地卦震
以象乎雷卦巽以象乎風卦坎以象乎水卦离以象
乎火卦艮以象乎山卦兌以象乎澤是非之理好悪
之情八卦之中存焉万物之生也或者成之万物之
成也或者变之長短多寡出入往來九六之中存焉
象數既立又患天下莫能知其意者於是吉之以辭
使之明其義數之以揲使之識其变明其義則不廢
乎人事識其变則不廢乎天理致理而遠害揭狂妄

作者無所溺焉則易之為天下後世計者可謂仁矣夏曰連山商曰歸藏周曰周易闡幽者易之仁也故夏曰連山者象其仁而言之也山者靜而生養乎物者也有仁之道焉微顯者易之智也故商曰歸藏者以其藏諸用而言之也夏主名乎連山則不及乎易之智商至名乎歸藏則不及乎易之道能闡能微能常能變然後易之道至焉故周曰周易言周所以別乎夏商言易所以統乎易道之仁智以仁闡幽以仁體常以智微顯以智盡變然後易之道至焉能常而已不足以為易也故變動不居者惡其不能變也能變而已不足以為易也故剛柔不易者惡其不能常也蓋夫能常者止乎靜止乎有體而無用能變者止乎動止乎有容而無主不為體用主客所止者其易之謂乎無為而無不為以其不止乎為故曰易無體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焉故曰生生之謂易惟其不為主客體用所主是故天地為體之時則易能為之用故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乾坤為用之時則易能為之體故曰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謂之易者自其無乎不為言之謂之神者自其無乎不在言之謂之道者自其無乎不由言之

大人也眞人也聖人也其猶三者之名殊大則名其業眞則名其性聖則名其德然而一陰一陽之謂道則道不離乎數矣有方也或能制之有體也或能役之不離乎數尤在方體之中則制之役之者至矣然而有易與神此道所以不在天地之內亦非在天地之外或者為淂而物之哉或者不淂而物之然後出乎方體之外者足以前民之用入乎方體之內者足以同民之患未始有窮焉然而陰陽也天地也乾坤也皆寓乎易聖人之卦乾坤也名之以陰陽故曰乾陽物也坤陰物也象之以天地故曰乾為天坤為地陰陽也天地也乾坤也卦爻之中備矣以其所自出者統而名之此書所以謂之易也礼至于法詩至于情書主于事易主于道聖人以礼道法以詩道情以書道事所以為天下後世計者如此是矣有言則道喪而聖人強言于易者蓋謂天下後世不淂易之象以究万物之理易之数以推天時之変易之辭以考人事之義則猖狂妄作者淪溺于禍患可勝悼哉詩之和礼法之嚴蓋未暇及也淂易之道然後可以達物情立政常遂制天下之諸則學者之于易當盡心焉免夫禍患非予望學者之盡也

張舜元講易序

易之為道不出乎象數不足以為聖人以前民用不用乎象數不足以為天下以同民患是故聖人方其坐進乎道怳兮惚其中有物惚兮怳其中有象有物即有象有象即有數及其怳惚之象數杳冥之眞精相遇而為混沌然後二仪万物五行四象皆存乎其中可以作易故惟聖人為能知象之所以立知數之所以起知言之所以默云知意之所以用捨以著得文以爻得卦吉凶之兆禍福之證如響之声如形之影可以善勝难以幸免蓋夫神易之在聖人入而反一則形而上者与之為體出而應万則形而下者与之為用惟象与數本于道行于神聖人取其無乎不為之易以濟民行以同民患乃命以為書焉舜元讀易于山中輙自大悟以謂後世之學易者類以臆論徒說義理第為虗言無補于事蓋夫聖人不以前民用則何事乎為易不用乎象數則何以前民用于是範天地之化而得象圍天地之化而得數聖人言意本于爻卦象數本于神易舜元推于爻卦之變動禍福之兆休㾂之理寄与人事合如符節因民之言動而貳之以是非使之趋吉而背凶同民之向往而貳之以迷悟使之違惡而依善一氣之起滅五行之衰盛有常有幸或依或違使之知所避以幸而遂免使之知所修以常而獲報而彼未學方用區區之說与人徒論人事雖執以歸竟無其實然則舜元之學嘗与晋漢之高士议其優劣講生其動而承之不可失也

延平講論語序

言理則謂之論言義則謂之议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弗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弗议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议而弗辨蓋論則及理耳不足乎道议則及義耳不足乎理然而方外之奇人道無問問無應荀与物絶非聖人之所尚故孔子雖欲無言而不可得焉不得已而言理以荅學者之問而已夫是之謂論語故孔子之言義則存乎春秋言理則存乎論語孔子之作春秋是其所是非其所非榮辱万世之善惡不得不议論語則荅學者之問而已奚事乎议哉嘗謂希夷者道易簡者理君子以理明道以義明理言至于義去道加遠矣孔子之世師道既明異端者服曲辨横议不獲秉問故聖人之荅問言理而足矣言忠恕則貫道之類言孝悌則貫仁之類仁道之類

不可以勝用其歸則曰忠恕孝悌而已平居之時弟子在側各言其志聖人觀其所受隨問而應中其才性之欝處不洒屢詰而詳說之然後直也豈特此哉君子之教人使其聞者少思者多然後得者遠故孔子之弟子有所罕言有所不語而揣之詳一隅之略隨其才性也上下而皆之一言之微近而遠約而詳思而得之足以漸發其固有者不必多也弟子之別有聞一而知二有聞一而知十者問伯夷而知聖人問詩而知禮不足之冉求不說之季路亦不失為賢者理不可殺故也論語之後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最得其傳然而孟子之世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不明無足以直道者故孟子與其斈者辯或累數百言然後屈其說豈好辯哉不得已也夫斈聖人之道必自論語　始論語之于道及理而足則予安敢為多言以惑哉斈者思而盡之則予將同歸焉思不可急也

圓石詩序

敏叔即郟鄏之左得圓石如巨龜狀下有叟巖上有羣峯峯嶠相臨歸嶧環合永嘉之鴈蕩建安之武夷入人遺話中或資丹青之巧用為玖玩圓石异勢雖得十一蓋其類也覌都陽張道陵洪涯先生各有斈道處安知叟巖非二人之所寓者邪寂寥中不知其幾千百歲敏叔一日刪夷刺發然後洗滌而出之翼之以亭庵狀之以圖障声之歌詩而又傳于朝廷卿大夫相與比興稱道其天巧凡百餘篇且晨敏叔他日謝功名揖朝紱還里閭已有所寓之勝境不及者衆矣命予序其所以歌詠圓石之意為之言曰一氣之化文于地者有形文于天者有象流形不同品物有類惟其所遇今夫英偉之人恠奇之物所遇之異者也二者無意于所遇而造物者無情于所化然而適然之數存乎其間升沉隱顯自有契会必俟當世名人為之先後或飾之以文辭或授之以勢力然後天下後世從而譽之曰是人之英偉者也是物之恠奇者也邂逅名迹之所在覽者簡將疊而後舒遊者馬已躍而再縶風節氣象在人耳目違滯思而寫隱憂與夫凡庸之類終不見稱于世相去非一間耳然而當世名人一開口一舉手之賜其力豈可計哉諸公之得此石尤得天下之奇才雖欲卷舌自默非其情也亦豈能私二物而榮耀之哉宜列其詩于右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書

上黄學士書

道德之失其弊害法文章之失其弊害道世之為文章者採摭襲蹈苟致文華文章之所自来者曾不及知之則其害道也何可勝言哉論文章者謂氣之所寓此固是也而氣之所以寓乎文章未有能言者嘗謂氣之高下自夫學之遠近古人之學由心而見性由性而見天由天而見道然後其志高明其氣剛大出乎萬物之表我無物而交之物無我而引之故其氣之来也本乎性天發乎德机而形見乎聲色声色不足寓之也一寓于文辭也與萬物之理相得于無窮與萬事之變相適于無常有如泉源自山之出決為長江大河時于平流之中湧為洪瀾驚湍出人不意閑悟其耳目然後滔〻其東下豈非其志高明其氣剛大世氛俗趣不足以係累其靈臺者邪不然義理之感物何其愈有而不可盡也向之默也其氣復為至精今之言也其氣散為大和猵而思之則育天下之德奉而行之則集天下之事載道而之後世也雖發于名数中而自得之者其意未始有盡焉蓋文生于性實而性實出乎拔心之虚一故其為文章也迹方而意圓迹實而意虚非才人之文也有道者之文耳豈謂有道者之氣其在天元也歟嘗夫杳冥而未發也萬物之理含孕乎其中及其天行也葩華枝莖發出于草木好音幽情發出于禽鳥天理自現在人之視聽使人欣然愛之焉知其造之者邪然而春之華萬物也豈嘗用意于其間哉大和之氣其來遠矣性天高明空〻無物隨所感寓發為辞章者無以異乎天元之華萬物也豈徒華之哉華之所以求其實為非文其言也言理而文之耳其文者理則實存焉以之思則育天下之德以之行則集天下之事無以異乎天元之實萬物也有是道者其孔子歟性與天道孔子寓乎文章者也人之學未能由心而見性由性而見天由天而見道則聖賢所以言者其誰得之哉是以子貢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揚子曰子夏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未得其所以言者其性與天道之所在歟聖人所傳其後子思得之子思所傳其後孟子得之是以中庸七篇其言自夫性天而寓之中而高約而詳源〻其来不知其得之易也世習物累不能傷其氣而病其文則性與天道二

予見之矣二子之後李者失其傳焉其性無夫其心無官其言無君其氣無帥是以物〻入而累之言辭之間徇物而用其氣短于氣者無才以運動之俗于氣者無德以高明之豪于氣者無道以虛静之且夫率性而合之則有道充性而長之則有才德而彼方與物競者未足以見性則其氣特發于聲間耳是以纖娛調役窮愁憂憤鄙俚陳旧一發于文辭及求其實用則其言廢矣荀卿司馬遷揚雄王通韓愈當斯文寂寥中特起而言焉更相著書以見于後世然而荀之文雜多豪縱聖人言而盡者荀至譊〻而未之得也文久而息節奏久而絶荀以疑詩書幽隱而無說閑約而無解荀以非孟子彼不知約者所以為詳無說乃實有說耳予常謂子游之學其後荀卿尊之荀卿之後叛而為李斯聖人所以言者盡自子游已不及矣其後為荀卿之李豈足恠哉雖然荀以一言疑詩書而李斯輙棄其說而禍之荀所謂暴其氣者也遷之文採摭涉獵上下數千載間有才而富于李者也無一以貫之疏略牴牾未始有擇焉此其文也其文之理乃至進姦雄以亂正羞貧賤以害義其志之君不静故也然而文章之体至雄而少全焉王通

曰其思苦其言艱其思不苦亦安得其所以為雄哉惟其思苦此雄之氣所以逆性天之中來耳道德之意多見于法言及其行也趨蹶于閭下此亦思苦之不達歟有思焉不必苦而得之則于幽疑之間感忽之際其理甚明視死生尤夢耳安得累其氣哉王通之文無道以虛静之故僭聖人無才以運動之故剽竊論語無足取者退之有才者之文耳其發然也不知有命其取與也不知有義迹為道之大方喪於此矣才華之可愛何足尚哉退之曰荀揚大醇而小疵而予謂大疵而小醇者其退之歟無他世習物累得以傷其氣而病其文耳數子之聰明其失如此鄙俚陳旧一寫于文辭者可勝計哉不必議也故予覌人之文章竊知其為人其人之可愛者嘗曠數百歲而莫之遇也嘗欲深遠其氣使夫世習物累不能輙然搖動于聲色有物感觸其虛一然後肆筆而書之古意瀰漫浩無津涯則著為議論風思飄逸不可禁止則發為歌詩如春盛時天理之中萬物自動縱筆而書之未嘗私一言焉然後為得其雖然不肖者有志于此而未之到者也其氣方當致恭之時而或為事物相感不能自禁遂見于訓解序記之中雜出于

歌詠凡數萬言未敢以望子思孟子而鄙俚陳旧一發于文辞者僕所不顧道也輒書以為獻

見呂參政書

閩之奉進士自歐陽詹始詹始以才俊先鳴于温陵其後文學之士起爲天子元弼當世名儒至今尤盛于天下自詹倡之嗚呼南海之濱去中国遠矣士風儒教幺在寂寥中無振發之者詹于是時特起而鳴爲是可尚也雖然詹以小才鳴而和詹者知爲文辞而已今天有意于斯文使閣下以道鳴有掌然出于腐儒中者閣下实相之悟好高者之空談解好恠者之弊行使之中而高約而祥不至泛然無所之遑閣下之力也天下之士求正其心以養其氣求大其氣以高其声韻從公之後而和之閩之奉進士自詹始而士之奉為有道者則自閣下始矣况其所倡非特閩之人哉裳和公之鳴者惧其所養之或乖其声高下之不齊不能雍然在其後乃書其言求正于左右裳之奉方其進之時聆日以爲得而今日或自非去之其心甚虛而能有所受閣下不以其不肖一賜德言為之正焉則裳雖疲蹷自當鞭其後不敢怠也逆旅紙筆不能致荘苟與其来之意而略其為見之礼則庶乎無罪也

辞州李教授書

古今之士所受之性所存之心所行之義所尚之志非昔高而今下也無有古今所謂大道無有高下所謂大法自天子至于庶人自聖人至于愚下無不得者何獨于今人而疑之哉然而古来之士德至貴物至賤利至輕義至重方當独善之時萬鍾之禄不易于簞食百镒之金不易于多文渾渾之居無以異乎蓽門甕牖之自適也窮而兼善于一鄉達而兼善于天下立吾良貴故也非爲乎資行吾素志故也非爲乎勢孔子之弟子有志于道無志于仕有如曾晳漆雕開者聖人之所與顏淵閔子騫者聖人之所尚顏淵閔子騫其德成矣然而無志于仕何也其意以謂載質而出自有聖人在焉聖人仕矣吾属何患于喪乎宰我仕齊子夏仕魏子貢仕魯子路仕蒲衛叔然無足養者故天下無行多為家臣顏閔之徒下視匽匽之仕不能賢于游夏季路之輩何必于仕哉嘗恠先王之澤熄權利浸長之世諸子有能恬守順受以道為樂語默以時未嘗失言去就在我未嘗失足豈特聖人為之依歸乃至于是耶所樂雖非窮通必有

資乎窮者蓋有受道之質苟無助道之資奚暇行礼義哉雖聖人無如之何矣故顔子雖貧尚有郭外之田以備簞食仁者養生之計不死足矣無窮之欲世之累焉能窘我哉又況先王之盛世自有土田天下學士出則耕入則養居則學楊子所謂古之學者耕且養其以此歟秦廢先王之制天下土田盡入兼并之家士始為貧所窘自非獨行特立之士見取于世尊之為師貴之為吏其餘孱弱或屈為屠沽或流為商旅文人之门投書嘤裾自荐其貧賤以道為貨惠不得之嘗有戚〻之態是故去就徇人憂樂逐物志輕而利重楊子所謂秦之士也賤其以此歟雖然好古之士雖不如此而為身謀家計所困雖有漆雕開季路公西華之志及其成徳然後幡然為伊尹者何可得哉此蒙所以辞去左右慨然而西之意也

代上教官書

仁智之教欲其止乎善也其期之甚嚴則曰三年學不至于穀不易得也欲其進乎善也其責之甚寬則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嗚呼四十五十而無聞焉不學之過也三年學不至于穀不就有道而正焉之過也不就有道而正焉雖幼而學其能賢乎四十五十而有正者乎雖然四十而無聞聖人未即棄之尤可畏也至于四十而見惡焉然後棄之不足畏矣故後之廢學者雖壯且老可以復與始學者急于所止不至汗漫而無正然則聖人之教不亦仁且智乎某方少年時從事于辞賦古人大全未之及知好學之心時為生事奪去因循至今且四十矣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某之生也其性有天其心有神可以侔大虛物萬類不然廢天喪神而與彼萬類同復于化不亦賤乎中夜反側益驚無聞好學之心復突其中是故去家數千里求正于有道者方當天子建學舍延儒生置道德之師為之導發其德性而某幸具貢外舍以奉閤下之風教于此數月矣閤下不棄其愚不肖開道而進之不至于穀非某所愚也雖然眷〻之懷尤有閤下之盛德嘗留私心欲其矯揉而成就之尚為可畏者皆出于门下此某所以來之意也

代上有位書

窮通晦明者天時之盈虛榮辱成敗者人事之得失然而楊子以侍君子晦斯光窒斯通則在天時者又何力之能為哉蓋謂天之有意于斯人也不可耳提

而進乎援而上亦因乎人而已則君子者其天意之
所寓歟有道而無位不能陰相天時有位而無道不
能陽相人事位與道不相遇則天之所寄盡已輕矣
而今閤下有道以應物有位以行道何為而不可此
世之學者所以欲侍下風少聽咳唾之餘以發滯思
閤下其可辭而却之麽天之所寓我晦斯光窒斯通
非所必也榮其辱使之不失為不仁成其敢使之不
失為不智此其在我者耳閤下覌其志與之進可也

答總長老書

淂書示喩所稟中正有常不與世人相為流轉此即
清淨無染雖將迎無窮任緣自若是眞有道者之教
也敢不承聽嘗謂使佛生中国必不強其俗以西方
聖人易地皆然何則道之本則一故也夫使學佛者
知其道果不出于吾聖人教中則其奉佛也何事于
怖其論佛也何事于抵為其不知孔子佛老之用殊
塗而同歸相悖于名迹間終日捕影而無所淂鬼怖
態度自取笑耳故近來學佛之士自公而趍焉必去
其衣冠婦人女子自家而趍焉必去其首飾被童行
服合掌屈膝環列長老坐側男女渾淆遺外形迹長
老亦以為不如是不足以學佛嗚呼為長老者已行
邪道矣尚能為人乎哉雖名尊佛其實害之也夫佛
之徒寓中国尤客之寄主人家耳行怪立異其家及
鄰里必有忌憚猜疑而攻之者其理然也使人各志
己分上事迂徇其迹昧者以邀福誕者以邀名不自
求佛于心異則怪〻則駭〻則瀆〻則亂相覌之俗
亂旁覌之俗駭于是乎毁生毁則排〻則逐其勢必
至于此然則今日之事佛者豈淂不為佛患哉夫能
正心誠意以為天下則佛之道存焉其徒不知出此
乃屈梁武以幸一時之光耀麽棄典礼遂亡天下而
使後世君子罪梁以麽戒者其徒之過也今日李士
大夫婦人女子從其徒遊者與正類此夫佛無乎不
在有道者之教必能各因其方各覩其分各從其學
各隨其時而引之要之淂其所歸而已使佛之教寓
常行道中不見于立異欲害之者不淂其間而攻之
使中国之俗不失其経以心會佛然後其道常崇而
不可瀆常存而莫能麽此予有望于廣慧者也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書

見南京留守書

業居延平時朝中有道之士声光南來而業得之如醉夢中當雨餘秋晩有物泠然過之披拂其塵襟使之洒然以醒豁釋然而行趣無復有滯思者是時閣下之風與爲嘗恨微賤不能自致于左右瞻望之懷慨然而飛蓋已久矣去年爲浙江遊見孫公于霅工望之也嚴即之也溫窮之也遠使人欲得而侍之不欲去也及來睢陽又來閣下普聞其風恨未及見今見之矣曖然而爲春肅然而爲秋閑流俗之煩襟發太虛之幽韻千里之俗長養成就不知其鼓舞之者然則公之風其出于仁宅歟何其清和而肅靜也將欲視其儀聽其倡導發餘懷而新之乃書所著中庸義解以贄于左右

代上時相書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天下之人皆有是性天下之性皆有是道然而常無心德以知之失之粗略嘗無義命以行之失之畏懦于此數百歲矣蓋自周而後天下之士流落于末學心閑而意實不能由性而見道由心而見性有言非德有爲非理人僞之中心勞而日拙是故其志益微其氣益衰不能自振其勢然也天意未喪斯文以付閣下能以身與道存亡而更立天下之法能以德與神出入而講明聖人之道天下學士久隨老宿而流落俄傾新美而享譽得其統序而學之某偕天下之士受其賜者也所得之言不過閣下之緒餘然時以類求之或有得焉且惧其爲智未至乎心徹爲德未至乎智徹尚有私言者周書以爲獻周礼数職斐然成章或賜台覽亦見其性分之所至耳

代上知郡書

古之君子務成天下之才性何其深厚也未可與知者其教之有仁術故不厭其才不可與言者其教之有智術故不棄其道不可與言者其心不歸其色不送與之言適適足以濟我以其濟我而遂絕之是天下之不可與言者果不可以化也亦爲用君子爲哉天下之人皆有羞惡之心見善于君子者尤人之所羞惡也聖人以人之羞惡爲甚于此寓之教爲孔子之于孺悲是也愚者非無其才其心亦非不善所以無智特有物蔽之耳苟以其無智而拒之則吾之設

科也乃特為有智者設歟有智者奚待吾言哉則教之為無智者設明矣是故君子有教無類來則進之耳孟子之于窮獲者是也然而在所拒者無常人拒人而求其変者非常教聖人蓋不幸有孺悲耳然而聖人不與之進豈遽然棄絶之無意于悲哉取瑟而歌使之聞之有意于悲深矣嗚呼聖人君子造次不忘悟人于善仁智之心何其深厚也閤下之于李者不與之進固是教也然而李者之心非敢以為孺悲爲事上之分不能自嚴特其智不足以及此未足怪耳閤下有道素為李者鄉往人有長民之位牧民之地惟拒之求其変使民何望哉君子之教固多術也孟子設科在閤下不宜尚者上則相天下則相君内則成己外則成物無間其愚不肖一期而進之庶幾其有革焉固其任也

代上監司書

先生始用六廉之法屬于治官之長貳作成羣才以赴吾事継有歳終之廢置三歳之誅賞以行六廉之所與其在造物者之制命歟陰有為善而得福為悪而得禍不可罔也羣才之見作則尤康物之作於化耳温作之而生暑作之而壯凉作之而歛寒作之而堅推而行之小大之材悦人以華利物以實隨其才分各有成就若有賞陟之者未嘗中道而廢焉皆隤不良或剥于飄風或槁于烈日或病于陰陽之厲氣不足道也今天子出轉運使総領一路之屬吏六廉而毀譽之和氣如春正色如秋奏牘一往與奪隨至造物者之外補耳頗不重歟某得官長溪李與摩吏趍走屬下一年于此矣竊以半生之年而老于区〻之下職役世而無聞不獲少伸其志是可耻也日中途嘗以六廉自験其後惟恐其不逮三歳之賞郡敢望也得借纖毫之物隨其才分即秋而歛焉此不造物者之意耳

見陸直講書

自得之心斯有真樂得之于心以至無待于外而後真樂至矣此樂之至不生于夷曠無所係着不以物去而嚬物来而笑物之来去無常此樂湛然在耳雖然此自成者樂其無待于外而已非至樂之盡也天下其有求我者乎論虚之中出為法言使行尊發其德性私淑其身吾不為也居在仁動在智始盡其樂焉雖然至樂之盡存乎成物夫得物而成之有教存焉愿嘗嘆仁智之君子其居至樂之盡者何其難得

而未及見也此者來京師望見　天子之學形勢翼翼
翼吞并數舍高明爽塏人之氣又見天下之士接軫
而來促膝而坐處富有千餘人褒衣博帶礼皃容易
壯人之志夫學者如此之盛〃而學者之所需如此
之觀美已有能感人者諸公于此為之出道德布言
教導發其才性肅然而師承之愚始望見李者與學
之所屬其目已明其志已壯由是而李者以望諸公
風儀德表使人慨然慕之非特目明志壯而已愚始
嘆至樂之盡不可易得而今諸公之才藝通會聖君
賢相留意于學者天人之會為之師承而教育之難
疑答問會久而愈新而切意諸公之樂泰然而生混然
以成若維而不可荒若費而不可窮不以人之情有
好數而為樂之新故不以物之態有新故而為樂之
盛衰真樂之至〃樂之盡諸公宜有之愚因言為樂
者有三而世人所謂富貴之樂者不足以語山水之
樂遊人所謂山水之樂者不足以語教育之樂富貴
之樂無志以外之謂之逐物山水之樂無道以寓之
謂之玩物逐物喪己玩物喪志非特志與己喪也其
樂亦已荒矣故富貴之樂極而疲潰之態生富貴之
樂去而窮苦之態生山水之樂盡而寂寥之態生非

富貴山水能使人窮苦寂寥也其所以樂富貴山水
者偽故爲外物之樂者之內物兼有之世之人不務
納遊而務外觀乃至喪己與志而莫之悟焉良可悲
也夫富貴之樂在性之德有之山水之樂在性之理
有之富貴物之在外者固不足以文君子之內而山
水則外物之可樂者有故君子之樂在道有時而即
山水者寓其樂而已雲山之阿湘江之湄豈必浩歌
遠引與人物絶乃獲其樂哉故山林之幽軒冕之榮
皆無足為諸公愛者其知而好之識而樂之若教與
學耳豈復有加于我哉愚之來將與生求為真樂而
慕其樂之至者諸公之仁亦當除道以招之素關門
以延之入垂手而援之上希冀之卿獲列于執鞭者
盡其願也

與教官書

嘗與閣下窮達異事睽遠良久無緣奉教懷想高義
有如昔者獲侍下風而見之不勝眷〃伏承朝廷增
廣太學旁招多士菁〃之莪期在中沚擢用閣下為
之宗師使與天下英才從事于道天性之樂何可勝
言昔時從遊私心竊許于從者今日之用方次育才
上副天子所以教季之意下慰士韵不可緩也嘗謂

先王教養人才期之也遠責之也至待之也厚後世多善教育之名而失其實養之不及先王之所教取之不及先王之所用區區之名無益于治昔時竊患道德不明而為之論道文章不純而為之說文患其不知先王所以建學之意而因為建學記以寓其說輒以為獻嘗謂天下未始無才特作之者無其術耳方今聖主追復三代之教育費財以養育道以教費爵以取閣下逢丁斯時而有教育之任四方之士聯學而來小大之材請就矯揉封名錄文以示至公月書季選以求至當如此之類是法而已以為公乎是求一人之公者也非公于衆人以為得其所長乎是得一日之長者也非得其平生有是法矣必得作人之術而行之然後其法不廢于一曲苟無作人之術恃法以得才則與場屋間何以異哉幸與不幸吾知其不免矣作人才者其猶春工也歟靜非春工之事也動之以風驚之以雷照之以清暘濯之以膏澤然後句者出萌者達好青嚴色可愛萬狀閣下之任從得天下之才而教育之有春工之事者恃法以得才非士之所望常謂取之有疑于私而使物議以為公焉斯善取士者也求諸齋衆則有一齋之秀者求諸學衆則有一學之秀者求諸天下之士則有天下之秀者致之以異制過之以殊礼表其文行以示于衆作其好勝之情服賢樂善之心悱發而志于季芋劉窮之文去奇鏡之行正偏蔽之道何憚而不為哉衆為生事所累未即奉教嘗謂閣下才氣宜有為者一季之事愚將略見其萬一故因鄧秀才行輒書所懷以為季者之賀

代上教官書

天之分予萬物所欲者不可得而加所惡者不可得而損而物之來不可迎其去不必將去來加損非人所與貴賤窮通各于分于之中而安之莫不有違焉則僕于閣下可以相志矣清今之湏華徵之巷有屋數間可以避風而有田數畝可以具饘粥出則耕入則養居則季父母兄弟合并談笑有無涯之樂其自為計不亦是乎不然東塵編之文達華髮之觀山駛水從不遠數千里託于從從之逆旅數年如此矣其自為計不亦誤乎而謂天之令萬物其在外者有窮達之時貴賤之位有多寡脩短之數相定而無心相失而無情固其理也而在我也其知有先後其德有小大季者非生而知之又當有志于大人而後已則

安得不求之人哉故愚者必求諸明有志者必求諸有道然後達耳求諸一鄉無有也則求諸一国求諸一国無有也則求諸天下其求而得之有以為己然後能為親有以為親然後能為人則僕所以不遠數千里者有是説焉閣下天使之任僕是挽而與其求者也不可忘僕尤僕之不可相忘也宜乎示之以德容而使之化待之以誠意而與之閒燕居之側時賜高論開悟其視聽則僕之遊無憾矣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四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啟

狀元及第謝啟

鄉吏獻書特為一鶚春官奏藝間在三人引造帝庭再上千言之策收還桂籍復先萬國之儒上辱聖恩内翹七論竊以堂室如諸夏柱石如羣英法度者垣墉文章者丹雘欲隆夏屋之觀必謹工師之搜求然後丹雘得以為文華垣墉得以為阻固天變不能凌暴人亂不能窺窬然而材或不備則不可與防不虞材或不嘉則不可與國無弊是以聖人之取才也無類聖人之育材也有方其才無氣則用之難乎有為其言無德則取之難乎有用將致其才行則先養其氣于剛大將致其言語則先育其德于高明使之致思以勝其所聞則其德守天使之滅私以制其所徇則其氣守性始有當世脩明之士能為先王輔相之人行止在我而不在乎人此道所以行富貴在德而不在乎物此德所以立讀書萬卷豈學蠹魚之死生食祿千鍾亦同簞食之得失囂然為我幡然為君文章足以為丹雘以其有德以立言法度足以為垣墉以其有道以制行先王之澤裹熄後世之風陵遲

沚中之莪帰為陳根山下之泉出為行潦其德昧于
然否其氣趍于窮通言不以物来而鳴才不以事至
而運青衿不見謾嗟三月之何長白髮已生尚恨一
経之未完性命之情淪溺于陳迹口耳之学纭纷于
異端俗有不能異之憂才有不足用之嘆方悲此属
蠹六藝之空文何幸吾君寤千年之曲見論升以舍
作異其才行盡新書黄卷指天人之逕收残旧書李
青天披雲霧之深道德之統本以両端礼義之序弥
于萬類慶小子之有造慕壮夫之不為至使空〻之
鄙夫化為濟〻之多士小者大者薪之槱之昔欲求
心既幸孔门之受今兹行義又蒙磨構之收柢荷寵
灵従磨崇幸此盖伏遇主文内翰先生閣下士類取
法儒宗浄名中闲性天下臨文軸其識如鑒以器取
人妍媸之形見笑見嚬圓方之材為輪為桷乃若無
似亦皆不遺為起齋庭之一飛與遊禹门之三级德
虧異望媿傳江夏之無双策玷宸聰遽擢平津于第
一宜其柔氣以御事肯德以應時恒守士規勉從官
計上酬覆盖之德次答生成之恩過此以還未知所
措

府學解元謝啓

為道而学則何羨乎紆朱為貧而仕則何慙乎擊柝
焚膏継晷誓穷千古之精粗裹飯倰明请較一朝之
長短彼此時異行蔵道同金有満籯豈勝一経之教
于田無数畝宜思三釜之洎親南去千山西来六載
為道不為利惡求龍断而登之趣時不趣人羞墻播
間之祭者以故難逢赫〻之盛知以接泛〻之遊旅
無以陰相其天樂何其数寄于身謀豈謂上游亦收
片善伏惟某官其仁足以度物其智足以照人中閑
性天下臨文軸圓方之材輪桷于刃下妍媸之形笑
嚬于鑑中何幸空〻之鄙夫輙先濟〻之多士一眈
三倍自懸未足以雖磨三年一鳴顿此何由而驚衆

南劍州解元謝啓

辞去何緣擬作西靡之鷖帰来亦分知為南海之鵬
行止非人所為得喪在予何累受性真直與世闊疎
謂古人所謂德者要之所得無傷乎心謂古人所謂
行者要之所行無害乎義規〻俗態勿容毫髮于胷
中蕩〻道情可置江河于度门方圓周士之肆邊幅
漢儒之夢雲山竹溪哉浩歌而往春花秋月哉大醉
以遊覔来無物引去有雄天籟自鳴何求于金石虚
舟暗觸無意于風波謂不能直情而哉隠忍以私則

其有動也非情之和娟不能適性而或矯拂以僞則
其有爲也非性之正上推小康曲謹以望天下之俗
故秦之士也拘下節姦言僞行以固方中之人故令
之愚也詐欺待屑々之末節乃詆閑々之大方伏惟
某官人器之内受而不遺心鑑之中見其所抱遠移
嚴牒發揚小材屢預禁庐感励後斈妝青衿于城闕
舒黄卷于黌堂講道南來承以多士献書西去出于
羣英斗下夜明孤鋒艶々雲中秋静一鶚軒々臨義
揮毫雖慙千慮之所浮因風展翅且慰三年之不飛
其進疲駑以酬榮花

賀正興監司啓

百華燈動明庭已樂于稱觴萬宝春回寒谷已煖于
吹律率土雖廣歡心所同伏惟某官元善長人忠誠
許國才與時行故其政可以成物恩隨天施故其德
足以佐王東臨兩路之人民率先以已同享三陽之
福禄本自于天拜壽無緣泣官有限

謝發運啓

東來蓮幕幾輸三月之勞西去鷄書輙厠十貟之幸
移文忽及稽德尤慙伏惟某官走筆萬言讀書千巻
道足以致主而不自以爲至才足以過人而不自以
爲多退托高明發揚愚陋具貟越府已垂下庇之恩
應詔舜朝預出先容之力願励師斈庠酬己知

謝判監啓

帝綸忽降于遐封天澤還沾々微品越侯幕下幾寘
于賓筵虞帝庠中遽忝于師席幸免簿書之多事擾
擾紅塵而尋簡策之微言悠々白日豈適則未具貟
豈能伏惟某官趣當時儒重之官抱庶士師尊之業
無倦之教則六德所發至于六舞有造之斈則一言
所視期于九年自省迂疏安能副貳才低賈誼對言
無補于先王性懶仲舒講義有慙于諸子宜其驅策
駕下討論古先内求經斈之依歸上副義方之教育

謝澧州韓諌議啓

虞帝上庠既孜孜于養善魯侯泮水又汲々以承流
書有同文斈無異趣篆刻之技壯夫不爲道德之師
小子有造此澤微矣斯文殆哉聾聵以爲辞章宜制
以爲典禮以行已爲固以徇人爲通風俗已行至矣
有作景置百家之小説發明々古之微言至讀庸行
心科收于城闕秋声春舞性方達于黌堂雖多科第
以招延更重藩垣之協賛伏惟某官道義足以致主
仁智足以育才出補太原雖非長倩之意招來下縣

又有文翁之風磨礱之季丹雘一新鄉往之儒書劍
交集使車幾下遠馳教育之声師席雖登誤寘迂踈
之季以今之倡者可謂甚羡而世之學者未知所安
聰明則溺于最高愚下則失之不及哉爲嵇阮之絶
物哉作中韓之害人反言孔孟之可疑莫省老莊之
所致幸蒙眷眷之命粗道區區之懷大鳴小鳴但恐
此声之未至半教半學且欣吾道之將成

謝賜詩表

賜臣等之第其名已顯賜臣等之服其身已榮賜燕
以盡臣之歡賜金以加臣之幸重重寵數佩服難忘豈
豈宸心優隆未已俄聞星使疾驅靈囿之中忽見天
章崇照清樽之上辞擒金玉翰生風雲拜受戰兢懷
歸榮耀中謝 竊念臣等下肩一介之賤内服四端之
業未輸犬馬之勞先享雲天之樂豈意更玷仙藻益
光凡流恭惟 皇帝陛下道貫三才德通萬類志言
而復則模之以皇質肆筆而書則離之以唐文生于
此中者則使發爲殊英出于山下者則便流爲巨浸
然後形見樂育之意詠歌作成之才垂聖訓之文華
惇士風于高美瑞光四座藹藹春空之雲歡意一声
呦呦平野之鹿臣等方竝以仕宜書之紳慎守士規
勉從官計動靜役思于帝作死生誓報于天臨

謝賜燕表

唱名中禁既霑皇恩錫燕上林又將簪意誕膺寺幸
祇荷寵灵中謝 恭惟 皇帝陛下常嘆才難不憂道
遠推至誠而樂與開數路以兼收堯心所宅則如輕
重之在權舜目所過則如妍媸之在鑑將欲驅馳其
行藝且先銓刻以龍光廣推湛露之恩徽及菁莪之
品敍具陰陽之和氣樂通天地之至情待之以獻主
則盞斝交飛陪之以從臣則金朱相照恩袍色動迷
芳草之依依仙籍香浮引薰風之拂拂竊惟臣等之
卑賤何幸聖朝之優隆雲上于天果沾茂澤魚在于
藻莫測殊歡相與盡心佩服鹿鳴之札各思報上恒
歌天保之章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五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表

論性表

臣聞圣人之職既以裁成天地長育萬物居率鬼神統制四海爲大故其所學不宜滯于雕析章句辯説義理爲志必有以見天地之大萬物之衆鬼神之幽四海之遠不能出吾大道之中然後其學可以絶焉而上自天子之尊下至匹夫之賤皆有是道曾無餘欠悟在俄頃之間苟或不悟蓋雖多歲月窺陳編搏古以究無窮之理譬尤捕月于水中終不可得臣謂陛下能体此道雖其緒餘足以陶鑄堯舜臣今輙言其端而用 陛下聰明睿智俄頃之間自然頓悟默契反本復始然後出供萬物之求無不可者章句之義可以不講而自解事物之變可以不思而兼應孔子曰神無方易無体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夫通天地萬物一神通天地萬物一易通天地萬物一道無方之神無体之易無乎不通無乎不由之陰陽三者混成未嘗相離一切幽明之理乎其中堯舜得之以爲帝文武得之以爲王仲尼得之以爲聖老子得之以爲仙釋氏得之以爲佛天下之人日用而不知有知之者未必能見之有見之者未必能爲之方外之士寓于形聲動用之間以接學者蓋發此不知耳臣願 陛下時于萬机之暇宴坐之間遺外物我内視而反聴當見此道非内非外無近無遠含容富攝天地之大萬物之衆寂然不動則其孰可名俄然有感則無乎不在惟無此者惟聖人爲能不以物累形不以形累心不以心累德其心常靜而虚常虚而明故能独体此道以馭天下物来而應事起而辨何則萬物之情庶事之理起于一体故也惟賢人能當齋心誠意澡雪疏瀹不使纖埃微垢有玷乎光明然後日進而体之惟下流以物累形以形累心以心累德傷懷染汚遂至喪失其一物無以異 陛下生而知之豈待愚臣所言然後悟然而臣學在 陛下左右不敢默〻恩所以爲獻者莫先于此惟 陛下憐其志而恕其狂妄之深不勝幸甚取進止

辭免太常少卿表

臣頃者誤被採擢歷守二史行及一年陳述拘文不敢思出其位時有論奏方愧無補政事之萬一後蒙

聖恩進次太常竊惟此選藝通禮樂職典天地參定
論著必資成學如臣之愚豈足以當之所有試少卿
誥一道未敢祗授

謝除兵部侍郎表

僉奉　帝俞恩及九卿之貳特聞　天語服加三品
之章寵擢疲駑光華側陋中謝竊以武部總五兵之
政昔列中臺夏官持九伐之權今歸西府以長屬處
德之小大以權正職資之淺深聞命既優俯躬益愧
臣謂仕貴行義故忘乎勢利學必爲忠故略乎緒餘
雖乏高明之資稍知内外之分但務竊通而從道豈
移去就以隨人義弗苟容理當順受瞻堯彩俯逮一
期下典漢儀僅周三季游職雖摩于廩秩積功何補
于洎埃乃被綸言更超蘭省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
酬萬變以淵靜承六聖以憂勤發天光而徒明作人
才而輔治薪槱皆用浮沉弗遺誤容一介之頑蒙輙
畢四曹之豪俊兵机不典雖無揚氏之戰功時事可
言當有常生之論諫惟恐中廢于至識未能上荅于
洪私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謝除正任兵部侍郎表

寧屬貳卿愧無智術正名賜誥忝有恩光弗俟兩周
微賤遽登于法從豈期一介光榮輙辱于宸知拜寵
若驚揆才非稱中謝竊以古人之有爲也趣時而不
趣人君子之見用也仕道而不仕祿道合則從而無
擇喪憂虞之懸義在則守而無依昂觀望之心不得
已則通之有權無奈何則安之有命惟知古意之可
適不問時情之所趍是故名利之境任憂而毀來權
貴之門速疎而謗往寔復希慕已甘退藏待罪未蒙
苟容非據何幸大明之旁燭乃更甄植以重榮丹省
疲駑仰煩寵數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運大功而造
物操要術以臨人謂其偶出於殊科亦以屢更于要
路果使循常而進秩安能勸學以移風始指三月之
常程聊示一人之春意進才能于不倦知名分之非
虛岳言未奏于明庭特蒙舜奉春信自同于塞谷豈
待鄒吹暨傾忠孝之懷期報神明之造

謝除禮部侍郎表

被詔司戎席尤未煖更書典禮命復惟新慶謝交興
恩榮繼至還顧胸中之淺薄作觀分外之光寵但益
戰兢莫知報稱中謝竊以六部之有禮其尤四時之
有春職名甚華曹務尤簡貢舉所責則慰後選之望
威儀所資則開名分之門惟實足以業官惟清足以

燭理豈意貳卿之要任乃及承孝之微材此盖伏遇
皇帝陛下率由舊章紹復先業實文救弊乃欲倣唐
道德同風豈容在魯節文仁義之實潤飾治功之隆
但須宗伯之能承烏用先王之雜致如臣之愚誤當
三礼之副輙居四曹之先才未変通恐作越樽之祝
孝雖孤陋知非發塚之儒内著至誠上酬洪造

議北郊表

臣切謂先王之礼盖緣人情時事而制時事不同人情亦変先王知其為礼不可期人以定論也故曰礼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三代之礼應時而造可則因否則革要之適宜而已周以夏日至有事于北郊方是之時惟誠之為主惟質之為貴其殺路也未聞有今日之兵衛其告廟也未聞有今日之肆赦告廟朝饗登樓肆赦惟啟二事最煩且勞臣謂王者之事天地當有隆殺今日苟用南郊之歲北郊攝事北郊之歲亦親有事于天則以宿廟朝饗登樓肆赦諸軍之賞百官之賜帰于南郊之時不為之北郊奏告必簡其礼而宿于殿一宿于郊時其祭服節其儀物庶乎其可也不然必以五月之炎熾而祥為是三者則恐介胄軍師法衣文武流汗浹背誠意倦怠驟雨俄至忽遽失所誠非人情所安切恐北郊之礼一舉而遂廢則復為合祭矣苟為合祭之無義不若以義起礼而用孟冬之愈也何謂以義起礼臣謂冬日至一陽方生天德用事所以報天夏日至一陰方生地德用事所以報地此其先王用二至之義欲苟謂盛夏之月必難親祠則惟十月之義足以代之故說曰十一月天與萬物造始之時也宜大報天十月地與天代終之時也宜大報地方是之時天氣上騰則不復事矣地氣下降則代有終焉昊天有成命二郊同歌一詩之辞不言地盖天無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地不敢有其功而帰之天焉故也十月之用既不失義而其用八変為数用函鍾為宮其地用下其壇用方其牲用黝其管用孫竹其舞用咸池其瘞用泰折一切象類與夏至無以異然則合祭豈足以議此哉何謂合祭無義祭地之礼形色名声皆用天類特使地從祀耳地祇安得而至哉是未嘗祭地也故曰合祭可罷孟冬可用或謂臣曰唐用孟冬有事于神州今以之祭大示不亦異乎臣曰大示之有神州尤昊天之有五帝以孟冬祭大示使之從祀可也安用獨祭或謂臣曰孟冬之祭地不見于經果可用乎臣

曰用夏日至礼也用孟冬義也以義而節文即所謂
礼何必見于經而後用哉用孟冬而無義則與正月
北郊十一月合祭復何難為非臣所論也哉謂臣曰
十月祭地十一月祭天先地而後天古無是礼臣曰
夏至日祭地冬至日祀天是果先天而後地乎祭時
惟義之所在不問其先後恭惟　神考祗事天明講
明千古之遺典未之及行以俟今日　陛下長慮祭
于淵靜之中責其可行恐其或廢故容群論同折從
宜不必執一愚臣輙謂夏日至苟不可親祠則惟十
月尤有起礼之義可以進為以備　陛下之採擇千
瀆聖聽惶恐待罪

乞外郡第三表

恩未蒙于俞旨義有愧于私心幸逢　上聖之包含
容有小臣之冒瀆然省已盡存于去就奏言遂至于
再三雖叨九列之恩榮何補四方之風俗況臣排徊
京局偶玷八遷荏苒歲華忽逾一紀白頭兄嫂海角
相望第宅滿前婚姻事起朴少窮于桂玉甑有望于
旌麾不揆妄陳庶幾必得三刀作夢雖向湖山四海
為家豈離雲日伏望聖慈再賜俞允

謝除潁昌府表

五章上達屢瀆天威一節下臨特承睿旨權領近藩
之重職加延閣之華聞命雖榮省躬惟愧中謝永惟
微臣今日之遇爰自　神考昔時之知用緣接武于
禁途荏苒年于省闥以徇物則失道故其孝不為利
名而用捨以趨人則失己故其氣不為權貴而低昂是
以利名之地居易而樂生權貴之門取疎而聞至雖
負　神考之顧遇尤念古人之行藏況遭病以妨賢
兼緣親而避貴故瀆天聽願臨郡封伏惟　皇帝陛
下至德兼容大明旁燭聚謀而為善故不遺乎愚智
合羣情而為公故不間乎親疏吁俞常出于無心矜
察重違其有請幸領頒宣之任雖忘化育之恩廣漢
之得事情用當尚想延壽之依古礼行必從宜內蒙
疲駑上酬神造

謝除知青州表

舜建牧以分州周辨方而同利始號東秦之奧壤後
更北海之雄都作大封疆廣引諸公之土并吞海岱
遠臨八郡之權共民蓋記以賢才報政豈容于覇術
責撫綏而尤重荷付畀以非輕中謝　顧鈍晚成直方
寡與分也甘于貧賤時幸遇于亨嘉奚補攸司費中
臺之日月乃如所欲領東夏之旌麾此蓋伏遇　皇

帝陛下以仁德守成以孝思继志爰念 元豐之造
士弗棄 泰陵之从官名正上卿恩留内服更㫄出
守之礼命仍拜往谐之训辞入境观风平易尹先于
政教下车须诏富饒當本 于典农桑中励笃材上酬洪
造

謝賜曆日表

史官推步允協天行藩郡布宣欽承诏示中 谢窃惟
萬化散殊自冥囿而造五行终始由元本而分月有
小大之期時有長短之刻理有衰盛數有吉凶生乎
二十四氣之变更存乎三百六旬之周復明法既定
大端可推故先王造曆于歲终惟康肩授時于春首
妙筭不差于毫髮逆知乃得于璣衡此蓋伏遇 皇
帝陛下推黄策以迎祥行夏時而頒朔天地失宜則
為之輔相陰陽错行則為之裁成拜賜光荣推行貌
業當令人事避害而就利仍與天時致和而去乖其
効微劳以酬洪造

謝賜 神宗皇帝御集表

国史移文旁逮侯藩之遠宸衷傳旨仰膺御集之新
何殊尧典之文章乃嘆 神宗之述作篆就香而拜
賜滌塵慮以開緘雲漢昭明河图焕爛训示千古崇
生四方中谢恭惟 神宗皇帝孝本六经治超兩漢
無情應物運乎精神者一十九年有義建功存乎篇
章者八十八策雖去道揆尤為緒餘文思之生自乎
杳杳冥冥体要之立帰乎浩浩噩噩秘以箧笥傳之
子孫恭惟 皇帝陛下孝欲廣声孝懐貽典深措一
言之散失旁求百辟之收藏遂致成書已名延閣莫
能測海休誇金鑑之文曾辱賜诗如見瓊林之使畏
高明而百過究微妙以三思雖默默以懐恩但區區
而望圣

賀元旦表

三陽祐德之初辰萬寶遵春之始旦奉是盛礼會于
大庭東備藩垣徒賤魁杓之下北瞻鄉士難陪儀衛
之中思欲飛馳喜从拱躍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篤
孝思而继统摧礼文而守成朝色晦明佩声登隆周
詢風俗同出一家交上国書坐观四海曾拜壽觴而
共慶尚懐天语之同休上下雅音想見清都之宫殿
往来法服夢遊太古之門庭就尭日以形留恭慶賓
之贊賀（一云未能近綴于虞賓且幸遥瞻于尭日）

太后受冊賀 皇帝表

寶冊具陳肇稱盛礼鴻名允正式契羣情凡在照臨

率皆舞蹈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道隆今古德貫天
人續七聖之鴻圖曆萬年之寶曆念付託既承於
哲聖攜持乃自于元符天下歸仁謳著謳歌之美禁
中定冊實推贊助之勞思既極于難酬義必期于有
稱因心則友用殫昭報之誠制礼有儀曲盡尊崇之
典蓋顯曾沙之慶永嚴長信之居命渙九重欣交六
服臣備員法從遠跡藩維仰望天庭莫覩上儀之峯
伏膺詔旨惟均虔類之懽

賀太后受冊表劉

寶冊具陳肇稱于盛礼鴻名允正式契于群情凡在
照臨悉從鼓舞中賀恭惟　太后殿下懿柔毓德仁
儉敦風日月齊明早儷　哲皇之聖熊熊應兆繼鍾
越國之祥慶陰教于六宮播徽音于四海暨聖神纂
圖之始有康幃定策之勲道既協于姜任位宜隆于
馬鄧因心則友用殫昭報之誠惟帝念功益盡褒崇
之典丕顯曾沙之慶永嚴長信之居命煥九重欢交
六服臣備員法從遠跡藩維莫獲覩光第勞頌德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六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七

表

賀復湟州表

繼志事者莫先乎成能纘基圖者尤戒乎慶國儀聞
詔旨再收河湟遂振德威旁怖夷狄中賀臣聞在昔
漢唐之舊境乃今羌胡之遐陬自天寶盜據者凡三
百年至　裕陵思復者蓋十九載　哲宗神斷而往
取戎王誠服以招來方欣犬馬之章已襲冠帶之俗
恭惟　皇帝陛下神武行于不殺道化通于無形述
先志之未遑遂成功于既屬取弗血刃期于淹隴右
掃除已起秦人之煙火同東舞蹈望思魏闕之班聯

賀五星循軌表

元英垂象杳杳難諶睿德通神昭昭易感竊聞上
在衡之史俄奏天中循軌之星逆躔欢呼處夏瞻仰
中賀臣聞惟元氣混而爲一物在天道散而爲五星
或視治亂而爲妖祥或緣得失而爲逆順今既不差
于度數茲乃有符于聖神迭播四時曲成萬物贊瑤
圖于有永兆睿算之無窮顯相自天昊承惟聖恭惟
皇帝陛下奉三無而寅畏通九有以中和民望堯天
國齊舜政連珠環極而無陵犯之道同晷昭德而有

盈縮之時作協氣以橫流閶闔光而下照百官稱壽
遥思日下之班萬國向明倚唱海邊之俗

賀德音表

熙事告成神靈底豫鴻恩倚暢華夏交欣凡預照臨
皆聞鼓舞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聖自天縱孝由生
知遵制揚功盖盡丕顯丕承之美慎終追遠致茲克
禋克祀之誠當兩宮祗見之初乃大政惟新之日爰
敷春澤式闡先猷受福無疆與民更始好生育物宣
惟流澤于一時教愛因親抑又可移于四海臣謬領
承宣之任幸逢熙洽之期繫跡斧邦空想充庭之鷺
游心魏闕但思何日之葵

又表

內殿寧親已記告成之礼中臺飛牒遂推報本之恩
遠迩交欢人神均慶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嗣復寔
資于舜孝撫綏良出于堯仁祖述大猷率循前聖時
聽天目之表日閱圖書之文接託朱嚴規模尚陋惟
致工巧可舒孝思結飾增隆經營益壯奉睟儀之淵
嘿即宮宇之光華 神考方安似樂作紫微之所物
華將遂如雷行青帝之時其令眾懲昏革手私心以
示餘澤尤被乎後世仰惟報德之睿意術作望雲之
頌聲

賀復鄯州表

詰尔戎兵進分三道念我土宇收復五城昔失今還
何煩血刃始抚終附更致壺漿瞻仰皇威懽欣輿議
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以孝循堯道以德廣文声方
圖日闢之功乃選鷹揚之帥揚麾而去氣吞隴右之
殘羌拓地東歸圖上湟中之故壤薄華夷而共慶賤
戚愛之兼行萬里捷書雖喜龍庭之報百僚賀表徒
思鳳闕之班

謝除知廬州表

九郡為連既領齊藩之符節三年易守複持楚部之
旌麾拜命若驚撫躬何幸即趨淮古道不出于都門
益遠天中夢徙飛于象闕中謝竊惟廬子之啓土奚
自秦人之作州晉魏之時其為鎮甚重吳越之俗其
為風略同潛应斗星之六度屹起金城之四圍庭少
造辭鼓鐘可樂瓏多滯穗蝗盜何憂善最易脩恩榮
難報恭惟 皇帝陛下以獨斷宅萬事之統以庶務
器四科之賢內有公卿汝為汝翼外有嶽牧于藩于
宣乃屈大邦更容小智始以有懷而得請仰荷宸私
今其無術以承流俛思帝扎明茂者輔翼之以義理

矜躁者節文之以中和其馨淺能以酬洪造

謝除知鄆州表

恩出天中誥移汶上六司頒詔遂遷淮右之諸侯九郡作藩已撫山東之兩路中謝在昔皆歸于兗域至今猶注于榆林僑居魯國之旧封岐接泰山之巨鎮雄起兵民之盛富資林藪之饒何幸淺知乃膺重寄恭惟　皇帝陛下運至神而不測推大德以無私遠近兼收而浮沉者弗遺取捨獨斷而邪正者已判以神考擢處甲科之士以　哲宗引居法從之七年委曲保全始終持挈取其心迹匪他之小器付以民物甚繁之大州永惟循吏之流風必施于政允紹先王之遺化復作其民式報洪私益惇未季

謝宮觀表

考言章之數奉宜寵避荒荷至德之寬容尚留兵宇中謝　惟臣微起孤生崇升禁從出佩諸侯之印坐持連帥之符頒詔十行蒙恩三載事嘆人言之可畏福訟已求之不周更復何云姑陳所幸素抱尋真之志方懷遺累之謀未獲因緣乃何幸會許同頸于紛擾容窃禄于優閑恭惟　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載當擬遐遺之士尚詒兼愛之仁華以天章優之月廩供職湖山之境棲神仙至之宮一篆香清獨上朝元之殿閣萬緣念寂誰攀應世之衣冠但思罔極之恩宜祝無疆之壽

謝贖金表

始恕前愆尚留道籍再陳餘業秖居金刑宛轉恩臨重荷乾坤之覆載優游官守寄移洞府之光陰齋引天香念緣帝澤中謝恭惟　皇帝陛下以中行之惠數及疎遠以旁燭之明格知幽深青弗求周過惟從宥雖號淺末亦蒙撫存法既用康雖悔莫追于一失德將欲報惟誠可仰于三無長守右銘毋忘中佩

賀廣西路奏溪洞納土表

莫測中天潛運懷柔之道化累詞南帥具陳獻納之蛮封宸殿拜章衆隨班賀琳宮望聖獨與心言不必兵師遂能闢国數百年之隔絶幾萬里以來歸越在熙朝実為盛事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允文允武旁暨遐陬乃聖乃神丕承先烈故夜郎牂牁之入土如青海積石之來王有感必通無遠弗屆数要荒登于地志當其方輸語音咸諭于王言善我憂夷萬限洞霄之睽阻徒瞻天闕以懽呼

賀日月交不蝕表

渾天占象得交會之嘉祥宸殿拜章仰休明之盛德
奉萬年而稱慶率四海以覌光閒散微生歡呼盛旦
中賀惟日月往来于晝夜故乾坤変化于春秋時以
氣交晦而体合潛布粹序家移衆多然其泛晷之有
短長所以循度而有南北或入餘限乃于曆書雖以
相過而不凌无之咎行而無忒蓋有所感遠泛弗違
恭惟 皇帝陛下誠協二儀仁周四海中環輔佐之
至德外列賛襄之賢明故致天文亦符治象道雖同
而非告壤既見以何傷克同善良無周王之年卿益
加寅畏有唐帝之開元是必告祥尤宜歸美適守琳
宮之職徒瞻金闕之班

謝轉朝奉大夫表

事功及考帝告来碩眷意降綸但祇所訓間更兩載
獲依祠館之煙霞榮陟一堦幸用禁林之日月自顧
微生之孤立何當盛德之兼容中謝此蓋伏遇 皇
帝陛下以堯仁溥愛于多方以舜智泛覌于庶類不
以人非而遂棄不以自貽而不收雖係罷休尚泛叙
進謝恩北望徒思天闕之班聯祝聖東遊惟戀洞霄
之仙聖

謝再任宮觀表

三載吉同將運道館一封浮請復荷皇恩恒有官箴
閒無吏責愧徒縻于廩秩省何補于公私含恭弗遺
懷蔵罔極中謝此者伏遇 皇帝陛下以至仁兼愛
乎遠近以大智旁覌乎智愚以新植遠宜浮沉具載領
雖一介之可棄謂亦三朝之所收以故禁直播華莫
遊絶異忠誠易感尚存魏闕之心造化難酬但仰堯
天之日

皇后受冊賀 皇帝表

飛龍在御于昭乾德之光宝冊揚廷允正坤儀之位
礼行宮掖慶浹寰區中賀竊以有為之君皆資内助
之德釐降于嬀汭望英成虞舜之勲来嬪于周京姙
姒輔昌岐之業恭惟 皇帝陛下席太平之運体上
聖之資脩政施仁澤雖覃于萬宇齊家治国化必首
于六宮御盛夏之吉辰奉長秋之備典自天作合昔
占沙麓之祥申命用休今極椒房之貴永隆萬世之
本茂對三靈之歡臣叨列泛班欣逢盛事悄四方而
来賀雖阻進趍祝萬寿以無疆但知鼓舞

賀天寧節表

大時默運九乾開紀月之祥上聖篤生四海祝參天
之寿中賀竊以数能總物出臨水旺之鄉道可羣人

生值乾居之所果得大智能安庶民霊遠室樞虹流
華渚恭惟　皇帝陛下兼愛之仁並乎堯舜混成之
物同乎羲軒百蠻就日以覲雲九譯梯山而航海仰
祝南山之固遥瞻北極之尊方當守職于琳宫未獲
奉觴于金殿

謝除知福州表

引南国之旌麾初臨民社致中天之雲日深荷恩榮
重握兵鈐顯居民表當審操修之術庶堪付畀之權
中謝仰惟　皇帝陛下道世會通至能微顯堯文訓
士嘗覲雲漢之為章周制同時毎味蔣思之作則詳
宣德意並屬以先周布詔條承流而下師提由義旁
達一路之州郷鎮撫恩仁中興三山之形勢寵任唐
堯之牧慙虧黄霸之能其策疲駑以裨神化

演山先生文集巻第二十七

演山先生文集巻第二十八

表

謝賜貢舉勑令表

聖神覇俊肇新貢士之規郡国承流率循成書之賜
中謝伏以自古在昔奉賢與能盖将圖輔世長民之
功故必嚴循名責實之法既因時而損益亦視道之
汙隆逮于甚盛之期式備不刊之典恭惟　皇帝陛
下多能天縱盛德日新服囯之文斧藻萬物鼎鼐之
秦表章六經首善京師化成天下念　神考選才之
制資成周致治之方遂推善述之心爰下增修之詔
參稽載籍數繹舊章條目纎微處無遺策規模閎遠
本必要終臣貢自先朝擢多士微生遭遇明時已愧
于難酬嗣聖編熙成訓復叨于寵錫退惟幸會重積
競榮奉以傳家敢忘為儒之業勤于勸駕庶逃曠職
之愆

謝賜暦日表

舜璣觀象察四序之變通堯暦授時示三農之早晚
廣宣寵命敷錫多方中謝竊以九會復元積數起周
天之運六觚為揲考時推成歳之宜盖預課于清臺
遂迎頒于率土恭惟　皇帝陛下德合乾坤之覆載

明齊日月之照臨總百聖之豊規新萬年之大紀令
將更布輔成泰道之亨仁不遐遺究及炎陬之守臣
敢不仰遵睿訓俯稟農時俾知稼穡之期率躋富壽
之域

又表

寶書誕布時開獻歲之儀新曆迎頒盡謹先天之令
宛靈斯至徵于交泰中謝竊以對策迎長首四時而
布度肆璣觀象齊七政以當天分纏離啓閉之微次
弦望晦明之序法皆原于聖作理實重于農時究觀
歷代之豊規屬我本元之大統精研斋斂獨高南正
之先雖候變通不在比乎之下況廣陶于聲教宜均
被于幅員恭惟 皇帝陛下廓日月之重光合乾坤
之大德巽而申命恩澤達于中區革以明時節令
一新于嗣歲臣敢不仰遵聖訓恭授人時撫千里之
封疆生成備悉勸三農之稼穡早晚周知誓班頒布
之誠仰答栽成之造

謝賜五礼新儀表

樂為告功已備八音之奏治緣明教又觀五礼之文
頒賜既榮推行宜敏中謝竊以天理自存其物則人
倫孰久于情文先王明其物則而為之儀因其情文
而為之制是故其制雖嚴而難犯其儀雖多而易行
秦緣衰亂之末流遂失詳明之大意奢儉踰節僭差
失中幸逢元后之聖神能積歷年之德澤雖務釐正
尚期集成恭惟 皇帝陛下丕圖承萬世之休事業
追三代之盛以古為宗則以道為本以俗為鑒則以
時為權紹聖臨軒曾詢後進之士政和繼志方選討
論之官相時之變通沿情而附制收斂遺逸補正殘
餘斷以天心裁之宸翰今自義起古隨意存倣舜以
修豈憚五年之數望周而繼何妨百世之遠

貴妃受冊賀 皇帝表

寵出宸衷春歸邦媛陰贊六宮之內治顯處四妃之
首班備舉彝章誕揚寶冊歡慶方傳于衆宇華光已
照于宮闈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諭天下之治則本
乎意身叙宮中之聯則風乎邦國乃眷求于婦德將
密補于坤儀淑哲溥人尊榮亞后女功留志不辭絺
綌之衣帝予應時已作熊羆之夢惟臣式守承宣之
節難趨舞蹈之庭熙感微情遙思慶禮

賀燕樂表

樂府更修咸備八音之美政庭按試悉收萬物之和
文以中声頒于烈郡宣一人之睿意通四海之歡心

中賀竊以雅頌大成聖神高致蓋非一日之能積是
必百年而後興累聖繼承歷朝因革鄭衛不作觀和
有為恭惟　皇帝陛下聖善以能法根于道疑則俾
天而淵默乎言意之表脩則應世而優游乎名數之
閒泛歌天地之呈祥衷播帝王之崇德具五爲而不
欠散六感以無淫部下審音已失遠叟之器堂中侑
食如臨太古之庭朝野感通人神欣抃

賀天寧節表

道既還元正在乾居之月數能總衆運當水旺之時
康濟蒸民上天留意篤生元后下国依仁瑞色横空
佛比斗遶樞之電歡聲動衆擁南山祝壽之人式遹
大覺之勝因庥結長生之妙果前期一月脩徇萬夷
讚揚惟保于蘿圖吟詠已窮于貝葉恭惟　皇帝陛
下永協周卜高攀舜遊来爲來宗顒〻持盈之主如
升如至孜〻歸美之臣惟臣睽遠陽庭承宣海徼率
先七郡欣隨漢嶽之三呼想見兩班袛服堯階之百
拜共表緝熙之功德以屢淵然之聖神

又表

孟冬浹日兩儀開八葉之祥炎曆良辰一聖應萬年
之會虹流華渚電遶樞果有真人克持盛世九譯
梯山而航海百蠻就日以占雲樂見士民恭聞釋老
已演秘家七俱胝之旨乃贊祇耶三大劫之修恭惟
皇帝陛下道等羲軒仁肩堯舜斡旋乾蓋以庇人寰
發越雲章以明世務天人協忠繼持北極之尊夷夏
交驩仰南山之固惟臣雖任承宣之職尚拘踈遠
之邦率屬惟先魏作山呼之拜瞻天非遠獨思星拱
之聯

賀陽德觀瑞竹表

脩竹未栽偶勞春念至神已感遽引芳根豈惟上下
之同流乃見天人之相與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造
化在手本根自天拂羲之懸弗期而自至儀唱之俗
不令以齊然萬寶誰尸百嘉或使歲次政和之夏屬
臨陽德之宮餘景雖佳此君未秀碧挑漫上方開
天子之音丹鳳林中已協羽人之夢五百未離于天
圃三千已產于龍孫豈在人爲實惟神化猗〻有相
尤可比于封侯蕩〻無名又安知于帝力

賀嘉瑞殿瑞蓮表

殿踰七紀昔薦嘉祥蓮產一枝今如舊物示厥累聖
同根而連實聲諸殊芳共幹以聯華中賀恭惟　皇
帝陛下聖神潛運于三才中和旁育乎萬類無遠不

扃有開必先圭合内赤之真陽日現下承之灵氣青
嶺瑪瑙大和水精木字天書金花地湧有是非常之
物寶爲甚盛之朝更儀瑶池並無仙除瀟湘風静比
肩皷瑟之娥英河漢日明携手渡橋之牛女何異變
頭之摧旁乃明一揆以承休天瑞遽呈不俟東封之
後臣心欣賀莫知北面之逢

謝賜元圭批答表

臣某言准都進奏院遞到禮部雕印　御製御筆元
圭批答并羣臣議及考驗狀共五册賜臣者則天體
道堯莫能名制器告功禹惟不伐中抱一源之真大
外環四鎭之灵山其執圭張以更久遠託跡暗竊于
唐漢待時潛望千攕軒果會真人克揚神物中謝恭
惟　皇帝陛下超百王而制法本三代以疑時裁天
地之生成相陰陽之造化乃得珍符之大亦存至道
之微体用輝光質文并合方當四海混同之日況值
一陽來復之朝時合顯以難逃人欲蔵而莫得按古
文而並契徵寶鼎以爭光祇往路朝顯膺天命積三
千歲可昇其諧傳億萬年自今以始付之𥠖獻講以
萬言方鏤成書乃頒列土秘蔵篋笥已增桓穀之光
披玩規模如得雲雷之澤

皇太子受册賀　皇帝表

恩入東宫已拜建儲之制敕行下國遂生遷善之心
瞻長子之元良擧阼階之盛禮慰華夷之視聽安宗
社之本根山亦同呼雷方作解中賀恭惟　皇帝陛
下寡受三天之付畀顯膺一氣之生成玉葉繁昌仙
源宏遠茂積詵詵之慶潛開繩繩之祥少海含容方
見納川之量前星光彩已餘燭物之輝閣見無邪撫
臨有託既進師承之三善宜釋氏雅之百非衆協一
聲皆賀重光之在日獄望四海並歌生德之無刑

賀皇太子受册命表

敕行下國俄開沛德之書喜報東朝已拜建儲之制
慰華夷之視聽安宗社之本根望重恭欽聞增欣抃
中賀恭惟　皇太子殿下離龍樓而奉詔還鶴禁以
承休入有保而出有師聞正言而見正事無怠寢門
之問有勞贊苑之思蘭殿尚新桂宫已肅前星在上
自露照臨之光少陽方中正含發育之德尚係海邦
之守未諧朝路之瞻謹奉牋稱賀

賀諸州軍祥瑞表

帝德難明正一心而有感化工莫測華萬物以無爲
高下志通崇卑氣合願此洪纖之呈瑞出彼幽明而

應誠中賀恭惟 皇帝陛下四海依歸三天付託惠
決綠寡思周鬼神混合天人之兩途含孕陰陽之一
氣覆蓋之內蒸作沖和動植之間發為奇巧地報寒
象之湧醴抹喧甘露之凝珠龜日何多龍翎尤潔花
變頭而吐艷木連理以垂陰朱草含輝紫芝靈秀遠
見竹笙之並長屢傳麥穎之同生方駭目聞已繼聞
門之舞蹈特留天視又增史筆之光華 祝萬壽以開
先服九垓而柔遠

天寧節進引銀表

聖應時生世有接隆之運銀從山溢地無愛寶之心
遂仰天光遠充庭實堅剛獻壽吞兩耀之精華潔白
將誠含五金之純粹無効封人之勤祝以伸藩守之
欽承

謝除龍圖閣學士表

遽傳金字知非世上之文書劄帶玉音感自御前之
恩意重升華而加重再均選以增榮乃省餘生何當
睿眷中謝伏遇 皇帝陛下承千載異文之蒙蔽明
三天上德之精微以歸狂迷以後淺末道念潛及窒
者既通神化蔽務復者斯作故使疎遠亦加選擒海
上承流已度六暮之後天中垂賜更崇五閣之先但

愧微才曷酬洪造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八

演山先生文集卷二十九
疏
天寧節功德疏
龍飛雲從旣叶一人之慶聖作物覩咸傾四海之心
載憑願力之無邊用祝昌期之有永恭惟　皇帝陛
下聖自天縱德昝日新嗣守曆之明昌克繩祖武端
小心而寅畏成事神休度茲異葉之祓默賛羅圖之茂
伏願　皇帝陛下明同箕翼固崗陵壽一萬春契唐
人之歌咏卜三十世符周曆之錦長且遼遠闕庭承
宣海代莫陪禁從望八彩于堯增惟與吏民助三呼
于漢嶽
又疏
圓穹爲祉天開長發之祥衆宇傾心咸薦誕弥之月
謹伸誠悃虔叩寶坊載憑願力之無邊仰祝遐齡之〻
有永恭惟　皇帝陛下運曆千載之會道冠百王之
前体天德而出寧羣生自遂建皇極而守正多福並
臻　皇帝陛下伏願卜世之期上天固極垂衣而治
如日之升四海九州永賴一人之有慶南山北斗共
伸萬壽之無疆
又疏
眞仙挺降當立子生商之辰海寓均歡鑿封人祝堯
之意仰憑兹力申頌壽祺恭惟　皇帝陛下撫盈成
之期恪于持守躬紹述之孝通于神明措天下于泰〻
山之安躋斯民于仁壽之域　皇帝陛下伏願三靈
擁祐十〻力證知宝祚弥昌丕圖永固松筠共茂前曆
蕃算之無窮日月齊明更祝後天之難老
又疏
大覺寶文潛結無窮之妙果長生秘錄密藏不測之
殊因謹發欢忭誦通懇惻達神明而有感建功德之
無爲以奉一人其延萬歲伏願　皇帝陛下大受海
内大明日昇道啟性以存〻德宜民而顯〻是故不
滅者佛以維以持不墮者仙以引以翼至聖三十之
盛世況逢千一之至人斗下吳極夜驚電繞林中聞
職曉伴山呼旣獲證明當能保祐
聖節功德疏
四海傾心祇候注商之旦萬齡獻壽競形歸舜之歌
默資道力之無邊顯賛帝圖之有永以聖繼聖旣新
又新恭惟　皇帝陛下德冠百王運曆千載建皇極
而守正衆福同歸体天德以出寧羣生遂紹述之孝
感通明神持守之能跨越今古宜享羣眞之致祐更

冀諸天之鑒知

同天節功德疏

帝既生商天方與啓聖母弥月出應四方之緣火權
盛時來乘千載之運天日之表神明之容何福不膺
有生皆遂蒙等荷覆載無私之德含尊親罔極之恩
願憑大覺之勝因庶賛至仁之遐筭秪行百拜之礼
近祝南山歡捧萬年之觴遐瞻北極

聖節開啓疏右語

右臣等伏以閶宮薦祉大開長發之祥寰宇傾心咸
薦誕弥之日敦申誠悃虔叩空坊載憑願力之無邊
仰祝遐齡之有永恭惟　皇帝陛下運膺千載之會
道冠百王之前体天德而出宣羣生自遂建皇極而
守正多福並臻　皇帝陛下伏願卜世之期上天同
極垂衣而治如日之升四海九州永賴一人之有慶
南山北斗共期萬壽之無疆

忠獻令公功德疏

岳神何往一帰丹府以難尋遷馬既鳴三對薫風而
有感罔屆外除之日用伸中動之情伏惟某官十載
釣衡人受其賜兩朝勳策天與之符令德可稱曰韓
曰范英氣所孕匯甫匯申志輕華衮之崇体勝丘山
之重儒生感舊誰求請畢之言廣主追亡應展留圖
之像

真如開堂疏

佛祖悟命机之妙而神氣精爲之根修性德之要而
定等覺爲之本及其根本已混非有非無體用既寘
無内無外弗在言句是爲如来括鬼窟之生涯震雷
門之声韻以譎客塵之中誰可出世教法之外別當
授人悠懺羣迷乃垂禅學千萬世妙巌獨見且演性
宗于一門法身固出于色身覺海亦資于學海某牽
十二時之日用以開三千界之菅現庶幾悟真而自
成何乃執一而獨是若云師吼未離精魂雖脱輪廻
猶是意識輙擬九成以小鮮方悲上德之下衰故須
舉知聊用援溺某人長老東林之賢嗣南禅之俊遊
雲行四方心逐仕道壁立萬仞機鋒伺人乃牽上乘
之妙緣况在中齋之勝境用牽士民之衆冀承道義
之尊頓行接引以敷揚庶使依歸而承聽

東禅開堂疏

西来祖意直指人心南學禅宗正傳法眼去古滋遠
當仁愈難爭推作者家風罕識本来面目欲悟大衆
必求智慧之師要鎮名山宜洋孫高之士真覺禅師

學道微妙行歸靜深衆所共推身雖獨善況秉禪之勝境乃長樂之雄藍宜徇輿情遠臨祖席行雲出岫不自信于無心流水盈科亦隨緣而有利勉秉杖渡未震雷音上酬詔旨之恩仰祝聖君之壽

西峯開堂疏

迦葉拈花世尊為之啓齒寒山撫掌拾得于焉點頭不落言詮自超正覺厥後支分派別想變體殊坐斷聖凡猶滯半途之趣竪行棒喝親獲向上之机謂之宗風名曰出世允能上人談鋒頓悟戒迹孤高印可世于芳公禪師衣受廣于圓照大士維長樂之精刹矧西峯之上藍實古道場久虛法席衆望所屬堂仁勿辭即期象駕之進途無慮螳螂之拒轍敷揚祖意上報　國恩

廣因開堂疏

萬物本無靜根衆生皆有覺性迷從多劫磨幾河沙悟在片言一彈指頃無諸樂境廣因淨緣祥公上人以心傳心是法非法欲引無邊性海悉趍不二法源莫開方便门曷指圓通路今日之意諸祖同風無盡香焚四衆圍繞第一義諦請師來揚

盧山開堂疏

談禪之士或有言而見掃遣云邊畔之未超或以無言而見嗤轍謂机鋒之不峻既豁見聞之一曲遂淪空色之兩途不知言則道之用行而體不全默則道之體正而用不顯語默動靜不當偏廢體用有無未常相離云云者汗漫乎有鄉寂寂者莽蕩乎無境雖悟精魂之具足弗思金鍮之交加私竊未聞安用磨塼而作鏡塵凡不濯莫知消鑛以為金執意會以為圓通認性見以為究竟惟恃十談之轉影爭窺千聖之通神流落横室從何活計孰悟大道獨聞上人建一物之渾淪應如人望度九年之迂逆靜與天行有處常無默時尤說大愧噫氣天籟徹聞小樸含空須聆安在斯道將振何人可承泠師長老受言如愚知性若視己非方中之習更屛教外之傳付以名山接諸初地江湖雖世將為船子之棲真鍾鼓升堂且作封人之祝聖

淨土開堂疏

西意既秉南禪遂振其教有內外其法有顯藏由禪而出以應物則轉換風力枝派言句此教中之事乃法之緒餘由禪而入以立道則絶滅緣念掃除言說此教外之事乃法之本根然而內外一貫精粗兩途

生禪而立道者希談禪而應物者衆以有机鋒爲事葉以無脫縛爲眞如未暇眞修秪云往見徒矜轉影之十說莫悟隨方之一珠内外弗明精麁尚歉某人長老祖師之後嗣眞人之遠孫掛錫随山德名獨著傳衣吳鄙道室重開當闡堂上之雷鳴弗作穴中之孤嘯天香一縷仰戴宸恩家慶千祥旁歸郡政其勤朝暮之修以副崇卑之願

堅尼師開堂疏

心獨爲宗包羅萬象人誰作佛接引羣生實性乃佛性之源空身即法身之樸修證者寡類落頑空污染者多率況幻色況彼女者在茲世間難向道超易隨物轉幸蒙睿旨特建叢林揀擇高明夯揮微妙李無上道得比丘尼堅師長老稟秀闡山棲眞吳地悟禪談而宿契減愛緣而再來非陰非陽惜尼莫辨是空是色世佛何殊豈在人乎本來自爾應物以此捨師而誰萬壽報恩勤引天香之一篆十族轉影潛闡佛印之三乘當與燈明顧闡奉唱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九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詞

桂枝香　延平閣閒望

人煙一簇正寄演客飛昇翠微麓樓閣參差下瞰水天紅綠腰間劒去人安在記千年寸陰何速山趍三峯潭吞二水嵗豊人足

是處有雕欄送目更無限笙歌芳醞初熟休說滕王看處落霞孤鶩雨中尤愛煙波上見漁舟來去相逐數声歌向蘆花近是湘靈曲

又

插雲翠壁爲送日入遥空見山色金鴉丹戍去也晋朝高客百花巖下遺蹤在賦何人離塵風骨翠微緣近希夷志遠洞天蹤跡

近劒有爲誰信息誰潭上靈光雷電相擊尤好風波乍霽鷺汀斜日倚欄白盡行人髮但沉沉羣岫凝碧利名休事蝇頭飛舠送君南北

新荷葉　雨中泛湖

落日衡山行雲載雨俄鳴一頃新荷坐聞疑是秋声煙波醉客見快哉風惱娉婷香和清點爲人吹在衣襟

珠珮欢言放船且向前汀绿伞红幢旬泛天漢相迎
飛鷗獨落芦遥對幾朶繁英侑觴人唱乍聞應似湘
灵

漁家傲　詠月

通一月而泛詠已侑金卮辨四時而各言未旁
擅杈晦朔乃取于盈闕寒暑盡資其往来声動
息而忭者閒現光臺上衆景生而悲者笑窺影
盃中飲闌夢覺則斜月浮其情望重意新則初
月致其事是宜抾有六義離為七章盡入歌声
共資一笑

春月

多幸春來雲雨少且教月與花相惡清色真香庭院
悄前事杳還嗟此景何時了
莫道難逢開口笑夜遊須趁人年少光泛離桐寒料
峭迁步遠不勞秉燭臺天曉

夏月

汗漫金華寒委地火雲散盡奇峯勢燒扇團圓休與
比犹可喜恩情不怕涼飈至
夢冷魂高何處寄琉璃砌上籠人睡逃暑廣寒宮似
水緑有畢無風却下人間世

秋月

人在月中霄漢遠仙槎来浮秋風便寒信已歸砧上
練衣未剪珠窓空引相思怨
須信嬋娟尤有恙輕飛葉上清光轉寒菊枝頭籠嫩
妾人初妝新粧更季鉛華淺

中秋月

三月秋光全夜半一年人愛今回滿莫放笙歌容易
散須同翫姮娥解笑人無伴
抱盡金精来碧漢酹吟莫作尋常看已過中天歡未
斷還同嘆時情已何明刻換

冬月

風入金波凝不住玉樓閒倚雖飛奔霜豔雪光未競
素分鮮處獨垂餘意窺庭户
强箒羅衣催玉步美人為我當樽舞醉到春来能幾
度愁今古月華不去年華去

新月

方今庚生初皎、珠簾鈎上華堂曉十二欄杆多窈
窕粧欲妙玉篦偷學娥眉小
樓、時人隨兎走十分皆望菱花照瑞莢莫嫌生得
少圓未了已圓却恐佳期嬌

斜月

已送清歌歸去後東南樓上八聲悄冷落尤臨絃上
調散意少定將萬感收殘照
窓外劍光初出鞘斜窺夢斷人年少未到盖揷心未
了塵處慢凄畔竟入扶桑晩

永遇樂　翫雪

朝露蔵暉客袍驚煖天巧無意杳杳誰知包含造化
忽作人間瑞兒童歡笑忙來花下便飲九春和氣忽
等升高人乘興江天助我幽思
續紛似蒻峰㠌如畫莫道冬容憔悴悦衆含空歷無
一點疑在天宮裡酒樓翻宴茶軒清翫且待桂華來
至有餘光明年待看明紅暗翠

又　冬日席上

天接重雲日臨殘臘時有幽意化作瑤池紛紛戲蝶
一色非人世無情征鴈乘風向何張望有情難尋遊
鶯梅先傳芳信夜來萬寶春至
中斉勝境東藩和氣自有名園佳麗一夢休嗟三千
好客何處尋珠履小堂人静揮前請書好惜歲華如逝
管絃中金盃更勸米顔皓齒

驀山溪　臘日遊竟山

春前信息到處歡聲滿旌旆出西郊擁笙歌婢娟兩
畔東巡事徃空有雲中山仙馭情古風聞謾動今人
嘆
天邊身世况值重華且盤據驅遣長想如雲望中不
斷功名休論齊楚共唐虞開口笑揷花歸更候清秋
晩

喜朝天　臘仲雪後東湖閒宴

雪雲濃送愁思衾寒更怯霜風惹起離恨為光陰惱
人意無窮誰肯半䒭虛擲漸作箇浮生至酵翁休冐
哉絣酹泛蟻且共時同
相逢笑語相款况舊官遊處山裏齋官寂寞時候自
有皓景粉澤冬容先礩縈入蹴約瘡賞候花開洛城
紅三十日回頭過盡春對春工

錦堂春　翫雪

天女多情梨花碎翦人間贈與多才漸瑤池歡遊粉
翅排徊向艇不禁風力背人飛去還來最清虛好處
遠慶幽香不掩寒梅
歲華多幸呈瑞泛寒光一様仙子樓臺雖喜來顔可
照時更相催細認沙汀鷺下静看煙渚潮回邊青城
趁柏闘獻軽盈且更傳盃

霜葉飛　冬日閒宴

誰能留得年華住韶華今在何處萬林飛盡但驚天
篆平空無數望消息霜催鴈過佳人愁起雪垂暮就
繡幕紅爐去金鴨時飄異香柳腰人舞
休道行且分飛共樂還一歲見景長是歡聚大來芳
意既與名園是花為主翠娥說樽前笑語來年管取
人如故向窺寶中光喜儀頂飛瓊化成雲字

水龍吟　方外述懷

五城中鎖奇書世間睞裏無人喚家々自有月中丹
桂朱衣仙子能駐光陰鮮留顏鬓引君霄漢便西歸
休夢華胥國約無限烟霞伴
誰是採真高士幻中尋取元非幻時人不為玉峯三
秀塵緣難斷莫說英雄萬端愁緒夕陽孤館到流年
過盡韶華去了趁浮生嘆

蝶戀花　牡丹

每到花開春已暮況是人生難得長歡聚一日一遊
能幾度看看背我堂堂去
蝶亂蜂忙紅粉妬醉眼吟情且與花為主雪怨雲愁
無問處芳心待向誰分付

又

興到濃時春不住昨夜雕欄放了花無數談笑急邀
吟醉侶青娥也合隨軒去
媚恐情生嬌恐妬今日開樽多幸無風雨休唱宴瓊
林一句來年花共人何處

又　東湖

南北兩山驕欲鬭中有連將莫道壺山小落々情懷
臨漾渺鷺言來處鈴聲悄
行到桃溪花解笑人面相逢競好窺寒照醉步欹斜
西日少欢声猶唱多情调

又

高下亭臺山水境兩畔清輝中有垂楊徑鷺點前汀
供雲景花乘流水傳春信
不醉無歸先拋從醉待言歸又被風吹醒月下壺天
遊未盡廣寒宮是波中影

又

杳々晴虛寒漫々放下塵勞相共遊銀漾便入醉鄉
休浩歎神仙只在雲门舘
飲與偏宜流水畔時有紅葉落在黃金盞鷗鷺未忘机
移別岸畫舡更上前汀看

又

水鏡中看尤未老乘興挐舟更何湘江過俯仰太虛
都一箇九春風景誰吟到
閒上釣臺雲外坐待浮金鱗始放芳樽倒醉後言歸
猶更早素纖有數君須道

喜遷鶯　表海亭冬日開宴

雕欄閒倚瑞霙霏漸出人間金碧下想名園芳心多
少欲占九州顏色洞開路入丹漠自是神仙真宅寒
吟外看歌雲舞雪光陰難浮
誰共懷古意東海一老居易頭垂白自此英雄功名
相繼空有寂寥遺跡聖賢雷拂休笑離合許多賓客
使君樂與人同且對雲門斜日

宴瓊林　木香

紅紫趂春闌獨萬簇瓊英尤未開蘼開誰共綠幄宴
賞其皓雪凝膚相亞華堂路小橋邊向晴陰一架為
香清把作寒梅香畫風來偏惹
莫笑因緣見景跨春空榮稱亭榭助巧笑既粧如畫
有花鈿堪惜新醅泛寒冰幾點持今日醉尤飛觴舉
羅帷中卧蟾光碎何須待還舍

宴春臺　初夏宴芙蓉堂

夏景舒長麥天清潤高低萬不成陰曉意寒輕一聲
未放蟬吟但聞鶯友同音醲華堂綠水中心芙蓉都
浚紅粧信息終待重尋
清冷相照避近俱歡翠娥擁我芳醪強斟笙歌引步
登臨更向遥岑斷影沉沉自風來共客披襟趂更深
歸來洞府紅燭如林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詞

雨霖鈴　送客還浙東

天南遊客喜而今却送君南囯薰風萬里無限吟蝉暗續離情如織秣馬脂車去即去多少人惜爲惠愛煙慘雲山送雨城愁作行色

飛帆過浙西封域到秋深且艤荷花澤就船買得鱸鱖新鱸破雪堆香粒此興誰同須記東秦有客相憶願聽了一闋歌声醉倒拚今日

桂枝香　重陽

醉醅初熟競看九日西風弄寒菊妹子新粧向曉淡黄千簇清香闹處君須住摻盈頭醉鄉相逐馬臺欢笑龍山縱遊佳話重續

共盡日登臨未足更休问明年浮世榮辱難得良辰嬰髮見秋尤緑且邀月照金樽上近人寒如對飛瀑宴歸還趁人來菜萸佩喜紅玉

喜遷鶯　端午泛湖

梅霖初歇乍絳蘂海榴争開時節角黍包金香蒲切玉是處玳筵羅列蘭巧畫輸年少玉腕綵絲雙結艤綵舫看龍舟兩〻波心齊發奇絶難畫處激起浪花飛作湖间雪畫鼓喧雷紅旗闪電奪罷錦標方徹望中水天日暮尤見朱簾高揭歸棹晚載荷花十里一鈎新月

洞仙歌　暑中

乱蝉何事向暑吟如訴断續声中爲誰苦陣雲行碧落舒卷光陰秋意與俄作晴空驟雨

明珠無限數都在荷花疑是星河對庭戸莫負畫如年况有清樽披襟坐水風來處信美景良辰自古難并既不遇多才豈能歡聚

又

香無風色腸断蓮花信水鑑雲垂數峯影向勞生若寒暑煎人争不老空想秋堂夜静

玉姮揮皓月時送微凉莫吝金卮爲伊盡柳下夕陽收傍水重遊花茵上雪回襟冷問避暑天机自有奇人但且對湖光世间誰醒

又　七夕

世间言笑天上誰欢聚河漢過秋静無暑望丹霄杳杳雲幄儀闹緣會遠空引時情萬縷

綵樓人送目今夕無雙巧在灵絲暗相許輿氣御西風衆樂難尋乘槎看鵲橋初渡過幾刻良時早已分

飛向月下何辞十分芳醑

八聲甘州　初秋

化工多事了却收天巧都與西風教峯雲如梼間垂
六暮初見秋容昨夜頻襟頓釋一雨洗遥空偏有銀
蟾好千里人同
引起遊人多感為静中景色悲思無窮傍雕欄懐古
堆問紫光翁也難逢金華時候又豈知幽會水精宮
塵緣滿指煙霞去多在江東

滿庭芳　詠浮橋

瓊館烟輕銀河風細玉橋雲鎖方闌曉虹千丈宛轉
下天來人在水精宮裏行樂處錦纜波堆仍相問人
間天上何處有蓬萊
徘徊追往事征南巧架傳野懐才謾石驅東海沙合
龍臺好是樂成初宴紅牙碎声隱轉雷江天晚遊人
未散莫放隼旗回

宴瓊林　上元

霜月和銀燈飛透因楼臺星漢高下變東風已暖綺
羅香競走去采車馬紅蓮萬斛開盡處長安一夜少
年郎兩〻桃花面有餘光相借
因甚靈山在此是何人能運神化對景便作神仙會
恐雲軒且駕思曾侍龍楼俯覽笑声遠洞天飛䍐向
東來尤幸時如故聲芳未闌珊

又　東湖春日

遽煖問俄實妙用向園林雜問春意萬般声與色自
閑雷便作浮華人世紅嬌翠軟誰頓悟天机此理似
韶容可駐無人會且忘言間醉
當庭仙家長日向人間〻看佳麗念遠處有東風在
夢悠〻往事桃溪近幽香遠〻謾凝望落花流水柱
華中珠珮隨軒去還送賣花市

又　牡丹

已覽遍韶容最後有花王芳信來報魏妃天與色擁
姚黃去賞十洲仙島東君到此緣費盡天机亦老為
嬌多只恐能言笑惹風流煩惱
莫道兩都迴出倩多才吟看誰好為我拚有如花面
恍良辰欲過須勤向雕欄秉燭更休管夕陽芳草等
來年花共人何處金樽為花倒

滿江紅　東湖規蓮

綠蓋紛〻多少箇雲霄仙子應是有瑤池盛會靚粧
臨水無柰輕盈風信急瑞香亂翠紅相倚誰共吟此
景竹林人桃溪士

時雨過明珠細朝霧染香腮膩輕舟破幽徑煩襟都
洗第一朶須尋華池景壽觴還偶得龜千歲乘興瀉
雲液落新荷休辭醉

減字木蘭花　　鏡渡

紅旗高奉飛出深々楊柳渚鼓聲春雷直破烟波遠
遠回歡声震地驚退萬人爭戰氣金碧樓西衒得錦
標第一甲

瑤池月　　雲山行

紫元翁一日公餘危坐寂寥幽懷遐思偶往雲
山烟波之間想見其爲樂也因作雲山烟波二
行歌之以瑤池月精嚴禪老請刻之石乃書以
遺之

微塵羅畫樓真處羣山排在雲漢青盤翠躍撩映平
林寒澗流水急數片桃花逝自有留春仙舘桼瀲問
前朝換盧郎待今生滿誰伴元翁笑語相送未晩
更安得世味堪翫道未立身元是幻浮生一枝過夢回
人散卧松庵當會靈源現萬象無中須看乾坤影陰
陽炭瓊枝秀金圓爛何患朝元事往孤雲雜管

又　　烟波行

扁舟寓興江湖上無人知道名姓忘机對景咫尺摩
鷗相認烟雨急一片蓬声碎醉眼看山還醒時雲斷
狂風信寒蟾倒遠山影推聽橫琴數曲瑤池夜冷
達此子名利休問況是物都歸幻境須臾百年夢去
來無定向嬋娟留住青春笑世上風流多病兼葭渚
芙蓉徑放侯印趁漁艇爭甚須知九鼎金砂如聖

蝶戀花　　月詞

伏以念欲開宴奉樂園之賓朋對景攄懷待良
時之風月此者偶屆三益幸逢四并六幕星稀
萬籟風細天飛金精之含蓄地揚銀色之光華
遠近萬情若知而莫詰蕩虛一色可攬以　將是
故無累而翫之者喜樂之心生不足而對之者
悲傷之態作感聲動以無意涵長空而不流對
坐北堂方入陸生之牖共離南館便登韓子之
臺願歌三五之清輝誓倒十千之芳醞

忽破黃昏還太素寒浸樓臺縹緲非烟霧江山分明
星漢路金銀闕々神仙府
影卧清光隨我舞邂逅三人只願長相聚今月亭々
曾照古々人問月今何處

又

滿到十分人望盡仙桂無根到處留光景聽我樽前

欢来竟金庖已弄寒蟾影
銀色界中風色定散了浮雲宝匣初開鏡帰去不須
紅燭引天邊自與人相趂

又

古往今来忙裏過今古清光静照人行道難似素娥
長見好見頻只是催人老
欲駐征輪無計那世上多情却被無情悩夜〻烏飛
誰識破滿頭空恨霜華早

又

俄落盞中如有恋盞乾時還見霜娥現恍向翠鬟
斟莫淺懸想此意應相勸
光景无宜年少向千里同看不與人同怨席上笑歌
身更健良時只願長相見

又

千二百回圓未半人世悲欢此景長相伴行到身邊
瓊步款金船載酒銀河畔
誰為別来音信断那更蟾光一點窺孤館静送忘言
愁一段會須莫放笙歌散

又

人逐金烏忙到夜不見金烏方見人間暇天漢似来
樽畔瀉須知間暇欢無價
銀色満身誰可畫兩腋風生爽氣騣〻馬待入蟾宮
偷造化姮娥已許仙方借

勸酒致語

適来已陳十二短章輕歌三五盛景〻〻清韻
尚慙梁上之飛塵抑〻佳賓須作郷中之酔客
同樂當勤于今夕相注式繫于他年更賦幽情

再声佳詠

萬籟無声天地静清抱朱絃不愧丹霄鏡照到林梢
風有信撞頭疑是梅花領
萬感只應閑對景独倚危欄擾〻人初定吟不盡中
愁不盡溪山千古沉〻影

又

誰悟月中真火冷能引塵緣逐出輪回境争奈多情
都未醒九回腸断花間影
萬古興亡聞事定物是人非杳〻無音信問月可知
惟可問不如且酔樽前景

又

忽送林光禽有語飛入遥空失素帰洲鷺照處無私
清望富餘輝不惜人〻與

玉繩欲到中天路且待飛觴緩〻移瓔步花下影圓　　醒醒
良夜午東南樓上還相頓

又

一望瑤華初委地更約幽人共賞巖邊翠試把万諸
聊與試無情爭得無中決
飛瀑恐送星漢至漸向窗筵但覺寒如水自愛一輪
方得意輕隨笑果還成果

青門引　　社日遊雲門

鴻落實瀟燕肆幽館雨歇萬室蟬眉人少自古雲隮
洞门何處南望數峯秋曉千騎旌麾遠去尋真忙中
心了佩声盤入烟霞〻頂誰聞欢笑
當候青童相報因待訪仙人長生微妙豈短爭來四
鄉宴社且看翠園紅遶似可捫青漢到北扉兩城斜
照醉翁回首丹壽夢覺鈞天声杳

蒲路花　　和秋風吹渭水

乾坤生古意草木起秋声移人名利境夢中驚便尋
灵宝鳳髓與龜精客報黃芽就紫府門閑道情有箇
鶯〻
問歸舍楚山青卧影水天明松庵誰笑話見還嬰鶴
歸日落聚雨忘情好笑人癡處白頭青塚世間猶說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一

挽辭

神宗皇帝挽辭

奔逸三王後憂勤七閏間生靈千載會造化一朝間
宝致盤中露應尋海上山鳳凰人恐到不趁御尤迷
一息指朝野春旅日正中月明宮怨滿天遠世緣空勇
智照王業夕章紹帝風生民聽不及終日向遺弓
集英春又到閶了萬年觴曉鼓催揩殿悲風助挽郎
帝符歸有道仙仗去無方攀念頻回首諸生淚兩行措生
迎駕鑾前屢回天顧
國治心方壯追班世忽非鼎中龍晚、陵上柏依、
物外音何情人間夢亦稀少陽来侍宴天意已知微抑
秋宴集英神宗引皇太子
忽自明庭去風高帝所寒有期修玉檢無處覓仙丹與
子奉國遠聞天數度覓錦幖何以報空展賜持看

哲宗皇帝挽辭

忽追班入未央宮急問宸遊早御風流俗豈知塵念
斷故嬪休嘆愛緣空還元精爽留天下復土声靈在
廣中果自武夷歸去否幔亭聞說好如嵩
数行空下侍目班十六回春一夢聞天意預形傳国
笙人生雖望逐堯舟銀河寂、星填躔金闕冥、羽
衞寒月色蒲宮雖悵望春来無處接同鸞
何事騎龍不可攀衣冠空自在人寰話遺夷夏秋容
動言付公卿玉几間能使抱弓號百姓豈勞求藥問
三山元符事業雖相似兩漢須看鳳露間

欽聖憲肅皇太后挽辭

懿範存遺訓香塵守齋衣中天扶日上西邸引龍歸
方慰人寰望那知世路非仁恩和夜月千古在慈闈
相門陰德遠天妹儷周文還政前期速求賢内助勤
仙丹尤訪道金闕已乘雲紫極空回首虞號慘日曛
聽斷簾方捲遺留事已傳維承知有後建立許誰先
救弊趨中道論功列上仙九重空怨慕霜露鳳臺前

欽慈皇后挽辭

夢中懷日有誰知莫恨真人下降遲會合裕陵同祔
處二陵同行陪祔因緣潛卻獨飛時九霄重引真仙仗四海
初傳大母儀悵望鳳臺山下去東郊無封上金卮醴
兩指東知獻酌
平日未露天下券芳春先棄域中遊昔從內令任恩
順令趣東轄舜解憂衣在果聞成赭色書存尤喜見
銀鉤恭承欽慈尤長于文墨懿園故事誰攀得再幸仁皇御九

州[章陵圍步數 今用其故事]
已傳龍德與承休果在丹臺不可留新冊卻埋千古
玉舊恩重起六宮秋尊閑圍步松雲遠縈到玄陵雨
露憂三十六宮休說恨誰知先作裕陵遊

曾晉公挽辭

曾侍前星在玉霄親為元老立清朝重遊西府羈犖
廣危坐東臺鑑庶僚攝攝萬緣留草葉悠悠千載想
風標傳家已有蓬萊客何患千門到寂寥

王岐公挽辭

世事今朝了天階昨夜開自當騎鶴去誰更作霖來
遺[白鶴上天]前夢琴室座掖初日是光落上台霄絲空帳望重
蓋幾時回
貳車登第日秉軸盖猶時未捷西陵上先埋上相碑白
麻人已化黃壤客空悲歲晚林間趣歸使想恨遲
再味難求和龍髯忽許攀羅隨先帝杖已立太師班人
散沙堤悄悤收客館閒風神岩毅秀千古畫圖間
富貴風波靜文章態度清有緣登相府無日出都城
舜禹垂行止金珠照死生百年留不住廣阜暮煙横

秦國夫人挽辭

三封皆大國[三史封號]一子已重金位到西樞重春歸寸

草深崇華緣斷忽寂寞路難尋愁入章溝境回頭月
滿林
偕老人惆悵秋深鳴獨哀西風何處問北首幾時回
白日歸朝露黃埃撥夜臺已辭班第一內殿不須催
[夫人常為 命婦班首]
慰使來三殿澆觴走百官送行千乘富歸宿萬家寬
自今騰空化誰能入逆觀曉堂終不見誰展佛書看
[夫人素 耆佛書]

安康郡夫人挽辭

未滿中身壽无虔大国封德明埋玉冢魂冷卧銀龍
[上以水銀 龍腦賜殮]漳水恨涵月秋風悲入松塵寰應不住無
處幼遺蹤
俄拋中饋世緣空君子休悲老未同不負大寧身後
計道山人出觀風中[大寧郡夫人安康之女兄方 其疾篤以令秘閣李士為記]
堂堂歸處魏公家挽飾萊珈日未斜萬里數声留不
得豈安松下早聞鵑

郭將軍挽辭

新里秋声不忍聞昔悞千古宋將軍東兵二百今何
在尤有西人想似雲
赳赳汾陽十世孫留中奇葉與誰掄盖棺雖愧凌烟

閱尤有著豪說旧恩
佛書看盡更何憂不怨生前未是僕日到中天春夢
斷御風歸去玉華秋
顧孝正挽辭
行人緣斷絕吊客淚縱橫白髮還親重青衫一命輕
仙丹推際會禪頌自分明去住無尋處今生與後生
夫人陳氏挽辭
曉來悲接夜未欢安不人鷥夢不還已御翔鸞天上
去委形空寄古樓山
寶奩人去月空寒百歲榮華忽盡抛萬葉遺經香一
家日華簾下與誰看
北堂旁立兩青衫六十春風慍笑挨追遠亭前思不
見怨隨霜露滿山南
陳朝議挽辭
簫鼓声中遠、歸只因千里有庭闈彭城君在今休
望黃髮樽前看綠衣
六擁旌麾一夢闌陳公橋上小棠间掛冠桑梓情尤
厚誰愧遺形葬客山
從來風義不憂貧果行幾踰七十春世上崇枯漚影
散進階空有帝綸新

信到還陵不恐聞使君何往盡沾巾最高仙桂君家
物更起鸞堂遺里人
未及歸來且勝遊忽聞庭木已經秋羅源三十年遺
愛今作還山一日愁
俞法曹挽辭
一息秋來誤壯圖揚名声後喜諸孤平生樂易歸何
處恐逐清風落有無
鑄前故旧欢尤少世上光陰惜未終去歲書來曾說
夢攀龍應御九天風
陳違樊母氏恭人挽辭
百度韶華少一年有誰堂上可爭先錦衣養志歸來
早報了春暉已獨賢
眼明身健莫扶持遠向華堂看綵衣已共月明無認
處孝思休殄盡稽時
方秀稽母安仁縣太君黃氏挽辭
文科名峻歸寧日鄉部官高致養時固極是思誰報
得更緣霜露有餘悲
八十三年婦德成綵衣欢笑過浮生含虛臺上尋仙
侶瀨口愁人月自明
來處緣應異歸時壽已稀校雖孫繼子無限是春暉

數終還是福道盡更何言子列康民處方知鞠育恩

壽安犬君挽辭

榮知隨養去恨何蓋棺歸故里三千遠浮生七十稀壽安享年六十有七曉臺空匣鑑秋露謾沾衣相伴勤田上殘蟾與夕暉

章銀青挽辭

八十六年盡塵中丹未成貳車歸去男公自官還通判棄辟教老來請家〻求天境公葬雪上悠〻春露惜揚名尤有子身後許誰爭

悼張公實

六十三年素自知人生如此更何疑公實与予会于京師自推其數六十三歲通則行七十年來辛于六十三調訣常為俠狂笑驕雖備解斷小詩悼予杳冥歸往路悔予輕易別離時水雲村記相期事雖到家山已恨遲水雲村記與公實為方外之約也

悼陳伯修殿院

塵勞常共笑忽遽忽相違已失重歸約應無再見時短長前事定來去幾人知陰箱更何累惟餘身後悲喜逐揚子過江渭慈起浮生一段悲不見武林吟笑侶却來京口看銘詩

少年科第少能攀未及登庸夢已闌豈意蓋棺尤有地千飛同在戲魚山

悼陳先之博士

五行纔情已忘筌妙自知誰更得傳夢幻去時無別苦旌幢歸處有前緣寂寥同伴松楸室悽愴人逢雨露天尚記辱書來見報春同寒谷未踰年

悼李承議

去後家山安未闌已聞忙盡旅中棺幾多言笑情先断此小窮通夢已殘交愛方嗟離別易子野休恤繼承雖曾相送處應留恨未結松庵棄外觀予南遷過贊擂通潸夫侍次鄉里相送量教予被旨易已知以潸夫應記未幾潸夫枝呂次撫州予在觀識寓集中思閱其剳

哭陳商老

浮雲前事定壯志此生休夢冷水中月文高天上樓李白捉水中月句往冥〻誰造物哀〻自封侯南國一緘破西風雙淚流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二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墓誌銘

中散大夫林公墓誌銘

公諱積字公濟其先比干之後莫知其所由來唐末避巢寇之亂走延平白泉山中遂世家尤溪曾祖日扶祖仁就考高不仕高累贈中大夫慶曆六年公舉進士中乙科尤溪未常有仕進者自公倡之後遂有人始為循州軍事判官縣解強盜五十八公再訊得其情坐罪而黥者三十餘人其他釋去憲司責欲薦公而罷公曰吾失一薦而得生者五十八復何憾哉改大理寺丞知湖州安吉縣被誘坐出隷殺罷官為通州監稅知吉州安福縣改殿中丞安福江西之劇邑面折訟日數百紙不下吏無留獄邑子弟少向學公召其父兄開諭義方建學以延之用是有登第者道士張嗣宗率其徒由龍虎山而來自稱漢師君二十六代孫持銅印出符籙其文曰陽平治都功印所至風從有欲必得公採其偽而治之案後漢劉焉及魏志張魯傳以弊其獄言自東漢張陵作符書惑百姓謂之米賊陵傳之衡衡傳之魯漢道既衰而邪說寵行于天下力不能討故魯據漢川垂三十年有曹操之強然後委質操斬衍于陽平關則所謂陽平治都功印乃賊物耳以為能與吾民知禍而邀福不亦妄乎而況方今天下有道豈容漢末所不能制之妖賊亂民罔上與吾政事相為利害者邪于是力究其弊奏毀印廢息倒勢要或為之地莫能救江左妖學遂熄知真州六合縣為橋梁以濟人新孔子廟以延學者開陂塘三十六以興蓄洩灌溉之利有以權勢求來田者公執而不與抱恨而去自是見知于王荊公常誌其能改太常博士赴闕荊公是時方知制誥相遇于道送者告言太傅避焉于道側荊公揖曰豈非為六合太博乎公曰然荊公喜揖之曰誌公之能久矣請訪于私舍公辭不及往然而荊公常稱之用覃恩改屯田員外郎繼改都官員外郎賜五品服表賜其心久之二親懷歸戀戀不樂公謂今日之仕為吾親耳而親不樂焉用仕哉乞監邵武軍稅以便其養得請監司惜其才移權建州建陽知縣有悍民劫盜盜民傷而官捕之係其家得者賞以千緡愈久而不獲鄉落驚擾不安其居公至以謂盜無大惡見窘而無所容其變益大于是言盜可釋當縱其母妻使之自陳以從新盜果出悔過相誓自今勿為惡

生祠公言公德不可負未幾丁同安縣太君詹氏憂
跣足冒雪霜負土為墓廬其側中外莫敢干以私手
植松栢萬餘本方卜葬有雀三足翔于公前得赤蛇
于穴中葬之前一日大雨如注公泣訴于上穹遂霽
既封而雨作郡守表于朝詔賜粟帛且旌其孝釋服
赴闕權鑄錢務改職方員外郎為撫州通判移淮南
發運司句當公事提舉廣南東西路銀銅坑冶市舶
利害轉屯田郎中民以銀銅入官〻負其直且數十
萬以故廢業公至出積貨滯財之在官易者而償之
坑冶復作課利遂集表乞禀議于朝中道丁中 大夫
憂哀戚之至如喪同安太君時釋服赴闕句當汴河
堤岸未幾知齊州尋移知泗州泗當賓客之會飾廚
傳悅往來郡守之先務也公之為郡無志于悅賓客
于往來之譽故其于民事也能精而詳考課遂為一
路之最被召 神宗顧問良久稱其廉能除江西轉
運判官既拜命即訪部吏之賢否得令尹者三人下
車如其所聞公首以充薦是歲江西之士能者勵才
才廉者勵節莫不以為公俄移廣南東路提點刑獄
官制行改朝散大夫奏言二廣士人多貧職田厚薄
不一欲等均賜以養其廉戶口丁米遠近高下有差
欲增減立文以考諸縣之課擇土惡弱士大夫不利
其往十常七八故常闕官難于差注欲申其賞以恤
生命乳香之貨存額甚衆人憚峻法官鬻不售欲寬
其禁以發滯財銅冶不下數十歲藏日收委場官帑
官負其直欲權罷收買且用見支之價以償舊欠運
諸滯銅以杜宿姦朝廷行之召權三司度支判官尚
書省成天子選用英才分治曹務除庫部郎中改朝
請大夫本部刪定勅令格式公與有力焉上殿奏置
揭貼簿以閱天下軍器 神宗覽之喜謂如指諸掌
移太府寺少卿鈎考財用出入更無所容其姦章恩
改朝議大夫俄知福州兼本路安撫鈐轄公方登第
時鄉老有夢從者擕角數枝至其家夜度曲且言以
迓公後果如其說福多浮屠氏居百姓十六七占沃
壤收厚利其富非民產所可擬然而歲之所入不以
為衆類託于權要易其尤富者而居之謂之買院郡
守亦自以取請公至集郡剎而論之寺望人才各以
三為等注之文籍遇闕則隨其材望而定之故諸院
取捨皆出于公議雖富僧有私意無所施焉下車及
期改行訟簡獄吏尊台今聽奏者一二人耳前日多
于此且寄縣舍以獄室閑于朝公曰既有聽奏者豈

得以為望邪誣上邀譽非予之志也自是條属事無
小大責實而後告俗〻規財為婚不如其欲往〻遂
誣以非理有健嵗追不及数而殘辱其父母公聞之
久矣適有兩造于庭公諭之以義理正之以刑寃親
為告諭布寃属邑民始知耻畏法不敢為是弊改中
散大夫赴詔在道除淮南轉運使自淮以南漕輓尤
重于諸路歳欵而財之則貸于發運常年二司故所
久亢百餘萬部封之廣属吏之衆太察則怨少寛則
慢使者多務姑息養譽苟度嵗月而去公至督促稽
辨卒用中制百廢具舉元祐五年六月七日得疾卒
于山陽之官舍年七十有一明年十一月十七日葬
公于黄龍山先娶陳氏六子長曰叙建州建陽縣丞
次曰敦汀州司理参軍曰及少亡曰極曰常曰敦皆
治儒孝二女長適覇州軍事推官吳擇次適吉州廬
陵縣尉韓用章再娶徐氏一子曰又假承事郎四女
長許嫁進士徐敏餘尚幼公之過事勤植而精審事
無小大預為條目故其處繁若簡吏無所容其姦公
雖尚儉然而置田割俸以給族人之窶者赴長樂過
家上冢與其鄉老族属置酒相聚以叙其情則其恩
文不至于弛減公嘗謂蒙自釋中大夫憂至京一日
見王荆公出其所録天下之才吏指某之為某縣有
是能為某縣有是德相與甚厚然而公之見荆公不
甚款亦不能遷合故其用止于此省寺官類借職事
見執政志在于習熟因緣以見知公為郎卿時某事
當有所稟而後往有進取者諭公以勉蒙数遊公卿
门下公謂予笑曰吾之病也豈敢以勉公邪故蒙知
公尤祥為之銘曰

公自一邑　要人器之　稍〻振發
天子有之　分符而使　持節而使
為郎于省　為卿于寺　皆有能名
其崇以義　近世風節　寖〻衰落
勢利在前　或窺或搏　奔走權要
乃析乃托　公獨不然　未嘗數〻
由公而歸　閉门自樂　公之取捨
終始如此　熙寧元豐　有此佳士

朝散郭公墓誌銘

元符己卯仲秋之庚寅朝散郎郭逢原字公域終于
京師之甘泉坊九月丁卯其孤奔葬開封縣新里鄉
張村先塋之側公域之先出汾陽王後高祖奕開封
遂為開封人生超為鄆州團練使超生守信為右侍

禁守信生父慶宗初用名臣之後補京兆府文學參
軍丈正范公忠献韓公薦其材武换授右職至副供
備庫使生公域少年力學自奮既冠登進士第主秦
州成紀縣簿以遠于親乃求侍養後二年調處州縉
雲尉丁其母李氏憂致哀如礼熙寧初從王文公遊
文公器之累辟掌法書局修三司勑諸司庫務歲計
司農寺條例李衛公兵法元豐勑令格式 神宗皇
帝由是知名召對便殿詰其所修要目條对明白奏
言李靖軍法此載其大略耳神而明之実存乎人
神宗俞其說特改大理寺丞後進九軍營陣圖被旨
按閱既而再對有旨除館職後參李憲河軍既事退
于言者除知国子監丞修太學規知將作監丞公事
知河南府壽安縣入為太常寺奉礼郎遷殿中丞官
制行換奉議郎進秩承議元豐七年丁其父憂釋服
會司馬光執政以為元豐黨人閒居久之請受監倉
遷朝奉郎俄除磁州通判公域素豪邁達官要人皆
喜與之遊是時內相蔣公時以巡轄邀郡致之鎮陽
中書張公定武桓密韓公〻域至必優游樽俎間論
事道舊累日而後去郊恩賜五品服加上輕車都尉
遷朝散郎除鎮戎軍通判下車講究鄉戎利害之說
有如今日之策鎮戎小壘幕掾相習苟簡公域至奮
其不職者因以得罪公域博覽強記善為文章尤長
于詩藏書數萬卷得一書不肯字多寡必親録而手
校之心記其統類及接賓朋以文酒談論如流聿援
證據出入百家傳記之中貫穿今古至于醫卜伎藝
樂師瞽夫之法亦無不覽隨問有應惜乎公域素豪
于氣不能與人相為俯仰有犯之者雖權要必折故
其仕宦進寸而退尺晚節失志寓窮巷留意佛教訪
祖道不飲酒不茹葷屏去声色一日布巾野服訪予
于南梁問予釋氏所以談禪其旨安在予瞪目以視
之公域悟其旨方將專氣致柔稍進乎道柰何其數
至矣有文集二十卷古律詩二十卷奏議二十卷藏
其家享年六十贈父朝散大夫贈母孝感縣太君娶
蘇氏為宜芳縣君贈金紫光祿大夫才翁之幼女男
二人曰肇以承務郎知解州解縣事衆先卒女三人
一許嫁右職葛迥餘亦先卒既叙而銘曰

天下之士　多流乎世　或以才學
踈遠于道　或以名位　變更其志
公自失官　留心定慧　方悟本來
不容私智　雖則流落　于汲何恚

承事陳君墓誌銘

君諱士傑字英伯高祖避唐季亂自光州趋温陵始為晋江人三世有佐〻有錫〻有成之成之有士傑成之治生雄于財益向佛為善既逝士傑舍金千萬、作佛事成先君之志弟妹方幼君撫育而訓之婚嫁恩義甚厚生業既富慨然歎曰有限之生豈可繫于無窮之欲乃舉家事付其弟以恬养性晝日邀賓朋列樽俎笑歌以自適孝友寬厚樂施與勇為善事喜道人所長多攸而寡怨鄉党宗族称為長者好儒士率子弟從師友應接惟勤不顧勞費自謂持心如是必有以文奉起吾家者子六人详评证谟谔谐而详果擢第奉人情曉吏事年少而寬大有老成人之風予有子歸為弟士俊見友甚篤先亡君如失左右手晝夜撫棺以慟竟以哀感得疾卒于建中靖国元年孟春之六日行年五十有四奉议郎王景純以女妻之再娶其姑之子王氏五女一適縣令梁某二為尼餘皆處子孫一人崇寧二年三月五日葬于晋江之崙山為之銘曰

致富而身投閒弗泥于俗好儒而子擢第弗違
其欲往復何憾崙山之腹

夫人陳氏墓誌銘

延平沙陽陳氏有女今為汀州宣化縣主簿俞備之妻宣德郎漳州通判括泰州泰興縣尉授之母元豐六年仲冬之九日卒于宣化之官舍享年六十卒之夕與其家人飲酒語笑安平如故夜分而寐家人及曉问安夫人已化去矣撤其衽席發其篋笥葬服篤資無所不具家人始知前此數日與我語言悲疑皆其所以付託道別之意不欲以明告我也明年季冬之某日歸葬于翔鸞鄉礼賓里古楼山東南之原宣德郎節度掌書記狀其事使來求銘而予慨然歎曰古為奉佛之士以謂無常迅速或以清淨持戒或以超悟傳法類能勞其形骸騁其言說予皆未究其奚徐观其化而已然其脫然以往如委蛻然罕見其人多為緣類所牽形氣所制為求造化而不可得或者有能忘累棄制必由疾而後往亦已勞矣是皆内外于迹者也闻夫人之化豈無愧哉夫人自少奉佛中年益篤多不茹葷持誦終日無妬忌之心飾妾婦以奉君子與人無忤見善如己所有内外親屬趣或不同皆能和全之得其歡心為女及婦晨昏之间甘旨之饋盥櫛之奉尉纍之役躬服其勞未嘗有厭色甘

若休戚相関于姒婦是以主簿與兄其雖少而孤同居共財二十餘年義不可析主簿方爲季時藝所有之資下教其子甚嚴是以主簿與括授相繼登仕夫人若固有者有一女嫁石求之郡人曹格家貧而有文夫人與格而外豪石未幾格登進士第今爲宣德郎知邵武軍光澤縣親故始以格貧爲言後服其識男四人長曰括次曰授次曰振季曰舟振應進士舟偕一女先夫人而卒孫男四人孫女三人嗚呼夫人之所化者乎不得而誌之誌其顯者如是爲之銘曰夫達于晩節于宗于少年鄕閭尊之夫人之緣

女孝于親　閨婦順于夫　室族屬樂之　夫人之德
立德以貽業　緣而歸　笑声旣闌　酒盃未乾　長寐
不奄　寂然無擾　夫人之道　云誰能考

太原居士墓誌銘

昔有王氏務琨由河東來爲長溪令遂不復去六世有文昉詣闕獻萬言除著作佐郎爲蜀中官以其甚遠弗就爲山林計録書萬餘卷以示厥後七世有粟承志不仕八世有度得祖所録書而讀之天聖中應舉天府不第有子嫿啓字天休少而嘆曰吾祖有志而無命安用有涯之生而用于不可必之徇哉壯夷改曰世爲儒家者流以讀而廢食可乎遂教其子應中師族之賢有力者闢齋舍致師友鄕人子弟教無師居無舍者皆得以趋焉熙豐中　天子銳意教育兩促應中爲太學遊應中請以侍疾在側乃曰汝以務孝而往固承志也吾死何憾應中之材由是有聞于士大夫間甲子之朔歷年有七十矣聚其族人而告之曰吾生于三月之十七日當復以此月而遊人皆怪其說前期一日指沐浴具冠帶飾出具及寢伺明而化居善施于多寡隨所求或不足繼則稱貸以應之閭里無醫自究黄帝書列雷公法具藥劑不擇人而救之則其化也亦其所養之至歟有孫一人南玉幼女歸進士楊臻有甥二人彥国彥強應進士奉乙丑某月葬于山南之北崗使來求銘爲之言曰

日之升矣　君還于幽　物之作矣
君休于常　前溪悠悠　後山巍巍
孝思不忘　是乃懿嗣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三

墓誌銘

夫人王氏墓誌銘

元豐八年五月某日供備庫副使贈朝請大夫王拱安之女武安軍節度使持節冀州事冀州刺史檢校太師判北京大名府拱辰之孫通直郎知某州某縣平甫之妹杭州餘杭縣尉方烈之妻卒于餘杭之官舍前知其変遂為送死之具及其感疾果不復起方十九歳帰少府君至此二十有二年矣華于容介于性孝于姑順于夫元豐庚申太師薨賜冠帔男四人曰先知曰先奄曰先見曰先庚一女先夫人而卒某年月日帰葬于睦州桐廬縣之某山為之銘曰

姑華髮而康夫朱顏而良子勤于庠婦勤于堂

命也何仁桐山之上

滎陽鄭君墓誌銘

鄭氏始有諱元冤者自五代時僞補金紫光禄大夫檢校太保我宋統有天下遂不復仕乃家于尤溪二世而有瀓三世而有淑皆奉進士四世有某五世而有愷字和叔預試礼部不貢行年六十來去以壬戌始娶張氏再娶潘氏終娶江氏長嗣汝霖季嗣汝揖皆績儒書汝霖稍自勤幸無好利志長女為承務郎陳咸妻季女為處子元豐八年歳次甲子二月之某日汝霖葬君恩數之鄉以書請曰先君幸有一日之好苟賜一言瘞諸墓使光于泉壤之下則先君閉目而往矣如是汝霖以為慰爭曰有志于顕其親者豈可辭焉之銘曰

郷里一澤　榮枯之数　壬戌一周

往來之序　樂事未行　夕陽已去

堂〻其人　黄埃千古

夫人葉氏墓誌銘

熙寧己酉孟夏之朔日湖州帰安少府章君存道莅事之明日入揖郡守夫人葉氏告之以巫帰既帰夫人曰俟君久矣閉目而化享年二十有五後二十年存道貽書曰來年之春葬葉氏于故里願得誌銘以瘞焉夫人仙遊人曾祖贈太常少卿祖都官員外郎知耀州事考将仕郎泉州司戸參軍幼亡其親畜于姨及帰念其姨尤親也葉為閩中大姓夫人埋飾無驕氣雖出中门必以其妾從與其姉卜葬于錢塘無故不輙造其门時遣人问安否而已夫不在雖族人相遇弗敢見也女公事佛蔬食不嫁夫人帰而語諸

母曰予以不逮事舅姑爲恨幸而有女公可事矣有
肉先具斋食以進乃敢食姊有饋兼爲之具然後致
之有肉而已寘置而弗食養甥女尤己子存遺喜賓
客之餙樽輒先意爲之具無忌妬之行常飭妾婦以
進焉死數年後至侍兒聞風而慕之常恨不及事云
爲之銘曰

方変即化　非愚乃賢　子將安歸
在人在天　今二十年　烏知其天
葬子故山　有情有緣　緣也不負
情也不啻　誰其友之　曉煙夜蟾

夫人董氏墓誌銘

長樂君生四女長裳之姊也爲陳氏子之配歸十六
年而陳氏子亡獨以勤儉訓諸孤指與爲生之路諸
孤各如教遂至于自立裳爲兒時尤見器謂其後必
有成相待甚異裳累舉不第愛信益篤謂汝且暮當
顯于朝知名于天下恒毋以少抑而懈大事乃請于
長樂君使爲京師遊及裳得第還里書且悲曰汝得
名雖高而吾見汝益遠後每得書必以不獲相見爲
恨裳亦累請郡符不報別十九年元符庚辰仲春之
二十一日遣昱圖像見裳于京師且貽言曰昱往尤
吾之見之也昱去七日而亡春秋六十有九男三而
女一長曰淳娶孫氏次曰昱娶楊氏少曰延娶張氏女
爲潘氏子之配孫十有九某年月日葬于某鄉某山
之原銘曰

撙酒笑言生不及款簫鼓還山死不及送嗟以
天倫之悲欲奪于世路之利害感忽一世轉言
百載令後何言昔亦安在尋其而歸豈緣于衆

夫人林氏墓誌銘

某年月日林夫人有子象葬夫人于州之西郊吉州
推官龔原狀其行來求銘敘言夫人之祖林某世家
福州之福清爲殿中丞父某徙居漳南居士施君時
號右姓以儒學世其業夫人歸之舅早亡最孝于姑
年三十悟生理不足恃捐佛書欲其鄉人爲善語因
緣感應事以動之不及人短長食不味衣不華如此
四十年元豐五年之十月偶有疾語其家曰人生七
十二所得多矣數當往爲吾具棺衾告親舊日次
辛未遺言其後惟爲善爲能立然後沐浴易衣而化
男四人長某應進士舉後夫人二年卒次子早卒次
某鄉貢進士第一再舉第四皆黜于礼部方夫人疾
篤時象尤客京師其家曰象起吾家者也吾之志何

憾為後數年象得疾夢夫人策杖叩其門曰汝起思
且至矣覺而愈隨有任明行修之詔郡守薦象于監
司考察而與之明年爲假承務郎次某里居最謹女
四人長歸莆田林矩次歸溫陵陳況皆為主簿次持
齋不嫁次歸鄉貢進士李耕、亡再歸鄭某銘曰

有悟而早　有修而老　其疾不差
不化不墮　象于朋遊　趨義也果
夫人之言　豈欺于我　未葬而雨
家憂弗荷　若盬十一　致誠以告
六為甘露　得日杲、　事既雨後
默窺洪造　豈非夫人　作德之報

承事林君墓誌銘

林氏始有譜達者在仙遊民籍中達而上不得其詳
達生榮、生晟、生輝皆不仕輝字德夫少好學喜
功名晟語之曰苟竊利名而仕為不能事道不仁也
有地數畝足以度生不能自樂徒為有國者所羈不
知也輝遂不復應舉有子七人男四而女三雖然而
有改曰數畝之地耕且養足矣今子數人不能各使
有事何以卒歲謂長子豫曰若俊爽磊落可以為士
謂次子巽曰若勤儉鄙朴可以為農謂中子與解曰
可以從豫而學中子與先公七月而卒豫二十四登第
三十三陞朝丙寅之秋用明堂恩封君承事郎妻封壽
昌縣君長女適進士余持次適進士陳環中季未笄
元祐丁卯之某日輝卒于其家享年六十有二君為
人不事小節常教豫曰當以六經為宗諸子百家傳
雜而無統欲鑒古今之治亂第求其始末然而是非
得失須折衷于六經不然則雜家者流耳徒費聰明
傳記誦豈能為汝賢行哉其從事也有益于己而害
人弗可為也有益于人而害物弗可為也其從仕也
所守者義所奉者法得喪窮通有命存焉苟容曲從
求用于世弗可為也其從政也以公處心以恕接物
隨事之輕重小大而應之綏善懲抑私曲剛而能柔
而懦弗可為也嘗教巽曰士農工商先王以處民才
雖然貴賤不同而所以為生一也謹天時務地利然
後有以養于父母友于兄弟和夫婦信朋友汝之務
也故豫之才有聞于仕途巽之智有成于家事餘尚
有待焉以某年月日葬于某山之原為之銘曰

數子之學　誠庠哉畝　孰假以生
卓犖者豫　行且驤矣　有雷有雨
高原一坑　長松千古

河南方君墓誌

君諱壽字祖仁睦州桐廬人唐方干之後曾祖延昌祖韓不仕祖以父載任比部員外郎累贈尚書工部侍郎比部娶繆氏為長安縣君長子烈任越州觀察推官君其次也皇祐中寓長江祷于衡霄之祠謁君風骨清俊才性明敏未冠已能屬文治平中試取同子生優等丁父憂居喪盡礼服除三預鄉貢不第哲宗皇帝親卒以献其文甚工執政送官稱之還里會朝旨卒徑行鄉老士庶以君備卒遣用教足不行公議以為恨紹聖三年二月某日以疾卒于家行四十有七年娶朝奉大夫王中敏女男二人長先甲次先意女二人歸承議郎發運司句當公事黃瑜為仙源縣君次尚在室元符三年四月某日葬于圓通寺塢君性雖剛而喜獎進後卒及其卒類為之悲有礼解未成書家存其遺稿方外之士有徐神公者能道人平生事時祖文為泰興令祖仁送焉見神公公輒拜之祖仁意其必以我貴故拜遂問成名之年公曰令改官君即登第君登第令即改官祖仁以為登第必與祖文改官同歲後祖文十舉卒不改官祖仁三貢卒不登第今皆亡常謂世事與人相為存亡必待蓋棺始定志氣類為身事所困屈屈白首葬于原壠而葬之悟已可悲者嗚呼祖仁兄弟首未及白青青之松環列其墓矣此尤可悲者也既葬之十年裹之官過其墓惜其才悼其不幸而哭之故為之誌云

法曹俞君墓誌

延平之有俞氏莫知其所由來始有諱懷志者來居沙陽懷志生守瑩守瑩生繼倫繼倫生倚字幾甫自繼倫而上不仕幾甫少聰慧七歲日誦數千言長不事産業遊卒交當世名士為人寬厚有執喜賓客與人交無貴賤小大皆為之盡礼犯而不校御僮僕有過以理諭之不輒加怒事繼母孝欽益篤善處事其始若甚迂卒如其說有風鑑往往道中人貴賤夭壽其弟同居共財二十餘年上下無間言義不可折或者窮困疾苦見輒賙之族党朋舊間尤致其厚意家始雄于財為仁而乏終不以為恨皇祐五年為鄉卒首下第無當中獻策數十篇言當世利害不報元豐六年以特奏名為河南府助教調汀州寧化縣主簿其卒喜為謠刑民不便之君力為之諷止常賴其德貧民以賦不輸被囚者數百悃然代輸而出之歲餘沿檄權監福州連盃場場在深山之中去州縣餘二

百里私鑄之民相聚為盜吏民無敢呵者君為方略
去之商旅坑户稍稍來歸賈貨發露場用以與來期
汀守薦君明法守正後為李州司法參軍有強其子
之婦者怒而殺之及其前夫之二女法子當緣坐郡
吏皆欲按法而刑之君議以謂殺其身不足以償其
罪也及其愛子以累其心此法之所以有緣坐今婦
見殺則父之愛何在更以其身緣坐非法之本意乎
是州以疑奏其子遂免官吏市鹽例不之務中而市
于倉以務中有常數而倉之數可以適取也君以為
不義于公且慮搯其怒市鹽而倍給之皆愧而弗至
月餘以疾終于官享數五十有七長子掄為宣德郎
通判漳州次子枝為泰州泰興縣尉次振應進士舉
次弁尚幼女歸曹拾為承議郎簽判興化軍前君數
年而卒孫男四人孫女三人余于幾甫最知其為人
亦得宜時嘗與之遊又酒之間歌笑自若不為生事
所提磊落大度絕無鄙俗之態故其從仕雖未
甚久已稍有可觀者代輸出西市鹽而給僚吏雖難
為繼然而輕物而重仁義使流俗有所激亦可尚也

照覺禪師行狀

師延平尤溪人也施氏子家于盧村為兒童時礼郡
僧文兆為師名常總及弱冠試經得度肄受具戒遂
之江南衡湘間歷參名山長老及遊黃龍見南禪師
乃大悟慧行並至起用有體故其機鋒出沒萬變從
應周給不見其涯岸當時名儒要官與之語世事皆
言深知治體旁達吏方其言落落可聽使之入仕特
往譯加于民大抵論道之歸與吾聖人無以異常謂
釋氏之季或不能自通于孔子儒者或至于棄其師
而季之不能以心會佛及其弊也此吾教所以見排
于世歟熙寧三年豫章守始得以為泐潭長老堂殿
弊壞廢去而新之更十年始大就聚徒數百衣上常
有異光衆見之輙拜其光不可匿而師且恐或衆乃
穴地以瘞之元祐三年　神宗詔東林為禪寺選大
士為之主九江守李君竑達豫章守王公韶僉言非
師不足以度衆礼命交至而師遁走五百餘里求者
相繼不得已如其請乃作法施之會闡演微密數錫
于有衆而衆言曰念師大悲究竟惟我從師大慈何
為棄我為言曰一切衆生具一切佛性譬如大地無
所損益故泐潭我昔住時及吾去東林吾昔未至及
吾今往其地有損益者不日無所損益然則尔性亦
無所損益是吾來亦無所從來吾去亦無所從去是

一切佛及一切衆生亦如是說是時百千衆咸發菩
提心無所往棄然而師亦豈得不往哉惠遠法師有
遺記云七百年後當有肉身大士改刱茲地則師之
來蓋應世耳師至為之易其基址变其制度垂一紀
未始一日休役元豊癸亥神宗詔師住持大相国寺
智海禪院師三至而三辭二事之詳見于吳龍記中
聰明泉得竅于惠遠法師大旱不涸自師聞詔而竭
及如其請而溢六月防禦李侯端慤奏賜紫衣明年
仲夏奏號廣惠大師晋植巨杉二本有禁毋代元祐
二年將新神運殿還乏柱材師有意焉一夕大風雷
拔二木如將以遺師尤為徐王所知四年朝廷方設
金槃計未有以飾佛俄而　太皇太后特旨賜金萬
箔由是大像妙具莊嚴越秋七月王復上章言師禪
學道行出乎士類東南緇侶向慕依歸宜有以表之
遂賜照覺禪師七年仲夏一日頋謂主事曰虛飾身
後無益之事非老僧之志也然而諸子誰肯持吾形
骨棄之曠野必勞常住不若吾自為之遂出囊中物
令造龕結塔九月壬子謂侍者曰吾去化三日矣甲
寅之旦召主事付院務及午而浴更衣坐方丈命紙
筆書偈言授遺書令侍者鳴皷曉衆趨方丈而師已
端然化矣壽六十七越十月八日厝于石塔在寺之
東西北隅素衣而號者千人送者萬人泐潭東林語
錄偈頌已行于世師嘗告其徒曰行解相應之謂祖
自非超悟之士必向三根椽下潔已虛心收視返聽
体究大事俄而有見則如醉者醒寐者覺豈不快哉
故其學者不敢有事于空言皆能返求諸己遂見性
嗣法弟子百八皆寓名山演法度門弟子二十三人
壬申之春侍者祖瓚謂蒙知師之詳來京師求予文
刻諸石于是乎書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四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

雜文

三清殿上梁文

三天大聖訓存青簡之文九上高真識在翠琅之刻興隆道教肇自壬辰振發于山言歸乙未遺真經于光智況寶藏以積金固宜人事之攸同實惟天意之所在某麗三宫之寓處以嚴八郡之瞻依相彼仙峯考茲真宇表衆材而取正擧修梁而建中漸引興雲之能上征天漢俄垂飲海之蝀下瞰人寰綱紀既張栟櫖遂立已駭幹旋之雷動將疑華彩之翬飛虚室天上之莫尊四民有賴願祝域中之最大萬壽無疆潜致其誠顯揚以頌

抛梁東三天宫殿跨垂虹遥望玉轅來為物混元長是作東風萬衆歌舞太和中

抛梁南三分為九一分三想見仙峯從此後紛紛鸞鶴去朝參不知人世與誰談

抛梁西太平君子告成時八景玉輿行且到此行惟有九仙知祥光隱顯在雲霓

抛梁北宝藏初成金一積此無無物更何求識言誰是于山客九天新起三天宅

抛梁上世間浮見虚空相道無遠迹在人心一篆天香誰注想千葉蓮花端妙像

抛梁下三宝丈人千億化當須分住九仙峯神龍五色看看媽欲去迎隨心已捨

抛梁中君王扶教帝倫功萬壽無疆何所自容傳真一下三宫仙源流演更無窮

伏願上梁以往眷眷三天之降鑒熙熙四国之蒙休聖神萬年長膺百福致力之衆助緣之人遂結妙因悉承嘉貺仰冀道合俯從世緣

謁謝先聖文

有志于學無志于仕則其仕也為道先聖之所與有志于仕無志于學則其仕也為利先聖之所惡庶其所與犯其所惡其謁謝也在所不見其薦享也在所不受而今袞等幸而登科以赴聖王之器使不敢不相與為行義者則今日之礼非敢以為文焉伏惟尚饗

謁謝先師文

世之學者師公之不遷怒則得情之和師公之不貳過則得性之正師公之無伐則進己之善師公之不校則忘人之惡師公之不改其樂則能不為貧所累

堅忍成就弗為小人以至今日見錄于仕版則蒙等
之來以公之賜不可忘也伏惟尚饗

勸農文

政和三年予被天子之命來守茲土職在劝農視事
手後四月未之及也今茲秋斂晚種遺丁是時出見
吾農于郊環立而語之曰夫天有時物資之以生地
有利人資之以養必俟吾農出力深耕易耨均秧散
穀然後天下受其時而雷為之震動雨為之滋養地
不愛其利有實可積可以貽子孫有餘其香可以畀
祖妣然而苟非吾農之効其力天時亦莫能發用地
利亦莫能致養夫農之為功如是之大也汝等其勉
之樂生于憂逸本于勤土神有靈祈穀不可廢礼田
主有恩取與不可忘義一時能勤乃得一歲之佚片
善果修遂享終身之報自今而後宜佩吾言以計汝
生不忘也

傳神真讚

不可探測心虛之神不可壞滅性空之真不與兒醜
好不與形老少彼真傳此真讚形與兒所在真與神
彼所以得傳我所以得讚

曹子真讚

有德于陰以遺乃孫有氣于陽以資乃生非陰非陽
不枯不榮強名曰神妄傳曰真彼乎此乎孝思之仁

灵一示予所傳之神求予讚之因書袖真

寓言奉贈

恍惚有神杳冥有真著為氣象發為形声坐者斂容
而正色畫者含毫而運思天机寂然而弗動人意渊
兮而莫測故問紫元翁曰巻中之人譬尤禪中之士
謂之同也可乎紫元曰寂然弗動渊兮莫測蓋似之
矣正色而斂容含毫而運思談禪者之初机也向道
者之未見也釋氏接引學人之遊戲者也謂之同可
也灵一泛道之士黠聰明墮支体務內遊不務外現
固其所知而傳神真以為遊戲焉不害其為道若夫
恍惚之神杳冥之真非會而為道乃出而為形面目
之間悉為畫工所得學不能忘安得以為同道家之
學自失斂容正色而悟焉由此而入坐忘而還無坐
進而歸真太冲莫朕德机不發當使畫工之尤李咸
無得而相以至自失而走不然吾恐日月之改化春
秋之變遷方盛而俄衰方少而遽老方存而忽化巻
中之人與塵俱盡其誰尸之哉然則世之人徒寫神
真不知有反本之悅故予錄哉者之問輙資以為悅

亦足以發焉乃書以贈吴一

書顔魯公遺帖後

予觀顔魯公乞米及醋二帖知其不以貧為愧故能守道雖犯難不可屈剛正之氣發于誠心與其字体無以異也紫元翁題

書墨竹画巻後

終日運思卑之以五色作妖豔態度易為美好然而過目而意盡焉以單毫飲水墨形見渭川一枝遂能使人知有嵗寒之意不畏雪霜之色灑落之趣此豈俗士賤工所能為哉

書于虚詩集後

或言陶潜之詩古淡有味必能不為諸家之体然後可及非至論也人固有識高而才短者其勢易為古淡才高而識短者其勢易為豪華夫能用其所長處其所易已足以為智者有才識兼至而李為古今体者趣古淡則為陶潜趣飄逸則為李白杜牧何可以為常哉夫詩之為道要在吟詠情性發于自然乃得至樂有意于是体牽合而後為之不亦有傷于性乎非詩之至也余觀于虚之詩往々走筆立就華淡無常将名其体終疑而置之斯亦善鳴其情性者歟

書渤海郡王孫戣傳後

戣出渤海郡王之七世無王孫態少好學有志節寒惟炙薪明六經恥使就試礼部寓隱陽美里兩造之民不之官即戣以難皆得其理而去公正為人所尚名利不可易是豈世累之所能留者邪當在異人之列莫之知焉

書房元齡傳後

予覧房元齡傳得太宗兩事掩巻而嘆曰真聖主也兩事治体之所資天下是非安危之所係宰相未之諭為太宗已知之矣元齡為僕射乃謂之曰僕射當廣朕耳目訪賢才聞日閲訟牒數百豈暇求人哉乃勅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関僕射正類周官大事則法其長之意天子之務在乎一相有其人則百官萬事遣所任太宗之論僕射不亦要乎天下初定遷以創業守文之難詢之房魏以謂房見創業之難魏見守文之難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文之難當與公等慎之守文之難太宗既知之矣為子孫計不亦遠乎子孫出其後富有天下貴為天子鮮究其所自持此器涉危事出入不顧萬有一生之地自以為當然捨我而孰得作又既久持盈已息逸樂不悟而驕侈之心

生奢縱不戒而維持之法壞靡弛不修而危亂之事
作姦僞之党逞而乘之不可救矣若夫持盈不逆之
君子莫能肆焉天命之所付畀亦尤創業之主曆数
所歸戰必勝攻必克一举而有天下無難易焉太宗
之論人事而已不可以不戒也況得元齡之爲相任
其大者正規之間有是高明之主以徳表正而下之
長屬欲歛其影而應之不可得也想見其時主相一
体政令一門義之公不納私謁仁之静不啓邪好賢
不肖兩途清濁殊品朝廷清明天地安静考其所自
豈偶然哉栁芳論元齡不吝權不言功成英衛之能
遜王魏之直而史論元齡謙法處令務從寬平不欲
一物失所聞人善若已有之不以己長望人雖卑賤
皆得盡其能取人不求備自非物我兩忘而出乎道
從真列中來其孰能與乎此哉

書長公指要詩後

予悟此旨久矣不生不死出乎生死之中自古先聖
未有捨此而能得道者也逆而入混而成非獨而爲
孤陰非偏五爲寡陽顛倒五行浮沉兩物陰陽之中
者也内以神真会成其体外以精氣助致其用及得
長公指要而讀之豈欺我哉長公方外之有道者也
出入明晦來去自若有待而後往莫之知焉惟予之
所知焉得其幾遂登仙垂之列夫之必陥于愚衆世
之人安得而知之故書其詩後

書太原王子命書後

宣和己亥紫陽公與門人王生書爲言辛丑壬寅歳
事及生自越之揚累〻有應因詢紫陽公之所以知
者其神知之乎其術知之乎生云其神知之非愚之
所及也見其推究斗下衆星度數考合人生日時氣
候以言貴賤禍福之故蓋常如視此則以術論吾真
友者也南京太原仲先作子命書其術亦然出于河
圖曆数謂其祖昔者往貳城都府故邂逅斗牛先生
授以出世未幾遂辭而去曆數乃其所授故得其傳
夫數之本自天而下降二十八宿十有二卦布乎周
天无輪然入生于其下皆囿其數中生死貴賤盛衰
休戚其孰能逃之哉第鮮有得之者得之則出乎其
類矣然而紫陽公斗牛先生豈世之人哉或遇之可
也世之術者以理而言貴賤以意而親長短常失者
多卒中者少天之數吊與故也豈足怪哉乃書其後
以示其術之所自出焉

忐自然子書後

嘗謂道家之徒蔽于説氣儒家之徒蔽于説理釋氏之徒蔽于説性其徒後世之季三家者也三家之𡉏所以立道皆出于一本其徒自其承季淺末麁萬不同而分之然而儒家者流多自執中以為守經形而上者類不立言稍入高遠往往相告而訟之謂非𡉏人之所教是不然也怪力亂神子所不語以其怪且亂也能通三極之道而為之教乃真儒者其孰能至于此哉故予之為書泛觀而旁探有可述者皆其是非有理取捨有義本于自然之道乃出于筆削為之論議庶補後季之萬一愚之志也非溺于博者也故明于自然子書後

書李太白對月詩後

人惟不足所以有声始求其言尤生于不足使然而使者也及俄而舞乃出于不知自然而然者也泯三不足混一不知入乎大德而為一樂不亦至乎謫仙之歌未常不離以舞世俗之見以為太白牽于縱逸之才思而已此知謫仙之卜者也故明于詩後

書樂章集後

予觀柳氏樂章喜其能道嘉祐中太平氣象如觀杜甫詩典雅文華無所不有是時予方為兒尤想見其風俗欢声和氣洋溢道路之間動植咸若今人歌柳詞聞其声聽其詞如丁斯時使人慨然有感嗚呼太平氣象柳能一寫于樂章所謂詞人盛世之黼藻豈可廢耶

書張茂先傳後

予讀茂先傳至于倫秀使来有請于張公共正朝廷以為霸事予去當此之時有是一幾而公不悟以云荅之有蔽于博歟為茂先計权往典之議當會諸鎮以釋其疑諸鎮既至姿浮以悟倫秀自當縮手袖間焉能為邪然則張公非特除去倫秀之惡遂以扶危而免弑乾之禍不然惟以忠義不惜一死以示萬世臣子之戒姑行其志而已以視留侯之躡高祖頓悟韓信之邪心果安漢室亦有間哉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五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

雜文

請羅漢讃文

竊以諸佛遇緣闡二宗而起用雙林入滅攝萬変以
還無然後理著始終道存体用尤慮神明之相继但
期寂滅以同帰人孰憑依将齊墜故如来之付嘱惟
羅漢之慈悲留不壞之形住無窮之世護持正法饒
益有情當其国王大臣長者居士設歡喜之会齊恭
謹之心則是尊者與諸眷屬旁臨五施之筵同彼衆
凡潛運六通之德方々受供種々現形安得弗致至
誠遂陳妙供南瞻部州大宋摩訶支那国某州某坊
弟子某登籍塵寰服勞火宅非解脱之力不能援我
于苦海非方便之仁不能携我于迷塗今則盛展法
筵欽承佛勑四十九載三昧難尋一十六尊五常尤
在至誠可感尤虛谷之應声上德所酬譬澄江之浮
月想垂哀愍望賜降臨大衆同声恭行礼請

一心奉請第一西瞿耶尼洲賓度羅墮闍尊者
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
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西瞿自悟都無漏中土相迎更有緣神通利
物許誰先十六功名當第一

一心奉請第二迦毗羅国迦諾迦伐蹉尊者大
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
哀愍有情來赴道場
已湛心源帰上德更持佛勑離西瞿遥看天
北彩雲每五百聖賢相逐至

一心奉請第三東勝身洲跋釐墮闍尊者大阿
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
愍有情來赴道場
自為隨緣通外典誰知得果超東洲福田長
與世人修即是護持無上法

一心奉請第四北俱盧洲蘇頻陀尊者大阿羅
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愍
有情來赴道場
恍惚俄聞中土召逍遥宜為北雲留花幡
擾道場深須信衆凡中有聖

恭惟尊者十地處身三光立德或韜光于衆或現
相于虛無或呼吸風雲或驅馳龍虎八解從應萬靈
具瞻伏願尊者不捨慈悲不忘微賤錫鳴石室共臻
慈雲麈拂塵寰各霑法雨益慈悲故益慈悲故

一心奉請第五南贍部洲諾矩羅尊者大阿羅
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慜
有情来赴道場
忘物便抛流浪海虗人聊住涅槃身天人眼
見城中塵南贍部洲難獨樂
一心奉請第六耽没羅洲跋陀羅尊者大阿羅
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慜
有情来赴道場
石龕春去人難老金鈴龍歸雨下晴中洲一
瞬到人间萬里風波千眷屬
一心奉請第七僧伽茶洲伽力迦尊者大阿羅
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慜
有情来赴道場
豈但應緣敎佛事更能説偈與仙人寂滅場
中未忍歸只為有生趍苦海
一心奉請第八鉢剌拏洲伐闍羅弗多羅尊者
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
類哀慜有情来赴道場
寂〻性空蟾吠滿巖〻眉宇電光深千一相
送物外来過去生中緣分好

恭惟尊者我道兒濤奇我風神惟秀我飄〻而泛翫
我兀〻以潜現心有蒲虗性無内外乗風御鶴隣方
外之幽居度月踰雲受世间之妙供伏惟尊者法器
容物心燈照人有感必通無求不應暫離禪定速降
威灵臨頃刻之流光作衆凡之介福慈故慈悲故
一心奉請第九香醉山中戍博迦尊者大阿羅
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慜
有情来赴道場
法雨忽緣荒政下神龍潜出淨鉼来雲騈風
御落何方香滿人间新有會
一心奉請第十住三十三天半托迦尊者大阿
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
慜有情来赴道場
雲巖集法收千卷月洞棲神斷萬緣動静雖
窺性海深三十三天無遠近
一心奉請第十一畢利颺瞿洲羅怙羅尊者大
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
哀慜有情来赴道場
寂〻誰從窺水月堂〻相逐過山雲人天妙
供少曾间颺瞿自在煙霞外

一心奉請第十二半涉山那伽犀那尊者大阿
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
慜有情來赴道場
戒珠立我起三界法露隨人洗六塵半度波
山眷屬多但見灵光天外落
恭惟尊者煞消漏盡已超三界之崇果蒲花開果
應十方之緣会乘不疾之速給無窮之求以方便誘
羣迷以解脫拯衆苦秖承佛勅數百福于冥〻默示
法音開萬灵之瞶〻慈悲故慈悲故
一心奉請第十三廣脇山中因揭陀尊者大阿
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
慜有情來赴道場
已作禪宗留廣脇却承佛勅到閻浮護持正
法有誰知應笑碧空淚落
一心奉請第十四可住山中伐那婆斯尊者大
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
哀慜有情來赴道場
出定來時塵世曉遇緣歸處道場深能將妙
果答羣生可仗世人諸漏盡
一心奉請第十五灵鷲山中阿氏多尊者大阿
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類哀
慜有情來赴道場
鷲峯山上修三昧法住經中著一名青花開
處數人青蓮月一輪無相相
一心奉請第十六持軸山中注茶半托迦尊者
大阿羅漢與自眷屬千阿羅漢等惟願應接無
類哀慜有情來赴道場
慧劍遠邀持軸客福田兼濟度輪人付囑如
來到此休更許何人堪入会
恭惟十六尊者并諸眷屬阿羅漢等寓洲上者有水
月之觀託山中者有泉石之適在同者與人為徒在
天者與仙為侶其所稱異而同乎德其所寓殊而契
乎心故承付囑于如來又復宣揚于塵界其李道也
皆能證無生之觀秉不退之輪頓悟三空遠超十地
發空門之扃鑰啟覺路之緘縢其應物也皆能開方
便之門立慈悲之室設百法之要誘彼羣生建二世
之緣勸茲流俗而況今日設莊嚴之会發恭謹之誠
器幣争華香花馥郁伏願尊者上同一切諸佛諸大
菩薩摩訶薩等其來也不疾不行其至也無遠無近
六鐶鳴杖遶山海之樓臺一息興雲捨嶽都之洞府

應接無類哀愍有情來赴道場受茲供養

六祖傳付偈頌

嘗謂諸佛出世為一大事接引上根由凡作聖此即向上二路千聖不傳者也佛既昇旨坐進乎道然後推其緒餘建立禪律講說諸教哀憫有生以度羣迷是非向上一路俯身接物而已然而佛祖既遠根源失真旁枝下流各專所見遂失大道之全体分列而為六七六祖傳衣付法有偈雖存置而弗問冷視如遺書莫之究乃執空性遠以妙竟自待不求妄乎六祖相望五百有餘歲慮其大法斷絕所度之士各惟一入後世學者以其無生之師不可得而傳無物之友不可得而論不若惟象之迹且執性見以為大道不過乎此而已故予為六偈讚以示乎世

初祖

一花迎葉離塵果四卷楞伽助道書真謂竺乾天榛遠守雲歸去祇須臾　誰知花葉一中生二氣相催果自成体了色空無覓處有時人說見還嬰　大乘氣象已相扶吾意方終道不孤秀出五峯塵下少中華先許到真如　日月中來体已覩平常是道豈須陳得吾髓處無他事擬議三三人且覓真　安心惟在覓心時後世支蘆兩自欺寄語禪林休歇去古來先聖本無為　本來無一亦無華都向真空是一家闡說一花還其笑蜜甘兔蜜作生涯　如意珠含利子建立法身無二理發明道果獨為郎長養聖胎誰得音六物名同實非異微妙如來出塵計一念中含一點本來無根種豈須猜誰尸五運催神化忽見天花五葉開含萬類貫三界無無無有非私辯法輪如我神氣精處世道他來去在九年轉了大还丹世間無價人難買　參禪須向坐禪人本本相通可了真二念回机都掃盡乾坤尤在一微塵　精傳神氣一傳精性命于中附合成道世渾淪窮不破更從何處覓無生　精傳神氣一傳精含作真空萬化行是物此中來與去莫持偏性作圓成　天將杳杳海漫漫無有無無是道觀大法藥兼心地要兩門都作混成看神光中見一還嬰　非外非中已混成忽向玉爐飛上去數声灵鶴夜來驚　萬枝燈千江月一燈傳一月攝莫知根種有虛空祇光祥光無斷絕三千世界掌中知百億化身天下說秘密豈當容易說一臂尤輕冷歟雪

二祖

有地有花空具色無花無種色含空混成一物誰圓
就但向無言一化工　受果時来含見仙香山禅定
想多年少林得旨圓融了不在中间與兩邊　華豈
曾生種亦無迹来何事得袖珠摩凡不悟無為旨但
笑高人一似愚　曾窮莊易到淵源三教從来共本
根自到少林應已悟後来誰為曉宗門　宿来缘果
尚相拘何争圓成末自如十地三乘誰便了了時无
待到無無

三祖

入道從来自有缘許誰心地是金仙如来止止教休
説妙法難思莫妄傳　衣法曾傳莫已知兩山禅定
了何疑本無一物非何有大道寧嫌得小兒　地種
精華總是無無中和合一神珠前缘誰是傳衣子水
月如心可上圖

四祖

萬空收還萬合中更尋心地亦還空紫雲蓋下已呈
瑞佛法一支誰與同　路上相逢即是缘心知衣法
有人傳真成淨土含諸種直到生生始得仙　解脱
門中宿已知種花生性豈須期話書四及終難赴不
要浮名不待時

五祖

情種俱收入混成迹弃四事得無生字雖不識人休
笑壁上留題已可驚一無生無種菩提就非佛非心
混沌成欲説性空何處覔可憐祖律護相争　形生
收攝出塵笂一顆圓光色與空撍敵有人来作祖自
然吟入太無中　塵埃可拂是修持無物無修秀也
知欲說善桂符祖意圓明未叢想曹覬

六祖

頓悟花情有幾人源流相逺却非真須知佛性無南
北芥子中藏萬法輪　泰定无忘相行深種華當向
此中生坐禅只恐人無證得旨須教礦作金　下種
人来地有因若非因地莫轻陳曾将此子教誰種安
解泰同向吕真　從来生滅本因心旁出紛紛誤處
尋無性無心方是道執空誰可脱浮沉　法身行止
本来無業落歸根是幻驅生滅已除迹寂滅有情相
感莫踟躕　曾戒觀空與坐禅惟因唐使説真筌九
年面壁誰能少秘密先當得祖傳　妙了形神更有
人不須捐下夢中身逍遥便作丹臺客誰悟三丹有
二真　大事從来風有因太空全是氣精神年足莫
恼無人問作周皆云已得真　圓妙高人覔已遍便

辭歸去謾泰同一篇證道難能審不謂庸僧有此風
道果天成豈可猜圓光何處更尋臺性為砂獨心
為地況有英雲作雨來

泗洲頌

十數運行天與地五氣生成入無始混成性一數相
尋十一觀音生一体耳如日聽如視通身是眼誰能
計觀盡十方無巨細有時拾上尋人者妙用無方乃
餘事

上天竺思滿真讃

見像雖相似水中空捉月非教亦非禪使我如何說

讀頭陀無文頌

九九八十一圓明体如日豈是空說禪精魂中掃迹
生道須當修九九八十一性見與意會如何体空色

壽堂銘

熙寧丙辰之仲夏僧惠月出者城東郊即獨樂園之
右為其師作壽堂求銘于予與之言曰能使人之形
與物生滅者數也而有非知者則生滅不能流轉之
學佛者志乎不能澈轉之則是也若非暫聚之形少
延之算終窮散歸則富委蛻而去之何足計哉雖然
師則然耳天年云高更延其數此仁于其師也道也

銘曰遂尔聚忽尔散多者矜短者嘆不聚不散不短
不多何矜何嘆何祈何俟以祈其延以俟其歸其徒
之仁其師之功

涑水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

御試策

策題

問禮所以辨上下法所以定民志三王之時制度大備朝聘鄕射燕享祭祀冠昏之義隆殺文質高下廣狹多少之數至于尺寸銖絫一有宜稱貴不以偪賤賤不敢踰所以别嫌明微辨回增美制治于未亂止邪于未形上自朝廷下逮閭里恭敬撙節然後交通人用不踰閑以無事降及後世陵夷衰微秦漢以來無足稱者庶人處侯宅諸侯乘牛車曾以不足而廢礼當以有餘而僭上宮室之度器服之用冠昏之義祭享之節率皆紛亂苟簡無復防範先王之迹因以熄焉傳曰禮雖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而後之學者多以謂非聖人莫能制作嗚呼道之不行也久矣斯文之不作也亦已久矣抑將恣其廢而莫之救歟將因今之才而起之也

策一道

臣聞致道則求諸人以人者善之所在也及其行道也不可以求人惟人求道置法則從諸人以人者情之所在也及其行法也不可以從人惟人從法聖人之為天下合衆善以為道合羣情以為法其為教也則宜民下無異習其為政也則宜臣下無異說若夫蠡管之見涓埃之善奚足以致哉聖人以謂物態有新故民情有好惡俗有盛衰時有彼此事有變常道有升降法有損益以道應時以法制俗當與萬物之理相得于無窮則夫善之所在亦可以廢也當與萬物之變相適于無常則夫情之所在亦可以廢也陛下所以三歲一詔旁集天下之士親降 聖問而使一介草萊類得發其涓埃之情以助太山之崇高河海之深遠知臣之愚何足以與此然而臣聞大道之世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則俗之于物輕矣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則俗之于我輕矣不以我累道不以物累我天叙之中夫婦之情父子之性君臣之義兄弟之序所謂有物者也天秩之中父厚于義而薄于仁母厚于仁而薄于義君無為而尊臣有為而累所謂有則者也方是之時上下之分烏用辨哉不必持衡準之為輕重而人自以為平不必探籌與之為得失而人自以為公其正不必規矩而天與之為方圓其信不必符契而天與之為取與方是之時上下之志烏用定哉以故天之象地之器

鳥獸之文土地之宜未有仰觀而俯察者則象與器其就制而用其法無所始亦無所成礼無所益亦無所損道之下降在乎象器之間而已人能輕物與我而相與為天遊未有過礼而踰不及礼而偪者聖人蓋未有患也然而汙尊而飲抔服而食遂以為礼搏土為桴築土為鼓遂以為樂営窟橧巢羽皮毛血聖人悪其鄙野太甚貴賤之分長幼之序飲食居處裝與鳥獸草木無以異焉以故聖人作為禮法以文其實営窟橧巢未利于居也為之臺榭宮室草木血毛未利于食也為之炮燔烹炙羽皮未利于服也為之絲

麻布帛汙尊抔飲未利于飲也為之範金合土罔罍之利佃漁耒耜之利緣播剡刻之利于川服乘之利于塗弧矢之利禦寇擊柝之利待暴利用之法詳于此矣然後制礼之文施于飽食逸居之時使遠于禽獸朝聘之礼所以和君臣冠昏之礼所以正男女祭祀之礼所以交鬼神為之射礼以觀其志休為之鄉禮以辨其齒位合其次也為之燕禮致其欽也為之享礼雖然首時鄙野之風稍趋于文而文之弊使人後有涯之生隨無窮之情忘不可乱之分徇不可必之物其性失中其心失性以菲廢礼也偪以美沒礼

也僭遂喪天理之自尔者性命之情日入于襄譸有如横流之衝失其大防汙漫而難制是以朝聘之礼不足以和君臣冠昏之礼不足以正男女祭祀之礼不足以交鬼神射鄉之礼不足以仁州鄉食饗之礼不足以樂賓客然則礼之數豈可廢哉有數而無義則其制礼也不足以固情有義而無數則其制礼也不足以定分朝聘鄉射燕饗祭祀冠昏之義高下隆殺文質廣狹多少之數所以見于 聖門而由以謂禮法之行自賢与貴者始賢者先王以尊爲貴者先王以卑賤者也數度存焉其在宮室也廟各有數堂

各有尺其在衣服也冕各有章旒各有寸其在車旗也常各有游車各有等其在器皿也所食之豆所獻之爵其數有多寡其用有貴賤雖然礼數之于天下豈特進其不及之才歛其不平之氣以就繩約然後以為得哉有以多為貴者以文為貴者以大為貴者以高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有以少為貴者以質為貴者以小為貴者以下為貴者以其内心者也内之為尊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是故先王之礼不可多也故常不豐下可寡也故常不殺惟其稱而已天下之人顧其數則謹其分明其義則進其德此

其所以制治于未亂止邪于未形欲不然而礼之迩
者適人之情禮之遠者明德而反本罍黍稻梁庶羞
駿鹹以養其口椒蘭芬苾以養其鼻彫琢刻鏤黼黻
文章以養其目鐘鼓管磬琴瑟竽笙以養其耳疏房
安車越席牀笫以養其体此適其情者也聖人以此
敝上古之鄙野不能使後世無文之弊曰之于色耳
之于声鼻之于臭口之于味四肢之于安佚未有能
克已復礼以為仁焉則禮之近者適足使人流而為
淫泰奢而為詐僞耳山藻之僭澣濯之陋豈可廢哉
是故聖人之制礼也酒醴之美而玄酒明水之尚黼

黻文章之美而疏布之尚莞簟之安而蒲越稾鞂之
尚丹漆彫幾之美而素車之尚是故礼雖道德之下
衰忠信之薄而道德忠信所以不廢者礼實明之也
禮之近者適人之情而人情之適未常故者礼之所
尚不在乎美者而已二帝三代以法趣時以義起禮
不能有異于此特其詳略未可同耳故臣常言道無
常也未始有弊焉必有升降者礼法為之也時無止
也未始有弊焉或有彼此者習俗為之也繼道以致
用者善也制善以致治者法也異法者彼此之時異
時者盛衰之俗異俗者新故之物〻之新故俗之盛

衰未始有常也則以法趣時以義起禮豈有一定之
論哉是故聖人之右下者或清或和以矯一時之俗
而救其弊焉則有三子之行聖人之在上者或損或
益以應一時之俗而救其弊焉則有三王之礼然而
道失而後德則二帝之趣時也致隆于德未能以為
皇德失而後仁〻失而後義〻失而後礼則三代之
趣時也致隆于業未能以為帝道也德也業也皆聖
人所能有者也其用之異者以制俗異之也皇也帝
也王也皆聖人所能為者也其名之異者以應時異
之也臣謂有成與虧者法也無成與虧者道也無成

與虧之中往之不盈酌之不竭萬法之造貫之弥多
賁之愈有唐而後成周而後備于形色名声不可以
為量數若夫制于礼者為之非特不可以致治也必
待數百歲其智足以相備者而後全若夫体道者慮
後而致隆則堯之所成周之所備伏羲旦暮而陳之
矣必後唐與周哉臣謂時之所後聖人不以為急俗
之所惡聖人不以為好是故五帝而上其書謂之三
墳言大道也二帝而下其書謂之二典言常道也然
而常道之用又其大道之降若欲不然而忠質之過
也周以極盛之文而救之盖自夏商之本仁義失盡

矣則周之所以救其弊者其有禮歟盡仁之氣以制
禮盡禮之教以制法辨等之儀教節之度尤詳于二
代則大道之降者未足以為怪也後世之難治惟其
物我大重我重而踰物重而偏無窮之欲不測之変
不可以略制也行法之吏矣于三百六十而後已豈
其好詳哉礼以義起法以時行而已且觀三代之盛
忠質文之不同道服器宫之不同法相沿以情相章
以迹朝聘之勤燕享之欢祭祀之誠婚姻之好欢然
有恩以相愛藹然有文以相接戴之以車服揚之以
聲音先之以詩書明之以藻色其尤一元之畝遂華
萬物而為春歟和氣之中聲色萬類飛者翔走者伏
潛者躍並行而不相悖並育而不相害莫知為之者
三皇之世未著于德義其尤一元之含萬物歟二帝
之愉則向乎春矣　陛下体道在上造化羣材曰革
庶政教令刑禁下行上施其尤天道之運四時敘作
者使復枯者使榮則春之風當散者使歛華者使實
則秋之霜露將與有生之類運淳反一而為太古之
遊用　陛下之志也若夫宫室之度器服之用冠昏
之義祭饗之節率皆紛亂苟簡未復三代之遺法豈
可望哉此宜　聖衷之所及也臣聞不能以礼趣時
則其為法也無功不能以義起禮則其為法也無道
禮樂之情同明王以相沿知礼有所因三王異世不
相襲礼則礼有損益商因于夏礼所損益可知也損
其文而益之以質故也周因于商礼所損益可知也
損其質而益之以文故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
也文弊則質救之質弊則文救之文質相代而起于
中蓋雖百世不能易也偽者文之過野者質之過雖
文之過必過于質而救之此孔子所以欲從先進歟
時也惟夏之從車也惟商之從服也惟周之從樂也
惟舜之從鄭聲之淫非所可欲者也文弊之俗皆溺
于此樂則惟舜之從然後鄭聲可以放焉自秦繼周
禮之情不能有所因乃徹法令以酷天下礼之文不
能有所損乃極奢侈以窮其欲不能以智出義以義
明德不能以仁出礼以禮明分苟以徒法而制天下
禮之迹者又從而充之古遠而難行者類棄而不為
遂使天下之俗流而為淫泰乘而為詐偽淫為鄭声
殆為怯人則其制天下也適足以為乱焉豈能辨上
下定民志使恭欽搏節欢欣交通以戴其上哉若夫
諸侯乘井車庶人處侯宅貧以不給而廢礼富以有
餘而僭上宫室之度服器之用冠昏之義祭饗之節

卒皆紛亂苟簡不足以為恠也漢文帝好道家之李
以為繁礼飾皃無益于治皆罷去之専務朴素然而
文帝豈能盡周之弊而致然哉會其所好適近聖人
繼周之意故其屋壁詩為帝服倡優得為后飾賈誼
謂妾富人大賈皆得以上僭莫之制焉斯亦文帝不
能以義起礼之過也嗚呼文帝畏甚高論而釋之與
言秦漢間事而已唐太宗好三代之礼樂房杜不能
對者故其為礼也沿秦故以為漢沿隋故以為唐其
治卒愧乎三代而使三代本數末度寖寥數千載間
未有能振之者可勝惜哉　陛下慨然有志于此將
欲貧者不至于廢禮富者不至于犯義文不至于野
趨乎文質之中非特天下後世受其賜也斯文不亦
彰乎且聞有其德而無其位不敢作礼樂焉為其無
行禮樂之權也有其位而無其德不敢作礼樂焉為
其無立禮樂之道也而今　陛下尊為天子有其權
矣德為聖人有其道矣何憚而不為然而不能因俗
則禮失人不能制俗則人失禮禮失人也無情人失
禮也無分　陛下以義起礼而臣言其所以因俗所
以制俗而已寒煖燥濕異氣剛柔輕重異齊器械異
制衣服異宜飲食異和此天理之所異者俗之所宜

先王之所因析言破律亂名左道淫聲異服奇技姦
色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有疑于
衆圭璧金璋錦文珠玉或不中度或不中幅或不中
量或不中儀有行于市此人偽之所異者俗之所病
先王之禁因其所宜而弗禁其所異天下之人心与
物化志逐利往譬如新生之犢猖狂而趣未知其所
向則雖以儀明法以數定分斂其放肆以就繩約亦
已勞矣是故大司徒施十有二教所以因俗者一所
以制俗者回大宰以八則治都鄙以礼馭其民則其
制俗者也以俗馭其民則其因俗者也蓋推聖人以
道出法以德制行然後能為因俗而与之同能為制
俗而与之異其因俗而異之同也則能使之歡欣交
通其制俗而與之異也則能使之恭欽撙節礼之遠
者使之知所尚焉則能明德反本而不溺于忠信之
薄道德之下衰三代之礼可得而終始也此臣之計
也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周禮義

攷其德行道藝而勸之

六行人之德性所有者也六藝人之才性所有者也自其德性而充之以知致仁以仁致聖高明之德也以義致忠以忠致和中庸之德也以性立德以德制行以孝事其父母然後能以友事其兄弟以睦善其内親然後能以婣善其外親以信任其朋友然後能以仁恤其鄉党睦婣之于孝類也而孝生于上德之仁任恤之于友類也而友生于中德之義自其才性而充之以禮得中其性正矣以樂得和其情正矣然後射足以觀德御足以觀智書足以探心數足以究物賢愚貴賤其性之根皆有是德其德皆有是行其性之幹皆有是才其不皆有是藝而或廢天以僞徇物以欲不能勿動以之仁毋我以之道聲色勢利之中若昧其真天資之茂彫落殆盡充之以就名不足以為賢能充之以事親不足以為子弟日為庸人因循以老天下皆是也先王以謂德行道藝人性之所固有者在上之人不能作之使興育之使成而已人見其自溺也以為未常有才焉可勝惜哉州長之職致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則其作之使興育之使成者欲萬民之孝行藝不得其實者以其無所攷不進其實者以其無所勸不得其實則人僞誘之不進其實則物累盡之嗚呼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可奪然而大者不能作之使興育之使成則其小者進焉以過廢中以惡屬善而欲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豈可得哉先王患其佚遊自棄流于城闕之間二千五百家合之而為之州教之而為之序導之而為之長先王之作人才以謂好勝而善為名惡辱而悍為惡人之情也好遊而外徇惡勞而中廢人之情也二情而一勝可与為善可与為惡吾將進人于善則當使其好勝之心生外徇之心死攷而勸之則乘其好勝之心而作之者也糾而戒之則乘其外徇之心而作之者也升秀士以至于選升選士以至于造或不征于鄉或不征于司徒凡以勸者也罰之以金朴之以楚或移之遂郊或屏之棘寄凡以戒者也以人之情聞善而喜則為之明善能以為之唱以人之情見賢而服則為之立賢材以為之長長之者其德足以使之尊唱之者其義足以使之樂好勝之情導德樂義之心同焉于中彼將踴躍

而趨憤悱以作矣佚欲倦怠之情奚暇從事哉然而州長之所劝以進其善州長之所戒以黜其惡亦若是而已矣進于六藝則成其性之中進于六行則成其性之德所謂賢者則長于德行者也所謂能者則長于道藝者也德行之教內資乎人者也外有六藝為之正道藝之教外入乎人者也內有六德為之主是故六行顯矣微則道乎神六藝粗矣妙則道乎道然則攷之所至劝之所加豈可略哉書之不得其詳不足以攷故欽敏任恤者閭胥書之孝友睦婣有學者族師書之德行道藝者黨正書之所書者寡所察者詳故也攷之不得其實不足以興故行藝者州長攷而劝之過惡者州長糾而戒之所劝者廣所勵者衆故也州長之所劝書之屢矣大夫之所興劝之屢矣先王尤慮鄉里之吏書之有所不公攷之有所未至為之司諫焉巡問而觀察之書其德行道藝辨其能而可任于國事者以攷鄉里之治以詔廢置然則州長之所攷烏得不悉哉萬民之學其賢有六德矣其能有六藝矣仁與之榮矣天與之爵矣志重而物輕矣義重而利輕矣鄉老之尊大夫之貴不可慢以待也待之以賓不可略而興也興之以禮東南之主以義望賓西北之賓以仁望主歌吹降登獻酬去來以示鄉人德之可尊義之可樂然後獻其書焉王尊其所獻拜而受之也以書者道之所存王貴其所受登而藏之也以德者天之所叙以其有仁德而使之為鄉以其有知德而使之為大夫以其有義德而使之為士先王之世賢者在位以長民德而無異道能者在職以治民事而無異政是何故也司徒受教法于王公鄉大夫受教法于司徒鄉吏受教法于鄉大夫萬民之學受教法于鄉吏則其所以教民者諸侯羣吏之私不與焉賓諸王而已凡王之民興于賢者之德風安于能者之政事協其情契其志此何故也使民興賢還以長之深協其民之好惡使民興能還以治之深中其民之利病則其所以進人者王之私不與焉委諸民而已屬之而讀法也相習以善會之而射也相習以藝屬之而飲酒也相習以禮率之而從獻也相習以戰德行之實偽道藝之精粗下不能逃于民上不能逃于吏德行道藝外之所受不能有異于王內之所受不能有異于天在朝所謂鄉大夫士在鄉所謂長正師胥在軍所謂軍將師帥百將鄉教之中同為儒者而今同為天子之吏豈有異趣哉

然而自秀士而升之以至進士自有造而加之以至有德大夫得之以為賓天子得之以為吏萬民得之以為長而微究正之所書州長之所考勸之以進其善戒之以黜其惡未有能成其性者也

官刑上能糾職

吏以德稱任有三曰善曰欽曰正而欽正者善之類也吏以能稱職有三曰能曰法曰辨而法辨者能之類也人各有能事各有職以能應職應事以事應物事以日生而無窮物以時變而不測先王之治事物使之以時偕行而作與時偕極而棲則推羣吏以能應職而已然而羣吏弗致其力則不能盡其能先王弗致其刑則不能盡其力適足以磨事不足與立適足以屬物不足與應尤天下之患也上能糾職所以有官刑焉八法之治官府官聯而上處八而使之之法也官常而下治人而作之之法也官刑以糾其惡官計以弊其善然而不能糾其失職者則亦安得六計之善而弊之哉必有糾職之刑乃有稱職之賞然而羣吏之于庶事先王分職以任之出法以制之不先乎事而令之及其事至然後為之所是慢事也先王有刑以糾百官然而不先乎刑而告之幸其不共則置之法是罔人也先王智不慢事忠不罔人而況王宫者乎宫者國之本也國者天下之本也為國之本制治不嚴則其望天下之治也不亦難乎是故大司徒令于教官曰各共爾職修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小宰令于百官府曰各修乃職攷乃法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在王宫則責之以事上之恭在官府則責之以臨下之正然而不致乃法謂之不共法者能之類也不在則有常刑而已斯亦上能之意歟有常法無常人有治君無治法法者治之具也人者用治之具者也先王之法固善矣不得善人而用之則或以善法厲民者豈法之罪歟是故先王善其法則善其人或以刑善之或以賞善之刑賞非善其人之道也依人以趨善而已八柄之馭羣臣有曰廢有曰奪有曰誅其以刑之類作之也有曰爵有曰祿有曰置其以賞之類作之也善能人性之所固有者無以作之則其長人者熄治人者奚可勝惜哉先王惜其才德之美為之成始則有鄉三物以教之教人以德為主故其刑也上德糾孝為之成終則有官府之八法以治之刑計之于八法則作成其才德者也治事以能為主故其刑也

上能糾職然而稱職者賞失職者刑豈一日而致哉其在鄉黨也教之已善養之已正致之已實不率者既屏之矣其在官府也旬終則令正日成月終則令正月要歲終則令正歲会不舉者既誅之矣從政之中日謹其成月謹其要以其有歲終之廢置見置者功見廢者敗以其有三歲之誅賞及其誅之也廢置已再矣是故誅之義也不為不仁賞之仁也不為不義取過之誅假使廢者困以取置々者因以取賞亦有馴致其惡以至于誅者也是故先王之治天下六典之書推而行之者有六職六官之職賛而行之者有六故為天官者謹于治為地官者謹于教為春官者謹于禮為夏官者謹于政不失其序為正者專于治要為師者專于治民為司者專于治日為旅者專于治數不失其任有名為之累焉則其失職非所欲也有刑為之累焉則其失職非所敢也然則先王之之官刑豈常試哉設之使有懼而已

辨廟祧之昭穆

社稷報物利也尢其所居而右之有成其物之意焉宗廟報親恩也尢其所居而左之有生其親之意焉親有遠近恩有隆殺然後親々有仁尊々有義長少有别男女有序若夫服之盡者不殺其恩廟之遠者不降其制則不死其親之意豈足以為仁哉是故先王之于廟祧為之親疏多少之數以多少之數辨其分故王立七庙諸侯立五庙大夫立三庙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以親疏之数辨其恩故七庙一壇一墠五廟一壇一墠三庙二壇二廟一壇先王之教天下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序之以昭穆別之以礼義繋之以姓而弗别綴之以食而弗殊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母之則尊之矣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婦之則恭之矣然後男子有别長少有序先王以此教民號為人治之大然而郎吾庙祧之昭穆未有辨焉則以人治之大者而率天下是則難也以仁致禮以事其親所以有廟以義断恩以等其親所以有祧不可屡以瀆也則止于享常不忘遠以云也則止于烝嘗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二祧之親則在五世之外者烏得不殺服盡而義輕二祧之昭穆則異于在五庙者烏得不辨先王之治天下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其序義亂于幽闇之中則安能正其生者邪小宗伯之職謹礼于幽則辨庙祧之昭穆謹禮于明則辨吉凶之五服車旗宮室之禁

然而宗伯之辨蓋已久矣先王尤慮尊卑之分尚或不嚴乃有禘焉非特為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以審諦昭穆為主然則昭穆之不可亂也可不慎歟合食于大祖礼之尚親而主愛者也以情先焉爓孰物之近于人情者也不近于人情非礼之宜也不足以致愛焉故祫主于饋食審諦昭穆之礼尚尊而王欽者也以意先焉血腥礼之遠于人情者也不遠于人情非礼之至也不足以致欽焉故禘主于肆祼獻祼之享先王也其尤禮礼之事上、者歟泰壇之禋泰折之瘞資物以見其誠焉未若物志而誠在也然則審諦之時尊中之醴俎上之腥滌蕩之聲樣大之器不足以勝其志則小宗伯之辨豈敢略哉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八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周禮義

五功曰勳

有王佐之學則能收王佐之功有內聖之德則能建外王之業然而內聖之德資于王佐之學而後全外王之業資于王佐之功而後成內聖之德未常多斈而不見其所遺者有一以貫之也無所不學而不見其所聚者有精以擯之也精一作聖守內而王則聖德之顯而已王所謂大者與王化之則不可以其形拘王所謂明者與王圓之則不可以其象定有功于王如是之高明也則謂之勳焉勳者功之上達者也然而王佐之斈可得聞乎荀子曰斈者以聖王為師揚子曰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惟聖與王皆原于一所謂一者三者相合而未相離者也由一而之天則聖者王之內也大德立焉由一而之人則王者聖之外也大業立焉得一之体則其遊乎天人運乎內外皆其用耳一之離在天為象在地為器在人為法形色名声布列乎萬物不可以為量數斈者各奮其才智而取之或得其方者而失其圓或得其粗者而失其精或得其小者而失其大得其小者其功或為

治勞或為戰多得其偏者其言或為百家之小說其用或為霸者之佐或為官長王佐之學不然師聖以盡倫師王以盡制惟聖與王皆原于一故其合而言之則謂之道而已大臣以道事君行止在我而不在乎人富貴在德而不在乎物其待物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其待人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其待己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取諸人囂然為我幡然為君惟道所在不知有物之能累我也故其降道于德則為內聖之化聖而能化則無所不通以無所不通者運諸言意之上與王之天降德于業則為外王之仁王而能大則無所不備以無所不備者建諸事業之中與王之人之人所以明道之天所以神德由大而化之則仁復乎德而吾君為帝矣由聖而妙之則德復乎道而吾君為皇矣是故百姓謂我自然者其功上達乎天道故也帝力何有于我者其功上達乎神道故也然而孔子稱天之大則曰巍巍乎惟天為大稱堯功之大則曰巍巍乎其有成功夫有成功則向于王矣是故古人以勳號堯而勳上達不可得而見也無能名焉聖人別以巍巍稱天之大稱堯之功則王功天功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興事造業成之以道故民無得而稱焉周南王者之風聖人之事未嘗言功以其上達則不可得而言故也周之臣惟周公為有勳勞于天下繫之以周南固其義也固功人功也非天之所為也興事造業成之以力故民得而稱焉召南諸侯之風賢人之事也未嘗不言功是故鵲巢則言積功累行以致爵位羔羊則言鵲巢之功致繫之于召公固其義也然而人功累而後成累之至則亦上達矣是故王道成于騶虞可以言功矣而不言者以其止達則不可得而言故也然而古之事其君者為公者有道為卿者有德為士大夫者有寮與習王功之臣能下而為五功也在道可以言器五功之臣不能上而為王功也在器不可以言道伊尹周公有道者也其佐非特王也內可以佐聖其職非特宰也上可以論道故其功之成也格于皇天老子曰公乃王王乃天公則上達王則內聖曰非達上之公與王坐而論道不能內聖其德之于天道而後已是故言王之職則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言公之功則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而使萬物各由其道然而萬物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則公之有功于

王矛亦至乎伊陟臣扈有德者也足以為佐而已佐聖則未也足以為宰而已論道則未也故其功之成也格于上帝伊陟之功以言伊尹則不足以言巫咸則有餘然而非勲之至者耳僥天地者陰陽也僥萬物者天地也孤之有功于王足以寅亮天地而已未足于燮理陰陽足以貳公而已未足于佑聖尤言太宰之職以祀大神則為不足以享先王則為有餘然而能格上帝則焉得不以為勲哉非勲之至者耳孟子曰湯之于伊尹也斈焉而後臣之故公之于管仲也斈焉而後臣之湯斈伊尹以物徇道故其外志而內至哉公之斈管仲以道徇物故其內忘而外重外忘則功出于道故伊尹之功格于皇天外重則功出于物故管仲之功曽西之所不為者常惜仲之才困敗以為功轉禍而為福可謂美矣然而門內之房檻閨之指不攝之官三歸之婦為之動心王佐之才屈于聲色勢利之中不能以道自勉而又焉能以上達勉其君哉故孟子曰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于是故君子為其君謀邪則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君是以後世無傳焉為其君陳善則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必使其君之仁無遺于天下則以為王德必使其民莫之為之者則以為王化然後收功于王道之大成是故孟子患不得其君耳不患其道不行于天下患其功不孝于我耳不患其君不為王者惜夫孟子以禮義進于諸侯而諸侯以勢利求于孟子其勲不見于後世可勝惜哉管仲之後有公孫鞅始說孝公以帝道而未之入也則以王道說之次說孝公以王道未之入也則以霸道說之常謂徇己者衷吾也徇人者商君也彼方有所徇焉烏有上達之勲以致內聖之王者乎降及于漢君欲其臣無甚高論而臣居而就之與言秦漢間而已時君不過為醫王而至有雜霸者哉自其臣徒以儒宗吾宰相位持祿養交阿枝自售而已雖大有為之君而臣其所教者可勝惜哉常謂其斈不如荀揚子之言其行不如孟子之去就其事不如伊周而欲為王功也不亦難乎

百工飭化八材

攻金之工七攻木之工七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以夫五材而加皮玉設色其為八材也欲修飭以力謂之飭形移其形之謂化飭木而化之其載物也則為輪輿其濟物也則為舟

揖其敵物也則為弓序之屬飭金而移易之以容則為門量以斷則為劍削以鳴則為鍾磬之屬飭皮而移易之則為函鞾之屬飭上而移易之則為甗甑之屬飭玉而移易之則為圭璧璜佩之屬飭色而移易之則為畫繢鍾䍗之屬水火之材飭而化之運用六物者也九職以任百工故其言詳六職言其所以為百工者故奉五材而已六職之序王公出法以賜百工者也士大夫行法以督百工者也商旅阜通以資百工者也農夫播揖以養百工者也嬪婦化治以成百工者也是故百工之序在其中焉相高下視肥磽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相美惡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陳繩墨設規矩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以義理財以知創物則未有如君子者是故王公士大夫之序在其上焉天下之民無致養之物無以為生無致用之物無以為利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王之務也太宰以道佐王者也九穀有本而已太宰任農輔之以生草木有生而已太宰任圃輔之以育山澤之材有生而已太宰任虞輔之以作鳥獸有能相育而已太宰任藪輔之以養蕃八材有為民器之資而已太宰任工輔之以飭化五行之氣為象而有五辰

為器而有五材為德而有五性五材之有為器之資為器之理蓋已久矣必有知者為之創物巧者為之述事然後五材之用著焉而百工不能上達者也蓋非智者為之出道而現象降象而現器然後制其象器而用之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以象寓意以器藏礼則雖百工之巧安所用哉伏羲之罔罟神農之耒耜黃帝堯舜之舟楫杵臼弧矢以濟萬民以威天下耒耜罔罟弧矢杵臼有取于卦象而為之自非遺數不能極數忘象不能定象忘象遺數獨寄爲物之表然後現象以設卦尚象以創物則夫罔罟之類自非圣人豈能制哉其鎔金也有之以為利其埏土也無之以為用一器之微為之內者天理至深眷意至圓為之外者其分足以嚴天下之守其制足以使天下之用是故日造而不知之者百工也日用而不知之者百工之務窺理所在則能審曲正体所向則能面勢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繼者如附比其巧也其為弓也辨其安危之人其為輪也辨其高下之地其為函也辨其豐約之体其為鍾也辨其小大之量其為兵也辨其攻守之国此其知也若夫仰以觀象于天俯以觀法于地

旁以覌萬物而有作焉則非百工所與者也先王之
世或爲淫巧以蕩上心者禁或爲奇技奇器以惑下
志者殺故其百工知述智者之事知守知者之法飭
化八材與事造業以貢于上而已然則六職之序百
工得與王公士大夫者相爲用于天下蓋無愧焉

占六夢之吉凶

吉凶之变休戚之情係于王者有係則有憂有憂則
有感有感在外則見乎蓍龜有感在內則見乎夢寐
王之于民以吉與之同患惟恐其弗得故季冬聘王
夢獻吉夢于王々拜而受之以凶與之同患惟恐其
弗去故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遂令始難歐疫賢能
之書天遣王以治民者也謂之天工萬民之數天遣
王以守邦者也謂之天民吉夢天遣王以休證者也
謂之天祐王拜而受之非徒尊賢也非徒貴民也非
徒喜夢也所尊所貴所喜有天存焉故尔盟思喜惧
我心所懷我情所感而見之于夢非夢之正者人也
非天之所爲也不盟不思非喜非惧而見于夢々之
正者天也非人之所爲也然而占夢于夢之非正者
凡占其吉凶蓋在人者烏知其非天邪我之使耳精
者天德神者天道人之精神豈能皆全于天旦晝爲
形所囿爲物所役則違遠于天地之神陰陽之理昧
于禍福之机妖祥之嚮莫之悟焉人之精神寐則魂
從其所遊寤則志從其所運寐則靜々則定々則清
清則虛々則明虛也無所不觀明也無所不照精神
反一遂與天地陰陽流通故與萬物俱一氣耳無幽
無明無遠無迩是故禍福妖祥成敗得喪之理可周
覺焉安能逃我哉占夢之官以其與天地通流故觀
其舍以其與陰陽流通故辨其氣掌其歲時占其吉
凶其聘王夢而占之也吉者以獻凶者以舍夫能以
寐致靜以靜致定且能流通如是况吾王乎書曰恭
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能恭默莊能默則靜思道則
能損實以爲虛致虛以爲明然後精神遊乎無何有
之鄉而接帝于不可測之境得所賚焉非王之高明
而誰能之不盟不思非喜非惧夢之正者也大抵五
行之數寐則兆于夢中寤則兆于聲色形体之表而
或兆于扐骨之象卦爻之數記曰清明在躬氣志如
神嗜欲將至有開必先又曰國家將興必有休祥見
乎蓍龜動乎四体茲其有開者歟然而舍萌于四方
以贈惡夢其妖爲夢也烏可贈其禍爲疫也烏可歐
天時人事固有相感而庶興者如之何不可歐不可

贈邪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論語孟子義

君子多乎哉

道之在天為象在地為器在人為法三者之未相離則有一焉而已及其下降于域中散萬于形數學者各奮其才智而取之或得其方者而失其圓或得其粗者而失其精或得其華者而失其實其言為百家之小説其事為百工之末藝巧者以為新奇机者以為便捷各以其所能名于技藝之中惟恐其多爭之及也不足以相勝君子之學得其未相離者不器以應大器以受動則實靜則虛以多而求之尤甚哉天之圓也碍其有旹之星少頃之雲豈足以得天哉吾多能鄙事則其應分而已雖然聖人之游于藝豈衆人之所能為哉其能禮樂也非特鍾鼓玉帛而已與天地同和與天地同節君子之所及也其能射御也非特主皮執轡而已升降之儀與其志通疾徐之節與其意會君子之所及也其能書數也非特縱橫之畫合乘之算而已道理之精粗象器之終始君子之所及也然而言其至麄也此其遽廬耳言其至精也此其糠粃耳吾何容心于其間哉其智故足以君國

其仁故足以子民苟為于多能所累則能與之校者君子之道不亦遠乎事物之上未形之一特收其靜後又將散出之事物之間則又有相一者蓋道之麗乎形則有大小麗乎數則有衆寡在人之得則有賢衆在人之法則有詳略而大者理使之治小多者理使之宗寡衆者理使之資賢要者理使之制詳是故事物之間君子執其衆小詳多之所宗者以相天理而已以大道治一由一以往其為十百千萬則衆人治之以大法治合由合而下其為要凡目數則有司治之然後君子之道至焉聖人之于天道者也未形之中出與萬物酬酢及其芸〻者歸宿〻以接則君將而忘矣或者迎隨而不可得也此其所以為聖焉然而孔子以不多言君子不愉其為聖之説蓋多能且不足以名君子況聖人乎

有德必有言

自得之謂德然而君子不忘其接物而有應焉故必有言自愛之謂仁然而君子不忘其成物而有義焉故必有勇言也勇也君子之餘事為事物而有之不足以名君子而名于言則非為乎接物而為之故不必有德名于勇則非為乎成物而為之故不必有仁

蓋夫言之實在德而心者德之所自出焉勇之体在仁而性者仁之所自出焉言也勇也豈其智與故為哉心虛而德至得一而仁至古其有得也世習物累不能實其一至虛之中偶有所感而得之存為志慮含為意思其尤概然有物觸其中則鳴非求鳴於物也考之以理則為之論難之以疑則為之辨以與則為歌詩以教則為語令約而明多而類雖然豈其得已而言哉道之在我乃天任我以應物耳物之來雖欲無言而不可得焉其心盡矣其德至矣然後体仁而安之物理窮性分定靜而不可撓柔而不可折其抱者真其守者馴安靜之中有義感之雖欲不勇而不可得焉或勇于任或勇于去或勇于死或勇于四誅或勇于一怒其尤水之道乎其性順其体柔其勢下及其行也不可禦却不可滞礙萬折而東之方圓曲直其數不可計也其歸則趣于一而已蓋由德而言謂之至言顏淵閔子善言德行則由道而言者也由仁而勇謂之至勇曾子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則由仁而勇者也及其物去事止則言也勇也君子不居之仁德之歸而已名于言勇者其言無實其勇無体言生于心而心無德主之故其言無法勇

徒作于氣而氣無仁守之故其勇無義孔子不知子路之仁于貢不聞孔子之言性與天道則其名于言勇也言有時乎窮勇有時乎屈又何足恠哉

唐虞之際于斯為盛

一人之才足以為善矣合十人之才則一人有所不能勝矣何則十人之才非一人之所能至也十人之才足以為善矣合百人之才則十人之才有所不能勝矣何則百人之才非十人所能及也成周之時以左則麟之儀〻鳳之師〻而文無不宜以右則騶虎元〻鷹隼睒睒而武無不備文無不宜武無不備又豈止百人之才哉前乎此則人才為未成後乎此則人才為已替然則人才之盛其惟周乎然唐虞之際所以于斯為盛也其唐虞之治以平水土則非無禹也以播有穀則非無稷也以典樂則有夔以納言則有龍其得人亦可謂至矣然鴻荒之世為未遠而典章文物尤多闕焉追夫太王之肇其迹王季之勤其家十五王而文新其命十六王而武廣其声其積累非一世也周召為之輔翼太公為之仪牙散宜生之徒為之奔走禦侮其致治非一人也積累非一世致治非一人是以睒而至于兔罝之武夫莫不好德況其責者乎卑而至于漢上之游女無思犯禮況其尊者乎宜其虞舜之所不能及也夫伯夷得聖人之清而已于任有所不兼焉伊尹得聖人之任而已于和有所不兼焉衆之而集大成者孔子一人而已法始乎伏羲則有所未成成乎堯舜則有所未備備伏羲堯舜之法者周而已然則周之所以得人者豈特時之所會亦上人作成之耳

當務之為急

知本然後知類知類然後知序知序然後知務其類異同其序先後見于事物之間不可以為量數由本而觀之統有宗會有元君子之智未常求知其不可以為量數者苟知其本然後當于務焉以孝悌立仁之本以忠恕貫道之類千歲之日至尤遠而難知者也吾于天星之間求其故而已鬼神之情狀至幽而難知者也吾于魂氣之間觀其礼而已是故以道治天不以心治四海国治然後天下平當務在乎先識其意黎民于變時雍當務在乎克明俊德若夫急親賢之為務則其智之所以為仁歟五常之本同出于道聖人之合道以自為離道以為天下其愛物也離道以之仁其利物也離道以之義其待物也離道以、

之信其接物也離道以之禮若夫智則知斯四者而已仁不當務其失也泛義不當務其失也刻信不當務其失也固礼不當務其失也燭四者之得失貴諸智焉則智之任不亦重乎堯之仁憂以天下憂其不得舜而已舜之仁憂以天下憂其不得禹而已洪水横流而民有墊溺之憂禽獸偪人而民有傷害之憂五穀不登而民有飢餓之憂方是之時爲使許行之徒墨者夷之爲天下計則彼將學若損舜且與四憂之民爲轍中鮒相濡以溼相與以沫自以爲歸而後已烏足以爲仁哉堯舜不然堯使一人舜使四人得益而傷害之憂忘得禹而墊溺之憂忘得稷而飢餓之憂忘得舜而返于禽獸之憂忘然則二帝之完厥心可謂眞知者也惟克宅厥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則文王不徧物也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欽事上帝立民長伯則文王之不徧常也有司之事所用所之庶獄庶愼罔兼于茲罔知于茲然而文王之宅厥心亦以有司之牧夫而已堯宅心于舜而五臣爲之用舜宅心于禹而八官爲之用文王宅心于牧夫而凡百有司爲之用是故君之道無爲而尊臣之道有爲而累舜文之仁智後世無以加焉嗚呼吾生也有涯知也無涯後世之人爲知所誘用知者穌作知者鑿或以累生或以害道不能緣督以附萬變豈有他哉不知其本之過也

一介不以予人

一介不以與人所以絜人不以取諸人所以潔己一介之賤非人所貪也弗取者易非人所吝也不以与人者難常人之情且謂簞豆之食嘑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與之乞人不屑則夫一介之賤不取諸人奚足爲廉者耶不以与人則爲一介仁而已伊尹謂吾不然吾以非義而与人使人以非義而受我是貽人以不義者也使不知我者觀之吾豈爲不仁而不使人爲不義此其所以爲伊尹歟故天下所以爲己任欲百姓之譽違道以干之使己爲仁而使人爲不義則竟後知者復有何道哉故曰一介不以与人所以絜人不以取諸人所以絜己然而伊尹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一介不以取諸人豈是道哉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自其一介不取諸人而充人耳孟子所謂萬鍾則不辨礼義而受之者是亦弗充而已一介不以取諸人而充之則不爲宮室之美而易恂爲身死而弗受者

一介不以與人而充之則不為所識窮之者得我而為之易何為身死而弗受者然則所樂非通也萬鍾于我何加所惡非窮也一豆于我何損如是而往也吾欲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吾欲使是民為堯舜之民也其為義也孰禦窮而失義者龍斷之罔播聞之願尔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取與之際非其義也無以立我非其道也無以副天下之望何為身死而弗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何為身死而弗受今為所識窮之者得我而為之違而離道者也窮不失義易達不離道難一介不取諸人易一介不以與人難蓋夫達不離道達而為人故也一介不以與人窮而為人故也

引而不發

君子之教人常欲以所思勝所學以所得勝所聞蓋學而聞之者外也思而得之者內也內非外則由中出者不行此君子所以引之也外非內則自外入者不止此君子所以不發之也引之者所以使之至不發之者所以使之思有所至則所聞者多矣有所思則所守者約矣蓋天下之理多則惑少則得博以斈所以致其多精以思所以致其少多所以為斈少所以為道而君子之造道也在于自得而已則其教人也可以不至于自得而已哉蓋道不欲雜〻則多〻則擾故其教人也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民亦欲其自得于道而已此所以引之而不發者歟孔子之于門弟子其博之也則以文其約之也則以礼其教之也則以文行忠信此所謂引之也性與天道子貢所不得聞鬼神之道季路所不得問所謂不發之也雖然此特施于弟子之問而已若夫誠至而不能問問一而不能二則又將即其兩端以竭之然則聖人之教人豈一端而已哉而後世之士不明乎引而不發之意故可詳而略斈者所以蔽于約而不知統可略而詳斈者所以惑于多而不知要則豈所謂善教人者哉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四十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一

論

聖人以清為難

進退去就之間辭受取予之際人之所難全也萬鍾雖多不由其道則有時而不顧一介雖微不合於義則有時而不取者為其有害於清也天下皆知者就取予之為難而不知所以為清者君子之所尤難也段干木踰垣而避泄柳閉門而不納將以為清矣奈何其介也陳仲子避兄離母處於於陵將以為清矣奈何其狷也世之人不明乎道不稽乎義慕聖人之清節者不流而為狷則流而為介矣則清也者尤人之所難今也聖人之於天下雖極人之所不能而人之所難者聖人亦不得而易之也博施濟衆非聖人不能為也而孔子以謂堯舜其猶病諸聖人果病於此乎知人安民非聖人不能盡也而禹以謂惟帝其難之聖人果難於此乎是不然蓋知其為難而非不能也故為之常不勞而有餘裕焉傳曰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焉君以為易其難也將至焉聖人以清為難殆為是也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矣利欲之心恥而不行聖人固以為難孰謂清而可以易為也有人焉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有世之下聞其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其人曰伯夷聖人纔曰聖之清而已果且以為不難乎有人焉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不以邪害義不以利累形十乘之馬棄而違之其人曰陳文子孔子尚曰清矣果且以為必難乎故得其一節雖陳文子之潔身聖人而且與之語其極致非伯夷之救與不能與此然則魏之徐邈高而不介潔而不狷晉盧欽以為清也以為聖人為難徐公所易則過矣然則君子之於寂邈其言之抑揚固有顯於此者棄盡之美文帝以謂遜有過於許由孝有甚於曾參勇有加於賁育信斯言哉漢文果有過之乎略其辭而求其意則其言亦未為過論也

以法為分

天叙有典斯有物焉使之相屬天秩有禮斯有則焉使之相辨夫婦之情父子之性兄弟之序君臣之義使之相屬者也父道尊母道親君道要臣道詳兄道友弟道恭夫道先婦道後使之相辨者也此特天理之自爾未有輔相之者顯道明理以法為分以名為表成位乎其中則天豈能獨制其人哉大道之世貨

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則俗之於物輕矣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則俗之於我輕矣不必持衡為之輕重而人自以為平不必探籌為之得失而人自以為公不必規矩為之正而天與之為方圓不必符契為之信而天與之為取予靜也在道動也在理則宜聖人棄去仁義絕滅礼樂而與有生之類同為大樂安用法哉後世之難治惟其物我太重以我喪道以物喪我七情之放五官之乱盡為物道而去在外者弗聽于命在我者弗有于性或媿義以爭或溺礼以潛有為禽獸夷狄而後已者則宜聖人斂其

無窮之情收其不平之氣以就繩約辨等有仪數節有度以四職分民以六職分吏以九職分国以三壤分地長短之度多寡之数施於名位之等而寓之以服器是非然否之辨取捨予奪之断制其悪欲之情而行之以刑賞是故天下之人猖狂而行者不能離乎道馳騁以作者不敢離乎法雖然聖人之於名法豈敢率爾而制哉有名以為表無法以定名謂之徒名公侯伯子男此正諸侯之名者也孤卿大夫此正諸臣之名者也法不存焉其稱謂不足以相臨其權位不足以相攝為乱也孰與先王即其所有之国家

所居之宫室所乗之車所建之旗所被之服各服其命之數是故城各有方宫各有步室各有等服各有章常各有斿鑾各有就車各有乘介僎之人饗食之禮各有數度其繁略之宜則知守其分者其小大之分則知制其欲然而法或廢焉則名豈足以命物哉有法以為分無道以出法謂之徒法吾乃忘物遺我而遊乎方外或為天人或為神人或為至人其學絕異物理之因革人情之新固寓物之表會道之大其觀盡矣然而寂然長往而不為天下後世計此持長沮桀溺者之所為豈道之至哉吾乃接物立我而遊

乎方内或為聖人或君子惇五典以仁庸五礼以義為之法為其法著矣然而法之通也無無止之時法之深也會無常之道豈非聖人之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以至於是哉其法嚴矣然而法之文則使之縣然以相接法之情則使之離然以相愛非挾勞力以攝天下豈非君子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礼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以至於是哉嘗惟申韓之學同於莊子原於道德之意然而莊子之言名法謂高明則本之以道德道中庸則文之以義仁及申韓之用行法無情文制行無忠恕是豈道德

之意有以招申韓欤老子之棄仁義特欲斂道之華
以還大樸始能救周之文與申韓之智不足以及也
傳其棄絕仁義而已則其慘覈豈足怪哉自道之體
分裂而為六七然後有為道家者有為名家者有為
法家者有為陰陽家者有為儒家者有為墨家者然
而真儒之斈之乎方外則為至人之乎方內則為君
子道之所寓法之所主名之所出數之所歸豈復有
他哉馬遷之論六家輒以為儒之斈短而從之復與
墨氏並列予奪其是非嗚呼道德不一天下之人各
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盡與莊子之嘆矣司馬遷之
論未足以為惟然而遷不能罪其為名法者不出於
真儒徒以寡恩罪其法以失人情罪其名後世之欲
為法者或之於申韓而求之吾恐其為分也適足以
亂天下則遷始有詐焉

不以智治國

道之末為萬物道之散殊為萬物之成理而君人者
法天而体道者也以道之至虛可以受天下之羣實
以道之至無可以御天下之羣有以道之至靜百以
馭天下之羣動蓋天萬物之變常在道之末而体道
者則寓乎萬物之上爲總一其成理而治之非敢作
也故物之有生也因之以致其成物之有作也順之
以致其復而天下之民知有常性之可樂不知物之
能亂我焉於是德生是民之德生則君人者何為哉
時不勞其事〻不勞其形〻不勞其生恭己正而面
而已矣此以道治國而為国之福者也彼間〻之小
智方制乎名數之中耳夫制乎名數之中有是以蔽
之者雖欲見其成理而輔之亦何可得哉其勢乃至
於作聰明奮机乃滋法令以制其衆而天下之衆不
出誠之所向亦必以机巧待之故上以數乘下〻以
數計上故雖探籌不足以致其公數梟不足以致其
平別契不足以致其信道德始下衰而萬物之真理
喪矣於是賊生焉此以智治国而為国之禍者也然
則以道治其国者其棄智乎以道治其国者真一而
得心虛一而得性小智大智明者也大智以道觀物
吾非物也然後見物之成理而達之仁之於父子義
之於君臣信之於朋友礼之於賓主萬物之於天倫
也有生者莫爲堯舜之治惡其鑿也明天而已五典
之悖出於天敘則成此者也五礼之庸出於天秩則
節此者也五服之章出於天命則賞其善此者也五
刑之用出於天討則絀其戾此者也此堯舜所以無

為而治天下而天下之民亦無能名之者其為在天而已周之治亦悪其鑿也無名之道著於天地之大美顯於四時之明法無名之道為萬物而有天地四時而周之聖人為天下而有六官天地四時道所任以致其用者也六官聖人任之以致其則者也故聖人之於道立之以六典而有治教礼政刑事猶大美明法者也於典建之以六職而百太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猶天地四時者也六屬師之以六官六典建之以六職所以成位乎天地之中以民為極而聖人也体道之無為而已矣雖然唐虞至周所以能為道者自非以道觀物則萬物之成理四時之明法天地之大美莫能在物之中而得之乎不可以物之中得之乎不可以物之中得之則彼徒奮其私智而与万物競矣彼与物競非特未足以勝物也而物之變常亦不在理焉夫物之變常不在理而或未足以勝之則為国之禍何可勝言哉君人不可不察也

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

視焉於群者足馳而口囓飢者以爲渴者以水嗜欲好悪同矣而未知其材之所以殊也及夫伯樂一睨則或程以千里之功或不免於伏轡銜於鹽車之下而困夫鞭策之威矣木之處山也長者林〻短者翹翹交加鈎曼而良楛混淆至其般輸操斤而斷於地則圓者中規而方者中矩曲者中鈎而直者中繩棟梁以取乎其大居楔以盡乎其細是非伯樂般輸之使其馬与木之材性爾殊也其固有者自然之分此二人者能明之也處萬物之中最為灵者人也其始也芒然而相与生貿然而相与成陰陽之所至霜露之所墜莫不蕃滋盈溢乎其間方且坐而嬉行而遊孰知其當事孰知其當使及其久也利害日以交智慮日以萌物既不能相勝於情於是相操而相擊爭鬬之患起而求決之者必就夫聽明睿知能通其情而辨其疑者以聽順而服從之有聖人者出審其道之若是為之等上下尊卑之次使道德藹然出於衆人之上材足以御其下者坐之廟堂之中號令於四海之外其德之賞可以勸其威之罰可以畏謂之曰君志慮苟有所明能以緝事而辨功者則任之以名責之以實相与拱手奔走以待命於下毋敢自用者謂之曰臣故君者至寡也臣者至衆也夫坐於廟堂之中与夫拱手奔走以待命於下貴賤之勢勞逸之任亦異矣以至寡御至衆力不相抗亦明矣然而人

人未嘗敢以賤望貴以勞望佚恃衆以抗寡天下翕
然而不容一人妄肆於其間聖人尚以爲法之未全
而防之未備也爲之制冠冕衣服之度鍾鼓飲食之
數出入起居之節使上下之際如此其要君臣之分
如此其嚴者聖人之力也所謂伯樂之於馬般輸之
於木者亦若聖人之於君臣也非挾其材屈其性也
其固有者自然之分者所謂道者也自是以觀君臣
之間上下之宜孰以易此乎是以後世雖有五尺之
君南鄉而視使賁育之儔屈体於其下莫不震慴唯
諾以聽乎上之命苟不有自然之分重之以聖人之
制烏能致是哉

論

知予爲取政之寶

有莫大之勢而資之以守者民之心也有不測之變
而資之以用者民之命也資之以立事者民之財也
資之以從事者民之力也難得者民之心難致者民
之命惡貧而慕貴者民之財也惡勞而慕使者民之
力也民不棄斯四者不可以爲民政不得斯四者不
足以爲政然而取之之術亦安在哉吾將取之以權
謀則恐并天下之智有能窮我者矣吾將取之以勢
力則恐合天下之怨有能弱我者矣去權謀忘勢力
求諸天理人事而後論焉易感者厚心難忘者盛德
報施者天道往來者人礼往之有恩矣而人之情必
使之來施之有仁矣而天之理必使之報人情天理
蓋自生民以來未有能廢之者則吾務予民可以無
惑矣然而非因其所利而惠之惠有所不均非因其
所欲而予之予有所不協惠有所不均予有所不協
則人情天理有莫之使者然則取彼所惡奉吾所欲
豈可得哉君子以謂憂勞貧賤危墜絶滅四者人心
之所惡佚樂富貴安存生育四者人心之所欲惡欲

之大無出斯數者則夫為政之術亦順其心而已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則一人之力有餘九起役徒無過家一人則一家之力有餘秋使之囊冬使之隩此佚之矣所以去其勞或飲酒于序以舒其勤或從獸于野以寫其憂其鼓樂也使之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之能鼓樂也其田獵也使之忻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之能田獵也國無三勤塗有九歌此樂之矣所以去其憂百畝之田以備其飢五畝之宅以計其寒南畝之饁北畫之饋不失乎所供山澤之餘雞彘之詞不乏乎所因此富之矣所以去其貧倉廩

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然後有賢者可任有能者可使尊之有人徒益之有積秩隆之有軒車莊之有冕服此貴之矣所以去其賤人危於登涉也我安之以舟車人危於戰鬬也我安之以城池人危於疾患也我安之以醫藥人危於鰥寡也安之以夫家人危於孤窮也我安之以委積危而不已則有隆之〻患安之不足則有存之〻政危隆而不已則有滅絕之患安存之不足則有生育之害惡其人之絕滅也則吾收之以宗惡其物產之絕滅也則吾任之以土養之以保息聚之以荒政生者斯長育者斯成吾之于

民可謂至矣樂以天下而民與之同其憂〻以天下而民與之同其樂斯民以謂四欲之樂吾心以富吾財以語吾力以考吾命則君有事焉安得懟然而不為之累哉視吾之先無足以報其德者還以四惡為君之患而已是故為之憂也所以致吾心為之勞也所以致吾力為之貧也非敢有吾財也為之賤也非敢有吾身也為之危墜絕滅也非敢有吾命也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体中国一人四海一家然知子之為取亦利仁哉知孟子所謂寳故其国有政知老子所謂寳故其政有德知管子所謂寳故其政有術孟

子曰諸侯之寳三土地人民政事土地吾與生財人民吾與守邦苟廢政事則夫土地不辟人民弗聚雖有三寳亦烏用哉老子曰吾有三寳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順民儉故能愛民不敢為天下先故能因其所欲而予之因其所惡而去之政事国之寳也予之〻取又其政事之所寳者知用孟子所謂寳以為国而不知用管子所謂寳以為術知用管子所謂寳以為術而不知用老子所謂寳以為德豈能盡政之善哉戰國之君於閔為暴於民猶樂管仲之為齊其智足以及為政之術乃其所以霸

乎然而三王之本人情無異於仲而仲之為斉卒於匪〻之霸者何其異也仲知因俗而已不知所以制借天周之施十有二教以礼教者四則其制俗者也以俗教者一則其因俗者也不及制俗則不能馭民之好私不及因俗則不能馭民之好異故周以八則治都鄙有以礼俗馭其民者其以此歟任俗則其入人也淺其為効遠故齊五月而報政任礼則近道則人〻也深其為効遲故魯三年而後報政因俗而興之同制俗而興之異然後可以語道為齊变其所任而從礼然後至於魯〻变其所任而從周然後至於道惜夫仲之才為志所屈仲之志為不所屈苟求近功以副其欲其為徳也利仁而已不知安仁其為政也因俗而已不知制俗雖有太公之遺風而不知有先王之大遺卒為霸者之佐固無所憾焉

樂記

有天地之樂有人之樂天地之和所謂天地之樂也由人心生所謂人之樂也圓方之相研剛柔之相干雷霆日月風雨四時之相為用太和之中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並行而不相悖有情者和有氣者順飛者翔驟者伏潛者游蟄者昭蘇生者不殰卵生者不殈各遂其生各適其性是所謂天地之樂也一生二在人之性則為仁義之實二生三在人之性則為樂之實仁義者陰陽也樂者仁義之沖氣也仁義以成而後樂之實生焉方其在心之時未有感也虛靜而已然而天理在其中不能與物絶及物感觸之始有言有嗟嘆有歌有舞蹈仁義之情形見於声氣其猶竅歟飄風則大鳴泠風則小鳴激謞叱吸叫譹宎咬其声之不同也是所謂人之樂也雖然樂之實豈能遠然樂夫仁義哉亦成乎礼之實而已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夫仁義之實發於天性之自爾知吾仁之實不止於事親自其親而達之無所往而不為仁知義之實不止於從兄自其兄而達之無所往而不為義貴賤莫不然也天下之愚衆習矣而不察行之而不著天資之茂見伐於外物且不知其實可以至此極也蓋惟子弟之賢者不失乎智之實遂能擴而充之弗去斯二者則其本少固矣然而墨子之徒至此又失礼之所在泛然之仁無所疑止使夫父兄之間不能全得以望我而恩義一齊於天下乃至役有涯之生私

憂天下之不足勞苦頓瘁與百姓相夷又失樂之所在我見其樂不生也以為人之心未始有樂焉豈其性之罪哉墨子実自伐去之耳仁義之実残缺散漫又甚乎由之不如其道者夫天地尊卑之位小大之分性命不同之礼墨子軽以智故而廢之是何率天下而禍仁義邪君子以謂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我之有身乃親之支属安得齊於人乎故庸恭於兄則不同於鄉人長吾之長則與楚人之長異仁不失之泛義不失之刻此礼之実所以節斯二者也父之攘羊可以隱徐行而後長者遂為弟此礼之実所以文斯二者也文之其个不為仲子節之其泛不為墨子申韓之徒天下之大可以違而去之莫能傷其恩而人可以望其餘恩莫能齊其愛於此得性矣始初盡其心所以求知其性今得性矣心寧有不樂者邪故不獨醉於色盈於背乃至乎足舞蹈而後已此樂之実所以樂斯二者也人之心有樂而後萬物以存其猶天地之中有冲氣而後萬物以生歟先王知人有礼楽之実乃為之處發其德性故制礼以道其志作楽以和其声知天地有礼楽之道乃為之賛其化育故大礼與天地同節大楽與天地同和其内有情有質其外有文有節其度数嚴而通不違天下之情者以礼之有楽也其争氣和而正不流天下之性者以楽之有礼也其近者合於民其大者合於天地其妙者合於道与道合則行乎陰陽通乎鬼神而萬物莫能間之礼楽之用何至於此極也邪先王亦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而已

中庸

貴賤之位窮達之時脩短之数此命之在外者自誠而明自明而誠或困而知之或勉強而行之此命之在我者命之在我者性之分也命之在外者身之分也在外之物来不可却去不可牽君子置之未嘗訟齊其分此固是也在我者或誠而明或明而誠或困而知之或勉強而行之者将其才性之有多寡德性之有厚等耳何傷其本哉人之性一本而兩端又有三品兩端之説自有善惡而異之三品之説自其才之多寡德之厚薄而異之故言其本末有異者才德所至雖先後不同及其知之一耳即心之地豈不有性即性之天豈不有道由心之静而之焉均有性天由性之善而之焉均有聖神夫誰不可為者中下之流類為性分所蔽遂至自棄又或自其不善之端而

達之始有狗私而智鑿正道者憎以所無損其固有尚奇行矯愚衆是故天下嘗有淫性而不及正或為嗜慾所屈腈羣疲潰汝畫而不自振或相倍蓰或相什伯而無算是故天下嘗有殘性而不及盡楊墨之失中子莫之失庸各引其所蔽者或蕩或執以害乎道又有過於高者遽欲歛道之散還淳反樸仁義禮法一切棄絕之不復用也任其自然夫欲引天下而為道又先廢其聖人所以引之者是令天下本首而望聖人其後又逆而引其足也是故聖矣愚衆之間相望甚勤而反相絕此好高者所以虛其言歟夫道有樸有器有器也為人有樸也自為而器特朴之不得已焉者故道之有仁義其猶天之有春秋歟天時不春秋則絕物聖人無仁義則絕人彼將去此乃期天下於道然則天時之序亦可廢歟有者無之用老：氏不以仁義為無之用而棄絕之仁義何其不幸也聖人君子知世之人有係於性分始有過與不及者自又不敢遽然立我高明以招天下乃有中焉中之為道高者可俯而就而不足者可企而及者也節其泛以正其有餘充其固有以補其不及中下之流俯仰而之焉其性正矣既獲正性其心自悟為聖人不必老子之徒高言以矯之然後喻也雖然孟子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夫執一者為其賊道也執一而廢百也則是中之為道計者猶其弊焉執有常之中過無止之時則其賊道尤可患者乃有庸焉夫庸豈君子之私情哉君子所以循理庸也君子所以行義莊子曰為是不用而寓諸庸庸者用也用者通也通者得也君子而時中為其有庸在焉有建極之中而後道無所偏有適用之庸而後中無所執是則子思號其書之意歟嗚呼天下之人均有是性天下之性均有是道君子以是性道而教之非外鑠我也則其成位乎天地之中為萬物極不亦至乎天之命君子固使之為萬物極也君子豈敢不為哉

策

問取士

事物之來君子照之以識御之以氣運之以才而氣以剛發將才以平定明識者水也氣者風也風飄而水為湍風靜而水為鑑然而孰使風者乎心者帝也風之所自而作者也心動而氣亂氣亂而識暗无窮之變即我而治難我而後然而氣亂而識暗如之何應之邪嘗觀斯人辯則失言動則失足剛則失忍然強則齟齬借有天下之奇才無足用者乃至敗事屬物而後已及其風歛水定照見鬚眉之變懸中間於然始有所憾然則才之所至豈可略哉嘗謂後世知有有才之說而不知有才之所主者故其過也無以充百執事之選推擇而使之或不勝其任豈足為怪哉愚謂三代之養士非養其才而養其才之所自出者而已三代之世養其生有物養其心有道而周之士資物於田資道於學心不窮乎生道不窮乎物是故形不勞其氣不傷才識知慮得於優游平易之中非道不義未有能乘其憂患而易之者其行止也在我而不在人其富貴也在德而不在物此揚子以為周之士也貴欲道者無自而可無自而不可者也先王以無自而可脩士之心以無自而不可成士之性故其成也所得無偽乎心皆謂之德所行無害乎義皆謂之行直情而行適性而動未嘗隱忍以私矯拂以偽外為小廉曲謹要譽於鄉黨上交於權貴以義處去就則惜然為君囂然為我以命處得喪則所樂非通也萬鍾於我何加所憂非窮也簞食於我何損此揚子以為周之士也肆欲其為士也貴故能行其道其為士也肆故能用其才自貴而肆苟非其氣居之於仁其仁居之於心莫之反也然而才各有用器各有使先王為之八法先即官府之中使其才至而處之天下之士有統有類今才德哉大哉小以才之大者處之為官長則使之治其統以才之小者處之為官屬則使之治其類其統甚約而才之大者鮮矣故官屬之長止於六卿其類甚繁而才之小者衆矣故一官之屬至於六十事之統在其長事之類在其屬此所以奉邦治也有六官之長則為六屬是任其長者也有六典之書則為之六職是推其典者也制治必有教行教必有礼得礼必有政刑則輔相乎此者也事則始終乎此者也長於治者不使之主教長

於礼者不使之主政長於刑者不使之主事此所以辨邦治也幽有以事神明有以接人上應天變下治人亂以其事之大者必合六官之力而後能任以其事之变者必聚六官之智而後能應此所以會官治也先王取才而任之才不失職々不失事不失物大槩如此然而烏知其才之体有小大其数有多寡其用有能不為之因任哉方其自之也司李之官党庠之吏以六藝各書其能以六徳各書其善某有是藝則知其可以當是職某有是德則知其可以當是任及其賓興而器使之用其所攷而第之以優劣之等因其所書而冥之以同異之任則東所謂推擇而使之哉不勝其任無是患矣將致其言先育其德將致其才先养其氣教育之術使之致思以積其所可所以育其徳使之勝思以制其所欲所以养其氣其徳無所蔽則其言不可勝用也其氣無所撓則其才不可勝用也然則先王之世苟在所养無非才者則策所謂嘗患之才無以充百執事之選無是患矣先王育才之道喪天下之士無志以帥氣無氣以育才類為物所勝然後奇之管仲晋之叔向鄭之子産以才鳴焉管仲之才因敗以為功轉禍以為福可謂美矣

然而仲之志屈於声色勢利之中不能以直养氣卒佐區々之霸子産之德事上也欽使民也義可謂美矣然而子産之才見於人々而濟之若甚迫者故愚以謂管仲才有餘而志不足子産患有餘而才不足以其事業著于春秋之世無與比者先王之澤熄故耳自秦而後天下之士才喪於拘道屈於賤拘而且賤豈士之罪哉秦有以致之耳今欲得士如古之人並列于朝廷以應四方之事凡上之所欲使左右顧指馳驅四向無乎不可其求之々道因之々術愚言詳之矣然而愚嘗有言仁者之作人才也其猶春工之造物欤静非春工之事也鼓之以雷動之以風照之以清暘濯之以膏雨然後美巧萬状著見于声色鄉教之中養成之三物官府之中作成之以六計使之勿以物累其形勿以形累其心勿以心累其氣勿以氣累其才然後無愧於造物者此愚之志也

問風俗

天下之衆視儀而動聽唱而應期於學士大夫而後止焉聽唱而應而為無物之言視儀而動而為難知之行不能披心腹墮肝膽自竭以事上則天戴后之民守邦之衆何所望哉豈謂時未始有々常也世俗

為之耳信亦始有常也卿士大夫為之耳以其貴也
賤者之所聽以其賢也愚者之所慕是故卿士大夫
惡盜虛名而失其實向為伯夷皆為盜跖朝為忠信
暮為欺誕祝欽明託儒以為姦裴延齡引經以為僞
逢吉之陰邪嗣復之辨給崔羣棲楚肆訐亦公傳播
宗閔奮私挺党為唐之亂階世俗以壞可不懼哉雖
然靜言庸違巧言令色堯舜之世有所不免聖人之
為不能使無此屬而能使之不得其志而已小人之
惡有姦心故有姦行有姦行故有姦言邪汐姦心也
邪賊姦行也邪謀姦言也其政失一其刑失防然後
小人之志趣於姦焉以邪誣立朋以邪朋立成誣其
弊生于邪汐而已方其為邪汐也不遽止之使之乘
間得志則不可及矣先王患其然為之八成掌於士
師俟其類至而斷之小人所以造邪之禍其情蓋盡
於此矣制治之世將欲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
俗弗去斯人之徒未可叙也舜之用知去靜言庸違
孔子之用先去順非而澤二者弗之去彼將以惡亂
善以邪干正鄉有原人國有不物市有僞飾政有左
道皆其弊耳方今天子德意至慶曉然示人如日正
中臨照天下則王之所好宜知而行之王之所惡宜
知而避之若夫不能以情相親以義自竭而為無物
之言雖知之行則堯舜之世有所不免者俗化之所
由亦安在哉愚請斷之以八成馭之以八柄而已

問納言

嘗通天下之情以為德則天下之大順成矣暮覽天
下之善以為政則天下之大利至矣方今聖人以道
出法以德制行將起太平之功猶以示萬世而成天
順未成大利未至何可望哉則其視聽無壅而上下
之志通善惡不誣而君子小人之情得拒諫惡之口
來讜直之論固其務也嘗謂上之制治有意在法下
之求治有情在事上下相去其勢有高卑其分有貴
賤為之間焉其蔽而不可犯也中有小人竊弄其勢
分之不可犯而撓之天下之情爲善或壅或留或附
或更以至相失而莫之達焉是故上有不及知之嘆
下有無告之憾天下之勢不亦殆乎然而上下之志
不通讜直之論不進亂孰致之哉君子之善小人之惡
不得其情而已君子以善懼惡小人以惡亂善然後
邪計不得不行嘉言不得不伏視聽不得不壅故愚
以謂邪計之行嘉言之伏上下之志不通非所患也
患在君子小人之情有所有不知而已小人之情以

小康致大行以小信致大僞有所乘而入有所伺而進似是而非者也知人之道不患不知君子而患不知小人苟使小人之情在吾手撓顧指之間巧令無聞以行其志然後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罔匪正人庶常吉士是故諸侯之復逆則以太僕掌之三公及孤卿之復逆則以小臣掌之羣吏庶民之復逆則以御僕掌之外通諸侯之情覽諸侯之善內通公卿羣吏之情覽公卿羣吏之善下通萬民之情覽萬民之善下之志通於上矣以觀治象爲未足也我讀邦法以讀邦法爲未足也我誦王言以

誦王言爲未足也我道德意以道德意爲未足我掌治達其平如砥君子履而行之其直如矢小人視而見之上之志通於下矣殄行之讒說無以傷政泯衆之浮言無以敗信則其致治之具本末備舉上擇於三代易爲力矣方今天子急於得才升對接踵晝臨軒上片言解頤爵賞隨至朝維白駒暮躋青雲者蓋已衆矣今士大夫苟有一日之長千慮之所得類得以自致非俟科舉而後可然則招延之路豈復有說哉揆察之方將得小人君子之情僞則愚嘗謂視其所用之是與否未果知之則觀其所由之義與否未

果知之則察其所安之仁與否蓋夫所用之是非出於所由之義與不義ゝ與不義出於汝止而已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蓋夫汝止安然後胸中正胸中正然後所以所由所言所視無不正者言者心之聲心者神之舍而眸子則其神之逆旅故君子求人之情僞或於視聽或於言辭氣色之間或於行違蓋六事者所安之形象者也孔子曰昔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視其所以觀其

所由則觀其行欲先王之用人或以言揚或以德進其在鄉也委之政察之吏因季之官黨庠之吏以六藝各書其能以六德各書其善志其粗也察之以致其精志其僞也攷之以致其實其在朝也委之揆事之臣堯寄心於舜而八官爲之用舜寄心於禹而五臣爲之用文王寄心於三事而凡百有司爲之用然而邪正之辨凡歷於此蓋已詳矣及其升對接踵晝歷繼上聖人又運獨智入於所安之人所由之義則君子小人之情焉能逃我哉小人不能以惡誣善然後易通天下之情以爲德兼覽天下之善以爲政其

為也孰禦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四

策

問擇將

用兵之道以天勝有時以地勝有利以將勝有仁智以士勝有勇敢萬夫之敵者仁智也將帥之德也一人之敵者勇敢也士伍之氣也上有大時中有人和下有地利而戎軍將師帥非其人焉有天時不能用其數有人和不能用其命有地利不能用其勢然則戰功惟將者所收將功惟仁者所立一夫之勇豈能致哉以仁主智以智出算其智深者其算多其智淺者其算少少算可以為衆則有能窮之者豈足將哉是故戰功曰多而已氣不能致柔則算不能致多不能致柔以仁則不能致多以智惟幄之算時可守矣閉營以攻時可攻矣堅壁以守挑戰鼙滯於聲形之中而落敵人股掌之上是故有天時不能用其數有人和而不能用其命有地利不能用其勢然則軍將師帥無仁之靜以為智無仁之動以為勇敵人之來智不足以料勇不足以御而死銘書于王之太常祭于大烝顯明之中與日月齊光幽闇之中與先王偕享豈可得哉三代之將命卿則有仁命大夫則有

智命士則有義是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遇威文之節制威文之節制不可以遇三代之仁義仁義之運用而藏之則為天機推而散之則為人和要居遼幄之中凱旋出障之外豈足怪哉三代而下歷觀漢唐之將威名震乎遠人武略垂乎後世未有無仁之靜以為智無仁之動以為勇者也是故亞夫之嚴肅祭彤之安重鄧禹之深沉充國之鎮靜去病之少言衛青之謙損王霸之惠愛此皆多數之仁各隨其才性而得之其為德多數則其為智多算其居者靜則其制者動後世鮮有加焉少算之將或知所守而昧於攻則能攻者困之或知所攻而昧於守則能守者樂之與夫暗於大理蔽於一曲之士無以異焉多算之將不可為衆而得一人焉則其所利不可以勝計是故班超之於西域張奐之於匈奴仁貴之於突厥子儀之於回紇彼非畏其勇悍畏其不為勇悍所役感忽之際以靜制動而已匈奴之畏李廣避廣數歲不敢入右北平李勣之為并州十有六年突厥不敢南顧其功一也然而廣之所恃者氣勣之所恃者智而廣卒以勇悍輕敵晚年屢北蓋失少〻算多勇未有不窮者也嗚呼兵凶器也戰危事也夫以暴氣悍勇而從事於凶器危事危事份於目前暴氣暗於胸中欲以功名自終是則難矣惟道術為能將〻惟智術為能將兵而或不仁則其智術亦安在哉擇將無難擇其深沉大度有仁之量而已多算至勇由是而出焉

問法律

予讀唐刑法志言古之為國者不為刑辟懼民之知爭端也後世作為刑書惟恐不悉俾民知所避也為法雖殊用心則一蓋皆欲民之無犯也此說固然古者道德之體未及下衰俗之於我輕矣故力惡其不出於身不必為己俗之於物輕矣故貨惡其棄于地不必藏於己當是之時不得衆國踣書然後以為直勝斗數緊然後以為平採籌授鉤然後以為公合符節別契券然後以為信豈復有爭端哉故古之有道者且欲仁義禮法一切棄絕之反器還樸尚肯作為刑書以招天下之僞乎後世之難治惟其物我大辨自夏至周天下已歷二變民之知故有如横流之衝失其大防汗漫而難制夏商道俗或固於野或肆於僞野者愚僞者妄或以私忿小利觸蹈罟擭以亡其

負者蓋不可勝計也周次其後蓋知絶滅禮學毀棄仁義非所以救其弊者不若大備禮法以防之使知所避而已蓋堯之後歷乎夏商之末仁義之失盡矣則周之所以救其失者有禮而已禮以情制律以禮制刑以律制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見於周官明勝刑書晉占咸康中正見於呂刑及漢蕭何得秦律令秦用商鞅之法慘刻少恩以制天下高祖約法而行之得周用輕典之意故高后時不出房闥天下晏然豈非高祖之賜哉唐之刑書有曰令者名分之所稟有曰格者有司之所勸有曰式者事為之所守百官遵此三者及有罪戾之民則斷之以律為然則格令與式皆律以行者也律之義顧不大歟律令之書文靜為之損益裴寂為之撰著無忌元齡為之刪定其後元齡又覆增損隋律降大辟為流者九十一降流為徒者七十一或定以為令或刪以為格降及大周以至今日之盛世科條格敕附入刪出蓋不可以勝計始也以為禁書令也散於天下細民學士皆得而讀之或謂律學之弊使吏侮文使民因緣而為姦予以謂不然人主於俗式之以字於律之以恕則吏烏得而侮文民烏得而為姦夫律失入之減三失之減多以夫失出有仁存焉而或失入則為不仁而已昔唐太宗一殺蘊古法官遂以失出為戒失入為無罪自是吏皆深文刺骨茍非太宗惟刑之恤仁恕寬厚瞿然而悟則深文之吏輒行其志為害豈勝言哉四年之久天下斷死罪者二十九人而已蓋其律行以恕還家之因及期而至無有後者蓋其式俗以字然而法律之行有唐太宗為之主則侮文之吏因緣而為姦之民豈復有哉唐史以為後世作為刑書惟恐不悉俾民知所避也今日之意不其然乎

問天變

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人情之喜怒寓諸天時以為和乖天意之與奪寓諸人事以為去就然則妖祥之兆因人以至者也失人之情雖天不能使之就得人之情雖天不能使之去天星之變或為妖祥或為禎象特示人情之得失耳務天也失人務人也得天而天示人情之失得者安可廢哉是故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則先天而修焉故日月星辰之變動可以無忘分星之所主歲相之所在可以無觀五雲之色可以無辨十有二風之氣可以無察詔枚政訪

序事已之可也以天占人則後天而修焉故志其變
動察其妖祥辨其吉凶察其和乖詔救政於上訪序
事於下已之非也強本節用則天不能貧養備動時
則天不能病修道而不二則天不能禍若夫象之可
以期宜之可以息數之可以事知之可以治者志之
而已妖祥祲象是乃天地之變陽陰之化物之罕至
者何事詔救政訪事而與之計哉是不然也此特藏
於人者之說耳一氣之判上為天下為地覡遊而為
見神情聚而為萬物上下同流得失相感是故妖祥
之變或兆於蓍龜或見於三夢大卜則以八命贊三
易三兆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而況
天星之大乎五雲之祲象其應在時之豐凶十有二
風之妖祥其應在人之乖別日月星辰今星歲相變
動在天吉凶在物苟以官人守天自為守道而變動
吉凶非吾所與焉斯亦不仁也若夫與道為體不之
域中為萬物主然後天星物我可以相忘矣主萬物
也矣然無累統萬事也矣然無適然則天星之變與
夫人事相為報施不足怪也詔救政訪事序何可廢
哉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之類是以王政而
救表荒者也救日月則詔王鼓若國大旱帥巫而舞

雩禱祠招弭禬類祈禳之類是以神道而救妖孽者
也人之壽夭窮諸天時以為和乖則大救政之事先
王不敢私焉訪之於下求逞其情而已嗚呼以人占
天也先天而修焉以天占人也後天而奉之則天之
於王也豈敢欲勝之哉五物之變宜復其常宜復而
莫之復則是數也物之罕至者也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五

策問

性學

問予嘗遺外萬物靜坐而內觀之見人之性當無若體道當有者體物形色之間陰陽五行無不具若又况盡性之分而上之可以隸陰陽宮天地彼無不具者烏足以為至哉世之學者果知德性之所在不以我累道不以物累我由性而治之則有靜一之心由性而養之則有剛大之氣由性而用之則有至和之情由性而壽之則有考終之命有道可以制刑名有良貴可以勝物還稱誦數之儒利名之士不亦下乎及知德性之所在其効至於此極然則學者烏得不求知其性哉嘗謂古今諸子爭出性說而性之本不入其說中惟求之抵得於此者有彼對之用善為主者有惡為之辨終身求性之所在或得其末或蔽於習以為是性也而性終不獲爲困於度數之間不知自有良貴此學者之患也善學之士以序取道以類貫道其始在乎知務而已由性之德可以之天由性之善可以之神有志足以及之有心足以通之有情足以用之有氣足以行之四者之說未及議也取道以序貫道以類其本在性先欲諸君求性之說而治心養氣之道可以次第及之得性之說遂能制行出法以賜天下諸君教求其本以正為學之始然後六經之微言百家之雜說吾相與從事焉

商周歷世盛衰

問湯之後二世而有太甲太甲之後四世而有太戊謂之中宗中宗之後三世而有祖乙祖乙之後五世而有盤庚盤庚之後二世而有武丁謂之高宗商有天下二十九世復興者數王孟子曰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不其然乎周自昭穆無復成康之治二伯之政四十餘年始有宣王一人而已然而天下之政終為變雅蔵之不通乃至於誨、之不諭乃至於刺不及武丁遠甚世數所歷宜不及商而卒過之行八百年秉三十世夫文王百年其德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盛行及周之末非待積德而後勝之詐力之奉遂行其志此亦聖賢之作或寡或多之辨歟然而文武周公傳及後世之久商之世賢聖之君六七作世數所歷卒不及之此宜有說諸君試思商周所以治之之術與乎道焉

學者之志

問子謂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冀有王佐之才子路乎乘之可使治其賦而已不及管仲遠甚然而曾子畏之管仲之才如此反為曾西所不為何也及讀論語乃見管仲有才而志下塞門反坫足以引之又得子路之言志其言與朋友共之而無憾則由也義其言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則由也勇由之志雖未甚高然而使之行前而不自卹其步焉知其不為大人者耶此其所以為曾子之所畏歟昔時公西華冉求顏淵曾晳嘗侍先聖先使各言其志以觀諸子之鄉往然而顏淵之志願無伐善無施勞則我已矣曾晳之志風乎舞雩詠而歸則物已矣是故先聖與點而顏子卒發於聖人以二子視子路則子路焉足道哉猶為曾子之所畏況顏子之志乎一日有為於天下宜為王者之佐無若管仲然王佐之才卒不及用甚可惜也諸君當學為王者事則各言爾志予將觀焉

六經之失

問始予讀禮記經解切怪六經皆自聖人述作刊正不宜有失然而六經之失或失之賊或失之煩或失之亂或失之愚或失之誣果有失乎自得之士讀其書論其世則知六經之失可以亂天下深於易者不賊深於書者不誣深於禮者不煩深於樂者不奢深於詩者不愚則知六經可以治天下夫學者之患智而已六經豈有失哉秦火之後兩漢諸儒頗修墜文經有數家家有數說多者或至百餘萬言類非深達者愚誣煩亂乎莫之解了於六經之中有妄發其失者乎甚憂之諸君之學六經庶幾有用於天下然而六經之失何以計之

罷納粟

問先王以仁制爵所以馭德以義制刑所以馭過則爵與刑不可以利交者後世之法輸粟入財拜爵除罪是故爵不可以勸善刑不足以制惡善惡混淆富者切謂不過例吾一廩遂可出身於無事又後此賣焉年之擢雖出一時之忠其後有至入錢五百萬者遂寘六卿之列甚可怪也今之入粟者至老且死不得序於卿大夫之列此固善也然而除通吾民進後昔日之所入又得官為尚有弊也入財納粟之制其可已乎

孔孟之志

問聖賢之學不貴王異苟為高言誕行驚惑天下後世予讀其書考其行事立言皆有實用一日有為足以康世澤民使民心悅而誠服之聖賢之達者堯舜之君伊周之往言行之實已著於當世不復議也嘗謂孔子孟子適于天意未欲平治之時不獲大用方其為中都宰一年四方則之為大司寇夾谷而言景公謝過以實還汶陽龜陰之田及其行攝相事與聞國政三月化其信者賈者弗飾化其禮者行者弗亂化其義者遺者弗拾而使欲致其地者幾矣蓋夫聖人嘗以朞月而已三年有成自待其致聖人豈欺哉孟子之轍環被列國雖未果用諸侯尊之為師恭之為賓惟恐其不及蓋有過人者諸君嘗讀其書宜求其志之所在果使孔孟得志於天下諸君以謂聖賢為人之務其孰為先盛序其言予將考焉

古今學者言行不同

問古之學者有命以處得喪有義以處貴賤其進有禮不苟得退有義不苟去可行則行可止則止不見諂曲媚之態古人之風至今猶人齒牙間者予嘗折肢為因歎此屬何其與予闊遠而未及見也今之學者類能談命論義平視古人不在口耳之間有其流及於此耳惜夫後世不講而行之百工細民不得而知焉方今　聖人正名定數百度向古行將及於此矣然而古者衣服之制禮義之所在諸君想能熟講而詳說之衣服之制明矣欲使斯民顯是禮則守其分若是義則義進其德復有何道焉幸著于篇將擇以獻於上

禁榷

問先王之於山澤之物為之厲為之禁妄入者防之以厲盜取者制之以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節其餘于萬民如此而已山海之利悉歸於公上後世多起於養兵講不耕之衆應不測之事帶帛芻秣水浮陸駕斷續萬里而歲有常之賦足以給之是則難也然則天地之氣盡榷而入之權時之義求足以為恠也昨難事多則以其利優公禁之可也時平事復則以其利優民通之可也然則禁榷之法今欲不屬乎民而得利焉其術安在

革貪僭

問貪下僭上富人之情也連阡陌列廩庾亦已足矣而欲流為豪商隱為逆戶是其貪也飽食膏粱逸居峻宇亦已足矣而欲服侯服宅是其僭也貪則長啟

可愛者及其行止反為不知義命之士以言視行猶西之視東然則其學未至於自得邪談命論義又可聽焉至於自得矣其弊可至於是何也

服制

問紳委章甫有益於仁圓冕約緌有益於德黼衣黻裳有益於孝先王之制衣服明分有禮明德有義循是禮則守其分若是義則進其德非知天時則有愧於圓冠非知地利則有愧於約緌黼衣黻裳以承祭祀則其交於鬼神也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將其志不在于茹葷而後以為得哉後世衣服之制廢言其無分則士末之類亦被文繡府吏之賤倡優之雜衣被朱紱言其無義則紫者朱之亂色也三品以上服之朱為之次焉綠者青之間色也七品以上服之青為之次焉其斯甚衆夫民逐無窮之欲役有涯之生忘不可過之分徇不可必之物快其私情汩其良心小人之常態也服器欲其華美宮室欲其壯麗婚姻欲致其好喪紀欲致其哀過分徇物而為之不節之弊君子犯義小人犯刑無常之分不測之變或因其資有為講中齊而後已者不可以勝計也先王為之數度寓於服器宮室婚姻喪祭之間其法甚著禮僭則生亂民姦且亂天理滅矣邦本弱矣保而養之驅而之善欲其從之也輕是則難也然則安富之術何歟

擇將

問古人有言天下安注意於相天下危注意於將予以為不然夠問其安危內則注意於相外則注意於將夫蠻夷猾夏有苗弗率益雖堯舜之世有所不免聖人不能使無猾夏之蠻夷而能使之不忍為以其有仁將使之不能為者以其有智將使之不敢為者以其有義將今欲得是三將果有術乎古之得將多矣所謂三將可以雜乎

禦戎

問戎傜之類負山阻險散處溪谷之間篁竹之內猿猱之攀緣雉兔之竄伏蠱虫毒草疾瘴厲氣乃其所恃以卻敵者也此壹頓所以用馬援數騶發之兵新任之將邂逅相遇心德未孚蹈不測之小敗不羈之蠻夷不知氣也所宜所以見疲不知其地之所在所以見陷不知其兵之所尚所以見屈可不慎哉然而昔之論日南者則有博德之招降楊僕之攻取祝良之於九真張喬之於交趾取以方略招以威信昔之

治雲南者則有韋皐之方略鄭從之清深諸葛亮之擒縱李德裕之控扼猿猱之類請就羈束之不能出入險阻之間為中國患則此數將可謂良矣今欲諸君詳著蠻夷之利害博德揚僕祝良張喬韋皐鄭從諸葛亮李德裕所以制治之方將有考焉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六

策問

漢唐之君所學深淺

問惟聖與王皆原於一所謂一者有天之道有人之道有地之道三者相合而未離者也由一而之天則聖者王之內也由一而之人則王者聖之外也王而能大者大則無所不備以無所不備者建諸事業之中聖而能化者化則無所不通以無所不通者運諸言意之上故古之聖王其成功也無能名焉其致用也莫知為之者二帝三王皆有是道焉三代而下漢有文景武宣唐有大宗明憲號為善治然而有能名之者恭儉以名文景材略以孝武必信以名宣帝聰明英武以名太宗厲精政事以名明皇剛明果斷以名憲宗有能亂之者或溺於神仙或至於雜霸或牽於多愛或信用非人或敗於女子是數君者果有聖王之學乎然而所得不能無名所養不能無亂果無聖王之學乎又有功業著見於世緜歷嗣續皆數百年上致於三代有可稱者數君而下或名於多藝或名於長者或名於尊嚴或名儒雅未足究也請言文景武宣太宗明憲之學或聖或賢所造之深淺考合

其見於用者毋略以告

黄河利害

問昔為澶淵避觀河堤上溫澋之春汗漫之勢下臨居人窮惟居人昔嘗俛首而視之汪者如飛瀚若如壓為陵于淵以駕汗漫之勢月復一月憂患之堤相與爭晈而已今則居人在其下矣堤猶城也河猶寇也以寇攻城雲梯地道可以伺而却之河之為患柔灕以溢被瀹蓋溝非旦暮之患也或欲南折於雲河以通于淮北引于蔡河以通于海或以宜復故道或以宜徙居民或欲穿漕渠以殺其勢或欲出之胡中以禦邊患其說勞而無功迂而無用無足取者諸君尚有遠慮以平其說乎

錢物輕重

錢重而物輕在粟帛也傷農在器械也傷工貴人富商操巨貲收奇贏賤入而貴出惟工與農獨受其弊爲物之得喪之權在錢々有重輕之權在君今欲錢與物均豪商右姓不能秉閫下貽工農之感々諸君悔處要術以獻于上

茶法

茶之為物社積也雪瓶滌也清賓客相見以行受恭之情者也天下之人不能廢茶猶其不能廢酒非特違人之情也禮之所在焉江淮荊襄嶺南兩川二浙茶之所出而出於閩中者尤天下之所嗜山海天地之藏閩中以利富國得茶於山與其得鹽於海無以異也唐之建茶利者或增稅或徙植或加價其後稅易雇載居舍僧保園戶或以所犯之數重者以殺次者以徙長行摩挲或至於瘠死小民以財殺軀上之人以利喪仁非先王之政也先王之於山澤物為之厲為之守禁妄入者防之以厲盜取者制之以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頒其餘于萬民如此而已後世山林之政廢草木之利為百姓所擅茶之息十居其八九此小民所以得易於百姓犀行山林山入萬有生之地趨於僊什莫之領也欲即茶山之所在為之厲守禁令而使民不犯刑亦不失利百姓之家有以處之各書其思慮將有考焉

選舉

問先王之澤既熄鄉教廢棄四民無職十家無聯五宗無系天下之士流於城闕之間散處他國鄉里之民不得以相保受鄉里之吏不得以相觀察然後四科之選六條之詔中正之官搜薦之人九品之法十

銓之試行於三代之後漢舉孝廉則遺睦姻任恤唐舉書筭則爲禮樂射御大抵歷代之選其類不能有過於三物者周之所得歷代莫能備焉先王以謂好名者人之情也好進者今之情也秉其所好爲之名焉故誘天下之士而使天下之士以實效民其類有五曰秀士曰選士曰俊士曰造士曰進士五者明其德藝小大深淺而與之進者也夫不知道德不足以明經不知禮義不足以明法進士學此以成秀士學此以始者也秋而唐以秀才進士經法書筭各有爲當貢之料其義亦安在哉今欲循復三代選舉之法文武經法皆出於一學然慮今之士有業於食者有業於事者不能游泳鄉教成就考察如之何其可也耶

唐人之學

問聖人之道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之後失其傳焉復經秦燒詩書殺學士簡編脫亂訛欽然後有出秘言以證之者始有章句之學續經綿書傳注箋解義疏雜說之流轉相講述新奇相勝六經之意逾遠而不得唐之學者更相著書至二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視漢以來在四類之數者唐過其半矣然有能僅得其傳者乎略著其是非以是示學者唐之德澤流入於人心者深淺遠近予因以觀焉

吏部銓綜之術

問尚書省令典領百官者也其屬有六吏部尚書以治羣吏者也其屬有四以四善之狀究其立德以二十七最考其行事以身言書判德行才用較其優劣定其留放天下之才是非得失責在吏部尚書顧不重哉崔亮魏之爲吏部者也裴行儉馬載高季輔崔元暉韋嗣立唐之爲吏部者也崔亮之制資格魏遂失才無足論者唐之五人號爲稱職季輔清鑒有声於正觀中王勃之浮躁楊迥之沈默駱賓王盧照隣之失其死行儉察而知之爲吏部得人有如此等則致遠之才豈難得哉　國家開復三省官有屬長事有統類名實相顧過唐遠甚然而唐之五人所以銓綜羣吏之術尚可以適今乎詳著于篇且觀諸君之政學

人材得失

問人之才性温柔寬恕其失也辜制精審寅植其失也畏避堅勁特立其失也專固磊落大度其失也疏越是非學道之士蔽於一曲暗於大理者也方今以

道立教將使天下之才方圓適用尚有此屬未能解畝來入聖王道揆之中出越器使夫何故也願聞所以養育之方且欲天下之才能莫不相濟無過不及之患其策如何

禮樂

問禮樂之實生於天下之情性然後聖人為之著於文寓於器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仁之實失節則泛失文則末義之實失節則刻失文則介天下之人其泛為墨子其固為子莫其介為仲子其刻為申子禮樂之實熄矣其文與器豈得而議哉先王始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故其中也喜怒哀樂之未發無過不及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故其和也喜而為仁怒而為義哀而不傷樂而不淫皆中其節萬民之偽弗入而廢其天其性中矣禮之實存焉萬民之情弗出而狥於物其禮和矣樂之實存焉然後聖人以文與器兼收其實而已制禮所以致中和中和之氣格于上則天位焉格于下則地位焉行乎其中萬物育焉記曰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能使其情和然後其功成能使其性正然後其治定嗚呼五禮六樂外入乎人者也其効至於此極後世有志於禮樂者何可廢哉然而先王始以五禮防萬民之偽而教之中以六樂防萬民之情而教之和設施之序感入之方試言其詳

禁衛之兵

問得用戎器而不得有之者府兵也得用府兵而不得有之者衛將也府兵之制無事則耕番上則衛有事則戰故其既事將歸于朝兵復于府介冑戎器歛藏于庫將不擅權士不失業此府兵之利也高宗武后之世衛士稍稍亡匿耗散不足以給宰相天寶中士人皆恥入衛祈衛諸府無可交者六軍宿衛類皆市人方鎮既熾禁軍不足以威外衛士不足以周內祿山之變侍官雖壯不能受甲將欲追復其利懲其所以廢者各書其故

稽登校比之法

先王之政施於征民也國野異制施於授地也田萊殊等得數而知之老者疾者王舍征焉則王之仁賢者能者王舍征焉則王之義服公事者王舍征焉則王使人有禮冠笄之歲婚姻之時鄉飲之齒得數而知之穀帛六牲馬牛車輦或多或寡祭祀賓客或備或殺得數而知之是故先王之民取之則均有無役

之則均勞逸而民無憾焉得民之數而已是故民數之版先王見之則式受之則拜登于天府蓋天民也王不得而私有之有不得私則徇己而屬之者焉能奉天乎後世稽登校比之法棄置不復則民供貢不均多寡有無行役不均勞逸踈數避役而隱丁逹扰而逃產無所不至夫大司徒掌建邦之地土之圖人民之數可以佐王安擾邦國而民貧富有無賢貴老弱疾病莫之知焉則王雖有仁政何從而施哉稽登校比之法其可復乎議者慮民安於故常一旦籍其所有而上之騷擾而變生如之何則可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四

雜說

形得氣而化氣得精而生精得形而寓焉人之安樂得於其氣之實疾患得於氣之不足然則所以生氣者與氣之所寓恒其養哉五味以養其精所以益其氣五穀以養其形所以衛其氣精不足於養則氣衰形不足於養則氣殆是天患也五味五穀之所養天養之也斯民之愚鼓於生生之厚逆誤生理而五味五穀之所養或以為淫邪或以為忌惓伐一所生其精不真殘天所與其形不粹則味穀所養皆適足以資其欲耳寄邪穢蹈其舍而感之始有四時之癘疾痛首痒疥則作之於其形瘧寒欬嗽則作之於其氣五味五穀無如之何矣先王於是以五藥為之療其病痛首痒疥瘧寒欬嗽是人病也五藥之所養以人養之也然人以五行而生以五行而病以五行而治以五行而死人之聲色五行之所寓也藥之性其異有溫凉寒熱藥之用其異有佐使交惡五行之所寓也五藥雖足以計其病病之端不及知之則藥不行矣先生於是望其氣聽其聲察其色以觀五行之變常以賦死生所謂五藏之象可以類推者乃言此五

氣也所謂五藏相音可以意識者乃言此五聲也所
謂五色微診可以目察乃言此五色也雖然以其象
而類推之以其音而意識之以其色而目察之可以
已乎未之盡也按之而後已而之以九竅之變參之
以九藏之動司之也以陰陽參之也以陰陽沖氣即
天地而言謂之沖氣物得之則生失之則即此即人
而言謂之胃氣人得之則生失之則死既其生死至
於參之然後盡也若夫尊生者能治五行攝生者能
物五行而五行不能食其內焉則其形全其精復而
氣為天守矣豈復有五聲五色為死生之兆哉以五
味養其精以五穀養其形者苟知於此則過半矣先
王之仁民不亦至乎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地產
作陽德以和樂防之此仁民之教也以五味五穀五
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此仁民之政
也雖然以五藥之養其病五聲五色之眡其死生亦
施於數之不及而已

聖人體道未出則與太虛為一方是時也無得而稱
焉及其帝德運而為已則為聖為神運而為天下則
為文為武大而化之之謂聖由聖之妙而為神剛柔
雜之謂文由文之剛而為武蕩蕩乎其無能名則其
運而為聖神也巍巍乎其有成功則其運而為文武
也

五聲求虛實之情三刺求過故之情

絜靜之失介而不能同精微之失高而不能下賊仁
謂之賊深於易者以前民用以同民患有仁之道焉

孔子之行止以其命之廢興不以其時之可不此其
所以異於逸民伯夷叔齊以清直道而已無事乎行
中慮以自防廢中權以自匿此其所以不言中慮
隱居則身中清放言則廢中權雖降志矣其言中倫
雖辱身矣其行中慮凡言所以明志志降而言從之
則流而已矣其孰以為介哉

不正其色之謂辟色不正其言之謂辟言寓於放焉
有正言寓於辱焉有正色

先王之於民將欲愛之以國威之死者不可復生而
先王有大辟之法者蓋殺一人而後能生其欲死者
矣斷者不可復續而先王有宮劓刖之法者蓋刖一
人而後能續其欲斷者矣是故先王有不忍人之政
而肉刑未嘗廢者豈以不忍人之政必待肉刑而後
存歟雖然先王之肉刑非特以傷民也設之使之有
懼而已文帝以當劓者笞三百而民卒多死夫劓之

名誠可懼者咎固不足以懼之然而悖答之輕而陷
於罪豈特與剝比哉嘗謂後世惜一剝一刖而招其
罪惡至於大辟者豈勝計哉
先王之待諸侯何其至也未至也致積始至也致飧
及其朝聘之後又致饔餼之大禮食之而弗愛是以
豕交之也則有問勞送逆之示其勤愛之而勿弗欽
是以獸養之也則有辭受拜揖之示其恭然恭而無
其實君子不可以虛拘也又況其愛之乎拜揖辭受
恭之之文也有饗焉則盡其恭之之實問勞送逆愛
之之也有燕焉則盡其愛之之實其樂無算也取其
歡而已其爵無算也取其醉而已取脯以降奏陔而
去諸侯心平而氣和相與一德以尊其上大者以仁
比小小者以智事大相朝之君相問之使旌節繼道
何以致之先王為之朝禮而貴貴之教寓焉為之燕
禮而老老之教寓焉為之饗禮也設几而不倚所以
訓其恭爵盈而不飲所以訓其儉是其所以致之之
道也
以貴而驕以富而侈諸侯之常態也其驕也廢恭其
侈也廢儉廢恭之至不能貴貴也其弊為無君廢儉
之至不能老老也其弊為無父父且無之況其君乎

先王憂其然當其入王也為之朝禮而貴貴之教寓
焉為之燕禮而老老之教寓焉為之饗禮也設几而
不倚所以訓其恭爵盈而不飲所以訓其儉其朝也
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各以其禮擯之
貴貴也其燕也公三燕侯伯再燕子男一燕各以其
齒坐之老老也貴貴者禮也老老者仁也賢賢者義
也爵也齒也德也同為天下之達尊而仁之於天下
也尤不可以食頃而廢焉故四代之燕賜或貴爵或
貴德或貴齒或貴親各從所貴而加之然而不以爵
之尊卑德之小大為之序焉序齒而已齒之長者先
乎少齒之老者先乎長尚齒仁也尚老又其仁之至
也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
之事者也欽其所尊愛其所親則繼其志踐其位行
其禮則述其事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
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所謂欽其所尊者也旅
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所謂愛其
所親者也
平国之時教化既明習俗既成以柔治之則非仁以
剛治之則非義故用中典中典先王以立正直之德

者也以刑教中先王之意也後世過者恃刑以為威不及者置刑以為愛不能應時而行豈有他哉無三德以趣時無三典以立德孝文之賢未能以德行仁其廢肉刑也特發於私情而已况不仁者乎亂國折獄致刑之時也教化大明習俗大成先王所以待民者於是乎盡矣而民之為不善王何與焉彼故為不善以亂吾俗耳刑故無小故用重典重典先王以立剛德者也書曰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有遺育盤庚之誥為之先後久矣雖罪之小者猶至乎劓之何傷於仁哉穆王之時損

刑屬之重者附益於輕者成王則殺羣飲其刑至矣故雖大辟之屬與墨劓均焉尚以棄之為不足也好其親耆有之設之為不足也殘其形者有之然而成王豈以時然而類重之乎言其所化之民則用重典可也故曰羣飲汝勿佚言商之遺俗則用輕典可也故曰惟商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新國議獄緩死之時也禮未及修教未及詳民之所以為不善者過也傳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民之散也無八統以馭無九兩之繫族師無聯司救無禁則民之有是情也上實

為之新國之君奚暇責民哉亦姑教之而已治時不同而有三國之異者以俗異之也刑書不同而有三典之異者以德異之也有以近之教斯有馭成之俗有鉄成之俗斯有平亂之國先王於是以德制刑以待三國之不同教有所不及則俗有不變者俗有所不變則國有不治者先王於是以刑弼教以輔三物之不及

先王之德使民畏而愛之畏之則寓之於刑愛之則寓之於教然而畏之非先王之所教也施之於德教之不及而已

先王之制刑也出於立德先王之用刑也出於弼教故與人情世俗相為重輕有即一人之情而為之輕重則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是也有即一世之情而為之輕重刑平國用中典亂國用重典是也雖然三國殊時而即一人之情而輕重之豈可廢哉是故三德之應時也或剛或柔或趣於剛柔之中三典之立德也或輕或重或趣於輕重之中

先王使人不受其力於事不屈其才於物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而人雖勞其力未始有憾焉者作秩以制其常賜之多寡作敘以次其事治之先後而已使人

之費有稍有食稍所謂月廪也中庸曰既廪稱事所
以勸百工王制曰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是也
秩所謂常賜也孟子曰抱關擊柝皆有常賜王制曰
九十日有秩酒正之秩酒內則之秩膳是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靜而
中者性之正也動而和者情之正也好惡無節於內
知誘於外無中為之主故也莊子曰以有涯隨無涯
殆已已而為智者殆而已矣夫困有無涯之智應無
窮之感生無節之好惡則天理滅矣孟子曰萬物皆
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不能反躬而誘於外為
樂此天理所以滅也莊子曰去智與故循天之理
聖人與物化一而不化者也小人人化物則一化矣
感人無窮者物也好惡無節則感人無窮者對之孟
子曰以物交物
先王為人化物而後制禮樂人莫不有禮樂之實而
無化物者則天下自有禮樂矣先王安用制哉及其
化物非特滅天理也僞禮僞樂又從而棄之故先王
之制禮樂也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思有厚薄礼
有隆殺所以節其文迹所以節其情
或言禮以道民志或言禮以節民心節民心將以道

其志道民志將以正其行當其為慎所以感之者言
之故曰以道其志而已
可以相勝者仁義也故厚於仁而薄於義則親而不
尊厚而厚於義而薄於仁則尊而不親不可以相勝
者禮樂也故曰樂勝則流禮勝則離仁義相勝則相
治禮樂相勝則相滅相親以其有情相欽以其有分
禮樂之同異亦也而使之相勝則非禮樂之正矣故
情勝分則流分勝情則離樂於內合情禮於外飾貌
內外不相勝而後為禮樂之事禮者理也而行理者
義也樂者情也而稱情者文也上下和與夫好賢爵
舉賢者所謂仁以愛之也貴賤等與夫惡不肖刑禁
暴者所謂義以正之也
樂樂也德也故由中出而外設則其文也禮履也行
也故自外作而中立則其本也言靜則文為動言文
則靜為質內出於性故靜外作於貌故文大樂所樂
者性也故易大禮所履者理也故簡簡者禮之至也
易則無險阻故無怨簡則無紛辯故不爭大禮大樂
之世所樂者正性所履者真理則吾復何為哉此所
以揖遜而天下治
大樂致和大禮致中天地之訢萬物生之以和成之

以節而先王以大禮大樂贊天地之化育故大樂與
之同其和大禮與之同其節天地生成百物者也故
言皆化王者牧用百物者也故言不失百物得和而
生得節而成先王大禮同天地之節大樂同天地之
和其力則在天地之後故物之成也先王不敢私有
其功焉祀天祭地報之而已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
神此禮樂之鬼神卑神而從天居鬼而從地此禮樂
之役鬼神者也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肆拾柒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八

雜說

合敬則無離心同愛則無異情事文禮樂之迹也敬
愛禮樂之情也先王之制禮樂也立本有情趨時有
迹情天也不可改者也故在所因而曰禮樂之情同
明王以相沿迹時也不可同也故在所損益而曰五
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事者時之應
名者功之報趨時斯有事建事斯有功立功斯有名
為趨時而後有事故事與時並為立功而後有名故
名與功偕

情可以意會文可以理考無精義不能會其情無明
德不能考其文或曰夫子既聖矣述而不作何也曰
夫子聖人之在下者也有其德無其位何敢作和者
天地之情序者天地之理百物言其群分群物言其
類聚散而志其亂故皆別則言群物有生則貴衆多
故皆化則言百物

先王之制禮樂也發天地之情明天地之理而已過
制過作人偽也非其禮樂也故過制則非理而失之
亂過作則非情而失之暴明於天地然後能興禮樂
者發其情明其理而已

倫者言其理而已矣倫人理也樂之情天德也以天德論人理則無病天之患矣人之德出而分於三則有中入而止於一則有正中而無邪則能從於人正而無邪則能侔於天欽順禮之制在心者也莊恭禮之制在體者也欣喜歡愛則設於情恭順莊欽則立於貌與民同禮樂之小者也與天地同禮樂之大者也與道同禮樂之妙者也先王之於天地以其妙者官之以其大者相之

王者之為天下方其圖功而謀治也則有教化以行禮樂之道及其功成而治定也則有制作以建禮樂之業道也先王非敢私行之業也先王非敢私為之明人之天而已禮之實節文仁義者也樂之實樂仁義者也節之不從文之不固樂之不厭二者之實雖人之所固有者彼所以節文而樂之則因教化而後至焉盡使天下之人耳目之視聽無非禮也手足之舞蹈無非樂也其功已成其治已定先王始有制作以收其成而已樂以象德而功成則德之著也故作樂以揚之禮以節事而治定則事之辯也故制禮以彰之功大者其樂備治辯者其禮具王者之制禮樂其情相沿而有詳略者時而已矣

千戚之舞飾威而已故非備樂熟烹而祀致味而已故非達禮五帝之天下未傳之子故不言世而言時其時未失德故不言禮而言樂五帝之時其俗未頓華故其殊而不言異

樂極則憂者以物為樂故也禮粗則偏者以數度為貴故也大聖敦樂有仁而其樂未嘗荒故無憂禮備有義而其法足以適用故不偏

道之下降氣為陰陽形為天地數為萬物氣數之中以其高下散殊而有禮之序以其流化合同而有樂之和二者道理之自然有生之類莫不具爲流而不息者品物流形也合同而化者萬物並育也禮居仁義之後人德之序也禮居仁之後天德之序也自其天地始分而言之則仁義在其後矣仁主愛樂主統同故仁近於樂義主斷禮主辨異故義近於禮而禮樂之大用非特於四時是以仁義之用近之而已禮夏德也夏之序長春之生而已可以統言仁智冬德也冬之序藏秋之成而已可以統言義天地化始於仁革始於義

氣也者神之盛也敦和又其氣之盛也禮樂之道行乎陽則高下散殊合同而化行乎陰則率神而從天

居鬼而從地鬼神之神未離乎數而數實行之是以
道之妙乎樂則能率之以從天妙乎禮則能居之以
從地禮樂之妙能官天地而率神居鬼則分天地之
所主而已唱者天之道也故作樂而應之偶者地之
道也故制禮以配之應也配也禮樂之參天地者也
由卑而見貴由高而見賤方以類聚物以群分類
天地之尊卑陰陽之動静群類之聚分形象之上下
天地之理自爾交感之相摩旋轉之相蕩鼓以發之
奮以進之動以化之煖以養之天地之情自爾化不
時則不生失樂之和男女無辨則亂失禮之節不生
無辨天地之情所不能免故後之於天地以樂之和
輔相其宜以禮之中裁成其道
樂之和失之則不生禮之別失之則亂及其得之則
極乎天而蟠乎地行乎陰陽而通乎鬼神窮高極遠
而測深厚行乎陰陽則物莫能違之通乎鬼神則物
莫能閒之凡有聲氣形數之類在其中焉禮樂至於
此矣然後能著大始能居成物
天之化其陽始於亥生於子成於丑而乾位西北焉
則知大始矣乾者天之道也楊子曰天奥西北鬱化
精也物於此焉天道制其命化精含有其生意時未
判也及夫萬物資始於元成於艮至於震而天之用
出焉地氣上升天氣下降奮之以風雨動之以四時
煖之以日月數者冥合而有樂之和則大始著矣地
之化者陰始於巳生於午成於未而坤位西南焉則
作成物矣易曰致役乎坤致役者作之也萬物之生
天化氣地化形其化形也萌者出句者達羽者飛足
者走鱗者游特未定也及夫並育而不相害並行而
不相悖游者潛走者伏飛者息方以類物物群分類
數者冥分而有禮之別則成物居矣大始者精氣也
樂散為和氣以著之成物之體立矣禮分為定体以
居之禮者其樂之終始歟故言禮制行矣則在乎樂
之前言禮居成物則在乎樂之後
歌南風和天也賞諸侯和人也諸侯之受賞亦責其
致和而已德盛而教尊則其德和於人五穀時熟則
其德和於天樂者象德而賞之也舞者德之容故觀
其舞而知其德謚者行之迹聞其謚而知其行
雲門天德之象也咸池地德之象也樂之象德有天
而已則簡地究之樂有咸池備矣韶夏文樂也護武
武樂也象德有文而已則缺武商周之樂有護武則
盡矣大卷言雲之形大章言雲之象

萬物之生得寒而成得暑而長然而不時則邪氣乘
物故不特則疾得風而動得雨而潤然而不節則淫
暴害物故不節則饑教者先王所以化物也故譬則
寒暑事者先王所以應物也故譬則風雨因時之宜
而立教故不傷世通物之變而用事故有成功是以
先王之為樂也於天下也法治於已也則行象德然
後無不時不節之患

酒之養人猶其教其事酒之流生禍猶其不時不節
壹獻之禮賓主百拜所以節其流

上下之分甚嚴而不至於絕者以其有酒食以合歡
甚歡而不至於蕩者以其有樂以象德有禮以緩淫
皆以禮終故哀樂中其節

衆人所樂者物之盛聖人所樂者德之盛推樂出於
聖人之所樂故能養民心其感民深其移風易俗而
出於衆人者彼且自荒矣其如民何

有血氣則有情慾有心智則有意識情慾可動意識
可感然後喜怒哀樂隨其所遇而變君子則不然血
氣心智不能淫其性而喜怒哀樂之情發而中節故
不為憂思淫亂而異其音焉是故君子之樂可以善
民心可以移風俗

本之情性以正樂之德稽之度數以正樂之文制之
禮義以正樂之用陰陽為道則剛柔為德陰陽為德
則剛柔為氣剛氣陽德之發柔氣陰德之發不散不
密陰陽之中不怒不懾剛柔之中有中性然後有中
德有中德然後有中氣樂者本於性發於德而作於
氣者也

先王以民之喜怒哀樂隨其所遇而變則天理滅矣
故本諸情性而為之樂焉及以感通之則君臣上下
同聽之莫不和恭父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夫恭
之於君臣親之於父子天理也而形見於樂則樂觀
其深矣

時有盈虛運有去來物有存亡人有進退聖人之知
進退也歸之義焉而不累乎其身聖人之知存亡也
歸之命焉而不累乎其物〻我之累亡然後能止乎
一而不失其正焉由止一之正而上之為不斷之統
不雜之粹至乎抱一之精而盡焉故聖人之不動者
不去不來無進無退不死不生無存無亡不加不損
無得無喪然而知之所及者特與五行之數四時之
運相為盈虛消息而已

消息盈虛天之理也在人為進退在物為存亡得喪

未始有是物也儻來而得之然後有存焉未始無是
物也還去而喪之然後有亡焉未知人焉知天是故
進退先乎存亡存亡數之大者且不知焉〻知得喪
是故存亡先乎得喪存亡吾知之矣亦有不及得喪
者也故言之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得喪不與焉
有天道者地之類不及見之有陰道者陽之類不及
見之聖人之神能陰能陽聖人之道有天有地及其
作也本乎天地麗乎陰陽者無不見之矣本乎天者
親上見聖人之大道者也本乎地者親下見聖人之
地道者也楊子曰仰而視之在上俯而窺之在下企

而望之在前棄而忘之在後蒼天也東西南北
無不在焉聖人之作也其孰不見哉
元德之類即於物者其德有三曰剛曰健曰中即於
天者其德有四曰正曰純曰粹曰精以剛而立以健
而行以中而周元德之成物也以中而周則其為健
也莫能窮之以健而行則其為剛也莫能折之成物
而還止一而靜則有正焉純者止一而不虧者也粹
者止一而不駁者也莊子曰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
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一之所致至乎抱一之
精而盡焉神者天道之至精者天德之至楊子曰天

與而化藝化精也太始冥〻無有無形含孕庶類運
動百化窮則更生終則有始一陽之萌萬形以分鼓
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句者出萌者達蟄者昭蘇
生羽翼奮莢剖之者乾元之剛不亦至乎
先王之應時也春將務作夏將務訛秋將務成冬將
務易觀日而後知焉先王之授時也於春之中與使
民隨觀星而後知焉春且至矣而弗平秩何以行事
春且中矣而民弗析何以示功是故官敏事農敏功
與時偕虛與時因革而已
創治之道有任無為者然後可以出法而應物有任

有為者然後可以行法而立事稷之播種契之敷教
皐陶之作事兼之共工伯益之虞伯夷之典禮夔之
典樂龍之納言行法者也前無出法之人論道而授
之則雖八官之燭理有能蔽之者非所謂亮采茶者
或存成者或敗非所謂惠疇是故舜之命九官也宥
宅百揆為之先焉八官以序各任其事要在大禹詳
在八官道所揆職者斯定宅者斯通存者斯榮敗者
斯戮無失職之慮而況八官以其才之所長而專其
任哉
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明君礼下以恭

致君子也取民以儉致野人也致君子則使之正經界均井田平穀祿爲治野人之計也致野人則使之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爲君子之計也管仲晏子非王者之佐孟子恥以此自待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齊威晉文無王者之道孟子恥以此待其君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知聞也

濵山先生文集卷第四十八

濵山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九

雜說

責難於君謂之恭故孟子曰無以則王乎管仲論卑而易行商君之說孝公終用强國之術不能責難者也陳善閉邪謂之敬故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所謂陳善仲尼之徒無道威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所謂閉邪吾君不能謂之賊齊宣王問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孟子曰可也賊仁者謂之賊孟子以王不忍一牛之觳觫遂許之仁不忍一牛仁之微者至於保民而王仁斯至矣然而孟子不棄其仁之微者自其微者而推之遂足以保四海是豈賊仁乎哉

望之不似人君以其無儀就之不見所畏以其無威卒然而問其志甚大雖無可望可畏之文而有可望可畏之實孟子所以惜其難知而嘉嘆之耳

仁者不可爲衆所以能一天下不嗜殺人非仁人之至然而孟子之時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則能一之非必仁如文王天下莫不與也此仁者所以無敵於天下

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油然之雲以譬仁

政之意沛然之雨以譬仁政之澤
父在觀其志故能有養父沒觀其行故能有述三年之中非喪事不言奚暇改父之道哉又況孝子更有不忍之心乎上下之分無禮則亂無和則離苟徒行禮以為節制無可觀者必使天下之人有情以相愛有文以相接夾輔其禮而行然後先王之道美矣小大由禮不以和通之則離故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則流故亦不可行
無義之信其言一出而已不可復也無禮之恭上交則諂下交則瀆諂瀆之中恥辱存焉有因人者有為人困者蔑之困人者也除群為人困者也因人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而況為人所困者乎信出於義則可復不足言之恭出於禮則遠恥辱不足言之為不失其親者之所因則亦可宗也不足言之
食無求飽其志在乎飽德居無求安其志在乎安仁敏於事而慎於言其志在乎篤行食不飽居不安人之所憂飽食逸居人之所樂臨事人之所難出言人之所易自以為是以人為非人之所蔽其志在乎飽德安仁則志其所憂在乎篤行則忘其所難德行忠有所失未敢自以為是也就有道而正焉則忘其好已勝矣此其所以為好學歟食前方丈我得志弗為也方學之時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及其得志也故能如是
貧而無諂善守貧者貧而樂則忘其貧矣富而無驕善守富者富而好禮則忘其富矣所好者不在乎物是故內有以制心而所欲不累乎德外有以節事而所行不累乎義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蓋夫貧而無怨則能樂耳如切如磋道學也則言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如琢如磨自修也則言貧而樂富而好禮者
患人之不己知則有累乎志行不患不知人則有害乎物己以天命處不己知而進乎德以人事處不知人而進乎智
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北辰中而高故為衆星之所取正德政中而高故為天下之所取正書曰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子率以正孰敢不正為政以德故有中以養乎不中有正以率乎不正孔子曰政者正也德不與焉則有徒法而已天下何所取哉書曰德惟善政
詩之所自根於心本於性循理而發至於永歌舞蹈而後已焉有人偽與其間哉故詩之用動天地感鬼

神夫天地之大鬼神之幽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思無
邪則誠至矣其言有序其情有節樂者不淫哀者不
傷其情誠意之所及也雖至變風之世其俗猶在及
乎先王之澤已竭在人心者物或蔽之始有誣上行
私與夫說物而作者無邪之詩不復得矣
使民皡皡而不知為之者則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
而民歡樂之未之至也民無得而稱焉則謂其臺曰
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未之至也當是之時文王苟不敬
神之道以示天下則民何從而附之哉靈則王神之
散者也麀鹿見之而不驚烏見之而不舉魚見之而不
遊庶民以力為臺為沼可謂勞矣反以為樂為文王
之德不亦靈乎樂其有麋鹿魚鼈民之樂也與民之
樂者民亦樂其樂又烏有欲與之偕亡者哉
河內凶移其粟於河內以濟所無移其民於河東以
即所有移民通財先王之法然而先王與民務本然
後移民通財之法施於仁政之不幸梁惠王不仁其
政徒用先王之陳迹盡心之勤蓋與墨翟不類無以
異也百步而後止以譬鄰國之政五十步而後止以
譬梁國之政梁王之心雖動於鄰國而失所以用心
則一也五十步雖不離於百步而棄甲以走則一也

無為而無乎不為之謂道僖公君臣有道無乎不為
以至於無為者也言其無乎不為則曰在公明明言
其無為則曰在公飲酒在公明明不必戒之曰無已
大康職思其居在公飲酒不必勸之曰今我不樂日
月其除此其所以為有道歟惟其有道在己則能致
禮樂以自修醉言舞則言其有樂以盡其歡醉言歸
則言其有禮以節其肆在天則能和陰陽以為天下
後世自今以始歲其有則其利及天下君子有穀貽
子孫則其燕及後世
無体之易三才存乎其中久矣天道陽也無陽中之
陰則不能生地道陰也無陰中之陽則不能成人道
亦然一畫而天則麗陰一畫而地則麗陽然則天地
之道安得而立哉兼三才者易之道也兩之者立三
才之道也
肝藏魂肺藏魄心生氣三物附會而有生焉及其散
也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先王方其散之也陽達
於牆屋則其求于天陰達於淵泉則其求于地及其
祭之也夏祭心主振氣也商祭肝主報魂也周祭肺
主報魄也合而報之用牲之氣加以蕭光禮之達於
人情者也故以報氣教民反始用牲之實加以鬱鬯

禮之近於人情者也故以振魄數民相愛
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之始可謂知本不違農時數罟
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可謂知類當之然後數
之可謂知序人之情其生莫不欲致其歡故先王於
其生則有以養之其死莫不欲致其哀故先王於其
死則有以送之生無以養死無以送雖有其身猶將
棄之矣况諸其性哉先王知人事之大者在乎死生
所以失人之情者在乎死生之失其所故為之政焉
使之養生有備送死有具穀與魚鼈不可勝食則其
養生有備矣材木不可勝用則其送死有具矣然而
材木不可勝用魚鼈不可勝食生之之道可得而聞
乎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則穀不可勝食草木零落
然後入山林則材木不可勝用洿池之魚易之數罟
難避以難避之罟不取易竊之魚則魚鼈不可勝用
然而不違農時數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時入山林此
為民養生送死者之計也王者之仁至於老者少者
弱者得其所養而後至焉是故五畝之宅植之以桑
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此為民養老者之計也百
畝之田勿奪其時此為民養少者弱者之計也蓋夫
五十非帛不煖五畝之宅植之以桑則可以常衣帛
矣七十非肉不飽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則可以
常食肉矣養生者有備送死者有具老者少者弱者
不失其所養則驅而之善其民從之也輕矣故為之
教焉庠序者王教之所自出則使之謹庠序之教孝
悌者王教之所自始則使之申孝悌之義孝悌而不
好犯上以其有義存焉是故孝悌有義而後少者代
弱壯者代老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梁王不知所務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徙絲移
粟以濟所無移民以即所有而望民之多於鄰國不
亦逆乎

秦之守天下也以其所取故其失也猶能剛之物一
折而斷焉

周之封建失之於後其失也無德漢之封建失之於
初其失也無度

三代之兵出於鄉遂之申行糧止食芻秣械用載之
有車輦戎之有馬牛非責於公上秦廢先王之制而
惟夷狄擅有鄉兵之利以夫臣臣公上之轉輸而對
夷狄自饒之卒伍此避征遠討所以屢困中國也

溫以接人使人親之恭以待人使人尊之無良在其中
焉則其為德出乎笑貌之間耳溫恭之德出乎笑兒

之間則夫子之求之也宜異乎人之求歟此良所以
序二德之中善者人德良者天德良在乎知則無事
乎慮良在乎能則無事乎學良在乎貴則趙孟不能
賤之有所爭而後良出而為患有所修而後良散而
為善使人親我然後我得以恭待人此恭所以序温
德之後奢則驕矣良德遂喪其孰為温與恭哉此儉
所以序四德之後有是四德而物重焉四德遂喪是
故聖人以温接人以良存心以儉讓處物儉而有讓
則物輕無讓則物重盡夫無讓之儉其失也吝而已
儉而讓則其自奉者輕奉人者厚四德由是不累於
物此讓所以序四德之後然則夫子之求之也將以
自用人之求之也將為人用為人用者無處己之良
無輕物之讓以温恭為佞以儉為恪而已
以兵寄衆以教兵寄蒐狩其趣田役也猶其在比閭
其趣戰陣也猶其在田役声音服容在鄉則相識於
旅在軍則相識於卒在田役則相識於茇舍不測之
變無常之敵趣之戰之與其比閭之閭田獵之時無
以異也其孰以為危事哉
天一之事無財不立天下之民無財不聚以禮防民
以義制事無財不行周之設官三百六十以理財責

羣吏其法尤嚴而不敢緩也財用之数驗之以書契
旨之以要成證之以貳令考之以參五逆之以式法
辨之有類執之有總小数之則乘大数之則會識内
所叙職契所根盖雖餘財而加肅焉
羣吏之治在事與物先王合其日計而為成合其旬
計而為要合其月計而為會治会者至治要者正治
凡者師治目者司治数者旅
萬有二千五百人居則為比閭族党則鄉出則為伍
兩卒旅師軍其為直也責其足以包敵為師也責其
足以圍敵雖然先王豈欲卒爾而責之哉猶為伍兩
卒旅以治之条偶以相糾聯徽幟以相識別旌旗以
相指揮自伍至旅所以治之之術未始廢也則其責
師足以圍敵責軍又以包敵不亦宜乎伍法為野人
而設軍法為野車而設卒法為號名而設
貌言視聽思君以人萬民者也雨暘燠寒風天以育
萬物者也極備也過極無也不及皆失陰陽之中氣
春宜多雨秋宜多暘夏宜多燠冬宜多寒四者之中
無風不化其猶五端之有信四行之有土四事之有
思也欽肅也乂也哲也謀也聖也五事之得也五者
之時若之狂也僭也豫也急也蒙也五事之失也五

者之常若之物固有無意而相感者而況五者之相去則烏知其弗之應哉聖人還顧五事之至不其未至也則當以恭致肅以從致乂今既至矣則五者之來不以其叙是數也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四十九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

雜說

先王在上域民以禮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以仁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以義不以兵革之利雖有堅銳固塞無所用矣為軍將者有養人之德為師帥旅帥者有師人之智為長司馬者有事人之志有死難之節雖有持契司詐無所用矣長人之仁師人之智六術五權在乎拱挹頤指之間人之所不能測者齊威之節制不可以遏三代之仁義仁義之用非特在乎先王所以固國與威天下而已有德之將有智之帥仁義不可以勝用焉

害則人息之時也使之宗獨冬則人休之時也使之乘屋亟以非固勞之也以為不若是無以救其樂焉民無遺力地有餘利然後朋酒斯饗稱彼兕觥以盡其歡則昔時勞之也所以為今日之計歟

國子之合無政則亂無教則愚其正之也稱屏而已無成均之法則人性失中其教之也記誦而已無適德之師則人心失性成均之法成人之德均其過與不及者也蔽於天而不知人非此所謂有道蔽於外而不知內非此所謂有德

攻者國子之所業則以中法治之故爲之大司樂道
者國子之所學則以中德致之故爲之師氏保氏養
國子以道則所謂有道者教之也師氏以三德教國
子則所謂有德者教之也
天下之民不敢擅有所之適者爲夫節有期也天下
之姦絕焉不敢擅有所齎操者爲天傳有說也天下
之盜絕焉
五言之出是則天下治故此八音安以樂嚴以五言
而報上也有美有嘉焉五言之出非則天下怨故此
八音怨以怒民以五言而振上也有箴有刺焉以五
言之嘉美者而納乎上則上知所用矣以五言之箴
刺者而納乎上則上知所革矣萬民之言以六律與
之音八音之器以六律與之度是故内通乎性外通
乎政君子聞之有所思焉以興聖人在之有所悟焉
以政
十有二律生於十有二氣十有二声出於十有二律
陰陽之道天地之理夫婦之情父子之性声律之中
存焉況有先王之化上以和天時下以和人心述五
行之和氣播之於八音採萬民之和言奏之於六律
則其所感之由所作之微猶役於陰陽焉

先王之政在中國者詳於九州在九州者詳於四海
夷蠻戎狄人民財用六牲九穀之數知其利害而已
故略於九州九州之政各有諸侯制節謹度同其貫
利而已故略於中國
亂至之肆無所不僭至於僭樂則盡之矣先王以樂
象功以舞觀德季氏八佾舞於庭則將以功德自視
於天子矣未至於斯極者所不忍季氏忍爲之則其
孰不可忍哉
有來雍雍者以其和故至止肅肅者以其欽故能得
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然後皇考之祐則曰宣
哲維人文武維后其皇天之祐則曰綏我眉壽介以
繁祉周之天子爲無愧挨之德則安能致是哉祭祀
之始天子致躬至有辟公之顯相祭祀之終皇考致
祐至有皇天之繁祉事其先王之至者也宗廟之祭
歌之以徹其以此歌二家特陪臣耳事及三廟堂上
之徹庭中之舞輒用天子之制亂名喪實雍之作也
又奚取於彼哉
天道高而尊造物者也惟造物者爲能覆蓋愚衆之
罪過而治之此冢宰所以爲天官地道卑而親成物
者也惟成物者爲能司牧愚衆之善惡而教之此司

徒所以為地官先王之治有攷所以立禮有刑所以弼教政不為虐刑不為暴本乎一道而已蓋自治官以道為本出為政刑豈有他哉輔乎覆蓋之所不及者耳後世之治上無道揆下無法守然後逼之以政不以立禮齊之以刑不以弼教天下始有無耻之民然而王宅厥心不能有大宰者亦焉用宅哉

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大宰建其書佐王而治其近者也故以正典以正百官小宰掌其事歟王而治其遠者也故以正職以正萬民孔子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朝廷之上卿明之君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一人帥以正則百官孰敢不正百官帥以正則萬民孰敢不正

西面之卿其德足以佐王東面之孤其德足以佐聖三公北面而有吝王之道王族故士虎士從王于路門之左大僕大右從王于虎門之左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當如文王之世有仁以為常伯有能以為常任所守不戾乎法所負不愧乎位豈有他哉守正之王克其宅心而已文王宅心有道施於有政則自王建之臣都邑諸侯之官典掌夷狄之吏莫非吉士克俊有德周公之作立政以告嗣天子王非敢廢也台德惟臣良臣惟聖百官既正遠及於上此政之所以成聖乎

六典以治邦國八則以治都鄙八法以治官府官成以治萬民禮以治賓客而諸侯羣吏萬民還以治乎我者宰夫之所待則故其所逆之士而理之大宰之所待則揆其所逆之情而奬之

道之所寓所以立体道之所寓所以致用立体于中致用在外故王大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皇璧鼎黃之用氈璧則道之体其体不可外也宿次之中所以有氈案焉道以柔為体則以剛為用道以質為体則以文為用道以方為体則以圓為用道以圓為体則以鋭為用氈之為物質而能柔所以象道之体皇之為物文而能應所以象道之用雖然文采節奏道之所寓以應物者焉可以為常執物至而應事已而寂莊子曰仁義者道之蘧廬也止可以一宿此皇所以見於邸歟

先王之事天神以謂不稱其德不足以當其意不當其意不足以致其饗張氈案未足以況道之体設皇邸未足以明道之用則有大裘而冕以為祀天神之服四圭有邸以為降天神之玉大裘以象天道大裘

而冕以象天德秉邱圭以降之所以象其用植蒼璧
以禮之所以象其体道以質為体則以文為用大裘
袞冕所以況之道以圓為體則以銳為用邱圭蒼璧
所以況之

鼓之為物以和軍旅以節音樂以正田役以作士衆
之氣者也車驟徒趨鼓與之進車發徒刺鼓興之戒
車徒坐作鼓與之行上易車險徒先王所恃以卻敵
者也然而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在鼓而已
立政以為八柄以馭羣臣王之所操立德以為八統
以馭萬民王之所舉臣之趨走民之從服疾徐進止
在我而有節焉王之所御也故王國國以仁不以山
谿之險威天下以義不以兵革之利域民以礼不以
封疆之界鼓天下之民由道之大者而歸焉王之務
也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一時之教以待不虞而
已豈足以語王哉故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
執提鼓旅師執鼙鼓而王之所執則路鼓而已
人見人道之大者故路鼓以鼓鬼享而王執之軍事
國事之大者故賁鼓以鼓軍事而諸侯執之諸侯有
君之道故執事之大者謹度以事王故執事之大者
而已

四鼓之用莫尊於路莫卑於鼙
進則患怯退則患紛故軍將執晉鼓以鼓其進卒長
執鐃止鼓以肅其退鼓退而止之訓習之終鼓作而
通之鼓行而節之訓習之始惟其訓習之始不可不
慎其亂故兩司馬執鐸所長者寡所聽者詳故也節
鼖慮其過差尤可慎者故惟五人而一節焉師帥之
於一軍有不能進者自為二千五百人所主而已晉
則聽軍將焉故執提鼓而已
車徒之衆驟趨馳走坐作發刺皆中其節諸侯軍將
旅師之聚其衆也者故賁鼓以鼓軍事非王所務焉
執於諸侯而已

治野之法有治其事者有治其地者以下劑致甿之
類治其甿也夫間有遂之類治其地也不能為田之
利亦能為田之害先王為之通其利防其害便於穀
粟則妨於車徒先王則使無妨於車徒有便於穀粟
故溝夫之地為之五溝以致水利為之五涂以防水
害會歸於路以達于畿則五涂下利於水上利於車
徒矣路會于道而歸之畿川受于澮而歸之海民之
達于畿也其猶川之赴海歟朝覲宗遇会同六者諸侯
致勤於王者也時聘殷見問問歸脤賀慶致禬六者

王致愛於諸侯者也諸侯以礼致其勤而王弗以仁
致其愛則民侯豈可以虚拘哉
智力雖不未嘗相同而亦未嘗不相為用天之理也
先王明其相用而為之制焉府史胥徒在官而有力
者也使之為正師司旅之用乃為八職以治之百工
農婦在民而有力者也使之為王公士大夫之用乃
為六職以治之
有質而無文則物之用廢有華而無實則物之体廢
在天有時在物有理在人有德在世有事未聞偏立
而獨得者也雖然文華去道也遠且以聞吾之実然
而實與質喪則其孰以為文華哉故凡繪画之事後
素功者以素為質以質為本不可忘也素之在天為
秋之序在人為性之質萬物至秋動者還静華者即
實然後及一春夏則其文耳君子内視見素感物而
出之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体不言
而喻人之文繡有不若者豈特繪事也哉
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巧笑美目之
文見於容貌之間無素而後致其文則趨於亂而已
有誠心之所樂然後有倩兮之笑有誠心之所向然
後有盼兮之視是則素以為絢者也此莊姜所以賢
乎
六色之次以其五行之相勝而相用五采之序以其
五行之相生而相継六色繢以為衣者也衣陽物也
君之道也刺繢以成象陽主造始以肇萬物故其六
色之次以其相用五采繡以為裳者也裳陰物也臣
之道也刺繡以成形陰主順成以奉天道故其五采
之序以其相継雜而章之工之巧也無素為之受焉
其猶廢甘以和啖而知其為味也
白質取其以義制人申德感也赤質取其以礼事上
承益芳也休農息老物則君子下與功張皮侯而接
鵠則春以功猛而害物者虎豹也鷙而害物者熊也
遠擧而難中者鵠也先王當其役物使農毋事造業
之時為物去害及遠中微然後以為功焉故張皮侯
而接鵠則春以功服猛去害所制者廣毋事造業所
建者備然後博施文德懷柔遠人是故張五采之侯
則遠國屬春以功矣吾將息之遠國屬矣吾將燕之
燕之恩也息之仁也不可廢哉與義以制服害物者故
張獸侯則王以息燕
技兼於事〻兼於義〻兼於德〻兼於道士大夫以
事兼技以義兼技御以德兼義王公以德兼德人之

學當學其大者故雖百工之衆一士可以治之以富邦國以生百物事職之務也商旅通四方之珍異富之者也農夫飭力以長地財生之者也苦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士大夫勞心而治之者也百工商旅農婦勞力而養之者也一曰農五曰百工六曰商賈七曰嬪婦九職之序也六職則先百工而商旅次之農夫次之婦功次之六職爲夫百工之事而設者也商旅農務特爲之用而已商旅通四方之珍異以資百工者也農婦長地財治絲枲以養百工者也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一

雜說

天以六時成日而寅爲一日之朝者也天以四時成歲而春爲一歲之朝者也此春見所以明朝以言天時則秋之所成冬之所藏有望乎東作之春以言人事則勞於晝休於夜有望乎夙興之寅此春朝所以圖事以陳謨而有覲宗以協慮而有秋覲若夫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非特圖事而已特以圖事爲主萬物興於朝息於暮則非相見之時也其見上也遡迎而已萬物散行於春以生同歸於冬以存則冬非圖事之時也協慮而已圖事則其協慮之致用較天下之事其來也無窮其變也無常其出也不測必有事焉而後擅有獨見之明徐而應之亦已晚矣先王以謂人之心俱有萬物之體備有萬事然則天下之事非難圖也資諸人心而已人無二心事無二理心德或離則不足以致一心德或散則不足以應萬

諸侯不居無事之時王者之使相繼於道德意志慮道之使知度量法則諭之使同好惡已壹於心用捨已壹於事及其入王則又會而圖之故衆見以爲王

明合衆善以為王道以四海為一家以中国為一人盖如此耳

邦之本在民〻之本在耕〻之本在力田野功利盖非游惰所能致者故大司寇以五刑糾萬民而野刑上功糾力為之先焉先王欲使其民相保以信相受與智相救以義相賙以仁相賓以礼欲其無流轉也使之相聯欲其無詐欺也使之相糾刑罰相及慶賞相共然後耕者有功學者有德是故先王近為之六鄉遠為之六遂鄉非不耕也以教為主故其甿謂之民其所稽則行藝而已刑之所糾者孝悌非不教也以耕為主故其民謂之甿其所稽則功事而已刑之所糾者力

養生之理人之智皆足以及之志在志輕而物重及物臨之則其智昏矣故為己之謀不若處物之得其所

忿者氣戾而不平滀者氣鬱而不通上而不下則忿氣勝故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滀氣勝故使人善忘心者天之君神之舍而忿滀之氣當之則為病矣盖夫忿之氣不用之於怒滀之氣不用之於忘不怒不忘則為病而已威公設詒於所見遂為忿滀之氣養生之道當先治心虛則能照一則能辨靜則能養故雖疑互之間感忽之際有物陳乎其前不能致其惑威公以見鬼為不祥而病以殆乎覇為祥而病去是公之傷不見鬼也而在公以得喪累其心焉故忿滀之邪氣得以當其舍而病之且夫生死終始達生者将為寒暑晝夜之序而況禍福得喪之所介乎其心正其氣平雖感忽萬態不能蹈其舍

養生之志則踦於物而倖於天故物不能為之對其右師之介欲神王氣畜皆非養生之所尚養生至矣神凝而氣使

從水之道而不以為私言水之湍而不以為險善游者也不務生之所無以為不務知之所無奈何善養其生者也陵實物也譬則事也水虛物也譬則性也方其習之時必據事實以進焉及其習成矣然後適理之虛以會道聖人生而知之則猶生於水而安於水賢人學而知之則猶長於水盖非生而知之則之於水則溺而已矣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故而已故者以利為本故者人之道也性者天之道也孟子之時天下以故言性則誤矣然而故之在人可以成命亦可以滅命可以滅命者所謂去智與故循天之理

是也可以成命者所謂始乎故是也蓋夫故以利為
本則安矣以至乎成命以害為本則殆矣以至乎械
命然而天之高星辰之遠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
坐而致也則故之於李者其可廢乎以利為本而已
萬物各具一天推人所之焉痀僂之承蜩津人之操
舟梓慶之為鐻開天之天者也猶掇之也未嘗見舟
而便操之也氣之凝神之天而至者也不敢懷非譽
巧拙猶痀僂者不以萬物易蜩之翼輒然忘吾有四
枝形體猶痀僂者之處身執臂外重則內拙其巧專
而外滑消則內重矣

東野稷所謂為則敗之者也務生之所無以為務知
之所無奈何其猶稷欲加性所無廢性所有益理以
能虧理以偽皆非養生之所取
以心稽則鑿矣為其鑿則心不一而物得以桂之工
倕旋而蓋規矩與物化不以心稽其順與理相適
其妙與神相遇
不能忘足則以履為足之累此履之不適也不能忘
腰則以帶為腰之累此帶之不適也不能忘是與非
則以是非為心之累此心之不適也不能勝物故內
變不能應物故外從事能定則不內變物來而應則

不外從事此會之適也處會要之地以應方來之變
苟或動心則先時而起後時而縮矣彊則忽然舒則
醯醢其能有適乎四者適矣然而知其為適則有不
適之志焉四者復不適矣心亡四者之適然後未嘗
不適為忘適之適也不適有累適亦有累不適與適
兩忘而意消然後其心虛其性明生理於是乎盡矣
孫休之言不知命者之事也扁子之告孫休至於命
者之事也達命之情不務知之所無奈何至人之德
非休之所及知而扁子遂告之則所無奈何者休將
務知之矣隔人之天而驁然入其舍不亦殆乎莊子

之數天下或言至人之攝生或言養生而後至入水
不窒蹈火不熱則言其攝生者也痀僂之承蜩津人
之操舟則言其由學而後致也養生之道惟患內輕
與夫知之過其分內輕則心與物化之知過其分則
以智廢理休以不過攝逐而然則外重矣而扁子復
以休之所不及知者而告之非特開人之天而驁然
入其舍則養生所主喪矣是以莊子之喻養生或言
痀僂之承蜩津人之操舟梓慶之為鐻未嘗不自學
習以致精妙是特欲啟之民爾潛行不窒入火不熱
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攝生之至人豈可為中下之

流道哉以已養養烏蓋雖深林之間江湖之上不得
寄其生焉而况大牢之饗九韶之樂哉為䫉休計則
姑使之重其内而已
以冬見為遇則春見乃其見之專也以春見為朝則
冬見乃其見之暮也朝而見之也專暮而見之也勤
專而見之也恭遇而見之也悦人之情也夫以朝暮
継見邂逅相遇比大覲之禮大客之儀所以親諸侯
歟
乾之位萬物之大始坤之位萬物之資始艮之位萬
物之成始為萬物資始者乾九也為萬物太始者乾
道也天者形也九者氣也以氣純形然後形生而氣
存氣有陰陽焉中之陰下應陽之上達者而為雲陰
中之陽上溥陰之下固者而為雨品物流形蓋得陰
陽之和雲而之澤以化者也有生斯有形有形斯有
終有終斯有始物之終始蓋方流形之際其理已著
矣豈俟斂入而後悟哉六位之設三陽以元成位于
春三陽以亨成位于夏弗先時而作弗後時而動因
時乘理而進者也六位以定分六龍以適變形氣之
類弗革則窮弗因則絶陰者發壯者老此理之必然
者始卒若環新故相代然後變化之道至焉是故乾
元之御天也或乘見龍御之以行或乘躍龍御之以
進或乘飛龍御之以作或乘潛龍御之以止其為蒼
天也則仍見乎其色其為旻天也則人見乎其情其
為旻天也降而與物接其為上天也升而與物辨豈
特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如是而已邪以一氣純天則
天有化道以六龍御天則天有變道各正萬物之性
有善而無惡各正萬物之命有常而無專無不善則
無暴無不專則無怨是故太和將踏乾道能保之太
和將乘乾道能合之是故性有利為之用情有正為
之體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蓋由利正之中在人也有
仁足以長人在天也有元足以長物天乾道之正性
命也萬物之所同君子以其所同者而長之則其安
萬國也安其心為非安其外而已
先王之治天下疏者内輔親者外輔价人維藩大師
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内輔者也宗子維城外輔
者也内外一心犬牙相制懷德維寧在其中焉是故
价人願為之藩大師願為之垣大邦願為之屏大宗
願為之翰宗子願為之城
有天下者不患無大師而患价人可患也天之子李
視民民之去就視乎善人者也不患無大邦而無大

宗可患也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故也城之高也池
之深也兵革之利也米粟之多也所謂地利价人維
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宗子維城所謂人
利有人利然後地利為之用焉有先王之德然後人
利為之用焉
三従二逆作内吉作外吉二従三逆作内吉作外凶
人可違也卜筮不可違也筮可違也卜不可違也故一
乃心卿士庶人與筮之数哉可逆者至於龜則有従
而已蓋卜五占用二但以天道言之二以人事言之
先王有作順天循理而已焉可違哉况象者又其数
之微歟
楽之實本於性根於心故凡音之起由人心生非作
於外物也外物為之感發而已人之心其猶柷敔有
物觸其中則鳴非柷求鳴於物也声者心以應物者
也
單出曰聲雜比曰音單出未之變也五声相應而変
生焉声成文謂之音此言声有所変々成方謂之音
此言変有所帰惟其有所帰在故其始作翕如也繳
之純如也繹如也以成無方則不可比矣孟子曰楽
之實楽斯二者是也楽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也烏可
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治世之音安以楽
其情有節其言有序楽夫仁義之性而已永歌亦可
謂之楽也然而楽之未至也及其手舞足蹈而後至
矣蓋未至於舞蹈不足以為楽々生於奭嚾故其声
嘽以緩喜生於愜適故其声發以散哀則抑故嗟以
殺怒則揚故粗以厲敬則義心感也故其声直以廉
愛則仁心感也故其声和以柔六者之感情動於中
而形於声者也性所有也然而非性言性則静矣無
六者之動言性則合矣無六者之別物能動人之情
先王能制天下之物故物之所以感人者先王能為
之慎焉声之所出則有楽以和之志之所適則有礼
以道之其行衆同則有政以一之其姦害同則有刑
以防之礼楽以治其内刑政以治其外其名四所以
同民心而出治道其実一也
倫理之於人同有於性同生於心然而無楽為之和
同則至於乖絶無楽為之感通則至於堙塞君臣上
下聽之莫不和恭父子兄弟聽之莫不和親則不至
乎乖絶聽鍾声則思武臣聽鼓鼙之声則思將帥之
臣則不至乎堙塞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一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二

雜說

然有以責之也至亡國也不足以責之思其治者而已下泉之詩是也怨有以親之也至亡国也不足以親之哀其亡者而已黍離之詩是也政有得失則於物有善惡物有善惡則於情有喜怒情有喜怒則於聲有美刺故曰聲音之道與政通其君不驕則其宮不亂則其音不荒其財不匱則其羽不亂其羽不亂則其音不危故曰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誣上則天下之誠心衰所飫則天下之和心衰此亡國之音所以作也

禽獸有聞而無知有情而無文故不知音衆庶有知而無德有文而無實故不知樂

聲變而為音故審聲以知音音比而為樂故審音以知樂政者樂之安樂怨怒中淫慢之所自作故審樂以知政樂與禮同出乎仁義之實禮之節文仁義之成樂則樂其成而已然而樂之和已有節文在中焉子曰禮者理也樂者節也以其樂為主不得謂之禮耳故曰知樂則幾於禮心微而為智智微而為德偏得樂則和而有所流偏得禮則中而有所倚非所謂有德

極音致味以物為音為味也朱絃之有遺音元酒之有遺味以德為音為味也先王之制禮樂也以極口腹耳目之欲則雖極音致味不足以厭其志而敎民平好惡反人道之正則內足而無待乎外矣故雖朱絃之滴疏越之遲三嘆之希元酒之質俎魚之腥大羹之淡足以勝其欲是以先王之制樂樂也務使人以理而後動以節而後作

天命之謂性人為之謂習孟子曰天下之言性者則故而已矣故所謂習非所謂性

性之中含乎萬物之理率而一之不散其樸則其體無乎不在不流其真則其用無乎不善道者無乎不在無乎不善者也易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所謂率性之謂道則成之者性之謂也所謂修道之謂教則繼之者善之謂也

道者天也合而言之也故率性之謂道教者仁也散而言之也故修道之謂教率性而為己脩道以為天下不為天下後世計則道無事乎修矣

道之無不在也雖稊稗瓦甓之間無不在也道之不可須臾離也雖踏步跳蹈之間不可離也惟其無不

在故不可須臾離
隱微之中有無不在道隱而見微而顯有必然之理
此君子所以愼其獨也能愼其獨然後爲己則能率
性爲天下則能修道天下之道由中而生者也禮曰
至德爲道本道不在小亦不在大道不在高亦不在
下惟過與不及然後道喪
以五禮制中以六樂致和然後能賛天地之化育故
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君子成位乎中焉不和則不
相交不中則不相合
君子之道其微也在所不睹在所不聞其顯也在乎
天地位萬物育苟非知道之無不在知我之不可須
臾離安能至於此極哉
君子以時中則有時不中矣此其所以爲中庸叟而
不可拘膠而不可窮其從不流其守不固流者執庸
而不及中者也固者執中而不及庸者也執庸者害
道之當此爲庸者之無忌憚也執中者害道之變此
爲中者之無忌憚也楊墨失中子莫失庸
過者大高而不及者大下非時中者固三者皆非所
窮未能至道能中則無過不及能庸則無固此其所
以爲至德歟

中者人道之至神者天道之至
智者過之故夫婦之愚不可以與知此所謂愚者不
及也賢者過之故夫婦之不肖不可以能行此所謂
不肖者不及也
智者行之然後愚者得以知焉賢者明之然後不肖
者得以行焉
莫之知避者不知畏擭之爲害也不能期月者不知
中庸之爲善也不知其爲善則不知其爲害故不知
辟與不知守皆非有智者
舜行道者故曰其大智也歟回明道者故曰回之爲
人也
均天下國家能義而已辭爵祿能廉而已蹈白刃能
勇而已不可均而均之則傷義不可辭而辭之則傷
廉不可蹈而蹈之則傷勇在乎爵祿也可辭在乎中
庸也不可辭而勿辭之斯能廉矣在乎白刃也可蹈
在乎中庸也不可蹈而弗蹈之斯能勇矣
南方陽明而主生有君子之道焉生則子民之仁明
則君國之智北方陰險而主殺有強者之道焉君子
之強而強不足以名之者以其能強能弱也寬柔以
教所謂能弱不報無道所謂能強衽金革死而不厭

所謂能強而不能弱能弱則不流能弱則不倚
富貴不能淫故國有道不變塞焉貧賤不能移威武
不能屈故國無道至死不變
百姓日用其道故曰費日用其道而不知故曰隱費
則顯諸仁故曰匹夫匹婦可以與知可以能行隱則
藏諸用故曰聖人有所不知有所不能有所不知者
以其神其德有所不能者以其神其行孝悌之始行
乎父兄之間則匹夫匹婦其孰不知哉孝悌之至通
於神明則雖聖人有不知者而況匹夫匹婦乎
天地不為人怨咨而廢寒暑君子不為不能者而甲
其道孟子曰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是故語君子之大
者其混成體一妙用體變而不見其迹故天下莫能
載此其極高明者語君子之小者則置法以民制行
不以己而不度其情故天下莫能破此其道中庸者
天下之人同有一性而人之性同有一道君子之教
則修是道而已改而不止則賢智過之愚不肖不及
言其不遠人也欲離之而不可得也言其不害人也
欲即之而不可得也千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故
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
也則己先盡子之道而已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
則己先盡弟之道而已
庸德言行以德行之為貴庸言〻謹以言謹之為貴
能謹則不易其言矣心有所違然後發為言行言顧
行〻顧言
富貴貧賤在外者也吾無所加損焉在我者也以其
不願乎其在外者故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
貧賤無入而不自得焉不陵上以其富貴不能除不
援上以其貧賤不能移二者出於不願乎其外
上不怨天處己有命下不尤人處己有義莫非命也
君子道其常小人道其幸道其常則以為善而後得
福故居易以俟之道其幸則以為不善而未必得禍
故行險以要之幸不命也君子不以為命而謂之幸
妻子兄弟宜家父母君子達此以治天下者也達之
天下所謂譬如行遠其道本諸身而已所謂自邇父
母其順天下順之
視之弗見無形也聽之弗聞無声也凡麗乎形稱之
見聞者有新則有故無故而日新者其鬼神之德歟易
曰日新之謂盛德惟聖人為能体道鬼神數能行之
體物而已体物而不可遺故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文王聖父也述之可也武王所以為達孝繼叟頑父也

詔之而後可也舜所以為大孝
舜傳之賢而曰子孫保之者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
則與子天下為公傳之賢也猶其傳之子
尊為天子必得其位也德為聖人必得其名也子孫
保之必得其壽也富有四海之內必得其祿也大德
封也祿位名壽因其材而篤賢者也
舜言德為聖人而武王不言者其避文王歟比亦周
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不及文王之意然而公之為
盛也不足以言德
樂由中出不可以為偽樂得其道而正樂興焉樂之
由中出者也樂得其欲而淫樂興焉樂之由偽作者
也均是樂也而樂有內外在外之樂無常其欲無已
無常之樂不赴無已之欲則憂至焉物累其心又累
其樂之者則惑而已矣
反情以和其志則以適制欲廣樂以成其教則以適
制人之欲
成性存存非勿不識道義之門闔則義入而歸道闢
則道出而行義
川谷異制民生異俗違達異齊飲食異和衣服異宜器
械異制先王將使四海為一家中國為一人此非所

同者使之同歸於善而已四方之政事上下之志四
方之傳道當患其流不相通其情不相知其善不相
聞自非以意致德以神會通之人居則覆乎方動則
覆乎形雖欲相感以情相聞以善不可得也然而先
王將務四海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不亦難乎置官設
屬使取四方之善訓而同之蓋無難者合方氏通其
時物以合其事除其怨惡同其好善以合其情此齊
其政而已欲其從之也輕則必有訓而後喻焉訓方
氏道四方之事以訓其事道上下之志以訓其情雖
然予道而已欲得四方道而訓之則其傳道焉可廢
哉四方之傳道蓋見於文辭予取而誦焉正歲萬物
更新之時訓方氏則布而訓四方正其始也新物使
人志深而好辟有戾於訓焉訓方氏務若其情而訓
之使人好惡之情好善而惡惡則亦觀新物而已
四肢之於安佚人之情也樂循其情惡勞其形不能
非禮勿動而使非辟之心輒乘安佚以蹈其舍則無
所不至矣而況王乎天下視儀而動聽唱而應者也
先王制禮視有旒聽有纊言有紀動有佩堂上之行
門外之趨為之樂儀以防其肆使聽其聲而其意以
識使循其倚而其氣以正周旋中規折旋中矩進揖

退揚而後鏘鳴之佩左中角徵右中宮羽君氏士物
之意在其中焉非辟之心無自而入是故祭祀朝會
師田封建之時王在五路則其步趍之節責大馭焉
五路之上王安佚矣然而頭車之行而闔辟夏之韎
則由吾於堂中顧車之趍而闔采齊之韎則田吾於
門外王之言動違次無非禮者樂師之所教大馭之
所御與有力哉

君子之齋不盡志無以秋欽不盡物無以致愛秋齋
於內散齋於外齋之日有所思祭之日有所見此盡
志也內心也其備小物也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在焉
其備美物也三牲之俎八簋之實在焉其備陽物也
昆虫之寔在焉其備陰物也草木之寔在焉此盡物
也外心也

惟聖罔念作狂則為僭為豫為急為蒙惟狂克念作
聖則惟謀惟哲惟乂惟肅此狂與聖所以序八者之
間欤伯夷叔齊辟地者也柳下惠少連辟色者也虞
仲夷逸辟言者也辟世之士其朱張欤言行不見於
天下孔子不得而論之序在六民之中非夷也非虞
也非惠也晨門荷蕢丈人接輿長沮桀溺之徒一方
之見皆以孔子有求於世而非之者孔子所以論列

四辟之士而見其志焉故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
可

往來不窮謂之通萬物之理也推而行之謂之通四
序之運也往不窮於幽者不窮於明則示推而行之
而已

潭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二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三

雜說

合異為同易之道也天下之道散同而已冒天下之道此易所以無體無爭不為蓍非冒天下之道不足以為易

道為天下之母然後寂寞之中生出有象長育有器建立有法萃者入死故窮則變反者出生故變則通往來不窮新故相代故通則久夫窮則變々則通々則久易之道也黃帝堯舜禹湯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通易之道者也不以人廢天不以故滅命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乾坤役使六子者也其言能變化成萬物所以不及天地其言山澤通氣雷風相薄則曰天地定位而已

既有典常者易之書也不可為典要者易之道也言要以其不及詳言常以其不及變典之為道要常而已

典者道之降則書典之降法者則之降易之道至於為書示已粗矣然而不言法則何也以易而示他經則其為書猶主於道焉禮以世法為主詩以人情為主書以時務為主變動不居至惟變所適言易所以為道其出入以度至既有典常言易所以為書易之為書有道存焉故以同民患則有濟天下之仁以爾民用則有周萬物之智不可遠也尊之如父親之如母其人以度使內知懼則雖入無保如有輔翼之者其出以度使外知懼則雖出無師如有教之以事者虛一之中真性存焉利欲不能復奪其猶井致既潔淨矣無事乎渫既正同矣無事乎發其地洌其泉寒供物之求而已

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易之道也故能與天地為終始萬物入死矣天地未嘗有終萬物出生矣天地未嘗有始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不聞名曰希易之道也故能與天地準是故形体之所覆載情氣之所交感未嘗有餘未嘗不足天地相之大者爾未離乎物而不與物同為始終有餘不足夫何故也易有所與故也

反身自愛致靜而動之謂仁復本反始以齊萬物之謂道復之初九一陽來復之時萬物歸根之地其冥也為明之藏為物之復始其罔也為有之舍為物之資始以人言之則反身自愛致靜而動之仁以天言之則有復本反始以齊萬物之道々與仁相為左右

道與物相為得喪六四與初為應從道者也上六達
復狥物而性者也
貌言視聽思五者君以仁民者也雨暘燠寒風五者
天以生物者也是故肅乂哲謀聖五物之時若之狂
僭豫急蒙五物之常若之聖人之治天下無往而能
肅無僭而能乂無豫而能哲無急而能謀無蒙而能
聖是故五物未嘗極備而子未嘗極無數或有之聖
人能以五事裁其有餘戒其不足易曰裁成天地之
道則成能乎其中矣輔相天地之宜則成位乎其中
矣
舜以禹皐陶為己憂故陞作朕股肱耳目特以命禹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特以諭皐陶夫禹皐陶與舜為
一體者而舜或失之則一体廢矣為己憂也不亦大
乎
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為惟辟作福言之無有作惡遵
王之路為惟辟作威言之好惡不作公生明奧曠之
中遂無萬物之累故言其無滯礙則曰王道蕩蕩言
其無險阨則曰王道平平言其無邪枉則曰王道正
直
遵王之道則有作福之仁遵王之路則有作威之義

會而歸之以主有極之本散而行之以致有極之用
方其會而歸之未始有好故能無作好未始有惡故
能無作惡無偏無黨或見於公無反無側或見於正
此則有極散而行耳
人之於學有情然後好善有志然後向善情有好惡
志有向背以好惡之情好善而惡惡則孟子所謂若
其情者也以向背之志向善而背惡則書所謂遜志
者也蓋惟窮理之學為能遜志學在口耳之間未有
能遜者也
惟學遜志則有受道之資務時敏厥修則有致道之力
乃未為其質有所受力有所致故也高宗之學暨厥
終罔顯是非志之所在有所未遜歟故高宗之命說曰
爾惟訓于朕志說之訓高宗曰惟學遜志
學之序能辯志然後能遜志能遜志然後能繼志辯
志求道之時也遜志從道之時也繼志會道之時也
志於道則無累志於仁則無惡
伏羲唐虞周公無成與虧者同乎道也有成與虧者
異乎法也可異者法而已矣道不可異也荀卿以道
過三代謂之蕩法異後王謂之不雅然則荀卿所謂
道與法者異乎吾所謂道與法也推之言曰法始乎

伏羲成乎堯匯伏匯堯禮義哨哨其賢於荀遠矣
相遭者天相天者人道無形也視之不見道無體也
持之不得無所由也無所居也無所行也無所止也
及其之乎上者其數三天之乎下者其數兩地叄伍
以變錯綜其數偶者合之以奇奇者合之以偶生者
與成始者斯終積是而為辰積辰而為日積日而為
月積月而為時積時而為歲有生類不能逃此五形
之數有生有成有奇有偶有盛有衰有清有濁或相
制或相順或有餘或不足有生之類食息蝡發上下
小大不能逃此言其道也或居乎小人或居乎君子
言其位也或居乎上或居乎下言其分也或居乎富
貴或居乎貧賤言其情也或居乎厚或居乎薄安其
所居不相乖異此天相之也五典以叙五禮以秩其
為彝也始終之不可窮其為倫也先後之不可亂然
而九疇之類初一曰五行非人所與焉致用五事農
用八政協用五紀建用皇極乂用二德明用稽疑念
用庶正安其所居不相乖異此人相之也叙者以惇
秩者以庸不可窮者推之使通不可亂者雜之使治
天子施禮於諸侯以十有二牢以多為貴也諸侯報
禮於天子膳以牲犢以少為貴也以多為貴者外心
也以少為貴者內心也禮器曰古之聖人內之為尊
外之為樂少之為貴多之為美諸侯之於天子觀天
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得不以少為貴乎郊特牲
曰牲孕弗食祭帝弗用諸侯之膳天子上同乎帝尊
貴之也天子之於諸侯為之牢禮之數而諸侯之待
王官也令百姓皆具樂美之也蓋謂待王以多則為
褻待百官以少則為簡故禮器曰先王之制禮也不
可多也不可寡也惟其稱焉
不矜而莊人之道也不言而信天之道也不厲而威
神之道也
致民力而望地利可必也致地利而望天時不可必
也天時之運豊登中下未始有常先王以耕計積以
仂計用以豳計食非其惰人以自養也為國備天時
之變則以耕計積為民應天時之變則以豳計食
司稼一年之上不出斂法則其取財有義廩人以歲
之上下數邦用則其用財有禮天時之變其所生者
弗盛而國之所積厚焉其所取者弗多而君之所用
殺焉
六刑為六行而設造言亂民之刑為六刑而設六行之
教不明造言者亂之也六行之俗不成亂民者害之也

孟賁之不動心也以力告子之不動心也以言孟子
之不動心也以德有力者不必有言故孟賁之勇衆
力能勝之有言者不必有德故告子之勇衆辯能勝
之孟子之勇不可爲衆奉天下之辯窮天下之力未
有能屈之者孟賁告子匹〻言力之間何足道哉而
公孫丑以孟子過孟賁遠矣將欲背孟子不知其實
異之也此孟子所以言告子先我不動心者以節公
孫丑之言殆告子先我不動心且未足以爲貴則雖
過孟賁遠矣何足以追我哉
北宮黝之勇知用其氣而已不及自守孟施舍之勇
知守其氣而已不及自反知用其氣則養之無所枉
故曰北宮黝之養勇也知守其氣則養之有所在故曰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孟施舍量敵慮勝與夫自反相
似視不勝猶勝與千萬人吾往矣相似北宮黝惡声
至必反之與夫不可者拒之相似二子之勇皆不及自反
故曰未知其孰賢北宮黝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
於市朝此使於匹〻之蔑者孟施舍量敵而後進慮
勝而後會此使於匹〻之智者量敵慮勝能慮人矣
不能慮己無嚴諸侯惡声至必反之且不能慮人而
況於己乎然而皆未耳本之則無如之何及之有知

居之有仁行之有義此曾子所以爲勇之大者直在
人曲在我則褐寬博吾不惴焉曲在人直在我則雖
千萬人吾往矣
心志之君也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体氣之篤也
人之氣時發於心大無志以將之則趨蹶而已君子
嘗使其氣次志之所至志之所至爲之限而氣不得
以逾之逾其所至則猶新生之犢猖狂妄行驅而納
諸罟擭陷穽之中莫之知辟者衆矣君將有爲也任
志而用之帥將有行也任氣而用之將其志者心爲
之君而已
以北宮黝用其氣言之則孟施舍量敵慮勝爲守約
以曾子自反言之則孟施舍量敵適足以爲守氣曾
子自反乃其守約也言孟施舍守約所以都北宮黝
欲其尚曾子所謂勇故略子夏曾子之勇孟子之不
動心一也孟子言曾子之勇所以自明言北宮黝之
勇所以明孟賁言孟施舍之勇所以明告子
不惑故能定不動故能應不得於言勿以不動求於
心則告子以心本於言矣不得於心勿以不顯求於
氣則告子以氣本於心矣氣之不顯本於心此固是
也然而心之所本告子之見既已誤矣氣之所本何

所恃哉言屈則心動心動則氣蹶告子之言率而勝天下之辯則可矣天下之辯有能勝之者則告子之心其能不動乎告子之言所謂不必有德者也夫誰不可勝哉有德則言本於心矣不得於心勿求於言與氣然後其說其矣言與氣之所本者心也心之所本者道也

欲其防氣壹也則曰志至焉氣次焉欲其防志壹也則曰持其志無暴其氣存遂不通謂之志壹趨蹶則氣之動也流行不通謂之氣壹迷誤則志之動也君一而靜心之道也任志率氣以應天下之變志壹之志非特其氣趨蹶也及動其心則申之所主喪矣

言生於心而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此其所以不知言氣集義所生而告子曰義外也非內也此其所以不善養氣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豈有他哉以言生於心以義在內而已

復為精氣則合天地之德散為和氣則贊天地之化去知與故循天之理以直養而無害者也

至大配道至剛配義無是餒也無是義道為配

君子之氣復於仁生於義壹於道有除害之心則怨氣之所生有興利之心則和氣之所生興利除害之心忌則仁守其氣矣

集義所生此孟子之養氣也義襲而取之告子之養氣也慊者自反而足者也告子外義徒行其氣而已能無餒乎中心之所畏言與義衛其外焉此其所恃以不動者也其言不本於德其義不根於性欲使其心不動乎已難矣

潛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三

澶小先生文集卷第五

雜說

正心誠意者養氣之道也思誠明善者養心之道也

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則心之所本在言矣心之所本反在乎言則氣何暇於心哉不以為無益而舍之是勿忘也不以其不長而揠之是勿助長也

貧賤不憂壽夭不貳此之謂不惑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不動不惑故能定不動故能應

孟賁勇於力曾子勇於義孟子之勇不可為衆合衆之力以抗孟賁之力窮矣

義根於心心本於道故善養氣者其大則配道其明則配義氣合於神神合於無此配道也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此配義也

道者心之所本心者言氣之所本言本於心故以道接氣本於心故以道配精從之氣配道者也中和之氣配義者也告子之心不待不惑之年然後不動心之所本反在乎言而已告子之言不必有德使知道者心之所本心者言氣之所本則告子之不動心也豈如是之遽哉亦慎所學而已

仁者天下之表義者天下之制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者仁也則民有所勸故為天下之表以怨報怨者義也則民有所懲故為天下之制有所勸則民知德而不陷乎惡有所懲則民知法而不陷乎罪故報為天下之利夫以仁義表制天下其利如此而況下化而為仁義哉其利不可勝用也主義而言則利在其中為主利而言非特其利不可必得也義已喪矣義喪而得利則有能奪之者何足計哉

士之見諸侯有二不見諸侯有二我為庶人也不敢往見之我賢也我多聞也不嘗往見之此所謂不見之有二也為賓於他國不可不見之諸侯之未知我我也我欲行道不得不見之此所謂見之有二也不得不見之權也不可不見之禮也不敢往見之為分也不嘗就見之為義也是故行禮之際又有不可召之義在其中焉召之役則往役君欲召之則不往此行不敢見之禮其義不可召者也將朝王王使之朝則辭以疾此行不可不見之禮其義不可召者也君子屈自以伸道屈人以從道不遠千里而求屈身以伸道者也如有謀焉則就見之屈人以從道者也仲尼聞跡諸侯孟子之見梁惠將行道歟是故君子之

行止也在我而不在乎人君子之富貴也在道而不在乎物患不得君司不患其道不行於天下

義狗公利狗私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則無大夫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則無諸侯是故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此從利於上者也萬取千焉千取百焉此從利於下者也

先利則人所狗者欲先義則人所狗者道欲無窮也物不可以必得無窮之欲不可必得之物相遂於外是故不奪不饜及其狗道則求之在我矣不患乎其外夫誰與為奪哉

始作俑者象人而用之於死者不智而不可為也於生者不仁而不可為也故孔子謂為芻靈者善並有仁智之道焉夫象人而用之報施之禍猶至於無後而況率獸食人殺人以政豈特無後之報哉

經始勿亟至於庶民子來則知文王善得民之心麀鹿攸伏至於於牣魚躍則知文王善得物之性虡業惟樅至於矇瞍奏工則知文王之樂非以為偽也蓋收人心之和物性之順寓諸於聲之間而已然則靈沼之樂又豈勢力所能為哉

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所謂群分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所謂類聚有聚分斯有親疎有親疎斯有愛惡有愛惡斯有是非有是非斯有得失有得失斯有吉凶

治亂譬猶治病不治其病之所在即其本根而治之斯善治病者也故病在脉則治之血病在氣則治之衛一乎氣脉之疾無所資焉其為醫也用力也寡收功也大

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至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此言仁政之効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至可以無飢矣此言仁政之始無常產而有常心至民從之也輕此言發政之先在乎制民之產而已孟子之說齊王先言其効中言其所先而後言其類蓋但齊王以為王政之難行而挫其志也故先言其効所以悅之王政之行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孟子又恐齊王失所先後而忘其本也既得齊王願輔吾志之說則吾言不讀矣故次言其所先而後序其政事之類以進焉仁政既行則民有常產矣飽食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故平言謹庠序之教申孝悌之義仁政之所先言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而後農次之商旅次之孟子從此又言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而後

商旅次之農次之農序商旅之先者仁政必本於農
孟子方與齊王言及其本則農實可後哉農序商旅
之後者特以前朝後市門闈田野內外近遠為之序
凡為列國諸侯言之可以序其內外近遠而為說及
言仁政之本以救齊王之所為則夫後先先後不可
不辨也天之予奪視民，民之去就視士蓋夫無常產
而有常心者惟士為能王政雖本於農而得士心之
所願尤不可後是故農與商旅莫能先者尚志之士
窮不失義不以飢渴之害為心害者故無常產而有
常心養民之政六府外養其形三事內養其心然而
先王雖致三事之所養猶先六府而況後世六府不
修而望其民不為放辟邪侈不亦難乎不學之民形
能累其心物能累其形物去而形憂物來而形悅者
無常產其心焉有不喪者邪

耕者之受田未至乎七人未可以受上地然而上地
之所養非特七人而已是故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
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且夫上地之所養至於九
人而七人受之者先王制民之產嘗使有餘雖或天
時之不幸不給者有所不足者有補流轉之患非所
恤者上等之家生息或過其數又有養焉故曰明君
制民之產使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養妻子樂歲
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其此乎然而孟子無饑矣中
食七人次食六人下食五人以言數口之家可也及
說齊王則斥言八口之家者孟子之傳文王也異乎
齊宣故曰八口之家足以無飢而可不足以言之孟
子之望齊宣也重乎梁惠故曰數口之家可以無飢
矣而八口未可以言之夫何故也是心足以王者齊
宣王也以其所愛及其所愛者梁惠也梁惠由此而
充之則不以事親齊宣由此而充之則足以保四海
梁惠之去齊王不亦遠乎發政所至子庶其力而已
是故孟子說梁惠則曰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
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曲禮曰五十杖服官政
孟子曰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飽不暖謂之凍
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然而言老者則五十與
焉言七十者則五十之老置矣梁惠之不仁五十者
衣帛未可必也七十者得之可矣齊王之仁衣帛非
特五十者自七十者與焉然而上農夫有食九人者
孟子止於八口尚有意乎上地之所養足以及九人
而周制且有七人受之二人之食以為有餘備其不
足是故孟子之教齊王亦約八口之家而言之八口

無飢在齊王之政已過甚矣尚安敢窮其所養而望
之邪八口之家可以無飢則有餘財頒白者不負戴
於道路則有餘力然而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仁
在父兄之間八口無飢仁在一家之内頒白者不負
戴於道路仁義之類遂至親人之親長人之長孟子
曰親人之親長人之長而天下平然而既富之後庠
序之教奚可廢哉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利之本也謹
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善之本也其利不足仰
不足以事父母況妻子乎其善不足近不足以事父
母況四海乎是故富而教之：術孟子之說諸侯拄
所先焉雖然利能養善而善亦不可使利勝之後世
之利爲善之寇而不能爲善之輔者利勝於善而已
無名之道主爲大常而有六典降爲大要而有八則
八法之詳則又其降者也有本而無文有体而無用
非道之全故治官以成道無得之德以應人而有言
以表人而有行無言以應無行以表非德之全故教
官以成德不仁也無禮不智也無義禮者節文仁義
者也故礼官以成仁内與天同德下與民同患則以
謀之口以命之施於百政然後聖人之道具焉故政
官以成聖五刑除害古累故刑官以成義百工明法

顯度故事官以成禮治以道爲本教以德爲本禮以
仁爲本政以聖爲本刑以義爲本事以禮爲本
道德仁聖義禮非六典不成治教禮政刑事非六官
不舉先王之馭天下以六官爲轡以治教禮政刑事
爲銜勒以萬民爲馬
典之爲書於虞之時有之則之爲書於夏之時有之
法之爲書於周之時有之庶事之文至周而備是故
虞夏名道周末而用之繁者以法治之簡者以則治
之大者以典治之至于有法其詳至矣後世有作無
以復加焉
典者主道以爲佐者也則者明理以爲行者也法者
行義以爲制者也諸侯之於國也有君之道諸侯之
於王也有臣之義制節君之道也謹度臣之義也以
其制節不以法則治之則其大常而已都鄙之君在
王之畿内無自制者天子賜之八則使之有所據焉
是故八法之治官府言治之用其別有八而八則之
治都鄙則言馭而已馭言其治之意治言其馭之事
邦國治之大者王不能獨任太宰不得專聽是故治
邦國以王爲主太宰則佐之而已王者之務所好者
要而詳不與焉則八法八則非王所行矣所治者大

而小者不興焉則官府都鄙非王所任矣
無窮之務無常之變有求於先王先王以道揆其情
其迹則不官府治之先王懼其為累所困而莫之釋
也為之八法所以先治之然後責其事百官府至繁
於事道之降至詳於法以至詳之法治至繁之事故
其能無敗功其善無廢職

管仲奢晏子儉寧我易曾子戚奢則過分易則不及
乎愛過分而克之則至於無君不及乎愛而克之則
至於無父禮之所去據父而已為君而節奢為父而
文易孔子曰管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晏子賢大夫
也而難為下君子上不偪下下不僭上然而偪下妨
俗而已僭上遂至於無君則禮之本喪夫禮之於戚
儉未嘗不為之節文然節文奢易尤禮之所急
儉之愛物也篤戚之親親也篤禮之所本者也進儉
而退戚乃禮之文是故小過之時君子過中而厚下
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不以儉戚之篤於愛歟
天下之用皆在儉奢之中喪在易戚之中則聖人何
事乎制禮為夫奢者過儉者不及易者不及戚者過然
後有禮為之節文雖然禮為奢儉易戚而制儉戚近
乎仁奢易近乎不仁猶情故也孟子曰禮者節文斯
二者也易不能親親奢不能愛物仁之端長矣求為
節文豈可得哉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
如樂何立於禮成於樂學者之志節文斯二者禮樂
之道為式不仁則節文之者無所用樂之者無所出
矣欲遂其志不以難乎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五

雜說

飮食所以養人而養之過卒以害人而已是故君子養德則愼言語養體則節飮食觀易之頥而效周官之食醫非敢肆也凡齊則放食醫之所眡凡和則放食醫之所多凡會膳食則放食醫之所宜蓋謂五行之用不能相無五行之氣不能無過不及天有四時人有五臟六腑溫凉之氣陰陽之中寒熱之氣陰陽之盛萬物得溫而生育得暑而長大得凉而收斂得寒而堅實一氣不備則物受其病焉五臟亦然四齊相廢則或養其一臟而遺其四養其一腑而遺其五熱勝而病陰寒勝而病陽夫飮養陽氣則宜以溫食養陰氣則宜以寒固其理也後務惟適而徒其私不知其寔害之不亦賊乎春能發散而收不及焉夏能解緩而堅不及焉秋之氣收斂而不及散冬之氣堅栗而不及耎在人內有腑臟外有骨肉筋脉感其時氣無不然者一時之氣有所不及先生則過於一味以救之是故春多酸收發散也夏多苦堅解緩也秋多辛散收斂也冬多鹹耎堅栗也四味一多慮其不通焉滑所以調之慮其不和焉甘所以調之甘之在內則養脾在外則養肉蓋於食醫則養脾於瘍醫則養肉四行無土不可四味無甘不可此甘之所以調致滑者氣之所由以通者也竅不利則氣窮焉此滑之所以調致或言四時之氣各欲其强春欲木强夏欲火强秋欲金强冬欲水强其勢必弱則他氣乘之矣木爲火所乘則夏令以行爲金所乘則秋令以行爲水所乘則冬令以行春之正氣不獲以爲生焉五行之病也先王以調五行之於四時如此則萬物之所患五行之於五臟如此則一身之所患然則五臟之於四時可不以時救其弱哉是故食醫之和春多酸則助木而救之危人致其所制者爲之使焉故膳膏香益木之弱耳夏多苦所以助火而救之危人致其所制者爲之使焉故膳膏臊益火之弱耳秋多辛其膳膏腥冬多鹹其膳膏羶運四味之所養合於四臟者脾之爲物也載四行之所用均於四時者土之爲物也是故脾土屬也甘土味也寓於四味而調之所以强土養脾而後脾能運是四味以行焉然則五味之用不亦大乎四齊所眡不失其時矣四和所多不失其節矣牛羊豕犬鴈魚天産也以爲膳者也養人之精稌黍稷粱麥苽地産也以爲食者也養人之

形精不足於養則氣衰形不足於養則氣殆然則膳
食之養不可相廢膳食之宜不可相失食豐則又會
其所宜取其所養所宜或失焉則其所養適足以害
之耳是故會牛以稌會羊以黍會豕以稷會犬以粱
會鴈以麥會魚以苽天產陽也有以宜陰地產陰也
有以宜陽是故天產足以養精為氣之毋地產足以
養形為氣之宅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
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
養王之欲可謂備矣無禮以節之溺志於嗜欲作陰
德以為淫邪作陽德以為倦怠以物累其形以形累
其心以心累其德則天下設養於王者適足以累之
王何以治野人耶凡齊所眡凡和所多凡會所宜節
王之欲可謂備矣是故王心常清不為物所滌王倅
常寧不為物所傷然後能以禮義養人之欲焉所謂
君子者其智足以君國其仁足以子民勞心治人以
報野人之所養者也觀王之所養則烏可不為已者
以制其欲哉
大者未離乎形者也大而化之同形移易能大能小
能常能變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欲與之合而不可得
也是故萬物覩則言聖人者以其能天能地能陰能
陽而言之知進退存亡則言聖人者以其能伸能縮
能隱能顯而言之
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九二利
見九五之大人九五利見九二之大人君臣而並父
子而處者也
道無為也故能致萬物道無名也故能命萬物能致
萬物故有富有之業日新之德成象之乾効法之坤
知來之占通變之事不測之神能命萬物故大業自
其富有而謂之盛德自其日新而謂之易自其生生
而謂之乾自其成象而謂之坤自其効法而謂之占
自其極數而謂之事自其通變而謂之神自其不測
而謂之富有之謂大業通變之謂事則皆顯諸仁之
類神也妙此而已
道無不為也故能致萬物道無為也故能不與聖人
同憂天法道故有所成地法天故有所致人法地故
有所制乾以造始而乞、象坤以代終而効法
先行君子之言而後從之誠服君子者也子貢有言
矣未必有德則有愧乎君子矣聖人欲其從君子也
且見君子之言皆有實用非苟言也所以救子貢之
弊其言也無德其從君子也無至誠之心是則子貢

之與歟
四時之運萬物之化無則〻〻失節無儀則失文四時
萬物未有無儀則者使之不亂且已則狂乎聖人成
能而已先王之時由庚萬物得由其道崇丘萬物得
極其高大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蓋一日而致哉
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有禮以致中有樂以
致和中以裁成和以輔相然後三者之詩作矣儀則
道理以為文者也庚則道理以為則者也一陽之氣
妊於壬始於亥微於癸生於子長於甲達於乙盛於
丙陽之用事至此極矣長極則成盛極則衰至極則
消生極則斂無衰無殺無消無斂則夫化生之道幾
乎熄矣是故一陰之生至丁而復陽成則四時用事
者陽也所以助發陰作成物至己而成焉則陽既事
矣故至庚而更之更則不拘續則不窮萬物由是芸〻
芸而作寂〻何復故者將新因則斷革是故以辛承
庚則有更新之意以壬承辛則有復始之意往來出
入不可窮盡夫是之謂萬物得由其道揚子曰庚斷
甲義斷仁夫春無秋不能成物仁無義不能立道木
無金不能制器素問曰水火者陰陽之證兆金木者
生成之終始蓋有金為之終則有木為之始終之相

因猶東西之不可相無也然則庚之為天則也至矣
物之生未有或者窮之則其勢不能為高其體不能為
大崇丘言地之聚而高者也又有中焉因庚之後萬
物藏於其舍於因然後長於甲盛於丙以至戊己而
成就焉斯有聚而高之意高大之物高者由庚而能
下大者由庚而能小作者無妄行者無過斯有高而
中之意然而高大之極豈可亂哉由庚則通由儀則
和形色有類各分有等高下異勢小大定位鳥獸有
群草木有主相應有聲相求有氣飛者翔潛者躍夫
是之謂萬物之生各得其宜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
命保合太和乃利正乾道之於四時自甲而化生由
庚而變入天理之自爾萬物循理而未循理而從性
無不善萬物無暴命無不幸萬物無無怨是故太和將
始乾道保之太和將乎乾道合之然後性之用足以
致利情之修足以致正莊子曰形體保神各有儀則
謂之性豈非由庚而有則由儀而有文歟是故崇丘
之化以其高大而中由儀之賦以其順利而文先生
之世事與理協聲與政通崇丘之化由儀之賦未嘗
廢也嘗謂陰陽者五行之道理五行者陰陽之數器
其支為辰其幹為日在天為五氣而有寒暑燥溼風

在地為五行而有金木水火土在人為五性在物為五類以至五臟之動五志之盛衰五声五色之兆數之所授不可踰也然而五行之逆順四時之邪正萬物之得先報乎人道而已文武之治群臣嘉賓朋友兄弟故舊師役魚勞之中見之有仁利之有義待之有禮結之有信仁不偏愛智不偏物樂在得賢而與之南陔之孝白華之廉視儀而動偏為爾德故雎魚麗之盛華黍之豊特富於物已未足以報先王也乃言陰陽萬物得其道理然後其報至為天下之象五志不相傷五内不相與五声以和五色以正五類五

宜不耗而青協應先王之五性積不美哉厲王之亂不明先王内外之政天患在性萬物鬱滯而由儀之詩廢春令在秋天地不革而由庚之詩廢天時人事靜不在道動不在理諸夏衰禮義熄然後四夷之無禮義得以勝之猶幸宣王之知務任賢使能小甫得以儀則推而得之天下受其賜矣故其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又曰柔嘉維則令儀令色上以相天下以成物此中興之道也方先王之盛時由庚之詩在南山有臺之後以示得賢然後萬物得由其道焉及其亂也南有嘉魚則後乎由庚南山有臺則後乎崇

丘然則厲王之世陰陽不正萬物失其道理豈非後賢至於此哉

樂於獨而不樂於與人樂於少而不樂於與衆非好樂之甚者樂之實根於人心本於人性其来久矣古人之心與性無以異於今人何獨至於今樂而疑之哉古之民仰足以事父母而無不相見之憂則仁之性遂矣旁足以及乎兄弟俯足以養妻子而無離散之悲則義之性遂矣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是也先王之樂豈固有他哉文采節奏牧民樂斯

二者而已矣孟子曰樂民之樂民亦樂其樂與少樂樂王固知其非與人樂樂王固知其是而王樂於少而不樂與人者特其私狗安佚為之蔽耳孟子所以為王陳民之憂喜而告之鼓樂田獵與民同樂則王樂於獨少則已書以有一于此未或不已以其禽荒嗜音不與民同樂而已王者之道固非迂遠而難為也使民聞其声音見其田獵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歟何以能鼓樂也何以能田獵也則王之道存焉使民仰足以事父母而無不相見之憂旁足以及乎兄弟俯足以養妻子而無離散

之无逆其仁義之實則古樂之道存焉仁者求己之盡故能以小事大智者度己之盡故能以小事大仁者有道故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智者有命故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不以物累我不以我累道所謂有道也非仁莫能得之不以物累我而物忘故無我不以我累道而我忘故無對兩忘之中兼愛無心是故天下雖欲忘我而不可得也其無求也民自歸之書曰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其無對也民自服之詩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是所以保天下分有貴賤時有窮達不以卑犯尊不以弱勝強所謂有命也非智莫能及之在上則畏天之威在我則强於為善是所以保其國以卑陵尊則犯天之威以弱勝強則犯人之威未有能保其國者也

王好勇也孟子不闢之以仁則曰王請大之而已王好貨也孟子不闢之以義王好色也孟子不闢之以德王好今樂也孟子不闢之以古樂則曰與百姓同之而已勇也利也色也聲也四者人情之所同好為政之道本其情而為之斯善為政者也而人情之所同者今王之所獨孟子解其所獨之蔽而同之於天下上不逆王之情則可以售吾之言下不違民之情則可以善王之政兩得之矣於勇也大之則仁在其中焉於色也與百姓同之則德在其中焉於貨也與百姓同之則義在其中焉於今樂也與百姓同之則古樂之用在其中焉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五

雜記

不得而非其上者無命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無義也齊宣王問孟子曰賢者亦有此樂乎而孟子對之曰有人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孟子非王之獨樂示吾非為予不得而非之也非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王之道也樂民之樂憂民之憂是以不求求之而已樂以天下而民與之皆生憂以天下而民與之偕死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神無方易無體一陰一陽謂之道聖人以道体常以神易盡变言道在神易之後者以其攝用故莊老之言道也合神與易而言之以惑其說此後之學者所以摘新生之犢韬狂而趨未知其所定正也

象之所可及者聖人能範之數之所能窮者聖人能圍之天地之化在乎象數之中者也過則絕物惟其不過此所以曲成萬物

物也天地也鬼神也通于一氣物者氣之聚鬼神者氣之散道之用幽為鬼神顯為物大為天地天地萬物未嘗相離也鬼神其能離天地乎是故精氣為物遊魂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故不違幽不違乎鬼神大不違乎天地此智所以周萬物

物生則魂藏魂遊則物变蓋惟精氣散而弗聚無所管攝此魂所以遊

繼之者善而道有用成之者性而道有体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以其成之者性

樂之縱也宏人為廣博樂之紀也移人為易良得詩之情則温柔得詩之失則敦厚

吾無為也有為者理而已矣是故時不勞其事事不勞其形形不勞其生

衆人萬物役之賢人五行役之世人為物逆旅物為聖人逆旅萬物為道一偏衆人為萬物一偏

任理而得利天之利也行義而得利人之利也此其所以和同天人之際

養心莫善於寡欲欲之動也遺之有志焉之為虛空之為澄澈以至乎無遺然後寘之

所學至乎窮理則絶之所得至乎盡性則壹之

精者天德之至也神之又神而能精焉精之至也

與仁同功者或利而行之或畏罪而行之其情不同則同功者非誠仁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者利仁者慎其有善焉吾知其不能也強仁者慎其有刑

焉吾知其不能也則同過者誠仁矣其仁可知也與
仁同過者其周公歟一入而已
寛柔以教不偏於強不報無道不偏於弱故中立而
不倚
聖人不生不死故其生曰神其死亦曰神聖人之道
視之弗見聽之弗聞故聖人曰盛德鬼神亦曰盛德
而露既濡則萬物感陽以生霜露既降則萬物感陰
以死萬物以生之時君子不忍致死於其親且謂其
與物而來矣故樂以迎之萬物以死之時君子不敢
致生於其親且謂與物而往矣故哀以送之孝子之
祭有送往之哀而不及樂是謂弗仁有迎來之樂而
不及哀是謂弗智
萬物出於一入於一出入之中坤元用六以成之乾
元用九以終之非特終之也又使復出於一壯者不
則之以老老者不則之以死天地之道豈能無窮哉
則者天理以為約者也
六功之臣約在宗彝記在簡策先王以為未足也銘
書於大常頒嘗于鄉錫燕于堂先王以為未足也祭
于大烝蓋謂無王之道也無以辟四方無國之体也
無以容萬民無民無與守邦無事無與應物無治無
以興利無戰無以戡亂乎有臣焉由國功而充之上
達於王則使民遷善遠罪而莫知為之者於是乎勲
立由國功而推之下達於民則通其變使民不倦於
是乎庸立勲庸功之大者上之於王則通乎神下之
於民則通乎義不可以有加焉勞之為功内則勞心
以應事外則勞力以集事辟草萊任土地有能於力
而已未必勞心多算勝少算有數於心而已未必
勞力使王足以有臨使國足以有容民足與守事足
與應治足與留戰足與安則予咎臣何敢略哉論譔
其功書於王之大常祭于大烝然後盡其心焉
大常之用王屬天下而後之天下視王而從之者也
屬天下而後之天下視王而從之在乎法天而体道
日月為常法天而体道者也以祀也則以天道交之
以討也則以天道正之以朝諸侯也則以天道臨之
以紀成績也則以天道明之以教治矣也則以天道
威之然而大常之於六功不然而已當其天下視而
從之六功在其上焉孰不知吾臣之有才吾臣之有
德以至於是哉此固先王之意也春享主於詞夏享
主於樂有物存焉未足以言物也物成於秋享則嘗
物而已至冬而大進内盡志矣外盡物矣此烝所以

為大焉然而冬享而謂之大烝其猶冬教則言大閱
歟先王謂以六功配四時之享則失之大數配三年
之禘則失之大疎祭于大烝其節不疎其叙不略報
功之至也顯明之中使與日月齊光與人知之幽閒
之中使與先王偕嘗與神知之顧不盛歟以勞定国
國功也法施於民〻功也以死勤事〻功也能植百
穀治功存焉能扞大患戰功存焉周公之功非群臣
所能為故特賜之以重祭周棄之功非萬世所能廢
故特祀之以為禮一烝之根本之至也
商周之王嘗稱其前人與我先王胥及逸勤服勞王
室其見銘書者以勵其後則曰厥有成績紀于大常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續乃舊服無忝祖考其言
從享者以勵其後則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
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然則六功之後以能
出力以就功名以衛王室茲實有激焉梁之修之唐
之韋挺見祫於十月遂以大烝附會於五載四時之
烝三年之禘皆弗與焉自是功臣之食疎矣唐配于
祫其疎之也無恩漢坐于庭其輕之也無禮
王侯民而尊国侯民而同事侯民而立治侯民而成
戰侯民而克六功之建所帰不同而民実有力焉然
則凡頒賞地要可取其中上之地而屬民以瘠惡試
是故上地食者三之二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
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人則以任民下地食者三
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則以賞功
近郊圭田在焉遠郊二十而三賞田在焉甸稍縣都
無過十二采地在焉郷而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餘夫二十五畝則郷以下食其半矣士有土田矣又
有稍食郷以下有采地矣又有圭田則亦何辜於賞
地哉先王以為不賞無以旌功則營之一食得於常
祿之外何歉於下地哉然而三等之地一夫一婦受
田百畝之法賞地之賦二十而三不亦異乎蓋通於
六功則賦自六功而上矣非八家所助焉
先王以德報之則有三之一食以義取之則有二十
而三之稅地之所從已次乎中等之家国之所取已
重乎近郊之稅可以已矣則夫加田無国正也不亦
宜乎征之正之帰諸受田之家而已加田無國正也
不為過優以其有三之一食不為過薄以其有圭田
采邑
五等之封或食者半或食者參之一或四之一其不
食者山川之餘則食附庸焉然而賞地三之一食則

以美惡之地而差之封建之地其食之者三之一則
以尊卑之爵多寡之祿差之
先王賞六功之臣則內有六卿之地祿五等之君則
外有三等之土其地與民足以共貢賦備後作賓客
祭祀之用稱其作德而已是故王朝之臣列土之君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去驕以恭去侈以儉無以徵孝
作偽而為淫慝者先王之當不亦仁乎漢興初定高
祖論功行賞裂土而與之鎮服新造之天下以功而
侯百有餘人王者八國其始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
六百戶及其民歸戶息大侯或至四萬戶者小者倍
焉漢莫之制子孫驕佚淫辟大者不庭小者不軌其
嘗賞之秀魚五侯之地魯衛之封各四百里自非
大分之功魯衛之親且有盛德不以賜焉然而周之
制內則有六卿之地以進六功外有三等之土以封
四國安得而不議哉
癘疾之作或感四時之邪氣或自養之失素問曰夏
傷暑其病在秋為痎瘧秋傷濕其病在冬為欬嗽此
自養之失月令曰孟秋行夏令則民多瘧疾此感四
時之邪氣先王之於時氣不能使之無邪而有以裁
成之不能使萬民無癘疾而有以養之癘瘍之醫所
以養萬民之疾為之礼義之政所以栽成其時氣而
又為之膳音齊和使晉放焉所以維持其五臟六腑
仁民之政也
醫師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故疾醫死終則各
書其所以而入于醫師
瘇瘍潰瘍內作之疾也金瘍折瘍外作之疾也古之
治病移精變氣祝由而已移精變氣行內治之故不
假毒藥祝由自外治之故不假針石後世淳朴散壞
易為邪氣所乘是故先王養之治之備矣以神治之
則有祝由以物治之則有毒藥以人治之則有針砭
披瀝愚眾之流蔽天理害人欲而育是疾焉特祝以
去之則惑矣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特祝以去
之拘於鬼神者也
取民有義而接我無礼以其所取有義而受之則失
已於苟矣是可以承受者也且自辱焉取民無義而
接我有礼以其所取無義而卻之則失已於介矣是
蹴而後充其操者也且任人為聖人之於諸侯也恕
其取民之無義取其接我之有礼又我之有道弗卻
而受之不失已於苟亦不失已於介不侮人亦不自
辱

諸侯取其所有而過者也諾則取非其所有而已攘我以禮文我以道猶弗受之受之適足以自汙卻之不足以侮人然而猶章引諸侯之不義而與謠者比不亦甚乎

似喪其偶故能無對有偶而物我辨矣然而有齊物之道者不必喪其偶而後能齊之似喪其偶而已有偶而能齊之真齊物者也

如槁木則忘形如死灰則忘心有心故有形有形故有我有我故有物物物我兩立而是非好惡不可以勝計也齊物之道喪矣心如死灰子綦所以喪形形如槁木子綦所以喪我我且喪矣而彼烏能以長短小大計我哉道與我相為洋喪者也

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似污其形之不齊也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其声之不齊也若之何齊之哉勿觀其形勿聽其声而求其從此者則齊之耳形從於声声從於風風出於大塊之噫氣大塊以其常無也故能從氣而作其声氣以其常虛也故能從形而受其声自氣而觀之衆形衆聲之不齊也且可以為一況其噫氣者邪

齊物者毋以形累心之虛毋以我累道之無自道而觀之萬物一府矣何大何小何是何非

大木百圍之穴竅以風而虛以風而滿以風而鳴以風而嘿而風以大塊而消以大塊而起風能役乎衆竅者也声之動靜且不能自有之況衆竅之虛實乎猶有待乎風則累於形者其去道遠矣為大塊者無實無虛以其無形無鳴無嘿以其無声故能役氣而感其形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六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七

雜說

入籟自人之氣而聲生地籟自大塊之噫氣而声生地籟之形聲雖不能使其自己而齊之然而比人籟則自然耳故顏成子游聞人籟而未聞地籟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吹萬不同使其自已則不同之萬爲能與吾辨哉然而吹萬不同本爲天籟而人籟地籟則其本耳其末有声会歸于太虛其天籟歟

人性之善充之足以保四海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先王引而充之慮其不充而害其本也故貴々爲其近於君也貴老爲其近於親也敬長爲其近於兄也慈幼爲其近於子也

商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然而盟誓果非先王之事乎先王以輔德信者也後世德信廢而盟誓獨行於天下此民所以畔

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後世之言礼者猶陳其數焉

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財用自其有德而致之其取也有義非博而入也其用也有礼非悖而出也

巢居之後有宮室羽皮之後有布帛血腥之後有爛熟非作而致其情者也

以能問於不能則有若無也以多問於寡則實若虛也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顏子美矣未嘗以爲美猶即寡者而問之則我忘矣犯而不校不以己之是校彼之非我必不仁也我必不忠也詩其至於禽獸然後棄之則物忘矣

孔子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我忘則不止乎形中物忘則不止乎域中形域之上顏子忘於進焉自善而進於信自信而進於美自美而進於大未達一間耳所以爲侔而微自大而進於聖未達一間耳所以屢空若夫自有其所能自實其所多而我累之與此之是奪彼之非而物累之形域之中其一化矣非有非無不多不寡之地彼烏乎至哉

合而言之道也無善無惡無動無靜方是時也一且不得而命之奚有二哉中不之流不能反本惟求之從此道所以下降於性端有仁之端有不仁之端自其兩端而充之仁不仁著矣堯舜充仁之端者也故曰欲爲君盡君道欲爲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幽厲充不仁之端者也故曰暴其民甚則身弒国

亦不甚則身危國削孟子之於諸侯道性善言必稱
堯舜幽厲之暴不法堯之為君自其不仁之端而充
之近則不足以保一身遠則孝子慈孫不能改與堯
之保天下為君臣者法不亦異乎然而堯舜亦豈異
乎人哉充其仁之端而已如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孟
子嘗為文公言之然則此言幽厲之暴不法堯之為
君乃至危削而後已當時之君孟子有以警之商鑒
不遠在夏后之世周鑒不遠在商之世而周之諸侯
亦離乎周耳幽厲之暴不法堯之為君乃主於此矣
不悖哉然而孟子之警諸侯不以不敬其君者言之
蓋方是時天下無王久矣孟子之於民當被髮纓冠
而救之教之為王可也事王則未暇教也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入聞夫子之道而潔仁之端也
出見紛華盛麗而悅不仁之端也自其兩端而充之
一為君子一為小人為則充之而已
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克己以之仁者也毋意毋必毋
固毋我克己之道者也
妄念在物由聽在事所謂意也有意則無德業之為
而為之者天也而人或欲為業之致而至者命也而
力或欲致之所謂必也有必則無命能止而不能行
而或能行而已能取而不能捨而或能捨而已所謂
固也有固則無義徇己之是非恣吾之愛惡所謂我
也有我則無道
毋者禁戒之辭也毋意以至無意無々意毋必以至
無必無々必毋我克己者也無我忘己者也無我有
我之對無々我然後莫之對焉子絕四聖人之於天
道矣無事乎禁戒不惑故能不動孟子曰我四十不
動心不惑故能定不動故能應荀子曰能定然後能
應古之人四十强而仕能應故也道合則服從不可
則去不惑故也
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五十而知天命均是命也五十
而知天命知之至者耳孟子曰盡其心則知其性知
其性則知天矣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俟天也夭壽不
二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夭壽不二脩身以俟之
故能存其心養其性存其心養其性故能盡其心則
知其性知其性則知天矣所謂夭壽不二脩身以俟
之則不惑之時也所謂知其性則知天矣則知命之
時也孔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矣四
十而不惑則立人之道五十而知天命則立天之道
五十而無聞焉斯亦已矣何足畏哉

耳擇克己復禮之時三十而立者也耳順則已忘矣
無所不聽实無所聽巧言淫声不必勿聽而後仁焉
耳者心之官也耳之所淂善則心有所養耳之所淂
非則心有所累五官皆然心為甚
其心虛矣未嘗有也非即乎法故能縱心而得天下
之至圓未嘗無也非離乎法故能不踰矩而淂天下
之至方自志于學及七十而縱心為已至矣不可棄
物則不踰矩為物而已
志于學之後非必三十而後能立耳順之後非必七
十而後縱心不踰矩古之悟道者在乎少頃之間矣

必此我聖人為中下者言相去十年為之約耳三十
而不立七十而不縱心則女畫矣非善致道者也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當是之時吾為
內視反聽者矣不獲其身故無物交不見其人故無
人交及其出之域中見其人矣能無交乎身者
累也人者身之累也故人能輔仁而能敗仁人能與
吾為歡而能與吾為怨吾之有身〻之有人學道者
不可不愼也出之域中不能無交而亦不可忘交有
身則人為之對焉奚能無交其德未至乎大成奚可
忘交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不可者與之其如累吾仁

何不可者拒之其如遺吾怨何不可者之為交或交
以勢或交以利勢利不可為常勢窮則棄利窮則散
勢利之間一或不適其意則怨望傾覆在其中焉然
則不可者之為交不可拒之亦不可不拒也以義交
我者吾以心與之以勢利交我者吾以迹與之
獻子用上欽下者也故獻子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
子之家者也則獻子有尊賢之義焉故其與樂正裘
牧仲友也下交不瀆樂正裘牧仲用下欽上者也故
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則五人者
有貴貴之義焉故其獻子友也上交不諂獻子不驕

五人者不驕獻子以德各有義焉
子思之於惠公有道者也故惠公師之顏般之於惠
公有德者也故惠公友之王順長息之於惠公有才
者也故惠公使之雖然不挾而友苟無其實君子不
可以虛拘免之友舜與之共天位也則尊其德與之
治天職也則專其才與之食天祿也則尊其功而舜
之有二女百官牛羊倉廩若固有之綽〻然有餘裕
蓋無所挾故爾
晋平公之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
雖疏食菜羹不敢不飽也欽之而已不及用焉繆公

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受
之而已不及歆焉
大樂所樂者性也故易大禮所履者理也故簡先王
之制禮樂也豈其私意哉禮致其性之中樂致其情
之和而已由性之中制禮以致其中由情之和作樂
以致其和然後天位乎上以生地位乎下以成而人
位乎其中以贊之大樂之易大禮之簡天下之理存
乎先王以禮樂合天地之化百物之產則成位乎其
中矣
至於義也行止在我至於命也死生在我
樂者樂也德也故由中出而外設者其文也禮者履
也行也故自外作而中立者其本也外作於克故文
內出於性故靜形則著誠之者也故誠者不見而章
動則變誠之者也故誠者不動而變不見而章博厚
之道也不動而變高明之道也無為而成悠久之道
也同出於至誠自其見者而命之所薄者厚所厚者
薄末在所先本在所後未能格物者也量其薄厚度
其本末然後物格誠意正心在其所先治國齊家在
其所後然後知至由家齊至天下平出於身修由意
誠至身修出於知至中庸曰知風之自知遠之近知
微之顯風之自在意誠遠之近在齊家微之顯在天
下平
動物天產也以作陰德天之化也植物地產也以作
陽德地之化也天之化動物之產能內養其精矣不
以外作之禮而防之則類為情所流當至於過地之
化植物之產能外養其形矣不以中出之樂而防之
則類為形所賤當至於不及然則天地之道百物之
功未之至也有俟於先王焉先王之於兩間以道成
能以仁成位者也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則血氣之物不能致其滋味以
亂天一之所生者非禮勿視以去其亂色非禮勿動
以去其淫志男女之別媒而後合幣而後見祭則交
爵坐則異席此以禮合天之化動物之產而防之故
其所作不為淫邪
以樂脩食動血脈通精神使人倫清而聽聰心慮句
氣和則尺寸之書不能爲得安佚以保其性焉堂有
琴瑟車有鸞和樂章之節以趨以行玉佩之音于左
于右弦誦之声舞蹈之容遺去滯思形見天性之真
樂耳目口鼻心智百體皆由順正此以樂合地之化
植物之產而防之故其所作不為僭忒

樂陽也配地之陰禮陰也配天之陽茲其所以為合
歟
目之於色耳之於聲口之於味鼻之於臭四肢之於
安佚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之性天下之人豈能皆
為君子然而天產作陰德而或能不以色肆視不以
味肆口地產作陽德而或能不以安佚肆於四肢淘
性之欲喪性之善其待欲也則勝之有礼樂其失欲
也則處之有命故天下之趨於君子之途罔或自棄
者先王之防亦已至矣
以樂合天之神動物之產使陰德無淫邪與天地同
節者也以礼合地之化植物之產使陽德無惰怠與
天地同和者也
義理之在人心久矣其心莫不尊善而疾惡為善者
常畏而尊之為惡者常畏而疾之人心之所同也然
而善惡之所在其智不足以知之其勢不足以去之
天下皆畏也無足以相畏者有能取人所畏而疾焉
者刑之引人所畏而尊焉者賞之人斯服之矣此刑
賞所以馭其威驅善民之畏為善者而尊之畏為惡
者而疾之畏之未至也仁義權智足以照見天下之
是非報天下之善惡吾之喜怒無與焉天下之公義
人心之所同惡收在我則天下之所畏者捨我其誰
哉
以怨報怨以德報德而高祖之殺丁公也不亦異乎
曰高祖不私仁我之私恩而害後世為臣之公義殺
之可也尹公之他不為其君殺子濯孺子孟子賢之
蓋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為甚於君事丁公見殺淂
布而卒用之則高祖宏矣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七

雜說

以禮制民以俗因民而太宰所賞則其入禮而為善
者所刑則所出禮而為惡者此其忠厚之至也其威
有德天下之人中心悅而誠服之惟其所役其孰違
我彰刑賞之後繼以田役馭其衆此其威之至也爲
善以刑去惡恪以善勸善天下畏之而已莫之愛焉
其威之在天下也譬猶至剛之物雖犯而易折況或
以刑去善彰惡之而已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
子如祉亂庶遄已怒惡而刑之足以沮亂而已知善
而祉之遂破小人之党其道消矣此亂所以已焉夫
一賞而已亂天下之威莫大於是有恃權勢而威天
下者所與非善所沮非惡行其私心不顧天下之公
義勢窮而威去則威非負權勢者之所能馭也有尚
名法而威天下者無情而寡恩善惡高下一斷以法
求使畏我而不能使之愛惡者有可免之蘖而善者
有不幸之悞及其失也心離而威去則威非尚名法
者之所能馭也然則孰能馭之君子之威天下也不
求為威而能使人中心悅而誠之威斯至焉
九職之民進於野矣未嘗知文進於力矣未嘗知德
進於利矣未嘗知義教以六藝然後知義焉不競利
以亂知德焉不恃力以暴知文焉不陷野以愚然而
義與文德能使人輕利先王又患其棄職而去也教
以世事因其業矣工者世工商者世商農者世農此
進民於其所任而成之者然而向者學藝未能行焉
不足以為善也制其爵祿吏諸官府之中與賢且貴
者聯為八職以服王事此進民於所學而成之者慮
其廢此九職也於無職者使之出大布以戒之慮其
廢此三事也於無職事者使之出夫家之征以戒之
王之鄉遂三事未嘗廢也大司徒因此五物者民之
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以陽禮教和則使之學禮矣以
世事教能則使之世事矣以賢制爵以能制祿則使
之服事矣九職而加三事焉頒于邦國都鄙而已
非天子不議禮而天下無私法非天子不考文而天
下無私學禮之與文自天子出諸侯遵之而已及其
有事焉或得乎在外者之福有學焉或得乎在我者
之善弗敢當也以謂天子有命故吾得有事乎神有
教故吾得有事乎學我何與焉以其所受之福所享
之善悉以進之尊吾君也則歸之以善愛吾君也則
致之以福先王兼收而獨享之夫善在我者且不敢

私焉況不在我者哉
都家之封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之邑有社
稷焉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有五祀焉人之所侍以安
者也有先君焉國之所因以立者也有名山大川之
在其地者有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后者都家之治
以責得民此族實陰相之者不可忘也先王為之頒
祀以馭其神為之宗人以典其祀而或賜之禽焉王
以不與其祭而重之也夫為之頒祀以馭其神為之
宗人以典其祀則都家祭祀之礼惟王所詔神之所
享惟王所賜其福安得而不致哉而況子弟之親公
卿大夫之家通壽王以福同其願也祭僕展而受之
膳夫受而膳之受而膳之示王享其所致而已
先王之世君能下下以成其政則有燕饗以致其歡
賀慶以致其勤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則於中心惻怛
以致其愛惟恐其莫之及也欲其福祿之高也以山
祝之不足也祝之如岡欲其福祿之大也以阜祝之
不足也祝之如陵欲其為下所厚不可得而壞也以
南山祝之欲其為下所益不可得而衰也以松柏祝
之以祝吾君未之足也又以吾君戩穀之臣祝其無
不宜焉無事之時至誠之願於王如是之至也而況

祭祀之致福豈徒行禮而已耶其於鬼神也必有至
誠以感之其於王也必有至誠以致之雖然王豈徒
受其福哉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則諸侯之致福
也王固有以報之矣鬼神之意盖亦願為五福而陰
相之則王與諸侯相交以福非徒以為文焉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九伐之法止其罪惡
之名然後命諸侯合卒伍而從事焉言伐則其事也
言九伐之法則其討也討者著吾法度之言以問其
罪耳
馮弱恃強犯寡恃衆高而自危滿而自溢者也則宜
伐而告之害民則伐之行虐民之所惡也陵外則壇
之行諸侯之所惡也先王之兵豈將黷武以快其私
也哉野荒而不治民散而不繫無智以及其所有者
也則宜伐而削之負固不服無仁以保其所有者也
則宜侵之先王之兵豈將征利於下而極其欲也哉
彼自取之而已賊殺其親充類至仁之盡也則宜正
之內外亂鳥獸行不仁而無其親者也則宜滅之放
弑其君充類至義之盡也則宜殘之犯令陵政不義
而無其君者也則宜杜之
施貢分職以任邦國簡稽鄉民以用邦國其法既歷

而後野荒民散者天下皆是也比小事大以和邦國其法既廢而後馮弱犯寡陵外負固者天下皆是也進賢毋功以佐邦國其法既廢而後賊賢害民者天下皆是也

周道之末九法既廢而後九伐之權遂為列國所擅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爭地以戰殺人盈野所謂伐之者非必賊賢害民所謂侵之者非必負固不服所謂眚之者非必馮弱犯寡所謂滅之者非必内外亂鳥數行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已也焉用戰九伐之法以正邦國往而正之而已

九伐之法施於九法之所不及者也諸侯之心弗平則爭弗正則亂九法所平則治其爭九伐所平則治其亂然而大司馬掌建邦國之九法則言佐王九伐之法九法之一事其蓋非所以佐王則言以正邦國而已

王與之守邦而有萬民王與之共民而有群后當其入王而王弗之臣也以其從主則謂之賓以其敵主則謂之客諸侯尊而有疑於王者要服以内則謂之大賓諸侯微而無疑於王者要服以内則謂之大客王之待賓客也有礼以致其恭故拜揖辭受事為之節百物以致其愛故問勞贈送物為之數乃有牢礼饔獻飲食幣帛之用先王將其厚意以救萬國之驩心者也

年有豐下財有多寡禮有備殺財少而不殺則失礼於奢財多而不降則失礼於儉奢則陵礼儉則廢礼以親邦國者也為奢所淩為儉所廢且孰以致親哉是故太宰以九式均節財用賓客之式與焉邦國萬民相為賓客財之多寡禮之備殺以是為差不可過也

祭祀之式先王以事神賓客之式先王以接人喪荒之式以待天變軍旅之式以待人亂幽闇之中有鬼神為之祐顯明之中有賓客為之相天變人亂有備無患然後有共吾肥甘者則羞有式焉有共吾輕煖者則服有式焉有共吾便用者則工有式焉有共吾行礼者則幣帛有式焉有共吾行思者則好用有式焉然而神不祐吾愚人不相吾分則夫六式已矣賓客之式重與鬼神豈可廢乎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然而九式之用特因九賦之所入者九賦之所待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邦都之賦以待祭祀然而賓客之

用特用邦中之所入者亦有義乎先王以謂吾有九職以任萬民以九貢致邦国之用非以奉吾欲也還以為邦国萬民之計而已千里之内吾所自治者以其自治而得之者置諸九式之用則其事鬼神也欽其待賓客也勤九式之用蓋厭好用無所愧焉

人情天道相為遠近者也礼之近天道者人情遠焉

非礼之宜也鬼神之卑而親者不可以此事之礼之近人情者天道遠焉非礼之至也鬼神之尊而遠者不可以此事之君子事其尊而遠者以意為主事其卑而近者以物為主王礼之至上足以降天神下足以出地示中足以致人鬼無他也繇與三極之道相為近遠而已以禋礼祀昊天上帝則以我之意達之物之形氣不足與焉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觀師雨師以血祭社稷五祀五嶽則以物之氣達之以貍沉祭山林川澤以疈辜祭四方百物則以物之形達之一牲之微按之於瘞之於土疈而磔之將為四方百物之報豈足致之哉形氣之中先王誠意之所寓故足以致焉日月星辰飌師雨師有象者也山林川澤四方百物有形者也有象者以物之氣臭祀之有形者以物之形体祭之是則可矣

昊天上帝其降而與物接也不見其形其升而與物辨也不見其象然則如之何致之哉無形也不可薦之以味無象也不可達之以氣郊之血祫之腥三獻之爓一獻之熟自熟至血其去人情遠矣祀帝足乎先王以為未也泰壇之禋黒羊之裘未孚之牲陶匏之器無文也無情也無味也且非祀天之所主用血而已豈礼之至哉五者未離乎物非其所恃以格帝者也以寄其誠而已先王之於天神也以誠意動之以精意接之定之以七日之戒齋之以三日之宿不御色不聽樂不飲酒不茹葷眡滌濯蒞玉鬯省牲鑊奉王齋替幣爵告時告備告絜告潔以誠其意而已心齋以致其精意祭祀之齋以致其誠意先王所以使人誠其意者将以致精焉人之意粗則交於物精則交於神蓋其理也有無之間帝之神用在焉古之聖王精神與帝感通夢帝賚予良弼蓋夫精神之接於帝也豈粗於意者之所能及哉以恭致莊然後以默致靜以默致靜然後思道以致其虚此其所以接於帝也精意以享其猶孝子之致其親歟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户肅然必有聞乎其容声出户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嘆息之声君子之事

帝亦猶是也天璽帝者見其在物之上爲尊之貴之惟恐其或失之精意以享者也然而精意以享在乎先王以爲至乎未也不可以言論不可以意察致者下期精粗焉精意以享是禮而已先王之制禮礼也期於百執事而至斯極也先王無所事意焉是以大司寇之戒禮祀五帝則戒之曰莅誓百官戒于百族將欲致精其意而已雖然有道者足以格于皇天有德者足以格於五帝有才者足以乂王家大宰所佐則王也未足以佐聖所戒則宰也未足以論道是以太宰祀大神則爲不足享先王則爲有餘此大宰之職所以正言祀五帝而祀大神亦享先王則如之而已然則先王所以祀昊天上帝豈止於禮礼而盡哉大神大示蓋惟有大道者足以對之有至精者足以接之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焉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則道之大者自非王公不足以体之記曰孝子爲能享親聖人爲能享帝孝之於人道之盡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之盡者也則天之大神地之大示自非聖人不足以享之若夫百執事則勍於禮礼而已太宰且有大於此者況先王乎然而以血祭社稷五祀五嶽而已不及大示者以見地示二而小故特舉小者以見其大焉以禮祀昊天上帝而已不及五帝者以見天一而大故特舉大者以見其小若昊天之有上帝也其猶國之有君歟五精之帝則四方之諸侯而已諸侯有君之道故皆謂之君五精之君有帝之道故皆謂之帝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八

雜說

祐民以神治民以吏表民以士劑民以禮固民以俗糾民以刑勸民以賞簡民以田任民以役然而財用不足無以立事無以聚民無以守國是故賦貢之用序諸八則之中上以給神人下以立政事不可失也公邑之田六遂之餘地家邑之田大夫之采地小都之田鄉之黍地大都之田公之采地王子母弟食邑在其中焉任地之法無過十二其財之入也職內貳之其財之出也職歲貳之都鄙之用省此十二之稅而已有無之歲輕重之任備救之禮多寡之費皆取於此不敢過焉此所以馭其用也先王慮其征求無藝費出無節則有土均之職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礼俗喪紀祭祀皆以地美惡為之輕重之法而行之掌其禁令此防其無藝之求宰夫之職掌治法以攷百官府郡都縣鄙之治乘其財用之出入司會之職掌国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此防其無節之費慮其奢或犯義儉或廢礼則凡官府都鄙羣吏之出財用受式法于職歲職幣掌式法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此防其犯義之奢廢礼之儉

六官之事不為之職則其屬無與仁不為之書則其屬無與學太宰之佐王也立道以明理乃有六典焉書而示諸治官之屬曰以治邦国以紀萬民此治官之務也書而示諸夏官之屬曰以平邦国以均萬民此夏官之務也小宰之貳大宰也推理以立事乃有六職焉推其治邦国之道而行之至於致平則治之効也推其紀萬民之道而行之至於致均則紀之効也然而平邦国紀萬民政典之事也小宰推而行之反為治典之効亦有說乎均節財用者大宰之事也均節財用以貳大宰者小宰之事也善教而後得民心善政而後得民財小宰之於治典推而行之為効不及政典之事雖欲均節財用以貳太宰豈可得哉大宰之治邦国也猶治水然使之循理而往無穿鑿無畔岸故小宰推而行之其効為均

均財之：政聚人之財守邦之衆安人之道李氏志此四者有事於纇吏苟得其利則不知所謂均而貧苟得其民則不知所謂和無寡頽史固而近於貴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則不知所謂安無傾孔子曰

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然而季氏之計不亦誤乎先王之政致以下劑安之以田里擾之以樂昏此庶而安之也教之以土宜利之以興耡勸之以時器任之以强予平之以土均此富乃安之也不患寡而患不均故以土均平政成政之終不患貧而患不安故以田里安甿立政之始

財非衆不生故貧非所患也患乎其衆不安而已衆非財不聚故寡非所患也患乎其財不均而已無貧則有聚人者是故無寡無寡則有守邦者是故無傾來則安之則所謂安者為均無貧之先務焉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安安則養之則所謂均者為安無傾之先務焉故曰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不患寡而患不安安之未至者也至於均無貧和無寡之後則安之道至焉始安之以所居終安之以所養始安之以施仁終安之以懷德

萬民之數小司寇登之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蓋以民力生利則能與王守邦故也司民獻之內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蓋以民心生義則能與王守邦故也然而內史司會冢宰以民數而制邦賦以邦職而制國用王或圖而退之慮其貧民使之陷溺於罪是王之仁也王拜其數而受之內史司會冢宰得以贊吾治焉故辟邪修用有為者是王之義也制祿賞賜則贊為之內史之事也致邦國之財用令民職田野之財用均節邦之財用司會之事也故貳小司寇焉以制國用掌敘事之法受納訪以詔王聽治內史之事也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群吏之治司會之事也故貳司民焉以贊王治

齊之為政以俗則近乎民魯之為政以禮則近乎道近乎民則所入者淺其為功速近乎道則所至者達其為功遲是故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管仲之為齊俗之所欲因而與之俗之所不因而去之太公之教其用為管仲其功為桓公非王之道也王者之於民以禮制之以俗因之有以制之則民不能以私意自為用捨有以因之則民不能以新物自為好惡此民行止所以見歟於先王也一變而至於道然後興焉齊知所因魯知所制蓋未足以言歟

天之生民有利與之為生有善與之為人利與善相為廢興者也即善而利廢即利而善廢利之廢也彼將救死而恐不贍奚暇知禮哉善之廢也逸居而無

教則近於禽獸矣先王慮其救死而不贍且近於禽獸也不廢其利亦不廢其善為之三時之務農與之為利者也為之十月之飲酒與之為善者也十月萬物伏於老之時也北方萬物伏於老之地也先王於是為之蜡祭焉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也勞乎坎則天勞之也固索鬼神而祭祀之先王勞之也物之成終且蒙先王之所勞而况民乎亭心之生惟利所在三時之務一志於利而已老々之仁長々之義貴々之礼固有之善不振久矣以正齒位則教之也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以年為尊而正其齒也三命不齒以爵為尊而正其位也一命受職齒于鄉則以鄉之老者長者先之也再命受服齒于父族則以家之老者長者先之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老々之仁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長々之義也齒所以序年以仁尊之也位所以序德以義尊之也齒于父族仁也三命而不齒者義也所尊者義故雖父族之親不得而齒之貴々之礼也受職以能未足乎德者也故雖鄉人之疏得而齒之受服之士蓋處賢能之間而已尊之也不齒于鄉里之也齒于父族大司徒以鄉

三物教萬民睦婣則孝之類也任恤則悌之類也人之孝悌多止於父兄之間而孝也不能充而為睦婣悌也不能充而為任恤飢渴求之有不足以事其父兄者仁義之實於是而喪焉不可勝計也鄉之教法鄉吏讀之屢矣其言入之不深其實未見利或勝之矣安得六行之民孜而異之哉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使見其實者也教之長為其近於兄也教之老為其近於父也教之貴々為其近於君也而睦婣任恤不可勝用也則仁義之實何患剽致而喪之哉仁之實至於親人之親則仁立矣義之實至於長人之長則義立矣仁義既立孝悌已著則民之德成矣可以觀焉是以州長之於春秋會民而射于州序射者觀德而已其飲也作其德之時也其正齒位欲其警察而致嚴故以覺正各屬其民而正之其射也觀其德之時也民德已定警察致嚴無所事焉故州長獨今五黨之民而觀之庠者養也序者射也射以序矣此序所以言射焉與春秋會民而射于州序其有序矣之意欤射于州序矣之意則飲酒於此亦有其意欤以正齒位固序之也先王之於民德也飲酒而作之射序而觀之然而飲酒閑暇之事也先王行乎勞農之

時宜矣農時而射可乎兵出於農先王欲其知武備也猶農之不可後焉行乎務農之時宜矣飲酒田獵無非事者飲酒則礼教之所寓田獵則兵教之所寓惡勞而好逸惡危而好安惡寡而好多惡後而好先人之情也六十者坐五十者立或勞或逸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或多或寡也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或先或後也行礼人情之所難師從人心之所憚飲酒田獵馳騁獻酬以為樂焉人情之所好以人之所難所憚〻寓人之所好之中而教之故雖五十者立而人忘其勞六十者三豆而人忘其寡一命齒于鄉再命齒于父族而人忘其在人之後也其猶教之戰欤人知從禽獸馳騁之樂而已凶器危事不可樂者也而人莫之知焉後世井田州序之制廢天下之民其耕不屬于田其學不屬于序其遊也無三時之務農其祭也無十月之飲酒轉徙離散免溝中瘠不可得耳安暇齒位之事哉幸而會也無所屬幸而飲也無所正以無所屬之民而飲無所正之酒或以卑踰尊或以壯陵弱卒乎為乱而已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此君子所以思古焉先王之欲息已其民何其至也春省耕而補不足則甫田所謂

食之也秋省斂而助不給則甫田所謂介之也及其息已之時其民相與從事飲酒之樂齒位之教優游而平易無復不足不給之嘆民知老〻仁之類也民知長〻義之類也民知貴〻禮之類也仁義之類不可勝用也又得髦士而進之古之愛民也教養之如此後世之民有不足事乎父母者尚能充其類乎天下之士或流于商或齒于屠販之伍君夫屬民飲酒于序以正齒位而得髦士焉不復見久矣

王畿之國天下列国之所望政令事故異乎都野縣都之間則不足以同千里之俗而况天下之遠哉先王於是自野至於縣都別為三等之采地又於采地別為九十三国公卿大夫之長可以君象王子弟之貴可以長賤而公與子弟之親者之於大都卿與子弟之疏者之於小都而大夫與其尤疏者之於家邑此朝大夫所以自朝以聽國事故以告其君長国有政令則令其朝大夫也令其朝大夫者使之下都家之國而已凡都家之治有不足者則誅其朝大夫為其弗之告也則都家之治於国者其可不因朝大夫而後達乎大事弗因非掌事也特達於朝而已在軍旅之治而有不及者其車馬兵甲之戒令欤都司馬

家司馬備軍合卒而有不及焉則二司馬之罪也且夫朝大夫日朝以聽国事故以告之国有政令則朝大夫下焉王朝之事都家得之詳矣此八則之治都鄙所以略於官府放然而先務一內外之法達上下之意謹始於畿內可謂備也告其君長也則為之朝大夫教其士庶子也則為之都司馬君長之治不異乎國政士庶子之學不戾乎国法則上下之治一矣天下之本在國先王所以正其本之道何其盡善也如田無国正〻於受田之家猶之国子及其倅狀司馬弗正凡国正弗及正於諸子而已言征則廢正之之義言正則征在其中焉都司馬以国法掌其政學以聽於國司馬大司馬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則司馬正之矣若有兵甲之事則授之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則諸子正之矣授之車甲合其卒伍是以正賦之也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是以正〻之也

負者小人之事也乘者大人之事也王之至尊后之至貴五乘不足以名其車則曰路而已孤卿大夫士於王及后則卑於小人則貴不可以五路名其車則曰乘而已路道之大有往來不窮之通有殊塗同歸之會譬人謂之大人譬道謂之大道大人不仁大道不器無名也無得而稱焉無物也無得而用焉言玉則道降於德之美言金則道用於義之和言象則道用於義之辨言革則道用於義之制言木則道覆於仁之質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五十九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六十

雜說

執周爲人執蝶爲物以覺爲眞以夢爲妄則是非物我辨矣夫覺夢周蝶宗實以異哉周蝶皆物也覺爲周夢爲蝶皆物化也周蝶皆物而物之覺夢皆化則夢中之蝶覺後之周孰爲眞孰爲妄哉無眞無妄故不知周之夢爲蝶歟蝶之夢爲周歟周與蝶相得於夢中必有分矣盖天下之物一聚一散相得相失莫非分也周以蝶於我爲有分則蝶與我齊矣世之人所以有是非以其有物我所以有喜懼以其有死生物我死生不能一此人所以無逍遙而養生之理喪矣故以蝶爲周以周爲蝶然後忘物我以覺爲夢以夢爲覺然後忘死生物我死生兩忘而意消故能緣督以爲經而智與故無與焉養生所主者也

生在外者任無涯之知赴無窮之欲逐不可必之物以有涯之生隨此而致其養則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形全而生亡者有之矣以有涯隨無涯用智者也猶且殆已況其爲智者哉爲智者以其知之所不知而害其所知者也其殆決矣善則用智者有之也惡則爲智者有之也善之發聞惟譽千里之外譽之者至矣故善者名之召而名其報也惡之發聞惟腥千里之外誅之者至矣故惡者刑之召而刑其報也有召斯有報有報斯有累至其有累而觀物弗之察矣尚能及是養生之理乎盖益理以能者名之召蔽理以僞者刑之召吾將任萬物之自爲而能與僞無與焉則雖同室之人不得其害惡而報之況其遠者哉緣督以爲經不務知之所無可奈何則智行其所無事矣善惡爲生之累名爲善之累刑爲惡之累則向者以非理殆之矣或禍其身或殘其生遺親之憂而天年不能盡其道而死則殆而已矣

牛以喩其有生牛之節間以喩其生理遊刃於節間以喩智行其所無事循乎天理而已至理得於心而樂作焉以理解牛故其声音然合於桑林之舞中於經首之会技進於事〻進於義〻進於德〻進於道然道無乎不在雖一技之微而道寓焉至於一技之微妙則與道會矣所好者道或進乎技或進乎事者百工之精者也或進乎義或進乎德者士大夫之精者也庖丁二也故進乎技所見無非牛者以喩爲知者不知生理之所在則養其形而已未嘗見全牛則見其理間矣雖然猶有牛焉未能忘牛而会於理以

喻用智者未能無累也割也故歲一更刀折也故月
一更刀折則繁矣未若良庖之善也然而良庖猶喻
以形傳生者也但賢於族爾養生之道未達一閒則
相去楚越矣況歲一更與夫十九年之遠哉所解數
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以喻夫大知不知不知
故其用愈多其智愈有而不可盡也每至於族吾見
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然已
解以喻夫養生之理或有礙之者未之盡也當此之
時用智而求之則其失逾遠矣怵然為戒視為止行
為遲動刀甚微則微運其智至於造理則已矣故善
刀而藏之以神遇不以目視則牛忘以奇佳寓物之
自為而能與偽無與焉養生所主於是乎定不以物
累形不以形累生不以生累德靜主道動主理天理
真空之所有依乎天理則悟空矣物之於形々之於
生猶之肯綮大軱也豈能為大窾之累哉用智為智
之小者也豈能為大智之累哉思者心之官知止則
其思置矣神欲行則惟神之所欲行焉無不在理者
介則獨々則無與人皃有與也人皃而天無與也無
物不能对之右師其孰累之哉則養生主定矣
十步一啄百步一飲物之善養其形者也不期畜乎

樊中求適其性而已矣然而所養未離乎形其神雖
王未善也神王非至人之所貴精盛則神王精復則
神凝至於神凝則生傳矣不知其盡也
號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所以三號而出老少之情
遁天而從人信情而廢天如哭其子母人之所受括
淡自然不過其分而今哀樂為之累至於此極豈非
遁天倍情而天故以哀樂刑之邪適來而生適去而
死去來生死非人所與而老少之情至於此極不亦
縣乎人之有心猶天之有帝々君於天心君於人而
人之哀樂入其胸次則其帝縣矣有生妄也以已有
生之厚而過傷夫子之死又加妄矣以形得生猶其
以薪傳火形不得不化薪不得不盡而生與火其孰
傳乎老聃之死是其形化者也而彼老少方生之厚
傷其形化何異乎以薪而傳火哉蓋未之悟也指窮
於為薪則悟矣真空之中有養生之道有傳火之理
忘形與薪而得於此焉則不知其盡也蓋夫為薪之
指窮而後悟火之傳非薪為形之指窮而後悟生之
傳非形帝之縣解其指窮歟彼老少者之哀夫子竊
謂老少有生之厚而不自哀也生之所無以為者生
之在外者也所無奈何者知之在性分之外者也固

務生之所無以為則所主者喪矣固務知之所無柰何則害其所知矣所知者不以其所不知害之則所知者理矣所知者理則生之所無以為者吾何容心哉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則見其攝生矣之物則勞其形故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無離形則累其生故形全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止是生之所無以為者也生不免去形不免化而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是以幻益幻者也其為不足而不為與夫無以為而為之皆有累焉有累則不能正平而養生之理喪矣達生之情不以物累形

不以形累生不以生累德棄世至於正平則其德無累矣與彼更生與物化者也與物化者一不化而生死兩忘不與物受輪於數者其性一不化乎故更生則其免為形近矣

生之所無以為者生之在外者也智之所無柰何者知之在性分之外者也在性分之外者固務知之則其知鑿矣理無事乎鑿也所知者不以其所不知者害之則其所知者理矣所知者理則生之所無以為者吾何容心哉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則可以攝生矣物者形之累生者德之累物也形也生也去來變

化長短多寡三者非所得焉陰有造之者不達者為有生而養形為養形而之物之物則勞其形物後之也故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無離形則累其生形後之也故形不離而生忘者有之矣物也形也生也真宰以徒物者也所遇不齊而求之不可以必得不可以必得不達者切為在我而私欲百之此三者所以常相背違而欲有之者至於兩失而莫之悟也且夫生之來不能却其去不能亡是生之所無以為者也生不免去形不免化而不達者以為養形足以存生是以幻益幻矣吾不然以謂真宰之道在我者

吾實有之其寂也不動其常也不化其存也不亡其喜也不滅可以生生可以形形可以物物雖吾之至於此也豈異乎人哉不以物累形不以形累生不以生累德是非無好惡死生無憂喜真宰之性精純之氣於是乎在其時不能遷數不能窮而物不能誘者而變散之則彼偶化之形暫來之生何足計哉形與生且不足計而況形生之外乎嗚呼養形果不足以存生之物果不足以養形學者不可不察也

無以為而為之不順乎生之理其為不免而不為之不順乎命之理皆有累焉有累則不能正平而養生

之道喪矣達生之情不以物累形不以形累生不以
生累德棄世至於正平正平則其德無累矣正則其心一
平則其心夷而眞常之性精純之氣於是乎在矣蓋
夫有生之學者未有能與物化者也
形學者以事役其力故也精虧者以生勞傷其心氣
故也大人以精化生亦反以生虧之何其自賊也君
子遺生而嗇精焉非徒嗇之也又能運之非徒運之
也又能復之嗇之者仁也運之者術也復之者道也
工智無事嗇之也復之而已矣夫人以精而有生及
其達也致精而攝生焉亦知所復而已天地不生而

能生〻故為萬物之父母物之成体則精氣之聚成
始則精氣之散死者生之始成体則言其生成始則
言其紀天地之道內則不虧其精外則不虧其形故
能合散萬物是謂能移我致至精焉反以相天精而
又精精之至也雖然相天而已未足以祐神〻之人
神相天不足以言之
中者人道之至也故曰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神者
天道之至也故曰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焉至人
其神乎常無其氣故潛行不窒妙有其形故蹈火不
熱太虛其体故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衆凡之流智

巧果敢與物相勝其氣與智巧果敢相逐猛則急迭
弱則趨驟晝為想夜為夢則氣之守喪矣豈復能純
乎喜怒哀樂忘而後有純氣之守純者謂其不虧其
神也其神不虧則外物之感何由得閒而累之故水
不能窒其氣火不能化其形萬物之上不能慴慄其
氣体凡有皃象声色皆是物也物何以相遠則夫智
巧果敢之列將欲勝物不亦妄乎氣之散為喜怒哀
樂之色物得其閒而累之潛行則窒入火則熱不窒
不熱彼妄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物我兩忘而守其
氣故能常無其氣而不為声色奴有其形而不為皃

象則萬物之上行矣物何以不相遠不形者妙道也
無所化者眞性也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則
與道為体矣無物不然夫得是而窮盡之將與不形
者為一矣而有形之物豈得止之使不為至人哉人
之性滿而不淫圓而無端處乎不淫之度則不增其
所無也老子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有道者不處是
也藏乎無端之紀則不示其所有也老子曰迎之不
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是謂道紀是也紀者綱之所
恃以勝物者也使之有也使之有端則物勝之矣一
氣幽明之交故不罹乎陰陽遊乎出入之際故不轉

乎生死、
形之中物之所造而能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則趋
乎形數之外而與物之所造者通矣物奚自入焉物
奚自入則吾無入而不可水火豈能拒吾入哉
人性神與氣衰而後至於死當其未醉也智巧果敢
與物相勝神氣與智巧果敢相逐及其墮車則驚惧
入乎其胸中矣神與氣衰矣故雖不疾猶死也當其
醉也冥然不知物我兩忘物我兩忘而智巧果敢不
從事於外故其乗不知也墮亦不知也蓋知之所在
神氣亦然而乗墮不知則神與氣在醉之中矣非在
物也及其墮車則傷其形而已不傷其形氣故雖疾
不死也況全於天乎藏於酒非自然也故酒失其智
巧果敢復於物矣惟藏於天者任萬物之自為而吾
無與焉故物不得其間而累之至人離乎人者也聖
人則不離之為其不離乎人而物莫能傷之者是其
藏於天也至人則行乎萬物之一矣藏於天不足以
言之
鏌干無意於殺人而人或使之也飄瓦無意於中人
而天或使之也聖人之刑政其猶鏌于飄瓦歟民自
犯其政刑而非聖人犯之則天下雖有忮怨之心而

無所用矣無所用其心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
亂殺戮之刑
開人開人之僞也開天開天之性也之天之於天道
而已性生德僞生賊開人以智治国者也開天不以
智治國者也不厭其天性不忽於人僞則民近乎用
其真矣失者錙銖失者十一方其習之時也猶掇之
也則習忘矣其技精矣一技之粗有道存焉所謂有
道者在此忘我在視忘物而已吾處身也若撅株拘
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則忘我矣雖天地之大萬物
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則忘物矣用志不分則不以萬
物易蜩之翼用志而分則我有身臂之異有天地之
大萬物之多蜩翼之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用志而
分乃散於物雖然痀僂之承蜩兩忘之中猶有蜩焉
是工之有道者也工之有道且若是而况君子乎
覆知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此内重也以鉤注
者憚以黄金注者殙此外重也水忘則善遊金忘則
善注其猶達生者狀不務生之所無以為則其養生
至矣
陽為顯陰為藏精者陰德也力者陽德也東豹入而
藏則内實而發為嬰兒之色張毅出而陽則内虛而

為熱疾攻之剝嗇精而養其內殺後力而養其外是皆不難其後者也聖人不入而藏也不盛其外不出而陽也不虛其內處乎陰陽之中與道為体復為至精則不必入也故無嬰兒之色散為至和則不必出也故無內熱之病猶柴之不生也何有嬰兒之色猶柴之不為也何為內熱之病三者若得其名必極聖也神也以名道者也其名必極其惟聖神乎單豹張毅生々之厚非道之所在則物而已虎視之物也鳥得而不傷之善攝生者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而比於赤子者又其次焉毒虫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若夫單豹有赤子之色而已且不足以比赤子之德厚而况攝生者乎蓋夫生々之厚然後嚴居而水食微幸其生之久而不知道不在焉則動之死而已

有生之厚至於精離形弊而不自持者大欲累之也故二者有所戒而後攝生可忘焉精生氣々生神而飲食之間不為之戒則傷其氣衽席之上不為之戒則喪其精々喪氣傷而神去矣雖然衽席之上不為之戒者其要在乎飲食之間而已天産作陰德而為淫邪也地産作陽德而為倦怠也淫邪倦怠之情外誘於物內汨其心當此之時其氣能嗇精以養其秋乎彌其情而已故君子之於飲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所以防陰德之為淫邪以和樂防之所以防陽德之為倦怠日不之於色四枝不之於安佚陰德嘗請陽德嘗彊則能尊生矣攝生者可以忘焉學者不可不慎也

演山先生文集卷第六十

宋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贈少傅黄公神道碑

龍圖閣學士左中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国宫鄱陽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户賜紫金魚袋程瑀撰并書

徽猷閣直學士左中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宫魯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户賜紫金魚袋李擢篆額

布衣韋帶之士懐材抱藝砥節礪行所負者重不自衒曜而未有所試其為家人所敬者鮮矣况能取知於鄉黨乎見知於鄉党者益鮮矣况能有聞於天下乎以孔子之聖而易於其鄰子路之賢而慢於同門之士自是而降盖在所不論也至若嘯詠衡門之下誦詩讀書考今敷古作為文章脩然自遠而州邑鄉閭推為豪傑不敢或與之齒已而遊場屋學校有司每得其文必以為第一而声名達于九重天子遲見之一旦策士于庭親擢以冠多士榮問休暢入以未識其面為恨如端明黄公者是豈易得哉惟漢儒拘於傳注或不見聖人指歸而隋唐以来露表詞章文律益下神宗皇帝始以經術造士公以自得之學謚為文詞超然獨步而遇合如此非偶然也公諱裳字冕仲其先金陵人五代時遷延平曽祖曰護祖曰添考曰文慶皆隱德不仕考以公貴累贈特進妣吴氏贈高密郡夫人公元豐五年登進士第歴越州簽判太學博士秘書省校書郎太宗正丞尚書考功員外郎起居舍人太常少卿徽宗朝遷兵部侍郎又遷禮部侍郎求外任差知穎昌府移河南府未行留為禮部尚書閲數月中前請除顯謨閣直學士知青州移廬州又移鄆州久之乞宫祠差提舉杭州洞霄宫政和四年以龍圖閣直學士起知福州歴二任除龍圖閣學士於是復以提舉杭州洞霄宫居錢唐至宣和七年除端明殿學士再領宫祠建炎二年始歸延平抗章乞致仕轉正議大夫次年八月十八日卒于里第享年八十有七遺表聞詔贈四官恩郵如令冬十月十六日其子玠以公與夫人同葬于郡之板橋坑先塋之左公襟韻曠遠文詞出於胸臆浩渺難窮而趣詣深與見於演山集六十卷少有翹天下之志士亦以此期之至仕宦則泊然無心故久而始達晚而油然外服老而超遙物表世故人累不能嬰其中而拂其外與夫數進而下訖初會得而倒行逆施者其可同年語哉為兵部時嘗言聖人不畏多難而畏無

難備豫不虞之善教天下無事而為有事之備則可以坐享太平又言雄州弓箭手趫捷勇健北虜畏憚請增額選募分屯邊郡又言東南城池頹毀無戰守具萬一姦人竊發懼無以制在禮部會朝廷議推太學三舍法於天下公謂宜近不宜遠宜少不宜老宜富不宜貧不如遵祖宗科舉之制是後公私煩費人不以為便卒採公言復科舉而方臘虜人之變悉符公所論由是人知公言不見用而身去朝廷老於州郡其蘊蓄蓋有不獲展者為可惜也性澹於財利甫終父母喪奉資產畀二兄而寓跡僧舍不挾一金之資在太學有同舍生遭喪無以為歸計罄篋所有資之仕宦俸入未嘗省錄宗族親故貧者多仰給焉頗從事於延年養生之術博覽道家之書往往深解而參諸日用凡世俗之所競趨而共騖者公獨漠然無係累藉其所以享令名遂雅操得遐壽也歟娶同郡張氏累贈越國夫人世儒家方居約時事舅姑盡禮祖姑疾病侍藥餌供辦濯備極艱勤宗族嗟服及公顯達閨門之治不待告詔而悉得指意其生若卒皆先公一年是亦異矣生四男七女孟曰瑜終於朝奉大夫知徽州休寧縣仲曰杞終於承奉郎監真定府糧料院叔曰琚終於朝奉大夫直秘閣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季曰玠今為右朝奉郎大宗正司主管宗室財用奉直大夫直秘閣知單州蔡脩承議郎河州通判陳詳承奉郎曾紘左朝請郎中書舍人張擴左承議郎監察御史陳犉中朝請郎坊州僉判李棑七女婿也詳蚤兩娶云父既葬十有八年玠謀墓道之碑于舍人張君張君與予善因以見屬予念切嘗誦公之文固已欽想其風致比游兩學延平之人多喜道公事蓋樂聞之於是著公平生而系之以詩曰

延平重淵　鍾龍蜿蜒　演山崇巔　棲息直仙
靈蹤緬邈　誕降英賢　篇翰星粲　操履玉堅
高標獨立　逸翮孤騫　智參耆蔡　言立世傳
侍從之光　誰哉差肩　初終進退　人無間然
孰謂公死　飲逝仙遷　藏棺保寔　板橋舊阡
高風遠矣　永懷莫諼　鐫石墓道　垂千億年

紫元翁塑像記

左通直郎致仕賜緋魚袋方

漢顯宗有云郎官上應列宿范蔚宗亦云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蓋物生於地精成於天理之必然以是知嵩陽方外志所述紫元翁像戴

微天官九真人之一皇歟我哉紫元翁實尚書黄公
冕仲之適號公世為延平人在熙豐間以文章鳴方
未第時嘗作遊山記上達聖聰神廟酷愛其文以為
瑒屋遺材無何由鄉舉策試于庭遂魁天下頗惟聖
意雖經事五朝綿歷華要每以紫元自稱蓋必有所
授之也素愛桐江之大明洞俾主僧作草庵于其側
将為棲息之地遂以紫元榜之紹興丙寅歲邑宰南
昌胡公和仲博雅君子也得嵩陽之說於其兄偲幹
基仲即書其事榜于洞中且塑公像俾寺僧永奉香
火暨丁卯歲公之幼子從中得漕司屬察巡歷過邑
欲聞其説遂趍洞中恭拜焉且屬予叙其事鑱諸樂
石予不敢辭故書
桐廬宰胡擬得其兄偲幹祀言嵩陽莊念祖所述
方外志載張伯瑞跋和中通名謂黄冕仲於延平
繼使人寓書於吳仲云平叔自謂與黄冕仲本紫
微天官號九皇真人因誤校籍隨人間今垣中可
見者六星可潛耀者三則平叔冕仲唯陽于先生
冕仲曰紫元真人平叔曰紫陽真人于公曰紫華
真人胡因書其事寘於大明洞俾寺僧塑冕仲之
像於洞中云

題演山先生文集後

宋興承五季餘風士弊於俗學久矣神宗皇帝以經
術造士崇雅黜浮當是時演山先生首以高明自得
之學温厚爾雅之文為諸儒倡及射策冊墀天子覽
其對而異焉親擢以為第一由是名喧宇宙學者仰
之如泰山北斗得其片言隻字競傳録以為楷式殘
膏賸馥沾丐後人多矣歷年浸久中遭危亂先生遺
文類多散逸先生之子孫毫聯縷綴次為家集而他
人或未之見也歲在乙酉先生季子出守盱江諸生
聞五馬將入境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郡得
賢太守乃端明黄公之裔端明之文吾儕平日恨不
得其全而觀之自今可觀矣公下車累月提因以諸
生之語白之請以先生之文刊之學以廣其傳公曰
唯乃治其藁為六十卷屬提是正缺訛提觀先生平
時所著則已慨然有經世之意及志得位顯一篇一
詠凝情物外筆下無一點塵埃反如山林逸士之語
其所養有大過人者或者以為謫仙中人信不誣矣
仰惟先生之立朝深謀偉識為時蓍龜所藴之施百
不一二方且守易退之風饗雍耆之福嗚呼賢矣哉
此邦士子讀其書誦其詩視其平生出處之大節而

墓之異時登覲科歷顯仕爲名卿才大夫未必不
由此也左從事郎充建昌軍學教授廖挺謹題
先君由布衣取覲科歷顯要享高壽自少年已
慕清修之道其他一無所嗜好居官之暇日必
以文墨自娱每有著述必高卧腹藁既而走筆
成章其流傳於世者人竟以抄録自後子孫以
先君布衣時所爲文章相繼編次爲家集幾三
十萬言建炎丁未寓居錢唐會兵亂陷圍城中
悉皆蕩亡洎亂平凡歷年求訪僅得二十餘萬
言其不存者奏議表章居其半竟不能成全集
然玠竊觀古經書及後世名人所爲文必待聖
賢删削訂正以取重當世如先君之文雖未經
先哲去取然皆自得於胸襟故盡以其所求訪
之文釐爲六十卷迄乾道改元初夏玠被命來
守是邦會鄉人廖挺爲軍學教授惜其文之不
傳請校勘舛訛鏤板于軍學庠傳之永以爲學
者矜式玠敢不敬從其請而書其後云乾道丙
戌孟夏玠謹識